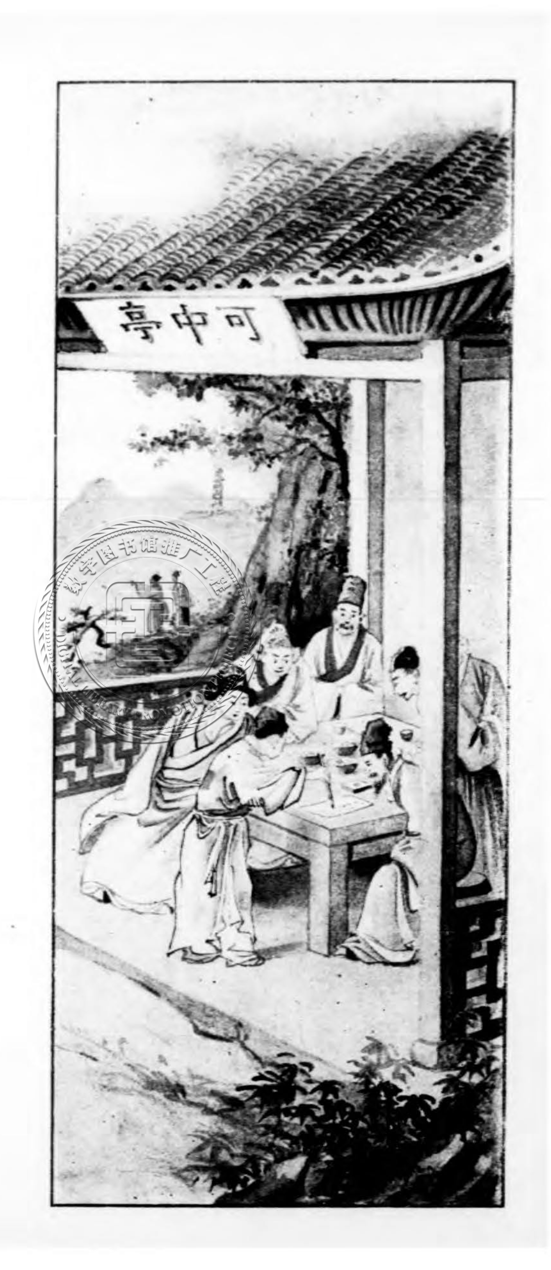
何必西廂

一名梅花夢





原序

心鐵道人，負不羈之才，目無餘子，與和松居士友善，少習舉子業，屢試春官不第，就宮六百石，所至有政聲。公暇出新著何必西廂示和松居士，居士欣然笑曰：『噫嘻！此盲詞也。道人亦為此耶？道人出其鉅製鴻文，可以謁金門，可以上玉堂；迨一行作吏，報最循良，豈難登臺省，抒經濟，為邦家光；即有心情，迫而欲將，或著為詩歌，或發為文章，屈宋芳豔，李杜光芒，左宜右有，靡所弗長。不然傳奇譜曲，金石鏗鏘，嬉笑怒罵，壓倒壇場。乃不數端之是尙，而顧寄托于盲詞之盲』。道人喟然嘆曰：『否否！壤蟻不足知山，所處眇也，井蛙不可語海，所見小也。以奕奕之蟻，與山豹爭，文人見豹不見蟻矣。退而戴粒，赤黑分明，以闔闢之蛙，與海鼉競力，人聞鼉不聞蛙矣。返而鳴池，喜怒自得；吾不獲為南山之豹，北海之鼉，亦惟時術半生，囊莊道在，鼓吹兩部，梵響音多，此盲詞所由作也。且盲亦何常之有！世之字訛三家，盲于古也。日迷五色，盲于今也。抱杜尊韓，扶牆摸壁，盲于詩與文也。菽麥莫辨，皂白不分，盲于物與人也。內而性命，外而事勛，粗而日用，精而彝倫，不免浮光掠影，指東畫西者，又盲于理道之云云也。天地之大，名象之繁，十二萬年，獨具澄觀，徹上徹下，明察毫顛，非甚至聖其誰能！然大抵不盲于此，而盲于彼。不盲于責人，而盲于鑒已。六

合非遙；一室非邇，燗燗雙眸，千百有幾?!又何如取義斷章，即以盲而不盲者，諷不盲而盲者，或亦金鎞刮膜之良方。至若附會崔張，標題簡牘，開卷一篇，大意具足，如以吾菲薄古人，命騷奴僕，則吾不知子都之姣，是謂無目者也。』居士頫首，載欣載言：『吾子眼孔大似箕，懸憐瞽貓之抱腐鼠，戒瞎馬之臨深淵；請雕梨棗，聿被謳絃。撥新聲於陌上，醒殘醉於尊前。問道于盲，庶乎近焉！矧其不脛而走，不翼而騫，于以洛陽紙貴，莫不快覩而爭先。』道人稱善，捐俸是資。同心之臭，賞心之奇：珠聯碎彩，璧合圓姿。誰倡誰和，有目共知，盍即覽斯問答之題辭！

何必西廂新序

——即梅花夢重校刊行的原由——

萍水　劍膽琴心客署

中國的小說，在歷史上——尤其是在文化上，是有重要的價值，我們祇須體察一番，就能證實，自由明中葉直到共黨擣亂以前，數百年間，一切的綠林江湖匪盜賊冠無一個不是倣照着梁山濼的模型組織的。清代把施惠（耐庵）的水滸列為禁書；就是因為他是江湖教科書強盜老祖師的原故。再說古代紛亂時，那一代不形成幾個時勢造成的英雄豪傑，但是現在民間極崇拜的卻祇是劉關張，甚至連並無功業的甚麼薛仁貴秦叔寶並無其人的羅通薛丁山都喧傳得徧國皆知。提到虞翻，馬援反而沒人知道。還有岳忠武更是家家敬奉婦孺皆知；然而和他相同的文天祥于謙史可法就很少人知道了。這都是因為三國演義說唐傳說岳傳的魔力同時也就是小說魔力最大的表現。

張君瑞和崔鶯鶯本來不是甚麼了不得的人物，不過兩人在和尚廟裏相遇着，說得直率一點，不過是吊了個膀子，隨後就傳書遞信，軋了姘頭。這是甚麼大不了的事咧！古往今來，這種事至少每天有一萬件，眞是太平常太普通了。但是因為張君瑞是個解元，崔鶯鶯是個相國的小姐，文人覺得這題目

不錯，把他塗在紙上，加些料作，就成了有味的風流事件了。你傳我唱，弄得佳人才子，蝴蝶鴛鴦，吵翻了古今男子。人人想找個崔鶯鶯做老婆，女人見了小白臉就當他是張君瑞，這個套子不知每天有多少人要扮演多少次，幾乎時時都有着，在這可見小說家出花樣的本領眞大極了，比甚麼國家法律宗教經典，還要大幾千百倍的威權。

從前做小說的人，不論他動筆的動機是如何，宗旨是怎樣，卻是不爲賺錢買米，總是一致的情形，因爲在五十年以前；如果有人做成一部小說，要想他出版，委實是不容易的事。非得有孝順而且有能力的子孫，或是文明而且有錢財的朋友，纔能給他刊刻印刷。多數是書出世時，著作人早已去世了，自家不會看見自家作的書，是很普通的現象，因爲這樣，凡是做小說的人，一定不是賺錢，——其實根本是無錢可賺。——所以著作的動機很純潔的，絕對沒有粗製濫造的毛病，所以對他的作品，因爲希望能彀出版，必須能有驚人動衆之處，使人一見就愛，纔能達『問世』的目的，當然作品是聚精會神，細磋細磨，格外討好的。

如今的一般小說家，大不相同了！宗旨是一切沒有目的，祇在做稿賺錢，北方某名家，一部小說出了名，立時承包了十五份報的長篇小說，同時做十五種，每種每天至少一千字，共計一萬五千字，另外

包九種雜誌的小說，也是每月至少一萬字，平均每天三千字半年中還有單行本三種不計，已經是每天要做一萬八千字而且要換廿四副腦經來對付這廿四種作品，這不要說他是個肉骨組成的人，就是一架打字機也要壞了，還能有好東西麼，有人說某名家天曹聰明，有人說某名家雇蹩脚文人九個做幫工，這些都不必論，祇是他愈發財，讀者愈上當；結果是他把銀錢刮去嫖賭逍遙，卻弄出許多碎糞爛屎來報答讀者，小說一遇到了這步境界，從前的施惠曹霑等一定在陰間痛哭，痛恨這班不肖的徒子徒孫！

讀小說的人在今日也就苦惱極了，見了廣告上吹得天花亂墜，買了來狗屁不通，看一看，隔夜飯也要嘔盡，這個罪過都是出版家造成的，因為出版家不出錢買那些糟稿，一定要把那些文丐餓成了癟臭蟲一樣，死已久矣，那還有屁可放？所以把出版界——尤其是小說界弄得糟到這一步的唯一原因，就是孔方兄作祟。

因此我們情願印舊書來供給讀者的需要，不肯印現在所謂『名家的作品』，這就是希望讀者不被銅臭衝煞，而且能夠見到一點文人眞正的心血結晶，閒話丟開，再來講一講這本書。

我們對於書當然先要弄清白他的時代，譬如我們讀到左傳上甚麼『魚麗之陣』，卻想着：『為甚

麼不用散兵綫挖戰壕去打呢？』這就是笑話，因爲在春秋時，衹能那樣的，決不是現在的情形，所以我們無論讀甚麼書先要分清他的時代，不要以爲和現在的潮流不合，就不足一觀，同時要研究社會學，要研究歷史…等項還非得從這和現代的不同點上加以研究不可。

這部『何必西廂』是古書，我們用的這個本子已經是嘉慶年間翻刊的，足見他的最初發刊，至少在清初，在那時代還是在科舉熱最盛的時候，所以他的思想當然是和現在絕對不合的，那麼我們爲甚麼要印他呢？這是別有理由的，待我慢慢的一件件講來。

這部書是『吳語』作品中最早的一種，胡適之說吳語作品起於海上花列傳（大意如此原文不在手頭）這樣看起來海上花之先已經有人用吳語做小說了，這是關乎文學史上的價值。

這部書的體裁極特別，夾敍夾議，有唱有詞，像評話，又像演義，似鼓書又似盲詞，這種新奇體裁，是一種空前的創作，我們讀了，可以知道幾百年前居然有這一位毅然創造小說體裁的大膽作家。

書中敍的是張崔情案，卻是又會翻原案另起鑪竈，不爲事實所拘束，這種衹借一引題另憑自己意思恣意發揮，完全創造的古代小說，衹有吳氏西游施家水滸，至於羅本的三國王實甫的西廂，就被原來史事拘束住了，全沒有自己的發揮，這書很近施吳筆法，這是值得注意的一點。

書中辭句，駢散白話，詩詞韻語，無一不恰到好處，各人個性也迥然各別，界限分明，這是作者用心作文的表現也是小說必須具有的精神，這書對這點是格外努力。

結尾一夢反是眞正事實三十六回內所敍的事轉是其虛如夢。這種敍法，也是很特別的，旁的書中不曾見有過，其他好處尚夥，列舉不了許多，請讀者隨時注意，自能領略。

近來坊本訛字太多，闕文更夥而且把古本中的『吳語音義』張崔合傳都摘落了，這本子是十足完全的，就是不懂吳語的人也能暢讀，不生問題。

劍膽琴心客序於春申江畔斗室之中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七月



凡例

一、盲詞不知所自始，尙有朦誦遺風。元瞿存齋過汴梁詩。『陌頭盲女無窮恨，能撥琵琶說趙家』與『沿街爭唱蔡中郎』同意。又宋陸放翁詩『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是盲詞由來舊矣。若其新聲雅韻，可詠可歌，按拍旗亭，何減小秦王調?原非村學究所作七字腔，徒供噴飯已也。作者游戲之筆，演爲盲詞，節奏天然，兼得唐詩元曲三昧。其間琳瑯綺繡，美不勝收，間雜諺語俚詞，亦似樂府歌謠，全無鄙俗，洵非才子不辦。

一、沈約四韻未分以前，平仄均可通押，若『眞文』與『庚靑蒸侵』通，見之吳棫韻補。而詩經：『靈雨旣零，命彼倌人』『盧令令其人美且仁』『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此類甚多，始知吳棫原非臆說。又如『灰』與『寒』『删』

有音相近，而可通之字，秦風終南章：『顏如渥丹，其君也哉』合觀次章：『佩玉將將，壽考不忘』兩句皆押韻，則『丹』『哉』通押可知。一詩數章，韻有換有不換。衛風泉水第二章一韻；三章、四章兩韻，可例。是終南首章換韻，次章不換韻，不必泥定，朱註：『哉字叶，將黎反』轉與次章末二句連押不類也。董逃行古詞『心懷流還傳教出門來』『灰刪』並押，尤爲明證。梁鴻詩：『疾吾俗兮作讒』下押『咸先佞兮涎涎！』係以『灰』韻『讒』字接押『先』韻『涎』字汲冢周書『墮城湮溪』下押『其謀乃難』係以『齊』韻『溪』字接押『寒』韻『難』字。古韻『先』與『寒』通，『齊』與『灰』通，則作者擇『灰寒刪』等韻聲之相似者通押，並非無本。他如『江陽』諸韻通用，前人不可枚舉，茲不備述。

一、張靈崔瑩合傳，刻于篇首，雖仿西廂曲之載會真記，然亦欲使讀者知改換

排場，補綴罅隙，實具縮地移山手段。繼以梅花一夢，仍將合傳始末全行補敍，一絲不漏，迥異他手之揑沙成團，不顧本來面目。

一、敍宸濠事，始末悉本明史，惟不言南康一府失守收復，與正史小異。自因事與九江廣信等府大略相同，重複旣無意趣，且多此一層，不能與擒獲臧凌直接鬬筍，不如省之也。至於吳指揮當場誅叛，正爲後文封侯辭官張本。移花接木，不得不爾。

一、書內起伏照應，有『草蛇灰線』『蛛絲馬跡』之奇。數十回前，已伏數十回後；數十回後，復應數十回前。不過淡淡兩筆，便覺面面玲瓏。請普天下才子留心細看，始悟其妙。

一、初閱覺有多少閒話可省，豈知並無一語涉閒？勸懲之文，寧嫌詞費！且不如此，不能收束上下。文氣貫注前後脉絡，又安能補綴穿插，如天衣無縫，如綵

索貫珠?請普天下才子耐心細看,始得其趣。

一、文筆慣用擒縱之法,奇情百出,絕處逢生,令閱者驚心努目,墮淚開顏,匪夷所思,捉摸不定;是從戰國策得來。

一、一人有一人聲口姿貌,絕不雷同,此全得水滸金瓶梅筆法。其間花面登場,悉操吳下土音,如歷來傳奇科諢所謂未能免俗,聊復爾爾;惟齊登楚夥,方言各不相通,且多有音無義,因附吳語音義一則,以便觀聽。

一、刻畫美人,肇始碩人之詩,但一書十五人,較西廂專寫雙文尤難着墨。妙在有一人即有一樣;同此一人,先後忽不一樣,有時兩人看成一樣,有時一人看成兩樣;各人目中,又各有摹擬之樣,各人摹擬,更有男摹擬女,女摹擬女,心口間不同之樣,分寫合寫,蓋國色奇姸,傾城異貌,竟似見過今古無數美人小影,千中選一,萬中選二,以有此十五嬋娟,爲之盡態窮形,故能各不相

肖。此如畫工，化工，神乎技矣。

一、敍事明明犯複，却又絕不犯複。花燭五次；割肉割心兩次；幻娘殺賊兩次；張母薇香各死一次，各回生一次，崔瑩死二次，回生二次；張靈崔瑩各大哭一次。似此印板文章，不一而足。寫來偏無一毫公共相犯語，風雲變幻，活虎生龍，俗手萬不能望其肩背。

一、攢十字盲詞濫套。一經妙手，便覺花團錦簇，工雅新奇，如讀異書，如聆仙樂。文人故不可無筆，其題籤譜曲，壓倒壇場，的是真正才子。

一、悲莫悲于生離死別，喜莫喜于壽母令妻，壯莫壯于鐵馬金戈，艷莫艷于舞裳歌扇。痴莫痴于男貪女愛，趣莫趣于妙謔喬酸，惡莫惡于笑裏藏刀，險莫險于矛頭淅米，奇莫奇于蜃樓海市，正莫正于佛筏仙梯，熱莫熱于晉爵加官，冷莫冷于尋梅踏月，可謂無所不有，無所不賅；而況課吏談兵，達情通變

具有絕大本領，行文猶其餘事矣。

一、是書全講儒行，其闡發孝、悌、忠、信、禮、義、廉、恥；沉著痛快，竟當作儒書看。

一、是書全打禪機，其拈示因緣果報，頓開法門，明了圓徹，竟當作釋偈看。

一、是書全論性命，其宣揚參同聖旨，妙契玄關，深遠高曠，竟當作道經看。

一、是書三十七回。除第一回原題，尙非正文，實祇三十六回。自是取義『三十六宮都是春』寓修心鍊性工夫，道家真諦也，畢竟吾儒盡心知性，釋氏明心見性，同一鼻孔出氣。故敍陽明論道，歸之三教同源。雖內有判鬼、飛昇二段，似涉不經，然强魂爲厲，自古有之。其言鬼，皆有影無形，或附生人作語，不似搜神誌怪，荒誕無稽，若白日昇天，雜見說部，亦卽『聖不可知謂神』及『立地成佛』之旨。不能有是人，未嘗無是理。作如是觀，自然徹上徹下，一切無礙。

一、是書令初作文小兒讀，下筆必有絕妙好辭，盡滌塵腐。

一、是書令閨閣中婦女讀，處室自然諳嫺淑德，恪矢芳貞。

一、是書一出，海內傳觀，謂之第幾才子書可，謂之第幾奇書亦無不可，俟有目者他日品定。

一、宋廣平作梅花賦，張功甫列梅花宜稱二十六條；皆千古梅花韻事。而廣平語嫌不類其人，功甫以玉照名堂，植至三百本之多；何如此書梅花一夢，現身說法，不掛寸絲之爲愈也！鐵心石腸之宰相不若鐵心玉骨之神仙；伴松對月之名流，詎勝和松橫琴之高士！其夢耶？其非夢耶？其羅浮夢覺，祇聞翠鳥啾嘈耶？抑高情雲曉，不與梨花同夢耶？皆不可得而知。然廣平不言夢，功甫紙帳中未必無夢；作者合廣平功甫爲一人，而其夢也情天情地，其醒也地老天荒；則又聖賢仙佛而外，古今來無此照徹三千大千之一醒夢人也。

余讀至此，不禁拍案叫絕，直欲更其名曰『梅花夢』。

桐峯外史　再識

補張靈崔瑩合傳

余少時閱唐解元六如集，有云：『六如嘗與祝枝山張夢晉，大雪中效乞兒唱蓮花，得錢沽酒，痛飲野寺中。曰：「此樂惜不令太白見之。」』心竊異焉，然不知夢晉爲何許人也。頃閱稗乘中，有一編曰：『十美圖』乃詳載張夢晉崔素瓊事，不覺驚喜叫跳。已而潸然雨泣。此眞古今來才子佳人之軼事也，不可以不傳，遂爲之傳。

張夢晉名靈，蓋正德時吳縣人也。生而姿容俊爽，才調無雙，工詩善畫，性風流豪放，不可一世。家故赤貧，而靈獨早慧。當舞勺時，父命靈出應童子試，輒以冠軍補弟子員。靈心顧不樂，以爲才人何苦爲章縫束縛？遂絕意不欲復應試。日縱酒高吟，不肯妄交人，人亦不敢輕交。與惟與唐解元六如作忘年友。靈既年長，不娶，六如試叩之，靈笑曰：『君豈有意中人足當吾耦者耶？』六如曰：『無之。但自古才子宜配佳人。吾聊以此探君耳。』靈曰：『固然。今豈有其人哉？求之數千年中，可當才子佳人者，惟李太白與崔鶯鶯耳。吾雖不才，然自謫仙而外，似不敢多讓。若雙文惜下嫁鄭恆，正未知果適張君瑞否？』六如曰：『謹受教。吾自今請爲君訪之，期得雙文以報命，可乎？』遂大笑別去。一日，靈獨坐，讀劉伶傳，命童子進酒。屢讀

屢叫絕，輒拍案浮一大白。久之，童子跪進曰：『酒罄矣。今日唐解元與祝京兆讌集虎邱，公何不挾此編
一往索醉耶？』靈大喜，卽行。然不欲為不速客，乃屏棄衣冠，科跣雙髻，衣鶉結，左持劉伶傳，右持木杖，謳
吟道情詞，行乞而前。抵虎邱，見貴游蟻聚，綺席喧闐，靈每過一處，輒執書向客曰：『劉伶告飲。』客見其美
丈夫，不類丐者，競以酒饌貽之。有數賈人，方酌酒賦詩。靈至前，請屬和。賈人笑之。其詩中有『蒼官』『青
士』『撲握』『伊尼』四事，因指以問靈。靈曰：『松、竹、兔、鹿，誰不知耶？』賈人始駭，令賡詩。靈卽立揮百絕
而去。遙見六如及祝京兆枝山數輩，共集可中亭，亦趨前執書告飲。六如早已知為靈，見其佯狂游戲，戒
座客陽為不識者以覘之。語靈曰：『爾丐子持書行乞，想能賦詩，試題悟石軒一絕句，如佳，卽賜爾巵酒；
否則當叩爾脛。』靈曰：『易耳。』童子隨進毫楮。靈卽書云：『勝跡天成說虎邱，可中亭畔足酣游。吟詩豈
讓生公法，頑石如何不點頭？』遂擲毫楮擲地曰：『佳哉！擲地金聲也。』六如覽之，大笑，因呼與共飲。時
觀者如堵，莫不相顧驚怪。靈既醉，卽拂衣起，仍執書向悟石軒長揖，曰：『劉伶謝飲。』遂不別座客，逕去。
六如謂枝山曰：『今日我輩此舉，不減晉人風流，宜寫一幀，為張靈行乞圖，吾任繪事，而公題跋之，亦千
秋佳話也。』卽舐筆伸紙，俄頃圖成。枝山題數語其後。座客爭傳玩歎賞。忽一翁縞衣素冠，前揖曰：『二
公卽唐解元、祝京兆耶？僕企慕有年，何幸識韓。』六如遜謝，徐叩之，則南昌明經崔文博，以海虞廣文告

歸者也。翁得圖諦觀，不忍釋手，因訊：『適行乞者爲誰？』六如曰：『敝里才子張靈也。』翁曰：『誠然！此非眞才子不能。』卽向六如乞此圖歸。將返舟，見舟已移泊他所，呼之始至。蓋翁有女素瓊者，名瑩，才貌俱絕世。以新喪母，隨翁扶櫬歸，先艤舟岸側，時聞人聲喧沸，乍啓檻窺之，則見一丐者，狀貌殊不俗。丐者亦熟覗檻中，忽登舟長跪，自陳：『張靈求見。』屢遣不去。良久，有一童子入舟，強挽之始去。故瑩命移舟避之。崔翁乃出圖示瑩，且備述其故。瑩始知行乞者爲張靈，歎曰：『此乃眞風流才子也！』取圖藏笥中。翁擬以明日往謁唐祝二君，因訪靈。忽抱痾，數日不起，爲傍人所促，遽返豫章。靈旣於舟次見瑩，以爲絕代佳人，世難再得。遂日走虎邱偵之。久之杳然。屬靳人方誌來校士。誌旣深惡古文詞，而又聞靈跅弛不羈，竟褫其諸生。靈聞乃大喜曰：『吾正苦章縫束縛，今幸免矣。顧一褫何慮再褫！且彼能褫我諸生之名，亦能褫吾才子之名乎？』遂往過六如家，見車騎塡門，胥尉盈座，則江右寧藩宸濠遣使來迎者也。六如擬赴其招。靈曰：『甚善！吾正有厚望于君。吾曩者虎邱所遇之佳人，卽豫章人也。乞君爲我多方訪之，冀得當以報我。此開天闢地第一喫緊事也！幸無忽忘！』六如曰：『諾！』卽藩使偕過豫章。時宸濠久蓄異謀，其招致六如，一博好賢虛譽，一慕六如詩畫兼長，欲倩其作十美圖，獻之九重。其時宮中已覓得九人，尙虛其一。六如請先寫之，遂爲寫九美，而各綴七絕一章于後。九美者：廣陵湯之謁（字雨君，善畫）姑蘇木

桂，(文舟善琴)嘉禾朱家淑，(文孺善書)金陵錢韶，(鳳生善歌)江陵熊御，(小嫣善舞)荊溪杜若，（芳洲善箏）洛陽花蕚，(朱芳善笙)錢唐柳春陽，(絮才善瑟)公安薛幼端，端青善簫)也。圖咏既成，進之濠。濠大悅，乃盛設，特讌六如而別。一殿僚季生副之。季生者憸人也。酒次，請觀九美圖，因進曰：『十美歉一，殊屬缺陷，某願舉一人以充其數。詰朝請持圖來獻。』比持圖以獻，即崔瑩也。濠見之曰：『此眞國色矣。』即屬季生往說之。先是崔翁家居時，瑩才名噪甚，求婣者踵至。翁度非瑩匹，悉拒不納。既從虎邱得張靈，遂雅屬意靈，不意疾作遽歸，思復往吳中，託六如主其事。適季生旋里喪耦，熟聞瑩名，預遣女畫師，潛繪其容，而求婣於翁。翁謀諸瑩，瑩固不許。於是季生銜之，因假手於濠以洩私忿。時濠威殊張甚，翁再三力辭不得，瑩窘激，欲自裁。翁復多方護之。瑩歎曰：『命也！已矣!! 夫復何言。』乃取筒中行乞圖，自題詩其上云：『才子風流第一人，願隨行乞樂淸貧；入宮祇恐無紅葉，臨別題詩當會眞。』舉以授翁曰：『願持此復張郎，俾知世間有情癡女子，如崔素瓊者，亦不虛其爲一生才子也。』遂慟哭入宮。濠得之喜甚，復倩六如圖咏，以爲十美之冠。而六如先已取季生所獻者，摹得一紙藏之。瑩既知六如在宮中，乘間密致一緘，以述己意。六如得緘，乃大驚惋，始知此女即靈所託訪者。今事既不諧，復爲繪圖進獻，豈非千古罪人?! 將來何面目見良友! 因急詣崔翁索得行乞圖返宮，將相機維挽。不意十美已即日就道。六如悔恨無

已，又見濠逆跡漸著，急欲辭歸。苦爲濠羈縻，乃發狂，號呼顚擲，溲穢狼籍，濠久之不能堪，仍遣使送歸。杜門月餘乃起，過張靈時，靈已頹然臥病矣。蓋靈自別六如後，邑邑亡憀，日縱酒狂呼，或歌或哭。一日中秋，獨走虎邱，千人石畔，見優伶演劇，靈佇視良久，忽大叫曰：『爾等所演不佳，待吾演王子晉吹笙跨鶴。』遂控一童子于地而跨其背，攫伶人笙吹之，命童子作鶴飛。捶之不起。童子怒，掀靈于地。靈起曰：『鶴不肯飛，吾今旣不得爲天仙，惟當作水仙耳。』遂躍入劍池中。衆急救之出，則面額俱損，且傷股，不能行。人送歸其家，自此委頓枕席，日日在醉夢中。至是忽聞六如至，乃從榻間躍起，急叩豫章佳人狀。六如出所摹素瓊圖示之。靈一見，詫爲天人，急捧置案間，頂禮跪拜，自陳『才子張靈拜謁』云云。已聞瑩已入宮，乃撫圖痛哭。六如復出瑩所題行乞圖示之，靈讀罷，益痛哭，大呼『佳人崔素瓊』，隨踣地吐血不止。家人擁至榻間，病愈甚。三日後，邀六如與訣曰：『已矣！唐君，吾今眞死矣！死後乞以此圖殉葬。』索筆書片紙云『張靈字夢晉，風流放誕人也，以情死。』遂擲筆而逝。六如哭之慟，乃葬靈于元墓山之麓，而以圖殉焉。檢其生平文草，先已自焚，惟收其詩草及行乞圖以歸。時，瑩已牽九美抵都，因駕幸榆林，久之未得進御。而宸濠已舉兵反，爲王守仁所敗，旋即就擒。駕還時，以十美爲逆藩所獻，悉遣歸母家，聽其適人。于是瑩仍得返豫章。値崔翁已捐館舍，有老僕崔恩殯之。瑩哀痛至甚，然煢子無依，葬父已畢，遂挈裝徑抵吳門，

命崔恩邀六如，相見于舟次。瑩首訊張靈近狀。六如愴然抆涕曰：『辱姊鍾情遠顧，奈此君福薄，今已爲情鬼矣。』瑩聞之，嗚咽失聲，詢知靈葬于元墓，約明日同往祭之。六如明日果攜靈詩草及行乞圖至，與瑩各拏舟，抵靈墓所。瑩衣縗絰，伏地拜哭甚哀。已，乃懸行乞圖于墓前，陳設祭儀，坐石臺上，徐取靈詩草讀之。每讀一章，輒酹酒一巵，大呼『張靈才子。』一呼一哭，既罷又讀，往復不休。六如不忍聞，掩淚歸舟。而崔恩佇立已久，勸慰無從，亦起去，徘徊址壠間。及返，則瑩已自經于臺畔。恩大驚，走告六如。六如趨視，見瑩已死。歎息跪拜曰：『大難大難！我唐寅今日得見奇人奇事矣』遂具棺衾，將易服殮之，而瑩通體衫襦皆細綴嚴密，無少隙。知其矢死已久。六如因取詩草及行乞圖，并置棺中爲殉。啓靈壙，與瑩同穴，而植碑題其上云：『明才子張夢晉佳人崔素瓊合葬之墓。』時傾城士人，聞傳感歎，無貴賤賢愚，爭來弔誄，絡繹喧闐，雲蒸雨集，哀聲動地，殆莫知其由也。六如既合葬靈瑩，檢瑩所遺橐中裝，爲置墓田，營丙舍，命崔恩居之，以供春秋奠掃之役。嗚呼！才子佳人，一旦至此，庶乎靈瑩之事畢，而六如之事亦畢矣。而六如于明年仲春，躬詣墓所拜奠。夜宿丙舍傍，輾轉不寐，啓窗縱目，則萬樹梅花，一天明月，不知身在人世！六如悵然歎曰：『夢晉一生狂放，淪落不偶。今得與崔美人合葬此間，消受香光，亦差可不負矣。但將來未知誰葬我唐寅耳！』不覺欷歔泣下。忽遙聞有人朗吟云：『花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六

如急起入林迎揖，則張靈也。六如訝曰：『君死已久，安得來此吟高季迪詩。』靈笑曰：『君以我爲眞死耶！死者形，不死者性。吾旣爲一世才子，死後豈若他人民沒耶？今乘此花滿山中高士偃臥時來造訪耳。』復舉手前指曰：『此非月明林下美人來乎？』六如回顧，有美人姍姍來前，則崔瑩也。于是，兩人攜手整襟，向六如拜謝合巹之德。六如方扶掖之。忽又聞有人大呼曰：『我高季迪梅花詩乃千古絕唱，何物張靈妄稱才子，改「雪」爲「花」定須飽我老拳。』六如轉瞬之間，靈瑩俱失所在。其人直前呼曰：『當捶此改詩之賊才子。』捽六如欲毆之。六如驚寤，則半窗明月，闃其無人。六如憮然，始信眞才子與眞佳人蓋死而不死也。因匡坐梅牕下，作張靈崔瑩合傳，以紀其事。然今日六如集中固未嘗見此傳也。余又安得而不亟補之哉。

畸史氏曰：『嗟呼！蓋吾閱十美圖編，而後知世間眞有才子佳人也。從來稗官家言，大祇眞膺參半，若夢晉之名，旣章章于六如集中，但素瓊之事無從考證。雖然，有其事何必無其人，且安知非作者有爲而發乎。獨夢晉之才目空千古，而其尙論才子佳人，則耑以太白與鶯鶯當之。夫太白誠天上仙才，不可有二！若千古佳人自當以文君爲第一，而夢晉顧舍彼取此，厥後果遇素瓊，毋乃思崔得崔，適符其識耶。至于張以情死，崔以情殉，初非有一詞半縷之成約，而慷慨從容，等泰山于鴻毛，徒以才色相憐

之故，推此志也，凜凜生氣，日月爭光，又遠出琴心犢鼻之上矣。而或者猶追恨于夢晉之早死，以爲夢晉若不死，則素瓊遣歸之日，正崔張好合之年，後此或白頭唱和，蘭玉盈階，未可知也。噫！此固庸庸蚩蚩者之厚福也，何有于才子佳人哉。」

張山來曰：『夢晉若不早死，無以成素瓊殉死之奇，此正崔張得意處也。

吳語音義

呃 音五你也又助語詞須看上下文氣

个 與個同開口作這字解箇字省文

多夥 多少也與多化幾賜同

唔 音吾我也

格哟哉末 四字皆助語詞

囉里 那裏也

花費歇 歇字作過去的過字解

骨个 猶這个也與個故个个個個同

呵 去聲開口聲

忒 言太過也

囉 音擄與那同若煞尾則爲助語詞

白相 相音像頑玩也

唔里 我們也

嘘 與哟字同助語詞

哩 音里他也即伊

身浪 凡蘇白浪字皆作上字解

勿拉 蘇白拉字作在字解

能 去聲蘇白能字作這字解

勿 與弗同不也

那哼末 哼音亨謂怎麼樣他

著 音着穿也

强强 倔强之强去聲

介 與格同與傳奇用法相同

梗 與格同又這也

个星 與格星同這些也

亦來哉 又來了也

呢嗜 二字煞尾連用須作兩句讀

才 作都字總字解蘇白即纔字省文

裏冋 裏固也

仔 與子同助語詞

嗜 與啥同俗語甚麼也

坯 音配平聲粗料也

呢 的也助語詞

禿喜 禿字與忒字義同

拉里 在這裏也

停歇 少時也或等一會兒

三隻手 扒手也
个歇 此刻也
脫肋 即俗語離經也
呀 驚異詞
嗅嘮 嘮音勞懊惱的轉音悔也
掽 音碰撞也碰字音訛
郎剛 方纔也
啐 音萃不以人言為然之對
阿姐 使女之稱又小家未嫁女子通稱
蹺唇篤嘴 怒貌即生氣撅嘴也
呸 音培與啐字同義

哪哪哪 音那這也
噲 音呢喚人聲
交椅 坐椅也
吓 助語詞
苦頭 頭字助語即苦處
買命個 錢即買之物也
新老官 新郎也
弗要響 莫言語也
㘋 嘆息聲
咾 音拉助語
也毋磨就錯嘴拉哼 猶云不必如此吵嘴
業好格 已經好也
畫畫浪士女能个 猶云畫上美人這樣也

門闥裏 大門內也
呢 仝上
配 合也
弗止點來 不止這些
固也 與个也這也同
居來 回來也
宅梗 是這等
老親娘 對老婦稱也對母稱
梗个 這个也

搭一樣 蘇白搭字作同字解
介嚜 這樣也嚜字與末字同
覺弗醒 做夢不醒意言人夢糊塗
丟 音奪助語又丟棄意即甩字
直頭 實在也簡直是的也
討無趣 自討沒趣也
哂吶 你也的字助語詞
娘姨 中年僕婦之稱
困 睡瞎也
面孔 臉也

口鋼 嘴鋒也口利也

訴氣 服氣陪小心也

個末 這麼也

意思罷哉 有限也聊以表意也

嗜拉 為甚事

搭哩一事一樣 同他一樣

讓撥 撥與也把字音訛

摟 戲謔也

色格 與宅梗同

唔儂 我們

七支八搭 說話夾雜也

個勒 勒字與拉字同卽這拉

阿伯阿姆 父母也

家婆 妻也家主婆省詞

黃落哉 事不成也

滑 助語煞尾聲

忙骨碌碌 忙的緊骨助語詞

跳竈脫 跳竈神也

場化 地方也與場合音訛

个搭 與個搭同這裏也

板子一主弗擔差個面孔 猶云板起一副正經臉

岔 音詫分支也兩歧也

老面皮 不怕羞也

宅介 與宅梗同

阿唷 與阿喲同

個搭介 這裏也

晨光 時候也

算得那出色 不算出色也

陌事 物件也物事音訛

咦 贊美聲

阿擱道 可覺得也擱覺之音訛

撥瘟賊 撥被也與也撥字兩意一見上讓撥須看上下文意便知當作何解

一個月日 一整月也

頭才搖得脫 頭都搖得落極表不樂從

少得勢 勢猶甚也卽少到這樣

嗜落 為甚麼也

入舍姑爺 招贅女壻

個掀 與个歇個掀卽歇的音訛

囡吘 囡音男去聲女兒之稱吘助語

手節頭 手指也

阿爹 老者之稱

乒乓乒乓 音冰邦冰邦毀物聲

字唖　書信也唖助語

拉里搗鬼　在這裏說假話也

整大包老簸　銀也老簸物件通稱餘仿此

嘓噥　語絮叨即細語不斷

亦替唔　又代我也

糟蹋　作踐也

早晨頭　頭字助語

個眉眼　形景也即這箇面目

未完事體　不了之件

膝饅頭　膝蓋也

放攏仔　藏緊也

戳穿豬尿脬　脬音泡謂事破戳破如豬尿之一破即空癡也

弗色頭　不順利

直起喉嚨喊　大聲哭也

切脫仔　即殺謂切了頭也

才搭仔去　部一起去也

擱搭　知也懂也即覺得音之訛

殺脫仔　殺掉

牙子　牙齒也子爲齒之音訛

撥拉別人聽見　此撥字作被字把字解謂被人或給人聽得也

即算　就算也

擠忙作碌　不必忙而忙

欺瞞　凌虐

闊綽　寬徐也

倪子　兒子也

枯顱頭　首級骨也骷髏頭之訛

計里　這裏也

連[illegible]　小人也[illegible]音蓋

賴弗脫　不能賴掉也

來去仔長遠　往來已久

討厭煞哉　可厭極了

鬧熱蓬生　蓬生鬧熱貌

一摑摑　一刻也一歇歇之音訛

窖　音叫窖出事務猶闖出事來也

新婦　媳婦也

弗番道個　不妨事

蹾拉屋裏　住在家裏

捉攣牢子　拘捉緊了也

牢什個　晦氣物件也

宅搡能　霎時間即轆聲那樣之訛

弗關得唔事　與我無關

用脫　用掉了


張夢晉
風流誰似張公子
唱得蓮花總並頭
—立齋—


崔素瓊
天上問瓊葩不記何季手種
——玻僊——


王薇香
好一似俊雙文把雙身化出兩嬋娟
——春堂——


張太夫人
太君華髮精神健
王母今朝領衆姬
藹亭

秦鍾

說到情根放下真難放

——可亭——


朱綉鶯
沒奈何試郎心粧模作樣
權只當猜春謎東揣西詳
——月舫——


吳八敵
虎頭燕頷通候相
皓首童顏閬苑班
——問渠士居士——


吳幻娘
看金戈繡鎧越
顯得柳媚花鮮
——劍溪——


崔鶴
我今說慧圓是爲真正覺
——靜莽——


朱信
纔信吉人真藹藹
一言百趣見經綸
——煦齋——

何必西廂目錄

目

錄

何必西廂　一名梅花夢

心鐵道人編次
和松居士譜訂

第一回

開幻境與衆說因由　破情關替人塡缺陷

（臨江仙）一自西廂工補恨。效顰重費商量。要教筆墨顯綱常。暗移連理樹。徧灑返魂香。覔得無雙人兩好。有情又見崔張。也從改譜註鴛鴦。別開生面目。何必看西廂。

西廂記。乃天下古今第一才子。錦心繡口之文。那續西廂的人。還被金聖歎痛罵不休。你這部書。如何題名何必西廂。誇此大口。列位只知西廂記。是錦心繡口之文。却不知他只說得愛色憐才之事。我這部書。雖也是千古第二個崔張巧合。但都從忠孝節義成就他們。比不得密約私期。僅博風流佳話。看西廂記的人。只豔羨才子佳人那一副風月心腸。看何必西廂的人。纔驚異才子佳人這一等冰霜節概。試問還

是看那一部書有益。在下並沒有抹倒西廂記的才情。却只要跳出西廂記的圈套。或者內中詞曲。儘有賽得過西廂記的。請列位細看。

(前腔)千種相思何日了。祇增喉舌悲涼。行文底事沒收場。但持如意柄。不爇斷頭香。抹盡會眞風月賬。玉成全在綱常。佳人到老偶情郎。莫疑翻舊案。錯認續西廂。

這部書說是演義。又夾歌謠。說是傳奇。復多議論。無腔無板。分明是七字句的盲詞了。但自來盲詞。從沒見有像傳奇的開場煞尾。仿演義的說古談今。况且口氣或順或斷。回數或短或長。竟是封神傳上姜太公騎的一隻四不相。殊覺雜湊無章。不成體例。列位不知這部書說的故事。非議論道不徹源流。非歌謠傳不出韻趣。故此在下自創一個從來未有的格局。以記敍行文。用聲詩作曲。有似彈詞。却非俗調。天下文人。沒一個肯看盲詞。嫌他不登大雅。惟其不登大雅。所以翻出一條避俗出奇的例來。纔知道此中大有文章。文人不可不看。正爲千百種盲詞家吐氣。況始作文字時。何嘗就有演義傳奇。無非自我作古。今日開此法門。久而久之。也就成得體例了。至於口氣順斷。回數短長。這是意到筆隨。猶如風來水面。捉摸不定。列位莫當時下盲詞看過。方是眞正知音。

（蝶戀玉樓春）（蝶戀花頭）自古文章無定格。觸筆成春。花樣隨心出。萬錦張機千手織。投時只仗翻新力。（玉樓春尾）箏琶洗盡非專壹。稱意無腔天籟疾。前人體例阿誰開。不信今人開不得。

你說是自開體例。一定不落前人窠臼。及至細看這書。大半都有藍本。並非獨出心裁。即如煞尾梅花夢作結。豈非詞人濫套。適纔這些話。不免名士欺人。列位天下的事。那一件不是前人做過。天下的話。那一句不是前人說過。只須從前人做過說過的。尋出他們沒有做過說過的來。任憑塵飯土羹。都變珍肴異味。故此處處要與前人雷同。却是處處要比前人生色。就是梅花一夢。自來書上。沒有說這一個大徹大悟的夢。後面跋尾歌詞講得明白。是列位大意看過了。

（前腔）不合三千年後出。妙語奇文。盡被前人得。萬派詞源江海汐。瀾翻有隻懸流筆。　百花徧採凝成蜜。不到香甜終不息。可憐依樣畫葫蘆。多少前人都叫屈。

這一段故事。自然是本張靈崔瑩合傳而來。但離合全非。悲歡迥異。又節外生枝。假造多少子虛烏有之人。倒把始終其事的唐解元擱在一邊。不知是何緣故。列位本傳上唐解元。只撮合得一對死夫妻。這書

上多少人。却成全兩個生伉儷。請問那一位是少得的。況且匣劍帷燈。處處映帶本傳。就是本傳。也未必全眞。怎只怪在下假造呢。

（西江月）天數生離死別。人情愛笑嫌顰。瞞天造謊不瞞人。大半樓臺結蜃。

雪爪泥中有影。花魂鏡裏無痕。風詩比興也非真。暗裏文章鬬筍。

旣學風詩比興。就該敦厚溫柔。何以半涉詼諧。間含諷譏。豈不犯了文人輕薄之戒。列位。勸懲本詩人之旨。請看聖賢仙佛的經典。凡有彰善癉惡。無不大聲疾呼。這部書以情字爲綱。以忠孝節義爲目。講一個正的。便有一個邪的作陪。說一個假的。就有一個眞的。現在不惜當頭棒喝。正是勸善婆心。況所論邪假一流人物。以及世情風俗。盡是正德年間之事。我輩不妨引以爲鑒。難道比作僞於穿窬。喻求榮於行乞。也算是孔聖人孟夫子輕薄麽。在下若非好惡至公。眞心勸善。自造這一重口孽。芒刺傷人。必墮犂舌地獄。

（前腔）折盡一生福祿。全由鼓舌搖脣。此中養得太和春。不鬬文人筆陣。

軼事可憐覆瓿。古人盡付揚塵。指迷借鑒意殷勤。刻薄尖酸無分。

列位休再饒舌。在下要趕緊講這大衆出場的崖略了。

（鳳凰樓上噫吹簫）崔女如花。張郎似玉。巧逢合訂鸞儔。爲眞容繡畫。簇起浮漚。儘被奸人撮弄。痴割肉。着甚來由。傷心是王宮怨女。縣獄窮囚。　回頭誅仇削叛。荷皇恩欽配。錦里鳴騶。更靈心療母。二美兼收。賢主娉燈前神肖。好梅月。夢裏仙游。怎忘得秦郎幻姐。恩重難酧。

吃得甜的張夢晉貼心肉　　熬得苦的崔素瓊流淚尸

幹得辣的吳幻娘在手頭　　盛得酸的秦太倉受氣腹

張夢晉崔素瓊是正生正旦脚色。秦鍾吳幻娘本無其人。何以相提並論。且幻字命名何義。太倉取號何居。還要請教。列位六書中有諧聲會意。秦字只當情字。吳字只當無字。聲可諧而意可會也。張靈崔鶯始終離不得一個情字。究竟免不得一個無字。天下本是鍾情世界。也如太倉積粟。陳陳相因。人生本是泡影光陰。自然幻景馳駒。閃閃靡定。列位只是打諢。待我再講四句你聽。

眞中眞莽郎君割心未死　　假中假慧小姐替身到底

幻中幻怪佳人響影如飛　　痴中痴懦男兒屈膝不已

無始有情。人生情後。列位先看秦鍾出場者。

第二回

秦鍾先出場梅月旁參夢果　張靈戲行乞詠觴改卸儒冠

風流心性自天成。只爲胞胎種下情。天若將情收拾去。人間才子盡長生。小生姓秦名鍾。字太倉。南直吳江人也。世守鷄窗。家隣鶯脰。富非金谷。却存負郭之田。門有沙堤。共仰調羹之第。敏通七步。功盡三餘。幼棄椿萱。長無棣萼。幸藉橐駝之義僕。始全趙氏之孤兒。鄴架三千。校讎殆盡。行年二九。志學長思。父親諱作舟。早年科第。歷職綸扉。母親張氏。蘇州相國龍兆公之女。只因父親棄世。抱痛所天。未及一月。鬱病而亡。扶櫬到蘇。神人點穴。牛眠有兆。馬鬣旋封。其時小生年方七歲。幸得母舅張和與蒼頭石芝。悉心籌辦。安妥先靈。小生卽住在母舅家中。和表兄張靈一處讀書。情逾昆弟。母舅曾任翰林學士。直言敢諫。被劾回家。不想前年病故。雖蒙舅娘徐老夫人相待。無異親生。只因祖祠住屋。俱在吳江。只得辭回故里。不覺兩載有餘。每年新塋春秋祭埽。仍住表兄家內。盤桓一兩月。賭酒論詩。十分有興。若論表兄這人。却有多少奇處。聞得從前舅娘生他這日。母舅夢見晉人謝靈運。走進內房說道。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當在靈運後。又朗吟道。明月照積雪。母舅驚醒。可可表兄產生。想這兩句話。一句詩。總是謝靈運生前所有。定是

靈運投胎。故此名靈。字夢晉。他生來豪放風流。不可一世。大有晉人趣味。愛的是明月。喜的是梅花。他托生時。所吟明月照積雪積雪二字。正可移作梅花小照。看他將來。只怕要在梅月上。討個收成結果。也未可知。小生敬之愛之。覺得和他另有一種纏綿固結之情。如影隨形。似膠投漆。再也分拆不開。今又睽別多時。愈覺感增離索矣。

普天幾個真才子　才子從來不易生　慧業種成根器厚　奇英鍾得水山靈
謫仙偶到塵寰住　轉刦能教夙世明　愛煞風流張夢晉　投胎康樂應文星
想來成佛非奇事　梅月中間取次尋　幾生修到梅花潔　相對真如月影淸
自笑尙非庸俗士　和他契合有深情　十年螢雪心同印　一日參商感獨增
不比泛常姑表戚　真能勝過弟兄親　似此難離形共影　那堪闊別十餘旬

他自負才如李白。達似劉伶。縱酒高歌。吟詩作畫。不樂爲章縫束縛。絕意考試。想他那等俊奕容姿。縱橫才學。一頂破頭巾。如何牢籠得住。這也怪他不得。

他本天才羈不住　十三早已入黌門　襴衫席帽徒拘束　考卷程文昧正經
空笑揣摹矜祕訣　祇愁抱負少奇勛　自然怕與章縫伍　豈肯閒同命運爭

誰說英雄都兼得　賺他入彀又何能

說是隱逸中人。他又騁志文壇。並不山林避跡。說是科第中人。他又無心進取。那能廊廟登庸。除却神仙隊裡。却在何處安放這人。

既不是匿影林泉如石隱　又不能平空鴉鷺列朝紳　除非是神仙來復神仙去　還叫他駕鶴驂鸞上玉京

天生奇才。必有用處。無須枉費思量。倒是他這才貌無雙的張生。那里找得出一個才貌無雙的崔鶯鶯作配。豈非佳人難得。才子虛生。

才子佳人共比論　最難尤覺是佳人　他才十倍張君瑞　那覓鶯鶯貌出羣

不過尋常脂粉輩　如何相稱喚卿卿

他平日又自言必得桂人如鶯鶯者。纔肯配合。

想他不肯輕婚娶　只怕鰥魚過一生

小生只管替人閒想。到忘却自家切己之事。昔有父親同館好友。杭州朱鳳岡先生。將女綉鶯自幼許字小生。岳父在大司馬任內病歿。幸妻舅朱佶先已高提南宮。欽分比部。上次扶柩過蘇。面約今歲秋中服闋送妹完姻。目下已交八月。昨聞學道牌示。五日取齊。小生一衿未青。正好趁此赴蘇。囊採泮芹。再諧花

燭。豈不兩便。

不才敢比張公子　要得傾城始合婚　只望容端兼性淑　一生好合瑟和琴
結縭久奉雙親命　奠雁將臨八月辰　却値文宗來按試　考牌昨已到蘇城
人皆跼促忙投卷　我喜從容順締姻　府縣前芽俱考列　文章入泮豈難能
但期博得青衿燦　更覺添來錦帳春　不怕大登科沒分　權先兩次小科登
祇愁夢晉還相笑　他棄如遺我羨欣

適已分付石芝。僱備船隻。明日卽便起身。又好與夢晉兄西窻剪燭。北牖連床。豈不比婚媾功名。更爲快樂。

人生最好逢知己　同氣同聲樂趣深　一日方嗟吟采葛　三秋今喜慰離羣
好催小舫星飛喚　更命蒼頭伺備勤　只聽石芝來禀報　行舟僱定候登程

秦鍾道。船隻僱定明早登程。家中仗你夫婦看管。只命書童跟去。約帶四五百金。以爲納卷迎親之費。不必多帶什物。張府儘有鋪陳。一肩行李足矣。

石芝答應還囘禀　何不親迎到已門　借住成婚多不便　將來又費一番心

秦鍾聽道非無理　別有因由與說明　久住吳淞嫌地僻　又無宗族共親朋
蘇州張宅堪依傍　況近東山父母塋　將來我欲移家住　此日新婚就近行
老僕聞言忙又說　人生葉落要歸根　拋離故里非長策　習尙繁華忌久停
不若歸來居舊宅　讀書奉祀兩相應　秦鍾又道休違拗　此內機關你且聽
至誠那怕繁華惹　咫尺依然故里隣　舊宅改祠崇祖祀　將來派你守祠墳
春秋除我親身到　照管松楸仗老成　且俟科名圖到手　纔能部置得安甯
石芝諾諾難重阻　只勸東人要養身　考試前頭須靜坐　莫將詩酒耗精神
此言明曉張郎性　怕被招邀擾靜存　這等直言忠義僕　別家却在那方尋
秦鍾點首連稱是　足見忠心愛主誠　主僕閒言都表過　行囊打疊待明晨

你想石芝不過是個家人。如何敢在主人面前這樣說話。就同教訓一般。列位不知。這石芝今年有五十多歲。同他妻子金氏。都是自幼賣入秦府。配爲夫婦。伺候太師夫人三十餘年。後來太師夫人相繼辭世。僕從四散。只有他同妻子護送靈柩公子回家。即同張學士在蘇擇地。夢得東山土地。指示虎溪後山佳城一畝安葬。又將公子秦鍾安頓張家居住，十五歲上。張學士歿後。纔接回吳江。延師課塾。家中一應賬

目。是他管理。秦府世代清官。不過廉俸所餘積銀數千餘金田百餘畝全賴石芝夫婦看管家務極爲省儉。每年租利所入。倒也儘彀用度。石芝這等忠肝義膽。秦鍾又是他自小服事大的。如今遇事諫阻。益見他鯁直無私。世上家奴不是當面奉承。背後弄鬼。就是當面倔強。背後咽嚷。還有攛掇主人做多少壞事。他於中取利。或者倚勢作惡。帶累主人。昧良喪心。不一而足。那里一時找得出這個義僕來。一夜無事。次日大家早起。端正公子赴蘇。

次日秦鍾清早起　又將僕婦細丁甯　田租賬目全交托　火燭門庭要小心
我去回歸無定日　情形寄信你知聞　兩人答應重回說　公子年輕事未經
世情物理隨機變　雨露風霜自保珍　家園有我夫妻在　不用牽愁遠費神
到蘇正掃秋塋日　潔備肴蔬拜墓門　故主九泉應默佑　儒衿一領稱身新
老奴傾耳聽消息　報捷金鑼喜到庭　說罷起身同送出　水墻門首下船行
順風不覺離家遠　山色波光照眼明　寶帶橋邊初日上　金閶亭畔午煙生
秦鍾閒倚窗櫺看　想起今春到北城　兩岸楝花紅罩雪　半塘楊柳綠連雲
景光此日全非昔　秋水菱溪白點銀　似有天香濃撲鼻　誰家園桂逐風馨

漁汀雁汊參差出　世里真如畫繞屏　不覺葑門迎面過　齊門又向水關撐
灣灣曲曲徐扳艣　遙指樓臺碧樹陰　只向興花橋畔去　張家府第共聞名
行行已到旋登岸　樂煞秦鍾會至親

自來蘇州齊門內。只有興化橋。那有什麼興花橋。列位正德年間。那一帶人家。大半總做像生花做的假花。比眞花還燦爛鮮艷。猶如傳奇書上。把過世的才子美人。說得像活的一般。故此起名興花。後來會做花的人家。漸漸稀少。有幾家做的毫無生趣。到天啓時。因爲張靈未發跡以先。曾學乞丐叫化，就又改名興化橋了。那張靈據秦鍾講。竟是天生第一才子。如何學做叫化。說來話長。況從秦鍾引出張靈。此刻他們就要會面。自然要按下秦鍾。把張靈的做人行事。試說一回。纔曉得他是眞正才子。不是眞正才子。你看他出場這一首小詞。也就包括得他的生平了。

（如夢令）怪煞飆輪吹送。捉向人間塡空。何日放儂歸。儘有情田教種。如夢如夢。落得一身狂縱。小生姓應張星名分靈運。生非天上。却教列宿胸羅。來自夢中。亦有新詩神助。聚百家之膏液。非徒萬卷空撐。等餘子於蟲沙。何只千人橫掃。嬾逢俗物。靑眼難開。怕因儒巾白衣何礙。見梅花如故友。扶笻元墓山前。認明月作前身。曳屐可中亭畔。萬言請試。肯輸學士之奇才。五斗解酲。頗得酒豪之逸趣。以故無日不吟。無

時不醉。倒也心情曠蕩。與至清閒。只是已交君瑞之年。尚乏雙文之配。不得傾城佳偶。甯可到老鰥居。這都不在話下。所喜老母康寧。承歡膝下。人生之樂。無過於斯。每日定省而外。只有唐伯虎爲忘年友。祝枝山作吟詩伴。若論心同意合。手足情親。則有秦太倉兄弟。奈他早返吳淞。今日命童子去約唐祝二兄來家小飲。又都到虎邱燕集去了。未免意味索然。只好看書獨酌。

手足至親偏隔越　風騷朋輩各遊行　生平不妄交流俗　俗子如何敢到門

此刻憑何消遣法　呼童貰酒倒芳樽　一編中有知心友　不對今人對古人

(白)這是太白先生集妙呵　生龍活虎難擒縛　擘海翻江任注傾　彩燄直看騰萬丈

青蓮真合證三生　奇才天縱人誰及　妙筆生花世盡春　只看他酒渴詩狂無地着

纔知他傳聞捉月是騎鯨　(白)讀此奇文當浮一大白　漢書下酒饒真味　此更新奇味益深

這是劉伶傳。看他襟懷曠達。晉人風流。當以先生爲最矣。

陶情盡醉蘧蘧樂　病酒平空誓鬼神　不聽婦言真篤論　天生無愧酒爲名

朝朝荷鍤隨尤妙　死便深埋理最明

先生本是古今第一個醉漢。竟是古今第一位醒人。

淡視死生濃視酒　幾人不醉似君醒　（白）快人快事又當浮一大白　奇情我與先生合

上界應添二酒星

張靈正在吃得有興之時。童子囘道。昨日沽的梨花春一石。當時相公就吃了一半。今日留得五斗。適纔看一篇書飲一杯酒。瓶內都罄盡了。張靈說。快去再沽。童子道。左近沒得好酒。相公何不拏着這書。去到虎邱唐祝兩位相公會飲的地方。擅席一醉。更覺有趣。張靈大喜說。康成有個知詩婢。我竟有個解酒童。汝言大妙。就此一行。張靈酒量甚大。雖然吃了五斗酒。不過薄醺。毫無醉意。隨留童子在家。進內稟告母親張夫人。夫人教子當嚴。想來張靈時常出外飲酒。爲何不禁止他。教他力圖上進。這麼任他做成這一路狂縱不羈的人。不知有個緣故。夫人因見丈夫張學士被劾囘家。想到直言敢諫。罷斥終身。何況孩兒賦性狂放。假使此刻一朝登第。必至惹禍招災。他既無意功名。未嘗非福。

文人一犯疎狂戒　自負才華傲慢人　若列縉紳遭物忌　必然惹得禍臨門

禰衡諷刺楊修斂　多少才高總喪身　不若聽他閒適好　家園安穩樂儒巾

甲科既不營求急　詩酒何妨韻趣增　假若將他拘束住　反愁抑鬱失天真

況他來往皆端士　風雅常親絕俗塵　名利不談徵淡定　文章多會有經綸

薰陶但任心情爽　閱歷徐教氣質更　如此學隨年並進　將來或竟有收成

夫人有這一段心思。故此並不禁止張靈在外豪飲。後來張靈發跡．也虧任他養得自在性眞。無邊天趣。加以患難閱歷。方能立德樹功。若像別人教子。不管兒子什麼性格。一味拘束他謀幹功名。每日庭訓。大約說的是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有女顏如玉。書中自有千鍾粟。把忠孝二字。放在腦後。那里還講到正心修身。以及建功立業的道理。這些子弟童而習之。及至青雲得意。不過碌碌庸庸。苟貪榮利。全軀保妻子而已。內中再有張靈這等狂放脾氣。斷無不取奇禍之理。豈不是父母悞他的。惟其狂放性成。使之心神開曠。親近名流。自然利祿羞言。經綸默裕。纔幹得出驚天動地的忠孝事業來。世間謏短見小之人。請看張夫人纔是善會教子成名的一個榜樣。

子惡難知傳古諺　因材善教始成人　讀書豈爲求榮祿　立志原當首績勛
駿馬放繮非野劣　素鵬出籠遂飛鳴　曲成妙用推賢母　纔得榮封作太君

這日張靈稟知張夫人要往虎邱擾席。夫人笑道。文人雅集。原可不請而來。早去早回。不可過爲沉醉。張靈答應下來。隨卽袖了方纔讀的那本劉伶傳出得大門。想道。去作不速之客。沒甚趣味。從前六如充扮小廝。去騙華家婢女秋香。眞是文人韻事。前日聽說杭州周文賓喬粧佳人。戲耍枝山。也算一時雅謔。我

今日何不仿照而行。作弄他們。藉博一笑。但奴顏婢膝。究傷雅道。如何別開生面。方瞞得這幾雙怪眼。

客來不速嫌無趣　擅席還須巧換形　生面欲思瞞熟眼　除非真有術分身
權充斯養流污賤　粧作釵笄負壯心　善詭肯將身分失　本來面目要他存
如何改扮方難認　得近賓筵鬧一巡　緩步蹤來沿路想　忽然大笑意欣欣
卑田不辱斯文品　暫學吹簫乞食人　只是行頭何處有　須從乞丐隊中尋

張靈想到粧扮乞丐戲耍一番。只是沒有叫化行頭。正在心中籌畫。剛剛走到普濟橋邊。見一個乞兒席地而坐。自言自語的道。(蘇白)天阿天。啞忒勿公道。人才是爺娘養個。囉一個弗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而且鼻頭眼睛臂膊腿脚件件相同。那哼末該窮。那哼末該發跡。啞看河裏向搖來搖去多夥白相船。嘴裏喫仔鷄鵝肉鴨。身上著仔綾羅緞疋。勿是帶仔表子。定是跟個戲子。吹彈歌唱。行令猜拳。一日要花到十兩半斤個銀子。等到唔叫化子踏上船頭。就是直娘賊。走啞娘個清秋路。強強會仔兩句官話。嗜個忘八八的滚罷。受仔幾夥罵。分文無得。其實剩下來格殘盤冷水。何妨見賜仔些。就是一文半文。也是牛身上拔根毛喲。那哼就做人家哉。總是天生啞個個叫化坯弗好。然而想想個多夥浪花瞎用個人。囉里保得一生一世長花長有。況且哩子子孫孫安見得弗做我輩。就是啞叫化子個祖宗。何見得弗梗花費歇

介。今朝弄得子孫無著。少吃。閒話少說。天氣秋涼哉。勿到一個月。就是重陽風信。像伍身浪個破蒲包末。那哼捱得個星冷介。然而愁哩做啥。有數說今朝有酒今朝醉。張靈聽他說得頗爲有理。便想我正沒有行頭。何不將我這衣衫與他換穿。豈不甚妙。

一頭思想開言道　說與貧兒你且聽（白）你這叫化不必嗟嘆　莫嘆無衣還少吃
兼愁寒冷近秋深　我今發願來施捨　願把衣裳散你們　你且將破衫破褂齊來脫
就是這新帽烏鞋賞你身

（蘇白）乞兒聽得這話。心想天底下格星人。禿歡喜占便宜。就算親眷朋友。有啥交關。只好嘴裏說得好聽。實在吃個分把虧。再勿肯格。個個脾氣。越處好境界。越容易犯。勿拉一百八十浪講究。就是十個廿個末死頂眞個個相公一身衣冠。也値個三四十兩銀子。叫化子身浪不過百十銅錢東道。竟要換著。阿是瘋哉。骨一來吔叫化子。是占足仔便宜虱。

叫化聞言心詫異　相公此說太奇文　你這衣冠儒者服　如何乞丐好披身
（白）唔里叫化子　是生就蒲包皮骨賤　有何福分著紬綾　相公真個來行好
粗市衣衫賞一身　或者收留家下去　願同犬馬報深恩

張靈道非也。我一來憐你無衣。二來要粧做叫化頑耍。情願與你更換。那乞兒道(蘇白)亦來哉叫化是行業落在其中。不得不然。所以自家垃里怨天怨地。阿有啥好好能一位相公。倒要學叫化白相。相公弗是啥說。哑嘘忒殺弗成人哉。個個叫化。有啥好白相。張靈道。你不必多說。我另有道理。你快脫下衣衫來。我也脫與你。乞兒道。相公眞個呢啥。張靈道。那個哄你。乞兒道倒底使勿得。停歇著仔個種衣衫我輩中倒說唔做仔三隻手呢啥。不能享福。反遭其禍。相公讓唔吃仔一碗逍遙飯罷。

乞兒再四來推說　夢晉諄諄要改更　世上便宜誰怕占　貪痴何獨乞兒心

(蘇白)介末。相公既是哑自家情願。唔又何必愛惜個幾塊破布頭。介末脫下拉里哉。看哑那哼著。張靈一看。雖是鶉衣百結。倒還不甚齷齪。待我套在襯衫之上。遮掩不見就是了。

先將月緞長衫卸　又脫烏靴與幅巾　赤足科頭雙髻挽　鶉衣却稱草穿繩
縕袍不恥眞高躅　見肘何嫌是赤貧　雖是形容難改舊　誰人此內識奇人
自家顧盼心中喜　只怕電目神光也認不眞

可像麽乞兒道。(蘇白)像極。好一付叫化相。哪哪哪個一柯搖錢樹。一座聚寶盆。也送拉哑罷。張靈道一根破竹。一隻破碗。什麽搖錢樹聚寶盆。乞兒說。相公初學哑里貴行。還弗曉得個星好處。右手揑仔個一

根竹稍。叫一聲捨仔罷。捨仔罷。街頭浪三個兩個小銅錢亂丟。捨仔丟。丟仔捨。阿是搭搭錢樹一樣。左手捧仔個隻破碗。叫一聲肚裏餓。肚裏餓。門闥裏就之一團半團冷飯拉碗裏一倒。吃仔剩。剩仔吃。阿是搭聚寶盆一樣。個歇勿便再拿斯文款哉。相公保佑呸靠仔個寶貝一生受用弗盡。張靈道。胡說。

張靈細聽貧兒語　內裏機鋒仔細尋。求人盡是沿門鉢　橐筆無非破竹根
不食嗟來能幾個　豈無饔飽似齊人　但能守義知廉恥　乞丐行中也自尊
觸念閒思搖擺去　旁觀頗怪乞兒文　虎邱不覺行將到　陣陣金飆透體冰
踵接游人多似蟻　店排要貨集如雲　笙歌畫舫鶯簧細　樓閣清風桂粟芬
不少那俗子庸夫誇逸興　但不知那解元京兆那邊停。

張靈行了半日。有些腿酸口渴。尚不知唐解元六如。祝京兆枝山。席設虎邱何處。一時忘了改扮叫化的形景。想借個店面裏坐坐。走在斟酌橋邊。有一座古董鋪。擺設古玩。十分精雅可觀。櫃臺外桌椅幾張。又頗整齊潔淨。張靈不管好歹。就一徑走進。向那交椅中坐將下來。

書腐騰騰把交椅坐　公然仰面不擡身　自言口渴須茶潤　那得有一盞瓊漿為我斟

(蘇白)那櫃臺內的人道。噲尊駕口渴。阿是要倒個一碗好茶吃。張靈道。正是。極好的了。那人道。旗鎗呢

梅片。張靈道。隨便。那人道。介噻哂格瘟賊。直頭脫肋哉。叫化子才要泡茶吃個個交椅上阿配哂坐。快點走哂個淸秋路。張靈道。放屁。怎麼將我當作乞丐。那人道。哂倒弗是叫化子。阿要覺弗醒。再弗走。叫甲頭來打出去哉。張靈道胡說。那人道。糊刷。哂店裏弗賣個。那人一頭說。一頭跳出櫃來。將張靈肩頭連推帶打。往外一搡。一個瘦怯怯的書生。那經得這蠻力一下。竟直撲出店門向北十餘步外。方才立定。一根叫化棒。一雙破飯碗。不知掉在何處去了。張靈道。呀呀呀。好放肆。好放肆。把我相公如此凌辱。這等可惡。路上人聽了。轟然大笑道叫化子要稱將軍。相公還弗只點來刄懊嘮聽見哉。

張靈不語心思忖　怎曉我（才子佯狂改扮新）　你斟酌橋邊（開面店）　不斟茶飲負橋名

何妨療得相如渴　盃水儂還領盛情　多少英雄名士輩　卑田院裏去安身

窮途每被庸庸侮　胯下無端訕笑生　況我並非眞乞丐　如何威勢肆欺凌

這些俗眼眞同瞎　只敬衣裳不敬人

列位別人衣裳華麗與我何榮。別人衣裳破舊與我何辱。就是別人富貴榮華。分不到我。別人貧苦下賤。累不到我。何苦擺出一副炎涼面孔。兩樣看承。若說趨奉富貴人想他幇襯。不知凡事有命。命裏沒有。那里是趨奉就會有的。倒把一個人品。做得卑汚苟賤。一文不值。若是糟踏貧賤人。見我威風。不但貧賤中

也有會富貴的。那時掇轉奉承。豈不越覺勢利。況且天公不會給與我輩世代再不貧賤的一個執照。輪到子孫窮苦。豈不怕還報麽。總要像佛經上說的世法平等。纔是一位有學問的正人君子。閒話少說。這張靈被衆人譏笑一番。他不顧而走。倒底可會找着唐祝二公暢飲。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囘

亭上倒金罇雅謔薦逢奇酒友　舟中懸五尺毫光攝定莽書生

話說張靈粧扮乞丐。被古董店內推出門外。衆人譏笑了一囘。他全不介意。倒是乞兒所贈他的那一柯搖錢樹。一座聚寶盆。都掉不見了。及走到了虎邱。看見貴游蟻聚。綺席喧闐。十分鬧熱。他手裏拿着劉伶傳。口裏唱着道情詞。一路大搖大擺的行乞。他唱的是何道情詞。就是他一時隨口編的急就章。唱得却也醒世。

（解醒歌）解三醒。問大衆。憑誰生長。非畜類。怎忤爺娘。家家活佛該供養。除假意。發真良。休聽妻語撥弄忙。總要親心快樂長。（排歌）人不孝。有災殃。從來孝順召嘉祥。天感格。福昭彰。也教養個孝兒郎。

（前腔）勸大衆。家庭和讓。怪連枝。骨肉參商。世間難得同胞養。須久共。忌分張。兄憐弟愛終吉祥。別弟離兄不久長。人在世。首倫常。男敦節義女貞良。談不盡。做來香。這些趣味要全嘗。

(前腔)望大衆。行些榜樣。教後人。有得商量。積錢未必兒孫享。休做盡。要從長生前留點餘地强。留下根基好築墻。多種德少栽殃。時時方便是良方。消變詐去鋒鋩。善人那有惡收場。

(前腔)告大衆。光陰飄蕩。嘆浮生。夢境荒唐。爭名奪利空勞攘。披綉服。擁紅粧。榮華終是螢火光。攪得糊塗醬一塲。當自愛。怕無常。一生辛苦爲誰忙。齊擺脫。且佯狂。神仙樂。得醉爲鄉。

這四首道情倒總與張靈將來有些關合。就如秦鍾和他一生分拆不開。即算是他的同胞兄弟。纔曉得語無泛設。列位不要忽略看過纔好。張靈每到一處。把道情唱完。就持書向客說道。劉伶告飲。他說告飲二字。卽是索酒之意有的說他這等美丈夫。如何做了乞兒。不知是那一個鄉宦家積作出這樣不長進的子孫來。替祖父丟臉。俗語說討飯是大人家的後門。一點也不錯。又有的說看他光景討飯不久。相貌並不像乞丐。相不過暫時落魄。將來只怕還有好處。從前鄭元和呂蒙正不是榜樣麽。你一言。我一語。總是盲人騎瞎馬。何曾認得出這是個天下第一眞正才子來嗟。

你想我猜全不是　有人嘲笑有矜憐　誰知才子來游戲　半是詩仙半酒仙

品貌亭亭如玉立　道情句句賽珠圓　手持書本緣何事　自號劉伶直似顛
想是乞兒非易做　也傳心法有書篇　劉伶定飲沽來酒　告飲新與不費錢
大衆驚疑分酒饌　公然醉飽在華筵

大家爭把酒饌分給他吃。他旁若無人。快飲大嚼。這時也就半酣了。隨又走到一處。看見幾個市井中人。在那里酌酒作詩。張靈向前說道。諸公竟也會吟詩嗎。何不讓我一和。那內中一個說道。嗜格唔里弗會。倒是瓯叫化子會個唔里做一句詩要嘔斷仔肚腸根。好笑瓯弗會吃過個苦頭。口輕飄飄就說要和哉。又有一個說道。哩既是大言不慚。唔里今朝倒要考哩一考。隨將他們詩中用的故事。指着說道。個蒼官青士。朴握伊尼。阿曉得個是嗜出典。張靈道。松竹兔鹿。誰人不知。大家齊道。看哩弗出個叫化子。倒會通文達理格。張靈道。若不能文。也不到得做乞丐了。衆人說。原來叫化子才是讀書人做個。固也奇殺哉。倒要請教請教巫。張靈隨卽就在他們案上。揮酒如飛。立成百絕。衆人道。直頭比放屁還快巫。張靈笑道。我的詩。是在上面喉舌裏脫口而出。諸公的。是要在下部肚腸裏嘔出來。自然就有難易之別了。大家將詩細看。半羞半惱。帶贊不贊的說道。叫化裏向會做個個詩。怪弗得哩說大話。倒也廚哩個。

百首新詩隨手作　奇才驚得衆人傳　清新俊逸還神速　真似帆馳下水船

壚笑斗量車載者　謬稱風雅硯磨穿　嘔腸那有真佳句　空作膀胱溲氣宣
只道他會唱蓮花眞乞丐　却原來花生口吻吐青蓮　看這些盲人不識詩滋味　只落得一世謅心臭百年

張靈做的這一百首絕句詩。是何題目詩句。在下這部書上載不得許多。若要窺見一斑。等他會見唐祝二公。自然有詩為證。且說張靈題畢詩句。覺得這些俗物。不値與談。就不別而行。一直來到可中亭畔。看見唐六如祝枝山同着幾個人在亭中飲酒。那幾個人不著姓名。想來都非俗客。就執書趨前。也像前番說道。劉伶告飲。六如早已認是張靈故意囑付坐客。佯為不識。看他如何做作。及至張靈近前。六如道你持書行乞。想能賦詩。試題悟石軒一絕句。如佳。賞你酒吃。不然。當叩乞丐之脛。只怕你做不成劉伶。倒要做鐵拐李了。張靈道這有何難。六如卽命從人遞上紙筆。張靈一揮而就。便朗吟道。勝跡天成語虎邱。可中亭畔足酣遊。吟詩豈讓生公法。頑石如何不點頭。隨將紙筆擲在地上。說佳哉擲地金聲也。六如們看詩大笑道。乞兒可人。堪與我輩共飲。卽拉他坐下。歡呼痛酌。這一番纔吃得稱心快意。

自古詩人多海量　應該斗酒百餘篇　風流不比酕醄醉　纔合分符拜酒泉
一羣濟楚衣冠客　乞丐招邀據几筵　贏得旁觀如堵集　駭奇詫怪笑聲喧
只聞東郭驕妻妾　那見能驕衆客前　縱說濫交徵雅量　比肩何至伍卑田

想來舊族新流落　今日剛逢故友憐　或恐仙人多戲扮　結交妄欲撞仙緣
不然謅得詩中句　抄襲前人壓後賢　議論時流應爾爾　沉酣名士又翩翩

這時張靈既醉。並不謝別座客。即拂衣而起。仍執書向悟石軒長揖道。劉伶謝飲。就大踏步下山去了。六如對枝山說道。今日我輩此舉。不減晉人風流。幾時大雪中。再約足下和夢晉。也扮作乞兒唱蓮花。得錢沽酒。痛飲野寺中。豈不更妙。可惜此刻我不曾帶有畫筆。不然寫一幅張靈行乞圖。兄題跋數語。亦千秋佳話也枝山道。我輩佯狂游戲無所不可。一落筆墨。誠恐妬忌我輩之人。藉滋口實。夢晉現列膠庠。比不得你我沒有學道教官考察。倒恐傳聞有據。累及於地。不甚穩便。六如道。此言有理。彼此說畢這話。也就席散歸家。依本傳上講六如這日是畫成了行乞圖的。依在下聽人傳說。六如並不曾畫。自然因爲枝山這一番話說得有理。就中止了。也未可定。張靈下得山來。踉蹌行至半塘橋上。只有橋內濱口。幾株柳樹下。泊着一隻樓船。船牕吊起。那時橋高船低。張靈無意中斜望下去。忽然那船窻內閃出一道雪亮毫光。直飛入張靈眼睛裏去。登時把酒都驚醒了。這毫光又只有張靈一人眼見。你道是個什麼緣故。列位請猜一猜。

莫不是異彩載來神玉至　莫不是奇光裴得寶珠還　莫不是靈犀照徹千層浪　莫不是巨蚌噴成五色煙

莫不是舟裏躡梯將月取　莫不是波間鑄鏡有龍潛　莫不是仙槎星燦支機石　莫不是寶筏金分繞座蓮
爲甚的一道光芒飛入眼　難道有鮫人綃掛練條懸　多應爲學吹海蜃來河伯　幻得神樓却是船

若說眞是河伯游戲。學吹蜃氣。化作樓船。從前柳毅撞見蜃中樓。得娶龍女爲配。今日張靈豈不倒有個姻緣想頭。這是癡話。世上能有幾人娶龍女的。但是這一道毫光。未嘗不是張靈的奇遇。他被這毫光閃到眼內。定睛細看。原來是天上少地下無一位絕世美貌佳人。你說這一位美人容姿彩艷。射到目中。可該有這一道毫光沒有。況且張靈看不上人間粉黛。驀然遇天上神仙。陡覺眼睛一亮。不認作毫光。認做什麼。這時他心裏萬分驚喜。自然濁氣下降。清氣上升。那酒豈有不醒之理。

見過萬千顚不刺　何曾見這美嬋娟　面脂晃向中流曲　鬟翠飛來遠岫尖
閃閃奪眸還似電　飄飄結靄又非烟　陡然更覺毫光怪　會攝魂靈上半天
定是漢皋神女艷　世間那有恁般妍　蓬萊不隔三千里　寃業真逢五百年
怪不得一霎風魔因照面　果然是眼花撩亂口難言　誰說道花容能令人心醉　像這樣醒酒名花分外鮮

張靈一眼望去。只覺得這美人光彩四溢。無奈離有二十多步。面貌看得不甚爽快。卽便下了橋埦。西邊轉灣到河堤立着。正是那吊起船窗對面。越發注視的眞切了。

覷面凝眸傾國貌　動心可意出塵顏　媚時入骨餐還飽　韻裏生情妬亦憐
不瘦不肥香影俏　宜嗔宜喜粉窩圓　白紅真合嫌朱粉　分寸何能再減添
妥位五官天巧妙　弄姿一水地成全　岸分楊柳迎春媆　溪奪芙蓉映日鮮
這的是（泛月扁舟西子見）休認作（過江雙槳莫愁還）（白）（呀美人側轉身來了）忽訝驚鴻無定影
側身又有一般妍　眉梢似月灣灣偃　鬢角如雲細細鬈　半面許窺偏玉頰
全身怕現嚲香肩　托腮葱削尖尖指　墜耳珠垂小小圈　旁插釵毬穿桂粟
輕括翠米貼花鈿　略斜遮掩還堪喜　不大分明劇可憐　那敢輕呼他掉臉
難拴意馬與心猿　出神欲任魂飄蕩　萬丈情絲裊又牽　恨不化身爲水族
魚沉我却要騰淵　不然變作鴛鴦帶　緊束纖腰在眼前　懊惱痴魂飛不起
相離咫尺隔重天　憑誰喚得擡頭望　有個人兒立岸邊　默告水仙須做美
引他還靠這窗閒　教知才子今當面　定惜惺惺有萬千　（白）好了竟被我
禱告有靈掉過臉來了　怎當他（迴眸一瞬低含笑）要比那（水上秋波百倍鮮）
列位想來這美人。定是抬頭看見一個乞丐。癡立堤前。像是呆子。不免一笑。那里有心。誰知張靈越發入

魔了。心裏想道。我說佳人見才子。自然要惺惺惜惺惺的。

莫道無情真有意　最難摹擬是嫣然

怎麼他竟背過臉去連側面也沒得看見這入骨相思可不害煞小生也。

玉顏知有人偷看　背轉香軀向裏邊　剩見烏雲飛燕尾　細瞧綉領搭雲肩

麝蘭香近依然繞　環佩聲輕照樣傳　縹緲真形疑是幻　苗條後影妙如前

相思縱有麻姑爪　心癢難搔一寸懸

他的正面側身後影都已看得分明。惜被船窗遮隔。只見得一個半截美人。

那湘裙直下淩波襪　一半勾留看不全

還侍立的一個丫鬟生的倒也可目。望着小生笑過幾次。只是見了你家這位美人小姐。我這一點癡情。就輪不到你了。

旁侍丫鬟容也美　略差些子可隨肩　只因身上巫山頂　看着閒雲總當烟

倘是今朝先見面　桃花春水也留連　還嫌伯虎無佳遇　三笑惟聯艷婢緣

但是美人總不轉身。如何是好。

心裏千呼兼萬喚　無風吹送耳根邊　卿卿可曉儂還在　許近粧臺死亦恬
忽想撞將艙裏去　從來色膽大如天　搶行直把船頭上　不顧舟人僕從嚴

張靈色迷心竅。不覺膽大包身。忽想借名行乞。撞進艙內。飽看一回。就搶步跑上船頭。那時船上家人。想來有幾個上岸。有幾個坐在後艙。船頭沒人。他徑把前艙門一推。一直望進中艙。隔扇未關。甚屬了了。連那位美人一對三寸金蓮。都被他看得明明白白。不勝狂喜。就跪在頭艙門口叫道。張靈求見。裏面了鬟吃驚。連連把他一推。忙將頭艙門閉。喊道。衆人往那裏去了。讓乞丐都闖到艙門口來囉唣。後艙家人趕到前面道。做嗜做嗜。官眷船浪直掇個上來哉。別處去。弗要討打。張靈道。我今日死在這里。不上岸的了。那家人道。一個賴皮叫化子。捨一個買命格去罷去罷。張靈聽家人的話。纔知是位官家小姐。便道。你看我都是要錢的麼。

我今不要錢和米　只要千金肯見憐　(白)家人道放啞個屁阿是癡哉　豪僕郎時推帶罵
送官還要吃皮鞭　舟中小姐聽明白　此刻狐疑不可言　艙門板縫來張看
藍縷形容却討嫌　但是他鳶肩虎背聲洪亮　氣概昂藏正少年　鼻直口方多貴相
斯文大雅異凡顏　見憐二字公然說　乞丐偏偏不要錢　或者其中藏着假

這位小姐聽得船頭家人喧嚷。張見張靈器宇非凡。既不要錢。又不肯走。安知非文人喬扮而來。作此狂態。可見這小姐一雙識英雄的俊眼。比虎邱山上那些庸耳俗目。逈不相同。就叫適纔張靈看見那個美貌丫鬟傳話家人們道。這乞丐幾次推他不去。看他好似好人家子弟。小姐要問他個來歷呢。

貼身有個知心婢　傳話家人且弗喧　休再混推休詈罵　莫憑官勢莫輪拳
看似舊家新破落　何妨問話問根原　佳人能把英雄識　一對多情俊眼懸

那家人不敢違拗。就叫張靈站立船頭聽小姐問話。

領命家人齊應諾　張靈此刻意歡然　艙門依舊牢牢閉　又命丫鬟把話傳

那丫鬟道。小姐說你這乞丐如何擅上官船。不要錢米。敢求千金之賞。張靈心想他拿千金兩字。如此解說。倒也聰明不免就他的話。打個機鋒。看他可懂。說道。小姐長門買賦。豈惜千金。胯下啣恩。不過一飯。小姐聽說。故意又叫丫鬟講道。原來他要飯吃。家人們賞他一餐茶飯。張靈又想今日雖已醉飽。但是佳人所賜。怎敢孤負美情。家人們取了一碗冷飯。一碗熱茶道。造化你。吃飽仔去罷。張靈就將飯吃了兩口放下。酒後正渴。這熱茶倒得用之至。就一飲而盡。

張靈深感佳人意　無限哀憐賤子身　兩口飯先香到腹　一盃茶似露澆心
加餐努力雖嫌飽　解渴醍醐倍覺清　今日三生真有幸　躬身上謝女千金
千金德比千金重　他日王孫必報恩　聞言小姐重傳話　聽你聲聲亂咬文
想也讀書曾識字　拾人牙慧騙人聽　張生囘道休輕量　脹煞胸中萬卷撑
詩賦歌詞隨筆寫　天文地理徹心明　雖然來作街頭乞　只有文章不乞靈

丫鬟道。小姐說休誇大口。有一對句。你可對來。笑乞兒口唱蓮花。豈是污泥不染。張靈想這出聯雙關有趣。眞是慧心慧口。隨聲應道。看小姐身如玉樹。果然白璧無瑕。小姐想道。也還算敏捷的。又叫丫鬟說道。玉樹二字。惟梅花足以當之。卽以夢梅二字爲題。作詩一首。果然成詠。自有重賞。張靈道。求給紙筆。卽便錄呈青盼。小姐就將桌上筆硯。同現成白紙一幅。命那丫鬟遞給張靈。又將艙門閉上。張靈接到手裏。便在船頭坐下。想道小姐命題。分明梅花自居。何等高潔。着一夢字。見得小生今日得遇名花。眞如做夢。暗藏休得妄想之意。你那一點妙明心。除我張靈有誰猜得透噎。

自負冰清兼玉潔　梅花合是現前身　無從浪蝶能窺探　那許狂蜂敢趂尋
怕我今朝生妄想　題明是夢莫痴心　雖知此會原如夢　怎奈心痴想更增

你叫我不要妄想。但是我的魂靈。已經掉在小姐身上。怎樣收得回來。

不是安心來想你　魂靈不在我身存　時時釘住香奩上　縱曳千牛返不能
只有你一霎化形嫫母狀　纔能彀魂歸故竅不牽情　想着你既作考官該面試　爲甚的龍門緊閉這般深
定道是通風生怕來關節　方顯得出色昭容玉尺明　可也知不對名花怎寫照　把一個難題窘煞小書生

想我性愛梅花。每遇元墓花開。從無一年不去探賞。自開至落。總作一月勾留。戀影依香。好生難捨。可可小姐命題。卽是夢梅二字。小生和那梅花。旣有夙緣。小姐又以梅花自負。分明平日愛梅的心腸。作了今日題梅的預兆。夢梅二字。必非無因。敢是我與小姐還有重逢之日。這一首詩。要結箇大大因緣。非同小可。比不得平時千首萬首。容易下筆的。

梅花我有前緣在　歲歲探春不自今　不想命題偏巧合　瑤華還教夢中尋
分明有個機關妙　預兆剛符此日因　花是美人人現在　愛花纔遇似花人
敢云好事今朝定　一首詩堪作證憑　這不是譜夢臨川游戲筆　牡丹亭造柳生名
也不是羅浮山裏糊塗夢　一覺空驚翠鳥鳴　只要向疎影暗香眞索笑　怕不有月明林下美人迎
說不得用盡生平才子力　纔博得美人一笑值千金

這些話都是張靈提筆在手。一時妄念觸緒而生。看做書的舖敘。就像工夫甚長。他這首詩。做的必不敏捷。其實他心中妄念隨滅隨與。去來甚速。這首詩依舊頃刻而成。

帶笑揮成無片刻　雲烟落紙筆花生　此詩非比尋常用　要抵明珠十斛珍
祇恐光芒藏不住　蛟龍水底一齊驚　詩完重復吟聲朗　款落謙恭字體真
搖膝點頭真得意　芳心自合許知音　剛纔遞進佳人看　又聽豪奴亂喝聲

望得去老爺轎子回來哉。走走走。弗要討無趣個。

推推搡搡全無用　半坐船頭似發昏

家人們橫推豎拽。張靈總不起身。看看又要雞肋上安尊拳了。只聽得小姐說道。老爺快到。讓他好好去罷。張靈自前至後。得見小姐全身。雖已稱心快意。只是還不曾聽見嬌滴滴聲音。適纔都是低聲小語。叫丫鬟傳說。此刻小姐覺得家人要用強梁。就分付了這一句話。燕語鶯聲。吹入張靈耳內。越發是一紙勾魂票了。

推艙竟把全身見　三寸蓮花步下生　何用香塵窺底印　一鈎新月閃分明
玉人遍體無瑕指　又復能通翰墨文　只欠不曾聞笑語　無言脉脉意深深

忽聞天外傳嬌韻　如聽春風暗囀鶯　似爲劉伶鷄肋上　老拳生恐不能勝
一言却把强奴壓　仔細思量最有情　想着他紅破櫻桃香綻瓠　也定是躊躇半晌始開聲
比着那眼梢瑤去秋波轉　不及這檀口撩人透髓驚　誰信我本是廣平心鐵石　到如今梅花賦後又銷魂

這時張靈意亂神迷。那里肯走。家人因小姐分付。又不敢十分推拽。看看那官轎相離不過二三十步遠。家人們着急異常。正在萬難開交之際。若等官轎下船。張靈還不上岸。那官長一定要追問情由。或者問出是一個眞才子。竟將小姐許配他。這一部書做到第三回。就可以團圓了。那有這個道理。不料張靈不走。忽見一個書童。跑上船來並不是他家那個解酒童。一把拉起張靈道。有一件大歡喜事。快些上岸。張靈神情顚倒。一時也認不出是那裏來的童子。聽說有大歡喜事。只當是有人替他和這位小姐做媒。一時會不過意來。就勉勉強強東倒西歪。倒像先前酒醉未醒光景。被這書童一步一步的拉下船來。他下船這幾步。是一步一回頭。及至走下了船。到得岸上。又掉轉身來。望着船上。立定了脚。猶如泥塑木雕一般。好不可笑。

只見那官員出轎歸船內　猛聽得分付開船趕路程　鑼聲一响船離岸　出了橋門向北撐
此刻是心慌眼亂腸輪轉　不覺的佇立癡如土木入　他桅上有旗忘記看　又未曾留心細問姓和名

口音聽是杭州語　官職青袍諒不尊　急急匆匆何處去　追舟奈又近黃昏
眼前便作天涯隔　惱恨風波太薄情　風不將船吹倒轉　波偏順棹送將行
人身不予雙飛翼　還怪天公欠允平　但看那柳外斜陽橋外水　都變了別離顏色別離聲
這纔是一生斷送梅花夢　只剩得夢見梅花一片雲

張靈只管出神呆望。那童子扯他不理。忽然背後一人將他肩頭着實拍了一下。叫道那船已去遠了。回頭一看。却是個衣冠濟楚。少年俊雅書生。既是年少書生。就不是唐六如祝枝山了。你說適纔拉他上岸。究是誰家童子。這時拍他肩頭。又是何處書生。倒底一路兩路。還是熟人生人。畢竟有一件什麼大歡喜事。一時猜不出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應試央媒好色好名同切己　褫衿入泮一榮一辱兩相形

話說張靈正在出神呆望。被箇年少書生在肩頭上一拍。這書生到底是誰。原來就是他如影隨形。當作嫡親兄弟的秦鍾。先前拉張靈下船的。即是跟隨秦鍾的童子。上兩回書纔說到秦鍾舟至興花橋上岸。還沒走到張家。那能未卜先知。就曉得張靈已到虎邱。原來秦鍾上岸。即到張靈家內。面見舅娘張夫人。敍過寒暄套辭。稟知來蘇緣故。夫人甚喜。問知張靈去到虎邱擡席。便道甥兒也往虎邱一遊。就將行李安頓大廳後東邊書屋。一面叫了小快船一隻。一直盪到山前下來。走至寺門口。遇見素識的唐六如。講過些客情話。便問夢晉兄何往。六如就將他適纔粧扮乞丐題詩飲酒的情節。備敍一遍。說他先下山來。不知去向。秦鍾別了六如。走到這橋邊河堤上。忽見一隻官船泊在柳陰之下。桅插紅旗寫的是新選江西新建縣正堂九個大字。那船上有幾個家人。將一個叫化子推搡喧鬧。細看正是張靈。不勝驚詫。

你喬粧行乞風流甚　只合詩酒逢場戲一番　爲甚的忽上官舟眞做丐　却教廝僕辱衣冠
若道是炎涼故把人情試　人盡炎涼況做官　若道是要看人知才子否　識人貧賤古來難

若道是無聊爾爾因飢渴　適到吟壇已飽餐　若道是改扮好徽交厚薄　從無一面不相干

莫不是糊塗醉漢入難認　生客還將熟友看　莫不是陡撤酒風無可趣　生憎奴輩壓貧寒

難道是蘭舫戀個紅敉影　他又生成鐵石肝　不但是今日斯文嫌掃地　河頭都當下流觀

忙即囑付書童。將他拉下船來。誰知張靈步步回頭。又復轉身呆望。秦鍾這時已猜著八九分了。

定是蓦逢真國色　猶如飛鳥着粘竿　畫眉傅粉常輕賤　不遇佳人不這般

痴望畫船雖沒影　有條錦纜把魂拴　祇愁你魆生遮住平時眼　粉黛糢糊認玉顏

隨將張靈肩頭着實拍了一下。叫道那船已去遠了。張靈回頭見是秦鍾。方纔凝態漸甦。亂魂少定。略停丁半刻。纔開口道。奇遇奇遇。秦鍾道。這里不是說話地方。請到我船內細談。當下二人上了船。秦鍾帶着衣包。衫巾靴襪俱全。即請張靈將乞丐衣衫脫換。然後坐定講話。一面分付開船。自來貴家公子出門。總要多帶一套巾服。以備涼煖更換。上山要穿鞋襪。街市須着皂靴。這是一時脫套換套的習氣。文人不免。秦鍾故此備帶在船。因為上山。將皂靴同襯襪脫下。另換鞋襪登岸。世俗習氣。雖然無味。今日却倒湊了雅人之趣。張靈便將適纔遇見美人。原原委委告知秦鍾。秦鍾也將來蘇應考。及借住完姻的話說了。張靈道。賢弟入泮完婚。都是意中之喜。愚兄這段無影相思。豈不要學太白先生。水中捉月。除死方休。

題着便教神攪亂　想時那禁意辛酸　何曾醉眼朦朧錯　祇覺春心細碎攢
兜的便來拋不去　求原不得捨難甘　真一似水中妄想撈明月　况又是無月空撈分外憨
悔只悔今日打從河上見　反不如一時錯過兩無干　好笑我發心不作登徒子　那曉得尤物相逢把握難

你說張靈一個見色不動的至誠君子。忽然看見這位小姐美貌。突然把握不定。攪得意亂魂飛。虧得這小姐合他本是三生石上。天定姻緣。又復匆匆而去。不得長相窺伺。倘若是個有夫之女。守節之婺。一旦見色迷心。萬一彼此留情。做下不了結的勾當。豈非一念差錯。萬劫難消。大凡傳留下來才子佳人的書。無非月下星前。偷期私約。並不講男女以正。婚姻以時。那兩句的道理。壞人心術不淺。看書的人。羨慕風流。就想照樣而行。况且並不能像張靈平日至誠。自然隨便上得眼的婦女。只要邪緣湊合。勢必造孽多端。全不顧萬惡淫爲首。自家墮落地獄。妻女還報。捷如影響。可畏可危。做書的人。尤其是教誘人犯法。罪孽相同。即如會眞記上。張生自言好色不淫。忽然玷汚處子。中道棄捐。還說他善能補過。西廂記上鶯鶯。又是有了丈夫的。文曲雖佳。殊傷風化。看了這等榜樣。天理何存。要知好色二字。是人從無始中帶來。好只管好。但一好非禮之色。便是淫了。只有妻妾是正色。許你好的。此外皆係邪淫。須要心有把持。看作同胞姐妹。親生女兒一般。那滿腔慾念。頃刻冰消。省造彌天過惡。所以這部書。雖也是才子佳人相遇。後來

守義失貞。留芳百世。沒有一毫苟且。纔算得男女以樂而不淫。奉勸普天下萬世善男子善女人。第一莫犯淫戒。方免得走到畜生道中去呢。

好色本來天性有　閨房妻妾任相歡　倘然非禮生邪念　淫慾如何作色觀
快意忽將清白玷　喪心祇作等閒看　自家妻女旋還報　歷刧冤愆不得完
只把別人妻女占　人淫汝婦可心甘　須知淫孽非凡比　自向披毛類裏鑽
挾妓亦嫌陰德損　孌童更覺性情頑　感非人道嗟何苦　憫彼烟花忍再殘
貪慾少年多喪命　紅顏不讓鬢毛斑　有人垂老花叢戀　出世輕舟掛一帆
豈似養心兼積德　自由自在沒牽纏　仙經感應篇真妙　召福能消禍百端
口孽傳奇留榜樣　風流最易壞心肝　此書但說婚姻正　剛盡淫邪好共看

在下並不是見色不亂的人。不過少年時邪緣未湊。不曾汚人名節。盡喪天良。中年來戒定粗知。覺得益我身心。首除邪慾。所以不敢自私。願世間諸善知識。共嘗此趣。一同掃退淫魔。永消孽障。

佛祖原容人懺悔　自新理向聖賢參　有須速改無加勉　去欲存誠念念安
美色猝逢如不見　斷無非禮得相干　工夫只要回頭速　但肯回頭便不難

煩文揭過。秦鍾聽張靈說道水中撈月的話。便道他船上旗號。現在寫着新選江西新建縣正堂。這又何難訪問張靈道。我正悔不曾留心看得旗上官銜。賢弟後來倒看見了。實在心明眼快。秦鍾笑道。小弟閒觀無礙。吾兄獨念皆痴。局中之暗。不及局外之明。往往如此。張靈道。只是江右迢迢。即使訪得姓名。安能插翅飛去。萬一雙文早許鄭恆。縱或他日重逢。我輩怎肯作張生跳牆故事。豈非無影相思。害得不明不白。秦鍾道。邂逅相逢。必非無故。才子合配佳人。那里可可又有一個鄭恆作梗。且俟探明踪跡。不難央媒作合。有數說的千里姻緣使線牽。目下這無益思量。倒可不必。張靈就又問那童子道。你適纔說的大歡喜事。却是何事。秦鍾接口說道。這是我囑付他講的。不如此說。兄怎肯就下船來。況且我們弟兄數月離羣。重來聚晤。難道算不得一件大歡喜事麼。

彼此離羣同悵望　秋心分外結愁懷　一朝相會消岑寂　骨肉知心樂趣諧
妻是衣裳非手足　弟兄情合勝裙釵
此中不使生煩惱　歡喜從今日日來

大歡喜三字。出在佛經。最堪參悟。

張靈道。賢弟之言有理。一時奇遇。轉眼成空。自然你我兄弟相逢。是實在現前歡喜。兩人船內談心。不覺

已到與花橋畔。大家上岸。進內見過張夫人。未曾題起行乞遇美一事。就同吃晚膳。又清談了兩個更次。方纔各自安寢。這是八月十二日的話。到了次日。學道懸牌十五日考試吳江童生。秦鍾道。中秋考試。倒也稀逢。張靈道。賢弟府縣考試。都是第一。却遇中秋道考。正爲來年發解先聲。

一輪正滿天香桂　折桂郎先小試才　好在冠軍童子隊　採芹時節桂花開
攀蟾預作秋風兆　步月先留隔歲階　知否嫦娥天上喜　羅袍早得稱身裁

秦鍾道。兄望弟甚殷。何以輪到自己身上。又把功名看得雲淡。若謂求名爲俗。竟以不雅待人。若謂應試爲高。何故自卑乃爾。孰非孰是。乞道其詳。張靈道。賢弟高飛遠舉。正酬紹述之懷。愚兄避跡逃名。欲遂晨昏之養。各行其是。易地皆然。我既無意鵬飛。何必戀茲鷄肋。所以今番科考。不復與試。惟有終身事母。詩酒陶情。富貴浮雲。於我何有。秦鍾道。我本無心求富貴。誰知富貴逼人來。吾兄當此。又復如何。張靈道。看逼我而來。是何等富貴。若不過腰金衣紫。碌碌榮華。自然也要像一頂頭巾。去之惟恐不速。倘是立德建功。做一番不朽事業。事君本與事親無二。也是辭不得的。凡事不能預料。聽其自然而已。

我非隱逸矜高尙　母老難攙仕進懷　只合在家承色笑　閒時詩酒自詼諧
制科不過循階級　經緯原非八股才　怕戀頭巾從我好　後來不用預先猜

聽這些議論。纔曉得張靈詩酒狂蕩。並非無志功名。特不願八股進身。果遇時來。也要顯平生經緯。若只將他當唐六如祝枝山一班文人狂士看待。尚非眞正知己。張秦二人暢談兩日。倏屆中秋。早已備齊考具。張靈就送秦鍾五鼓入場。

天開文運賢良集　號炮三聲鼓角喧　提調傍門分試卷　衡文使者坐堂簷
應名魚貫入歸號　巡綽鴉排地肅嚴　點畢封門紅日上　出題多少寸心懸
衆思蜂湧聲蚊聚　嘆息英雄困此間　夢晉歸途眞爽快　這時我却算神仙
忽然想到題梅事　要訪唐君說事原

張靈親送秦鍾進場。歸至半途。想起前日船上佳人。定是那位新建縣的小姐。唐六如交遊甚廣。江右豈少相知。何不就去托他作伐。隨卽順路走到唐六如家。只見車騎塡門。胥尉盈座。不知何故。忙進內廳。會見六如。卽問門外何人。六如道。江西甯王差人聘我。說是現在訪求十個美人進獻皇上。要我去替他畫十美圖。圖上各題詩句。夢晉兄。你說該去不該去。張靈聽說。心想正好替我訪求那位佳人。連忙應道。該去該去。六如繪事空前絕後。傳播世間。我自謂能擅丹青。每每見了你畫的美人。不覺五體投地。此番十美。自非大筆不可。且既副賢王招致之誠。又適如良友奉求之願。自以速去爲妙。六如道。有那個求我。張

靈就將虎邱遇美始末言明。便說這佳人現在豫章。六如此去。正可爲我作合。期於必成。此開天闢地第一喫緊事也。

佳人現在洪都住　恰好逢君到那邊　爲我訪求諧好事　紅絲休被別人牽
此行明是天緣湊　湊合書生大大緣　男女情從開闢有　傾城難得莫遷延
可知此事非兒戲　喫緊丁寧快着鞭　那十美壽圖容易寫　最難的良朋一美仗成全
漫說道嫁衣只爲他人作　要當是切己先完急就篇

六如道。爲夢晉這件大事。原該卽日起行。只是內中有段隱情。斷難如命。張靈道。又有甚麼隱情。六如隨向張靈附耳說道。你原來不知甯王近日作爲。他進美本意。希圖蠱惑君心。不日就要效法成祖。蹈那靖難起兵故轍。一旦陷身逆黨。我輩名節休矣。張靈道。他叛跡未彰。何由而見。安知非有人陷害親藩。捏稱謀逆。播此謠言。六如道。南昌太守。是我同年至好。曾有密札言及甯王蓄養亡命。謀爲不軌。無如關係宗藩。驟難告變。可見他近在同城。又係正人君子。斷非捕風捉影之談。此信如何不確。張靈道。甯王未進十美以前。想來必不起事。六如儘可前往。俟畫圖繪就。爲我成就良緣。歸來未晚。六如道。惟其有這代訪佳人一節。尤其不可前去。倘或所選十美。竟有這位佳人在內。我既不能作合。復爲繪圖進獻。豈非千古罪

人。將來有何面目。再見良友。張靈道。甯王選美。定是尋常百姓家。豈有將縣令女兒。選作宮殿之理。六如忒過慮了。

選美祇應貧戶女　豈能波及到官員　此公況是新銓選　誰曉閨中有麗娟
(白)果有其事六如尤當一行　真有藩王強用勢　挽回尤仗力回天
(白)怎倒說因此不去　你怕無面目將來見　反袖手旁觀巧避艱　(白)請問平日義氣何在
平時直似騰身鶻　今日怎爲縮項鰏　(白)六如還是去的好　他逆謀或藉良言化
你友信臣忠更兩全

六如道。世情遷變。非區斷之能知。藩府猖狂。豈書生所得阻。一被羈縻。卽使假托瘋顛。狠藉溲穢。尚恐不能脫身。何暇爲人籌畫。徒然自苦而已。婚姻事小。名節事大。豈可爲一女子。陷我於不臣不友之倫。吾意已決。君其諒之。張靈道。這等說來。竟是絕望的了。可不斷送我張靈一命也。

靠君作我擎天柱　忽地將人墜九淵　現有槎浮天漢路　風波陡起誤張騫
明知侃侃言詞正　只是你不瘋狂我要顛　從此西江江上水　可也知發源是我眼中泉

六如道。夢晉癡矣。我且問你。平日自居何等才子。該配何等佳人。張靈道。求之數千年中。算得才子佳人。

只有李太白與崔鶯鶯。我自問除了謫仙。別無可讓。若崔雙文特未知果嫁張君瑞否。不圖今日竟有其人。足當吾偶。六如道。可又來才子宜配佳人。思崔得崔。一定之理。天生此女。果有雙文才貌。不是你張家才子的。更有何人占得。豈非徒自熬煎。我雖不去。即當寫信托南昌太守。力爲作伐。交𢩦王差官順遞。必得雙文報命何如。張靈道。如此極妙。

一封書去如親到　百丈風鳶仗線牽

張靈道。不知這位太守可是眞相好麽。

泛泛豈能真着力　祇愁中斷不相連

六如道。他是我同譜故人。極其投契。夢晉兄不必過慮。

果然投契定周旋　（白）若是那縣公不允便怎麽處

（靈唱）年譜儘多奏越覼

奉行不比行官檄　難把私情强屬員

六如道。太守做媒不允。難道我去他到允了。以理而論。此女若已許字有人。天必不令夢晉相見。既然遇見。必是等着你去聘定呢。今得太守說合。那縣公不將女兒許配第一才子。却要許配誰人。張靈道。果如尊意。我張靈沒世不忘着你呢。

委曲全憑成就巧　定紅功效一書箋　筆尖却仗他人弄　我這沒用的張生劇可憐
喜的是才子做媒才子配　越顯得佳人勝過百嬋娟　我從今沒有他媒證　怎忘你代結生衾死穴緣

不知這新選的新建縣姓甚和誰。六如何不取縉紳一覼。六如笑道。你我兩家。那里有這一部堂皇書籍。想來甯府差弁必知。就命家丁出問。隨來回說。差官講是杭州人。姓崔名鶴。由上虞敎官推升。他們來時還不曾到任。六如道。此翁品淸學正。我素知其人。怪不得生這樣一個女兒。早知前日到蘇。又剛在虎邱泊船。那日惜不就近拜訪。卽爲夢晉作撮合山。眞是當面錯過。此翁得夢晉爲婿。可謂冰淸玉潤矣。所最奇者。我適言思崔得崔。果然這是崔家之女。數百年後。又一崔張作偶。豈非奇緣天定。夢晉可免憂疑。這時張靈纔曉得前日遇見是姓崔的小姐。自然喜不勝言。

當日會眞原附會　崔張那見締良緣　誰知弄假眞偏有　應在今朝數百年
夢晉聞言心竊喜　十分光有五分圓　再三丁囑聲聲謝　快寫書函一兩篇
說罷辭歸天晌午　料來伯虎踐前言

張靈別過唐六如。六如隨卽寫啓托病。謝覆甯王。一面致書那位南昌太守。托爲張靈說媒。囑付差官順帶。這南昌太守何人。是這回書內過文。與這部書內無涉。故此不著姓名。就是六如這封書信。雖然遞到。

不但無足重輕。且恐反增障礙。不過是見得他始終成全張靈的一番美意而已。畢竟張靈的姻緣。只像六如這樣才子。這等力量如何能彀成全他。是要一位踢倒望夫山塡平相思海的大才人。大力量。纔能把他們撮合一處。同偕到老呢。笑話少說。只是唐六如並不曾就甯王之聘。因爲有這招去畫十美圖的一句話。後人訛以傳訛。便講六如眞在甯王幕下。若果六如眞去。他不能替張靈出半分氣力。周全才子佳人。豈不應了他自己說的千古罪人麽。所以自從這一回後。遇着說到畫圖。便有一個唐六如。以後總沒見個唐六如。及至六如見面。一部書已經收場。這個虛虛實實消息。要請慧心人領略的。張靈回家不多一時。秦鍾頭牌出場到家。想來文章得意。這秀才不用說收在荷包內的了。過了三日。學道發圖案招覆。果然高標在上。

文章雖是無憑據　一箇生員値甚錢　隨意寫來隨意得　易時眞似火吹烟
高標又冠諸生上　門斗忙忙報喜箋　未免被他塘報笑　報資多只大錢千
秀才先帶鹽梅味　宰相原來出此間　路得青雲原可喜　忽然一報到門前

自來鼎甲十報。進士舉人只有三報。秀才不過門斗一報。如何又有二報到來。這秦鍾招覆入泮。吳江縣門斗前來報喜。張靈秦鍾正留他在大廳上共坐吃茶。教官官職雖卑。他的門斗却比府縣衙役還高貴

多着。不管什麼大鄉紳家。總有他的坐位。翰林叫做內翰。中書叫做中翰。教官叫做外翰。那內翰中翰的跟役到紳矜家。只好垂手站立。倒趕不上門斗坐談。這一節竟是外翰體面。方纔這門斗未去。又有一個門斗進來。說要面見相公報事的。家人只得傳稟進至大廳坐下。說相公抱屈了。初時只當他是二報。正要告知他已經有人報過。及至聽得這一句話。秦鍾不覺大驚。

一衿得失原非重　旋進旋褫太滅顏　定是偶然訛亥豕　重新看出致遭愆
功名蹭蹬尋常事　菜子功名這樣艱　況沒一時愁夾喜　太倉不免意惶然
張郎也覺無情趣　忙問根由快快宣

張靈忙問後來這門斗道。這位新相公纔招覆了的。怎麼又講抱屈。這門斗道。我報的不是新相公入學。報的是舊相公出學。那前來的門斗接口說道。我說吳江縣學新進通共有幾個人。我們那會報錯的。這門斗道。我不是吳江學報喜事的。却是吳縣學報不喜事的。這時張靈已經猜到是自己被學道除名了。雖然正中心懷。但是並不欠歲考。又從無劣跡。何至被革。甚不可解。張靈一向的値路門斗告退。這門斗是新充的。那曉得秦鍾住在張家。故此進門。不提姓張姓秦。走到廳上。又認不得誰是張靈。所以只講相公抱屈。倒帶累大家惶惑了半個時辰。及至他取出學道牌文來看。各人方纔明白。那牌文上寫道。欽命

應天等處提學副使靳。爲飭知除名事。照得該學生員張靈。縱酒高歌。不敦士品。恃才傲物。有忝儒修。以禮法爲拘迂。恣情放蕩。謂章縫爲束縛。托迹佯狂。高談古文詞。久荒時藝。蔑視今科第。顯背成規。甚以宮庠之侶。儕於乞丐之徒。自誇晉代風流。甘作齊人行徑。此其近事。尤駭聽聞。若再姑容。殊乖名教。本擬加之夏楚。祇嫌玷辱荆條。不若褫厥衣巾。毋任穢汚泮水。除將該生斥革外。合行飭知。爲此牌仰該學遵照。卽於學册除名。毋違。張靈看罷大笑道。這一頂破頭巾。正苦擺脫不掉。今幸免矣。

一頂頭巾來歷任　猶如泰岱壓齊肩　今朝重負全然釋　容我逍遙作散仙
笑比西游孫大聖　歸山脫得緊箍圈　文宗纔算真知己　何異開籠放白鷴
自此天空兼海闊　上蟠下際任飛潛　他只知拘儒苦把形骸束　那曉得沂水春風是大賢

他能褫我諸生之名。可能褫我才子之名麼。

我只秀才名一個　通身拔去沒根連　聽憑褫却青衿舊　你褫不得滿腹文章錦繡鮮
縱欲再褫無別物　你褫不得風流才子姓名妍　可惜是秀才才子從來少　又少個多才弟子員

想來這靳學是久聞張靈是個不守繩墨的狂士。前日粧扮乞丐。轟動蘇城。他和唐祝二君飲酒吟詩。自然就有人曉得是他．游戲傳到學道耳內。這學道又不是眞正才子。不過知道些五言八股。子曰詩云。豈

不認他作衣冠敗類。所以有此一舉。倖虧那日祝枝山阻擋唐六如沒有畫圖。不然分外有憑。只怕就眞不免夏楚了。只是一個進秀才。一個革秀才。同是一日。兩兩相形。未免沒趣。雖然張靈全不介意。倒是秦鍾過意不去。雖也跟着張靈說了幾句隨話。終覺索然無味。不得不進去告知張夫人。極口安慰。夫人笑道。甥兒有志科第。入泮是一件喜事。孩兒無意功名。出學也是一件喜事。一箇是正好努力。一箇是免得牽纏。不想今日有這兩件遂心之事。秦鍾再不料張夫人竟也如此賢達。大有春秋時晉國介之推的母親。與子偕隱之風。纔覺心中略爲舒展。隨即開發報錢。就是吳縣門斗。也給他勞資散去。到了次日覆試回來。對張靈道。這位文宗。雖與弟少有知遇。却和兄大是作難。誰知今日報到。他緣事降補江西南昌府。也可稍洩足下之忿了。

聞他曾任南昌府　審案糊塗一味偏　告發到京交部議　衡情定罰級應鐫
九重即把綸旨下　仍補南昌故郡員　暫令藩司兼學道　限他迅速整行鞭
明朝發落旋交印　此信君應亦快然

這斬學道。本是南昌知府陞來。因前在知府任內。審錯了案件。發覺降調。此刻奉旨。仍補南昌。他名叫什麼。怎樣一個人品。後文自有交代。張靈聽秦鍾這話。忙問道前任南昌府那里去了。秦鍾道。聽說暴病而

亡。張靈忽然神色變異。好似手足無措光景。秦鍾不解其故道晉兄親友。弟無不知。向與南昌故守無交。何以這般驚異。若因爲學道降補。尤其不應如此。張靈定了一會神。纔細說訪知美人姓崔。及托六如寄信作媒一事。不禁嘆息道。我就這等緣慳命薄麼。

極便良朋偏不去　寫來書信又虛懸　發心纔把冰人托　不想冰人已化烟
剛過一峯疑有路　攔頭復聳一峯巔　羊腸九曲何時達　剩得心如蟻磨旋

先前小失意事。倒是大得意事。如今小得意事。竟是大失意事。

小忿偶舒非快意　真成得馬塞翁顛　怪天不與人方便　到我尤慳美滿緣

秦鍾道。那太守雖故。六如信去。或者他家屬接着轉告崔公。知是有名才子。倒來托六如作媒。安見不仍仗六如始終其事。況且除了那太守。崔公豈別無同僚故舊。我們留心再托不遲。張靈道。只好如此想。但又另費一番爐竈矣。兩人正在閒談。外邊傳進拜帖。說朱舅老爺來拜。原來就是秦鍾妻舅朱佶。即忙一同迎進。想是第二回書內所說送妹完姻一事。今日特來面講的。但這事須要從朱佶未到張宅以先敘起。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鬧磕牙姑嫂小勃谿　巧做美書圖細交代

話說張靈秦鍾。正在談心。忽見朱佶來拜。忙卽出迎。但不知朱佶幾時到蘇的。原來朱佶號吉人。夫人陳氏。小字懷瓊。妹子綉鶯。他父親生前。許配秦鍾。前回書已經表過。若論他姑嫂二人容貌。美麗如花。不相上下。吉人年方二十二歲。夫人小一歲。小姐今年十七。前歲吉人過蘇。約定今年八月。送妹完姻。他是月初服闋過了中秋。就在杭州僱船。挈眷進京。順道姑蘇。也還不知秦鍾已經入泮。就對夫人說道。下官行舸星馳。長安日近。瞻天之念方殷。歸妹之占宜卜。昨過吳淞。詢知妹丈就試來蘇。今到吳門。正好面訂妹子吉期。下官親送于歸。再行北上。懷瓊夫人道。姑夫現今僑寓。未返家園。百兩欲迎。雙栖何處。遽以匆匆就道。竟爾草草完姻。心竊未安。禮尤不可。朱佶道。夫人有所不知。

秦郎到此非僑寓　常住張家是至親　姑表弟兄如手足　兩家渾似一家人
今番好借張家娶　只要良時面揀辰　况他是相國單傳惟一子　必須得早迎中饋主繁蘋
此番若不來成就　又要長途去贅姻　大事如何躭悞得　豈同草草畢新婚

朱佶說完這話。舟已抵岸。即坐轎進城到了與花轎。纔知秦鍾簇新進學。不勝歡喜。張靈秦鍾迎進。不用說。朱佶先與秦鍾道喜。張靈也與朱佶素識。彼此行禮坐定。敍過寒暄。就講起綉鴛小姐過門一事。張靈道。舍表弟早已商定。就在舍間迎娶。當日原媒現俱不在吳下。竟是小弟代作媒人。明日選定吉期。親來奉復何如。

做媒不用旁人請　也似毛生自薦能　月老何妨年少代　風人應怪泮氷增
牽紅不要絲絲贈　但醉芳筵酒謝親　喜事莫嫌輕越俎　這般越俎趣還新

朱佶道兩家媒人。非夢晉兄代做不可。這等是極妙的了。說畢又講些閒話。即便辭別回船。再說朱佶下船之後。懷瓊綉鴛姑嫂二人。在艙中閒望。果然繁華勝地。名不虛傳。

只聽懷瓊開口笑　繁華風景果無倫　想着這笙簫吳苑鶯花麗　買個十二金釵列下陳
歌舞教成脂粉陣　霓裳長聽遶梁聲　要看他銷金帳暖羊羔酒　要看他沉水香篩鳳屧塵
要看他綺縠圍雲成隊錦　要看他清吟迴雪滿筵春　姑娘吓我今等你歸甯日　全部梨園演唱新
此際綉鴛含笑答　你自尋煩惱自生嗔　從來薄倖男兒性　得志忘筌古語真
紈扇豈無秋日怨　臨邛未免白頭吟　藩籬自固還防撤　怎做開門揖盜人

懷瓊道姑娘差矣。婦人以不妬爲賢。沾着這個妬字。一生受累不淺。

妬字一生沾不得　害人反自各生心　紅顏多少愁兼病　只爲他來種下根

抑鬱有時香粉碎　冏生何處覔倉庚　何如三復螽斯什　太姒寬容有令名

九女三妻經典載　閨房那可一人尊

綉鶯道嫂嫂你不信好人言。到那時纔曉得懊悔呢。

你空口說不眞好聽　只怕你臨朝追悔動心兵　到那時雲放未奏姮娥曲　先唱箇獅吼河東形我聲

這要好反成生世隙　纔知道自搬磚擊自家身　懷瓊笑說何言語　那見憑空有隙生

我若容人人諒我　何況是旁觀嫡庶判然明

姑娘你只知男兒薄倖。却不知薄倖二字。大半是婦人們拶逼成的。

生成薄倖雖難料　要會得默化潛移巧用情　若只解砍樹摧花誇手段　自然要惱羞成怒積嫌深

恩山情海無非愛　只怕是爭鬧多時愛亦輕

倒是我做嫂子的有一言奉勸。

姑娘早晚諧花燭　也要圓通一二分　伉儷總宜和睦好　切休小量惹災祲

綉鶯聽懷瓊所說皆係不入耳之言。未免話不投機。花容略變。就站起冷笑一聲道。嫂嫂大賢大德。奴家趕得上那些兒來。

我看你大賢大德甜如蜜　不知你一案眉齊幾十八

綉鶯說過這話。便走進內艙。忽報老爺回船。懷瓊迎見。但覺朱佶笑容可掬。便問道。姑娘喜事。想已說定了。朱佶道。這纔都已言明。好在我們粧奩備帶齊全。只等他表兄張夢晉來時。有了吉期。即可過禮。所喜妹丈高標入泮。看他神情意氣。來科必定聯捷上去。妹子是穩穩一位翰林夫人了。懷瓊卽走在內艙門口。看見綉鶯和衣睡在那里。便笑道。恭喜姑娘。可聽見新郎進了學。迎娶過門。不日就要做夫人了。一喜解千愁。何況是兩重喜。也可以消消氣。起來罷。綉鶯道。我起早了。纔來睡的。誰賭氣來。你是現在一位六品夫人。倒說這話來奚落我。懷瓊道。是你哥哥說的。定然不錯。想來這等有才學的新郎。還怕不掙頂鳳冠你戴。如今時與做官的。一半要怕夫人。你做了夫人。就由得你做嫂子的一時頑話。作得什麼準呢。綉鶯道。我沒有做夫人的度量。那有做夫人的福分。嫂嫂不要只管取笑。讓我睡一會罷。朱佶便問你們姑嫂門些什麼機鋒。懷瓊就將方纔彼此閒談的話。說了一遍。朱佶大笑道。足感夫人美意。下官何修得此。

下官修得溫柔福　十二闌干到碧城

只是一個窮主事。那里置得起十二金釵，

怕不今朝先料定　同偕仍剩我和卿　一箇是渴極望梅酸轉甚　一箇是畫餅飢充餒尤增

我今有句調停話　閒是閒非不用爭

朱佶隨進內艙。將綉鸞拉起。同到官艙。彼此坐下說道。夫人講的是情。妹子講的是理。理字一千人擡不動。情字五百年丟不開。總沒有什麼不是處。此刻是空口講白話。究竟枉費心神。且等將來各使手段。做出個理字盡頭。情字極致的榜樣。那時看誰勝過誰。豈不賭賽的有趣。何必預先又添出一個氣字來。倒攪得大家無情無理。只是便宜了下官。難為了秦郎。這又是有個數字在內。連情理也做不得主的。朱佶這一席話。引得懷瓊綉鸞。都一齊笑了。列位綉鸞小姐這一點酸根。是他胞胎內帶來的。固然懷瓊甜得可人。覺得綉鸞也酸得有味。其實甜的會用十分情。仍是照理上行去。酸的執定一片理。畢竟從情上生來。情理二字。總拋不脫的。朱佶因為要調停姑嫂。故意把情理分開。措詞極趣。怪不得引的懷瓊綉鸞一笑而解。看來朱佶是個趣人。平日必善於替人周旋介紹。排難解紛。就這閨房中一番戲話。也可以想見他生平行事了。

一樣話詞他會說　自然解却眼前紛　登時姑嫂俱含笑　依舊蘭舟喜氣生

意極甜時原順理　味真酸處也含情　拆開情理權宜語　不用權宜氣不平
纔信吉人真藹藹　一言百趣見經綸

到了次早。張靈上船拜會。帶了秦鍾謝步候安的名帖。即時傳進請見。朱佶迎出船頭讓進官艙。彼此又行了禮。張靈道。仙舟遠涖。旣失前驅。高駟辱臨。又疎投轄。舍表弟桃夭未赴。不敢先詣雀屏。家萱慈葭未有輝。特命問安鸞閣。朱佶道。幸接珠霏。反勞玉趾。拜母之文尚缺。拙荆之問增慚。大家說完套話。纔題到迎娶一事。在下這部書從不敘初會套詞。但張靈雖與朱佶素識。此刻究係新親。今日又是代做媒人。這幾句套語。倒是少不得的。

兩人敍過浮文話　只聽張郎婉轉陳　台允今朝先納吉　言明小弟代媒冰
洞房收拾寒家內　匆促難周欠禮文　但恐吾兄舟際窄　蓬門掃徑請光臨
吉人囘道承高誼　赴闕還須急趲程　省得一番周與折　敝舟雖小可容身
不因北上心情急　此事何妨緩兩春　只爲京師南北遠　鵲橋恐隔渡盈盈
單丁未可虛中饋　幼妹方教早過門　仗有至親兄作斧　却逢妹丈換青衿
重重喜事般般巧　一切吾兄酌量行　奩具長途真簡略　家風荆布要原情

張靈遜謝重題說　九月初三訂吉辰　恰好平原留十日　盤桓更得挹蘭芬

張靈一面與吉人說話，一面在桌上看見一軸小小手卷。題籤愛月二字。他只當是那個名人之筆。隨手取過來展開一看。原來是綉的一位美人眞容。朱佶道。這卷愛月圖。乃一閨秀所作。托弟徵詩。夢晉兄當代才子。正好奉求佳什。以寵神針。張靈道。一輪皓月。心境俱清。閨閣中竟能領略此趣。可謂不俗。弟亦素有愛月之癖。若不勉加題詠。未免巾幗笑人。只是平日唱和千首非難。一遇佳人。便覺鄭重躊躇。竊以唐突西子爲懼。朱佶道。愛月既有同心。題句豈無絕唱。夢晉兄過謙了。

卽便呼僮供筆硯　張郎重看竟移情　明粧活現來迴盼　韻影勾留正側身

袖角風颺宜院靜　鞋尖露濕耐更深　遲眠綉帳痴痴立　密訴姮娥脈脈情

祇覺光輝真獨絕　不知人月是雙清　奇的是盤金壓線神全露　勝多少剪綵鋪絨熨貼平

看着他縮小身材剛半尺　爲甚的嬌容媚態最撩人

覺得相逢曾半面　細瞧又似面龐生

這位美人。好像有些認得。却是何處見來。

或者看過六如兄所畫的美人。與這位美人相仿也未可知。然六如畫的美人。怎得有這綉工巧妙。

畫照自然神逼似　繡工更覺技尤精　雖然不及丹青肖　巧妙全非繪筆能
不識誰家閨閣裏　這般才慧運靈心　原來有款在此好粗心吓　落款一行端楷字
墨香浮動小如蠅

西冷女史崔瑩素璒作。這也奇了。前日遇見船上美人。也是姓崔。我說這面目有些認得。莫不就是那人。

今朝重把崔徽遇　想是舟中可意人

且住。面貌雖然略似。怎有那位佳人豔冶光華。只是共姓同方。何以如此之巧。

不信西冷崔氏女。一時就有兩鶯鶯　莫不是趙家姐妹雙雙豔　纔有這同樣龐兒態各分
心裏思量難出口　糊塗要得問分明

這些話都是張靈心中揣想，並非對朱佶面談。因見繡圖落款又是杭州崔女。細看眞容。與那日船上遇見的美人面貌略同。神姿各別。疑及舟中圖上。先後兩人。或是姐妹。不得不向朱佶追問根由。張靈這一疑。甚屬有理。倘非姐妹。怎得同姓同里。面龐相似。這等湊巧。就不是姐妹。竟算他是的。也未爲不可。若認兩人。就是一人。何以這時圖上容姿。不及那日舟中所見。他不知道美人舉止神情。只好繡得出五分。還有五分是斷斷繡不出的。如果要我繡圖上一模一樣的人。恐怕還不只是這回錯認呢。且說張靈忙問

朱佶道。這幅綉圖。吾兄從何而得。

妙綉傳神真少見　客光如此更無倫　不知這幅凌波像　可是雙文自寫真

似此佳人今有幾　相看頓覺眼前驚　吾兄與彼何瓜葛　怎得擕來几上陳

(朱白)這是敝年伯之女　年伯通家閨內女　端莊敏慧冠釵裙　芳齡十七真嬌小

失母隨爺赴任行　聞說芳心惟愛月　自來綺閣每躭吟　湖依西子臨流屋

綉奪靈芸乞巧針　(白)敝年伯呵　他是中郎惟女傳家學　擬把田園托館甥

不想這絕色佳人今竟有　怎奈是出羣才子近無聞　或者那絲綸閣下文章聚　因此上丁囑京華代語氷

纔能勾輕付天孫雲錦軸　這却是徵詩有意結朱陳

(張白)令年伯尊號大名。現任何地。(朱白)敝年伯崔鶴。一字海仙。

本任海虞官教諭　推陞百里邑侯尊　縣名新建南昌屬　一水輕舟到省城

捧檄江西無幾日　家鄉與弟後先行　得邀題句因風寄　不數滕王閣賦成

夢晉聞言心大喜　裴航何幸遇雲英　正愁鸞影空中舞　那曉鴻泥尚有痕

張靈想道。原來正是意中人。不免再試探吉人口氣。看他如何登答。隨道這個媒人。倒不是容易做的。

想着那紅絲千丈三生石　切莫要錯註鴛鴦簿上名　若不是眞遇陳王才八斗　那許他雲車消受洛川人
看這些五陵裘馬翩翩子　大半是紈袴兒郎最薄情　怎得有畫眉筆似張京兆　怕沒有擲果容如潘令君
就嫁得一個紫衣夫壻貴　只落得早朝辜負暖香衾

朱佶道。依兄說來。難道崔小姐必得選一白衣郎君。方爲佳偶。張靈道非也。

自古紅顏多悞嫁　茫茫缺陷幾時平　恐君手執媒人斧　斫斷情枝與愛根

朱佶這時並不知張靈年逾弱冠。尚未聘定妻室。只道他意中有人。便說兄才子定知才子。何不卽舉一人。俾爲佳人作合。不至錯配良緣。張靈道。吾兄藻鑒品題。目前豈無佳士。小弟落落寡交。但可作今日之現成月老。若說才子定知才子。弟雖不才。只能自知而已。外此以求。如弟少年無偶。能不愧才子二字者。誠恐近日無人。徒成虛願。朱佶細聽這話。方知張靈有自己求婚之意。便問道。難道晝晉兄尙無佳偶麽。張靈道。只爲佳人難得。故爾躭悞至今。

婚姻二字蹉跎久　癡想容華絕代人　不是佳人終不娶　年年情願擁孤衾
恥居王後狂難免　貌認潘前妄自矜　刻意欲求如意偶　一生誰似我多情
不圖這個娉婷在　除我何人配得卿

朱佶因爲張靈求婚過急。出語太狂。故意要難他一難。隨說道早知吾兄未聘。小弟久當作伐。只是眞正才子。必配眞正佳人。這位崔小姐。小弟並未眼見。雖有此幅眞容。安見不出蘭亭別本。如兄才貌當世寡雙。況又愼選鸞交。竊恐忙中有錯。尙宜斟酌。且緩商量。張靈道。此乃天人福相。若非自綉容華。下界凡人。那里能臆造得出這一個模樣。況且崔小姐不具十全姿色。貴年伯擇壻。何必如此鄭重。但乞鼎言。速爲作伐。弟意已決。切勿游移。朱佶道。愛女之心。人所同有。卽使容貌不佳。亦必裝點一番。圖得眼前快壻。兄只怕紅顏悞嫁。弟却恐才子悞婚。冒昧執柯。斷乎不敢。張靈想他這等作難。我不若將山塘遇美之言相告。慫其作合。自必樂從。原來張靈和朱佶交情不比唐六如秦鍾親密。初時自不便吐露眞情。到這要緊關頭。也不得不說了。就又對朱佶道。這圖上的佳人。與弟却也有些瓜葛呢。

綉圖雖是今纔識　人面桃花舊日情（朱白）兄竟認識的（旦白）前日山塘踢下岸扮丐人

蘭舟曾遇貴千金　痴心欲近粧臺看（白）說也可笑噓　只得去行乞

（朱白）可曾問個來踪去跡（張唱）怎奈他老父回船解纜去　無緣問得姓和名

（朱白）匆匆一面怎見就是這圖上佳人（張唱）渾身上下分明見　俊影時時記在心

況是旗懸新建縣　豈非就是綉圖人　幾回神繞西江水　忽値春風一情彩

細揣神情當日態　圖中還覺欠三分　纔曉得絲絲我這心頭紛　比着他自己花容更覺眞

張靈只說遇見崔小姐的緣由。將考詩一節全然瞞過。這是恐怕崔小姐瞞着崔公做的事。故此不肯教朱佶知道。万一傳到崔公耳內。不甚穩愼。正是他用心精細之處。朱佶聽說不覺大笑道。這等說來。足下與素瓊小姐定是前世夙緣。今生奇遇。詎想眼前乞丐。竟成影裏新郎。倒也有趣得緊。快請題詩。即當寄函年伯爲兄作伐。

代傳顆顆珠璣字　成就崔張夙世姻　夢晉一不問眞實　揮毫不用片時辰

吉人旁看連聲讚　朗誦新詩順口吟

張靈這詩就寫在手卷綉圖後裱箋之上。落款吳下張靈拜題六字。朱佶接過詩來朗吟道。玉人底事愛清輝。風露何曾一夕違。似有月中招手喚。嫦娥下界幾時歸。好詩。好詩。

果然是七步成章曹子建　抵得過謝莊月賦一下文　可知道嫦娥怎肯偶凡人　要和你玉鏡圓圓永不分

張靈道。吾兄謬贊了。只是求婚書札。託人轉寄。恐有浮沉。擬借此圖作證。並求尺素爲媒。小弟親到江西。面見崔明府議定。更爲萬妥。未知足下允否。朱佶道。此言極是。謹當如命。少停一兩日。書信綉圖。一並親送到府交代便了。張靈這纔辭別朱佶。歡歡喜喜下船而去。朱佶進到內艙。懷瓊夫人道。如此狂生。未免

過於落拓、朱佶道。風流才子。大抵多情。其中却也奇怪。他與崔小姐吳越迢迢。忽然虎邱巧遇。今日却好見此圖容。自然是五百年前註定姻緣。故使他不期而會。下官許爲作伐。看來好事必成。夫人道。方纔聽他詩句。倒也新警。但是第四句嫦娥下界幾時歸。那幾時歸三字。未免怕有蹭蹬。朱佶道。這是他就題比與。正是摹寫愛月之人。似尙無關休咎。倒底朱佶和懷瓊夫人兩人說的話。那個應驗。要到後來纔得知道。看來只怕是夫人說得有理。綉鶯不便開口。心中暗想張靈。自負風流才調。見色而迷。不是至誠君子。這是各人意見不同。朱佶又囑付懷瓊出月初三吉期。轉眼卽到。一切針指奩具。還要留心照料。懷瓊應諾辦理。自不必言。張靈回家。心中十分得意。就將朱家允吉的話。稟知母親張夫人。諄囑秦鍾寄信蒼頭石芝夫婦來蘇照應。將細軟東西。一概搬來。粗笨家伙。封鎖屋內。托平日相好的近鄰看管。田租利息。也就轉託近鄰代收。隨時着人去取。新房安設在第五進西首。別通一院。內有房屋十間。頗覺寬敞。張靈家宅子。是他父親張和手裏置買。本來不小。不過欠整理收拾。此時沒工夫說那層進間數。將來自有個交代。所有花轎酒筵。以及應行預備各件。並先期盤盒過禮。都是家家常辦的事。書中無須細說。數日石芝夫婦果然將家中細軟物件。一齊搬運來蘇。石芝照管外事。金氏承値新房。專等屆期迎娶。

忙裏光陰真快速　三朝五日到良辰
催妝納吉先期帖　弃命迎鸞當日艱

全副嫁奩張府運　廚箱桌椅好鋪陳　妝臺寶鏡玻璃嵌　繡幔金鉤翡翠鳴
玉杯象箸般般有　古玩奇書件件精　擺設洞房如月殿　濃香恍坐萬花陰
庭前細唱羣仙曲　發轎親迎禮數明　玉貌秦郎巾服燦　黃羅罩頂綉鞍行
恭身奠雁聞三請　成對金蓮寶炬迎　哥嫂分流歡喜淚　笙簧吹出吉祥聲
流星花炮連連放　寶駕鸞輿八座乘　一家是兵部大堂樞省重　一家是太師內閣鼎台尊
綵燈旗幟平連接　喝道開鑼遠震驚　直進閶門三五里　沿街男女鬧盈盈

但聽得沿街男婦說道。噲人家做親。直頭好看虱噎。有一個囘道。是與花橋張家裏吓。一個道。弗是龍。哩虱大官人。唔認得個。即剛個新老官。弗像是哩。又有一個道。噲阿姐。好標致新官人。又有一個囘道。新娘娘弗曉得阿也是宅梗好格。一個道只怕總無得啞吶宅梗標致噎。這一個囘道。啐。阿要死哟瞎人要啞插唇插嘴。旁邊一個說道。姐姐弗要響哉。花轎到哉。看罷

一路擠排張宅到　喧闐鼓樂繞梁塵　珠冠霞帔花裝束　扶下雲軿掌上輕
行過堂前交拜禮　歸房紅綠更牽巾　坐床撒帳金錢散　挑去方巾衆目睜
美麗容顏齊贊好　秦郎出外謝諸賓　夫人陪坐新娘子　細問家常略敘親

酒筵客散郎歸室　悄近重簾側耳聽　却是舅娘閒問話　翩翩入室喜欣欣
夫人笑把甥兒扯　你何福修來這玉八　通書達禮端莊相　識重知輕智慧心
可惜你父母不能親眼見　不然是今朝喜煞老萱椿　我兒較你年加長　中饋還虛敢望孫
何年娶婦誰家女　只怕比上三分也不能　一頭口說身先立　送出香閨始轉身
花燭正明人盡散　良宵無限洞房春

秦鍾成親後。這幾日又有多少俗尚的望靜會親套文也不必細說了。過了七朝。朱佶郎來辭行。並將他寄崔公書信和崔小姐綉圖。面交張靈張靈謝道。姻事如諸。不忘大德。朱佶道說那里話。你我生在世間。豈可作那等自了漢朋友親戚。總該彼此扶持。天下事沒有一件事不要因風吹火。引線穿針。將來大家拉拉扯扯。只怕沒有了期。那有許多工夫你謝我。我謝你呢。何况做媒。算得什麼大事。也說不到忘大德。竟不像兄平日脫略的脾氣了。張靈說。小弟看得婚姻二字重大。故此心感作成。此刻兄送我一個狀元。我必不謝。狀元三年一個。美人是千百年纔遇得一個。豈非大德而何。此後遵命。總不再謝了。這些話將來也都有印證的。朱佶說畢話。秦鍾隨卽陪進內室。與綉鶯小姐話別。

小姐東堦先立候　迎聲問好淚盈盈　適聞今日來辭別　竟要開船火速行

忽地同來拋我去　關心手足最傷情　吉人說要依程限　切勿悲離好自珍
妹丈下科聯捷上　定然接眷到京城　相逢不過年餘事　鴻雁依然聚影頻
妹今既作秦家婦　要把秦家事體承　既沒姑嫜兼叔伯　舅婆只當是萱親
齊眉相敬如賓客　山水迢迢我放心　故里妹夫無戚眷　此間正合久居停
少年夫婦誰依傍　有個親人可靠憑　點首綉鶯含淚應　秦鍾也說謹遵循
餘言不過臨岐話　少坐須臾便起身

朱佶離別歸船。次早張靈秦鍾前去送行各備下程禮物致送。是不用說。不必敍的。惟有綉鶯雖過門。尚未滿月。但兄嫂長行。必須親往舟中送別。隨與秦鍾說明稟知張夫人。亦以爲是。當卽坐轎出城。不一刻到了碼頭上船。朱佶接進。眞是世間腸斷事。只有別離情。

城外轎來船泊處　河流如昨兩般情　懷瓊迎見姑娘面　先自拋珠溢滿襟
連朝悵望閨中影　久慣相依不慣分　綉鶯更是雙眶淚　嗚咽吞聲說不明

懷瓊道前日那邊來請會親。我因船上無人照管。不曾去得。

姑嫂兩人見面彼此大哭哽咽不能出聲。朱佶也自傷心落淚。大家難捨難分。懷瓊又把張家之事問了

一番叮囑了些親切言語。朱佶道。賢妹何必親來相送。送君千里終須別。倒又添了多少愁腸。未免徒增縈繞。繡鴦道。幼蒙撫視。豈忍輕離。說着不覺又淚下不止。朱佶道。不必如此。

娘家本是身如寄　已嫁從夫理要明　伉儷從今膠共漆　莫因兄妹枉傷神
久依暫別心休戀　既散重逢樂更真　說罷便催開舫去　一聲解纜斷人魂

朱佶繡鴦懷瓊三人。臨歧執手。各有萬恨千愁。他們這種離別眞情。就是江文通那篇別賦。也形容不盡。朱佶沒奈何分付開船。只得各各洒淚而別。繡鴦上了轎在轎窗裏看着朱佶開船。朱佶站立船頭。懷瓊回到艙口。也在船窗內向岸上含淚而望。兩處直望到不見影兒。那邊朱佶方纔進艙。繡鴦然後坐轎回去。這纔是同胞骨肉至性至情。這部書上講弟兄的故事甚少。只有張靈秦鍾算他是如手如足。此外就要將朱佶兄妹做個榜樣。纔見世間最難得的弟兄同體分形。斷不可看成陌路。自然兄弟同心土變金了。

兄弟只看兄妹樣　全憑天性見真情　臨行離緒增千萬　頃刻天涯隔暮雲
望眼兩邊全沒影　方纔各自奔前程　像這般兄妹誠然少　就是那姑嫂如他也沒處尋

朱佶何日到京。且按下不題。這里繡鴦小姐到家。先去見過張夫人。纔回房去。張夫人看見秦鍾娶親。自

己還沒媳婦。不免要和張靈商量。想來張靈必定說出崔小姐一節。正好親去求婚。豈不是張夫人這一番商量。正如心願。但不知眞果如願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禁遠遊慈母嚴規教子孝　管閒事妬妻釁語壞夫綱

話說綉鴛小姐。送朱佶起身回家。張夫人看見秦鍾娶親。十分熱鬧。就想到自家兒子。還不曾聘娶媳婦。他總要娶一個絕世佳人。一時如何得有。蹉跎到了今日。也再遲不去了。剛剛張靈侍坐。夫人說道。你可知不孝有三。無後爲大麼。

你已廿三年紀大　孤單還是未完姻　你只管求全責備鸞媒斷　要甚麼絕世佳人那裏尋
自古來西子王嬙誰眼見　只落得梅花夢裏美人魂　全忘了不孝有三無後大　怎不想弄孫早慰老娘親
我勸你從今將就些兒罷　只要是福相宜男便締婚

張靈回道。孩兒未屆古人娶室之年。正值君瑞求婚之歲。即欲仰紓慈望。亦須訪聘嬌姿。倘若誤娶宿瘤。何以上承色笑。不想昨日朱吉人爲兒作伐。纔知世有佳人。正要稟告母親。一同歡喜。

現有素瓊崔女照　袖中取出席間陳　世間這樣驚鴻影　也是梅花夢裏人
其父現爲新建令　香閨綉線自傳神　吉人是彼年家姪　託繫絲蘿畫是憑

徽詩空着東床待　兒願江西走一巡　冰語朱兄留信在　往來三月計歸程
不敢自專先請命　慈懷諒亦喜傾城　夫人近晝端詳視　果是嬌容世絕倫
但要孩兒親自去　如何肯放遠離身

張夫人聽說孩兒要親往江西。一二千里之遙。如何放心他去。便道世上旣有佳人。斷沒有只生一個之理。或者就近還找得出來。何必山水迢迢。別母而去。況且醜婦家中之寶。怎麼只以美色爲重。竟不顧兒行千里母擔憂麽。這事斷行不得。

娶妻娶德從來說　薄命紅顏委路塵　況且是膝下方愁無媳伴　如何兒又別萱親
我非不愛如花貌　怎捨得你去長途受苦辛　未必吳門皆醜女　遠遊豈是順娘心

張霛道。三月便回。並非久離膝下。佳人如得。正是順我娘心。若要草草定婚。甯可終身不娶。夫人聽了這話。不覺變了怒容。說道。我只道你是孝順子。原來是忤逆兒。我這樣說去。你那樣說來。只不過決計要赴江西。若不許你去。就講甯可終身不娶。你豈不聞父母在不遠遊。那遊必有方四字。是不得已。爲功名學問中人下一轉語。那有爲要娶一個女人。也就遠遊之理。我今年六十一歲。風燭草霜。設使你去三月之內。我忽然竟生起病來。一旦垂危。母子不能見面。你就娶着絕世佳人。已抱終天之恨。那時後悔遲了。

親在晨昏該侍養　如何反作遠遊人　衰年難保朝和暮　隔着關河叫不膺
就使朝朝長見面　算來能有幾光陰　求名游學本無奈　抱恨終天要甚名
多少朝堂金紫貴　不能鼎養及生存　昊天罔極恩難報　放着親存不報恩
只管浪游南與北　欲留不得盼歸程　衣冠拜別音書寄　添得椿萱淚滿襟
還記出門扶杖送　歸求空見玉棺停　傷悲剩得千行淚　九死何能贖一身
可曉風霜波浪裏　思兒碎盡倚門心　重淵魂尚依游子　游子緣何不念親
想到劬勞親已老　承歡一刻值千金　你今况且求婚配　拋却高年徑遠行
風燭一朝生不測　天涯無信得知聞　娘親已在黃泉路　兒子方聯綺閣姻
試問你心安貼否　萬千追悔已無門

你平日三朋四友。縱酒狂吟。我不來拘束你。原想你親近正人。變化氣質。做一個上等人物。那知你放蕩性成。竟做了好色登徒了。孤負做娘的一番教子婆心。好不可惱。

氣質全然無改變　傾心少艾混牽情　平時悔不嚴拘束　此日難容背理行
說得張郎無語答　跪求慈母莫生嗔　方纔消解高堂氣　只好婚姻緩再論

張夫人母家徐姓。原是蘇州大家。生長名門宦族。自然教子義方。從前只當是一味寬容。此時纔曉得治家嚴正。並非溺愛之母。張靈怎敢不遵。且說得聲淚俱下。可見做人子的雙親年老。總該在家侍奉。不得已作客他鄉。終非長久之計。若是浪跡萍蓬。帶累父母肝腸寸斷。全不念桑榆日暮光景無多。到得風木興悲。百身莫贖。聽了張夫人這一席話。天涯游子。俱當同聲一哭。張靈回到自己書房。細想母親分付之言。十分有理。怎奈佳人難再得。又有五分抛捨不開。眞是左右兩難。悶悶不樂。

張郎嘿嘿無言語　步向書房鬱悶懵　訪美當年如范蠡　不辭遠涉浣紗村
況曾半面船頭見　那忍抛開一寸心　何懼潯陽千里路　青天碧海要追尋
今生除却崔家女　願守孤衾了此因　但是娘親言有理　捫心何敢拗他行
兩難細想無長策　愁倚匡牀瞌睡生　心有所思魂有夢　南柯枕上見崔瑩
(白)張靈倦臥書齋忽然夢見崔小姐站立床前盈盈欲語　手捧絞綃含淚立　似乎欲語又停聲
郎忙趨近低低說　自別芸徽刻記心　幸得綉圖知姓字　朱兄有札代媒冰
謹題四句鴛鴦譜　可合尊翁玉潤清

小生里曲巴詞。不識小姐垂盼否。

因何鑿蹙雙眉黛　敢爲詩篇不稱心　小姐正然來答語　猛然天外起烏雲

小姐正要囘答。不知是那裏來的一條烏龍飛騰而下。將小姐捲去。好不怕人。

何處黑龍飛舞下　虛空捲去小娉婷　一時驚得通身汗　惡夢囘頭涕淚零

小姐性命休矣。這時秦鍾剛剛走到書房。聽見張靈夢中喊叫。即忙推喚醒來道。白日裏就在此做夢。爲何高呼小姐。面有淚痕。敢是又想到虎邱船上那人了。

張郎顧盼遲良久　細想方知不是真

張靈道。賢弟。我方纔竟是在這裏做夢。秦鍾道。誰說不是做夢。

(張唱)忽然一夢荒唐甚　累我神傷又吃驚

秦鍾道。到底做了什麼夢來。張靈道。正是賢弟纔說船上那人。

不想朦朧來見面　無言有恨最銷魂

秦鍾道。這也不必驚慌。

(張唱)忽被孽鱗抓上去　不知妖夢兆何因

秦鍾道。亂夢無憑。幻由心造。那有什麼徵驗。况且佳人訪有着落。昨日吉人又將誘圖媒札。面交兄手。就

該稟告舅娘。即往江西。何必狐疑。秦鍾自然早知張靈題畫求婚之事。這不必交代的。張夫人不允前去。是方纔一刻的話。秦鍾那得知道。張靈長嘆一聲說道。因爲稟告母親不惟不准。反累老年人生氣。以致事處萬難。不覺夢魂顚倒。隨將方纔張夫人的話說了一遍。秦鍾問乞食相逢一節。可曾講起。張靈道倖虧不曾說破。若是和盤托出。母親越發要着惱了。

求婚尙動慈親怒　喬扮尤嫌放蕩形　何敢再輕題半字　忍教嗔上更添嗔

（秦白）如今綉圖呢（張唱）綉圖先送尊前看（秦白）可曾取囘（張唱）留在萱堂取不能（秦白）那一封作伐的信呢（張唱）倉皇沒把書呈出（秦白）這等還好（張唱）笥篋深深現貯存

秦鍾道。書信尙在。還可另籌長策。吾兄且免愁煩。

（張唱）插翅不能飛了去　一行雁字枉紛紛

秦鍾道。待我替你央懇舅娘。放你前去。張靈道。這是使不得的。

反似托爲游說客　徒然饒舌惹疑生

秦鍾道。我不然誑出圖來。交還與你。再作計較。張靈道。今朝就使誑來。明日恐仍索去。況且不往江西。要

圖何用。到起了一個欺母念頭。尤其行不得的。

圖豈不脛能自走　詎親一念懼神明

秦鍾道。既這般說。就該把崔小姐三字丟在腦後。另選高門。張靈道。慈命難違。玉容不再。叫我不丟不可。欲丟不能。

母命嚴明違不得　佳人美麗捨何能　也知腦後丟原好　怎奈心頭繫已深

一飯殷勤無限意　恩情百倍海山盟　不圖命犯孤鸞宿　只合終身作尾生

秦鍾道。你既不肯作不孝子。又不肯作負心人。今世今生。萬無兩全之日了。

(張唱)既然是兩全已絕今生望　還守這一點癡愚兩盡心

秦鍾道。兩盡之方。自然是既不求婚。又不另娶。只是老母望孫。女貞待字。可不兩下都躭悞了。

(張唱)說不得一時兩下都躭悞　只好是贏得神天鑒至誠

秦鍾看張靈光景。不是一兩句話勸解得來。心想惟有去替他婉懇舅娘。或將綉圖要到手裏。再爲畫計。此刻且不和他說明。就對張靈道。兄且耐煩靜待。或者別有機緣。況且前日我說過的唐六如寄信南昌。安見無益。張靈道。放着朱吉人這等結實書函。尚且不能寄達。六如那信。越發水上一棒。總由姻緣蹭蹬。

看來終究無成。秦鍾道。天下事那裏論得定。該是姻緣。總不怕不成的。秦鍾安慰張靈這幾句話。就一直走進張夫人內宅。剛剛綉鶯娘子。正在房內陪坐。議論綉圖一事。張夫人卽命秦鍾坐下。綉鶯雖是新娘。已經過了七八日。張夫人待他又極其親熱。就可以無話不說了。秦鍾見他們說話。倒不好嘖聲。只得在旁靜聽。

綉鶯陪侍夫人坐　几上觀圖議論生　容態果然能出衆　綉工真個也通神
郎才女貌天生配　該往西江訪美行　若怕迢遙程路遠　赤繩繫足萬千程

秦鍾想這話勸得有理。倒省得我再說了。

（綉唱）心去自來留不得　留時怕有病相侵

夫人道。他不過初識圖容。怎見得那崔女就與圖上無二。何至不放他去。就會有起病來。

（綉唱）美人何只開圖見　畫舫相逢更眼明

夫人道。他從何處舟中見過。這也奇了。

（綉唱）虎邱山下河塘畔　乞丐喬粧來探春

秦鍾聽繡鶯說出山塘遇美緣由。異常着急。忙丟眼色。暗把頭搖。想叫他不要說明的意思。誰知繡鶯全

然不睬。分外說得高興了。張夫人連忙接口問道。他竟甘心扮作乞丐。後來便怎麽。繡鶯道。不啻粧扮乞丐。怎得親見佳人。

夫人道。這是幾時事。

覿面丰姿驚絕代　繡圖還覺欠三分　托名乞丐登官舫　從此情苗巧種根

（綉唱）奴兄走在崔家後　屈指剛剛有二旬

夫人道。怎樣這事老身全然不知。賢甥媳倒曉得恁般詳細。

（綉唱）前日上船親口說　內艙一一聽分明　（白）此時舅婆若是執意不允可　豈不是衣冠枉扮卑田賤　戀粉迷香白用了一片心

夫人道。罷了罷了。他瞞我做的好事。我不合生此不肖子。將來倚靠何人。

（繡唱）少年心性多如此　不到中年不老成　奴勸舅婆權息怒　且由他去皆勞神

夫人道。這等不肖子。如何還由得他。

（繡唱）人急跳墻從古說　祇愁束縛定傷身

夫人道。憑他死活。只是不放他去。繡鶯道。方纔甥媳的話。是試探舅婆口氣。這樣說來。眞果一位斷機教子的賢母。

不曾宛轉隨兒女　纔是端嚴做老親

少年人。喜看別家婦女。原是輕薄損德的事。若沒有人拘管。什麼幹不出來。

賢母這番拘管定　回頭不怕不收心

前日哥哥贈圖作信。甥媳不好阻止。却深不以爲然。

只有成婚纔見面　從無見後始談婚　看人閨女應該勸　作合先當講正經
豈少高門王謝偶　周旋轉覺是逢迎

秦鍾聽繡鶯這話。越發說遠了。急上加急。隨卽挨近身來。背着張夫人。將他衣袖暗扯。繡鶯只作不知。反又加上一道門。說道依甥媳愚見。這圖竟請舅婆收藏。省得睹物思人。轉添枝節。

不見畫圖纔省事　自然久久漸忘情　芟除多少閒藤葛　枝節從今再不生

張夫人道。賢甥媳此言有理。正合我心。秦鍾一團興頭。要替張靈說情。不想被繡鶯這番議論。攔的開口不得。連繡圖也成了一紙入公門。九牛拔不出了。但是張夫人聽見乞食訪美。又有一番惱怒。必定訓戒

張靈。豈非自己不能勸解。娘子倒多出話來。帶累張靈受氣。沒奈何。對張夫人說道。表兄喬粧遊戲。遇美無心。卽不放他前去。這話舅娘不必再責備他了。已往不咎。免得他加增鬱悶。况且對出來。是娘子說的。到像有心決撒他的事。甥兒面上。不甚好看。張夫人道。賢外甥你也忒膽小了。你和他串通一氣。瞞着我老人家。你娘子說了。倒又怕他知道。竟是專做好人。他將來爲非作歹。也總不要說破罷。繡鴛插嘴笑着說道。你不怕舅娘。倒怕表兄。自然是你替他瞞。他替你瞞。大家做事。纔好不露風聲。舅婆就同奴家婆婆一樣。你可以瞞定舅婆。奴是有一句說一句。倒不敢欺瞞尊長的。秦鍾聽這口氣。纔曉得這位娘子。不是省油燈盞。當着夫人面前。又不好和他槍白。心中甚不自在。

心怪娘子閒管賬　平空多口露風聲　反誇有理該當講　毫不通情一一分
何况事非真切己　趕忙說破是何心　人前怎好相爭論　傷却新婚宴爾情

秦鍾便不和繡鴛答話。仍向張夫人說道。甥兒和表兄從無芥蒂。豈可小事生嫌。若果然有關係重大的事。自然要來稟告舅娘的。還求舅娘看甥兒分上。千萬不必再題。張夫人道也罷。我不題就是了。果然後來張夫人就再沒有題起。秦鍾這纔放心。又去勸慰張靈說道。且讓過這陣風頭。緩緩商議。回房埋怨繡鴛新娘。不該多話。豈不怕人怪你。繡鴛道。舅婆丈夫。並非生客。難道新人。就該緘起嘴來麽。你不聽見奴

先原是勸解。舅婆不依。只好順着他講。就是說破這事。奴也是爲好。少年心性。無人拘束。如何使得。這纔見親戚關切。奴自來心直口快。從不怕招怪的。你說繡鶯。爲何要多這嘴。且是未滿月的新娘。也不該這樣老氣無敵的講話。不知他天生來這一個妬字。蒂固根深。覺得男子看人家婦女。便是不守法度。未免動了點膀胱氣。忍耐不得。又值丈夫在旁。正要打草驚蛇。纔見他不是好欺瞞的。說出一團大道理。竟忘記失了做新娘的身分。這是他秉性難移。不在妬字上喫一回大虧。今世今生。休想改悔。只是繡鶯娘子今番挑撥張夫人。雖說管別人閒事。究竟有五六分爲着自己要顯出挾制丈夫的才情。還有一等婦女。全然不干己事。撥弄口舌是非。攪得一家內外不和。纔眞是長舌傾城。牝鷄致索。覺得繡鶯還高着幾十倍呢。秦鍾趁此要整夫綱。方纔回房。聽了繡鶯這些話。就該板起臉來。正言教訓他一番。或者日後不至欺過了頭。奈他礙着新婚情分。溫溫暾暾。就一聲兒沒言語。如何還想振作得起。何況那些長舌婦人。越發總是丈夫隱忍縱容的。家有賢妻。男兒不遭横禍。要想家道昌隆。不可不引以爲戒。張靈從這日起。百般鬱結。廢寢忘餐。精神恍惚。竟懨懨的害了一種單相思的病症。

鬱鬱衷腸無可訴　搥床搗枕幾時停　渾忘飢渴嫌茶飯　但覺焦愁役夢魂
憔悴漸成黃瘦臉　困疲竟似軟攤身　一相情願相思病　可惜佳人不領情

逐日淹纏難擺脫　問他那敢說原因　但言偶爾風寒冒　怎奈延醫藥欠靈
苦口太倉時婉勸　依然沉重不曾輕　夫人早解其中意　想出良方去病根

張靈染病沉重。張夫人問他致病根由。怎敢再說眞情。只好托詞感冒。及至延醫診視。那醫生如何看得出是相思病。自然服藥無靈。秦鍾早晚苦勸。無如害得心病。藥且難醫。豈是語言能解。張夫人口雖不言。心裏早已猜着是爲崔小姐而起。果不出甥媳所料。想到不如就在本地趕緊攀成一頭親事。只要人物與繡圖不相上下。迎娶過門有什麼不遂心的。便可絕孩兒江西之望。豈不兩全。隨即瞞過張靈着人喚了一個姓刁的熟媒婆。這刁婆慣作攛媒。生平無惡不作。他有個兒子刁方。亦非善類。偏偏找着了他。越發是張靈晦氣星進宮了。

本城有個刁婆子　慣做媒人說謊親　紳衿大戶家家到　張府多年是熟門
夫人密喚親分付　可有佳人說我聽　倘然牽得紅絲就　另謝柯儀一百金
媒婆口似懸河倒　多少嬌娃總現成　那府奩田三百畝　這家貲據數千銀
夫人隨又將言告　我這孩兒另有因　富貴人家全不中　容顏須要照圖尋
刁婆含笑稱奇事　是甚圖形那樣人　隨把綉圖交付看　果然玉貌可傾城

只須暫借圖攜去　轉托多人急急詢　吳下美人無數記　何愁沒個像娉婷
夫人諄囑休躭悞　瞞過吾兒莫使聞　應諾虔婆旋又問　要瞞公子是何情
緣由細告刁家婦　藏好真容便出門

夫人打發刁媒出門。這時連繡鶯也沒告知。恐怕他和秦鍾說起。傳與張靈知道。隨即到張靈房裏說道。看你光景。不只是感冒風寒。天下豈少美女。我已托了媒婆。四處趕緊替你訪定一個才貌雙全的。你好生將息。不可累做娘的着急擔憂。纔見你的孝順。張靈勉強答應道。孩兒曉得。張靈若像別家忤逆兒子。就是母親不許前往江西。必定拗着要去。何至生出病來。就是生了病。越發要說明情由。借此挾制父母。怎肯倒托詞感冒。這就見張靈平日原是孝順的。他這一場病。實因情愛牽纏。不能自禁。却也怪他不得。夫人去後。張靈心想世間。除了崔素瓊。那里還有佳人。雖是母親愛子之心。畢竟浮光掠影。不中用的。他如此設想。這病自然更不得好了。又過了七八日。他沉綿委頓。情形日甚一日。急得張夫人也無法可施。秦鍾情急智生。忽然設了一條計策。就到張靈房裏說道。表兄不必焦慮了。竟是出月小弟替你到江西一行。說定婚姻報命。比你親去更為穩妥。

結婚本要媒人說　我做媒人更理應　中表親情非泛戚　妻兄書札是真憑

蹇修不比閒攙越　介紹還知勝面陳　好掉蘇張三寸舌　包成秦晉百年姻

張靈道。纔圖已被老母存留。恐怕要不出來怎麼處。秦鍾道不妨。

說對針鋒穿綫穩　無圖尤得我親臨　一帆風送滕王閣　更有何人阻去程

(白)此時且不必稟告舅娘　機關未可先輕露　托故臨期再說明

(張白)托什麼故好　(秦唱)游學訪朋隨便講　只言就近地方行

張靈道。如此極妙。只是賢弟宴爾新婚。遽勞遠涉。愚兄殊覺不安。秦鍾道。說那里話。

休道新婚難遠別　夫妻怎及弟兄情　從今借得西江水　穩救車中涸鮒生

張靈聞言甚喜。料定太倉肯去。事必有成。不覺心中開暢多少。這原是心病。只要遂了心。自然病退甚速。眞似西廂記上說的早醫可九分不快了。倒又說笑話道。可惜目下沒有送李十郎的黃衫客。助王仙客的古押衙。不然也省得賢弟遠行。秦鍾道。天下豈無義俠奇人。不過我們無緣得遇。他又不能找上門來。但是小弟此去。說成即當代爲聘定。崔翁知道。吾兄有母。不能遠贅。安知不即托我護送小姐來蘇。與兄成親。那個黃衫客送的是負心男。我這黃衫客送的是多情女。那個古押衙救的是死佳人。我這古押衙救的是生才子。只怕小弟也算得古今來數一數二的俠客了。說着大家又笑了一回。從此張靈病患全

除。只是身體軟弱。非將養月餘不能復元。張夫人只當還是他前日・一番勸諭之力。雖然催過刁婆幾次。總囘說現在托了一個的當人四處訪求。一有就來送信。起初原爲張靈病重。纔急急趕辦。今病已全愈。也就寬緩下來。不去時時催着刁婆做媒了。秦鍾深喜設計有功。這一日在房內和繡鴛娘子。談起表兄眞是獃子。白白害這一場空相思病。

他平日心胸多豁達　無端牽惹病來侵　娶妻不告從來說　何不瞞娘暫出門
千里藍橋明有路　傷心空向畫中尋　我如有此山塘遇　卽便隨船處處行
那管天涯和海角　轅門拜倒强攀婚　徵詩何用冰媒語　迎得嫦娥再稟親

你說繡鴛娘子。豈是聽得這話的人。

聽說花容紅變頰　郎君好個讀書人　婚姻要奉爺娘命　膝下承歡是正經
非禮自箴先聖訓　閉門不納古賢云　船中女子多多少　難道你隨地分身個個跟
見色教人瞞母去　貪花必自棄妻輕　顯然性愛閒春色　巧語他人比自身
不顧一生先立品　全忘萬惡首推淫　藍橋既有江西路　你何不江西去頂名
又沒有惹厭老娘堂上阻　落得是嬌娃迎到不擔驚

秦鍾笑道。娘子太多疑了。

無稽讕語原遊戲　偶爾空談紙上兵　有甚麼見色全然無品行　有什麼貪花一定棄釵荆

小生二九年痴長　從沒偷香竊玉心

人孰無情。誰不好色。不過不肯爲踰墻鑽穴之人耳。

由來情是天生有　好色非淫禁不能

繡鶯聽得這話。自然更不入耳了。

你好色不淫何必好　自言好色又多情　偏奴無色無情輩　枉誤才郎過一生　就是那鑽穴踰墻誰禁你　還怕不冷覷螃蟹任橫行

秦鍾道。卑人現未橫行。何必預先爭論。倒是娘子前日向舅娘多說了一句話。幾乎斷送表兄性命。倖虧卑人設出一計。救活了他。以後說話留心纔好。繡鶯道。官人設的是一條什麼計策。秦鍾就該記得囑付張靈。不可先露機關的話。另將別話支吾。那知道他此刻見了娘子。心便渾了。不知不覺。就將要替張靈前往江西一節。逐一告知。繡鶯冷笑道。這是奴料定了。何曾得錯。

說你設心江西去　果然真要冒他名　（秦白）替他作找怎是冒名

(繡唱)此日托詞云作伐　到頭便是自家迎　桃僵李代尋常有　見色如何不動心　(秦白)姑表弟兄。豈背幹此喪心勾當。

(繡唱)新臺尚且翁迎婦　姑表平班顧甚親　何況未曾先聘定　並無名分不妨行　(秦白)夢晉如何肯依

(繡唱)生米煑成無法使　(秦白)那崔公就肯將女兒給我作妾不成。

(繡唱)停妻再娶且瞞人　(秦白)停妻再娶。卑人豈肯作此負心之事。

繡鶯道。奴與你合個掌兒。將來總有這一日。

風流狂縱情無定　終棄糟糠舊日盟

奴且問你前日奴那一句話。說在舅婆生氣以後。怎派定是奴斷送他的性命。只怕你救他的人。想詐占他的婚姻。將來斷送他分外可憐呢。

你冤枉誣人真昧己　你安排占美更瞞心　倒把奴良言認作多言婦　誰似你腹裏藏刀不費唇

秦鍾聽綉鶯所說。盡是一片蠻話。這時尚有些丈夫氣概。就說道多言妬忌。是婦八七出條內兩件事。你纔做新娘。倒都犯了。虧你還是宦家小姐。這樣不通情理。綉鶯那里還經得聽這一句惡薄話。登時黛眉

上豎。杏眼圓睜。拍案大怒道。奴既犯了七出。你快些休奴回去。你不休的。奴怕你休的。都不是人。奴是宦家女兒。不通情理。你是宦家公子。想占別人婚姻。休自家妻子。倒是近情切理的。你把大明律拏來我看。可有這樣出妻的一條在上麼。

綉鶯說罷高聲哭　我犯何條要說明　阻你邪淫怎是妬　勸人言語豈堪憎
你厭煩隨口平空說　忍就加奴七出名　況又謀婚思再娶　是誰無理更無情

你手又不折。快快寫下休書。送奴到京。去見哥哥。再和你說。

幸奴還有胞兄在　速付休書莫再停

秦鍾道。看你這樣放潑。倒像崔氏逼着朱買臣寫休書的光景。你那哥哥一個主事。有多大的官。想來壓量我。好不可恥。綉鶯聽了越發忿恨塡胸。就一頭撞在秦鍾懷裏說。奴做了什麼沒臉面的事。這等可恥。你把我當作崔氏一樣的下賤婦人。奴活在世上則甚。

我生自幼無人管　受你窮酸惡薄侵　那等馬前來潑水　不如此刻命歸陰

綉鶯這一頭撞去髮散釵斜。啼痕滿面。秦鍾一腔憤氣。纔起來有一尺。倒壓回九寸去了。又是惱他。又是憐他。那惱他心腸還剩點男子氣。那憐他意見。便全是兒女情了。

看他粉面流珠淚　不覺心腸軟八分　忙前手扶娘子坐　替他整髮拭啼痕
卑人偶爾來相戲　恩愛夫妻莫認真

秦鍾一半。也是怕他拚死。就又說道。

不往江西皆小事　何須這樣自輕身

綉鶯見秦鍾前來陪禮。也卽就勢收韁道。你錯認了人。奴是不受人欺負的。以後再題江西二字。不要想過平安日子。這一次只當官府饒你一個初犯。秦鍾笑道。娘子壺令。就這等森嚴。卑人領教了。這是綉鶯娘子第一次的下馬威。也就彀秦鍾領教的。世上婦人降伏男子。有三件極大的本領。第一件是哭。第二件是餓。第三件是死。若是有血氣的男子。任他啼哭。不必聽他。任他忍餓。不必問他。任他尋死。不必管他。他這宗看家拳使不出來。倒自己喫了多少苦。自然就不敢作怪了。怎奈一聽他哭。便覺可憐。一見他餓。便覺不忍。再看他尋死。更覺害怕。如何能不鬆眉喪氣。脂紛爭雄。奉勸諸公。必得將婦女們這三個關頭盡行打破。方算得是一個鐵錚錚的男子。至於眞個淩虐妻子。使他求生無路。復不去防備他。以致死非其命。這就由於男子暴戾。又不是這等說了。總之夫妻相敬相愛。纔是個正經道理。今日綉鶯不過啼哭拚死。並沒曾說尋死。已經把秦鍾收伏。就如孫行者上了緊箍圈一般。可爲長嘆。

頃刻心猿降服住　從今那敢再開聲　綉鶯也便隨機歇　再犯須知不得寧
香淚漸乾神色定　郎君纔得放寬心　倖虧住隔廳堂遠　舅母張兄總不聞
未免不能瞞婢輩　各人暗地議紛紛

〔蘇白〕多化老親娘乱搭仔娘姨了頭阿姐乱指指戳戳。老親娘說道噯。做仔女娘家。嫁仔梗個標致官客。弗要說一床困哉。就是日裏對哩說說閒話。也開心個曉唇篤嘴做啥。娘姨說道。弗是唲。老親娘阿曉得新官人。業好格哉阿看見新娘娘。畫畫浪士女能個。比仔秦相公更好。況且做親弗長遠。就要到江西去。新娘娘勸哩勿要去。也毋啥。就錯嘴拉哼。正拉乱說。大阿姐來哉說道吥。乱阿曉得天底下個官客。十個末九個無情個。秦相公看仔哩有趣個面孔。囉里曉得口鋼忒硬。說啥休書上有個勸。自然新娘娘勿依哉。勿是唔老面皮說。唔將來個故仔老實要占點上風格。若說唔動仔氣。直頭一個月日。勿許哩上床。要磕頭訴氣。末罷得來。況且新娘娘眞眞是含拉嘴裏怕熱。頂拉頭上怕冷個一位。阿捨得叫哩動氣個介。七嘴八舌。這些人不必講。只是這番鬧後。秦鍾必不敢再說到江西去了。張靈又萬不能去。那刁婆既是謊媒。怎能找得出崔小姐照模照樣的一個化身來。豈不是張靈親事終究成空。但是他在虎邱遇見崔小姐乞食題詩。崔小姐就與張靈姻緣無分。難道就總不出場麽。況且此刻蘇州等到張靈調養漸

好。已是十一月。豈有兩個多月。崔小姐還在舟中路上不成。看官必要說做書的忘了。那知做書的緊記在心呢。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囘

摹乞食圖崔小姐無心作耍　驪愛月晝臧季兒有意撞婚

話說崔素瓊小姐。自從虎邱船上。遇見張靈乞食。考詩之後。總不曾見他出場。他是這部書上正旦脚色。做書的那會忘了。况且他的姓名住處容貌性情前幾回早已題過。又有那一回不說到他。若不因他如何有那前幾回書呢。只是張靈做的夢梅詩。是何詩句。小姐可曾看見。究竟虎邱船上。是要說張靈見面。不算他正經出場。這一回纔得把他來歷始末細說一番。

家門本在杭州住　世代簪纓舊有名　崔鶴海仙登一榜　廣文官選上虞城
品清學正人傳頌　六十平頭健有神　俸滿推陞新建縣　是他祖籍舊曾經

崔鶴祖籍南昌。他父親在杭州做官入籍。就中了杭州舉人。若照本傳上說他是南昌貢生。怎能去做本城知縣呢。

若非改入西冷籍　那有明經宦本城　祖籍當時原不避　冷官變作熱官身

本傳上講他在海虞教官任上。告老囘江西的話。也是傳錯的。

崔公一向心平淡　久欲辭官勢不能　只爲夫人先棄世

夫人在世只生一位小姐。

煢煢一女未完婚　須藉俸資籌嫁事　東床納後始歸林　前逢朱佶交圖畫

何日方纔了願心　一自秋風行舸發　姑蘇順路拜同寅

他自杭州。僱了一隻樓船。前赴新任。這日路過蘇州。泊船虎邱山下。上岸拜望舊日一個致仕的相好同僚。隨卽回來。正值張靈下船。他只道眞是個到船上來要飯的乞丐。也不留心。卽刻分付開船。

天遣山塘來小泊　方能才子見佳人　崔公那解其中意　催促行舟急似星

小姐內艙無事坐　倚窗閒看夢梅吟

崔公分付開船。小姐方纔將乞丐做的夢梅詩。展開細看。你說這位小姐。據前回書內張靈眼見口說。竟是天上仙人。恐怕是情人眼裏出西施。未必眞個就是那樣出奇。殊不知張靈不過見得一面。還不曾描摹得盡致呢。原來這小姐。一生愛好。顧影自憐。月貌雲鬟。蘭心蕙質。春紗待浣。生隣西子之湖。秋水初橫。舊是雙文之族。父親崔鶴。母親可可也是姓鄭。鄭夫人生他這日。夢一仙女手執瓊花一朶。說是月宮玉蕊。遞與夫人。卽便吞入腹中。生下小姐。自小便喜賞月。長大時。每見明月。愛玩不捨。無限幽情。前人詩內。

愛月夜眠遲。就是他的小照。他又自繡一幅愛月眞容。就是崔公交與朱信的那圖。可見應了他生時夢兆。即如這日考張靈詩題以梅花自命。尤見得是玉蕊前身了。

生前本在瑤宮住　謫下紅塵記夙因　戀影不離涼月魄　化身應是小梅精
自然姿態饒幽媚　更合心情矢潔貞　閨閣淸嚴無事擾　一生從不解傷春

這等看來。不但絕世容顏。抑且過人德性。小姐針指之外。不是吟詩。便是作畫。香閨淸雅。玉几無塵。倒因他母親鄭夫人前三年病故。去歲他父親崔鶴有一個經管家務得用的老家人崔恩又死了。就將家務賬目交他經管。未免十二時中。有一兩個時辰沒得閒空。此外仍舊不離文墨。眞是天下第一位靜好佳人。窈窕淑女。怎怪得風魔了張夢晉。他姓了這好姓。自然要壓倒崔鶯鶯。又應該配一位才貌十倍君瑞的張姓郎君。纔算得天生才子佳人。千古遙遙相對。而且後來居上。愈出愈奇。看着像天公做的印板文章。其實是天公巧妙。這日在蘇。恰恰又遇見的正是才子張靈。豈有當面錯過之理。

當日鶯鶯嗟老去　崔家又有出羣人　無心更遇張公子　重使崔張見面親
看着文章如印板　越因印板越生新　你試看天公做個雷同樣　要再找這樣雷同萬不能

就是小姐那個貼身美貌侍婢。名叫薇香。也非等閒之輩。自小買來。寸步不離粧閣。他本姓王。原是西冷

齊家之女。因爲葬母賣身。生的姿容綽約。意態嬌柔。若不是小姐容貌。蓋住了他。只怕世間也找不出多少來的。從來有一位美貌多才小姐。就有一個俊俏伶俐丫鬟。崔鶯鶯有個傳書遞柬的紅娘姐。這崔素瓊自應有一個知心貼意的小薇香。文章也是印板巧妙。更有不同。將來纔曉得薇香比紅娘還要勝幾分呢。後話緩題。但崔小姐既是這書上正旦脚色。他出場自然該像張靈有一首上場詞。包括得他的生平。纔見不同。大衆有是有的。也有一首如夢令。列位你且聽他道來。

(如夢令)怕管春迎春送。鎖得春心無縫。天上問瓊花。不記何年手種。如夢如夢。祇有一輪相共。奴家幼習女儀。長嫻閨訓。齊沐屏鉛朱之御。貌不容粧。吟哦刪鄭衞之風。心無可動。不幸萱花已謝。所喜椿樹猶榮。雖過碧玉之年。常代斑衣之侍。今因隨任豫章。道經吳下。剛纔有一乞丐上船。滿口通文。試以對聯。也還敏捷。因將夢梅爲題。命他作詩。却倒做得甚快。只是題目太難。未必有甚麼好句。適値爹爹回船。不曾看得。此刻閒船無事。不免展開一看。

出題聊試通文丐　大話掀天可是真　但恐夢梅題太窘　祇愁難得句清新
內艙此際閒無事　惟見風帆趁水行　不免取他吟句看　歪詩博粲小開心
世間噴飯詩多少　枵腹何須怪乞人　不道幾行端楷字　看詩更覺卒然驚

小姐念那夢梅詩道　十里瓊花路不分　幾枝縹緲最氤氳　似曾相識三更月
何處飛來一片雲　紙帳影橫春悄悄　漆園魂斷蝶紛紛　憑誰說與羅浮客
不爲游仙酒莫醺

看張靈這首詩無一句不是遇美人。却無一句不是夢梅花。結句更見酒後奇逢。翻用故典。尤爲雙關巧合。並可做得他後來讖語。且無一字褻狎。纔稱名花美人身分。清超幽雋。賽得過高季迪九首梅詩。不愧眞正才子。你說崔小姐見了。自然要驚賞的。說道不脫不粘。眞名作也。倒不想乞丐能作此詩。却也奇怪。

一枝夢裏梅花影　不是詩人不敢題　怕的粘連皮帶骨　最嫌認辨葉和枝
要描水月虛空相　須得烟雲變滅機　自古吟梅誰宛肖　況教題夢倍依稀
不期這個街頭丐　信筆揮成絕妙詞　疎影暗香眞惝怳　冰痕墨瀋盡迷離
直須抗手林和靖　九首青邱調更齊　誰信蓮花沿路唱　梅花吟得恁般詩

此時小姐無心。只認是做的夢梅二字。就詩言詩。本來絕妙。那里想到不可言傳之妙。在於語語雙關。況且結到酒後奇逢一節。尤其小姐不得知道。故此只贊詩句之佳。毫無他意。這薇香日侍粧臺。詩畫兩事頗也粗通一二。就在旁問道那個乞丐竟也會做這樣好詩。他上船時。自己通過名來。好像姓張。不知他

姓名。究竟是那兩個字。小姐道。我也不曾聽得清楚。是何名姓。這詩上現有題款。隨又念道。吳下乞食才子夢晉張靈稿。

你看他自稱才子張靈稿　這新樣題名更覺奇　可笑的世上近來才子少　把佳名都讓與乞兒題

只是他這樣詩才。何至淪落賤丐。

高才縱使多淪落　怎到得托跡卑田太自卑

我疑他或是文人喬扮作耍。又想文人自愛。如何肯扮乞兒。只怕未必。

文人游戲尋常有　豈辱污塗炭與泥（白）若說他不是叫化　藍縷形容真齷齪

平人那有乞兒衣（白）若說他眞是叫化　一文不要緣何事　直上船頭立似痴

薇香道。那乞丐怕不是一個痴子。起先站在岸上。只管對着船窻呆望。引得我薇香忍不住幾回好笑。後來小姐擡頭看見。也像笑了一笑。敢也是笑他呆得出奇。小姐道。正是此意。

不知開口求施捨　好笑呆呆立柳堤

薇香道。必是個初討飯的。還不在行。像他這等討飯。十天要餓九天半呢。小姐道。這是不消說的。

世情事事須伶俐　老實如何不忍飢

但是他作對吟詩。何以一點痴呆都沒有了。

想來天與靈心半　拙是謀生巧搆思

薇香道。他不知是何等人家讀書子弟。這般流落可憐。小姐道。我原想他的詩。如果做得好。就要問明來歷。稟告老爺。設法資助提攜。也還容易。誰想詩不曾看得。家人們聽見老爺回來。將他推搡上岸。隨即開船。這人才高命薄。一至於斯。

設心要把根由問　好稟高堂與挈提　不料有才無福命　開船急急各東西

薇香道。依薇香想來。他一上船。就說求見見憐。不要錢米。正是欲求提拔之意。小姐道。可不是這個意思。

他定是仰望見憐求拯拔　省得要一錢一米不熬飢　可奈是生成窮骨難更換　怕走到崖蜜中間苦莫離

薇香道。他逢人想搶是這等行乞希圖一時三刻。就不做花子。不只在我們船上。作此行徑。小姐道若果如此。這是他想差了。

剩飯殘肴還易得　救人救徹世應稀　即如我動慈悲念　又復匆忙錯過機

薇香道。想他居然自言千金報德。或者將來還有好處。小姐道。他豈淮陰。我非漂母。行雲流水。不用管他。

我不是進食王孫如漂母　管什麼千金一飯報恩施

薇香道。請問小姐夢梅命題。可有什麼寓意。小姐道。因他對聯內有玉樹二字。故此想到梅花。夢梅題目甚難。看他口出大言。想要難他一難。並無別意。據小姐這等說來。張靈先前那等揣想。總是猜瞎了的。薇香又道。這詩後空幅甚長。小姐何不也作一首。寫在後面。定然突過原唱。小姐道。女子開吟。豈宜與外人唱和。這是使不得的。薇香道。或者小姐題一小跋。也不孤負這首好詩。小姐道。閨中字跡。不可輕易落墨。也與和詩無異。現有畫筆在此。不免在這後幅畫個乞丐吟詩形狀。就替詩款上乞食才子四字。作一註脚。倒是游戲筆墨。未為不可。薇香道。這越發大雅了。隨即在旁研粉調青。伺候染翰。

秦瓊搦筆隨心寫　補出山塘行乞圖　意興偶然間作要　形容莫問似還無

薇香道。這幾筆兒已經宛然一個乞丐樣子。小姐道。寫意的畫。不必形容厮像。自然容易落筆了。

我畫出他沿門托鉢凄凄狀　我畫出他離岸攀船急急趨　我畫出他瓦窰蒙正飢求粥　我畫出他歌板元和肘露祛

畫不出他富有新篇食照命　畫不出他餓成空腹飽餐書　畫不出他痴獃妄說千金報　畫不出他敏捷狂吟七步餘

畫成了。只是扯淡的緊。

可惜了閨閣刺鳳描鸞手　却畫這落魄長街乞食徒

薇香道。畫的儘有幾分像那乞丐容顏。若論痴憨情狀。越發活現紙上了。但全是做唐解元筆意。為何小

姐這等本領。不肯自成一家。小姐道。這還是閨中筆跡。不可輕露的意思。倒是從前自繪愛月圖手卷。老爺取去交付年姪朱老爺。帶赴京師。徵人題詠。我事後方知。細想閨閣眞容。傳揚衆目。竊恐易滋話柄。況且金馬玉堂中。未必眞有名作。

怕的是（幾句時文排律料）不盡皆（左思十載賦三都）就是有（玉溪才力多郎調）還只恐輕（薄風流玷畫圖）

（白）萬一落在浮薄少年手裏

儘着他（信手塗鴉還小可）更愁是（妄思落雁暗張弧）

徵香道。且到了江西。再請老爺寄信取回。也還未晚。小姐道。我亦正有此意。

就只是（自家圖畫留人手）倒把這（叫化形容任意摹）

素瓊小姐畫這行乞圖。更是無心作耍。就也丟開。不一日船到江西新建。崔公擇日到任。一同進署。南昌府首縣是南昌新建二縣。同在省城。那時寧王宸濠。分封藩府。也就在省城之內。百官無不畏懼他的威勢。咸聽節制。這寧王居心行事。要在後回書內細說。此時只好言其大概。崔公是一位正人。看見一切公事。每爲藩王掣肘。又且政令紛紛。不依綱紀。心頗不然。無奈官卑職小。只好逐隊隨行。心中納悶而已。這一日小姐來到中堂問安。崔公說道。知縣一官。大不及廣文自在。到得熱鬧場中。纔回想冷淡的滋味。此時卽欲掛冠。已多一番周折矣。

當時只願膺民社　(白)到今日呵　那及杭州作廣文　撫字催科忙未了
庭參戟府折腰頻　炎炎更有寧王赫　行事何曾法紀明　藩邸早間親往謁
巍峨真有闕廷尊　忽然傳令諸州縣　廣覓花容獻聖君　要選十名同進御
現今缺數尚須尋　差人速向窮簷訪　隱匿無聞治罪名　想我親民叨主祿
豈能趨附虐貧民

此令一下。定然民怨沸騰。看這光景。江西不久要鬧事了。況我不遵他令。恐被中傷。不若及早歸田為上。

只是你年(已及笄猶待字)　空囊難遂掛冠心　何時有個乘龍婿　婚嫁粗完了向平

小姐道。爹爹一官去就。相機而行。倒不必以孩兒婚姻為念。就是寧王要選美人。或者訪問百姓人家。竟有情願賣身美女。不妨捐資買獻。也可上下兩全。

不是倚官搜秀女　何妨買笑費黃金　勸休觸犯遭他毒　明哲還須自保身

孩兒到有一件心事。稟告爹爹。就是那幅繡圖。留在京師。恐怕女子圖容。播揚人口。終非閨閣所宜。要求寄信取回。方為穩妥。不知爹爹以為何如。崔公道。朱吉人是一個誠篤君子。若非正人。他斷不向徵詩。何慮傳揚開去。我原對他說過。徵詩為擇壻起見。他更必鄭重其事。那有既諄托於他、又不信服取回之理。

我兒只管放心。小姐便不敢再說了。只是這幅繡圖崔公和小姐都只認作朱吉人帶往京中。豈知已經落在刁婆手裏。此刻並且刁婆又轉交別人之手。如今且按下崔公父女。要說刁婆轉交的是何等人。這就應了前回書內講的。找着刁婆做媒。便是張靈晦氣星進宮的話。怎樣一個晦氣星看他出場便覺可厭。

(字字雙)小子生成黑肚腸　臭强　人家美女與嬌娘　括上　家私百萬做洋商　興旺　晝來詭計勝蘇張　混賬

(蘇白)學生臧凌。小名季兒。今年十九歲哉。祖貫蘇州有名富戶。屋裏往虱閶門外。洋行開在江西界。見仔銅錢銀子。就絕義無情。遇仔美色嬌娥。便魂牽魄掛。結的才是酒肉緣。塡仔幾夥花柳債。阿伯阿姆。死得淨淨乾乾。朋友姻親。弄得尷尷尬尬。個才叫是無要緊事體。就是唔宅介年幾還無妻室。人家因唔做人勿妥當哉。媒人說仔。頭才搖得脫。個末那哼。啐。弗怕哩。唔宅介個財主。再弗怕無家婆。個閒仔無啥做。勿如到元妙觀一路去白相白相。看阿有啥機會罷。

臧凌踱出自家門　緩緩行來進了城　走過皋橋街路窄　捱肩擦背亂紛紛
東張西望岐岐走　兩岸開齊店面新　畢直護龍街道闊　前頭忽見做媒人

原來正是刁婆。領了張夫人之命。收好繡圖。攜了出來。走到這里。剛剛撞見臧淩。他們本來素識。臧淩便道。噲刁娘娘一向好。刁婆回道。阿唷元來是臧大爺。少請安得緊。大爺好。（臧白）好個。啞吶生意如何。（刁白）託大爺的福。意思罷哉。（臧白）啞吶許唔大爺做媒。那哼黃落哉。（刁白）弗瞞大爺說個歇媒人。直頭難做。（臧白）噲落。（刁白）若男子中介。女弗中。女子中介。男弗中。（臧白）個是那哼說介。（刁白）譬如大爺個搭介說得去。女家回頭哉。今朝與花橋張家裏公子說出去。對搶對奪。偏偏公子弗中丞。（臧白）爲噲拉弗中介。（刁白）哩末因爲仔江西有個新建縣崔老爺丞。有一位小姐。才貌雙全。前月有噲進京路過主事朱佶朱老爺做媒人。張公子快活得緊。哩要自家到江西去。夫人勿捨得。個歇夫人。叫我私下替哩做一頭媒人。就斷仔哩個念頭哉。（臧白）個也容易滑。（刁白）大爺。啞弗曉得介。崔小姐有一幅小照。是朱老爺交拉張公子。叫哩做仔憑據。到崔家裏去說親。個個歇夫人。要照模照樣。尋宅介一位小姐。阿是難個。（臧白）介末問我介。我大爺肚皮裏個種小姐。幾千幾百拉里。拿個小照來。唔看看。阿有像哩個。（刁白）大爺。阿眞格介。（臧白）自然眞格。

取出真容來展看　臧淩一見直消魂　（白）直頭好丞

世上花容誰得似　張生無福娶佳人　天教他毋來相阻　我何不將機就計成

(白)噲。刁娘娘。　此等香閨同樣有　卽交我去訪娉婷　五朝十日求須得
縱使遲延不兩旬　刁婆聽說嘻嘻笑　我做媒婆幾十春　大家閨女知多少
難比圖容一二分　大爺說得何容易　只怕虛花語不真　巧語臧凌來解說
自來此事最關情　但逢女子多描像　圖畫家中近百名　今日攞囘來比對
圖中或有與同形　倘然竟少花模樣　還你明珠合浦珍　媒婆囘道真真好
省得奔波四處尋　交付大爺收拾去　稍停幾日取囘音　匆匆各自分頭走
歸去臧凌喜在心

臧凌騙得崔小姐繡圖到手。他洋行正開在江西。陡起梟心。就要前去頂名冒婚。十分得意。

到家重把圖容看　天賜奇緣配玉人　我就飛風江右去　自家行內且安身
將圖進謁崔知縣　只說朱公贈我情　巧語花言聯眷屬　神仙下降也難明

阿呀弗好哉。弗曾問得崔知縣嗜個大名啐。一個新建縣到江西怕問弗出哩嗜。

忽見上面兩行端楷字　原來張靈詩句已題名　(白)也罷哉　我把此詩來讀熟
張冠李戴且成親　他縱然識破匡盧面　我已入陽臺夢裏魂　卽刻僱舟催解纜

包程要到豫章城

你想臧凌。是何等人。就想配這一位絕色小姐。豈非陰溝裏癩蝦蟇。想天鵝肉喫了。只好送他一斤孛薺喫。打掉他的妄想心。但是他旣騙得圖容。親往江西冒婚。也難說必不被他冒上了手。自來好郎沒好妻。鬍鬍配花枝。也叫不得這些寃屈。怎見崔小姐不是紅顏薄命麼。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湊鱗鴻滿心迎快婿　賺花燭稱意作新郎

話說臧凌騙得崔小姐綉圖到手。設計頂名冒婚。連夜僱船前往江西。到了省城。就住在自家洋行。你說洋行的店東到店。那些小夥計。不必說趨奉獻勤。你擡我撮。把個臧凌。已經舉到寶塔尖上。還有一個管外揔夥計。叫做詹奉承。尤其逢迎濟惡。比小夥計奉承的。更加十倍。試想臧凌一個市井小人。能有多大福氣。被這等蔑片。擡上三十三天雲端裏。豈有不一交倒栽葱跌將下來。跌得粉骨碎身之理。大凡善有善羣。惡有惡黨。天生這個臧凌。自然就有一個助紂爲虐的詹奉承。替他主謀畫策。纔得壞到盡情極致呢。

善惡自來分類聚　成羣宵小亦同時　惡人纔起三分念　便有帮籌毒盤施

虎翼添成兇士羇　狗頭做得狠軍師　這番不遇詹奸夥　未必臧凌計得奇

向來洋行內辦事吃商俸的最多。一總管銀錢出入。叫做內事。一總管應酬出官。叫做外事。至今如此。這詹奉承是出官夥計。向與本城得陋規的官府。來往甚熟。江西省城內。凡有趨附寗王的。沒有不和他結

識。第一相熟。是現任南昌府。倒是崔公到任。他去拜謁未會。也不受他絲毫規例。算一個那時少有的縣令。臧凌到店。與詹奉承向來親密。就將來意。私下和他商量。詹奉承道。聞得崔公。人極精細果決。攜圖往謁。當面求婚。必啓疑心。斷乎不允。東家且小住一兩日。等我往托太尊。餽送五百金。求其寫信作媒。約定發信這日。東家去拜崔公。只說朱主事囑付面交綉圖。不可題起求婚一字。那時剛剛太尊信到。事必有成。

信中要說張才子　吳下馳名是素知　聞說闈中方待字　數行擬爲繫紅絲

這太尊出身兩榜。和崔公同是科第中人。彼此又到任不久。那知太尊人品。怎料得到是受賄爲媒。崔公必定深信不疑了。

甲科同是斯文脉　不比官高壓量伊　定識真才非誑語　又逢圖畫面交時
本人並不題姻事　可見全無冒與欺　此老自然疑念絕　必然面允托門楣

臧凌聞言大喜。一一依計而行。詹奉承就在賬房支取白銀五百五十兩。五百是正項。五十是隨封。他又打了個偏手。只送正項三百兩。隨封三十。這等喪良心的人。豆腐落地。還要粘些灰的朋友。那有不賺錢之事。隨於這日一更以後。前往南昌府衙門稟見。這南昌府知府不是別人。就是在蘇州褫革張靈秀才

的學道。他姓靳名誌。從前做過三年南昌府。阿附寧王。要數他做頭一把交椅。所以寧王保奏他陞了應天學道。因爲南昌府任內。審錯了案件。被人告發。部議降調。恰値同唐六如相好的那個接任南昌府病故。奉旨仍命他回了舊任。就是發落生童那日起程。到江西任所。有兩個多月了。他非不讀孔孟之書。却只愛黃白之物。如今寧王聲勢更大。他趨奉更殷。有這一座大靠山更可以無惡不作了。畢竟到任未久。還沒有露出大破綻來。崔公因他是黃甲出身的上司。待他倒也致恭盡禮。他和詹奉承。上次就結交相好。常時說事過錢。故此來往甚熟。這晚詹奉承一到。家人得了隨封。自然傳稟得快。即刻請進相會。說明囑托緣由。面呈致送銀兩。靳太守又喜又疑。不覺躊躇半晌。

喜的是平空忽得銀三百　命照財星暮夜宜　疑的是吳下張靈名姓熟　曾經訪革不多時

喜的是意外賂遺安穩得　不擔驚怕異贓私　疑的是怕他報復前仇隙　收納將生挾制機

喜的是書籤不費絲毫力　贏得毛詩一部攜　疑的是何必多金央作代　求婚豈是打官司

忙忙細問詹商夥　始末疑心逐一題　詹夥回言休過慮　張靈不是那書痴

這是敝東的嫡表弟兄。有名眞正才子。不是適纔臺下說的那一個狂妄書生。

這却是同名同姓尋常有　纔顯得眞正才人出白衣　況且他無貝才高兼有貝　因此上媒紅三百獻芹儀

（白）商人與張兄至好知道太爺　是大錢只（學劉公選　囑付他厚備朱提薄不宜

靳太守道。這等遵命。明午發書差人送去。詹奉承又諄托信內。要露出關切崔公擇婿之意。本人素未謀面。方為停妥。太守也應承了。然後告別回店。和臧凌說知。叮囑見崔公不可說認得太守。次日午間。着人打聽崔公上過各衙門回署。臧凌即具帖。乘輿而往。這時崔公名號籍貫。不必說。詹奉承久已告知他的了。到得縣衙前。命家丁先到號房投帖。說是蘇州張相公有朱佶朱老爺面托的事。特來拜會。當即傳稟進去。崔公聽說就想到莫非吉人為女兒婚姻。托這人寄信來的。即請相見。

傳話一聲開暖閣　儀門賓進主迎墀　登堂再拜謙恭甚　就坐東西盡禮儀

籍貫里居重面述　尊庚台甫共相題　大家初見文多套　敘過浮言講正詞

崔公道。敝年姪朱吉人如何相好。臧凌心想原來朱佶是哩年姪。為啥哩添仔一個人字。想是別號吉人哉。老先生。

吉人世代交相厚　契合無非酒共詩　（崔白）原來是名士失敬了（臧白）豈敢　聽呼名士真惶恐

略解謳吟實可嗤　（崔白）遠至南昌有何貴幹　（臧唱）只為世業洋行謀小利　江西有貨積餘貲

三年賬目應盤算　落得滕王閣一嬉　分手朱兄親囑付　地靈人傑有型儀

物華樓畔淸廉尹　正好登龍荷品題　因此摳衣來晉謁　三生何幸挹丰姿
曾題閬苑神仙像　却就是薛媛神針刺綉絲（崔白）想是愛月圖了（臧白）正是　吉人交貯奚囊內
就政方家斧削施　言畢卽忙呈玉軸　海仙展卷看新詩
妙吓。俊逸淸新。太白先生。不過如此。足下眞天才也。
詞比謫仙才肆騁　字如草聖墨淋漓　人間竟有眞才子　畢竟江東毓秀奇
臧淩道。老先生謬贊哉。崔公道。吉人年姪。自然另有書信見示。臧淩道。哩匆匆北上。托晚生致意老先生呵。

道他是鯉魚空腹無書札　綉畫丁寧謹護持　又道是無書却有書中意　只要去親付圖容便得知惟公
晚生是代作寄郵難細問　（白）若是另有書信呵　斷沒有畫圖現在信偏遺　這就中啞謎解
我交代分明便告辭

晚生告別哉。崔公道且慢。老夫還有話說。崔公心想我原托他徵詩擇婿。今將綉畫交還。卽托題詩之人面付。可見這是他相中的才郞了。他怕老夫這里另結朱陳。若遽與言明。再加書信。反恐多一痕跡。是要老夫自家面定的意思。

付還綉畫通媒證　不與書函懼兩歧　可見用心真細緻　葫蘆一個暗中提

(白)看這張生呵　容顏白胖非寒素　才調清華邁等夷　有畫可憑寧是假

聽言足信不須疑　況他未解徵詩意　並沒求婚字跡題　多是吉人安妙計

東床何不就遴伊

崔公這些話。原想得不錯。況又想到吉人。雖是相定才郎。那曉得我中與不中。故爾但叫他題圖。不曾說出做媒之意。這張生既不知求親原故。而且話說得對。交圖之後。即便告辭。那得還有假來。他既在此地開行。相貌去得。也算十全的了。自然就想把女兒當面許給他。正要開口說出。復轉念道。終身大事。未可草草。且緩兩三日。邀過來小酌。面試他的詩才。然後定婚未晚。這却應了詹奉承說崔公爲人精細。倒是客已要走。留他下來。只得指東畫西的道。敝年姪年甫逾冠。聯捷成名。此次進京。必邀擢用。足下見他時。想來氣色必好。臧凌那里知道朱佶年紀出身。這時無意題明。他的話越發說的對了。隨即回道。哩比當初晨光越發福哉。

幼時同硯書生樣　此刻官場氣體移　年少科名真得意　自然天眷重龍墀

彼此正在說話。門上傳進本府靳太爺有書一封。專家人送來立等回話的。崔公只得即時拆看。臧凌心

中。早已明白。十分得計。等到崔公看了幾句。便起身道。老先生沒啥分付。晚生去哉。崔公見這信內。正講的是張靈的話。連忙攔住道。還有要緊話講。且請少坐。等老夫把這本府來書看畢再談。臧凌坐下。崔公看那書上寫道。吳下張靈冠代才也。爲唐六如莫逆交。名籍籍江南北。磊落岸異。僕按蘇訪致之不得見。頃友人云。此生近爲匡廬彭蠡遊。擬下仲舉榻。官廨囂雜吏又俗。恐不我卽耳。適寧府弁投六如書。僕誤開覽。乃知囑故守作蹇脩求婚女公子。卽此生也。事巧値乃爾。足下覓快壻。宜無過是。倘剡溪棹速。黃鶴高飛。錯過可惜。忝同僚好。謹布聞留意。附唐君書。知非臆言。亦僕不掠人美之意。此致不宣。又看六如原書。又有第一才子。宜配第一佳人之語。較靳太守來信。尤爲懇切。崔公喜不勝言。

冠代才人今始得　幾乎大意誤鸞鳳　太守文人期下榻　六如名士久聯床
方纔若放他辭去　黃鶴還愁遠處翔　書信兩函眞確鑿　何須面考似輕量

隨卽分付家人道。可用我手本。交付來人。先謝太爺明日親來面謝。列位這唐六如的書。如何得到這靳太守手裏。昨日他在詹奉承面前。何以又不題起。原來六如寄信前任已故太守。托寧王差官順帶。這差官囘來銷差。又奉寧王派了別項差使。卽刻出門。不及將書交出。昨日囘來。今早纔送去的。那武官又不識字。只認是南昌府。那曉得前任後任。靳太守寫信。正愁難以措詞。忽然接到六如這書。一時不留心。沒

有看得封面。想道我與六如無交。何故通信。就錯拆開看。方知是給前任的。可巧就說的張靈姻事。他也只當就是這個張靈。可見詹奉承說的眞是才子的話不錯。利令智昏。那里還想到他褫革的張靈。纔是眞才子呢。無怪他信寫的結實。前日秦鍾所說太守雖故。六如信到。或者有人轉告崔公。這句話倒應驗了。只有張靈說這信怕是水上一棒。如今反做了迎頭一棒。不是成就張靈。竟是坑害張靈。但沒有這一封信。崔公安能深信無疑。臧凌怎得婚姻就緒。引不出後來那些事情。張靈也再無發跡的日子了。畢竟算唐六如成就他的。但現在這般湊巧。分明鬼使神差。要令絕色佳人。墮入奸徒毒計。雖是崔小姐前生寃孽。却是臧季兒天定姻緣。

蒼蒼定下姻緣譜　彩鳳隨鴉事本常　不少拙夫婚巧女　難逢美女配才郎
素瓊寃孽崔公喜　細看張生貌頗揚

世上儘有外淸內濁的人。一貌堂堂。把他倒掛起來。莫想有半點墨水流出。以貌取人。往往誤事。何況臧凌生的不過五官端正。並非俊雅風流。崔公接信之後。成竹在胸。把一個痴肥體態。都看成厚重形容。倒像配得過自己女兒的了。可見人是有不得成見的。

兩封書信來糊眼　坦腹無人可比方　滿面笑言來問訊　不妨絮語叩行藏

崔公問道。本府一向認識麽。臧凌同道。從弗會面個。

生性怕交官長貴　從無半面識黃堂

崔公又道。名流不結貴官。具徵大雅。想來唐解元一定是相好的了。臧凌心想唐解元。是蘇州有名才子。怎好說不認得。答道。哩是晚生極好個朋友。

花朝月夕頻酧唱　至契金蘭共肺腸

崔公聽他回答的言語。可見靳太守眞無一面。唐六如委係相知。與適纔兩信針孔相對。臧凌前一句話。是詹奉承叮囑過的。後一句話。是他福至心靈。不曾露出馬脚來。

崔公又把家常問　諒必黌門早在庠　(臧白)晚生是弗要進學個　(崔白)卓爾名流自不屑爲頭巾拘束　(崔唱)堂上椿萱應並茂　(臧白)爺娘才死個哉　(崔唱)金昆幾位雁成行　(臧白)無得格　(崔唱)齊眉案娶誰家媛　(臧白)弗曾攀親个　(崔唱)成本經營有幾方　(臧白)頭二百萬本錢　(崔唱)令尊仕宦何方地　(臧白)何伯捐納七品職銜弗曾做官个　(崔唱)豈無親族立朝綱　(臧白)多得勢　我父母早亡無伯仲　娶妻尙欲訪齊姜　家私百萬無多少

宗戚貂蟬儘有光

崔公道。足下既未聯姻。唐六如交游甚廣。何不托他作伐。臧凌道。晚生妄想要一個絕世佳人個。弗是輕易托人格。崔公道。如兄才品。自然該配佳人。隨想六如代他求婚。是至好關切。自然不曾告知。但不知六如。如何曉得女兒就是第一佳人。想來吉人到蘇。會見過六如題起的。太守信內說的。恐怕剡溪棹速。黃鶴高飛。頗爲有理。事不宜遲。竟趁今日面訂婚姻爲是。

心口相商旋啓齒　一樁好事要商量　(臧白)請教　(崔唱)老夫一女年非小待字寒閨未卜雙　(臧白)個也要緊個　(崔唱)能詩能畫通書史　(臧白)个是大名公哉　(崔唱)相貌雖粗比世强　(臧白)自然標致個　(崔唱)就是畫中形酷肖　金針他自綉紅粧　因而我托朱年姪　有意徵詩選壻忙　(臧白)介沒晚生亂題哉　(崔唱)今觀佳作真名句　願屈秦樓引鳳凰　老夫是拱木無兒如伯道　焦桐惟女學中郎　不知尊意相從否　可許溫家鏡借光　假張靈聽真狂喜　計中連環我不防　自言弱翮如雛燕　何敢高棲王謝堂　這般的聰明道蘊誇吟絮　愧的是天壤郎君改姓張　(崔白)不必過謙　就憑

愛月真容畫　許定牽牛詠七襄

臧凌道。。雖蒙雅愛。但是無得媒人。。崔公道現有太守解元兩書正是現成媒證。就將那兩封信遞給臧凌閱看。臧凌那里念的斷那句讀。略觀大意。知道都是替張靈求婚的話。便道個倒才是想弗到個。崔公道六如不在此間。太守上官。也不便請他爲媒。既有這兩封書。也可以當得媒人。這愛月圖。就存尊處作證何如。

我輩不須拘俗套　冰柯幾見引裴航

這又應了詹奉承說的崔公做事果決。臧凌明知崔公中計。反多謙讓。聽到崔公這樣說話。便立起身來道既荷不棄。何敢固辭。丈人阿伯請上。小壻先當拜見。崔公道。不消請起。

恭恭敬敬低頭拜　岳父連呼意倍親　崔公歡喜哈哈笑　快壻今朝始得人

（臧白）丈人阿伯　幾時行聘何時娶　倘乞明言好奉遵　海仙聽問來回說

賢壻俗尚浮華不可行　況你洋行開縣治　大行大張惹議評　不如是四件金珠盛拜匣

親書喜帖送年庚　約莫旬餘來入贅　免教百輛路人聞　季兒答應當如命

明日花紅送上門　就擇良辰求鑒定　洞房何幸館稱甥　說完告別身乘轎

綉畫仍然帶在身　回家歷碌將入使　整備金珠首飾新

臧淩同店。詹奉承接進。就把方纔的話。一五一十。告知詹奉承。深贊他計策高妙。詹奉承道。這都是東家福氣。不然。怎又有唐解元這一封書湊巧。臧淩道。明朝就要送聘傳紅。要四樣首飾。放拉拜匣裏送去。首飾托哂去辦仔罷。弗論價錢。只要體面。詹奉承道。這個容易。自然是金鐲珠環珠花如意四樣東西。臧淩道弗差。詹奉承道。我就去辦來。包你好。臧淩道。噲詹朋友。

手釧黃金須上赤　耳環珠子貫精圓　邊花如意新時樣　吉利名頭要十全
奉承應口稱知道　忙兌銀封到市廛

不用說又作成詹奉承打一個大大偏手了。這邊臧淩趕辦聘物。且說崔公送客回來。郎忙走進內室。

喜喜歡歡回內宅　從頭至尾告嬋娟　詩篇記得重吟誦　果然是兩宋三唐作並肩
你終身既配鸞鳳偶　樂我桑榆了暮年　但是諸般衣飾諸般事　無母商量要自專
不可怕羞遲出口　女兒瑣務父難兼　素瓊頓覺紅生頰　答應無聲意代宣

崔公將適纔會見假張靈許訂婚姻。通前徹後說了一遍。小姐聞聽驚異。想道這張靈名姓。與那日船頭乞丐相同。若說就是他。他何以認得朱佶。題句交圖。又何以得有太守和唐解元。作書介紹。如何得有力

量開行。若說不是他。聽這題圖詩句筆仗。與夢梅詩無二。那里天地間。就有兩個張靈。同是蘇州籍貫。又這等一樣的詩才。從前就想到恐是粧扮乞丐。今番十分有九分是他。但是當日因事已過去。不會禀告爹爹。這時倒難開口。可見從前小姐心裏。不過付之流水行雲。毫不介意。這一來覺得相遇考詩。竟是天緣巧合。安見他喬扮上船。不是有心窺探。此刻復不遠千里而來。足見才子多情。不比狂且薄倖。小姐動了這個念頭。未免把流水行雲。忽認作牽枝帶葉。心裏纔眞有一個張靈了。

小姐歸房重細想　越思此事巧由天　虎邱萍水來相遇　忽出詩題試詠篇
早覺乞兒非本相　誰知世業是商廛　如今細想他行徑　何故公然說見憐
若說是他有意來挑撥　我與他水米無交敢亂言　若說是他無意來遊戲　對什麼玉樹身如白璧堅
這的是本爲求婚先探試　這的是故粧乞丐小躭延　因此上咏梅又復圖題月　纔不惜千里關河到此間
若不是當日船頭行乞子　那里有同名同姓到吳川　但不知依稀圖影如何識　但不知介紹書函怎易傳
但不知他既見嚴親何礙口　但不知他可同朱信話題箋　本來是落花流水俱無定　再不想月魄梅魂暗結緣

小姐正在閒想。薇香先前聽得崔公。已將小姐許配。今日來的蘇州才子張靈。他意中也猜着怕是那個吟詩乞丐。便道恭喜小姐。

恭喜玉人諧鳳配　郎君才貌十分全　當時繡得團圞月　那解紅絲月裏牽
姓名祇覺聽來熟　想起山塘柳岸前　(白)小姐吓　你可記得叫化名兒今照樣
一般才調賦吟篇　想來品貌今朝勝　不比那破衲貧寒態可憐

小姐道我只怕今日這人就是喬粧乞丐的。不然那得姓名籍貫這樣相同。薇香道。我薇香也是這般想。

世上才人能幾個　何況是雙身一樣後同前　料不定標梅未詠題梅夢　巧合婚姻此日聯
(白)那乞兒相貌就好
若把衣冠裝扮起　真個是潘安衛玠又青年

小姐道。此事休題。是他不是他。將來自見。

若不是此日媒言秉父命　怎肯把無心往事說根原　再休將昨非今是閒猜度　只等到相見相看自了然

薇香聽小姐分付。默默領會。到了次日。假張靈逕聘。傳紅擇定。十日內佳期。崔公允吉回盤。一切套文。人人盡知。不必細述。轉瞬間。就屆入贅之期。這日那開洋行的假張靈。衣綵簪花。結束得十分齊整。這縣衙中崔小姐。粉粧玉琢。打扮得異樣光華。洞房擺設精工。寶鏡懸臺。明晃晃一輪皓月。綺席鋪陳靜雅。瑤瓶列几。香噴噴幾幹梅花。鴛鴦飛上枕衾紋。蘭麝結成雲霧彩。左圖右史。多新郎未見之書。上篋下櫥盡廉

吏自捐之倖。花獨輝煌。雀屏燦爛。雖不是天上蓬萊伴侶。儘算得人間富貴夫妻。你說臧季兒一個白丁。頂了張靈的窩缺。忽然入贅到堂堂縣令衙中。享受如此光景。配合這一位絕色小姐。不知他是何福分。幾世修來的。

一個白丁商賈輩　居然巧賺得良緣　不知幾世修來福　錯配鸞交要問天
吉日屆臨諧好事　洞房齊備嫁奩全　放心托膽爲秦贅　樂煞新郎紮扮鮮
罩體紅袍原僭著　沐猴冠插兩花偏　乘輿投帖衙門候　三請登堂立綵毡
儐相卽時朝內請　蘭幃恭迓小瓊仙　吉祥句句詩篇讀　歡喜聲聲鼓樂喧
歷碌縣公催早出　扶持伴婦怕遲延　新郎久立藍橋上　淑女應離綺閣邊
忙把方巾高蓋頂　爭迎寶炬遠浮烟　薇香加意攙方穩　小姐含嬌步不前
照影徐徐移玉蕊　凌波漸漸踏金蓮　今生願遂真堪慰　此際心慌不可言
奈是好逑頭一日　半羞半喜個中懸　屏風一出將交拜　從此同偕到百年

這時臧凌。佇立紅毡。小姐早離繡閣。鼓吹花燭急忙迎儐相。打疊喉腔。伺候高聲贊禮。伴婆安排合卺。專等成對同房。臧凌立得面紅耳熱。巴不得小姐卽刻飛到跟前。交拜過了。趕緊成親。漸漸人聲鬧熱。遠遠

環珮丁東。知是小姐已經走近屏風。卽刻就要拜堂的了。你想這位佳人。本該配一位相當的才子。那知天公缺限。偏偏眞張靈不來。特意作成這假張靈平空剪綹。做個快意新郎。此刻秦鍾因被繡鴛娘子吵怕。斷不敢來說親。張靈是他母親拘管定了。又萬萬不能前來。況且已屆拜堂。那里還有什麼指望。可惜小姐絕世才容。到被一竅不通的臧季兒沾汚淸白。卽使問出頂冒情由。吊桶落在他井內。說也無益。想來小姐必至抱忿捐軀。也總不能如張靈對句所說的白玉無瑕了。不但在下替他叫屈。就是普天下人看到這裏。也要拍案同聲大叫一個屈字。只是姻緣孽障。天定下來。臧凌相貌還算端正。手裏儘有銀錢。崔小姐也該打個譬如。萬一錯嫁一個醜陋貧苦丈夫。更不如臧凌的。又復如何。像崔小姐這樣人物。失身非偶。古今來不知多少。只好勸小姐將就些兒罷。且說小姐走近屏風。看看要到中堂。忽聽宅門口大聲喧閙。只見一個人飛跑喊嚷進來。一直趕到堂前。衆人齊喫一驚。那攙扶小姐的婢婦。只得停住了脚。若不是小姐遲走一步。未曾出堂。剛剛交拜時。撞見這等光景。豈非旣錯配了姻緣。又還添個大不吉利之兆。這跑進來的。究是何等樣人。也要列位照張靈在虎邱河岸看見船上毫光的時節。請猜一猜。

莫不是急切民情來賊稟　潑天冤恨面求伸　莫不是新郎舖忽遭風火　夥計倉皇送信音
莫不是上司差弁催糧餉　倚勢强梁膽橫行　莫不是江洋寇劫商舟楫　匍匐踉蹌望救星

莫不是選美之時民激亂　連宵告變到官廳　莫不是今朝選擇時非吉　撞着河魁惡曜臨

若道小民告狀。上憲公差。何至門上阻擋不住。直闖進來。倘是檢的日星遇着惡期宿。也不必從宅門闖進。又豈有現形嘎吵之理。大家定神細看。却是一個年少美貌書生。這書生是誰。好像就是崔小姐此刻意中的新郎。眞虎邱乞食才子張靈字夢晉的。這又奇了。此刻眞張靈萬無自己能彀親來江西。可以今日今時趕到之理。又是什麼緣故。還得再猜一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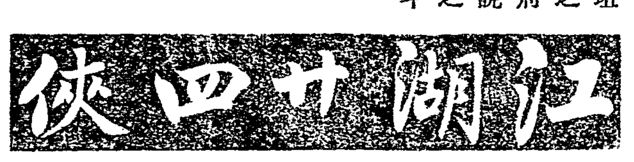
莫不是藥市傳來方縮地　莫不是仙人授與術分身　莫不是狂風刮送成奇會　莫不是神虎馱來締夙因

莫不是就近天師施法力　同宗千里召靈魂　莫不是書窻曾作相思夢　今日仍然夢裏人

但是縮地分身。凡人那有仙術。就說道風刮美人。虎馱女子。從前說部書上。原是有的事。也爲婚姻起見。畢竟怪誕不經。至於天師雖是同姓。近在江西。怎曉得有人冒婚。趕忙召他魂來。況且有形有聲。若認是他的夢魂。尤其錯了。如此說來。這書生可是張靈不是。難道臧季兒之外。又有一個假張靈麼。且聽下回分解。

文壇上之宿將小說界之泰斗

楊塵因先生名著：



本書材料，係採集於滿清百數十種禁書中，

根據三百餘件祕密歷史

楊先生以**流麗**，**精心**，**活潑**，之文章

寫劍客俠士絕倫之武藝　敍離情奇跡詭譎之事實

其宗旨與情節，以排滿革命家爲光覺人物，又有十奇人爲主中主，廿四俠客爲主人翁，三十義士爲主中賓，以扶漢之正義，作鋤奸之俠史，洋洋灑灑，百二十萬言，字字根據歷史，足補世事之闕，洵歷史武俠小說中第一偉大傑作也。

上海四馬路中　**校經山房書局發行**

全書正續兩集每集八册　原價五元特價二元五角

合購　特別優待　**祇售四元五角**　外埠函購寄費加一

第九囘

一眞一假靈心考察得犀分　無理無情判語糊塗成鐵鑄

說話賊淩。冒名張靈入贅縣衙。崔小姐攙到中堂屏風背後。再遲一步。即要登氈交拜。再不料眞張靈這時趕到。前囘書千猜萬度。只說斷不是他。難道又有一個假的。一直跑進堂前吵嚷。誰知正是張靈。一毫不錯。他母親徐夫人那樣嚴緊。如何肯放他來。這個緣故。要細細補敍的。張靈自從秦鍾安慰他說。是替他前往說親。病症卽便全好。只欠將養。他不知道繡鴛娘子吵鬧一節。只管催秦鍾起身。秦鍾懷着鬼胎。總說等兄身體調養復元。纔好放心出門呢。正所謂緩兵之計。過一日是一日。又隔了七八天後。已是十一月半間了。張靈精神如舊。往晤唐六如說是江西信去。想因太守已故。消息杳然。只得又去催促秦鍾。你想秦鍾。上了那一道緊箍圈兒。那里敢離半步。但不好明說。又無可再推。只得囘道。我細想前日之計。不甚穩妥。迢迢千餘里。僅憑一紙書函前去說媒。他又不見郎君面長面短。如何深信。豈非往返徒勞。

一封空信無人到　只有曹邱替代行　未見郎君長共短　怕不是太冲才好貌平平

況且看見吉人寄崔公信內說明兄親去的。

細看書中詞不對　崔公分外起疑心　定然貌陋難親見　串出媒冰去騙婚
孤負吾兄諄托付　虛勞跋涉事無成

秦鍾這話又說出一團道理來。可見善于詞令的人。任他翻來掉去總覺有理。未免欠缺了至誠無欺四字。這原非他本意。皆壺威束縛使然。世上豈少爲妻命嚴朋失信親友的。不足爲奇。只是他說吉人信內。有張靈自去的話。這要在後面看信人口裏敘出。張靈聽說。深怪他言不應齒。但細想話却說得甚是。若叫他白走一次。豈不是俗話說的。仗着草鞋戳破脚。有損無益。不覺心神無主。愁急交加。便嘆氣道。看來我命休矣。秦鍾怕他又發舊病。眉頭一縐。計上心來。說道。吾兄何不托詞病中許願。欲往天竺燒香。藉訪西湖名勝。你竟親往江西。舅娘知你平日孝順。况且繡圖現存。必不生疑阻兄前往。此爲上策。

辭告萱堂天竺去　出門由你往來頻　抽身卽到南昌郡　面訂雙文百歲姻
平日不曾欺過母　托詞包管舅娘聽　况逢你病今全愈　可見無心戀麗人
綉畫扣存箱篋貯　有何疑慮阻行程

張靈道。人子事親出必告。反必面。豈可背母而行。着了這一個欺字。心上如何過得去。秦鍾道。事有經權。行權不背于經。有何妨礙。

帝舜娶妻還不告　前人成例可遵循　你今本是權宜計　大事行權不失經

張靈道。帝舜不告而娶。由於父頑母嚚。我的母親大德大賢。怎麼忍心不告。秦鍾道。孝以守身爲大。你不去江西。抑鬱成病。轉于孝道有虧。你又斷非崔小姐不娶。告則不得娶。不娶無後。尤爲不孝。母之賢嚚雖異。子之境遇則同。弟想這不告。正是曲全孝道。不必遲疑。張靈道。老母前日語言痛切。我豈無人心。如何仍事遠游。遽違膝下。秦鍾道。你此去風帆迅速。往返不過五旬。即使允聘贅姻。滿月回門。極遲三月足矣。舅娘耳聰目明。康強健旺。即遠客一年兩載。可保無憂。何況三月。

前時慈命雖沉痛　怕你躭延水逐萍　今日定期三月返　况逢老母健精神

晨昏有弟夫妻代　不用刀環夢白雲

對舅娘只說年內回家。屆期不回。小弟自有遮蓋之法。

臨時自有言遮蓋　能遣思兒念不興

第一要緊事。叮囑吾兄。即使少有躭擱。斷不可寄信回家。一則恐與弟遮蓋之言不對。轉啓憂疑。二則怕寄信人來。洩漏眞情。尤多枝節。

萬萬平安休寄報　書來堂上動猜驚　看成總是瞞天謊　連我言詞不信心

豈不憂懷增鬱結（白）那時小弟不能任其咎了　如何有法再調停　代籌善策無罅隙

倘若是自露風聲莫怪人。　只有事成歸故里　儘容當面好明陳

張靈道。賢弟所論恰是。只得一一如命而行。倒是沒有繡圖。不知有益無益。秦鍾道。吾兄親去。越發不必要圖了。

朱兄札內云親到　面見丰儀意自欣　題圖好句真材料　口誦原詩卽證憑

直說綉容家母愛　臨行忘却帶登程　狐疑只管重新考　隨便難題七步成

况有山塘梅夢詠　暗中內助有三分　料他必允絲蘿結　穩穩乘龍請放心

張靈道。如此說來甚妙。但是老母在家。全仗賢弟代勞子職。愚兄銜感難忘。秦鍾道。弟朝夕不離左右。或萬不得已出門。弟婦甚得歡心。頗能趨承色笑。

這千金擔子能肩負　你休得丁寧再四諭　夢晉聽聞依妙計　中堂稟命老夫人

孩兒病重眠床榻　曾夢慈悲大士臨　祥光一照離諸苦　卽便神清體得寧

張靈隨卽稟告張夫人說道。孩兒前日病重之時。夢見觀音菩薩祥光下照。卽時病退身安。如今須得香花還願。張夫人道。怪不得你病好得恁快。原來是菩薩慈悲。自然該急早還願的。張靈道。就近燒香。不爲

誠敬。孩兒想往天竺一行。西湖自來不曾到過。擬順作一月之遊。歲內總可回蘇。未知母親允否。

今擬杭州天竺寺　心香一炷謝慈恩　西湖名勝人寰少　若不行游負此生

張夫人道。這儘可行得。速去速來。不可累娘懸望。張夫人因兒子要往江西。便那樣動氣。此番要往杭州。便這等依從。何故前後全然兩樣。不知江西路遠。又是求婚。杭州路近。却因還願。本來事有公私之別。況且觀音大士。是婦女們最敬奉的。如何倒阻擋他。豈不造罪。就是順路遊玩西湖。也是才人適性怡情之事。不必禁止。雖然也要月餘。比前回張靈稟說江西三月便回。倒底少了個半多月。蘇杭一水之地。一兩日卽到。音信易通。更比不得前回所講。隔着關河叫不應了。若怕他托名仍往江右。繡圖現在交付刁婆。他無閑如何能去。平日又是百依百順的孝子。故此張夫人全不疑慮。竟爾應允了。

夢晉欣欣稱奉命　出來端正好長征　秦鍾也覺心中喜　翻看通書代揀辰
次日出行黃道吉　江船僱定是包程　夫人心到無留戀　只認嘉平便轉身
張靈別有難言隱　忍住悲酸淚暗吞　騎虎無如須得去　難堪終爲背娘行
盤纏多帶囊金足　解酒家童一路跟　更與太倉來話別　大家默會各關心

這時已是十一月半後。幸虧張夫人將圖交付刁婆。在張靈抱病月餘之後。已經十月底了。臧凌起身。不

過早得張靈十六七日。一樣包程。連夜趕行。因爲臧凌在長江阻了兩三天風。十一月二十外。纔抵江西又過了十日。贅入崔公衙內。正是十二月初頭上事。這里張靈辭別張夫人秦鍾下船。晝夜趲程。一入長江遇着片帆風順。這便是天意成全。不過半月就到南昌。剛剛是臧凌贅親這日。他等定寓所。卽忙更換衣冠。取了吉人書信。走到縣前。拜謁崔公。隨命家僮持帖。同進號房。要他傳稟。號房回說。相公有所不知。今日我們老爺招贅女壻。署內忙亂。不便會客。張靈聽朱佶說過崔公只得一女。今一聞此信。猶如半空一個霹靂。震得啞口無言。不禁急得雙足亂跳。退道我爲小姐千餘里間關跋涉。竟被人捷足先登。好不懊悔人也。

張生此刻心驚異　懊悔來遲不遇春　小姐吓你既然與我無緣分　何必停舟暗現身
你既然與我無緣分　何必拈題巧索吟　你既然與我無緣分　何必描容教識名
崔公吓你既然不待題詩客　何必嬌娃理綉針　你既然不待題詩客　何必圖容付友朋
你既然不待題詩客　何必京華托語冰　張靈吓你既然不是神仙侶　何必登船乞丐稱
你既然不是神仙侶　何必題詩好句成　你既然不是神仙侶　何必瞞親遠道行
左思右想頻搔首　短嘆長吁不住聲　號房細看情形怪　或有來踪不可輕

那號房道。相公這等着急。自然有要緊事件。怕的是回稟上去。帶累我們。張靈道。相煩傳稟一聲。你家老爺。必定就會的。號房道相公。同到宅門。看我替你傳報。若是不會。就不是我們號房作難了。就同張靈一直走到宅門口。那號房將名帖傳交門上家丁。並告知不替他傳着急亂跳。他又說老爺一定肯會。故此傳稟的。那門上有好幾個家丁出來問道。啥相公。啞哪囉里來個。尊姓大名。啥事體要會唔里老爺。爲啥聽見唔里入舍姑爺。就直跳起來。張靈道。列位。小生是蘇州才子張靈。是朱信老爺的相好有話要面見你家老爺的。家丁道。啥格啥也叫張靈。張靈道。我原是張靈。家丁道。也是啥蘇州人。張靈道。我原是蘇州人。家丁道。也是朱信老爺個相好。張靈道。我原是朱信老爺的相好。家丁道。個也奇哉。張靈道。什麼奇。家丁道。今朝個位新姑爺。前日來個時節。也說朱老爺個相好。也叫張靈。也住拉蘇州。啞哪那哼搭哩一事一樣個。可惜來遲仔兩日。弗然末今朝個種做親。啞也有分個哉。張靈道。竟有這等事。列位你家姑爺。眞個也叫張靈麼。家丁道。也是滑。張靈道。這也奇了。家丁道。原奇個滑。張靈道。蘇州除了小生。那個還叫張靈。況且朱老爺相好。豈有兩個張靈之理。其中必有個大大古怪緣故。快些與我傳稟哌。家丁道。個朵有啥緣故。雖則啞搭哩同名同姓。再弗好格家婆也搭哩同仔個滑。裏向正是拜堂花燭。忙骨碌碌弗要討無趣哉。你想先前張靈。聽得崔公贅壻。已經急躁難言。此刻又聽見這個新郎。同名同姓。同是吉人相好。

明有奸人詐冒。他怎能不暴跳如雷。誰知門上人不肯傳稟。就一直闖進宅門。大喊大叫。所謂一夫拼命。萬夫莫當。這也怪他不得。爲的是小姐婚姻到此。誰知反被別人占了頭籌。已經拜堂做親了。終不成與花橋前後。怕沒有人家討親。聽聽鬧熱。反在娘面前說了假話。特地搖船動櫓。趕到江西新建縣宅門口。來聽儐相喝唱恭揖虔雙揖這兩句話麽。閒話少說。只見張靈一路喊嘍飛跑進來。家丁阻攔不及。直跑到中堂堦下。衆人各各驚詫。那紅氈上站立的新郎。錦屏後攙扶的小姐。齊嚇一跳。是不必說的了。

畫堂方奏迎仙曲　門外喧如鼎沸聲　查問阻攔都不及　階前闖到一書生

這書生向上一揖道。崔老先生。姑蘇才子張靈。就是小生。並無兩個

張靈是我居吳下　特地前來面議婚　現有朱公媒妁信　是何光棍冒儂名

海仙聽罷尤奇駭　取過書函看個明

海仙聽說。大爲駭異。忙卽接取書信。先拆一看。但見書上寫道。奉閔慈暉。時殷孺慕。伏惟起居萬福。不禁企頌五中。蒙諭題畫一事。佑遵卽留心採訪。實難文品雙淸。惟有吳郡張君名靈字夢晉者。貌如冠玉。道乘擲果之車。才有繡囊。手握夢花之筆。不愧簪纓世胄。洵推吳越時髦。倩以題辭。七步而成絕妙。呈之晢匠。一覽可識奇才。佶因承委托之專。用任蹇修之職。仰祈金諾。許配玉人。坦腹床頭。快冰淸而玉潤。畫眉

鏡畔。卜鳳和而鸞鳴。特令繭叩華軒。當不笑毛遂之自薦。佇盼絲牽喬木。又何煩韓姞之相攸。專泐稟陳。
惟希鑒察。年姪朱佶頓首。

果是吉人真筆跡　爲媒之語意諄諄　題圖又說多佳句　實是稀奇有異情
急止樂儐休贊禮　新娘且請進房行　開言便問圖何在　見物何難辨假真
夢晉回言忘記帶　現今老母篋中存　新郎此際聽明白　先把張靈一手擒
你是何處（棍徒無法紀）假名託姓鬧婚姻　妄持片紙爲媒證　問到圖容不見形
疊閣凌虛隨口造　洞房豈可悞良辰（丈人阿伯快請先合巹）奸徒再與動嚴刑
張生暴跳高聲喊　怎說空函不足憑　你與吉人何地識　是何證據到崔門
我圖未帶詩能記　况又是（腹有文章考不貧）可曉得才（子張靈無別個）知名誰敢冒稱名
兩相扭結難分解　旁立崔公喝莫爭　且到書房淸白說　空持蟜蚌不分明

崔公叫眞假兩張靈同至書房。再講。眞張靈此刻。心中那得明白。一味忿氣不平。假張靈早已想到這是正經缺主到了。何不遲到一時。等我進小姐洞房合巹以後。不怕把新郎從床上拉了出來。就是這一點福氣。前生未曾修到。如今說不得混賴一場。豈肯費盡心機。功虧一簣。只是一位縣令小姐做親。鬧這件

事情成何體面。幸虧崔公因假張靈在本治開行。惟恐官與結婚。有人議論。故未通知寅好。尙無賀客到門。此刻崔爺看見後來的張靈。相貌勝於先來那個。又有吉人親筆書札。似非無因。其事必須細細追究。看來當日做不成親的了。卽便將樂人儐相。一概打發。怒轟轟走到書房說道。你兩個倒底那個是眞張靈。假的道丈人阿伯。自然哩是個假哉。前日唔來個時節。令愛千金並弗曾先許拉張家裏張靈個名字。亦弗算得那出色。爲嗜肯假冒。有嗜貪圖。不問而知。個掀快點請新娘娘出來拜堂。花燭洞房。完成之後。再行究問。怕哩逃走末。先放哩拉監裏去。崔公道。這也不然。看他形逕。未必全假。假張靈道。介末竟要請哩做女壻哉。阿是我用仔聘禮。家婆讓撥別人。買個烏龜做。崔公道。不必性急。且待我根究。假張靈道。有嗜根究。奇哉。那眞張靈道。老先生。小生是。

祖貫蘇州非寄籍　簪纓世代大紳衿　我父張和爲學士　親承香案侍朝廷
只爲批鱗期削佞　放歸田里近亡身　小生逾冠年虛度　奉母承歡自在身
畫眉尙待亭亭女　刮目剛逢藹藹人　愛月圖題詩四句　朱兄謬贊許言冰
方知貴府徵詩意　一箭無心中雀屛　親筆手函交面致　千金小像供家庭
指天誓日言無假　薏苡珍珠要辨明

崔公道。你說繡圖尚存在家。因何現在他手。是何緣故。假張靈道丈人阿伯。眞眞是青天哉。眞張靈一想。圖是母親收存。怎麼得到他處。這也奇了。又不好說出瞞母前來的緣故。只得道老先生。

這畫圖實在寒家內　老母收藏當寶珍　如何墮入奸徒手　或者蘭亭有僞眞

崔公道。你先前說圖雖未帶。詩却記得。何不寫出一觀。眞張靈就用案頭筆硯。將前詩錄出。崔公看了詩句。一字無差。書法甚工。與題圖筆跡相彷。看來竟有幾分眞了。但是此圖。何故又落在他人之手。甚不可解。正在萬分遲疑。假張靈恐被證住。便道吾個首詩。蘇州城裏個人。當山歌唱格。咂唡聽熟。仔個掀就來鬼混。可惡極哉。眞張靈尚未回答。一個家僮走到崔爺跟前低說。小姐相請。崔爺就對二人說道。你兩個倒底那個是假張靈。大家靜坐。自揣良心。早些說出。省得少停水落石出。一場沒趣。老夫有事進內就來。隨命家人看守二人。不要被假的逃去。就匆匆走到內宅。且說薇香同僕婦攙扶崔小姐走到屏風後。聽見崔公分付請小姐回房。只得又攙了小姐進內。不一時又聽得儐樂人等忽然捲堂而散。不解何因。這薇香就走到外廂細問。方知適纔這些緣故。大爲驚詫。進房一一告知小姐。小姐料想今日不能拜堂。卽請小姐卸了冠帶。

素瓊一聽真驚訝　白面登時暈起紅　緣何兩個張靈到　名姓鄉朋件件同

必是真珠魚目混　如何辨別好朦朧　若說先來人是假　繡圖親送我家中
若說後來人是假　朱君親筆與書同　思思想想多煩惱　計忽生心請父翁
此時走進崔知縣　又把前情敍始終　素瓊稟告山塘事　曾有張靈乞丐逢
如何登舫詩篇考　怎樣題名姓氏通　事過不曾來稟達　無心畫得乞兒容
此副畫形真像在　對明真假判魚龍

崔公道。乞丐雖是同名。天下同姓名的儘有。怎見像乞丐的便是吉人相識的眞張靈呢。小姐道。孩兒細想題圖詩句。與乞丐夢梅詩筆致相同。况且同是蘇州那得有這等一樣詩才。又復同名同姓。自然起先是喬粧游戲。後來是題句求婚。只怕就是一個人。旣沒兩個張靈。這不像乞丐的。必假冒無疑了。崔公道。這話却也有理。小姐隨將他畫的行乞圖。遞與崔公展看。崔公又道。他這詩甚妙。果然像題圖的筆仗。只是你寫意的畫。那能十分相似。細看神情。雖與後來一個仿彿。但據他說是學士公郎。卽使游戲。何必扮這卑賤形容。若僅以此畫爲憑。先來的那一個。豈能心服。小姐道。先來那一個。並未面試他的才學。爹爹何不就將夢梅題目考他們一考。若是眞的。他必將舊作寫出。那假的自然不辨可明。崔公點頭稱善。又道如今這行乞圖。你仍收好。待我就去考試他們。

海仙重到書廳內　兩個張生尙在爭　一個說繡圖是我親題咏　一個說好句偸來作已吟
一個說祖貫蘇州張氏子　一個說張靈兩字可同稱

這二位好似六耳獮猴。變作孫悟空相貌一般無二。多少菩薩天神。都不辨誰眞誰假。直待我佛如來慧眼認出。方纔收伏住了。如今他二人姓名。也是一般無二。一時那來慧眼認得出來。虧得崔小姐一點慧心。設出這條巧計。始能皂白分明。

崔公止住休謙辨　我有詩題考二生　不但筆鋒比對藏難假　亦且陳句相符始是眞
假張靈聽心驚怯　爲甚吟詩句要陳　如依考試難完卷　那得新聲合舊音
若不臨場來執筆　又怕這新郎一個送他人　眉頭百結心焦灼　面色如灰手似冰
這時真的張靈喜　笑語從容願效顰　請題限韻當依樣　倘不成篇自不嬴

崔公說出夢梅爲題不限韻各吟七言律詩一首。眞張靈一想。分明此老與女兒商量明白。故出此題。就知扮乞丐的必眞。所以說要陳句相符。妙哉妙哉。我不免照錄前句。看這奸徒還有何辭抵賴。他即使做得好過了我。也不能巧合陳句了。這眞張靈又是一相情願的話。如果假張靈詩竟做的比他更好。未必拏得穩奪回這一個新郎來。只怕行聘在先。要儘前不儘後了。却也可危。幸喜假張靈提不起筆來。非但

不是勁敵。連替眞張靈做拏旗的小卒還不要他。可見小人不知分量。自尋苦惱。纔作成眞張靈。一戰而捷呢。

兩張壁桌東西設　紙筆分陳各想題　中坐崔公親察看　絲毫關節莫能欺
這一個吟哦搜索枯腸盡　那一個揮洒淋漓玉屑霏　這一個葫蘆未解藏何藥　那一個成竹橫胸不搆思
先完篇是眞才子　呈政琴堂暗道奇　果然前後詩相合　字體皆眞不用疑
那邊再看奸刁客　一字全無白卷披　崔公怒目呼拏住　何處狂徒敢冒妻
這時假的張靈急　欲遁無門插翅飛　人急忽然生巧計　伶牙利齒强爭持

假張靈道。嗜格姑爺是嬌客。嗜人敢放肆。丈人阿伯。文有一日長短。就是做勿出詩。先生也勿過打兩下手心。那哼竟用起王法。個也可笑忒煞毆辱斯文哉。

海仙大怒連連啐　誰與你翁壻稱呼沒面皮　（假張白）嗜格阿是要賴婚呢　我是欽環采禮先行聘
你是喜帖年庚親手揮　後來是甥安衙館招儂贅　先前是口許婚姻逼我依　（白）唔說無得媒人
你說我輩不須拘俗套　（白）唔說弗致仰攀　你說七襄牛女莫謙詞　今日到得乘龍日
何事憑空要斷離

崔公看見假張靈多時不成一字。竟是個白目銅臭。假冒前來騙婚。想來綉圖也是他設下詭計。不知怎樣在眞張靈母親手內盜出。又值靳太守誤聽人言。剛接着唐六如來信。認以爲眞。作書介紹。以致我不察虛實。墮入奸謀。幾乎坑害了女兒。怎得教人不惱。及至命人拏下。假張靈倒講出一派道理。堵塞崔公之口。自然分外動怒了。

崔公聽說心逾惱　你冒人名又假詩　竊圖僞託朱公友　罪坐明條惡棍宜
催喚家丁須動手　荆條敲煞這頑皮

假張靈道。嗜格。叵何見得唔弗是張靈。叵何見得唔偸竊綉圖。

分明欲把婚姻賴　欺負商民一片私　普天張姓無其數　靈字爲名不犯時
畫圖詩句親交看　何見朱兄非故知　今雖硬把佳期誤　强拆鴛鴦怎肯依
一頭口說慌慌走　性命今朝付與伊

這假張靈本乘官轎而來。到門卽便打發。原夢想不到做不成親的。此時一場掃興。又惱又恨。倒底心虛。怕被崔公拏住。所以如飛的闖出縣門。並無轎馬。只得一直向洋行大路上跑囘。他身穿紅袍角帶。尚未脫卸。頭上金花跑慌了。落掉一朶。尚有一枝斜插帽上。那時天纔起更。街上鋪面燈火正明。行人不絕。看

了他這樣形狀。都道大家來看跳竈旺的花子。他聽了好不羞慚。連忙掩面跑進店中去了。這邊崔公家丁。雖是主人分付拏下。因聽假張靈口氣硬朗。自然有些來歷。恐怕鬧事。不過在旁虛張聲勢。纔得讓他跑出縣衙。如今假張靈已避。眞張靈現在。崔小姐一生大事。有了歸着。不致失身匪人。豈非萬千之幸。這番周折蹭蹬。正見得天公因物付物。不能破例令才子佳人輕易成雙作對。因是氤氳使者。再四奏懇。張靈崔瑩五百年前種下情根。歷過多少刼數。不肯讓他二人稱意團圓。一直遲到今日，要求暫改十二萬年才子佳人薄命之例。俾其了結前緣。玉帝沒奈何准奏。但是不便叫他們容易作合。恐怕天下古今多少錯配姻緣的。不知道前因後果。自作自受的定數。都前來叫屈翻案。未免靈霄殿上。沒有這許多工夫與他們分起改判。只得要把崔張二人挫磨一番。纔是至公無私。其難其愼。所以暗助假張靈諸事湊巧。前來混鬧這場。如今挫磨的也算彀了。方纔一塊石頭落地。今日自然做不及親。明日崔公退回假張靈禮帖。索歸繡圖庚書。必就與眞張靈說定朱陳。越發不用又請媒人。新房奩具現成。隨便用幾種聘物。至遲三日內總可入贅官衙。與崔小姐完成花燭了。假張靈去後。時已初更。崔公便將待新郎那桌未吃的酒席。擺設書房。留眞張靈小酌。彼此長談。

一席待郎豐盛酒　前郎無福後郎斟　筵間忽聽張靈問　怎得門楣便托成

曾否圖容歸趙璧　如何媒妁冒班荆　崔公未語先吁嘆　老眼昏花錯識人
初逢王莽謙恭狀　難料曹瞞譎詐心　投刺但言承友托　不題半字爲求姻

老夫當日將小女繡圖交付敝年姪。本爲徵詩擇壻。

綉圖却付他親手　展誦題篇絕妙吟　定是吉人心選中　無書要我面言婚

(白)那時老夫已有五分相信了

又値太尊箋素到　六如有信說朱陳

那時値本府書來。附有唐六如一信。卽係托前守爲足下議婚小女。本府書內。又言之確鑿。老夫如何不信到十分呢。

巧値兩書都暗合　祗愁交臂失才人　卽時面訂東床約　繡畫仍交作證憑
適中陰謀奸計策　匆匆十日允成親　若非天意催君到　險把名花墮火坑

張靈道。六如這信本爲小生作伐。原來竟寄到的。不知這位太守何以加札代言。如此懇切。崔公道。太守誤信傳言。自然也認這賊就是足下了。

只爲大名爭耳熱　讕言都未細推尋

一時名士。皆爲足下執柯。老夫贅壻初心。也只認大名許訂。

擇壻心頭無別個　驅邪難得正身臨　明朝稟過南昌府　好結真姻退假姻

但是愛月圖既存太夫人處。何以得被這賊騙來。

你行又在奸徒後　怎得圖容早出門

張靈道。或者此圖有人向家母借看。被他騙去。亦未可知。只是小生此來。原欲仰攀麟鳳。今蒙慨允。實切歡欣。特恐這賊奸謀未遂。豈肯甘心。他既結識黃堂。不免仍滋口舌。

太尊既與他相識　聘禮年庚又確憑　倘或公堂來涉訟　筆刀怎斷赤絲繩

崔公道。不然。太守也是仰慕大名。被他無心撮合。並非舊日有交。況且太守同是我輩讀書人。與老夫又有僚屬之誼。知道他頂名冒替。方將嚴加懲治。必不至有偏徇。張靈應道如此就可無他慮了。先前張靈是魂不守舍。此刻百忙中神氣初甯。那里還想得到這位南昌府。就是革他秀才的靳學道。倒因崔公面許姻親。可謂天從人願。心中着實快樂。內裏小姐有薇香打探軍情。備細轉告。果然乞丐吟梅繡圖題句。就是一人。眞正風流才子。幾乎被一陣平空劫火。燒殘並蒂蓮花。幸得魔燄灰消。佇栽連理。更有說不出的一團喜意。崔公又細問山塘乞食一事。張靈講出情由。崔公尤爲贊賞。這晚翁壻夫妻。雖還不曾正名

定分已經大家各存一百二十分心滿意足。三萬六千日地久天長之見了。

明府這纔逢快壻　先前自笑夢昏昏　書生得遂平生願　好事成如掘掌心

默默佳人無限喜　轉關幸免誤終身　人生快意無過此　一樣歡腸各自深

你想假張靈理屈情虧。自然不敢告狀。若如崔公所言。尤其告也無益。就是靳太守受過詹奉承賄賂。原只囑托寫信。並不曾說過後來打官司也在其內。大凡官員因事受財。只就現在事情講價。即時如照辦過了。就勾銷這一筆賬。那里肯包他到底。倘遇有別事。重新另講盤子。此番靳太守已經寫過了信。前賬已結。若打官司。再送錢來。不知假張靈可還捨得。且究竟沒理的事。太守和知縣官官相護。各有面情。比不得初時寫信。是成人之美。怎又好受商人賄賂。枉斷宦女婚姻。想來必無之事。豈不是過了今日。退却假張靈禮帖。與張靈穩穩入贅。不問而知。況且方纔說玉帝准了氤氳使者奏章。已經將張靈崔瑩二人撮合一回。如今自然水到渠成。再無阻隔。誰想那時玉帝。還又分付氤氳使者有幾句話。下界人是不知道的。正與孟子上說的行拂亂其所為。事異情同。果然天意曲成。原應有幾番妙用呢。這却為何。只因這晚崔公正與張靈飲酒談心。原擬席終遣人送張靈回寓。忽然時已二更。本府靳太守僉差兩名頭役。發有一道硃籤。立提冒名張靈。即刻到府。晚堂訊究。門上家人持籤回稟。崔公看畢。道這又奇了。怎麼這賊

如此神通廣大本府竟替他連夜出差還要我的家屬聽審。若是不去。倒覺情虛。我就差家人伴送前往。老夫隨後就來。今日想要鬧一夜的了。

硃標立限差如虎　縣署提人夜不甯　夢晉傍觀讖語緊　無端被告列僞名
我實情的姓無虛証　正好秦臺質對明　納悶海仙無計較　遣奴伴送到公庭
倉皇隨後乘輿往　要謁黃堂面稟陳

這靳太守何故連夜出差。因是假充張靈的臧凌。跑囘自家洋行內大呼小叫的道。豈有此理。豈有此理。適値詹奉承撞見這般模樣。好生不解。他不甚懂蘇州口音。便聽訛了道東家怎的屁有滋味。新娘的屁都吃過麽。臧凌道非也。崔公實在混賬。詹奉承道放屁自然是崔公。有甚混賬。臧凌道。老詹既弗要樓白相哉。詹奉承道東家你良時吉日。爲何並不成親。反跑了囘來。敢是那位新人是個石女。臧凌便告知考詩賴婚情由。詹奉承道。聘禮爲憑。那有悔婚之理。大明律例。現在做官的人。如何知法犯法。這事本托過太尊。你就到府衙門裏去喊寃。待我去先會太尊說明。還怕他的官司不輸到底。大家議定。即刻同行。到了府衙門口。詹奉承即進署內面會靳太守講明原委。說是定斷之後。敝友還要重謝。這太守向與詹奉承交結有年。得他的銀錢想來不少。此事又受過三百兩頭。還許另有重謝。且據他說。本是有理的官司。

自然要一口應承。不必另講盤子。那里管什麼同官分上。竟出崔公意料之外。詹奉承辭出。卽囑臧凌擊鼓鳴寃。投了賊稟供單。隨出硃籤連夜到新建縣衙門拏人。不一時被告眞張靈新建縣家屬。差稟提到。這位知府旋卽出堂。

一聲傳點升堂坐　皂快三班立兩行　胥吏傳牌來帶犯　明燈列炬照輝煌
先提原告張靈問　再訊同名被告張　縣裏家奴爲抱稟　也隨兩造跪堦傍

帶原告張靈上來。假張靈道。商人叩見太守道。可將崔家賴婚始未情由細稟上來。假張靈道。阿呀太爺。

商人名姓張靈是　家住姑蘇幾百秋　開設洋行居憲治　因公參見邑崔侯

太守道。省城內不聽見有張姓洋行。假張靈道。商人是和臧家合夥個。太守道。原來如此。見崔知縣便怎麼樣。

（假張唱）承他垂問姻親事　憐我鰥居許並頭　（太爺）商人是經紀營生卑賤輩　蒹葭倚玉恐貽羞
况無冰語爲媒合　怎敢含糊詠好逑　（白）個掀崔老爺說　現有解元唐伯虎
來書作伐意綢繆

太守道。唐六如這封書還是本府送交的。再講下去。

他曾言臺下（傳書信）　諄復聯姻語不休　商人何敢重違拗　勉強依從許結儔

行聘過華愁物議　釵環拜匣暗中收　年庚喜帖親書送　選擇完姻臘月頭

今朝入贅官衙裏　三請登氈禮數周　忽然闖進精光棍　冒作商名起釁讎

說什麼（朱佶有書親帶至）　說什麼（詩題繡畫故鄉留）（太守白）什麼（繡畫）（假張唱）（太爺弗曉得個）

小姐素瓊崔氏女　真容自綉態溫柔　圖名愛月徵詩句　評選東床拔最尤

託交舊友名朱佶　便到京華訪阮劉

商人個一日要到江西來。剛剛碰着熟朋友朱佶。

路過蘇州圖在舫　（一時高興）　學題（四句村謳）似

太守道。本府久知你是有名才子。自然題句必佳。假張靈道。弗敢弗敢。商人題仔詩。朱兄大贊說個是新建縣崔公年伯事。唔正要寄還哩。就託仔亟吶帶去罷。

臨行便把圖交付　順帶西江囑面投　商人不解其中意　只說權爲代寄郵

誰料暗藏冰不語　崔公知是作曹邱　（太守白）（這是兩重媒證了）　（假張唱）（兩重媒證非虛假）

佳耦翻成怨耦仇

弗曉得個假張靈拉虱囉里。偷看仔商人個詩句。

反說新詩他舊作　又言圖畫是儂偷　縣令登時翻轉臉　悔婚不察細根由

太守道既然媒聘兩邊。何故忽然翻悔。假張靈道自然哩看仔商人個面孔。弗及個假介標致。配弗過哩囡匹。故此悔婚哉。

看着後來生相好　慊儂不配女嬌羞　當時我本他瞧中　誰想逢新舊忽丟
我不曾題婚一字　是他願做豈陰謀　如今要悔婚姻約　起滅分明是自由

求問個假張靈圖放拉哩虱屋裏向。商人那哼會偷仔來。

只須一句詞全屈　鬧散花筵罪甚浮

太守道。這事情本府已經明白。下去。帶被告那時真張靈搶跪上去。道小生實是真張靈。太守道你自稱生。是矜是監。真張靈道。是蘇州府吳縣已革生員。太守道。何年何事奉革。真張靈道。因爲善飲能詩。本年八月內被文宗斥革。太守道原來就是你這個不守法度的狂生。你可知道前日文宗。就是今日本府。你平日蕩檢踰閑。此時仍不改悔。還要在本府治下誑冒婚姻麼。

太尊拍案高聲喝　你名教長貽放蕩羞　褫去衣巾全不怕　又來江右撮虛頭

當時記下荆條杖　此日蒲鞭待領抽　平白冒婚人品濁　往常空自詡清流

眞張靈聽得太守這話。始知他就是那對頭新學道。從前秦鍾說過他降補南昌太守。一時鬧得糊塗忘記了。此刻題明。心裏已經打了一個官司必輸的稿子。沒奈何要分辨幾句。只得自稱革生。說道。革生何敢冒婚。是崔知縣面試吟詩。這個假的做不出來。革生的詩做就筆跡與繡圖相對。纔知道他實是冒名的噓。

綉圖題句儼親筆　狐白偏逢巧盜裘　面試可憐無一字　水清纔認鱔和鰍
革生名姓公先識　那得相同又一州　可見冒名來頂替　怎教縣令肯甘休

太守道。同名同姓。不足爲奇。況長才不皆倚馬。左思三都賦。十年始成。倉促無一字。亦屬名流所有。且六如來信。極贊其才。怎見得他不如你。眞張靈道。六如與革生乃忘年至交。這一封書本爲革生作伐。太守道。尤其是沒對證的話了。六如當代才子。斷不結交你這輕薄狂生。你道人冒你詩篇。你却要冒人窨札。這等狡詐可惡。

伯虎那交浮薄子　有才無行豈同儔　附庸風雅眞低品　冒認書函更下流

眞張靈道。六如不肯交輕薄狂生。倒肯交不識一丁的無賴。只怕未確。太守道。還要強辯。

筆性偶遲非曳白 高才偏你出人頭

我且問你。你向崔令求婚。可曾下聘。眞張靈道。不曾。太守道。可又來。

你一絲未聘（無憑據） 他六禮先行（早納收） 你素昧平生（非熟識） 他親通款洽（被遮留）

你妄思逐鵲（巢枝占） 他不比踰墻（處子摟） 可也知（繡畫現存他手執） 勸你把（題詩筆跡事全休）

眞張靈道。臺下有所不知。此畫實是朱吉人囑題相贈。另加書信。教我親到崔家求婚的。此人實非姓張。他假冒名姓。偸竊圖容。托詞朱吉人交好。先期到來。陰謀婚媾。果然朱吉人相好。有兩個蘇州張靈。也算一樁新奇事件。豈有見面閒語之中。竟不題及之理。太守默默良久。便道。朱吉人。和你相好的話。有誰見來。你說圖存在家。是他偸竊。他走在先。你行在後。你必已知被竊情由。會崔令時。可曾見面就題起。麽眞張靈道。這圖原存革生母親處。來時匆促未曾稟問萱堂。並不知業已被竊。太守道。如果圖存母處。他怎能預知你有繡圖。前去偸竊。況且門戶重重。家中又未被盜。如何僅失去這圖。可見一片謊談。不近情理。眞張靈道。若不是他偸去。難道這畫會生翅膀飛入他手。想是騙竊無疑。仗求嚴究奸徒。得自何所。不怕他不和盤托出。太守冷笑道。我正要問你這個。既無翅膀。怎得飛入他手。你說想是騙竊無疑。竟要本府憑你想像之詞。以莫須有三字定案。你是已革生員。再要這等混說。本府就要刑訊了。

太守拈鬚含冷笑　强辭奪理太荒唐　你因題畫通媒妁　那有求婚畫倒忘
失物自家全不曉　誣良爲盜硬追贓　(白)他的姻親是當面許定　縱然綉畫非他有
贅壻原從覿面商　同姓同名容或假　本身本像並非裝
難道崔令女兒一定該許你這姓張的。不該許別個姓張的麼。
况且這崔女當初非你聘　難道是定該與你作妻房
就是你題圖是實。怎奈他行聘在先。誰教你來遲了的。
遲來須識天緣定　費盡心神枉自忙　(白)本府平情按律豈肯枉斷　律書條載歸先聘
難護同官背法章　(白)姑念一脈斯文不加懲責　念你斯文聊曲恕　姑寬反坐速囘鄉
再逢滋事人呈告　決不從輕第二場　押下去　旁邊衙役忙扶出　又喚崔奴跪上堂
太守道你主人官爲縣令。如何不遵定例。忽悔婚姻。後來張靈相貌雖佳。乃一輕薄狂生。曾經本府在蘇訪革。不比先來那個有才誠實。豈可以貌取人。誤你小姐終身大事。何況到在新郎入贅以後。一旦因此退親。這先來張靈媒聘確憑。必至激而上控。你主人旣干違律之愆。本府亦有徇情之咎。旣是同僚相好。不得不如此定斷。方免節外生枝。你囘去轉述我言。

速將兒女完婚嫁　免致遷延惹禍殃　萬一激成他上控　我無力量再擔當

太守說完這話。當堂寫了判語發下。隨卽退堂。

執筆當堂書判語　硃標示貼在圍墻　太尊讞定歸衙內　那管寃飛六月霜
才子運艱遭侮弄　佳人命薄剩凄涼　勘成鐵案翻難轉　頓使崔張兩姓慌
一家是嬌女恨將驪陷阱　一家是圖容悔未貯奚囊

看官須知張靈是一個貴介公子。江左才人。何嘗受過這般惡氣。況且以假作眞。沉寃不辨。本來還想頂那太守幾句。又聽他說要用刑訊。生怕吃眼前虧。忍氣吞聲。下得堂來。心想一個天生絕世佳人。竟被奸徒占去。深悔做了尉遲恭看拐兒來遲了。猶如鬪敗鵪鶉。喪氣垂頭。自回寓所。這一夜萬緒千愁。難過難挨的光景。可想而知。只是纔圖被騙。自己全然不知。及至別人已要成婚。妄欲奪回佳麗。從浮面理上看去。太守斷的未嘗不是。至于崔小姐失身非偶。也只怪他父親崔公。當日不該冒昧許婚。事已至此。無可挽回。想來玉帝又分付氤氳使者那幾句話。竟是仍要將崔鎣配給假冒張靈的臧凌了。這晚臧凌自然是洋洋得意回店。不知他可曾又厚謝太守。他這些事。怎肯明講教人知道。故此臧凌以後。從不曾題及兩次賄囑太守的話。這也不必管他。其時崔公坐轎上府。已值太守出堂。及等到退堂稟見。太守倒又請

進去會講得一團有理。全是關切崔公省得告了上狀。都有干係崔公。更不便言及小姐虎邱考詩一節。恐貽話柄。因此反被太守說得閉口無言。諾諾而退。回衙之後。家人抄得一紙判語。呈上崔公。那判語寫道。審得崔知縣有女待年。密選乘龍之客。張商人登門投刺。巧聯鴛鵲之緣。口許爲憑。早已松容蘿附。圖藏作證。豈容李代桃僵。詎有同名。卒然後至。妄思鳩占。欲易鸞交。尺素方開。忽奪温家之鏡。一詩偶中。頓移卓氏之心。所由驚散鴛鴦。鬪殘花燭者去。然而文人無行。仗士欺商。令尹非賢。倚官棄婿。本明條以斷合。仍歸納幣之家。科薄罪于不應。姑貸革生之杖。此判。崔公看畢。不料他判語寫得如此結實。毫不圓融。又直說令尹非賢。倚官棄壻。竟坐定是這邊賴婚。貼在照墻上。萬目共睹。豈不被百姓笑話。比他見面時。那些軟款言詞。全然兩樣口氣。奈是上司執定律例判斷。莫可如何。不禁氣得目定口呆。手足無措。直走到裏邊告知素瓊小姐。先前本府傳審。小姐已是柔腸百結。還指望的聽斷公平。這時崔公告知。可憐小姐是一陣酸心。兩眶香淚。

陣陣酸心如潑醋　行行淚落似拋珠　因何薄命天生我　累及嚴親恨不舒

只得忍住（愁容開口說）爹爹且弗爲兒吁　算來萬事皆前定　等到臨頭再別圖

前朝既免遭奸賺　或等魔消孽自除　崔公也復來安慰　決不能依太守符

一任年年催早娶　終身不嫁待何如

說雖如此說。究竟是父女彼此安慰之詞。業已斷成鐵案。如何還有別圖。既經聘定夫家。豈能終身不嫁。況且把一個眞正才子張靈害得不上不下。不知還是卽日回家。還是流寓在此。要想今日再見一面。萬萬不能。起初行乞相逢。本屬兩無關涉。今日父命媒言。原就是他。雖然平地驚波。已暗暗的定了一個夫妻名分。若不以身殉之。怎算得一位貞潔千金小姐。自然就要生起病來了。

從此素瓊心怨悵　不茶不飯損肌膚　愁絲結膈誰能解　恨蔓纏心豈易除
情急崔公無擺布　羣醫束手枉欷歔　雙眉更有薇香鎖　此病還防付太虛

看來小姐病勢沉重。不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文公直少將名著：



正集八册原價大洋六元特價祇售二元四角
次集八册原價五元四角特價祇售二元一角

外埠酌加寄費

本書即大明年間，保全華胄，抵禦外侮，爲

民族吐氣之于忠肅公［謙］出世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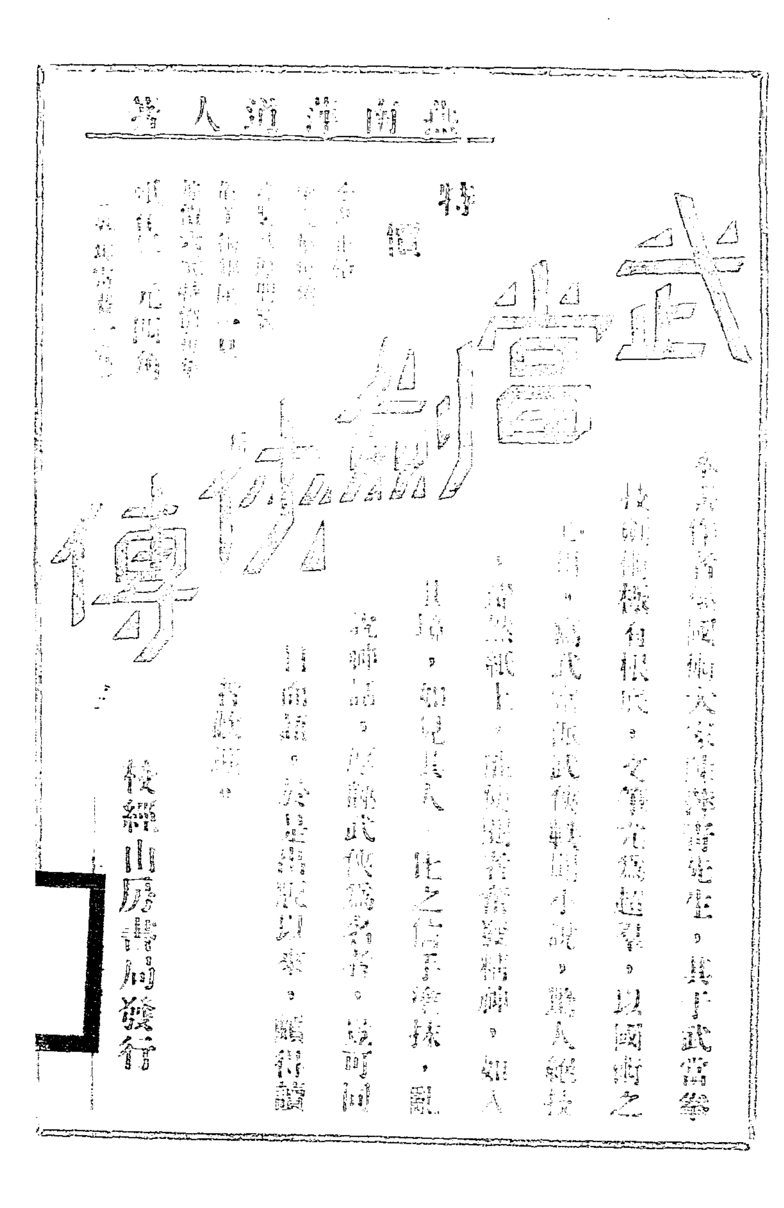
作者依據明代史料之舊聞，運用豐有小說天才之流利文章，作忠實之描寫，成偉大之作品，出版以來，故能獨步一時，壓倒一切，此書如著於明末請初，

金聖嘆先生見之，必拍案叫絕曰奇書奇書！!!

喜爲之序，樂爲之批，價値名貴，可見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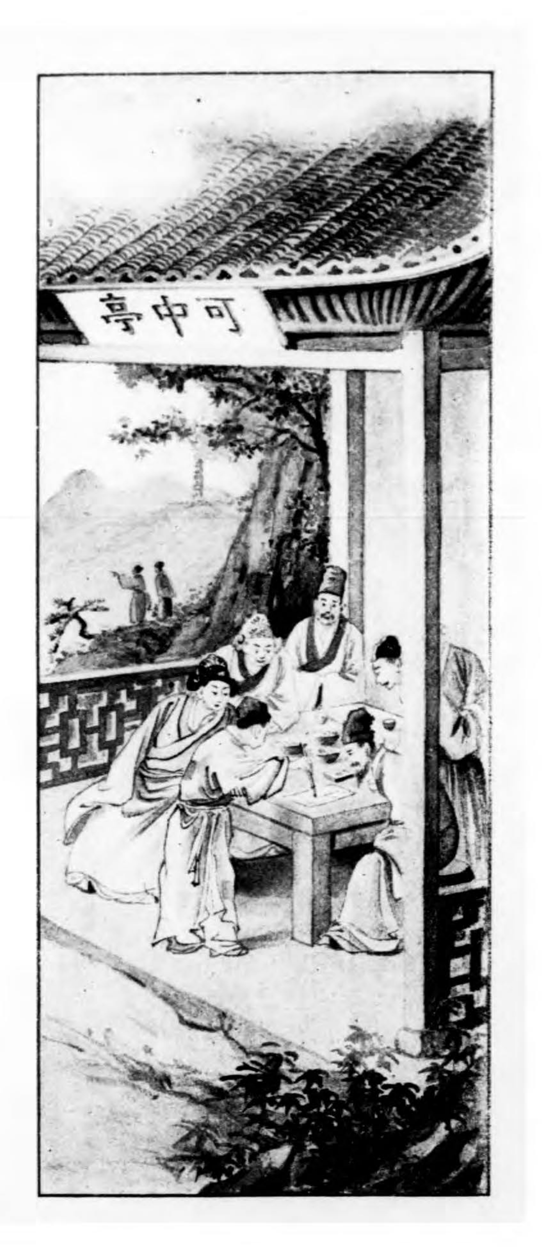
上海四馬路中

校經山房書局發行


豐南譚道人著
特價
武當劍俠傳
校經山房書局發行

何必西廂

一名梅花夢



第十回

剜肉佐丹再造夫妻剛卜鳳　獻圖搶美同憂翁壻忽逢梟

話說崔小姐自從眞張靈鬧散花筵。假張靈暗通關節。被靳太守枉斷之後。愁恨交加。鬱成大病。半月以來。甚是利害。竟成不起之症。（攢十字）

崔小姐在蘭房長吁短嘆
只盼着後書生諧成秦晉
真才子假莫文糊塗斯辨
到今朝生巴巴拆開鸞鳳
因此上左右雖針砧長坐
忽奇熱忽奇寒涼冰炙炭
神針灸好岐黃石投大海

自那日官枉斷膽顚心驚
怎當得莽太守顚倒朱陳
有青天無白日冤屈難伸
恨兇徒惡狠狠布滿荆榛
最不堪前後想血泪虛膺
非實症非沾症牛蟻蛇繩
油盡燈灰消獨風捲殘雲

說不出道不來千愁萬苦
符似虎令如雷難違鉄判
早知道好烟緣變成孽障
貞烈女矢靡他甘心誓死
茶懶飲飯懶餐斷魂失魄
目光定聲氣低痴呆似木
嗟薄命惜紅顏流連床褥

要上天求入地少路無門
丟甜桃尋苦李斷送芳春
悔當初輕識面種下情根
鬼門關容易到怕累嚴親
神懨懨氣鬱七病繞災臨
臥不寧立不穩囑語頻閒
有薇香偸含泪敍說原因

薇香見小姐病勢沉重。深曉得致病根由。斷難解釋。但是主婢情深。不忍見他這般模樣。只得上前。婉言

相勸。

告小姐太痴心人生如夢
那張郎扮乞人終嫌輕薄
你拼了俏花容香消粉散
倒不如將就些勉成連理

（崔白）你說那裏話來

做夫妻前世事何假何眞
問書生眞情種何事遲行
你拚了小性命玉碎珠沉
還強似淹纏煞死亦無名
誇淑女重好述關雎正始

洋商子太守媒原非下賤
害得你苦伶仃不上不下
森羅殿做不得望夫山嶺
從今後請玉人暫開懷抱
更二夫虧大節畜道同羣

比措大呷虀醋還勝三分
祇怕他早歸去無影無形
奈何橋那裏有踐約尾生
有現成好金屋合貯娉婷

薇香道。張公子並不曾一絲爲定。就是另嫁。也算不得女更二夫。

（崔唱）說什麼沒一絲詩篇兩證
縱然是斷頭香今生難續
說什麼該另嫁父命全憑
只認做勾魂票此命當傾
三生石一片情萍蓬牢繫
貪金穴墮火坑魂都臭穢
畫中人人中畫山海盟輸
爇心香拾軀壳骨也芳馨

薇香道。在生一日。勝死千年。反不如祝髮空門。還免得沉淪鬼趣。

（崔唱）楊枝露酒不成蓮花並蒂
慈航帆拉不住孽海翻身
皈三寶戀餘生那般結果
棄紅塵埋黃土倒是完人

薇香道。小姐如此執意。說也傷心。這怎麼好。

小薇香泪盈盈搥胸搓手
看小姐瘦怯怯室暗燈昏
他生卜此生休陽差陰錯
前世冤今世債弄鬼裝神

好一時 歹一時光陰有限 病一日 重一日靆藹無靈 可憐他 粉團般千嬌百媚 忽變作 梅花朶東落西零

張君瑞 崔雙友不曾絕命 續西廂 同芳姓忽喪傾城 我不是 巧紅娘暗傳消息 倒做了 小春香親見離魂

薇香正在傷感之時。只聽得小姐在床上喲哎一聲。說我不好了。薇香連忙近前觀看。已是痰厥過去。手足冰冷。連喚不應。卽時對別個丫頭說道。快報與老爺知道。那丫頭應聲而去。崔爺正在書房悶悶昏昏。想女兒的事如何是好。忽聽一個丫頭跑出說道。老爺小姐要斷氣了。崔爺這一驚非同小可。

崔爺聽說如雷震 兩脚飛奔到內房 先聞沸反聲音急

只聽得薇香叫道。小姐小姐。快點把姜湯灌下去。小姐蘇醒。

又見多人繞榻忙 崔鶴近前觀仔細 一時老眼淚盈眶 (白)女兒吓女兒

但見汗流 額角身如火 手足冰凉半帶僵 呼吸胸膛微覺動 命痰喀喀響喉腔

薇香捧住多嬌面 帶哭連呼寸斷腸 海仙手指人中喚 更念南無禱上倉

小姐是 渺渺魂飛神不定 悠悠魄聚又還陽 一聲哎喲斜睜眼 鼻喘噓噓意亂慌

崔公道。好了。女兒醒了。薇香道。恭喜小姐醒了。阿彌陀佛。小姐道。呀原來爹爹在此。

氣息俱低聲繼續 萬般苦楚淚千行

哎喲好難過吓。崔公道。女兒吓。怎麽難過。

（小姐唱）渾身骨節疼如散　火擁心頭割劍銼

崔公道。這是虛的緣故。薇香快把方纔煎好的參湯拏來小姐吃。定一定神就好了。小姐道。噯爹爹吓。孩兒此病縱有仙丹。亦難救治。死後別無他戀。

只苦嚴親花甲外　白頭人轉送紅粧　旣無兄弟承顏色　寂寞椿庭影自傷

崔公道。你如有不測。我這老命也不久了。小姐道。孩兒死後。求爹爹百凡保重要緊。

寒暖丁甯須保重　兒是九泉暗裏祝安康

還有一件要爹爹恩允。崔公道。女兒只管說嚧。

（小姐唱）就是題詩那個張公子　他是才子風流學士郎　前朝對部遭寃屈　只怕抑鬱心傷氣不揚

（白）若是他還不曾回去呵　想來是依棲客館多岑寂　況且他千里離家母在堂　伏望垂慈開導勸

早歸莫再滯他鄉

崔公道。爲父的依你就是。小姐道。我好恨吓。崔公道。女兒恨什麽。

（小姐唱）恨煞一曇花空現　狂風吹散各參商　雖然保得無瑕玉　知在梅旁在月旁

素瓊說到傷心處　咬緊牙關暈倒床

崔公道。女兒蘇醒。不可如此。薇香道。小姐醒來。

萬喚千呼全不應　可憐一夢付黃粱

看這光景崔小姐萬無生理。明是唱了一齣杜麗娘離魂。自然是牡丹亭舊稿。要等到死後見過花神判官。纔有回生指望。不然就是學絞綃帕上借屍還魂。若說不套這兩路文章。崔小姐此刻已經死了。難道自己忽然會活轉來。還是後半部書總用不着崔小姐。任憑他一棺埋玉。就完結了這樁公案麼。不必亂猜。且說崔公與衆丫鬟僕婦。七嘴八舌。叫喚不醒同聲大哭。忽聽宅門外擊梆稟事。崔公含淚步出內房。見是管門家人說宅門外來一游方道士。他說能醫諸般絕症。有起死回生之術。可要請他進來。崔公想他怎能預知女兒氣絕。就說能醫絕症。況且人已是死的了。落得憑他醫治。或者他口出大言。竟有奇術。也未可定。隨卽分付快快請進。

登時請進游方侶　但見布衲披身戴道巾　長鬚五綹神仙樣　背上葫蘆似酒瓶

手執拂塵先問訊　崔公迎揖便開聲　方纔小价傳仙術　起死回生法力真

堪憐小女全無氣　要乞慈悲救返魂

崔公讓進道長。彼此坐定。懇求仙術。道長道。女公子病症。貧道洞悉根原。若不能救彼返魂。又何必親身到此。

道長從容含笑答　有緣有福自能生　只愁他草枯木槁春難大　必須得找着情苖活愛根

一頭解下葫蘆倒　傾出珠圓粒是金　遞與崔公丁囑說(白)有引則生。無引則死。

方纔藥引記須清　海仙不解元關語　拜請神仙指點明

崔公接了金丹在手。不解情苖活愛根是個什麼藥引。隨又請教道長。那道長說。此乃九轉還魂丹。令愛因恨火上炎。芳心成燼。以致奄奄垂斃。要救他一寸心灰。非男子心頭肉一塊作引。雖服金丹無益。這叫做以心補心。以陽補陰。崔公驚道。如何得有心頭肉。道長道。就是心口前膺肉。不比破腹割心。若遇有緣人。必肯喜捨。崔公道。就是膺肉割下一塊。恐至傷生。豈可損人命而利己女。還求仙長別賜良方。道長點頭笑道。好一個仁慈恕道君子。復取一包藥末。遞給崔公。又講若有人割肉死者。以此藥敷上。即時全愈。可以分作兩次。救得二人。但女子的尊長。及家下用人。雖肯割肉。不但不能治病。即敷藥亦復無靈。必待他的有緣人到。方能奏功神效。謹記謹記。貧道告辭了。崔公還要再問。道長拂袖而起。不再答話。逕出宅門。命人追之不及。這位道長來去飄然。將來自然還有出場之日。崔公深悔不曾問他法號住處。又不知

誰是有緣男子。心中想到張靈身上。但他只怕早已囘去。卽使未囘。找了他來。竟肯割肉。將來女兒病好。斷案在先。依舊不能許配他。怎樣對得他過。除非另有一個肯來割肉。可以金帛酧謝了事的人。纔爲妥妙。一時如何得有。不覺愁悶倍增。

道人竟去追難及　急煞崔公悶又增　續命有丹無法用　問誰捨肉救囘生

再三思想來閨內　仍見嬌娃挺直身　痛腸倒捲號咷哭　哎喲女兒吓

你有藥還魂沒福吞　薇香含淚忙來問　什麼還魂藥有因　崔公細告仙人事

又把愁懷與說明

薇香道。何不前去與那個冒名張公子的商量。是他害我小姐一病至此。想他割塊肉也是該的了。這個主意。倒也出得刁鑽有趣。

獻計薇香真巧妙　解鈴還是繫鈴人　就他肯割心前肉　心惡還嫌毒氣深

崔公聽薇香之言。甚爲有理。明知這等奸詐小人。斷不肯捨身割肉。借此試他一試。難他一難。未爲不可。一面差人卽往泮行。一面分付衆役。傳揚出去。有能救活小姐者。酧謝千金。因爲不便明出招帖。故此傳論。想來一傳兩。兩傳三。不幾時。就有半城的人曉得了。那假張靈自從官司打贏之後。十分快意。這日正

與爵奉承談心，說到崔公賴婚之事。

開言說那崔知縣　忽賴婚姻大不良　被我那一紙冤詞來告准多嬌病要見閻王　當堂斷定配紅糍

(白)个撳阿有得說哉　連日速催完好事　說什麼　(白)呀老崔吓老崔

你是個百里諸侯民父母　面皮削盡爲洋商　豈能不嫁親生女　徒受黃堂辱一場

詹夥連稱真有趣　忽聞人語喚聲忙

原來就是崔公差來家丁在外問道。這里可是張家洋行麼。列位這明是臧家洋行。家丁問姓張的。豈不對出假來。不知張臧二字。蘇州口聲說來有些相似。他又久已買囑過左右街坊。說這洋行是張臧二姓合開。故此再不得露馬脚的。假張靈聽見出來應道。正是。㕶是囉里來個。家丁道。縣裏來個。假張靈道。㕶阿是叫唔里去做親呢啥。家丁道。弗是。假張靈道。介末做啥。家丁道。張大爺吓。

我家小姐憂成病　(假張白)那哼呢　(家丁唱)不幸今朝命竟亡　(假張白)阿是死哉

(家丁唱)已經氣絕無能救　(假張唱)哎呀我個家主婆呵　(家丁唱)忽遇仙人授妙方　鬼門奪魄真容易

(假張白)介末活仔轉來哉　(家丁唱)藥引須從貴體商　(假張白)要啥个介　(家丁唱)要取胸前成塊肉

勝求聚窟返魂香　特來邀請高軒去　專望調和續命長

假張靈聞此語。十分詫異。

世間有此稀奇事　只怕崔公暗計藏　我今且到他家去　細察情形再主張
隨卽同行來縣署　崔公相見細評商　奸徒便問千金病　既有仙丹定不妨
早早自宜調好服　休教躭悞費周章

崔公道。便是此意。

但是藥引偏難得　要剜胸前肉做湯　你是義不容辭痛癢關　割膚決不善刀藏

假張靈說道既然宅介。且到內宅去看仔。那哼再商量。崔公說道。極使得的。卽便前行引路。一同走進。

奸徒先讓崔公進　假作斯文後面跟　將近內堂先側耳　哭哀動地震雷聲
(白)看來真个死哉　但見三間樓屋朝南向　西首房和綉閣門　風爐茶灶花廊滿
深幔重簾藥氣侵　室內鋪陳雖雅潔　鏡奩香几半縱橫

假張靈隨崔公進到小姐卧房。衆丫鬟傍邊躲避。只有薇香斜靠裏床。尚在哭嘆。假張靈走近床前一看。

你說小姐是怎生模樣。

但見帳鈎雙掛衾枕橫　僵卧香床目閉睛　氣息全無皮肉板　一堆瘦骨望峻嶒

蓬鬆亂髮如茗箒　面色焦黃白嘴唇　奸徒一看心灰爛　那像圖容一一分

原來小姐終日憂鬱。將近一月。花容消瘦。不似舊時嫵媚。更兼死後愁苦形容。更不好看。這假張靈從未覿面看過小姐。他只見綉圖容貌十分羨慕。今藉此一探。並非果有割肉之心。誰知竟與畫圖大相懸遠。連前日告狀謀婚都懊悔了。隨說道。唔個阿是个死屍。就是小姐。崔公道。正是小女。假張靈道。唔出去罷。

揚長走出香閨外　假作悲顏嘆息頻　(白)呢老丈人　我想神仙既有追魂術

何必心前肉始靈　多因野道妖言惑　救命丹丸定不真　已死還陽從古少

不如端整好棺衾　我非不欲全妻命　父母遺軀不敢烹

崔公聞言大怒道。你既謀占婚姻。此刻倒又見死不救。這等忍毒。不知具何肺肝。

海仙照臉連聲啐　狡滑言詞不耐聽　我兒恨你謀姻事　鬱抑成痾喪了身

你忍心反出無情語　速退年庚找別人

此時假張靈是巴不得卽刻退婚。省得旁人議論他娶親還未過門。就尅死了一房。將來訂婚。越發難了。況且花費多少銀錢。誰知是這等一個平常女子。若不退婚只怕發送入土。崔公還要說是他聘定的人。叫他出錢。更不值得了。及被崔公面斥。雖是氣惱。却合衷懷。便道好得勢。

正愁退送無方法　誰要骷髏再做親　三足蝦蟆無覓處　婆娘兩脚豈難尋
有人肯割胸前肉　願送朱絃上別琴
人是死定個哉。囉里有啥仙丹。救得活哩噎。
托詞要想儂償命　却哄我（自剜肌膚你怨伸）
唔又弗是呆大。上匝介個當。
剜肉補瘡從不做　傷軀何況爲屍靈　任君設下金鈎釣　我這不（吞餌的魚兒鈎豈能）

假張靈如此設想。越發該退婚了。崔公聽他已肯退婚。便不和他較論。隨道。不必多講。你捨不得一刀一塊。自然要一刀兩斷。卽命家人傳話薇香。取出他原來首飾聘禮。交假張靈一一點收。假張靈出署。卽着人跟到洋行。將庚帖等件。及愛月綉圖索回。假張靈只付還庚書。並回盤帖一件。詭稱綉圖被朋友借看。改日送還他因花費幾百兩頭。算買得一幅美人圖容。留作案頭玩賞。這時却沒有別的意見崔公見庚帖已退。永斷葛藤。綉圖遲些取回也無關緊要。況且要趕緊救好女兒病症。更不暇忙忙的追索了。此刻假的業已退婚。宛惌頓釋。此時眞的自然回里。消息難知。萬一無人剜肉。小姐不得回生。是退親僅屬贅文。卽贈丹亦徒饒舌。急得崔公四處傳諭找訪這是那裏一時三刻找得來的。不想事有湊巧。眞張靈還

未回蘇。也在寓所害病呢。

張生流寓招商店　怎也無端二豎侵　想是他同病相憐心暗合　不忍教玉人閨閣獨呻吟

這夜張靈下了府堂回寓。長吁短嘆。兩淚涔涔。那一個解酒童說道。相公何故悲傷。燙有熱酒在此。且請開懷暢飲一盃。張靈道。近日心情大減當初豪興。何況此時萬箭攢胸。這酒如何能下咽嚧。

我有真愁非酒解　酒兵那得破愁城　傷心空對杯中物　一滴如何下咽能

看官切記此後張靈要像平時那般豪飲快意。只怕急切不能彀了。纔知酒仙酒聖。是要與致境界湊成的。那童子道。相公既不飲酒。夜已四更。請安宿罷。張靈道。只好睡了。隨卽上床安宿。誰知翻來覆去。想後思前。直到天明。何曾合眼。

一夜無眠前後想　可憐枉斷不容爭　圖謀他縱前行聘　假冒分明僞託名

(白)好个問官吓　不追畫是從何盜　反論今朝已締姻　覆盆那照沈冤苦

秦鏡高懸假作真

倒是唐六如那封書信。壞了大事。

一書轉借他人便。懊悔當初托寄音　小姐吓　可惜你才貌雙全偏福薄　聰明絕世悞針神

如何愛月光殘缺　不見團圓祇累身

先前出題考試。明明是小姐一點慧心。一團雅意。

二字夢梅重考試　憐才空負美人心

嘍張靈是你悞了小姐了。

爲甚的珍藏麗影輕貽賊　爲甚的還着先鞭肯讓人　怕的是斷送紅顏憔悴死　博得個一堆黃土認香墳

小姐若有他變。我亦誓不獨生。

追到黃泉同首告　閻羅諒比郡侯清　生前不得來隨倡　死後還當逐影形

呸老母在堂怎便說出一個死字。張靈你好糊塗吓。

有母豈容捐七尺　茫茫長恨幾時平

畢竟不知這賊眞正姓名。這口氣何時得出。

官商黨惡都該殺　不得元兇確姓名　他日倘能親面聖　封章定奏九重閽

那時請得龍泉劍　砍彼頭顱報玉人　亂想幾番重洒淚　搥床搗枕到天明

張靈這一夜不曾合眼。打點次日就要僱船回去。一則恐怕老母在家懸念。二則鐵案難翻。就再住一年

半載也沒半分指望。惟有死心塌地歸家。方爲上着。誰想因爲一夜未睡。受了風寒。次日便染下一種內鬱外感之症。只說調治好了。卽日起程。又不料日甚一日。醫藥無功。竟與崔小姐異地同情。一般沉重。

流連床席顦唐病　留滯徒勞毋傍門　何日還家心欲碎　百憂交感倍沉沉

莫不是小姐魂靈先出竅　找他同路赴幽冥　莫不是氤氳使者無方法　成就雙雙地寵親

爲什麼道長有丹貽弱女　不從順路救羈人　爲什麼天緣不遂求婚願　又遣邪魔作病侵

看看也將一月。不能起床。又像從前在家害那一場大病。況且客館蕭條。沒有親人在側。煢煢隻影。委頓難支。只跟得一個童子。雖此時自然曉得張靈致病緣由。畢竟小孩子們。知道什麼。分不得憂。解不得悶。尤其比不得前番向有張夫人秦鍾兩個設法解勸。這病如何能好。豈不是死作他鄉之鬼了。誰知張靈每遇生病。總是忽然而來。突然而愈。不用苦口之藥。祇憑入耳之言。這一日童子在街上聽人傳說些話。就進來告知張靈道。崔小姐一病而亡了。張靈大驚道。這話眞麼。童子道。早有人眼見縣衙替小姐置辦棺木衣衾。怎得會假。張靈哭道。我那小姐吓。

料定知心人必死　可憐先我命歸陰

童子道。相公不要哭。忽然來了一位仙人。留下金丹。如今小姐是有救了。張靈道。如此還好。

何處仙人真倣美　金丹替我救佳人

童子道。只是藥引煩難。要得有緣人一塊胸前肉。張靈道。這又難了。

有緣若個輕生死　誰似如來肉飼鷹

若非母在不以身許人。我張靈今日必定割肉捨生。奉酬小姐知愛。

兩難空抱千重恨　大怪仙方太不經

童子道。那仙人又留下敷藥。說是有人割肉。此藥敷上。卽刻囘生。毫無痛楚。張靈道。旣有敷藥。保不傷身。我當一往。

有憑靈藥能無恙　何必留延緩救生

童子道。相公救活小姐。依舊配那假新郎。豈不又是枉費精神。張靈道。你說那里話。

多情合把痴情報　那管姻緣敗與成

童子道。相公眞是有情人。適纔還聽見崔老爺。找那新郎割肉。不但不肯。而且吵鬧一塲。退却庚帖。任憑醫好。另嫁別人了。張靈大喜道。這語可又眞麼。童子道。千眞萬眞。方纔我那句話。原是試試相公的。張靈道。我這一片痴心。何勞你試。你怎不先說這話。省我少愁一刻也好。

你報喜何須吞吐說　可知這好音天外最開心

童子道。還有一件喜事。崔老爺傳諭出來。有能救活小姐。酬謝千金。相公得有千金之贈。無論婚姻妥與不妥。也不算白走一回。張靈道。蠢才。這千金二字。是崔公暗藏啞謎。你那里懂得。我好喜也。

他人救得千金贈（白）若我救得他呵　是玉體千金。當謝金　啞謎就中含巧妙分明要我作醫生

童子道。相公自己病體狼狽。豈能又去割肉醫人。張靈道。我何嘗有什麼病來。即刻穿衣下床。果然奇怪。病態全無。眞是突然而愈。又像在家養病時。聽秦鍾一席話。早醫可九分不快了。這童子旣能解酒。又會做用急救方的郎中。莫輕量他不知道什麼。張靈隨即自往。縣衙進謁。見了崔公。告知因病躭延。今日開信。特來割肉搭救令愛。崔公喜之不勝。就說明仙人贈藥。及那賊退婚情由。果與童子所言無異。又講道。再不想足下還在此間。小女的病。本爲太守斷離而起。今日妙引回生。仍歸好合矣。

張生聽說盈盈喜　從此婚姻穩得成　我只道寒酸皮肉終枯爛　誰知是朽骨回春許效靈

焚身斷臂情多少　報德無非這點誠（白）小姐吓　我牽腸挂肚朝和暮

正要表白這相思血熱心（白）老先生借快刀一用　一頭說罷將衣解　半露胸膛雪白痕

崔公親手遞給一把尖刀。張靈接在手內。

尖刀一把先輕試　戰戰兢兢手又停　(白)噯張靈吓張靈你十月懷胎娘受苦

何曾反哺報深恩　全忘孝道傷遺體　只怕母子連心千里疼　(白)不是孩兒不孝

多因是神仙敷藥靈堪特　並不敢母在無端混毀身　但願的九轉金丹毛髓活　仗着這癡肥片肉長精神

(白)老先生取碗來　尖刀直剜胸膺上　血冒紅泉濕滿襟

崔公遞過碗來。張靈將刀就在胸口用力忍痛斜披一寸大五分厚一塊肉下來。放在碗內。初時不覺疼痛。但見血湧如泉。紅濕襟袖。崔公老大不忍道。慘哉慘哉。

崔公太息心難忍　大叫張生跌在塵　登時昏暈魂離舍　初割須知木了心

張靈割完了肉。湊手不及。即時一交跌倒在地。昏暈過去。崔公忙將道人所留敷藥。分了一半抹在張靈傷處。那一半自然還有用處。崔公替張靈扣好衣襟。將參湯灌醒。張靈叫道疼死我也。他初割時不知痛苦。此刻上了靈藥方纔醒回叫疼。雖然是預知不至傷生。始幹這痴呆勾當。畢竟非真正情種。斷不肯輕易嘗試的。幸虧仙藥有靈。過了兩三刻。就止了痛。崔公命人扶掖張靈到書房將息。並將他的行李箱籠全行搬進署內。從此安住衙齋。再說崔公拏了肉碗。忙忙走到內室。緊趕煎好了湯。冲化金丹。來救小姐。

但見小姐是

渾身冰冷牙關閉　有藥如何得咽吞　（白）薇香接過藥盞在手忙拔金針輕撬齒

從容撥啓小朱唇　祇留線縫能容水　小小茶匙灌得勻　一杯妙藥無多刻

盡入香喉不剩存

薇香道。老爺。一盞藥總灌下去了。

崔公點首呆呆看　生怕仙丹未必靈　死屍守定憂兼喜　如醉如痴不啧聲

如今大家心內以爲小姐服此丹肉。必定回生。各各收住眼淚。靜守屍靈。呆呆看着。說爲何還不回陽。你說丹如其不靈。何必害張公子割肉。將來反如何了結這部書那個要看。所以實在奇怪靈驗的。

一個多時人寂靜　忽聞小腹似雷鳴　上下三關舒百竅　喉嚨喀喀響連聲

和通血脉多牽動　氷透肌膚漸覺溫　鼻內吸呼生熱氣　額前細汗濕津津

崔公道。薇香。可是小姐腹中響麼。薇香道。老爺正是。崔公道。如此有望了。

薇香道小姐蘇醒。崔公道。女兒醒來。

鬼門關上傳消息　追轉輪迴六道因

小姐道。我好睡吓。崔公道。女兒女兒。好了好了。薇香道。小姐小姐。

含糊答應旋開口　吐出濃痰漸漸清

小姐道。哎喲好喫力人也。要茶喫。薇香道。參湯在此。小姐請喫一口兒。薇香隨即扶着小姐喫了一口參湯。崔公道。女兒。爲父的在此。小姐道。原來爹爹也在這里。薇香道。小姐你暈了一日多了。此刻方纔醒轉來。崔公道。女兒你可知道麽。小姐道。爹爹。女兒那裏知道。

渺渺茫茫成夢覺　迷迷暗暗御風輕　猛然聽得人呼喚　不解如何信口應

崔公道。你昨日氣絕之時。幾乎唬煞爲父的。小姐道。爹爹吓

但記得那時訣絕言淒慘　忽地心慌沒主衡　兩耳平空鈴鴿響　頂門冉冉出元神

(白)誰想倒有一日了　再不信一日光陰眞倏忽　祇覺是醒來不到半時辰

崔公道。女兒可要飲些粥湯麽。小姐道。孩兒還喫不下。

滿腹愁團塡塞住　徐徐消化進饔飧

崔公道。薇香好好陪伴小姐。我去看看那割肉的郎君就來。崔公出去。小姐問薇香道。什麽割肉郎君。薇香道。小姐。和你說又要喜煞你了。小姐道。你且說來。薇香道。小姐聽稟。

昨日千金昏厥去　登時唬煞合家門　幸逢仙道從天降　有一顆九轉靈丹度世針

必須引用人身肉　剜取心窩拌藥吞　（小姐白）這是那個肯捨命救人呢　（薇唱）因此上老爺面問商家子

定要他拼得金刀自損身　誰知道棄置如遺眞狡猾　急忙的婚姻退轉舊年庚。

小姐道。他就割下肉來。我如何肯喫。薇香道。小姐那時人事不知他如果割肉只怕也要將就用他的了。

你昏迷不醒何知味　眞做了心上粘皮貼肉人

小姐道。就使喫了。我也斷不回陽。薇香道。只怕由不得你。

閻羅已給還陽票　誰敢輕留俏麗魂

他執意不肯就此退婚。這便有天意了。

他奸謀使盡千千萬　沒一着天機悟不能

小姐道。倒底是誰肯割肉呢。薇香道。小姐吓。

你眼中拔去釘非喜　忽有個心上人來願捨身

小姐道。胡說。什麼心上人。薇香道。哪……哪……哪……

就是那乞食虎邱張夢晉　可憐他割胸一塊血淋淋

小姐道。這倒難爲他了。不知這人可死嗎。

（薇唱）仙家末藥留下治　包管平安諒止疼

小姐道。如此還好。

（薇唱）此時留養衙齋內　再造恩情穩締姻　小姐吓如今是西廂榻下張君瑞　不用那月下雙文去聽琴

崔素瓊小姐聽薇香這話。不覺暗暗歡喜。從此漸進飲食百病霍然。這時崔公走到書房去看張靈正在床上躺臥。

海仙得意來書舍　只聽得夢晉朦朧囈語頻　（白）小姐吓　但願你靈丹頃刻回生轉

不在我五尺頭軀痛苦深

崔公聽見連連贊嘆道。眞至誠君子也。便問好些了嗎。張靈驚醒見是崔公回說道。老先生不妨事的。小姐可曾回陽麽。崔公道小女已經還陽。張靈不禁手舞足蹈的說道。仙人法方無邊。可喜吓可喜。崔公道小女喜已重生。恩同再造。如今我們就當翁婿稱呼了。

本是良緣遭惡刦　累君千里締姻蘿　官司枉斷誣名姓　血肉傷殘再造多

夙世寃牽除了障　（白）賢壻　從今後同偕百歲樂如何　此番喜極風魔子

(張白)謹依尊命　岳父連呼態更和　小姐是仙緣不用偷靈藥　天賜金丹庇月娥

小壻有罪無功何敢更邀稱許。

豈因凡體腌臢肉　能轉金輪出鬼窩　遺失圖容留禍水　遲來半月起風波

辱叨雅愛開甥館　還恐氷清玉欠磨

崔公道。賢壻不必過謙好生將養。張靈就答應一個是字。從此也像崔小姐漸進飲食百病霍然。

一邊是枯花再發增情譜　一邊是腐草重榮種愛河　總是姻緣難拆散　若無曲折不成歌

張靈和崔素瓊又隔了十餘日。已過殘年正是新正風景。人逢喜事。自然精神加爽。一切如常崔公忙忙碌碌拜正賀節到了初八上燈之期纔得閒暇就和大家說明。擇於正月十二吉日完姻檢定這日未時拜堂奩具新房早已現成齊備。不用另起爐灶。只有增添華美之處。比臧季兒那日入贅風光。必定分外燦爛。不用做書人重復補敍況是迎歲梅新半輪月朗尤其印合才子佳人誕夢嘉徵題詩吉讖。這纔算是人間美滿夫妻有一無兩至於行聘過禮張靈隨身帶有銀兩一定從豐所有庚書吉帖兩邊就近親手交代更是我輩不拘俗套了。崔公因爲是第二番贅壻。女壻又現在衙中。越發怕人議論。不肯通知外客。只喚儐樂喜婆屆期進衙伺候不知不覺已到十二這日。

上元佳節先三日　春色盈庭瑞氣多　獻歲梅花香最馥　半輪明月鏡新磨
洞房陳設新華麗　奩具輝煌舊列羅　結綵中庭安綺席　鋪毡平地掩青莎
鼓吹將動趨儐相　粧扮須催走伴婆　又是一番花燭景　永清孽障漫延俄

這些儐樂喜婦還是前日那一般人。大家背地談講。我們伺候人家做親。不知有幾十幾百處。從沒見前日那般閙散。連喜酒也摸不着吃一鍾。今日是男女二家兩相情願。並沒岐盤夾賬。穩穩成親。況都是歷過魔難的。越覺喜色千重。看着老爺有一萬分稱意。新郎又有一萬分快活。新人更不必說有二萬分歡喜了。今日喜酒之外。必有重賞。你一言。我一語。莫不得意洋洋。不一會已交午末未初蘇州風氣婚嫁不定是掌燈以後。只檢上吉時辰。此刻既交未時。自然大衆都要忙起來了。外邊儐樂各在階前分班侍立。裏邊喜婦去催粧束。好等拜堂。這時候崔小姐梳粧甫畢。偶然在粧匣內。恰恰看見那幅行乞圖不覺一笑。被薇香展開看道。小姐。

我想當日虎邱呼乞丐　再不識玉堂世冑擅才名　看他捧持冷飯船頭謝　再不曉舉案同牢郎此人
聽他蓮花答對題詩句　再不想連理花開並蒂新　記他尾書才子張靈款　再不疑又有同名來冒婚
就是舟窗偶把形容寫　再不思別辨郎君此是憑　(白)小姐少停一刻等到洞房花燭

可問他柳堤呆立緣何事。有一個竊笑了鬟見未曾。

薇香正在閒論行乞畫圖。只見喜婆進來說道。吉時已到。快請小姐更衣隨即和薇香替小姐趕緊插戴更換冠帔。薇香說道前日攙扶小姐。只是不肯快行。就有一個蹭蹬預兆。那却是不快的好。今日稱心如意。又是快的好了。請小姐不要像前日停留纔妙。

裏面是合歡衾貯銷金帳　外面是如意弓張軟玉屏

這纔是沒爭差的跨鳳騎鸞客　這纔是不離別的牽牛織女星

要想到百歲破題頭一日　合催着娘行交拜莫消停

喜的是今世良緣今日定　何況是立便新婚成燕爾

喜的是一番好事兩番成　何況是從今兩好沒人爭

這里薇香催促佳人早搭方巾。專候鵲迎星駕。那里崔公點齊儐樂演吹笙管安排鳳引仙郎。堂前三請將行。門上一人忽至。却是家丁回稟外面有一位太監。隨帶校衛從人。說是寧府差來。必要面會老爺說話。崔公心想與宮監向不往來。若道是寧王差來賀喜的。我並不通知一人。如何曉得倘別有公務。知縣與王府向無交涉事件。惟有選美一事。我前日當面啓過現在訪覔無人。寧王還說道此時已有九美僅少一人。現在四處訪求。不專責成一縣。只要二月內有一處選得。也不爲遲。可見必不是這件了。今日特差閹侍前來。必有別的緣故。

向來交涉無公事　選美前經面說明　若遣中官來賀喜　瞞人贅壻怎知聞

或是要我替他招養勇士這是萬難從命的。

你好勇多招亡命輩　自來我不慣逢迎

想是差內監率領校尉捉拿什麼奸細要我添差捕快。

定因王府拿奸細　飭縣添差去捉人

崔公分付且停鼓樂慢請新郎即刻開門出去迎接這來的八寧王千歲府中一個近侍太監。崔公猜的必不爲選美一事。其實專爲選美而來的寧王要選十個美人進御的緣由前回書已經表過如今只少一美現飭各州縣留心探訪原是選的民家之女。不想那個冒名張靈的賊季兒自從退婚之後住在洋行盤查賬目埋怨詹奉承賄賂太守。多花費了銀兩人財兩空。心中甚是納悶。小人之交。兇終隙末。大率如此。到了正月十二日早晨。纔聽說眞張靈割肉救活小姐。就是這日完姻。他那里氣得過因聞甯王選美。心想待我將小姐獻與甯王。大家受用不成。就沒和詹奉承商量，一徑趕到甯王府中。報明有緊急事求見大王。即時甯王傳見。他就面陳道。現有聘定妻房崔瑩係屬國色。既奉大王選美。不敢隱瞞情願進獻。奈是新建縣知縣崔鶴之女。再三婉說執拗不依只得前來自首。你說這計毒也不毒。

奸徒要洩心頭忿　自向藩王獻美人　簧語說來真好聽　斷無毒計不能成

那一幅愛月圖。崔公屢次追索。總講被人借去未還。這日又將繡圖獻上甯王。甯王見圖大喜道。此眞國色。堪爲九美之冠。看見圖上題的詩句甚佳。問之假張靈。仍復冒爲已作。甯王贊他是個奉公無私。有才誠實的人。就命他充補王府記室之職。假張靈叩謝下殿。滿心暢快。自不待言。甯王就一面差了太監率領校尉。前到新建縣提取崔女入宮。

尺幅綉圖真惹事　三番兩次不安寧　閒穿綵線殷勤刺　變作黃蜂尾上針
不想情瀾成孽海　一波方息一波興　誤人更勝昭君怨　却爲圖容太逼真

甯王又分付太監。崔知縣依從便罷。若是倔強抗違。即刻拿下司監問罪。收取印綬。交南昌府委員接署。這正德年間甯王專擅。眞是有天無日的世界。不要說知縣拿下司監算不得甚事。就是即刻將知縣殺了。也沒人敢奏。就奏知朝廷。也從不究問。只好白白殺了無處叫寃。何況甯王平日肆行不法。觸惱了他。有什麼幹不出來。太監領命。走到新建縣。正是午末未初。眞張靈要和崔小姐拜堂成親的吉時。他兩人好事多磨。良緣叠舛。就撞到這等水盡山窮苦惱險惡境界。這一番。他兩人一定有死無生。說也可憐可歎。這時崔公開門迎進太監。那衆校尉也就一擁而入。

一班監尉狐羣輩　擁入琴堂虎勢生　施禮崔公陪坐定　連忙開口問來因

儆衙無事勞尊步　怎得高車肯辱臨

那太監道。老先兒你問咱家的來意麽。

爲奉寧王當面令　(崔白)有何令呢　(監唱)特來選召貴千金　(崔白)怎知下官有女

(監唱)是他夫壻前申告　(崔白)是何名姓　(監唱)吳下張靈有姓名　(崔白)小女却非美貌

(監唱)畫圖先識春風面　(崔白)閨中女子安得有人描畫　(監唱)愛月香閨目綉眞　(崔白)然則有夫婦女從無入選之理

(監唱)令坦投珠非是強　(崔白)我壻現在何處　(監唱)新充書記待藩庭　老先兒不信畫圖今現帶

(白)千歲恐你令人頂替。須要這畫容相對覓亭亭。

崔公展看綉圖。明知是假張靈幹的蘭兒眞是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誰知這賊下這毒手令人防備不及。若把他冒婚情節。對太監細述不但先入之言爲主。且經南昌府判斷有案。如何能和這太監說得明白。只好不題前事了。

崔公看畫多明白　知是奸徒設陷坑　恨恨在心難細辯　躊躇只得懇他情

老公公此圖久被奸人盜　獻畫原非我壻身　(白)從前殿下發令只選民間室女　本向民間求秀女

不曾命在宦家尋

下官無子。此女情願配一白衣。代兒養老。

北山莫網南山鳥　不樂鸞凰是本心　(白)況且荊釵裙布豈堪充選宮庭　莫愁不過盧家婦

何福深宮作貴嬪　伏望殿前爲轉達　偶違鈞旨恕三分　(監白)撒嗒家對你說罷

你一官七品能多大、敢把藩王諭旨輕　況有本夫來進獻　何分宦室與平民

如今倘敢輕違拗　頃刻休官禁獄蹲　追悔噬臍嗟莫及　只落得從風引火自焚身

崔公兩目圓睜喝　(白)禁聲　我是天朝牧令臣　不酷不貪清白吏

宗藩那得便橫行　吾家養女吾家長　我不獻王宮不怕入　閹奴聽說嗔還笑

你不到黃河不死心　(白)孩子們　速來拏下休遲悞　押赴司監速上刑

那一羣兒惡校尉答應上前將崔公剝去冠帶。卽刻上了刑具把那些儐樂喜婆都嚇得一溜煙跑的無影無蹤。內中有好幾個說。我門活晦氣。前番不過沒賺喜錢喜酒。今番直唬得屁滾尿流。看來這交易再做不得了。恐怕再到一處。連我們都帶在裏面喫官司挨刑杖。大家改行的好。大約竟有幾個改行不做的。笑話少說。那太監派了幾名校尉。押崔公赴監。一面直入內室。薇香正要替小姐搭蓋方巾。聽見外面

沸反盈天。連忙趕出打探。知道太監拿人。如飛跑進道小姐禍事到了。隨替小姐卸除冠帔、小姐嚇的魂不附體。正要細問。太監已經進來大家慌作一團。

薇香頓覺三魂失　小姐蘭房更吃驚　不曉風波何自起　陡然闖進宦閹身

那太監進房。小姐沒處躱避被他一手拉住。

小姐驚聲來喝罵　光天化日敢欺心　堂堂縣令官衙肅　規矩全無進內廳

(監白)你就是崔鶯鶯　(小姐唱)奴家便是崔鶯女　(監白)果然好個佳人

咱今奉着寧王命　選召千金做貴人　佳人聽說心慌怯　此事如何怎理論

既然如此且請我父親進來。說個明白。太監道。你父親已被咱家拿下司監了。

(小姐唱)聽說教人魂膽碎　爹爹吓　從今無日見嚴親

崔小姐聽得父親已被拿下。不禁放聲慟哭道。薄命至此。夫復何言。薇香在旁。也是哭個不住。太監道。這女子想來是服侍小姐的。一起帶進宮去。衆人簇擁小姐薇香。走出房門。那一幅行乞圖。薇香還是起先放在袖中。忘記拿出只得跟着小姐出房。初時張靈裝束齊全忽被太監走來掃興。只說恐怕談久了。就悮良時。再不想鬧這般大事。他見崔公被拿。已經脫換吉衣。又聽得內宅哭聲震地。急得搔耳撓腮。趕進

屏門心想搭救小姐。眞眞是不達時務的書獃子行徑。

房中主婢號啕哭　傳到書齋夢晉聞　一腔怒氣沖霄漢　滿口之乎者也云
直奔內室思援救　剛遇崔瑩出內門　(白)小姐卑人在此不必害怕　挺身攔住王宮監
何處閹奴敢逼凌　奪人妻女忘天理　法網恢恢不漏針　雙拳自道無能敵
書腐騰騰罵不停

那時一羣校尉擁着素瓊薇香來向二堂。却好內庫門口。遇見張靈。小姐愈覺慘然。心如刀割。大放悲聲。張靈挺身上前。阻住太監。輪拳欲毆道。我相公在此。誰敢強搶小姐。一邊人多手快如何攔擋得住。早被衆人將他捉住。一面把小姐薇香先後擁入轎中。如飛抬去。張靈罵不絕口。太監也令校尉上了刑具押赴司監。又到內室搜取印信。並將署內所有銀錢衣物。席捲一空。其餘大小男女盡皆驅逐。竟像抄家一般。這一番舉動直攪得愁雲慘日。天地無光。方纔稟復寧王去了。

寧府作爲堪髮指　無天無法亂乾坤　梟星吞却紅鸞去　蠆毒遮來彩日昏
香閣主奴同被刼　棘墻翁壻共傷心　黑冤漫渺何時白　贏得人人涕泪零

這纔應了張靈在家做的烏龍捲去小姐的夢兆。小姐主婢入宮生死。崔公翁壻被禁存亡。且暫擱一邊。

只是張靈托詞燒香天竺。游玩西湖。原和他母親張夫人說明年內必回。今已新正誰想反同崔公陷在江西按察司監內。張靈因爲臨行。秦鍾叮囑不可寫信回家。原想這番完姻滿月。告知崔公挈眷回蘇不過遲得兩個多月。當面稟明。張夫人諒不嗔責。此刻身在禁獄難以自由。越發無從寄信。但不知張夫人在家見兒子過期不回。怎樣懸望。秦鍾又如何遮蓋解釋。只好按下江西。把他蘇州家內情形細說一遍。好教列位放心。這回說不及了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兩難心公車留不得　齊喪膽寇騎突如來

話說張夫人。因張靈過期不歸。心中懸望。那里知道張靈這時已經陷入江西按察司監。看看到了元宵佳節。

吳苑新正春似海　街坊到處鬧花燈　只有興花橘畔張家內　不賞元宵別有情

老夫人是爲兒不返終朝悶　計算杭州幾日程　燒香攬勝無躭擱　兩月愆期况遠行

兒吓你奉養平時多孝敬　一言不拘體慈心　因而允許西冷去　料你依依望白雲

如何竟似樓頭鶴　高舉何時返故林　兒吓你非爲名來非爲利　天涯諒不作飄萍

遠方又沒親朋在　長住誰家信不聞　哦是了你莫非瞞我潯陽來放棹　癡情却爲聘傾城

畜生呵你不思白頭望遠雙眸淚　只戀着紅粉香濃並蒂情　（白）我想這是孩兒必無之事　愛月圖容存我處

瀕行并未說前因。

只是此圖交付刁婆。已過兩月。累次取討。並不送還。推三阻四。不知何故。

待吾重遣家人討　再不歸還要究根　夫人悶悶中堂上　走進秦鍾勸慰頻

秦鍾見張夫人思兒念切。他應承替張靈遮蓋。只得設詞稟告張夫人道。昨日有一浙友過蘇帶得表兄口信說。年底正要回來。起身這日。却遇祝枝山在浙。把表兄硬拉住他船上去。游天台雁蕩。即便扯蓬開船。寫不及信。所以托帶口信回來。叫我轉稟舅娘放心。張夫人道。不知這去又得多少日子。秦鍾道。他們乘興游山。怕不也要兩三月。張夫人道。我就不信約人游山。那有並不預先說明。當時強拉上船之理。秦鍾道。舅娘不曉得這纔是名士脾氣。張夫人道。如果孩兒不及寫信。怎有工夫。托人帶口信呢。秦鍾道。這來人是剛剛去拜望枝山。看見位表兄上船。表兄要寄家信。枝山講等不及。只得托他順帶口信了。夫人道。這人呢。秦鍾道。這人是上京去的。隨到隨走了。夫人道。只怕你說謊。秦鍾道。甥兒在舅娘前。再不敢說謊的。張夫人因此也就放下一半愁腸。

秦鍾重又開言稟　請免愁容帶淚痕　試燈合飲團圓酒　備得元宵介壽尊
含笑夫人言致謝　有兒遠出代勞神　秦鍾恭敬先安席　又見邀承有綉鶯
把盞聲聲尊舅母　朝南坐定老夫人　談深熱鬧能消酒　此刻愁容略轉欣
席上三人多快樂　夫人開口喚賢甥　今歲正科逢大比　你該苦志讀詩文

金陵雖距吳門近　七月初旬要起程　早早揣摩勤講習　懷才不怕不成名
太倉起立回言是　多謝慈恩獎許心　只愧無才兼少學　怎能平地到青雲
江南況且英豪衆　一萬三千取百人　如我庸庸儕中　長江來去枉勞神
外甥欲把京華上　北榜功名容易成　三十青袍挑一個　猶如南省進童生
只是起行須要早　加捐附監費經營　國學還須先考到　途中計日要三旬
杏花時節揚鞭去　不悞槐黃桂紫辰　大人聞說心中喜　有志觀光事可憑
只愁路比南京遠　水宿風餐豈慣經　沿途況有琵琶妓　燕趙佳人自古聞
少年心性多留戀　躭悞前程事不輕　不見榮陽公子鄭　亞仙相遇頓消魂
賣馬當巾還貨僕　卑田流落命幾傾　雖然你是成材子　總要當場自主衡
莫似我兒張夢晉　飄然一去并無音　累我老年頻灑淚　夢魂無日得安寧
一語甥兒須謹記　至誠方可出家門　聞命太倉稱不敢　舅娘只管放寬心
爲幹功名須發奮　肯將羅綺換簪纓
綉鸞娘子在傍。聽見秦鍾要上京應試。雖然夫妻伉儷。不忍遠離。但是功名大事。也覺得該當前往。及至

張夫人說到燕趙佳人的話。到提起他一點癡妬心腸。未免添了三分醋意。連忙說道。舅婆金石之言不可不信。萬一半路勾留。一時主意拏把不定。墮入陷坑。悞了終身大事。倒不如秋初去赴南場。只要有分功名。那管人多人少。

命中有日終須有　命裏無時莫强求　今年榜上題名姓　都是前生福分修
後先早已安排定　註籍文昌桂子秋　官人若是真新貴　南北文章一樣投
何須遠赴燕都去　半載多添客子愁　帶累家中人盼望　舅婆也要替擔憂
秦鍾聽罷佳人語　暗笑裙釵見未周　四方本是男兒志　遠大甯思近水樓
若把光陰輕錯過　蹉跎白了少年頭　忙說賢妻休阻我　此行方得到瀛洲
飮啄倘然惟十步　可憐措大一生休　綉鶯此際無言語　話不投機志不侔
席罷當時房裏去　旁觀難曉這根由

綉鶯獨自回房。張夫人對秦鍾說道。甥媳之言。亦頗有理。明日且再商量。秦鍾也卽辭回房內。只見綉鶯悶悶不樂。秦鍾若是有眼色的人。曉得自家娘子脾氣。有些尷尬。就該說話留神。那知秦鍾見了娘子不偢不倸。到又去兜搭他。這纔是自尋煩惱。說道。卑人上京求名。無非想掙副封誥。與娘子光輝。爲何反要

擱阻。

秦鍾訴說求名事　只爲榮華要遂心　博頂五花官誥命　卿卿方好做夫人
若論北闈人數少　入場操劵占科名　倘在南中留滯住　馮唐到老事無成
卑人自悞還猶可　悞了鸞封更薄情

綉鸞冷笑一聲說道。等你請封誥時。只怕我這沒福的要愁死了。另換有福的來。消受你這一頂鳳冠一領霞帔。

奴本生來無福女　多愁多病瘦腰肢　怎禁夫主輕離別　目斷雲山見面遲
良人原是終身靠　忽要雄飛棄故雌　難定此行何日返　祗愁羈絆在京師
望得眼穿人不到　可憐溝水各東西　也知你有高官日　未必今科就得時
蘇秦不第羞回里　轉徙無憑任所之　那時苦壞糟糠婦　縮地無方夢寐思
怕不淚枯腸寸斷　懨懨一命似懸絲　等到官人身及第　奴奴早已赴陰司
不曾紫誥鸞回紙　空有黃錢蝶化衣　榮封讓與新人得　薄命成灰事可知

秦鍾道。娘子如何出此不祥之語。此番上京。即使不中。不過歲底回家。難道少年人。好端端的。數月內就

會有別的變故不成。我意已決。幸勿多言。譬如夢晉表兄。托詞外出。音信杳然。連他母親尚然瞞過。何況我與娘子。

妻房不比親生母　心去難留決意行　他爲閒情儂應舉　一般急急兩般情
他不明言儂實說　將妻比母勝三分　況是求名該努力　非同遊蕩不成人
請你愁腸都放下　何須怨死更悲生

你想這張靈外出的話。如何還又題得。眞是鬼摸着頭了。繡鶯小姐。本怕秦鍾問柳尋花。一時不好就說出口。只借沒福等待封誥爲題。說些怨死悲生的話。要秦鍾囘心轉意。不料秦鍾反把張靈外出不歸。相提並論。觸起從前因爲張靈病害相思。秦鍾曾有我若做他。便當跟到海角天涯的話。以致夫妻吵鬧一番。如今無意中又流露出來。可見求名是假。訪美是眞。不覺粉面生嗔。花容含怒。

綉鶯聽罷秦鍾語　頃刻紅潮滿面生　鳳目圓睜桃臉變　聲聲斥說負心人
你那裏安心求及第　你那能有分得成名　少年生就貪花性　巧語花言假志誠
藉詞脫卻牢籠去　竊玉偷香任你行　你不是三心並二意　爲何舊事又跟尋
從前因爲張郎事　露出端倪八九分　落了一場閒氣惱　言猶在耳豈忘情

你瞞妻子他瞞毋　啞謎難猜摠不真　明明要學張公子　海角天涯遂願心
偶然遇着如花女　那記夫妻百夜恩　說罷一時心氣苦　盈盈雙淚濕衣襟
秦鍾一見心慌亂　忙把賢妻叫幾聲　我是無心相比論　何曾有意爲尋春
雖然燕趙多佳女　還隔卿卿幾萬層　曾經滄海難爲水　楚館秦樓斷不臨
倚門惡狀塗脂粉　我豈登徒枉斷魂　肯捨家雞尋野鶩　客途終只念傾城
本是一心期白首　何勞墮淚自傷神

卑人並無二意。娘子何必悲啼。若是娘子始終不信。就是不上京師。斷無杜門不出之理。也要赴金陵應試。南朝金粉。多於北地胭脂。難道娘子就不怕卑人留戀麼。

既然南北科無二　妓女青樓更不分　金陵十二樓尤盛　接待青衫應考人
秦淮一水盈盈綠　綺戶銀燈徹夜明　丁字簾前簫鼓鬧　阿誰到此不車停
卑人若要眠花柳　那在遙程與近程　但能堅守齊眉約　萬里游行也正經
此心惟有天垂鑒　情願神前證誓盟

綉鸞小姐啼痕尙濕。餘怒未消。秦鍾反又盛誇秦淮金粉。雖自陳堅守齊眉之約。畢竟口說無憑。綉鸞是

已經疑心生氣的人。聽得此話。自然要疑上加疑。惱中增惱了。

翠蛾顰蹙櫻桃綻　惱恨書生語太狂　奴奴本不心疑你　力阻京游爲路長
怕你超超千里去　晏眠早起冒風霜　怕你離家多半載　無人調護守淒凉
因此只言南試好　同心共命勸應當　誰知你不懷真意　倒厭奴奴說短長
露尾藏頭題夢晉　尋紅訪翠羨江鄉　欲知心腹聽言語　試與推詳見肺腸
北地勾欄牢繫戀　南都水閣細平章　公然自說眠花柳　途短途長兩不妨
又言應試門難杜　摠覺歡娛自主張　一片奴奴心火熱　頓成冰雪沃身凉
色膽欺心如此大　教奴怎得不悲傷　你今表白終難信　念念嬌娃那得忘
魯男柳下人稀罕　況是風流薄倖郎　此去功名無分得　必然斷送葬平康
分明野性難覊馬　豈可無端走了韁　夫妻生死原相共　若博賢名志不良
奴今有一收心法　拘束家中不進場　那管兩京南與北　不容輕去讀書堂
躭悞功名猶小事　陷身邪狹豈尋常　再讀三年更氣質　那時纔可去觀光

說得秦鍾默默無言。不敢回答。任憑繡鶯絮語半宵方纔各自安寢。到次日秦鍾將繡鶯的話。告知張夫

人。央懇替他解勸。

夫人便到蘭房內　細向佳人說事因　男兒志在登雲路　不可遲疑阻去程
昨宵他本無心語　怎奈言詞欠老誠　閨房勸解原情理　戒旦雞鳴事所應
如今他也深追悔　發誓神前不負心　你今不令官人去　倒把賢良換惡名
空羣冀北馳原易　究勝圖南與衆爭　想因我昨丁寧語　啓你疑猜不放行
我是泛常來警戒　秦甥從未犯癡淫　倘然留住乘風棹　躭擱前程我咎深
(白)賢甥媳吓　周全他是周全我　好看衰年薄面情　一路若愁無照管
石芝老僕最忠誠　派伊跟去殷勤侍　酒後花前勸也能

夫人立起身來。福了一福道。我這人情總要賢甥媳准的。

綉鸞忙卽來回禮　兩淚汪汪應一聲　舅婆分付該尊命　況且垂慈句句真
薄情男子痴情女　此理由來不自今　豈因兒女閨房見　帶累高年日費神
方便調停承好意　自然一一盡遵行　喜煞夫人開口笑　賢哉甥媳近人情
片言難得佳人肯　說與秦鍾樂不禁　安心打點神京去　正月纔過二月臨

有話便長。無話便短。繡鶯應承放秦鍾北上。這半個月不過是料理行裝。打疊衣履。沒甚要緊。倏忽之間。已到二月初旬了。

秦鍾擇吉花朝日　說與多嬌減却歡　屈指啓行無半月　佳人那得不心酸
箱籠久勞親手檢　衣裳早已稱身裁　纖纖夜半勤刀尺　着意添棉淚暗彈
細針密線縫來好　無限情思欲訴難　今朝聽說行期定　別恨離懷有萬般
一樁切已心中事　也得重新再絮談

繡鶯娘子聽說擇定行期。不但離愁萬種。別緒千條。還有怕秦鍾留情花柳。那一件要緊心事。終是拋撇不下。不免又要叮嚀附囑一番。

恩愛夫妻情意篤　如今忽要上長安　爲求名列金花榜　只得身離玉鏡臺
切切淒淒難割捨　形形影影各孤單　百花喜日奴悲日　淚洒花間盡點斑
恨不化形爲杜宇　隨郎催喚早歸來　或者相攜同北上　此身奈是女裙釵
望你錦衣歸故里　高頭駿馬萬人觀　假饒未得連科甲　也願歸家不願官
官人吓　你連朝罰下神天誓　追悔前言出戲頑　舉頭三尺神明在　私語非同小可傳

雲巢雨霾沿途有　色障情魔到處欄　若不自家拏得住　一時蠱惑易心肝
山海負盟猶小事　食言犯咒定招災　自害自身猶罷了　累奴情急必投繯
想你決然無此事　奴須了囑兩三番　秦鍾回答休牽掛　你我夫妻不等閒
在天願作禽交頸　在地長爲花合歡　共枕同衾形惜影　彼歡我愛女和男
還卜來生成伉儷　豈徒白首語團欒　恨不得與你肉兒揉成片　恨不得將我心兒磨作丸
作丸吞在卿卿腹　不用將心割與看　成片勝於魚比目　今生今世拆難開
天長地久情無盡　一馬原應配一鞍　寧容臥榻前鼾睡　那許旁生有蔗甘
馬蹄得意春風疾　不戀紅裙與綠鬟　千萬放寬懷抱好　在家珍重日加餐
歸期只在重陽後　得中明春也早還　鸞鏡暫分仍永合　不須終日淚潸潸
綉鶯細聽官人話　句句真情出自然　反覺柔腸添哽咽　濃情幽恨越難刪

綉鶯娘子聽秦鍾此番說的話。都是至情流露。雖然減了五分疑妬。到又增了一片痴情。隨在衣帶上解下一個漢玉連環。雙手遞與秦鍾說道。此係先代遺留珍物。贈與官人佩帶。客中把玩。就如見奴面一般。

臨別思量無物贈　羅襦解下玉連環　貼身着肉時時佩　先世奇珍本不凡

贈與官人爲紀念　其中取義有機關　勾連不斷如連理　環轉須當要早還
客邸相思常把玩　見環如見妾容顏　秦鍾手接連環玉　默默推詳細細看
玲瓏琢就荊山璞　宛轉形成璧月圓　比金條脫尤精緻　似翠琅玕更美觀
無瑕潔白芳卿貌　有意圓同兩念專　贈我勝於青玉案　瓊琚雜佩等珊珊
捧來緊扣衣衿內　貼肉含輝透碧衫　賢妻眞個恩情重　萬語千言說不完
這日蘭房丁囑罷　又將跟僕再安排

秦鍾夫妻二人分離在卽。這幾日兒女情長英雄氣短的事。做書的那里說得許多。不過是言其大概而已。只有派家人石芝跟去。自然綉鶯娘子也要分付幾句話。倒是不可少的。

你今跟了官人去　一路程途要小心　坐船休掛風帆滿　起早須防霜露侵
破浪乘潮宜仔細　早眠遲起要留神　徐州接壤山東界　聞有强梁截路人
遇着密林休駐馬　但逢高嶺莫貪程　招商旅店多迷局　土妓流娼鬧不清
唱歌賣曲沿街有　送煖偷寒巧計生　官人年少愁遭騙　要你殷勤勸阻頻
寄舍停沽花徑酒　鳳城忌惹柳臺春　鎖金有竈塡難滿　種玉非田採不應

恐有小星來照耀　綠衣掛後覓紅裙　此時你受奴奴托　擔子千斤重不輕
果然來往都無事　賚賞酧功另有恩　倘若稍違今日訓　歸來莫想命能存
娘子言詞真利害　石芝嚇得戰競競　連忙回稟都遵命　包管平安兩字金
閒言瑣事休煩敍　十二花朝已屆臨

到了花朝這日一早秦鍾又丁囑綉鴛好好勸慰舅娘表兄去游天台雁蕩。總之兩三月內必回。我因功名大事。不便停留。全要娘子順承顏色。百般寬解。免得老年人愁慮。方不負表兄之托。綉鴛一一應承。秦鍾隨即深深作了一揖道。這就卑人心感了。復去安慰張夫人一回。秦鍾意中。只說張震在江西贅親耽擱。料定三月內必回。彼此都是有餘的人家。不用籌柴畫米。這事只要有娘子勸解。儘可放心北上。並不是秦鍾受托不忠。囑付已畢。然後拜辭張夫人。別了綉鴛娘子。那時離別景況。一言難盡。

大家齊向臨岐泣　腸斷魂銷自此初　各道一聲須保重　時時寄信覓雙魚
綉娘攜着秦郎手　欲語吞聲半句無　要捨實難留不得　愁絲百丈亂縈紆
驪歌催唱臨行曲　分手天涯剩影孤　佳人珠落雙行淚　公子帆懸百尺蒲
這一個無可奈何歸綉閣　那一個不多時候別姑蘇　秦鍾攜僕登舟楫　回首茫茫淚眼枯

水帶離聲流日夜　山牽別恨繞崎嶇　嘔啞雙櫓催風急　夢在香閨醒在途
漫說秦鍾傷感事　書中另表一强徒

且說山東道上出有兩個強徒。十分凶狠。眞個是魔王再世。惡曜臨凡。列位不信。且看他二人出場的樣子。煑人一隻鍋。殺人一口劍。人心醒酒湯。人肉饅頭餡。俺飛天蜈蚣陳亥是也。生成膂力千斤。長就横筋一片。打家刼舍作生涯。道寡稱孤增勢焰。自來霸佔這山東黑狠山作草頭大王。結拜了一個義弟余盛。併力同心刼奪商旅。就是大明官家到此。也要留下買路錢來。今日天氣清明。不免同兄弟下山打掠一番。

我本豪雄權作寇　殺人如草不辭勞　忙將虎弟來呼喚　同去山前走一遭

一日不殺人。三日沒精神。一天不打刼。三天不爽徹。咱家通城虎余盛。聽得大哥呼喚。想有上門買賣。銀錢寶貨俱全。只少一位奶奶。大哥喚我何事。飛天蜈蚣說道。今日同賢弟下山尋個兩脚肥羊。好下酒的。通城虎道。大哥只想吃人肉。我這尊名。該做你的徽號。纔貼切呢。

强徒兩個來嘲笑　結束齊全膽氣豪　一執齊眉渾鐵棍　一擕秋水雁翎刀
胡哨一聲山下去　豺聲蠭目虎狼腰　剪徑逞凶形勢惡　黑松林裏日光韜

這兩個強寇走到黑松林裏等候行人。列位看到此處。只道不知那個運氣低的。撞到這兩個兇徒之手。誰想就是秦鍾。

秦鍾主僕離吳苑　一路風帆不計程　過了長江淮又到　黃河對渡到王營
有事話長無事短　換車幾日泰山迎　泰安大道連朝過　多少峯巒記不清
忽向黑狼山下走　夕陽正隱黑松林

這日秦鍾主僕。正走到黑狼山下。列位有到過山東的。必說沒有什麼黑狼山。定是在下杜撰。不知這山。聽說當日有個姓赫的郎君住過。因此得名。後來被強人霸佔。便改作黑狼山了。山東青州府有條白狼河。就不許泰安府有座黑狼山嗎。有了黑狼山。就該有黑松林。這叫做無謊不成書。閒話休題。秦鍾同石芝。看見這一帶黑松林。又將黃昏時候。路上並無行人。未免有些害怕。忽聽得林子裏大喝一聲說你們往那裏走。

好似青天轟霹靂　猶如猛虎嘯風雲　秦鍾嚇得渾身戰　主僕三魂失二魂
喝罷一聲人跳出　雄威抖抖兩凶神　當頭一棍車夫倒　雪白鋼刀晃面門
書生長跪哀哀哭　老僕同時跪在塵　只要大王饒性命　錢財衣物任瓜分

飛天陳亥哈哈笑　書腐痴呆夢未醒　銀錢豈怕非俺有　性命焉能叫你存
本要一刀來結果　心肝活剜始新鮮　不同盜跖乾爲脯　何用人把氣帶腥
各把麻繩分綁縛　一齊捆載上車輪　書生正在危亡際　那得平空有救星

秦鍾走到這四無人烟的地方。被強徒綑縛自來山東又無相識。只有至好的一個表兄張靈。又在江西監內受苦。此時還有何人救他。惟有束手待斃。這是幹功名的下場頭。倒不如依着綉鴛娘子。在家再讀三年。那有這件禍事。畢竟秦鍾主僕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虎女解圍先射虎　龍泉驚座始乘龍

話說秦鍾主僕連車夫一共三人。被飛天蜈蚣陳亥。通城虎余盛。一齊用繩綑縛。裝載車內。眞是叫天不應。叫地不靈。看來不消一個時辰。齊作刀頭之鬼。這兩個強盜洋洋得意。正要將車趕往山塞。那是一條嶺路。兩面都是山崖。忽聽得颼的一聲響喨。通城虎余盛。哎喲一聲。跌倒地上。不料左腿中了一枝暗箭一時負痛。滚下山崖去了。陳亥回頭一看。遠遠見一女子。手提長槍。腰懸弓矢。跟了三四個侍女。背負着些獐貓鹿兔。飛馬而來。纔知道這枝冷箭就是這打獵女子放的。連忙舉刀迎上。那女子已到面前。陳亥定睛看那女子。怎麼裝扮。

頭戴金冠雙雉尾　翠翹斜插鬢邊雲　大紅鎧甲通盤綉　鸞帶飄飄緑繫身
三寸金蓮銀鐙踏　柳腰低襯鬱金裙　風馳白馬眞珠絡　花點長鎗紫毳纓
雕弓旁插狼牙箭　護鏡中懸豹尾繩　粉面桃腮藏殺氣　胭脂應與虎同論
跟隨侍女都英媚　壓倒男兒幾十分　娘子軍容眞絕世　強徒破膽更銷魂

陳亥見那女子裝束十分威武。也吃一驚。因他究係女流還有三分膽壯。喝道。誰家潑賤。冷箭傷人。那女子回說。清平世界。竟敢如此横行。俺姑娘容不得你這夥毛賊。

提起金鎗如雨點　强徒急架用剛刀　一往一來三十合　鬚眉平日枉英豪
佳人久戰精神長　毛賊將輸氣力勞　漸次筋疲難抵敵　丫鬟圍上倍心焦
看看要被生擒捉　急急狂奔落澗逃

陳亥抵當不住。連忙殺出圈圍。落荒逃走。這佳人飛馬跟追。剛剛趕上。陳亥情急智生。看見路旁有一條深澗。隨卽順勢跳將下去。佳人的馬不能前進。只得說便宜這厮也罷。窮寇莫追。隨卽兜回馬頭。前去解放秦鍾主僕。那兩個强徒。一個落崖。一個下澗。自然要會合一處。另從小路回山。下卷書中。還有要用他們之處。故此任他逃脫。不然一箭一槍。僅可當塲了結這段公案。閒話休題。列位聽說這樣美貌英勇。有一無二的佳人。還不知是何名姓。不免就要動問在下。但此時天色已晚。趕緊要解放車內被綑的人。沒工夫通名道姓。況且秦鍾們受此救命大恩。比列位要動問的意思。分外着緊。

佳人下馬車傍立　侍女紛紛解救人　一行主僕俱鬆縛　帶挈車夫也返魂
秦鍾忙向紅粧揖　活命恩人叫幾聲　府上住居何處里　尊名貴姓未知聞

只求細向卑人說　好供長生報大仁

佳人看見秦鍾風流俊雅。一表非凡。未免動了一個憐才之意。當即回言。且慢問奴家名姓。天色已晚。此間非安樂鄉。家下離此不遠。可去權住一宵。老父在堂。正好奉陪敍話彼此通名。自然就曉得奴的姓氏。

說罷佳人騎上馬　衆人隨後便跟行　馬兒奔駛車兒疾　天色黃昏各趕程
大道驅行無片刻　一條嶺路望中存　登峯過坂徐徐下　柳暗花明又一村
積翠四山圍古木　噴珠萬瀑濺晴雲　夕陽西墮殘霞落　溪水東流暮靄生
吹笛牧童歸繫犢　荷簑漁子去收罾　山中晚景真如畫　纔定驚魂興便清
迤邐行來三四里　桃花深處一橋橫　走過平橋穿竹樹　參差屋宇綠盈門
原來數百家圍住　市鎮人烟罩碧昏　爭把鞭梢催駕騎　看看行到一時停

那佳人走到一家門口。下了坐騎。衆丫鬟也下了馬。向秦鍾說道。這便是寒家。請在車上少坐。等奴稟過家君。即來奉迓。

佳人侍女連翩入　門外書生細討論　此女英雄兼媚麗　大家風範不凡人
雖然官道旁邊住　幽靜莊村遠俗氛　白石圍墻雙柳下　烏油扉對翠篁屛

墻門粘有紅箋帖　上寫名流客寓明

不想是一所客店。只見那紅紙帖上。寫的是八個大字。延寓名流。俗客免顧。門上對聯。寫着有小天台堪大隱。是眞名士不虛來。竟不是尋常客寓。不知這佳人的父親。是何等高人出此大言。目空一世。秦鍾動了五分狐疑。却添了五分欽敬。不覺下了高車。整衣拱立。這是秦鍾從前對張靈說的。天下豈無義俠奇人。我們無緣得遇。如今是有緣相遇了。列位你道這家是誰。原來是天下無雙的義士。人間有數的英雄。姓名叫做吳人敵。外號稱爲髯丈夫。本貫關西。移家山左。千金膂力。十八般武藝精通。萬里壯遊。一百丈光芒閃爍。寶劍血人無算。鍊氣爲丸。神機雩世不年。探囊取物。生平也做了多少任俠疎財。報仇除惡的事件。只因四海太平。畢竟無用武之地。不能驚天動地。烈烈轟轟幹一場。比似虯髯公遇見小秦王。知道中國已有眞命天子。就走到海外扶餘國。稱孤道寡去了。況且目下海外各國也無隙可乘。自合避地逃名。做一個大隱君子。纔好結果英雄後半世。所以這吳人敵雄心雖在。兩鬢已霜。到了山東檢這極幽靜的村莊。卜居小隱。這村莊名叫小天台。有山有水。有樹有花。曲徑小橋。迴峯疊嶂。天生就一座神仙境界。吳人敵住此十數年。也就消除了眉宇間一點殺氣。涵養了天性內無限淸機。這也不在話下。只因妻故無兒。單生一女幻娘。年方二八。姿容蓋世。武勇超羣。每日除針綉之外。不是比箭輪刀。就是走馬打獵。列

位試想吳人敵的女兒、若是風吹便倒、指彈得破的一位美人、縱然千嬌百媚。終嫌不類乃翁。這幻娘又美又勇纔算得龍生龍。鳳生鳳。像這樣一等佳人。列位必定說將來自然要配一位年少美貌將軍。方是好逑一對。在下也是如此想。誰知天道不然。幻娘小時。曾有吳人敵師事的異人相他。有四句偈言。說女大喜武。男配尙文。南人東至。厥爲女英。這明明說是該配一南方文士作次妻了。因此吳人敵三年前。就將自家住房的書屋。作爲客寓。寫了那延寓名流的紙條。貼在牆門之上。藉此訪求快婿。

書房開作名流寓　大字紅箋寫不同　不歇尋常庸俗客　留心要訪壻乘龍
三年豈少名流過　不是姻緣不得逢　儒雅或非南國士　或逢南客已成翁
從無年少風流子　說是三吳旅客蹤　因如遷延多歲月　雀屏未得稱心胸
神相偈言終究應　且留嬌艷待春風

吳人敵訪婿多年。總不見南來名士。只因異人偈語可憑。故此遲而有待。這日幻娘救了秦鍾。走到自家門首。隨即進內。一一禀告父親。吳人敵問道可知這書生是何方人氏。幻娘回說。像是姑蘇一帶口音。吳人敵喜上眉梢。心想女兒姻緣。原來落在這人身上。連忙出去迎接。

吳翁忙把衣冠整　出迓書生小俊才　一見秦鍾人大雅　喜生眉宇笑盈腮

儒生儒服多飄逸　白面紅唇出衆材　吐語溫恭非俗不　不卑不亢態和諧
玉山朗照渾疑月　瑤樹陰森絕少埃　拱立當門鸞峙戶　相逢下揖鳳儀階
吳翁敬肅嘉賓入　再拜中庭理不乖　握手歡欣延上座　寒暄數語述心懷
姓名彼此通鄉貫　更把行藏敍一番　坐定書生偷眼看　髯翁品貌實非凡
虎頭燕頷通侯相　皓首童顏閬苑班　三分殺氣含眉眼　萬里雄心見論談
雖是暮年髀肉長　長鎗大戟志難删　暫來村市爲高隱　大似神仙住絳臺
俠氣凌雲真凜凜　合生奇女冠裙釵　不言賓主相欽慕　又聽書生笑口開

秦鍾道。卑人蒙女公子再造之恩。無由報答。途中不能一拜。今欲請出中堂。待卑人泥首拜謝。聊盡寸心。未知可否。吳翁道。這也何妨。只是拜謝二字。斷當不起。分付侍女。請姑娘出來拜見尊客。

一聲說請姑娘至　忙煞梅香報事因　忽聽丁東環佩響　麝蘭香氣遠氤氳
須臾簇擁明粧至　渾似瑤池降玉真　卸却戎裝尤嫵媚　翠翹紅袖紫霞襟
長裙繞地蓮花碎　清佩迎風蕙草薰　新月兩彎橫遠黛　秋波一瞬燦明星
綠雲鬟插搔頭玉　白雪膚圈鎖臂金　粉面生窩紅上頰　香肩嚲影豔堆身

櫻桃略破偷含笑　楊柳低垂暗逗春　燈下嬌容添媚態　誰知他是女將軍
出堂見客深深拜　囘禮書生叩下塵　口口恩人吳小姐　不知何日報深恩
拜罷無言歸內室　秦鍾此際最銷魂　傾城不信人間有　義俠而今屬美人
可惜相逢如不見　落花流水兩無情　書生正在痴痴想　忽聽吳翁喚一聲

吳人敵命幻娘出見。原欲面訂婚姻。及至幻娘進內。隨向秦鍾說道。小女尙非惡劣。秀才恰是名流。既爲邂逅之逢。擬結絲蘿之好。天緣作合。諒不推辭。秦鍾一聽此語。猶如九天上頒下一道昇仙的誥勅。一喜一愁。喜的是凡人平地登仙。瑤草琪花。受享不盡。愁的是自巳家中眷屬。纏絲繞葛。恩愛難拋。又如窮措大掘得一窖金銀。又驚又怕。驚的是財神照命。徒然富貴潑天。消受不起。怕的是官府知風。倒說隱匿財寶。吃罪非輕。你道秦鍾爲何如此光景。他心裏何嘗不想得這絕世佳人。成雙作對。怎奈家中現有繡鴛娘子。不但恩愛割捨不下。而且臨行閨訓。刻刻在心。此時若應承了吳人敵這頭親事。豈非天下第一不守法度的男子。將來娘子見罪。比官府刑法更兇。這教做閫內之威。行於千里之外。你道女大王的雌風利害也不利害。

秦鍾想到閨中訓　心井渾如汲桶提　左不是來右不是　半驚半懼意痴迷

吞吞吐吐開言道　家有糟糠正室妻　吳翁回語何妨事　姊妹稱呼可並依
士有二妻經籍載　同心一樣兩眉齊

秀才這再無可推托了。秦鍾道。令愛才色無倫。豈少貯嬌金屋。反到窮秀才家去做次室。不但有玷門楣。抑且與卑人報恩之意相左。如何使得。吳人敵道。小女命中該作文人次配。早已有人相定。況出老夫父女情願。與足下無干。秦鍾聽得話頭來得越緊。難以婉辭。只得直說拙荊性情褊窄。恐不相容。豈不悞了女公子終身大事。

拙妻素少容人量　況且蛾眉見嫉宜　似有新粧忘故劍　怕尋野鶩厭家雞
初逢避道如仇敵　久處拈酸潑醋虀　覆雨翻雲何日了　風聲鶴唳一時疑
真珠剩有潛鮫淚　深夜曾無照怪犀　兩袒更難區左右　分身纔不隔東西
卑人愧少刑于化　坑陷多嬌是自欺

吳敵人哈哈大笑道。這等說來。竟是酸風吹斷藍橋。醋海淹平綺閣。堂堂鬚眉男子。豈可受制一婦人乎。小女力可降魔。智能禦怪。最喜矛頭淅米。那愁火裏栽蓮。況且今日若非小女救援。早飲强徒之刀。性命不存。闔威安寄。如今只當已赴轉輪。又何懼前生湯鑊乎。

娘子縱然家法狠　威風不到鬼門關　你今直是胎重托　隔世鳩盤莫膽寒
只要譬如身已死　平時戰慄盡應删　化羊尙有方山子　引鳳休歌菩薩蠻
須念救生人再造　驚魂休抱懦夫慚

秦鍾聽聞吳人敵一番正論。自覺滿面羞慚無言可答。只是療妬無方。鬼胎難釋。想起那横眉竪眼的情形。定然有斫樹折花的手段。生怕坑害了吳小姐。倒是一片好心。且震男屬木。兌女屬金。五行之內。惟金尅木。隨你王公赫弈。將相威嚴。走到寢門。遂有不可問之處。何況平人伉儷。文弱書生。難保不跪殘夜月之痕。爪破蓮花之面。怎敢自尋禍水。別夢巫山。這也不要怪秦鍾一人。天下人多半如此。大凡懼內的人。遇著朋友說到閨房悍妬。請他振頓夫綱。猶如毀謗君父一般吃驚非小。近處就像閨中有人尾隨。不敢一言擬議。遠處又像神明如在左右。不敢一語欺心。只得要與那朋友們強辯飾非。從無理講出理來。他豈不怕人談笑。因是旁人談笑事小。得罪妻子事大。久而久之。老着面皮。竟習慣成自然了。列位儘有怕夫人的。你道在下說的是也不是。所以秦鍾左思右想。將口問心。不得不強詞奪理了。

卑人非敢違台命　只是停妻再娶難　況且妻房非巽順　投河奔井豈能安

倒是女公子搭救的多事了。

與其膽破獅聲吼　不若身遭虎口殘　只怕那愛河忽遇千尋浪　怎當得苦海長翻百丈瀾

早知道惡生輸樂死　說什麼轉輪重返鬼門關

從前王十朋。相府辭婚。寧可改調潮陽。百折不變。這纔是書獃子拘執的好處。何况卑人隱痛在心。誠恐禍生不測。反不若死在強徒之手。省得帶水拖泥有此苦哀。決難從命。

我不是忘恩自把心腸昧　我不是負德眞同土木頑　老丈吓你本是將酒勸人無惡意　怎知道移花接木有奇災

罷罷罷改謫潮陽猶不懼　就拚着階前碎首也心甘

吳人敵是一個頂天立地的英雄。怎知道世上有這等懦弱男子。又聽了這全無情理的話。登時勃然大怒。

頃刻蒼顏紅變色　一腔嗔火怒掀髯　狂生濫廁衣冠列　出語公然敢刺彈

(白)你把老夫當何等人看待　你万俟丞相真奸佞　他强逼王郎理不該婚　報怨潮陽私改調

有天無日是狼豺　(白)如何將老夫比起他來　我女原與你訂爲次室　並不曾叫你棄却前妻配續諧新

(秦白)停妻與易妻並無二樣　(吳白)還要强辯　妻分正副停何事　怎認作棄舊迎新一例觀

(白)可惱吓可惱　(秦白)老丈請息怒　(吳唱)你今將我竟作奸臣比　有眼無珠瞽一般

義氣那知眞俊傑　熱腸不及女裙釵（白）你莫謂我劍鋒不利也　寶劍要誅無義輩

口中吐出雙鐵丸

吳人敵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說道。我雖無改調潮陽的奸相心腸。倒要你做個碎首階前的伏屍榜樣。他本是一位劍俠如何觸怒得的眞是太歲頭上動土驪龍頷下探珠。隨把那如河似海的巨口張開。吐出一雙鉄丸拋在半空。變成明晃晃兩柄雌雄寶劍。好不怕人。

銀彈雙拋霄漢裏　霎時變作兩青鋒　寒芝之奪白金光閃　碧燄摩雲練彩重

牛斗上衝星失白　雷霆下擊電翻紅　嘯高腥挾飛騰虎　蟠遠形成變化龍

（蘇白）那哼不多一掀歇竟變仔個兩條白龍哉。個個老太公竟有點鬼八卦不知拉啥場化召仔個兩條白龍來。嚇秦官人白相白相。那哼海龍王弗管事。聽憑哩召仔來嚇壞人那處咦。個條龍落仔下來哉。又飛仔上去哉咦兩條龍才落仔下來哉。個是舞渴仔。拉里尋水吃。直頭奇的勢孔。

寶劍化龍從古有　忽龍忽劍古難逢　那一條參差雪甲盤虛遠　這一條細碎銀鱗搶地雄

飛下陡然飛向上　須臾齊舞半虛空　剛剛要墮蟠旋起　直入廳堂繞柱同

颯颯燈昏搖冷豔　飀飀室暗滿陰風　寒光刺骨森毛髮　時逼秦鍾面與胸

頸項相離無寸許　眉端輕削散蒙茸　筵前好似鴻門舞　遮護難尋項伯蹤
虬掣蛟騰揚鐵鬣　誰能對此氣如虹　張牙舞爪將吞噬　況有鈍鋼百鍊功
濺血祇愁流五步　可憐一命片時中　書生心膽驚都碎　老僕兢兢似啞聾
前世不知何罪孽　兩番遭難不相容　因他救拔因他死　苟活何曾獲善終
要求出得牢籠計　只得哀求向主翁　且請收回真法寶　情願拜認丈人峯
纔知女婿乘龍客　一見神龍婿便從

好笑秦官人。起先是上岸要包裹個歇是落仔水。要性命哉。

吳翁聽說嘻嘻笑　膽小書痴太不中　早不東床思坦腹　如今反做可憐蟲
既是肯諧秦晉約　暫收神劍許通融　忙向雙龍連次指　還元退本奪天工

(蘇白)嚽格。個個老太公搴仔手節頭色格一指兩條白龍才變仔寶劍。又拿手節頭一指寶劍才變仔鉄彈哉。那哼放仔嘴裏又吞仔肚皮裏向去哉。原來哩弗是海龍王個搭召來格龍。竟是哩肚皮裏向養熟格。怪道來得能容易。肚皮大仔好撐船。阿擱道龍才養拉裏向。還不知有幾夥陌事。只怕魚腥蝦蟹弗計其數虱。眞眞稀奇煞哉。閑話休題。吳人斂收了神劍。說道秀才受驚了。秦鍾回說。這是卑人自取。忙推

吳翁上坐。北面拜了兩拜。吳翁立受不辭。大家就改了翁婿稱呼。當面訂婚。不煩媒妁。這才是英雄作事不同。

一言便訂終身約　不要冰人作合詞　庚帖媒紅皆瑣事　擡箱禮盒總虛儀

賢婿只是要一絲聘物纔爲定　不拘你雜佩隨身盡可貽　(秦白)岳父吓　小壻是行李書箱無別物　那里有玉臺綵幣客中攜

秦鍾正在躊躇。思量並無聘物。老僕石芝在傍。生怕怒惱了吳翁。重新惡作劇起來。連忙說道。相公現有佩帶玉連環何不將來作聘。你想玉連環是鴛鴦娘子臨行所贈。如何拏他作得聘物的。只是石芝已說出口。泰山神劍利害。支吾不得。這叫做頭疼顧頭。脚疼顧脚。沒奈何解了下來。雙手遞與吳翁。

這是婿家世代珍藏物　刻刻隨身佩不離　今日送爲賢女聘　同偕似玉兩心期

吳翁接過來一看。果然是極好的羊脂美玉雕琢玲瓏。隨即收了。比時筵席擺在西廂書屋。就請秦鍾入座。(蘇白)個筵席能快。是秦官人一進門個晨光。哩孫小姐就端正現成個哉。雖是沒嗜緊要事務。弗得弗交代明白仔個。且說他翁壻二人。正要坐席。忽然外面走進一位老者。吳人敵看見。卽忙拉了同坐。說來得正好。就奉煩陪客小飲。又對秦鍾道。這是賢壻同鄉。鄔長者。就在村口開張雜貨店。說罷彼此行禮

敍談。不過是些寒暄套語。及至鄔長者問知秦鍾。現在借住蘇州張宅。原來却是近鄰。這鄔長者父子二人。在此開店。他蘇州家裏門口。也開着一座雜貨店。是他姪子照料。離與花橋。不過二箭之遥。秦鍾閉戶讀書的人。不認得鄔長者。這鄔長者却曉得秦鍾。是個有名的秀才。聽見他們翁婿稱呼。就問吳翁道。令婿想是自幼聯姻。新來入贅。吳翁道。邂逅相逢甫聯姻婭。今日飲的。就是下聘的喜酒。鄔長者既是秦鍾近鄰。豈不知道他家現有娘子。但是不好說明。只得含糊答應道。原來如此。

賓主三人同入坐　綺筵銀燭勸金樽　紛紛水陸陳珍品　燦燦盤盂薦特牲
彼唱此酧情意洽　香醪飲過十餘巡　一個是簇新嬌客必先醉　一個是擂席街鄰態已醺
飯罷席終茶又到　鄔翁稱謝別東君

鄔長者席終告別。吳人敵送出門來。鄔長者道。吉期擇定何日。吳人敵道。總在月內。鄔長者道。老拙明日就要回蘇買貨。只好命小兒屆期叩喜了。吳人敵道。這不敢當。老夫所欠尊舖貨銀。明早就着人送上。彼此拱揖而別。原來鄔長者。每逢三個月回蘇買貨一次。到買貨時節。就到各家歸賬。這日正因歸賬而來。倒擂着一席現成酒飯。吃得旣醉旣飽。俗語說得好。一個鷄頭一碗酒。等到來年九月九。人生飲啄。原有分定的。吳翁送了鄔長者回來。又陪秦鍾講了些閒話。就安頓秦鍾主僕。在東廂屋內歇宿。然後進至內

宅。幻娘迎接吳翁。以前的事。早有丫鬟報知。只將秦鍾書獃子情形。父女說笑了一回。隨將玉連環交幻娘收好。一宿晚景題過。

不覺紗窗紅日上　簷前嬌鳥喚春晴　秦鍾卽便抽身起　梳洗纔完泰岳臨
見面套詞俱不敘　口稱賢婿你知聞　一年最好是三月　月內佳期好合婚
（秦白）岳父吓　吉期選擇三春日　嚴命原應一一遵　只是功名更比婚姻急
納粟還須考監頻　屈指完姻須滿月　只愁遲悞錯光陰

小婿進京。無論得中不得中。卽便前來迎娶。

我不是故作杞憂存畏懼　我不是怕爲秦贅始逡巡　只要花燭洞房金榜後　這纔題高科大小一齊登
倘然是蘇秦不第回鄉里　斷不學李益無情棄縣君

吳八敵道。如此甚好。賢婿靜養數日。擇吉啓行。老夫也要往濟南訪友。就送賢婿兩程便了。到了起身這一日。吳八敵囑付了幻娘幾句家常說話。就同秦鍾上道。一路無詞。到了德州。各自分手而行。此刻秦鍾不用說平安到京。必定就住在他妻舅朱佶寓內。趕辦納監考試。吳八敵自去訪友。各辦各事。但不知那日張靈和崔公入監。及崔小姐進宮。如何光景。作何究竟。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一封書誤投奸賊手　三尺練鎖斷美人魂

話說秦鍾吳人敵分路而行。各辦各事。只有江西省城翁婿下獄。主婢入宮。不知如何情景。先講新建縣崔鶴。被寧王校尉押下按察司監。隨後張靈。一起押到監內。脚鐐手肘。宛然重罪囚徒。彼此相對情景。雖不似紅氍毹上。凡遇演到入獄探監的戲文。彼此摠要抱頭痛哭一場。也就十分淒慘。

着張兩個賢翁婿　平地風波黑獄埋　械杻一般前後至　楚囚對泣嘆聲皆
(張白)岳父吓　想不到奸王近日如斯妄　大膽無君法紀乖　擅禁職官專政柄
借題進御搶嬌娃　廣招亡命爲奸黨　多覓傾城蠱聖懷　但是香閨玉貌從何覓
禍事平空好費猜　(崔白)賢婿吓　方纔狗監來衙內　愛月圖容是禍胎
畫圖說是張靈獻　定是兇徒毒計排　又冒你名加害我　一家婦女兩分開
女兒性烈如金石　賺入深宮恐自裁　夢晉聞言增慘切　書生福薄累裙釵
無中生有頻遭刼　死裏逃生又惹災　今朝墮入千重阱　爲失真容詭計諧

若論罪首皆因我　誤送明妃到紫臺　(崔白)賢婿說那里話來　全憑親到分奸僞
仗割肌膚起病骸　纔遂許婚公治願　驟教縲絏累君陪　明是紅鸞逢刼煞
因他薄命害多才　我如再有登朝日　要把冤情訴帝階　但出牢籠留舌在
一言準擬掃狼豺　監中切齒皆悲怨　說到宮中更可哀

按下崔鶴張靈在監。再說崔素瓊小姐主婢被這些宮監校尉。簇擁上轎。送入藩邸。竟進後宮門內下轎。那太監先行回稟寧王。崔瑩已經選到。又有親隨丫鬟一名。一並喚來。奈其悲泣過情。不諳宮闈規矩。必須稍加妝飾勸導。方可帶領叩見。其父崔鶴十分挺拗。及一無名男子從旁抗阻。已遵殿下面諭。押赴司監。印信呈上。請令定奪。當下寧王令將崔氏暫發正妃婁娘娘宮中。教導勸諭，然後領他來見。隨來丫鬟。憑婁娘娘酌定安置。又傳巡撫具奏皇上。參劾崔鶴。任性乖張。民情不服。請旨革究。一面飭南昌靳知府。卽另詳委妥員。接任新建印務。知縣原應布按兩司委員。寧王因爲和靳太守同心合意。故此倒命他詳委。這令一下。誰敢不遵。既然參奏革究。這收禁就是該當的了。張靈出來攔阻之時。却未說出姓名。太監不知。寧王只道是崔家親屬無甚緊要。就沒細查。如果曉得了張靈名姓。必對出臧凌冒名圖婚公案。或者寧王將崔小姐發還他爲妻。也不可知。這是做書人瞎議論。你想張靈若有這等福分運氣。也不到得

坐監了。後來在司監中。就是說出眞姓名。及臧凌冒頂緣由。怎奈各官。揔知道經甯王合式的靳太守審定。那個肯翻這案。莫想再有伸冤之日。閒話少題。且說太監將小姐主婢引至婁妃宮中。回明原委。卽將愛月繡圖。一並交代婁娘娘。娘娘隨諭傳見。

內官引導堦前立　小姐如刀寸割腸　忽見宮娥傳諭出　徽音宣召進椒房

雙雙主婢徐收淚　整頓衣衫禮拜莊　臣妾崔瑩今見駕　率同小婢喚薇香

三呼千歲低聲說　幸近坤儀接寵光　娘娘便喚平身起　鳳目微瞧語贊揚

好個娉婷花月貌　端莊美麗世無雙　看完小姐還看婢　秋菊春蘭可並芳

身賤須知容不賤　將來必配好才郎　二人含淚亭亭立　細把崔瑩問短長

婁娘娘雖是寧王宸濠正妃。却生性賢德仁慈。與宸濠居心行事。全然兩樣。方纔太監只說是選來美女崔瑩。奉千歲之命。交與娘娘教導勸諭。不曾題明。是誰家之女。自然要動問一番。

家住何方何事業　椿萱可並永高堂　父名母氏應能記　多少青春第幾行

今選入宮誰引獻　因何淡服帶啼粧

可曉得凡選綉女。無不明粧盛服。朝見娘娘。這小姐方纔脫卸冠帔。便被搶到宮中。只是家常淡服。且帶

啼痕。婁妃未免疑心。況且宸濠平日作爲。娘娘再三苦諫。無奈不聽。知道這來歷。就有些不正當了。所以這樣動問的。崔瑩道。娘娘聽啓。

臣家舊本錢塘住　隨任年前到豫章　鶴是父名新建縣　齒過花甲已頽唐

（娘娘白）原來是宦家之女（崔唱）四壁家徒親族遠　先慈鄭氏昔年亡　既無姊妹和兄弟

一女伶仃侍膝旁　藩邸硬將奴選進　不由分說郎行強（娘娘白）你父可情願麼

（崔唱）嚴親不允遭監禁　眷屬驅除似逐羊　自憐質賤如蒲柳　豈敢同根帝女桑

（娘娘白）可曾許人家否　小姐羞慚難出口　薇香即便啓娘娘　紅絲曾受張家聘

今日于歸正贅郎　不料黑罡風一陣　花筵吹作絮飄颺

婁娘娘道。怎麼今日正是洞房花燭。忽然強搶而來。這等行爲。天理何在。

婁妃痛恨親夫主　如此行爲太昧良　不管今朝花燭夜　忍心硬拆兩鴛鴦

欺凌宦女真非禮　又禁朝官紊紀綱　作福作威驕妄甚　竟同管蔡負成王

貴爲帝室天潢冑　忘本橫行藐憲章　玉葉金枝生惡幹　只愁報應理昭彰

一番吁嘆重開口　賜坐旁邊緩語商　是你今生多不幸　一家星散甚淒涼

投懷燕作孤飛雁　破鏡鸞呼慘別鳳　深宮旣入如沉海　鎖向樊籠怎遠翔
此時若是輕輕放　返恐追尋計不臧　况你父親在獄方拘禁去亦無歸嘆望洋
不如且在宮中住　莫損心神枉自傷　遣悶小鬟爲伴侶　始凶終吉或無妨
權宜遮蓋還容易　倘遇機緣放返鄉　素瓊感佩賢妃德　斂袵深深謝不慌
妾臣雖荷垂恩庇　衰老嚴親尙受殃　還祈格外施仁惠　脫械歸田保壽康
婁妃點首稱知道　事可徐商且弗忙

從此崔小姐主婢。住在宮中。有婁娘娘遮庇。暫時雖可安心。只是旣入王宮。出頭何日。無聊相對。淚眼難乾。一日問起薇香。知道那幅行乞圖。帶至宮內。隨命取出一觀。說道。當日張郎喬粧乞丐。偶試題詩。你教我和他一首。我因男女嫌疑。不肯落筆。無心寫得這圖。不想後來父命媒言。竟作終身之托。甚至蝎磨蜂螫。同爲再世之人。從一之志。遂定于斯。此番意外驚波。殊怪丹救回生。轉爲多事。

先是無心今有意　唱隨名分已彰彰　誰知事不如人願　夙孽寃纏女共郎
世界人生惟一死　嗟奴已死又還陽　仙丹搭救緣何事　博得餘生恨渺茫

此刻倒不死不活的。這長日子如何挨得過噓。

不死不生生似死　難堪一日九迴腸

薇香道。小姐若與張公子緣終不偶。仙人必不救你回陽。也必不令他割肉。還請耐守幾時。自有重圓之日。小姐道。你那裏知道。我不回生。不見張郎之義。張不失義。無以篤我之貞。安見仙賜金丹。不是要成全二人死貞殉義。更切于比翼連枝。樂昌破鏡重圓。正無日矣。

神仙成就彰貞義　豈在同偕百歲長　怎奈是不及黃泉相見日　難遣得在生一刻總悽惶

當日不便和詩。此刻這圖上的詩。倒不可少了。

寫情剩有傷心句　纔搦霜毫涕兩行

小姐就在行乞圖上題詩一首。遞與薇香看視。念道。才子風流第一人。願隨行乞樂淸貧。入宮祇恐無紅葉。臨別題詩當會眞。小姐這詩。好不悽愴人也。

一字一珠珠是淚　字珠成串淚珠颺　旁人讀尙增嗚咽　若教張郎見更傷

紅葉御溝流不出　會眞琴曲怨尤長　何異一聲何滿子　悲凉音調是秋商

薇香道。那張公子聽說一並拏下司監了。

只因攔阻中心怒　也被拘囚入禁墻　（白）老爺獄中有他部[illegible]也子　正愁犴狴無人伴

有箇知心話短長

小姐道。他那時磨拳擦掌。抗阻中官。萬分義氣。以致連累羈囚。實在苦壞他了。

意氣冲霄增憤激　頓遭連累困銀鐺　(白)只怕老爺要分外心酸了　可憐心碎衰年父

坦腹何堪共桎床

適纔求過娘娘釋放老爺。蒙允徐商。老爺但得出監。張郎乃牽連之人。亦必省釋。

開籠若諒非其罪　他本無干更不妨

老爺張郎。都還釋禁有期。倒是我出宮無日。不免賚志以亡。我若有不測。你將這行乞圖。覓人持復張郎。婢知世間有情痴女子如崔素瓊。亦不虛其爲一生才子也。

我有雙眉他未畫　却將儂筆畫他龐　題詩不是添蛇足　絕句還成絕命章

這樣知心能幾個　天荒地老此情長　纔曉得人間誰更痴於我　不負他一倜儻風流一世狂

小姐說畢。仍將行乞圖遞與薇香。薇香接圖在手。含淚應道。謹依小姐分付。但是娘娘作主。將來定可出宮。請自開懷。免傷玉體。小姐道。姓名已達九重。娘娘豈能隱庇。方纔分付。倘遇機緣放命回鄉的話。不過一時安慰之詞。祇恐萬無此事。與其掖庭終老。不若以身殉之。完全白璧以報張郎。使天下後世知崔素

瓊之死。情也義也。無聽琴待月之私期。有塡海墜樓之誓志。才子佳人自有眞。一洗蚩蚩兒女子越禮犯嫌之陋。俾文人學士。賣弄聰明作會眞記。譜西廂曲。刻畫雙文者。不能汚我素瓊。寧不甚善。何必自纏情障戀此餘生。

千古難銷情裏恨　一生惟設義中防　懷春羞煞私書約　矢志常留潔性芳
拚捨玉軀完白璧　休憐花影演西廂　臺飛魂蝶依連理　鏡舞愁鴛照斷腸
但得兩情同不泯　此生何必定成雙

薇香道。死之一字。若到無可如何。自當捨生就義。天下事不可知。萬一娘娘另有金蟬脫殼妙計。小姐既可穩出王宮。復蒙安頓得所。豈難伉儷重諧。似又不必激烈捐軀了。

慷慨捐軀非激烈　臨時一着要端詳　儻然得荷恩星庇　安頓周全別有方
靜待重諧生伉儷　不須誓死報張郎

小姐道。目下只好這等痴想。但不知何處可通一個消息。探問老爺安否。並令張郎知我矢死靡他之意。

薇香道。禁獄森嚴。怎能通信。只好緩緩再說。從這日起。賴有薇香在旁婉勸。却也解得小姐多少悲思。要娘娘哀憐他宦女無辜枉遭磨難。倒也時常傳見。一切照應。眞有無限的慈悲。崔小姐主婢。着實感激。過

十餘日。薇香聽見一個小內監傳說。大王將十位美人。都叫蘇州解元唐伯虎畫圖。現在催着趕緊的畫。等他一畫成了。就要將十位解京進獻了。薇香忙問道。唐解元現在何處畫圖。那小內監道。不過是在王府裏。薇香隨即密告素瓊小姐。小姐道唐解元曾有信來。替張郎作媒。可見和張郎至好。如何肯將我繪圖進獻。如果是他。他必從中挽回。即去面見婁娘娘探問。娘娘道。唐解元筆墨。播傳大內。最爲當今稱賞。故此我家大王。特地到蘇聘來。畫這十美圖容。待他極爲隆重。你的愛月圖。大王早已取去發出。叫他摹下容像。今早已將原圖繳回。仍存我處。崔素瓊道。這樣說。臣妾一定是要進御的了。娘娘道。每圖還要描繪衣裝。又各須題詩一首。進御之物。必得工細精好。一時那得畫成。極快也得三月初間。大王屢次傳你進見。都已托故婉回。你且不必愁煩。待我另籌良策。素瓊又叩謝了婁娘娘。回到自己房內。他的住房。就在婁娘娘宮中。另有一院。隨對薇香說道。不想唐解元。眞果現在王府。

藩王特往姑蘇聘　來畫圖容進聖王　相待寵隆邀契重　何難一語救紅粧
寧因勢利輕交誼　曾又爲媒信遠將　不曉張郎遭患難　奴家名姓豈俱忘

唐解元或者不知張郎在獄。他旣曾作札爲媒。豈不知我名姓。如何發出愛月圖。他竟公然摹圖。並不挽救維持。

不料旁觀非袖手　逢迎更復做摹忙

我聞得他平日。最尚義氣。想他作媒原信懇切異常。自與張郎交非泛泛。

他日何顏逢故友　平時義氣枉傳揚　緣何繪影傳神技　兼擅翻雲覆雨長

難道不知真底裏　一時誤似捉迷藏

薇香道。寧王發出繡圖。未必說是老爺之女。就是他做媒寄札。也未必曉得小姐芳名。爲今之計。小姐何不即寫一信。通知唐解元。囑他從中挽救。待薇香就找方纔那小內監。許給酧謝。托他密密寄去。豈不是好。小姐道。這却甚好。只是叫我信從那里寫起。

決波罄竹難書恨　那得花箋寫百行（白）況我與他素昧平生尤難着筆　非眷非親從不識

怎教冒昧叙哀腸

薇香道。事已急矣。這也顧不得許多。小姐道。

原知事急何能擇　措語多處費審量

有了。不如就將這題行乞圖詩句寫了寄去。倒還不落形迹。

不落言詮詩四句　解人應自會猜詳

我畫這行乞圖。老爺不曾告知張郎。原想將來再與說明。如今倒教唐解元先曉得了。不知張郎何日得見此圖。未免益增感悵。

畫中人不知消息　先被旁人識短長　太息何時親眼見　得教自己認容光

崔小姐隨將詩句錄出。後幅寫道。題目寫吳下才子張靈行乞圖。寧邸宮人豫章宦女崔瑩素瓊稿。即用紙固封。封面寫唐六如先生賜啓。就在頭上拔下一枝金釵。一並遞給薇香道。這金釵就給那小內監。作寄信勞金。須要迅速機密。不可大意。

卜錢人把金釵當　我亦金釵當解囊　通信心情如問卜　算來寄信更周章
卦中休咎無須諱　紙上機緘却暗藏　丁囑面投休錯誤　春光漏洩不尋常

薇香答道。小姐放心。薇香知道。就是這日。央煩那小內監。丁囑密密投遞。不可洩露。並給與金釵。那小內監歡歡喜喜。應諾去了。那日小姐主婢進宮。只有隨身衣飾。不曾帶有銀錢。所以此番酧謝小監。只好金釵一股。你說唐解元早已力辭寧王之聘。如何仍到江西畫這十美圖容。想是後來寧王又遣人敦聘來的。怪不得本傳上載他。應聘繪圖。言之確鑿。列位不知。唐六如那里肯來。這是寧王因爲正德爺賞鑒六如詩畫。六如既差聘不至。他也不耐煩再去邀他。就訪了一個善會摹倣六如筆仗的人來畫這圖。恐怕

有人傳出是臨摹的被正德爺知道。故此瞞着宮內宮外的人。總說就是六如在此繪寫。又把這人安置密室。眞是雁飛不到之處就是這件小事。可見寧王誑上欺君。故此連婁娘娘也不知道。這人晝筆。與六如逼肖。不是眞在行的用心細看。莫辨眞假。直到如今。多少六如假晝留存世間。安知不就是這人臨摹之筆。惟其走了摹倣一路。他的眞姓名那個曉得。本傳上也就爲傳聞所誤了。你想晝圖既不是六如。那小內監自然要送回原封。退還金釵。可惜小姐主婢二人。白白忙亂了半日。

不是唐寅真面目　原來另有倣摹人　一封信息空勞寄　半日疑猜枉費神

白忙半日。還是小事。幸虧這人深居密室。那小內監想必找不着他。若是找着認是唐解元。交付詩函。這人拆閱。啓達寧王。豈不登時釀成大事。

傳書遞柬機關破　追究根由罪匪輕　小監決難留性命　如何主婢得安寧

那寧王性如烈火。或者因小姐進御有名。不過斥罵凌辱。只恐薇香一命休矣。

斷不姑容通信婢　一刀容易似雞豚

如此說來小姐不曾死他倒要先死了。

地下先驅螻蟻去　九泉等候逬貞魂

這一封書。豈非無益於小姐。枉坑害了薇香。但是薇香這樣一個忠心婢女。他怎肯置之死地。必定鬼使神差。叫那小內監找不着這人繳還原詩。一樁事就完了。誰知他雖找不着這人。又錯交另外一人之手。彼時却不曾坑害薇香性命。你說是誰。就是現充寧府記室假冒張靈的臧季兒越發撞在對頭手裏。如何反不至坑害呢。原來小內監出來。找問蘇州唐解元。遍尋不知住處。他貪得那股金釵。四下亂找就有一個人說道。現有一位新記室是蘇州人。就指引他到臧季兒那里。却好遇見臧季兒出來問知找唐解元的。這賊詭譎異常。想到宮中小內監忽然找問唐解元必有緣故。就問他在那一宮承値。小內監回說。現在婁娘娘宮中。目下派他服侍崔美人的。臧季兒更猜得崔小姐差來訪問。連忙自認。就是唐解元。這小內監即將那一封詩交給臧季兒。又將薇香丁囑他事要機密不可洩露的話。照樣丁囑臧季兒一遍。隨去進宮回復小姐和薇香去了。

原物繳回何礙事　偏偏錯付與臧凌　一朝落在斯人手　又恐風波起不平
誰曉奸徒心忖度　看詩題贈是張靈　原來那個窮酸子　本是街頭叫化人
若把這詩輕獻出　我今現在冒伊名　大王鄙薄同僚笑　乞丐翻爲我出身
况且素瓊通密信　還疑是我結宮庭　若云另有張靈假　崔女如何認作真

又要重題當日事　吾王那里耐煩聽　原封且自留藏好　賺取佳人手澤存

雖不得他爲配偶　墨痕當作粉香痕　季兒這樣思前後　纔得平安衅不生

崔小姐只當這封詩眞個面交明白。專等唐六如暗中挽回。倒也相安靜守。不覺到了二月底還無信息。正在望眼連天。忽然娘娘傳小姐進見。說道。你的事我曾勸過大王。他說十美必須足數。缺一不可。原想緩緩再勸。不料大王連日未曾到我宮中。適纔傳諭。出月初三日差官護送衆美人。前往北京。條一名就是你。這怎麽處。小姐聽說驚得心慌肉顫。淚湧如泉。連忙跪下道娘娘作主。娘娘道。不要如此你且起來。就命小姐坐下。自來娘娘揔賜小姐坐的。娘娘又道。你名列九美之冠。進御必邀寵眷。安知不正位嬪妃。何須過事悲啼。徒傷懷抱。小姐道。從前何貞婦烏鵲歌云。妾是庶人不樂宋王。實與臣妾同心。若娘娘援救無方。今日之事有死而已。

明明生受張家聘　死是張家一鬼魂　强逼近天承御寵　願甘入地保幽貞

衰親累及遭監禁　本是人間有罪人　憐憫允蒙垂手救　苟延偷得暫時生

事到臨頭無計較　惟求速死了前因　受恩再造難圖報　結草銜環再世心

小姐哀哀號泣訴　兩旁侍女盡呑聲　娘娘也復連揮涕　聽實難堪救不能

婁娘娘道。噯可憐可憐。幸喜還有三天工夫。明日即請大王駕至我宮再行苦勸一番。撞你緣法。小姐道。只怕勸也無益。

生成薄命還如紙　種就冤芽已發林　縱有慈悲難着力　空辜全用老婆心

隨又跪下啓道。臣妾還有兩事叩求。婁娘娘道。什麼事。起來講。小姐道。老父現羈在獄。務求娘娘一言釋禁。婢女薇香本是好人家兒女。亦望恩放出宮。娘娘道。你既入京這兩件事都交在我身上。不必掛懷。小姐又叩謝了。正待辭出。娘娘道。你先前說那死字斷使不得的。你父在獄聞知。豈不怨急傷身。反爲不孝。旣然矢志守貞。何妨毀容面聖。自必免其近御。恩放還鄉。仍可父女重逢。夫妻再合。更不必自留缺陷。孝爾輕生。小姐只得含淚勉強應道。臣妾領命。

婁妃婉轉諄諄勸　小姐含悲慢慢題　怨恨滿腔難再訴　個中心事不分明
退回細向薇香說　彼此號啕不住聲　哭得天昏和地暗　走頭無路又無門

薇香拭淚說道。娘娘既肯再勸。或者還有轉機。小姐道。細想娘娘後來分付的話。可見即便再勸。總是不濟事的了。只是寄唐解元那封詩。也竟石投大海。蒼天吓蒼天。崔瑩你前世造何罪孽。一至於此。

生長深閨纔二九　何曾造得孽星星　輪迴不記前生事　天譴誰知罪障深

縱說毀容難近御　放還故里事難憑　昭陽紅袖三千女　閉置牢牢數十春
老死皇宮猶事小　可憐節義付輕塵　我今別沒回天術　惟乞天公破格恩
連遣六丁追魄去　教儂早死早超生

我已求過娘娘。我去之後。放你出宮。

自孽自當無可說　如何累你受艱辛

薇香道。小姐不要這般說我薇香就爲你粉骨碎身也是情願的。小姐道。我和你分雖主婢。情與姊妹相同。你等老爺出監就跟隨回去。百般安慰。只當代我做女兒一般孝敬承歡。我死在九泉。也就瞑目了。

替我承顏供女職　九原埋骨也甘心

那幅行乞圖千萬面付張郎。把我臨別言語。一一告知。不要忘却纔好。

交圖若果真傳語　我的魂兒也會聽

薇香道。小姐言語。我薇香一一謹記。但是察言觀色。莫非小姐目下。就要尋自盡麽。這是萬不可行。還要從長計較。小姐道此時尚非我的死期。將來或在途路之中。或進皇宮以後。那時再尋了當未遲。你且不必着急。小姐這一句話。纔安住薇香的心。薇香又道。就是途次京中。也行不得。從前我薇香說的捨生就

義。必到無可如何。此番就是娘娘再勸不依。天相吉人。他日必荷皇恩遣放。萬一放歸無日。纔是盡頭之境。小姐切莫早萌短見。方爲節孝兩全。小姐道。這個自然。這日大家你一句我一句。你哭一回。我哭一回。直講到三更以後。已交三月初一日子時光景。小姐道。我們睡罷。彼此纔上床安宿。薇香臥床。就舖在小姐床後。約莫半個更次。薇香哭講了這半天。精神疲倦。不覺鼾鼾的睡着了。小姐翻來覆去。那能合眼。聽得薇香睡熟。就又走下床來。穿齊衣履。對鏡理粧。重剔銀燈。嚶嚶暗泣。

下床重把孤燈剔　左右思量怨不禁　轉眼卽交春上已　逼奴就道赴神京

(白)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　漫漫積恨天無際　魆魆沉冤地不平

這時崔瑩。你還不尋個出路麼。

不向海邊尋出路　怎思大海去翻身　(白)千休萬休不如死休　萬事盡頭無過死

懸崖撒手不牽情　(白)若到中途就有多人防護　中道難教身自在　(白)皇宮更不用說了

皇家內苑不由人

先前將話安住薇香他已熟睡。此時不死。更待何時。

好在從容無掛礙　此時方顯去來明

且住爹爹下獄未卜存亡。張郎在監。不知生死。就這等不別。一別竟自永訣了。

白髮嚴君難一面　青年夫婿阻重城　可知這王宮今夜添新鬼　猶是那禁獄心頭舊日人

啐。我那里還顧得這些。不免望空一拜。爹爹吓。

孩兒從此音容隔　若侍晨昏是再生　孤負了十八年來恩鞠育　也只爲守身全孝得完名

(白)也要拜張郎一拜張郎吓　爲的你才子捐軀知也否　既然你名靈可得夢魂靈　你若肯有情殉義追踪至

奴還要小住泉臺等着君

婁娘娘厚誼深情。奴也就此拜別。

枉了你百計千方深庇護　成全得伶仃一個小幽鬼　(白)薇香吓薇香　說道一聲儂去也

你趕忙惟有夢來跟　(白)呸崔瑩你只管留連則甚　只是留連無了結　何不到陰司慢慢再思評

小姐望空拜過崔公張靈和婁娘娘。反到薇香床前。說了那兩句話。一面悲泣。一面就在身上。解下一條繫腰的玉色縐紬汗巾。拏在手裏說道。汗巾汗巾。

你平時知道奴肥瘦　到今日將奴絕命根　只道是千絲結就相思縷　却仗你隔斷牽纏不了情

從前是細束纖腰非貼肉　這纔得密拴素頸復留痕　就是那剜肉多情張夢晉　不如你緊生死死隨身

小姐就用坐椅接脚站立。將汗巾拴在臥床廻面高坊之上。兩頭打了死結。繫成一個圈兒。又道。再不想崔瑩今日這般結果。

結果團圓圈子裏　悠悠大夢霎時醒

隨卽將頭套入圈內。右手把汗巾死結扣緊咽喉之下。用力踢開那張接脚坐椅。不覺三寸金蓮離地掛。二分錦舌出唇尖。芳息全無。秋波已瞑。几上燈光。小如綠豆。窗前風影。大作鬼聲。可憐一位有才有貌。傾城傾國的佳人。化作十二巫峯神女。這時已交五鼓。房內只有薇香在睡夢之中。何況王宮夜靜。內監宮娥。分外睡得鴉雀無音了。如何有人解救。這也是崔素瓊小姐註定如此收稍。想到這般悽慘。恨不得將臧季兒碎尸萬段剁成肉醬。飼鷹餵犬。割下首級。剜出心肝。供在小姐靈前。禱告一番。方洩今日心頭之忿。不知薇香何時睡醒。小姐屍身。幾時解下收殮。埋葬何處。寧王自然要惱婁娘娘防範不嚴。進御十美少了一人。又不知找何人晦氣頂缸。薇香同在房中這干係可也不小。寧王豈肯擅自罷休。且聽下囘分解。

第十四回

婁賢妃巧遮藏將妹改妹　王薇香大決撤替死捨生

話說崔素瓊小姐。忿激自裁。這時無人解救。可憐粉碎香消。方知仙賜金丹。又叫張郎剜肉。不是完全後來美滿姻緣。正是成就今日新奇節烈。昨小姐生前。自家已經道破。頃刻把一個嬌嫡嫡美女變成了一具直挺挺屍骸。誰不傷心墮淚。起先踢開接腳坐椅。那一聲響。薇香在睡夢中聽見。那里在意。復又朦朧睡去。不一時又是撲通一聲分外響的利害。想是小姐貞魂不泯。此刻顯靈要薇香知覺收殮的意思。薇香猛然驚醒。連叫小姐不應。即忙披衣下床。將兩眼揉了一揉。只見一盞殘燈半明不滅。又聽得簷竹擂窗。風聲刮紙。嗚嗚的響聲不絕。好不淒涼。及至走到小姐床前一看。唬得魂不附體。渾身發抖。他一雙三寸大的蓮花瓣足足有千觔重。莫想移動半步。見那床面高坊兩頭拴緊三尺長一條玉色汗巾。業已中斷爲兩。猶如刀割一般。小姐跌撲地上。適纔這聲大響。却原來是小姐屍身墜斷汗巾跌地之聲。薇香纔知是小姐自縊身死。

猛見香巾拴左右　一圈兩截劈中分　玉軀撲向床前地　姓命今宵送斷根

魂魄不知何處去　重逢除是夢中親　摧殘已自無生理　墜跌猶如雪壓冰
唬煞薇香無擺布　四無人影一燈昏

薇香這時也顧不得害怕。隨即蹲伏地上。把小姐屍身撥轉正面。已經冰涼挺硬。他越發心中小鹿兒亂撞通身陣陣的冷汗直流。手顫脚軟。急用纖指很揑小姐人中。高聲叫喚。毫不中用。深宮夜靜。一時又沒處叫人。驚慌無措。不禁大放悲號說道。小姐吓。你怎不聽我薇香的話。這般性急。

小姐方纔親口說　如今不是死時辰　原來生怕奴防備　依舊忙從此路行
(白)奴怎樣歷的這樣昏沉了　人事如何全不省　夢神也不告奴聞　(白)小姐靈魂也就不通奴一個信兒
何不顯靈通個信　香軀省得墜埃塵　(白)這時靜悄悄的四下無人叫奴怎樣替你收拾
一個小鬟經甚事　傷心束手淚空零

小姐你好很心就抛捨奴家去了。

忍便把奴抛撇下　更無一語再丁寧　小姐吓不得臨時親訣別　黃泉聽否我呼聲

你看黑影幢幢。靈風颯颯。敢是眞個有鬼。奴此時視死如歸。那里還怕你們嚇唬唬。

任教厲鬼張聲勢　我這不怕死的心腸不吃驚

我好端端一位小姐。被你這些小鬼頭勾引了去。奴正好和你們要人呢。

你勾我娘行何處走 速將靈魂放回生 不然便覓桃條杖 我隨後追來擊鬼臂

我不如趁此。也尋個自盡。跟着小姐去罷。

料得芳魂行不遠 小姐慢行稍停一步待奴跟

小姐等薇香一等。

此刻千呼全不應 那時一叫一聲應 照樣貼身來服侍 强如獨自赴幽冥

薇香痛哭一回。無可如何。只得也要尋死。忽然想道且慢。待奴摸小姐心口。可還溫否。你說他一見小姐墜跌地上。就該先摸胸口。有無熱氣。就知道有救無救。為何慢騰騰的。只管瞎猜亂想。不知他是一個十七八歲女孩子。那曾經過這事。先前慌了手腳。自然沒得主意。這時候纔想起來。隨即將手去摸。誰想小姐的貼身衫裙。都是自用針線細細密縫。不留少隙。不但手伸不進。一時斷拆不開。纔曉得小姐矢死之心已非一日。薇香道。小姐直是有心人。實在可敬。我薇香還坐在鼓裏呢。

幾時瞞我嚴縫綴 百結衫襦探不能 （白）這怎麼好 無從手向心頭試
難曉而今冷與溫

哦。有了。不免按他鼻孔。便知有氣無氣。

隨將纖指輕探鼻　呼吸還餘一線存　(白)謝天地還剩一絲氣呢　但望絲絲牢繫住

寸絲或可挽千鈞

列位。小姐吊了半個時辰。把汗巾都墜斷了。又跌在地上。從來人說自縊的人。墜跌屍身。萬無救活之理。豈不是薇香妄想。但他這一點之誠心。實實難得。他又想道。小姐氣還不斷。有生人一口氣接度。想來可以不死。即將小姐牙關。用力扳開一縫。小姐的口已半開。他便輕啓朱唇。緊搵着小姐的櫻桃小口。使盡平生之力。度進一口氣去。又復接出一口氣來。果然直透三關。腹中覺得響動。口內也就有些出入的氣了。薇香不勝之喜。連忙替小姐按摩胸腹。漸漸還陽。你說奇也不奇。誰知這是小姐命該不死。纔被薇香杜撰方法救活。人生命由天定。往往自縊的人。該死的就是一條麻綫。可以致命。不該死的。極粗的蠅索。常會掛斷下來遇救得生。說部書上載的不一而足。可見汗巾中斷。並非奇事。自來傳說屍身墜跌。萬無生理的話。也不盡皆可憑。薇香雖是獨出心裁。其實替天行道。崔小姐幸得薇香接氣摩胸。漸次身體轉動。暖回四肢。慢慢的嘆出一口氣來道。我這心好難死也。這時心纔死盡。不覺魂離軀殼。鬆快了多少。

一個痴心難得死　千回百折似牽藤　此時纔讓奴離竅　做個悠悠自在魂

薇香輕輕扶起小姐。就坐在那床前地上。喚道小姐醒來。小姐道。怎樣你也來了。
薇香道。我薇香是不曾死呀。小姐道。你既不曾死。如何和我死的。聚在一處。

你怎得一般知鬼趣　學儂求死不求生

分明地界陰陽隔　那得相隨影共形

薇香道。小姐也並不曾死呀。小姐道。我自家倒不知道你這話欺誑。

渺渺一身蟬蛻殼　緣何認我是生人

薇香道。小姐你還糊塗呢。是我救活你了。小姐道。當眞麼。薇香道。怎麼不眞。小姐道。果然麼。薇香道。那得假來。小姐道。你看生勝死。我以死爲生。我和你情似同胞。如何又來坑害我嘢。

極樂何如乾淨死　生還又到百愁城

薇香道。螻蟻尚且貪生。不到水盡山窮。何必如此訣絕。小姐道。如何不是水盡山窮。

在世毫無生趣味　前迷去路後追兵

我起先只當眞個死了。十分鬆快。這時節回想前情後事。倒又萬鏃攢胸。千刀剌體。着實難受。你說還是活好還是死好。

不放儂歸陰府去　奈何刀箭亂攢身

前後我總要死的。可惜你用盡好心。倒叫我多受一回苦楚。

畢竟打從原路去　一番痛楚兩番經

薇香又把小姐攙扶起來。坐在椅上。把燈剔亮了。替他理好鬢髮。看那粉頸紅痕還不深重。又替他渾身按摩一遍。復在小姐肩背上。輕搥細揑。自然血氣流通。就把方纔驚見救治的話說了一回。又問道。小姐這時心裏可好些麼。小姐道。這時我有千百個心。比尋死時那一個心。越發牽纏的過不得。薇香道。小姐總要放下心纔好。小姐道。今日幾時了。薇香道。三月初一日了。小姐道。可又來。

過却明朝交後日　卽須提去上燕京　山長水遠官防衞　何地從容得矢貞

就使中途能畢命　可憐骸骨任拋零　罷罷罷（耐心且等臨行際）　撞死王階血濺庭

小姐帶講帶哭。又是未尋死以前。那樣悲切慘死。薇香道。小姐。是決計殉死。萬不可回了麼。小姐道。這還有什麼不決的。薇香又不禁哽咽哭泣道。再不想今日救活了小姐。是枉然的。我好苦吓。

前時親見離魂日　你病沉緜我碎心　今夜驀然逢自盡　登時頂上走元神

一番兩次肝腸裂　挨到三回萬不禁　苦命了鬟無倚靠　（白）小姐（我替你死了罷）

代身情願替歸陰

小姐道。痴丫頭。我自己甘心殉節。這死是別人替不來的。

薇香想到替死難行。惟有替生無礙。就說道。小姐誓死因爲被逼入京。何不央懇娘娘另外着一美貌宮女頂替前行。豈不保全你的性命。小姐道。娘娘雖是慈悲。但一時那有面龐彷彿的人。圖容不對。倘被查出帶累娘娘。如何使得。況且非親非友。誰肯代行。就是勉强頂替去了。保不將來說出眞情更貽禍患。

（薇唱）縱然難替娘行死　合倩旁人去替生

果然此計能行得　早向娘娘去懇恩　我豈無端輕誓死　只因沒法再求生

皇家進美圖憑證　誰肯擔驚去頂名　查出眞情難掩飾　和盤托出罪非輕

依然我亦無生路　連累娘娘太忍心

薇香道。小姐這語。也想得有理。如何是好。他沉吟了半晌。忽然一雙俏眼。釘在小姐面上。只管細看。又走到鏡臺前自己照看一會。復又拏了小柄手鏡走到小姐面前。合小姐並肩同照。仔細端詳。小姐道。你敢是獃了。這時候還有什麼心情照鏡。薇香粉淚未乾。忽然香頤含笑。說道。小姐薇香有計了。小姐道。怎麼鏡子裏照得出你的計策來。薇香道。我適纔自看容顏。雖然醜陋。却還有三分厮像小姐。想來那摹寫的

要月圓。也不過得之彷彿。竟是我替小姐入京。可保平安無事。

婢學夫人原不像　也還充得有三分　縱饒手執圖容對　摹筆如何得逼眞
儘可珠將魚目混　何妨玉刻楮形陳　此行保管平安甚　勘破機關總不能

小姐道。這是我夙世寃愆。今生磨難。何忍波及於你。移害無辜。斷斷不可。薇香正色答道。薇香蒙老爺小姐教養多年。殺身難報。今危亡患難之時。正捨命酬恩之日。若坐觀成敗。犬彘不食其餘。此計一行。保全小姐名節。不至逼迫捐軀。他時父女團圓。夫妻榮貴。薇香雖死亦所甘心。

王恩並沒涓埃報　急難如何不報恩　但得兩全能解厄　賤軀何惜受風塵
朝行夕死都無悔　千萬娘行望俯聽　小姐呼
你既要自己完全眞節義　也須得分些與我讓成名

小姐道。我只是捨你不得。薇香道。小姐那時尋死。怎又捨得我的。

你硬擲韶光歸一索。何曾牽惹半分情

小姐道。我捨不得你替我受苦。薇香道。這是我自己情願。小姐。你何惜一下賤薇香悞了大事。

有苦是儂情願受　休憐小婢誤終身

小姐因爲老爺奉侍無人。又義不負張公子欲全節孝因而有此一端。薇香是毫無牽挂的噓。

一身不繫全無礙　樂得征車自在行

我本添香侍女今作近御宮娥同一箕帚下陳還覺彼勝于此。

宮婢忽歸宮女隊　一般還覺彼光榮（白）也並沒什麼苦處吓　自來不喫夫人杖

何況宮闈近紫宸

與其爲貴人媵。何若作帝室姬。小姐你要提拔薇香纔是。

東風全杖高擡舉　免作鋪床疊被人

薇香那里又捨得小姐。這幾句話。並非本心。不過想小姐聽信允他替代之意。世間這等婢女也可以入得無雙譜的了。小姐道。這等說。你是我的救死恩人。我也該拜你一拜。薇香道。小姐休得這樣說。折盡薇香壽算。恐怕連京裏都到不成了。倒求小姐百凡自愛。娘娘必定安頓得所。此後沒有貼意知心的薇香服侍勸解。要保重些忍耐些。可卜兇消吉至。省得薇香早晚掛念。就感激你不盡了。說罷。又不覺淚流滿面。小姐哭道。此計若行。我今生和你見面無期。相聚只得兩日了。薇香道。若是小姐殉節而亡。薇香也是要自盡的。豈不枉了兩條性命。如今雖是生離。勝于死別。小姐請免傷心。小姐道。但不知娘娘允否。薇香

道。待我跟小姐前去面求必邀憐允。大家你勸我說。不覺天色大明。忽然婁娘娘差人來說寧王立等傳見。主婢二人。隨卽先到婁娘娘宮中。原來昨日崔小姐見過娘娘以後。却值甯王進宮。講起初三日十美就要起身。崔瑩始終未曾見過的話。娘娘乘機諫道。大王此舉。執意要行。妾再三諫阻不聽。只怕人言可畏。臣節有虧。

甯王道。獻幾個宮女。也不算有愧忠誠。婁娘娘道。大王吓。

吾王聖上親皇族　一本同根受國恩　剷佞除奸匡社稷　忠誠不愧是宗親

聖上壯齡躭逸戲　正當規諫慶昇平　蛾眉惑主從來說　本事曾將國祚傾

女戎禍水前車鑒　不見那越進西施是亂根

甯王道。投其所好。未爲不可。婁娘娘道。這越發使不得。

豈有藩封桐葉貴　却逢君惡玷官箴　況是這十八中有崔瑩女　他父是朝廷敕命臣

又復羅敷夫現在　如何強逼赴神京　難道就不畏人言忘祖訓　也不顧千秋青史被譏評

寧王道。祖訓是己過的事。青史是後來的名。那里顧得許多。若說人言可畏。孤又何恤人言。你明是聽了崔瑩囑托。巧爲正論暗討人情。可笑已極。隨卽拂袖出宮去了。次日就遣太監押着娘娘宮中內侍。去傳

崔瑩進見崔小姐帶了薇香。先見娘娘。娘娘告知緣故。小姐只得將薇香留在娘娘宮內跟着太監。往見寧王。寧王倒沒問什麽。但說這妮子相貌比圖容還勝幾分。眞不愧十美之冠。仍卽發回婁娘娘處。傳諭趕緊料理。初三日一定進京。

素瓊見畢回宮轉　又聽藩王諭令明　三月初三期已定　衣裝收拾莫留停
賢妃此際心縈結　頓覺愁絲繞百層　不免含悲開玉口　這時無計救芳卿

娘娘隨向崔小姐說道。事已如此。只好且去。再看機緣。

毀容依我前言囑　定沐楓宸遣放恩　恨我一籌全莫展　眼看紅粉事長征

薇香卽便跪啓道。臣婢仰體娘娘慈念。情願替主進京。伏求恩允。

項名替主心無怨　只望慈悲肯玉成

娘娘道。途路艱辛。宮闈寂寞。你那時不懊悔麽。

（薇唱）崔家豢養恩高厚　報主何辭萬苦辛

娘娘道。萬一有人查出替主情由。將你追究那三拷六問你可禁受得呢。

（薇唱）百鍊千鎚全不怕　任憑截舌不招承

娘娘連連點頭說道。看不出你小小年紀的一個婢女。竟能知道這等大義。

丫鬟仗義真難得　羞煞圍珠繞翠人

我一品王妃還不如你救得素瓊一命。慚愧吓慚愧。

堂堂空作藩王配　似你擔當竟不能

看你容姿柔媚。儘可充得素瓊。不至事機洩漏。

一樣花容同月貌　誰能辨別本來形

只是今日大王傳見素瓊。相貌已經認識。後日他親自點名。豈不查出。

倘被親查難解釋　救人不徹枉勞神

崔小姐道。臣妾早就這般想。崔瑩死不足惜。倒要帶累娘娘。於心何忍。寧可此計不行為上。薇香哭道。方纔娘娘說是不如臣婢能救主人。若不仗娘娘遮護。就有一千個像臣婢的也歸無濟。可見入生出死。總是慈蔭無邊。此時已荷鑒憐。這一點名節。還求恩上加恩。曲全到底。

叨蒙覆載真無量　纔敢偷樑換柱行　只望楊枝施法力　得沾甘露穩回春

娘娘道也罷。候請大王鈞令。即將十美交我點名起解。我自有說詞。他必依允。這就無慮了。

觸我心機籌得策　兩全惟有這相應　不負你（婢義主貞哀迫意）也遂我（前遮後掩淺深情）

（白）你們（放心回房去）快將服色相更換　名姓從今改口稱

我左右宮娥內監。都是貼心之人。斷不走漏消息。你們切須謹慎。

有話兩朝先儘說　臨岐慎莫露風聲

崔小姐主婢一齊答應。雙雙叩謝回房。從這日起。王薇香就扮作崔素瓊。崔素瓊倒改做王薇香。房內稱呼照舊人前名姓全更。竟是迭為主婢。這兩日兩夜。他二人說不出的離情別緒。講不盡的積恨深愁。可想而知。不必再敍婁娘娘果然啓達寧王。說是十美散處各宮。臨行衣裝箱籠。必得親加查檢。恐有違制物件。不便帶入大內。請今發交正宮。點查起解。省得殿下費神。寧王和婁妃夫婦本無甚不睦。只因遇事諫阻。見面稍疎。其實並沒什麼疑心婁妃之處。他聽得這話。便道。這原該是娘娘之事。孤那有工夫查點。就將十美花名冊。送交婁娘娘屆期點解。娘娘就又着人通知崔小姐主婢。大家心纔定了。寧王又預先派定太監二員。護解官一員。校尉二十名。小宮女二十名。一路護送。外奏章一道。圖容十軸。交付太監到京呈遞。到了初三這日。那兩個太監。傳齊十位美人。及隨去宮女。均在內宮門伺候。纔請婁娘娘升座。照冊點名。

只見雲鬟魚貫入　分班俯伏口稱臣　看他粧飾分濃淡　盡是溫柔上畫人
嬌韻應聲鶯作舌　纖腰拜起柳爲身　嬪妃眉合唐宮數　姊妹花符漢苑春
直果十全俱絕代　昭陽粉黛恐無倫　就中魁首誰占　聽點崔瑩第一名

那九個美人都是陸續選進派在各宮。婁娘娘纔初次見面。先點十美第一名崔瑩。就是假充崔小姐的薇香答應。其餘依次點畢。那九美這時還用不着他們通名道姓。要到後來細說。娘娘也總沒有分付什麼話。這時改扮薇香的眞崔小姐。站立旁邊。娘娘就指着這假崔小姐說道。你這婢女我總設法安頓。斷不令他失所。你可放心前去。他二人又含淚跪下。叩謝過了。各自默默領會。大衆辭別娘娘上轎出宮。每人有兩個小宮女承値也坐上轎乘。兩個太監。隨後照料。走出宮門外。又有那解官同校尉人等。擁簇護送。由旱路大道進京。你想眞假兩位崔小姐在婁娘娘宮內分別之時。不敢更交一語。那樣離別景況。更是一言難盡。

王妃丁囑休言語　脉脉分離倍愴神　紅雨暗沾盈袖淚　寒灰冷盡結冰心
前程似漆同嗟黑　遠陌逢春異踏青　臨別兩人嗚復咽　最難堪是各無聲

假崔小姐去後。眞崔小姐獨自回來。隻影空房。傷心慘目。幸得婁娘娘撥了兩個小宮女前來。和他早夜

作伴。每日總要見一次。好言安慰。過了十餘日。方纔漸解憂思。話分兩頭。且說監尉官員人等。護送假崔小姐。同着九個美人。一路兼程趲行。南路坐轎。北路換車。不過走了二十餘日。已到山東地界。

十個美人車十輛　山東境內更悽惶　黃沙白土風迷目　峻嶺危坡路折腸

此去必定經過泰安縣黑狼山。那是強人出沒之所。雖然飛天蜈蚣陳亥通城虎余盛被吳幻娘殺退。安知沒有夥黨。又在黑松林剪徑。只怕這十位美人。要遭他們毒手。

須向黑狼山下過　只愁劫美遇强梁

列位不知這一行人衆。那幾個毛賊那敢動手。倒不必過慮的。只是這些美人各有心事。也儘彀他苦了。

或者風霜未慣程千里　或者骨肉難離淚萬行　或者兩輪輾得芳心碎　或者百恨添來玉體傷

獨有薇香王氏女　滿腔疑慮意傍徨　一來是主婢恩情難割捨　二來是姓名假托怕周章

倘若識破如何好　只恐欺君罪莫當　胸次轆轤悲繞結　魂顛夢倒不能忘

假崔小姐。坐在車上悲愁難遏。又不知何日到京。等到面聖入宮。查不出眞假。方纔一塊石頭落地。這每一輛車。兩個小宮女同坐。兩個校尉騎馬隨行。內監解員坐了快車。來回照料。到了泰安縣界。那解官和兩個內監。大家商量。說是此間。不比平路。我們分開照應。各有責成。又道崔宮人是進御的第一名。要專

派一人。其餘九車分派兩人。那兩內監聽解官講的。第一名關緊重大。自然要檢便宜的幹。就將崔宮人推與解官照管。上路時仍是一幫行走。下店時各管各車。如遇店小。不能歇在一處。分開三店住宿。已非一日。這日走到離小天台十里路的一個荒村。天已昏黑。沒有大店。也就分開住歇。那解官校尉。擁護假崔小姐獨住一店。頹垣破壁。好不蕭條。小姐進得店來喫過晚飯。那兩個宮女。飯纔喫完。連碗箸也不收拾。就都躺睡床上。再叫不醒。還是店東婦人進來。收拾去的。假小姐道。今日怎這般辛苦了。一人獨坐無聊。睡又睡不着。忽然想起那幅行乞圖。忘記交還我家小姐。不免取出一觀。原來他那日接過圖來。就縫得一個錦囊。這圖未曾裱成。正好摺疊收貯。緊佩身邊。時已二更。就在燈前展觀消遣。

一幅畫圖新異甚　夢梅詩後乞兒裝　幾疑忍凍林逋隱　還訝愁飢杜甫忙

風貌亭亭如鶴立　心情戀戀不鷹颺

兩好天生佳耦合　縱教挫折也成雙

這張公子合小姐。眞是

張公子吓不是奴代小姐入宮。你將來怎有同偕之望。也還要感激奴纔是。

若不是奴奴甘替代　你怎能他日配鸞鳳

倒是奴自己。未知作何歸着。

今後真如風裏絮　沾泥逐水恨茫茫

若蒙聖恩遣放。也像小姐。嫁這等一個張郎。不枉人生一世。但不知可有這一日了。

娘行願樂清貧句　奴亦同心願莫償

只是小姐這詩十分悽慘。令奴不忍卒讀。

豈但重吟增別緒　居然替我寫行藏　祇怕是御溝無葉添紅淚　(白)小姐吓

那能彀寄你音書一兩行。

還只管瞎想什麼薇香吓薇香。你挺身救主。倘被人識破。縱然堅不承認。像娘娘說的三拷六問。怕不就死在臨頭了。

也知道挺身一死原無惜　就只是事未臨頭觸念傷

薇香正在看畫心傷。忽然一個男子。推門闖進。薇香喫一大驚。連忙將畫收入錦囊。抬頭一看。這人有些面熟。

深宵內院何人到　男女嫌疑並不防　若認紅綃逢義俠　崑崙不是這衣裳

莫非就是張公子　畫筆靈勾夢魂狂　但這面龐無彼俊　有些認識費思量

你道這人是誰。就是那員解官。既是解官。如何這等大膽。黃夜闖進房來。這解官却弄生人。就是假冒張靈的臧淩。寗王因他進美有功。就差他護送十美。他一入山東境內。見每日歇宿。半在荒村。又起了一個不良之心。所以就合內監商量。他專管護送崔小姐。這日卽灌醉校尉。預買麻藥拌在小宮女那一桌飯菜之內。以致宮女都各睡倒。他便將從前眞崔小姐。叫小內監錯投唐解元那封詩。拏在手裏。希圖挾制。就直入店內上房。自言自語的說道。哈哈哈。無毒不成計。殺人巧借刀。唔臧淩拉蘇州騙仔刁婆個畫圖。假仔張靈個名字。到崔知縣去求婚。竟一說就成。十分得意。偏偏冤魂路狹。拉乩拜堂倒說眞個到哉。撥瘟賊戳穿豬尿脬。老崔聽仔嘿個說話。硬拆花箋。被唔一狀告翻。仍舊奪轉。囉裏曉得小姐。忽然生起病來哉。多謝個張靈割肉救活。當其死個時節。再弗相信眞個還魂個。因此退還婚書。後來聞得哩竟要搭小姐洞房花燭哉。唔囉里氣得過。就拿仔個幅愛月眞容。仍舊假冒張姓獻上寗王。千歲大喜。差人選進素瓊。張朋友弗但弗能做親。亦且坐監坐牢。千歲將我充作書記。卽令我護送十美進京。我想崔素瓊。本來是唔家婆。個掀送拉皇帝阿伯做妃子。一路上弗能搭你見個一面。今朝此地荒村屋小。十八分作幾店。因而唔將個校尉才灌醉哉。弗免到小姐房裏去看看。哩要叫喊唔有哩個犯禁字𠲎怕哩嗒。

奸徒一片心肝黑　闖入崔瑩內店房　妄想千金戚苟合　包身膽大藐王章
薇香正在看圖閱　半掩房門坐榻旁　忽見有人排闥入　一時心下好驚慌
正要開言來喝問　奸徒先自話情長　(白)臧凌道小姐　我本蘇州張夢晉
是你當初原定舊夫郎　不幸事多磨折頻分散　從此天上人間各一方　今宵旅店無人在
要把夫妻敘一場

薇香雖是冒名頂替的。這奸徒那日看見崔小姐是已死容顏。此刻自然辨不出來。倒覺得比初見時美麗多了。薇香一見臧凌。有些認得。及至他通名道姓就知是假冒張公子的那人。必想他如何到此。我小姐進宮遴選。必是他的毒計了。不免籍此試問一番。原來臧凌獻美一事只有崔公聽太監告知。即被拏入司監。不及轉告他們主婢。連婁娘娘也不曉得。故此薇香這一問。是斷不可少的。

此刻佳人忙立起　開言仔細問端詳　既然你是張公子　到此何因有甚商
已訂婚姻親自退　害人備選入宮墻　中分錦瑟絃難續　另抱衾裯別殿香
何須更說紅絲約　織女從今閉七襄　奸賊聞言連嘆息　下官失錯悞嬌娘
皆因岳父將婚悔　故把圖容獻我王　(白)薇香道什麼圖容　就是尊容名愛月

寧藩一見喜非常　賜儂官職充書記　伴送佳人到帝鄉　心裏難抛夫婦義
乘昏來見女紅粧　還有一封親筆跡　是卿宮內寄情郎　若非我代遮藏過
傳遞私書一命亡　應感下官情誼重　良宵權結野鴛鴦

薇香聽說有親筆字跡。就猜到是那一封寄唐解元的詩了。心生一計。且哄過這筆跡來。纔好和他計較。就說道。是何筆跡。且與奴一看。再作商量。奸人聽得商量二字。已經身體酥麻了半邊。那里還隄防別的事。隨將那封詩在袖內取出。恭恭敬敬。遞與假小姐薇香。薇香接封展看。果然不差。急忙就在燈燭上宴時燒化了。上前兩手。用力緊緊拉住假張靈衣襟喚道。解官行強。　鄰救命。

薇香一霎重重怒　扭結奸徒大喊揚　好個賊心如此惡　害人不淺盡遭殃
今日對頭難忍過　拚將一命把仇償　大呼小叫驚聲響　嚇壞臧凌沒主張
倘教校尉人聽見　追究圖姦命不長　急欲劈開生死路　牢牢拖緊沒良方
忙飛一腳靴尖踢　却把薇香小腹傷　哎喲一聲人跌倒　手鬆逃去假張郎

假張靈被薇香扭結拚命。喊叫四鄰。他好不心慌。這是進上宮妃。如何黍夜入內。必是圖姦。怎奈掙不脫身。只得飛起右腳靴尖。用力在薇香腹上一踢。那曉得便要踢死的。他看薇香跌倒。即刻飛跑起來。開店

外有人接應說道。裏面何事喊叫。我們進去看來。就是那兩個校尉。醉夢中驚醒。還有店東男婦。也聞聲起來。假張靈想道。問出原由。非同兒戲。不如逃回蘇州去罷。這邊校尉們。只往裏面去看。他乘空開了店門。一溜煙逃走。連日連夜。水旱兼程。四月初旬。就到了蘇州。躲在家內去了。且說衆人齊到假崔瑩房中。

但見一個屍骸房內倒　口中泛沫面皮黃　咽喉氣絕身冰冷　鬍髮蓬鬆手脚僵
大家一見真驚異　快報與護解官員作主張　一邊校尉將張靈叫　一邊女伴薑湯灌口忙
萬喚千呼全不醒　受傷踢處血濺裳

當下幾個校尉。尋到解官房中。不見張靈。店門已開。不知何故。找那兩個小宮女。還睡的不省人事。推也不理。也就用薑湯灌下。纔慢慢醒來。問他說是飯後。口中作麻暈倒。再看假崔瑩。衆婦女都說是下衣染血。校尉連夜即往城內報知地方官。次早泰安縣下來相驗。實係身前被踢。小腹受傷殞命。問衆人口供。俱說聽得崔瑩房中喊叫。並聽見解官行強四字的。及至看時。已經死倒在地。灌救無及。如今解官張靈遁去。必是他私往圖姦不從。致死逃逸。該縣即時懸賞弋緝。備文申報上官。達部題奏。十美僅存九人。就另委員會同監衞。護送進京去。其假崔小姐的屍首。備棺盛殮。移放就近廢寺之中。可憐並沒一人看守。你說眞崔小姐要死了幾回。倒不會死。反是替名的薇香。今日眞個死了。正是生前貼翠拈花女。死後啼

煙泣雨魂。美人黃土。千古傷心。也不止薇香一個。只是那得這些聚窟洲的返魂香。來救活多少薄命紅顏。都使他白頭到老。或者千百中。竟救得一二。豈能薇香就在其內。只見現在死的死了。還有好端端的一位活美人。聽了人幾句不着實的混話。又去自尋死路。這美人是誰。就是張靈表弟。秦鍾的娘子。朱綉鶯小姐。誤聽鄒長者傳言。自己趕到小天台。幾乎做了王薇香的鬼隣佑了。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錯中錯痴心追壻轉　疑上疑淚眼盼兒歸

話說那鄔長者。歸齊賬目。就是第二日動身。回到蘇州。置辦貨物。忙忙碌碌幾日。這一日正坐在自家店內。不想事有湊巧。剛剛秦家小厮來買絨線。閒談時。題起秦鍾進京的話。鄔長者就把現在那山東小天台吳宅招親一節。一五一十。都說出來了。

小厮細聽鄔翁語　這事稀奇有十分　家中現放娘娘在　怎便重新又贅親

那小厮還不十分相信。鄔長者又板起了臉。確確切切。說了一徧。至於秦鍾遇救得生。舒婚舞劍。及趕緊北上。不曾完姻這些情節。鄔長者並不知道。豈不是秦鍾竟成了天地間第一棄舊迎新。無情無義的人。那小厮得不的一聲。就像聽了一段古怪新聞。趕回家報信去了。大凡一老一小。最好多管閒事。嘴裏總要七搭八搭的。若不是鄔長者告知小厮。那小厮又回去報信。怎得後面鬧出驚天動地事來。

得信小僮忙不住　知風要去報奇聞　分明無事多尋事　且說深閨女綉鸞

朱綉鸞坐蘭房閒拈針線　綠紗窗抽紅線巧刺鴛鴦　剛做到交頸眼支頤倦綉　驀地間雙蛾鎖無語思郎

自那日
値甚錢
奴爲你
奴數着
倒是奴家前日
唱鷓鴣
還恐他

百花朝春
風急促
冷清清月
中丹桂
夜燒香綉
鞋露濕
你行期屆
酸織指
錯了
行不得難
到郎傍
開心性別
滯濃芳

到如今
沒好氣
奴爲你
奴愁的
悔不作
他那裏

三月後錦
瑟淒惶
孤另另花
裏紅粧
晨占卦翠
袖風颭
你久客碎
結柔腸
石尤風橫
吹倒刮
五十天孤
眠獨宿

怪只怪
倒不如
奴爲你
夢兒裏
恨不爲
奴這裏

沒相干賺
人科甲
翼雙飛鶯
借燕合
捐柳腰瘦
成一搦
追不回車
聲馬影
神女雨暮
驟朝狂
一千遍搗
枕槌床

恨只恨
怎撇了
奴爲你
魂兒裏
今日呵
如歸悄
只剩得

不做美送
客舟航
情萬種地
老天荒
流珠淚揮
盡千行
撇不下水
遠山長
啼杜宇不
無人聽
劣更籌惡
催曙色

奴想秦郎臨別的言語。像是眞情諒非虛誑。

憶卿卿臨別詞山誓海盟
念奴奴同心伴熱知涼着
怎肯把肉身兒中應咒明
那怕有錢樹子種勾香暗

只是前日將他那般搒逼。倒覺得奴家小氣了些。

早知道抱至誠明天日心
又何須懷小兒動刀槍口
想着他惜惺惺般體貼百
添了奴撞鹿鹿裏思量萬

秦郎呵。莫怪奴家量窄。也是不得不然。

沒奈何試郎心模作樣粧
權只當猜春謎揣西詳東
虛掉舌閒磕牙圖是戲疑
捕魚兒捉蝦子網須張情

因何一去兩月音信全無

清江上六六鱗波沉遠影　碧霄中雙雙雁路阻廻翔　定然無寄書郵早傳消息　難道有捎信客浪擲汪洋

想來是沒有便人。不必又添一重疑障。

說不盡別離情自疑自解　記不了相思債難捨難償　梅止渴餅充飢盈盈欲涕　鈍牛郎癡織女脈脈相望

知道他訂歸期今年明歲　閃得奴開刺繡冷箔空房

綉鶯娘子。正在思想秦鍾沒情沒緒。忽然那小厮。慌慌忙忙。跑了進來說道。娘娘唔里官人。走到山東嗒個小天台。招仔吳家門裏小姐。做仔姑爺哉。綉鶯一聞此言。猶如擱頭澆了一桶冰涼的冷水。把那火熱心腸。潑得無影無踪。先是兩隻臂膊。已經氣得發抖的了。問道。你是那里聽來的話。小厮道。是大街上開雜貨店個鄔阿爹說個。綉鶯道。敢是他謊你的。小厮道。唔嚜本來也弗信。鄔阿爹。板仔一支弗擔差個面孔。那長那短說得確確鑿鑿。哩吶還吃仔吳家裏招親酒水。會仔唔里大官人。那末居來個。綉鶯心想十三四歲小厮的話。不是說謊。或者那姓鄔的哄他作耍也未可知。隨叫小厮去請鄔長者來家。當面詢問。

小僮領命街前去　娘子心如萬箭攢　再不想負心男子同禽獸　轉背恩情紙一般

(白)碎奴適纔胡思亂想竟是一場痴夢

奴本有意（落花隨水樣）　那知無情（流水任花翻）　臨行罰下彌天誓　竟是不畏（神靈木石頑）

越想越悲心越惱　紛紛不覺淚盈腮　佳人正在傷懷際　忽報鄔翁請到來

鄔長者走進廳房坐去。繡鶯娘子就在簾後。問秦鍾山東招親的事。鄔翁就檢知道的。又一五一十。說了一遍。繡鶯問道。那吳家難道不曉得官人已娶妻房。鄔翁道。這日官人下在他客店。定是吳老看見官人風流儒雅。將女許配終身。若知道家有娘子。那吳家也是山東大族。怎肯將女兒與官人作妾。繡鶯道。這等是官人瞞哄他的了。鄔翁道。小天台地方。那一個不知道這位吳小姐。是數一數二的上畫美人。想是官人走到那村莊上。聽得人傳說。故此一謊就應。少年人心性自然不肯說出眞情。拍把上門來的現成美貌佳人。退送掉了。如今却也不遲。只要娘子切切實實寫信一封。等老拙月半後。親自帶往山東。交給你家官人。再吹個風。到吳老者父女耳內。不怕不退婚的。繡鶯道。如此甚妙。只是有勞了。說罷。仍命小厮送鄔翁出去。繡鶯恨恨回房。

細聽鄔翁言不假　銀牙咬碎恨漫漫　昧良拋却糟糠婦　重締新婚宴爾歡

全不念（同本名義山般重）　全不念（結髮恩情海樣寬）　你只顧（傾國冶容貪色慾）　竟不管（坑入閨女暗欺瞞）

他家既是名門胄　後日寧居侍妾班　若把前妻輕棄逐　可曾七出犯當官

若想離家開別宅　天涯豈怕找尋難　奴奴不是無能輩　怎肯干休不繫懷
並不思前兼想後　如天色膽肆粗蠻　故人不比新人好　南院都忘北院寒
把待奴的花言巧語般勤意得　又哄那年小吳娘笑臉開　奴恨不得插翅飛將東海去　看他倒鳳與顛鸞
奴恨不得霎時得見冤家面　狠嚙肌膚血透衫　要學那桂英痛哭求神聖　羅怕空嗟命早殘
要學那小玉癡情挨病苦　黃衫怎得客同還　輕薄良人今若此　囘思一陣一心酸
目前若是捎書去　驢耳春風是等閒　縱然傳與吳家信　他會溫存睡面乾
若要一刀能兩斷　除非親到小天台　等來自去眞長策，且向尊親稟一番。

綉鴛聽鄔翁。說到吳家並不知停妻再娶的事。只要一封書到。便可退婚。初時也覺有理。及至囘房細想。寄書無益。竟是自往山東。纔能斬斷情絲。出這一口惡氣。豈知鄔長者。是一相情願的揣度之詞。險些兒帶累綉鴛性命不保。眞眞人言難信。這日綉鴛娘子。定了親去的、主意。正要到張夫人處稟知。誰想張夫人正在思想孩兒張靈。這煩惱可也不小。

孩兒說往杭州去　留逗忘歸已隔年　平日並非流蕩子　因何緣故久遷延

昨日追問刁婆愛月圖下落。他講是一個姓臧的拏去。替他照樣訪求。誰知放在箱內兩月前這家被了

纏連裝圖的箱子。都偷去了。

想是紅顏多薄命　不教留影住嬋娟　畫圖尙有魔神刦　况結絲蘿豈十全

刁婆又道。那姓臧的還講崔小姐愛月圖。失落了是件好事。聽得紛紛傳說。崔小姐被寧王選作綉女。送上北京。被解官張靈中途強姦不從踢死。張靈逃走無踪。現在各處查拿。這解官姓名。與張家大官人一樣。只怕錯悞牽連。捉生替死。此時正要洗淸自己。怎還要這禍害東西。收在家裏。惹火燒身。我細想這話。甚是有理。

兇徒旣與同名姓　又把崔家女命捐　畫圖正是崔家女　豈可收藏火自燃

只怕那解官張靈。不要就是孩兒。

孩兒念念思崔女　愛縛情纏日夜牽　難保不前往江西私訪美　因此上好姻緣變惡姻緣

孩兒怎能平白就做王府官職。

自來藩邸無相識　那得烏紗易冷氈

且是那強姦殺人的事。斷不是知書達禮瘦怯怯書生幹得出的。

才入暮色尋常有　那見行兒子弟員　不求釋放宗潢府　半路如何肯架懸

就是御溝有意流紅葉　未必兩意相投又拒奸　繡女列名歸上苑　儒生豈至膽包天
我如曾毋深相信　不用投梭爲誑言
雖然不是我孩兒。但是名姓相同。誠恐悞投羅網。
衙門人役如鷹犬　那管同名事有寃　就到官司容辨白　已經肉破與皮穿
倘然遇着糊塗醬　屈打成招苦萬千　聖人尙有匡堪畏　何況南冠不累連
總由不聽親娘語　火裏尋油自受煎
這也是我盲猜瞎想。縱使同名。豈有淸平世界。官府不問皂白。就拏平民抵罪之理。且不必如此疑他。只是孩兒去後。怎的音信不通。
魚沉雁杳緣何事　不顧衰年白髮添　倚門望斷朦朧眼　日不能餐夜懶眠
頻喚我兒何處去　傷心頻洒淚連連
張夫人獨自在房。思兒落泪。繡鶯娘子走進坐下。把秦鍾招親的話細述一番。說到傷感之處。涕泪交流。
張夫人正在酸心時候。不知不覺。也就哭泣起來。這是愁人莫向愁人說。說與愁人分外愁。
傷心相向哀哀哭　各有情懷一樣嗔　流泪眼觀流泪眼　斷腸人遇斷腸人

一個說是前生多欠頑兒債　一個說是今世難填薄倖坑　一個說是寃孽相隨空怨命　一個說是衰年何事不歸陰

長恨綿綿俱不盡　夫人拭淚說原因

如今賢甥媳。有何主見。繡鴛道。除了親往山東別無良計。若是往日。張夫人必定阻擋。此時自己神魂不定。那里還有心情替別人畫策。況且從前張夫人攛掇秦鍾上京。尤其不便再阻。就說此計甚好。倒是我從前勸他去的錯了。繡鴛道。他這樣人面獸心。舅婆如何預料得到。

夫人聽說頭頻點　誰料欺心似畜生　只是路途千八百　無人相伴你長征

繡鴛道已安排定　鄔老曾言月半行　他本七旬年以外　煩他伴送最相應

兩鬟一僕隨同走　水陸舟車可放心。

夫人道。如此極妥繡鴛隨即着人約定鄔長者。一面趕辦行裝。到了起身這日。拜辭張夫人。各道一聲保重。洒泪而別。

繡鴛一衆登舟急　水陸輕帆不肯停　放過滸關風便順　經由無錫月初明

連宵趕到毗陵驛　瞬息丹陽半日臨　行行漸抵京江口　曉日金焦兩點橫

初旭紅霞波燦爛　片時瓜步渚煙生　參差垂柳揚州郭　掩映清溪邵伯江

明日秦郵連寶應　夜深燈火認淮陰　板閘暫時關口泊　晨興袁浦渡王營
閭中初見佳風景　奈少閒情細賞心

一路風帆迅速。不過半旬。早渡黃河北岸。即時僱了一輛四套大車。綉鴛娘子乘坐。一輛四套大車。安放行李衣箱。兩個丫鬟就坐在上面。又僱兩頭健騾。鄔長者同跟去家丁。各騎一匹。不用說鄔長者的盤費。都是綉鴛娘子出的。人無利息。誰肯早起。越是有了年紀分外貪利。天下也不獨鄔長者一人而已。閒話休題。且說自從上了旱道。比不得水路順風爽利。未免夜宿早行。經受了多少辛苦。

大道轔轔車輾土　風吹撲面起飛塵　崎嶇石雜頭長暈　昏暗沙迷目不明
遠近路彎難問里　高低山禿不知名　怎如水郭河樓畔　漁舍疊涇作畫迎

綉鴛對此風景蕭條。又有天大心事。自然要兼程而進。因是初夏時節。早晚甚涼。每日催促車夫。破站行走。

自來不出閨門女　河北風光豈慣經　時値清和應趕路　七天已到泰安城

列位聽說到了泰安府。離小天台不遠。就該會見吳幻娘父女了。那知還隔着黑狠山那一條險路。鄔長者一年往來幾次。難道不知道這山上向有強人。預先防備。却有個緣故。往常鄔長者總是十幾輛車搭。

幇行走。那夥毛賊。專刦孤車獨客。看見人多便不下手。所以鄔長者從沒在山下失過事。那裏計料及此。這日也是合當有事。因爲破站而行。沒有搭幇車輛。剛剛走到前日秦鍾被刦的黑松林不遠。忽然轎車的駕轅馬。一時眼岔驚跑起來。不由正路。直飛跑到林子裏去。那轎車的車夫。同後面車騾。都追趕不上。誰知事有湊巧。林子裏正藏着一夥強人。就把轎車上轅馬拉住。各持刀仗。簇擁山寨去了。

强徒一衆持刀仗　簇擁嬌娥進寨門　娘子連聲呼救命　香喉喊破沒人應
今朝陷入豺狼窟　九死何能有一生　獨有强人多快樂　欣欣如得寶和珍

你道這強徒是誰。原來就是飛天蜈蚣陳亥。通城虎余盛。一夥殺不盡的毛賊。那日吃了吳幻娘的大虧。怎麼還敢在原處幹這舊日生涯。說來話長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陷虎寨醋娘子做得一團糟　鬧狼山病女兒出透通身汗

話說陳亥那日被吳幻娘趕殺。跳澗逃生。余盛腿上。先已着了一箭。滾落山崖。躺了半晌慢慢忍着疼痛。纔從小路。走回山寨不多一時。陳亥也從小路回來。會合一處。余盛將養了十餘日。箭傷纔好。下山打聽方知是小天台的吳人敵女兒幻娘。切齒痛恨要圖報復。曉得他父女武藝超羣不敢動手。只得又招集了二十多個無賴光棍入夥作他寨上嘍囉。心想越聚越多。纔可復仇雪恨。

咬牙切恨吳家女　與你何干報不平　一箭一槍真利害　此仇不報豈爲人
只爲他父女自來無敵手　還嫌咱弟兄孤立不成林　因此上連旬招集諸亡命　怎能勾嘯聚雄山數百羣
那時把吳氏全家都殺却　何愁斬草不除根　方纔快洩心頭忿　顯得英雄手段能
好笑了頭無見識　大王豈是省油燈

這黑狠山上添了二十多個嘍囉。雖不能就去報仇。却比從前膽壯。那陳亥余盛二人。按日輪流下山。到黑松林裏瞭望。遇着不是大夥客商。便出林搶劫。恐怕像上次吃虧。每次總帶六七個嘍囉。各擕刀棍同

走。買賣頗覺興旺。這日通城虎余盛正同嘍囉們在林子裏坐地。忽見一轎輛車。飛跑進林。車裏坐着一位美貌婦人。眞是走上門的主顧。歡喜不盡。連忙上前拉住轅馬。一羣人簇擁上山。這車裏秦娘子哭喊連天。他們全然不理。走到山寨。余盛見了飛天蜈蚣陳亥說道。兄弟今日替大哥迎娶一位壓寨嫂嫂來了。一面就叫嘍囉。把綉鸞娘子。扶下轎車。推到陳亥面前。果然青春美貌。心中大喜。便對余盛說。這是賢弟得來。應該賢弟受用。愚兄那有無功白占的道理。余盛道。咱兩人義氣爲先。怎肯爲一婦人。不顧長幼次序。大哥年長。原該先有嫂嫂。說什麼有功無功。將來還怕不撞着好的。再輪到兄弟不遲。彼此又推讓了一回。余盛道。再慢慢商量。且問這婦人是何方宅眷。因何到此。可一一說明。秦娘子含淚答道。大王聽稟。

奴是姑蘇秦氏婦　爲尋夫主到東方　不知虎駕先回避　驚馬驚塵犯大王
好漢英雄多義氣　念奴漂泊最情傷　高擡貴手輕饒恕　放我回歸德不忘

余盛道。你來得就去不得了。

佳人一聽芳心碎　天外魂飛淚滿裳　說是有來無去日　定懷歹意逞强梁
不知前世何因果　嫁了豺狼遇虎狼　不是那豺狼輕負義　怎生撞入虎狼鄉

千愁萬恨哀哀哭　又聽强徒話短長

你哭也無益。既到山寨。就是天定良緣。現現成成。一位押寨夫人請你做呢。

娘子登時翻了臉　今朝想沒好收場　哀求總當風吹過　只有拚將一命償
開口便把强賊駡　光天化日太猖狂　可知奴本名門女　九烈三貞重五常
仕宦人家非下賤　丈夫現是讀書郎

陳亥道。窮秀才。那有山寨上威風快活。秦娘子道。噤聲。

你犯法違條爲草寇　忍心害理喪天良　要思强逼良家婦　真是黃粱夢一場
烈女安能從狗彘　惡梟怎想近鸞凰

陳亥道。好駡好駡。余盛道。駡由你駡，今日也不怕你飛上天去。秦娘子道。你敢把奴怎樣。

奴家親族爲官宦　聞信金鑾上奏章　即刻起兵來剿滅　霎時血肉作灰揚
你今若放奴奴去　省得飛蛾自惹殃　你們欺壓平人猶自可　欺壓奴家命不長

這是綉鶯娘子。人急智生。想說些大話。唬嚇強盜。好放他的。那知做強盜的人是何等膽量。那怕這些虛張聲勢的話。一齊哈哈大笑道。就是大明皇帝親征也經不得咱們兄弟一刀一棍。陳亥隨將壁上掛的

一口腰刀掣出。明晃晃的在娘子頸上。繞了兩繞。說你若執意不從。性命就在頃刻了。秦娘子已橫一個死字在心。此時倒毫無懼怯。說道要殺便殺。

任你們千刀萬剮無妨事　奴但得死節留名骨也香　不像你一船強盜空遺臭　辱祖污宗似犬羊

說罷上前高引頸　直拼碧血洒山崗

陳亥道。好一個貞烈婦人。叫嘍囉且監他在後山房裏。再緩緩的勸他。嘍囉應命。把秦娘子推送到後山房內關鎖了。這裏余盛說道。這是大哥有福。將來勸囘了心。倒是一位賢能內助。陳亥又說愚兄與他無緣。故此推三阻四。還是賢弟要了他。或者容易順從。這兩個強人。搶了秦娘子。竟像宋江同盧俊義。把第一把交椅。三推三讓。就是沒有黑旋風李逵在旁。綽板爺的沒趣。想他們強盜。倒還講些朋友意氣。只怕貴官顯者學士文人。未必能𣪍如此。唐人贈盜的詩說的好。相逢不用輕迴避。世上如今半是君。如今又隔了五六百年。人情越發薄了。又有一位通人改這兩句唐詩說。相逢何用輕迴避。世上人還不及君。這纔是人意難猜如夏雨。交情太薄似秋雲。炎涼世態。那裏說得許多。(蘇白)嗜格玍落仔正文。弗說下去。七支八搭。啞仔嘴場化去哉。在下多年閱歷。備悉世情。未免觸動了一點慷慨悲歌的念頭。不覺說遠了去。這是在下錯了。如今再講正文。陳亥因余盛再三推讓。就說愚兄倒有一個絕妙的計較。今早你不在

山寨。有探事嘍囉報道。吳人敵出門訪友。他女兒染病在牀。已經半月。我想他女兒既然病了半月。就有十分武藝。也要減了五分。我們何不今晚率領衆嘍囉。把他搶了上山。與賢弟成爲夫婦。豈不報卻當初一箭之仇。又全了你我百年之好。通城虎余盛聞言甚喜。

大哥真有驚人策　突出奇軍是智囊　這樣報仇天下少　相爭鷸蚌化鴛鴦

卽忙密下嚴明令　一鼓銜枚到小莊　不說二凶施毒計　再言染病美吳娘

吳幻娘因何得病半月。前一回書內。全不題起。但是做書的只有一雙手。說書的只有一張口。起先要接講秦娘子。聞信來東被難的情節。那有工夫又說幻娘染病。此刻且聽在下慢慢講來。

幻娘一自秦鍾去　訪友嚴親又遠離　未免添他閨閣悵　層層別緒夢魂馳

但留百種愁縈腹　那有千重喜上眉　日日粧臺憐寂寞　風寒[illegible]覺暗侵肌

吳人敵同秦鍾去了十餘日。幻娘悶悶不樂。又感冒了些風寒。十分沉重。怎奈村庄上沒有良醫。只得自己查看醫書。開寫藥方。隨便吃了幾劑。劑不見好。本來表症好治。裏病難醫。過了半個月。久寒成熱。連感冒的風邪。也入了內。越發煩燥發燒。煞是難受。

積久外寒成內熱　身如火炭力難支　懨懨半月依床蓆　損瘦花容粉退脂

飯不思來茶不想　夏天也是困人時　醫方自寫全無效　貌賽嫦娥竊藥遲
雖不是膏肓成痼疾　却只愁病來山倒去抽絲

幻娘一病未痊。常時叫人在村上買藥。被嘍囉探知報信。這晚幻娘正在和衣睡臥。只聽得乒乒乓乓。從大門口鬧將進來。就像有人喊馬嘶之聲。霎時火光通紅。照着紗窗雪亮。幻娘連忙起身。那知有好些紮巾的漢子。明火執杖趕進內室。說時遲來時快。不及提防。就把幻娘拉住。用繩綁縛。搶出門外。推在一匹鞍韂馬上。衆強人扶的扶。掖的掖。前遮後擁。趕着馬如飛而去。吳家的男女僕人。都嚇得東跑西逃。平時服侍幻娘的幾個丫鬟。雖還學些武藝。怎奈倉卒之間。手無寸鐵。搭救不及。再說幻娘本是有病的人。強徒們來的迅速。人又衆多。以致遭他綑縛。這一綑不打緊。出了一身冰冷透汗。把多日風寒。連朝鬱結。都退送到九霄雲外。不覺心神清爽。病患全除。倒是一服絕妙的清涼散。只是繩索滿身。不能掙紮。又好笑。又好惱。

笑的是一衆么麼何足算　目中螻蟻脚前泥　安排巧智金鈎脫　都把鋼刀砍作虀
惱的是女將英雄誰不曉　公然大膽暗相欺　攢蹄四馬牢牢綑　這苦楚無端受得奇

佳人騎在馬上。已經想到是黑狠山強寇報復。又因他並不即時殺害。那一點歹心。久已猜着十分了。眉

頭一皺。定計在心。聽憑他們擁到山寨之上。只見內有兩個強徒走到寨內坐下。分付將那潑賤揪下馬來。衆嘍囉一聲答應。就把幻娘橫拖豎拽。推至寨內跪下。列位自然說吳幻娘不像秦娘子柔弱。必定比秦娘子氣性還高。罵的更要利害誰知吳幻娘成竹在胸。看坐的兩個強人。果然一個是前日手中敗將。一個不消說就是被箭射傷的了。帳下站立二十多人。威風凜凜。殺氣騰騰。寡不敵衆。只得暫時屈膝。眞是韓信能受胯下之辱。不愧女中丈夫。

幻娘跪在塵埃地　下氣低聲婉致詞　大王何故將奴綑　有甚寃仇計暗施

陳亥道。你還裝聾推啞。那日黑松林外。威風何在。吳幻娘道。原來就是大王。

冒犯虎威眞鹵莽　輕攀龍角本愚痴

余盛道。那一枝冷箭。虧你下得這樣毒手。

(吳唱)本來是射雲中鳥　誰料偏傷嶺上熊　(白)這總是奴家的不是　一不該打獵逞雄違六範

二不該旁觀多事等兒嬉　三不該平空暗把弓弦掣　四不該高興閑爭戰鬥危　百錯萬差千懊悔

自投羅網怨伊誰　只是大王呵　男子英雄應恕女　請寬海度放奴歸

陳亥道。你知道害怕追悔。就有生路了。本當將你斬首。如今有一個解仇釋寃的方法。你依也不依。

（吳唱）但得大王饒性命　任憑何事總遵依

陳亥道。我兄弟通城虎也是一條好漢。只要你肯與他成婚作配。把他一箭之仇。全然消解。也不虧負了你。

我弟青年無配偶　超羣勇猛近時稀　你本是弄棒持刀心喜武　天生一對好夫妻

（白）那一箭倒做了媒人　分明金鏃無情箭　還似那射中屏風雀並棲　此刻幻娘心裏笑

果然不出我猜疑　低頭假作嬌羞樣　小語輕輕應答遲　半吐半吞云聽命

佯裝越顯幾多姿　强人那解其中意　反說通情巧識機

分付鬆了綑綁。幻娘站起身來。帳下人多。又無兵器。不便造次。倒稱謝了強人不殺之恩。陳亥說道。吳小姐竟是一位知情識趣的。何不就煩他去勸那秦家婦人囘心。你我同偕花燭。豈不甚妙。余盛道。我也有這個意思。隨向幻娘說明大義。欣然領命而行。這裏陳亥余盛心中十分快樂。宰殺牛馬。犒賞嘍囉。一面備辦酒席。送到後山房內與秦吳兩位佳人晚膳。不說衆嘍囉都一齊散去吃喜酒了。單說吳幻娘另有小嘍囉引路領倒後山。開了那房門上鎖。嘍囉囘去。幻娘推門進內。只見那婦人伏在桌上睡熟。幻娘用手輕輕一推。叫道。大娘醒來。秦娘子本要尋個自盡。因是大半日強盜未來纏擾。還想鄓長者同家丁在

後設法救他。故此遷延未死。痛喪了兩回。不覺身子困倦打睡。忽被幻娘推醒。只當強人進來吃了一驚定神細看。是一位美貌女子。心裏詫異。難道是強盜的女兒。便問大姐何來。幻娘道奴也是被擄上山的。秦娘子道既然被擄。因何並不拘囚。到此做甚。幻娘道。奴已順從大王。特令前來勸你。秦娘子道。你是未出閨門女子。怎麼失身強盜。

吳幻娘道。不從要殺。只得偸生。秦娘子道。說那里話。

看你是大家舉止千金女　端正幽閒合矢貞　縱然遭遇強梁擄　豈可臨危不守身

節烈由來巾幗重　貪生怕死豈成人

吳幻娘道。假如大王又來強逼。你便怎樣對付他。

（秦唱）奴心早已堅如石　那怕燒身烈火焚

這五步之間。就是奴家葬身之地。

一頭撞在山崖壁　就死從容血濺塵

吳幻娘道。你叫我如何回覆大王。

（秦唱）你糊塗自縛蛛絲障　牽扯旁人孽更深

奴家安排已定。不必多言。

任你女張儀會說　猶如鐵柱撼蜻蜓

倒是一位貞烈娘子。可敬可敬。實對你說。奴也是假意順從。要圖脫身之計的。且問大娘高姓芳名。口音像是南方。尊居何處。

(秦唱)奴叫綉鸞朱氏女　家鄉住在閶閭城　(吳白)丈夫是誰　(秦唱)丈夫本列黌門籍

鍾是單名姓是秦

吳幻娘道。原來是秦郎的娘子。又轉問道。因何到此。

(秦唱)只爲今年春二月　秦郎北上幹功名

吳幻娘道。這也是正經大事。秦娘子道。誰知他竟幹出極不正經的事來。

走到山東吳姓店　嬌娃別戀結新婚

吳幻娘道。大妻小妾。事本尋常。就是一士二妻。也是經書所載。秦娘子道。大姐你不會出嫁。那里知道一馬一鞍的好。

同衾伉儷般般好　添了個金釵就變心　(白)況是奴與秦郎不比別家夫婦　憐形惜影真恩愛

臨別盟言質鬼神 不料忽亡連理誓 旁枝竟向樹頭生 他置妾買姬猶小可

怎容得停妻再娶遠招親 因此上忙忙急急把征程問 過了多少遠水高山受苦辛

吳幻娘道。大娘你找着你丈夫。木已成舟如何處治。秦娘子道。怎肯與他干休。

奴定要砍斷愛藤摧艷蕊 奴定要劈開情網捉游鱗 (吳白)這等利害 (秦唱)翻江攪海掀天浪琵琶別抱另尋春

驚散鴛鴦聚不能 (吳白)那吳家女子作何安置 (秦唱)他不問根由輕贅婿 只好學

(吳白)那女子不從怎樣 (秦唱)癡呆定要相長守 不過做一世鋪床賤婢羣

吳幻娘道。竟是一個醋葫蘆。秦郎之言不謬矣。又轉問道。大娘你怎得被擄。

(秦唱)車進松林驚馬逸 霎時陷入虎狼坑

吳幻娘道。既然擄掠了來。那能輕放了去。倘一旦殉節而亡。豈不倒便宜了你那丈夫同那女子。永遠成

雙作對。

(秦唱)負心郎害奴奴死 厲鬼還能大顯靈 嚇壞他心痛心愛爭妬女 勾攝他癡魄癡魂證誓盟

吳幻娘道。閻羅老子。不是大娘親戚。未必讓你自由自在。

(秦唱)那孤禽啣石還塡海 何況是匹婦含寃志合伸

吳幻娘道。倘是有人救你下山。自然要意懶心灰。嚮如今日已經死了。還尋找他們不成。

（秦唱）就在九泉心不死　若留一息恨難平

吳幻娘道。設如吳家女子。得信親自來搭救你性命。終不然大恩未報。仍不相容麼。秦娘子道。這又不是這等說。只是他一個女子。那能前來救我。大姐想差了。

他只知溫柔密布迷魂陣　那裏能猛勇親提救死軍　他果是知風來救護　便非同妬寵一流人

和諧儘可長依靠　況有當酬活命恩　奴豈愚頑如木石　尋常妻妾不同倫

只是吳娘也本裙釵罷　怎能彀撥轉機關種好音

吳幻娘道。奴就是秦郎聘定的次妻。今日正來設法救你。

奴是幻娘吳姓女　山東巧會夙緣明　自然擺脫黃金鎖　包你完全白璧珍

吳幻娘說出根由。秦娘子還有三分不信。說你如何並未上頭。幻娘笑道。奴若是上了頭。大娘今日逼我別抱琵琶。豈不是成了再醮婦人。一文錢都不值了。隨將秦鍾如何遇寇得生。父親吳人敵如何議婚舞劍。秦鍾又如何勉強應承玉環作聘。及不曾招贅。現已赴京的緣故。自始至終。說了一遍。秦娘子如夢初醒說道。秦郎受此大恩。不該推三阻四。雖還有一點不負糟糠的意見。畢竟事有經權。如今聘定朱陳。極

爲有理奴家千錯萬錯。總由誤信傳言。以致陷身虎穴。原來做的是一場惡夢。好不悔煞。此時只求女將軍速設脫身之計。眞是重生父母。再世爹娘。幻娘道。只怕山上救的大娘出來。你家裏不放奴家進去。秦娘子指天誓日的又道如有此心。鬼神殛之。彼此就撮土爲香。望空拜了四拜。改了姊妹稱呼。吳幻娘小秦娘子一歲。不用說以後總叫姐姐了。

二人正說知心話　又見嘍囉酒飯陳

嘍囉將酒飯擺下道。這是大王們送來兩位娘子晚膳。幻娘道。多謝大王。奴就親來復命。

不說嘍囉前寨去　幻娘親自勸杯巡　姐姐落得飽餐休忍餓　囘家尙有兩三更

吳幻娘病已全好。秦娘子此刻。也放下有七八分愁腸。彼此正覺飢餓。就將酒飯飽餐一頓。幻娘說。若有人來問你。就說情愿順從奴去也。

翩然一去如飛鶴　直到廳前見歹人　上復大王聽稟達　婉言勸順女釵裙

强徒帶醉心同喜　花燭今朝不揀辰　陳亥抽身隨起立　醺醺要向後山行

陳亥聽得秦娘子已肯依從。隨即站起身來。對余盛說揀日不如撞日。咱們就是今晚成親。賢弟合吳小姐在前寨歇宿。咱往後山會秦娘子去。吳幻娘見陳亥要往後山。恐怕秦娘子吃虧。那些嘍囉都散去吃

酒。寨內只剩這兩個強徒。心想此時不動手。更待何時。眼明手快。擧了那壁上掛的一把腰刀。陳亥纔走出寨門。幻娘就搶上前。在他臂上砍了一刀。說毛賊那裏走。余盛瞥見。忙在架上取了大刀上來救應。說好大膽潑賤。幻娘回身。用腰刀架住大刀。這裏陳亥幸是砍的左臂。還不甚重。也就搶進寨廳。拏了一根齊眉棍。打上前來。好一場厮殺。

一刀一棍高低起　圍住紅裙殺氣增　招架全然無懼怯　腰刀飛舞似蛟騰
來來往往風聲颯　千朵銀花晃八門　强徒漸似傷弓鳥　小姐還如走馬燈
兩個不能如一個　看看手軟太無能

這兩個強人。本非幻娘敵手。況且飲酒半醉。漸漸不能抵當。幸虧那二十多個嘍囉。醉夢中聽得喊殺之聲。連忙起身。各持器械。走到正寨。圍殺上來。畢竟人多勢衆。幻娘兵器又是短刀。難以取勝。好一個伶俐的幻娘。運用神力。把陳亥的棍一刀往上撇開。振得陳亥兩手生疼。就向後一閃。跌倒地上。衆人見是寨主跌倒。忙去救扶。幻娘就乘勢斜刺一刀。把個拏槍的嘍囉砍死。奪槍在手。這纔是虎添雙翼。龍上九天。

一桿金鎗拏在手　猶如龍虎得風雲　見一個來挑一個　登時血肉洒紛紛

那條槍飛上飛下。就有千層銀練。萬道金光。這幾個烏合毛賊。值得甚麽。

戳死嘍囉過大半　受傷幾個各逃生　祇留陳亥同余盛　也要潛奔出寨門

你今日纔曉得姑娘手段不要走。賞你一槍。這一槍扎去。剛剛着了陳亥心坎。跌死在地。余盛正要逃走。又被幻娘趕上一槍。結果了性命。可憐半世強梁。化作南柯一夢。幻娘梟了兩個強人首級。還從從容容的。用手指醮血。在山壁上寫了四句。

蜈蚣惡毒　豺虎披猖　殺之者誰　延陵幻娘

一面在山寨上。放了一把火。照得滿山通紅。就到後山通知秦娘子。謝天謝地。隨將秦娘子背在身上用戀帶縛好。手綽金槍。走到山前。那條路已被走的六七十個嘍囉。用大石塞斷。只得又往後山尋路。幸有火光照耀。如同白晝。望將下去。却有一條極陡小路。但只見半山路旁。影影綽綽。有人行走。這時已交三鼓。四無人聲。必定是逃走嘍囉埋伏這裏。想替他寨主報仇。幻娘先已預備。就走到路口。把身子往下一縱已到半山。果然有六七個嘍囉。閃在前面。攔阻去路。若是平時幾十個也只算吃點心。怎奈小路陡窄。又背着秦娘子。金槍難以施展。就把槍一直搠上前去。不過搠了幾下。可笑這幾個不經殺的強人。已自七零八落。死的死。走的走。讓出一條路來。幻娘放心行走。到了山根。看見那一匹棗騮馬。還在樹下吃草。並沒鞍轡。這馬就是秦娘子駕轅的。先前駝了幻娘到山。小嘍囉牽到山下放青。後來便大家廝殺。眞是

傷人乎。不問馬了。幻娘一見此馬。便揪了鬃。騎上去將兩腿一夾。跑走如飛。所謂會者不忙。忙者不會。

無鞍駿馬人難馭　嬝娜佳人却會乘　真似流星飛趕月　宛如逐電遠騰雲

霎時間不知不覺到了自家門首。你說這馬快也不快。起先斷送秦娘子。就是這馬。如今救回秦娘子。也是這馬。豈不成了與也蕭何。敗也蕭何。不知禍福由人自召。與馬何干。不見那的盧馬妨主。澶溪一躍。倒救了劉先主性命。豈不是個榜樣。閒話休題。幻娘到家。把秦娘子解放下來。已是四肢冰冷。口鼻僅有些氣息。摸他胸口尚溫。忙叫侍女。用薑湯灌救。停了一會。方回過氣來。說嚇煞我也。幻娘道。姐姐這樣不經嚇的。隨卽收拾安寢。次日秦娘子梳洗完畢。見了幻娘。拜謝救命之恩。幻娘連忙同拜。說你我患難姊妹。不比泛常。切勿行此客套。

一夫二婦人間有　患難同心世上稀　一個說是木蘭征戰哥輸妹　一個說是太姒寬容福並姬

一個說今世今生無報答　一個說一趨一步願追隨　二人正在交謙讓　鄔老剛偕婢僕回

昨日鄔長者同家丁車夫們落後。幸是那些強人。只顧簇擁秦娘子車子上山。不曾往後瞭看。未曾同遭刦擄。這也是各人運氣。及至追趕秦娘子轎車不上。遠遠望見是着了強人道兒。鄔長者隨與家丁們商量。且從小路到庄。再去央求吳人敵搭救。及到庄上。方知吳人敵出門訪友。吳小姐染病在床。只得把一

羣人。暫送客店安歇。原想次日糾集鄉勇。前去救應。若像這位鄖長者主意。至少也得三天。才得糾齊了人。只怕秦娘子早已轉世投胎去了。早晨聽得吳小姐殺死強人救回秦娘子高高興興送了秦家僕婢行李前來。還像是保護有功。要受上賞的光景。可發一笑。

風波一語由他起　急難場中沒把持　遇事居功真可笑　厚顏無恥實堪嗤

綉鶯照數償車價　答謝鄖翁有禮儀　轎車失落都賠算　厚道佳人理不虧

惹厭此翁剛散去　尋遊一老忽回歸

秦娘子剛打發了鄖長者出門。吳人敵忽然到家。幻娘接見。問了安。就將吳翁去後事。敍說一回。吳人敵笑道。智哉勇哉。眞吾女也。隨後秦娘子出來拜見。那些寒溫套話。自不必言。秦娘子住了兩日。便要回蘇。幻娘稟知吳人敵。吳人敵道。秦娘子回家無人護送。命你送了他去。就在他家住下。等候秦郎。此間本是浮居。我還有心事未了。且借這客店。多結識些英雄賢士。自然有該離這里的時節。我不是進京探望秦郎。就到蘇州來看你。吳人敵本是奇人。定有未卜先知的道理。他要在這客店別做一件大事。此時却不便說明。因此隱隱約約。講這幾句可解不可解的話。幻娘豈不曉得他父親奇處。故也不敢再問。只是要遠離膝下。不免流下幾點傷心淚來。吳人敵道。你是女中丈夫。豈不知父母之家。乃寄生之地。況我不比

那衰蒲頹柳日暮途窮的人。難道還怕今生不得見面。作此世俗兒女態乎。快些收拾起程便了。幻娘不敢回言。含淚歸房。告知綉鶯娘子。非凡之喜。

賢妹同行真妙絕　崎嶇道路仗維持　知心伴侶消惆悵　到眼風光盡可怡

共抵吳門相暖熱　同胞情分不如斯　刺綉不愁粧閣寂　看花尤覺綺窗宜

等郎金榜題名後　卜你珠冠撤帳時

到了起身這日。幻娘叩辭了吳人敵。秦娘子也拜謝過了。幻娘洒淚登車。同秦娘子僕婢人等。一齊上道。這小天台到蘇州。水旱路程。約計十八九站之遙。秦鍾同綉鶯娘子先後行走的時節。那些景物風光。都已敍過。此番也不過如此。不必再談。行有二十日。就到了蘇州與花橋張宅。秦娘子遂了吳幻娘進去。先到張夫人處稟告別後情形。大家拜見張夫人。又驚又喜。

別後風光纔廿日　誰知怪怪又奇奇　不虧福分生來厚　怎遇嫦娥救苦悲

細看幻娘真俊美　比方甥媳不差池　秦甥前世何修積　消受雙雙絕世姿

自從這日起。秦娘子和幻娘。不是刺綉花前。就是彈琴月下。不然就同到張夫人處談今說古。晌午無事時。幻娘教些丫鬟輪槍舞劍。試箭比刀。倒也好看。不但秦娘子把從前的閒愁痴想消得無影無踪。就是

張夫人思想孩兒張靈的心腸也解釋了一半。但是吳人敵有何心事未了。張靈目下還在何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出獄辭宮咫尺天涯難照面　瞰江泊棹千重風浪又興波

話說吳幻娘和秦娘子回蘇。解釋得張夫人一半愁腸。但張靈現在何處可能出得江西按察司監。吳人敵在他客店。有何心事不了。自然要備敍一回。如今先說吳人敵。打發女兒幻娘起身之後。要幹那件未了心事。起先雖對幻娘說過。彼時不肯講明。這回書才曉得這樁心事。果然驚天動地。你說是什麼大事。就是那婢女薇香。充作崔素瓊小姐。被假張靈踢死村店。停棺破廟。他要救小姐回陽。列位。你想世間寃屈死的美人不少。為何單單要救一崔小姐。這有個緣故。因為吳人敵有一師長。法號雲華道人。在濟南仙祓山。修眞鍊性。成三華九轉之功。明過去未來之理。慈悲渡世。接引為心。已經造到大羅天仙地位。只因他手裏還該有拔救的衆生。不曾滿數。故此尚住人間。吳人敵的劍術通神。都是這仙翁傳授。那崔小姐才貌無雙。金堅玉潔。豈是沒根氣的人。就是婢女薇香。頂名救主。拒暴捐軀。也算天地間一個奇女子。自然大難不死。總該遇神仙搭救。從前救崔小姐送九轉還魂丹的道者。便是這位仙翁。他藥救有緣。雲來雲去。不肯通姓道名。又預知後來還有薇香這重殺刼。應該吳人敵去救。所以從江西回來。路過小天

台。約定吳人敵四月初間到山相見。前日吳人敵說往濟南訪友。正是到仙祓山見師。

仙人踪跡多奇秘　多少天機未易明　豈但凡人猜不透　門徒難得測高深
謹遵師命山中去　祗託閒游訪友名　來到雲深幽邃處　蒲團叩謁悟真因

吳人敵見過師長雲華道人。那道人說三月內。有江西崔知縣的女兒寧王把他進獻當今走至山東客店。被解員強奸踢死。你知道麼。這事轟動了山東一省。大張告示拏人。又且踢死客店。離小天台不過十里之遙。如何不曉。因是小姐已死。兇犯已逃。無從施展他的任俠復仇的手段。就也不甚關心。今聽師父問起。忙應道。弟子知道。道人說這死的小姐前因夙果。該有七七四十九日黑暗地獄之災。災滿之日。又輪該你去救他。吳人敵道。人死四十九日。屍骸豈不腐爛。道人道。這是天上玉旨。自有神鬼守護。不令腐壞的道理。爲期尚早。你且同我到洞中鍊就返魂金丹。纔好應用。可見大凡人的生死。總由天定。若該起死回生。該是何人救治。都是天公註定。大數神仙也不過替天行道而已。

師徒鍊藥完成日　將近榴花照眼明　忙促乘程回轉去　莫教七七過時辰
金丹一粒收藏好　頃刻回生妙藥神　別有天機難洩漏　不題小姐假和真

道人並不題死的是婢女薇香。知道吳人敵自有曉得的時候。只催促吳人敵起身。說不可遲誤。吳人敵

回家。送女兒幻娘出門。倏忽十餘日。已是五月初十邊了。到了這日。小姐七盡之期。忙忙的走到那離家十里的路村莊。訪知小姐柩停廢寺。離這村莊。又有半里。却是四無人家正好行事。

緩緩行來坍廢寺　廟門不閉本無僧　佛像歪斜金剝落　門牽蛛網牖堆塵
東廊小屋停棺木　上有封皮寫得明　進御崔瑩年十九　中途三月日亡身
吳公敲起棺材蓋　不損硃封舊紙痕　但見他花容變作香灰色　可憐是只着衣裳不蓋衾

呀果然屍身不壞。

慌忙撬齒丹安口　一個時辰便出聲

假小姐薇香丹丸入腹。就像眞小姐服丹時節。頃刻回陽。但何以不要生人割肉作引。也能這般靈異。不知上次割肉是神仙要張靈顯露癡情。成全愛眷。其實九轉大還丹。那裏還要借重什麼稀奇藥引。故此這番不用引子。一樣還魂的。假小姐甦過來道。奴一覺好睡吓。

回春忽把前因想　睜眼觀時反吃驚　原來身在桐棺內　漆黑房間月照清
又見旁邊華髮老　美鬚飄拂似仙人　自然就是他相救　忙啓朱唇問一聲

尊駕何人。在此救我。吳公道。小姐且到寒家細說。那時吳翁就掇了一張破櫈。又找了一根斷竹棍。放在

棺旁。請小姐自己扶竹。慢慢的踏櫈而下。這是因爲男女不親授受。不便攙扶的緣故。假小姐出棺後。吳翁又在廊下。拿塊大石。放在材內。將棺蓋好。原舊把釘釘上。然後引着小姐。出了廟門。那時已是黃昏月上。緩步同行。路上歇了幾囘。纔到吳人敵家裏。就有幻娘不曾帶去的老嫗。小丫鬟。吳翁敎他們服侍小姐進內。假小姐請吳翁拜謝大恩。就彼此同拜過了。假小姐便問恩人怎得來救活奴家的。

吳翁說奉仙師命　就把這搭救根由細細題小姐你故鄉何處牽絲未　何故遭强死不辭

薇香聽罷絲絲淚　恩人吓始末情由告細細知奴父官居新建宰

薇香既是冒名小姐。如何竟稱崔公爲父。薇香也想到的。此時若便說出頂名冒替。恐怕仍舊累及小姐。雖是救命恩人。不肯直言輕告。

年前隨任到江西　不料甯王遴十美　將奴强搶入宮幃

吳人敵道。如此令尊可允麽。

（薇唱）嚴君不肯依鈞令　褫職登時縲絏羈

吳人敵道。但不知寧王怎知小姐美貌。

（薇唱）向來有幅眞容畫　原是深閨理繡絲　父親交付同鄉友　借選東床暗考詩

有個冒名奸惡子　無端騙得綉圖携　上題佳句張靈欵　邀賞椿堂許結褵
一中奸謀忙下聘　已交入贅拜堂期　誰知真的張靈到　花燭筵前辨是非

這賊子好不可惡。

一計未成施二計　獻圖藩邸選皇妃　委他護解充宮職　黃夜荒村膽肆欺
有恨難消和扭結　兜心一脚逞兇威　魂飛魄散昏昏去　如夢何知日月移

吳人敵道。原來如此。

仗義吳翁相慰藉　此時小姐莫悲啼　尊翁雖則遭監禁　定有皇恩出罪期
千金暫在荒村住　淡飯粗茶過幾時　有朝父女相逢後　緝獲奸徒送官司
答應薇香忙又謝　從今山左暫相依

薇香又謝了吳翁。從此就住在吳翁寓內。他既冒小姐。只好將小姐情節敍說大概。那行乞題詩療病割肉之事。未免事涉怪異。就是眞小姐自己也不便向人細述的。此刻薇香。必想中途踢死。必已申達朝廷。自已既免進宮識破。小姐更可高枕無憂。倒是四十九日之前。虧那奸徒一脚。纔遂了他們主婢偸天換日的心腸。將來聚會。諒必有期。却也平心靜氣。暫住吳家店內了。如今假小姐現已安居山左。且說眞小

妞此時尚在王宮。假張靈在路行兇一事。山東文到江西。已是四月半後。寧王大怒。嚴諭江西巡撫。飛咨山東。勒限查拏。却沒曾對婁娘娘說知。他每日幹那招兵買馬。聚草屯量的勾當。怕娘娘諫阻。久不到正宮裏來。所以崔鶴同假張靈在監。還不曾勸他釋放。直到六月初十外。崔公們災星該退。寧王忽然進宮。婁娘娘問起十美曾否進御。寧王回道。十美只剩九美可可到京。皇帝又出外私巡不知去向。太監們還在京城守候。正不知何日進御。你想這等荒亡無度。出入不時。怕不把祖宗基業。被他斷送了。娘娘道。既知主上荒亡。大王何故反又進美。寧王道。因他只管嫖妓宿娼。不成君體。想他有了進獻美人。可免出京游琌。這全是孤一團好意。婁娘娘知道寧王是拒諫飾非的話。就不再講下去。便問十美何故只剩九人。寧王道。原來你還不知。就是第一名崔瑩。被解員張靈。在山東村店。圖姦不從。踢傷身死。再不想這賊。如此藐視王法。等拏到時。把他千刀萬剮。纔快孤意呢。

婁妃聽說驚心甚　敢犯宮妃事罕聞　那有這人天大膽　公然奸殺在荒村

哦是了莫非識破薇香面　欺負裙釵不是真　故敢行兇來放肆　還防久後要追根

何不乘機釋放崔知縣　再設良籌救素瓊　櫻桃輕啓呼千歲　薄命紅顏自古今

一家眷屬遭離散　暴強中途遇難星　可憐遺恨衰年父　鎖禁監牢受罪名

大王吓　崔瑩既已遭非命　他父是鰥獨顛連一苦民　聖主愛老憐無告　何不釋放拘囚沛大恩
其女山東棺現在　待他扶櫬好歸林　無官尚有桑榆景　免致空爲異域魂
伏望吾王容鑒納　天高地厚感生成　宸濠聽奏良心動　面諭賢妃事可行
孤今傳令該巡撫　即釋監中一案人　娘娘便謝恩如海　送出甯王到殿庭
回宮私向崔瑩告　悲喜交加兩意深　喜的是老父郎君能出獄　悲的是知心小婢代亡身
連忙叩首瑤階上　銜結娘娘覆載春　但與嚴親分兩處　何時膝下定晨昏
婁妃扶起云休慮　我欲菴堂拜世尊　你改裝雜入宮娥內　向紫竹林中暫寄身
若得出宮詢信息　何難父女共家庭　素瓊聽說心纔放　只望娘娘早出門

婁娘娘和崔小姐計議已定。就擇定六月十九日觀音菩薩聖誕。親赴慈雲菴拈香。到了這日。即便將崔小姐夾帶出宮。

啓達甯王傳令出　慈雲菴內禮能仁　整齊綵仗排鸞輦　藩邸中門候駕臨
輕年內監前雙對　八九宮娥後面跟　崔家小姐喬裝扮　混入人叢小轎行
街坊肅靜關防避　校尉分班夾道清　離城五里菴堂到　一衆優尼跪路迎

偏袒袈裟紅黑紫　南無活佛口相稱　擁入殿中香點起　兩邊點磬一齊鳴
法界慈悲雲繚繞　娘娘恰好比觀音　素瓊美貌如龍女　幾隊霓裳玉琢成
寶炬花騰蓮座彩　蒲團稽首念虔誠　拜完請到禪房坐　陪侍尼僧各獻勤
茶罷婁妃閒話畢　便題崔女寄菴情

這慈雲菴在南門外。原是婁娘娘建造。抱山沿江。並非市鎮。馬頭不是舟輿必由之路。十分僻靜。寺中亭閣池台曲折幽雅。門可望江亭可登山。住持尼僧四十開外。他父母原是蘇州人。流寓江西。其餘孫徒十三四衆。內中也有好幾個本籍蘇州的。皆苦修梵行。娘娘每逢六月觀音聖誕。必定前來拈香一次。長年大例。今年却好將崔小姐帶出宮來。即便叮囑住持。好好照管。

就向住持親囑付　隨來這位女娉婷　要借菴堂爲客寓　鐘樓禪榻度青春
你須加意留心待　我自常時補你情　況本蘇杭連界接　他還算你故鄉人
諸般百樣看來面　早晚饔飧要潔精　休使閑人來出入　外邊也弗遍傳聞
娘娘說罷呼宮婢　取出包封雪白銀　一雙元寶資常住　廿兩香儀格外增
另有襯錢隨衆賞　每人十兩幼尼分　更取毛詩三百數　衣包幾套好衫裙

交代素瓊收拾好　隨時添補自家身　(白)還有你的一幅愛月繡圖
也來原舊交還你　莫再傳揚露與人　悄悄探明夫與父　得知去向速跟尋
到底此間潘府近　恐防走漏畏風聲　倘然洩露真消息　難免飛災續又臨
埋名隱姓休忘記　略毁容顏換舊形　逢人且說三分話　未必他言盡是真
我今回到深宮去　此後無期再見卿

崔瑩含淚應道。臣妾再造頻叨。千言莫罄。只望酧恩有日。怎說重見無期。娘娘又附耳說道。你那裏知道。

我夫事事違王制　必步周朝管蔡塵　如此作爲無好報　洪都不久起刀兵
他縱不忠存我烈　願隨湘女葬江濱　從今一別成千古　後會茫茫夢裏尋
咫尺誰通青鳥信　蓬根兩處散浮萍　你生福相非終困　切莫多愁惱悶侵
萬事隨緣天是主　且尋歡樂過光陰　娘娘一陣心酸至　再欲言時咽住聲
多嬌聽得肝腸斷　淚湧香眸濕滿襟　苦壓心頭難說出　嗚嗚答應動芳唇
一衆尼姑和侍女　眼中無不涕淋淋

大家收了銀兩。又謝了恩。娘娘纔上鑾而去。崔小姐哭倒在地。立身不起。住持尼僧。連忙扶進禪房。便問

小姐尊姓芳名。貴居何處。因何得在藩邸。乞道其詳。

素瓊遵奉娘娘諭　露尾藏頭告姓名　偶然隨口王爲氏　堅節如筠號竹卿
只因父受奸人騙　拐賣藩宮作婢輕　娘娘憐我官家女　不令更衣入侍君
留養寶菴尋我父　歸踪未卜幾年春　只有里居談實話　口音難改說西泠
住持祇是連連應　那曉虛名姓不真　靜室掃除床帳潔　佳人從此得安身
消閒窗下拈花繡　散悶樓頭望月明　幸得衆尼情意合　較量宮內此寬心

那日婁妃回宮。這事恐怕寧王知覺。就分付內監宮人。如敢走漏消息者。我必置之死地。衆人平日都感娘娘恩德。那個肯講。故此崔小姐得以穩住尼菴。隨卽暗中探問父親崔公。說是前幾日出獄。不知去向。日切憂思。只得慢慢探聽。你說崔公那裏去了。那日寧王傳諭巡撫。轉飭釋放崔鶴。崔公既然釋放。自然牽連的眞張靈。不用說一起釋禁了。但是撫文未到以先。二人正在獄中納悶。

看看五月監牢內　翁婿淒涼受苦辛　高墻漆黑無昏晝　鐵鍊乒乓不住聲
三餐難飽粗茶飯　獄卒威風少面情　强捱兩日還三日　滿腹沉寃未得伸

崔張二人在監。幾及五個月。焦愁鬱悶。把一個官員。一個貴介。都成了蓬頭垢面的囚徒。好不可嘆。又不

知何日纔得出監。倒底問何罪名。素瓊被搶入宮。現在曾否北上。一毫信息不通。眞眞挨一刻似一秋。這日又正你嗟我怨。忽見獄卒進來說道。老爺公子恭喜了。崔公道。什麼喜。獄卒道。今日撫院大老爺。奉寧王命令。釋放老爺公子出監。現在差官在外。崔公對張靈說道。原來也有今日。賢婿我們出去看來。

不想今朝能出獄　匆匆同向外邊來　只見那一枝令箭旗牌立　他說是巡撫衙門特地差

二人走到蕭王堂前。但見旗牌官說道。大老爺有令奉寧王殿下鈞諭。釋放原任新建縣崔令。及案內牽禁之人。卽日出監寬免治罪。聽其回藉。傍邊禁子。卽將刑具打開。送入虎頭門。那差官方纔回轅繳令。當日參劾崔公。說他乖張不職。請旨革審。何以一禁五月。並未審訊。連眞張靈姓名也未查問。只因這是寧王發下。寧王不題。無人敢去請令提審。若是寧王永不題起。只好老死囹圄罷了。內裏閣部諸臣。大半因循將就。誰肯查催。正德爺逐日游幸取樂。那有工夫記起有一個參革新建縣。還沒審定覆奏。那時紀綱闒冗也不只這一件。此時既已釋放。自然是上一覆奏本章。說是審明崔鶴尙無實在劣跡。業已革職。毋庸議。這就完結了。

當時正德朝綱紊　法令藩王自主裁　生殺擅專威赫爍　區區縣令枉當災
而今災滿輕除釋　發令如雷劈霧霾　那管從前曾劾奏　含糊一本覆金階

崔公翁壻二人出監。問知衙內衣物貲財。概被內監擄去。崔公只得向舊日同城相好的幾個同僚告貸。攢湊二三十兩銀子。一時沒得住處。暫尋旅店安住。舊時奴僕。久已星散。就是夢晉帶來那個解酒僮。也不知去向。這童子伶俐有趣。想沒得過活。暫時另外跟人。將來自然還要回來服侍張靈的。因爲後來用不着他出場。故此不必交代。崔張翁壻。在店歇宿一宵。次日走到街市上。見有許多人圍擠一堵白粉牆。在那裏看告示。有人說可憐這崔小姐。竟遭強暴害死。二人十分驚疑。挨進牆邊。從頭至尾一看。那告示上寫道。特降南昌府正堂靳。爲懸賞緝拏兇犯事。准泰安府移開。照得寧王進獻十美人。內有崔瑩一名。被解官張靈。在泰安縣旅店。黑夜踢傷身死。張靈脫逃未獲。合行懸賞緝拏。爲此示仰諸色人等知悉。如有拏獲正犯張靈解案者。賞銀五百兩。知風報信者。賞銀二百兩。決不食言。須至賞格者。計開張靈蘇州吳縣人。年約二十餘歲。身中面白無鬚。假張靈村店行兇。雖是三月下旬之事。等到泰安府賞格。移到南昌。自然要到六月半間了。

一張賞格心驚駭　女兒吓可憐我花甲之人惟一女（張唱）岳父吓在此傷悲無益處

貞烈原知必受災　再不道中途猝被奸人害黃梅未落青梅落　未到皇宮赴夜臺

百年朽骨托裙釵　又誰知　紅粉先銷白髮衰

須尋棺櫬故鄉埋　如今乞赴山東道　也好招魂賦八哀

崔公道。賢婿言之有理。你却作何行止。張靈道。小婿去冬別母。稟明歲內必回。今已羈留半載。須即趕歸。上慰北堂之望。此時還可陪到揚州。再行分路。

隔年久繫門閭望　此日安能寸刻挨　目恨疊遭顚沛苦　愆期傷盡老娘懷

崔公道。可曾寄一信去。張靈道。初時只說就回。及陷監中。那得覓人帶信。

兩字平安全未報　可憐黃犬信音乖

若非有此委曲理應陪到山東。

自合隨行酧死節　不因母在肯徘徊

小壻只有回蘇等候。

等候銘旌吳下過　爲他營奠復營齋

令愛殉節守貞。小壻終身誓不再娶。

欲報幽魂惟不娶　一生鰥處本應該

只是僅有十日追隨。不得遠陪杖履。寸心實抱不安。

只餘十日相陪伴　路近維揚便兩開　說到傷心齊下淚　卽時打點附船來

兩人隨卽搭載江船。順流東下。一路遇着頂風。直到六月底纔抵安慶。又因風色不順。泊船城外。張靈本是狂放書生。生平逸致豪情。被這半載風波。消磨殆盡。這日停船江岸。忽然想到大觀亭游覽。那大觀亭倚城瞰江。本是安慶名勝之地。又離泊船地方不遠。崔公是有年紀的人。嬾于登陟。他說明一人自去。不一刻到了大觀亭。頓覺心神開爽。大聲笑道。我張靈今日。也得到此海闊天空境界。好不洒落人也。

半載如經灘十八　百旬囚獄受奇災　一時放得籠中鳥　忙促歸舟略暢懷
又被石尤多作惡　落帆强半泊江涯　偶然乘興登亭望　九派洪濤滚滚來
瀉入心胸天地闊　助成意氣古今才

我張靈也是一世才子。詩海詞源。比這江流。却也不肯多讓。

隻筆倒流三峽水　潘江陸海也能該

你看這一帶皖江。眞是三楚咽喉。兩江鎖鑰。可嘆承平日久。水汎空虛。江操閒寂。武備全然不講了。

血戰魚龍爭鬬地　江干重汎閉空臺　何時得遂乘風願　宗慤襟期萬里開

東望白茫茫。雲山影裏。便是姑蘇。再有十日就可拜見我那老母了。

白雲慈舍遙堪指　怎忍高年淚滿腮　不孝遠游浮梗似　十朝方得入門纔

（白）幸喜有表弟秦太倉代供子職　仗有至親真骨肉　承歡代我日循陔

崔小姐吓。可惜你在山東旅居亡身。若是投江而死。我今日定要學李太白。水中捉月。尋你一回。

你若作淩波神女去　我騎鯨便把浪花排　要效那青蓮狂捉波中月　還讓我抱得佳人月入懷

張靈大聲的自言自語。忽然衆游人叢中。鑽出兩個公差來。手持鐵索。出其不意。即在張靈頭上一套。說道原來你就是致死崔宮人的蘇州張靈。天網恢恢。不打自招。快隨我去。張靈道。我是蘇州才子張靈。你們休得放肆。那兩人道。我們不管你是才子。只管你是張靈。不由分說。鷹拏虎捉。拖曳而行。張靈道忘却現在到處大張告示。捉拏踢死崔瑩的犯員。合他同名同姓。年紀身材相等。他無端高興游覽自道姓名。擡入羅網。纔得離江西按察司監。不及二十日。又要披枷帶鎖。請在牢內存身。可憐方脫火坑。又沉炎井從前還是牽連。此日竟成正犯。正是天堂有路人難到。地獄無門鬼要來。不知這是何處公差。張靈此去。如何受苦。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張靈困檻車見棺空洒招魂淚　崔鶴投京闕告變明陳跛扈形

話說張靈游覽安慶大觀亭。忽被兩個公差。認是踢死崔宮人正犯。忙用鐵索拴套。拉至懷寧縣前。你說是那裏公差就是泰安縣衙門捕快。他本官因爲境內解官奸殺宮人。緝限嚴迫。又准部文。奉旨半年不獲。就要題參革職。所以懸立重賞四路選差幹捕查拏。這兩個公差是往江西一路投那泰安府賞格移文。住在省城幾日。訪查解員。並無踪跡。便就搭船回來。沿途巡緝。這日也因阻風。同到大觀亭閒走散悶。看見游人。好留心察訪。不想張靈狂心發作。立在亭上。高聲言語。自已蘇州口音。無意中自道姓名藉貫。又說出崔小姐三字。其爲本案正兇無疑。隨卽動手鎖拏。押到外寧縣衙門。投了通關緝票。稟明知縣。知是重案欽犯。應歸泰安犯事地方審辦。卽刻將張靈打上囚車。連忙添差兵役協同原捕。由旱路起解。逐站交替。可憐張靈逢城寄獄。遇縣加差。一路苦楚凄涼說也難盡。

無端拏進懷寧縣　半個時辰又出城　那得崔公相訣別　依然老母隔晨昏
身投虎口吞難吐　路入羊腸暗不明　惡役誣良難與辯　昏官點解不容陳

前時監獄猶安坐　此日囚車豈願生　日曝秋陽塵漬汗　夜棲牢禁體攢蚊
不知那賊真名姓　到底將儂作替身　怨苦朝朝言不盡　廿旬歷過泰安臨

行了二十餘日。已到泰安縣城。那兩個捕快同隣縣護解兵役。將張靈帶到縣衙傳稟本官。那知縣正愁這案正兇未獲。欽限緊嚴。聞信不勝歡喜。卽刻升堂。你想有這一喜張靈那里還有生路。當時帶張靈上來跪下。問道張靈你旣作藩邸官職奉寧王鈞令。護解十美進京。怎麼到本縣境內。忽然痰迷心竅。貪夜圖奸崔美人不從。行兇踢死。畏罪脫逃。今日拏到法堂。還有何辯。張靈道。革生並不曾作寧府官職。也沒會護解美人。那殺人的又是一個張靈。公差捉生替死。要求省釋無辜的。知縣說我且問你。你可認識進御美人崔瑩呢。這是革生原配妻房。自然一向認識。知縣道。可又來殺崔瑩的不是你。崔瑩却是你的妻房。剛剛兇犯籍貫姓名身材年紀又與你無二。天下有這等湊巧的事。快快據實招來。免受刑法。

縣令此時成見定　殺人認定是曾參　但言欽犯難寬宥　據實供招免動刑
負屈張靈重辯訴　細陳始末在公庭　姓名曾被奸徒冒　崔氏東床妄締姻
花筵識破新郎面　懷恨陰謀獻美人　聘妻强被藩王奪　翁壻同時禁獄蹲

知縣道你岳父何人。張靈道就是新建縣知縣崔鶴。已死崔瑩之父。因爲藩王逼選崔瑩。岳父同革生不

從。這日一同下獄。

山東姦殺崔瑩日　正我洪都繫獄辰

知縣道。既在江西獄內。如何得到皖江。

（張唱）霄王前月開囹圄　旋促歸舟過皖城

知縣道。本縣早見邸抄。新建崔公。係因乖張參劾。並非杭阻選妃參。本內又未牽及你名。如何一同下獄。

既然下獄。那有並不問罪釋放之理。一片謊談。明係狡賴。張靈道。並非革生狡賴。尚有革生岳父崔鶴可

以傳質的。

傳來一問多明白　玉石何堪火共焚　知縣道崔公現在那里　（張唱）一同釋禁同舟走

我被差拏彼棹橫　他到山東歸女櫬　此時想在泰安城　知縣冷笑道原來是你想像

之辭叫知縣何處傳喚　不須支飾思搪塞　奉旨行拿是你名　豈有捨真反捕假

名真凶首自然真　崔公你說今來此　想像如何算確憑　官署那來閒空役

街頭替你找親人　你真屈枉他真到　豈沒寃呈到縣庭　可見謊言全揑造

藉辭妄想要逃生　既然名姓張靈是　管什麼獻美圖姻與奪婚　欽犯非常須解部

怎容簧鼓亂公廳　張靈聽這言詞緊　難望神明照覆盆　兇的傷悲雙淚湧
崔張到底其寃深　生前幾次逢磨難　死後猶留這禍根　高堂慈母遠顏色
閥閱家風辱搢紳　無可如何重懇告　同名原本可疑心　但是兩人（面貌雖相混）
監尉同行認得清　乞賜申文藩邸去　請差來識舊陪臣　登時便把疑團釋
是是非非徹底明　縣令哈哈堂上笑　殺人欽案敢留停　若須江右回文轉
故縱兇身罪不輕

既是張靈。又與崔瑩相熟。顯係正兇。那裏等得申文寧邸。那寧王又怎肯令監尉來東。一味混供可惡。取大刑伺候。這一聲分付。皂隸們即刻搬上夾棍向堦下一丟。響聲振地。張靈一個瘦怯怯書生。怎受得這苦。又像南昌府堂上。怕吃眼前虧。就不再嘖一聲。那知縣道。你快實說。張靈道。革生也沒得說了。但憑臺下作主。知縣道。也不怕你不招。果然寃枉。你只好刑部裏伸寃去罷。隨命禁卒帶去收監。當堂給付捕快賞銀。一面申報本省院司。隨奉批發泰安刑廳提訊。轉解泰安府覆審。這時山東巡撫前往海口巡邊。一面將獲犯緣由先咨刑部。一面行知回籍再行解省。知縣隨將張靈先解刑廳後解本府。那兩道衙門。但論名姓不差。那管你是眞是假。也像縣裏要用嚴刑嚇唬。只得寃枉成招。

六問三敲爲重犯　張靈斷定是兇身　成招總不須憑證　鹿馬糊塗混渭涇
呼喝虎威何可辯　幾番俯首免遭刑　劇憐縲絏非其罪　黑氣漫天是訟庭

不想山東巡撫巡海回轅。己是八月將盡。正要提審這案。接到刑部咨文。飭令卽由獲犯之泰安縣。解送刑部勘問。不必解省遲延。這是刑部堂官主意。自有緣故。後文再敍。撫院接到部咨。卽將泰安縣詳報情節裝點幾句。坐實正兇拜本入奏。一面檄飭泰情縣僉差兵役解部。又備文申報寧王。難道這些問官。都不細問根由上司也不駁查虛實。便這等冤屈平人麼。列位一來張靈名姓相同。話頭相對。二來欽限急道。獲犯逾期。各官皆有參罰。部文上原要拿的張靈。如今照名拿獲解部。便脫了干繫。落得順水推舟。張靈在泰安監內足足又坐了一個多月。到九月初。纔得起解赴京。

囚車一輛衣披赭　健役雄兵護送森　加緊行程來得快　晚間投宿半荒村
深秋更比從前苦　刺骨霜風冷透冰

這日途中天已傍晚又忽然大雨傾盆。兵役因解重犯。恐有失悞。不敢前進。方纔一個大村庄。又走過了。此時沒得住處。遠遠看見前面有座古廟。大家商量且趕到那廟裏躲雨。衆人只得冒雨飛奔。

冒雨踉蹌尋古廟　只因事急且馳行　慌忙走進山門裏　覓得廊房好共停

內中一個解役道。這裏面有口棺材。恐怕有鬼。我們在東邊住下。將這犯人鎖在西廊罷。衆人說使得。張靈被雨淋得渾身透濕。只得呼求解役道。大哥們可肯行個方便。放我出來。將衣服烘一烘。解役道你不要逃去。張靈回說。小生渾身刑具。何處竄逸。裏面又有一個解役。祖籍也是蘇州。說道哩是唔鄉親。做個好事。放哩出仔囚籠弗番道個。就將囚車打開。張靈便在廊下拾些乾柴。討了一個火種。燒旺烘衣。

淋雨濕衫潮滴滴　積薪引火熱騰騰　自家逼近將衣烤　漸漸烘乾暖在身
滿腔怨氣愁眉望　萬丈沉冤那得伸　趁着乾柴光燄照　四圍屋裏看分明
門倒墻坍無桌椅　傍邊破櫈一棺停　連忙走近來觀看　蓋上封皮寫得淸

張靈烘乾衣服。坐在地上。不住聲的嗟嘆。適纔柴火未曾燒盡。照得滿屋通紅。四面一看。那牆角破櫈停有一口棺材。走近一看。蓋上封皮寫得明白。原來就是崔素瓊小姐棺柩。張靈不禁失聲哭道。兀的不痛殺小生也。

張公子撫桐棺腸欲斷悲
爲了你侮中官遭魔刼頓
爲了你戴南冠囚齷齪楚

呼小姐住泉臺耳須聽側
爲了你經皖水遇災星重
爲了你馳北轍吏猙獰獄

自那日在洪都聞兒耗驚
爲了你惡收梢枝祇葉牽
枉了我扮乞兒梅面試題

到這里宿蕭寺遇屍靈驟
爲了你嬌性命假替眞捉
枉了我持繡畫月孤吟對

枉了我 別親帷久辭故上
原指望 投玉杵歡偕伉儷
再難料 續命丹續成非命

枉了我 移甥館盼合新婚
原指望 開金屋藍貯娉婷
再難料 返魂藥返是虛魂

枉了我 狼鸞刀取來熱血
還望你 祝宜男好占爪瓞

枉了我 舊詩句印得芳心
還望你 卜歸妹同拜萱親

小姐你這等嬌容麗質。絕世超塵人間自然留你不得。

我想小姐貞靜幽閒。不應這般慘死。哦是了。

賽織女 閨嫦娥驂鸞奔月
逐飛瓊 學弄玉跨鳳攜雲

忍辱界 寶如來遭臆支解
極樂國 善菩薩遇刼超昇

自來說多才非福祿。薄命是聰明。又道是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誰教你有才有貌的。

可憐貌 貌羞花如花傾謝
可憐才 才詠絮逐絮飄零

這都是那冒婚獻圖的賊子。坑害你了。

趁此刻 顯一靈勾除惡魄
到那時 赴十殿控訴閻君

小生屈打成招諒無生理。和小姐相見的日子也不遠了。

鬼門關 做夫妻有誰作梗
森羅殿 尋伴侶等我同行

只是將來我這屍骸。不知何人收殮。

任意抛臭皮囊破蘆席捲　囘頭認假軀殼亂葬塡坑
可憐老母暮年無人侍奉　望巴巴娘倚閭缺承烏養
那知孩兒在外遭此奇冤　生擦擦兒葉市莫寄鴻音

岳父何日到來。可能等我死後。將小姐靈柩合葬一處。

可能殼雙墓林任栽連理　可能殼南山鵠共化靈禽

呸生不同衾安望死能同穴。我還痴想則甚。

守僵屍做不來夢梅柳子　哭骷髏倒好像化蝶莊生　（白）小姐吓你可知張靈在此　我只當召香魂望空禱告
我怎能覩俊影覩面溫存　獨一個苦淒淒忽悲忽怨　將半夜陰落落無火無燈　說不盡哭不完心灰意爛
有一絲沒一氣淚盡聲吞

原來這就是離小天台十里多路。那一所停棺破寺。此刻崔小姐這口棺木已是空的。那晚吳人敵救活假小姐薇香之後。撥了一塊大石頭。裝在棺內。不想張靈巧宿在這寺。無心撞見。倒帶累他徹夜傷悲禱告。只當是生公說法。要想頑石點頭。可惜石不能言。白白幾番慟哭。你說張靈那裏知道。

一宵枉撫空棺慟　破寺呼號不住聲　豈是望夫人化石　如何禱得石頭靈

東方發白天晴霽　兵役齊齊要起行　檻車打上連催促　分外傷心帶泣陳

小姐吓　小生屢次遭磨折　鉄案沉寃最苦辛　解京對簿充兇犯　難免東郊喪此生

黃泉不久應相會　萬古難磨一字情　恨只恨抛你屍骸難共穴在　何人營葬與招魂

怪只怪岳父不知何處去　如何還不到京城　那知這一棺現坍頽寺　那知我兩月長爲鎖械人

料得他今全未曉　尋棺待瞀沒頭奔　小姐吓你九泉自必都知覺　何不幽冥略顯靈

解役道。這口棺材是你的親眷麼。做什麼儘對着他哭。快些上路。

很心解役無情理　捉上囚車趕路程　（張白）小生是去了嘘　不是生離非死別

一生一死最酸辛　從今人鬼綿綿恨　再想要隔着桐棺喫不能　縱說道做鬼依然重見面

可憐的虛飄不是此時人

衆解役不由分說。將張靈捉上囚車。出了寺門。趕往大路。張靈沒奈何只得含淚而行。此地離京不過十二三日可到。一路沒有話說。且等他到京再敍。只是張靈一個豪放才人。風流情種。受了幾次挫磨。全非他虎邱索醉畫舫考詩。那等襟懷瀟洒。直到前次安慶大觀亭上望江。這回山東破寺廊前哭柩。還露出

些寄與鍾情梗概。此後纏綿拴繾。另有一番束縛。再要見他本來面目一時只怕不能。這也是窮通境遇使然。憂樂性情各判。看官莫錯認他是兩截人。纔算張靈知已。如今按下張靈單講崔鶴。那日泊船安慶城外。等候張靈不回。就煩船上水手上岸到大觀亭找尋。不一刻回來說道。亭前亭後。找他不見。聽見路上傳說。有一個蘇州張姓。是踢死什麼寧王進上的美人正兒。被泰安縣捕快捉到懷寧縣去了。不要就是這位張客人。崔公大驚。即忙進城探聽。果然就是張靈。已經由旱道起解。此刻走有二三十里路了。心想斷趕不上。若在懷寧縣呈遞寃狀。亦屬無益。不覺萬分傷感。將口問心。只好仍由水路到王家營起旱。趕往泰安。再去當官伸理。

垂頭喪氣回船內　怨氣衝宵鬱不伸　江上盡成嗚咽水　滔滔東去恨難平
忽然風角西南轉　忙掛輕帆自在行　纔曉先前風阻泊　爲留賢壻被寃擒
朝朝滴盡衰顏淚　夜夜聽殘遠浦更　七夕中元容易過　黃河對渡過王營

崔公過了王家營。只得起旱。身邊盤纏有限。難以僱車。每日騎站驢行走。老年人受不得辛苦。不過走四五十里。就要歇下。直到八月初方到泰安。自己便到城內打聽。人生路不熟。且是重大欽犯。誰肯告知張靈現在縣監。因此探不出一點實信。就是崔小姐棺柩。也沒處訪問。憂悶難言。無法可使。只得想到且往

京師。找着朱吉人。商量主意。或者張靈從懷寧起解京城。前次探信未確。也未可定。就長吁短嘆。有氣無力的出城。走得幾里路。走不動了。要尋客居住歇。明早再行。隱隱望見一個極大村莊。自有宿處。

但看見前面柳陰深竹裏　參差瓦屋繞庄村　定有客坊堪歇息　一宵來日再長行

忙忙走過平橋去　水碧山青綠繞門　忽有紅箋書大字　名流客寓寫分明

這時崔公走到村中。只見一家牆門。貼着紅牋。上寫八個大字是延寓名流。俗客免顧。你說這家是誰。就是小天台吳人敵客寓。他當日貼這八個字。因爲訪覓東床。如今他女兒幻娘已經許配秦鍾。這帖子早該揭去。自然雲華道人。預先交代過他。崔小姐父女。還要在這寓內相逢。故此留這紅箋。以爲招接崔公地步。崔公看過箋帖。又見他門上那一幅對聯。知有異人在內。就一直進去。請會主人。吳人敵隨出接見。彼此通名道姓。敍過寒溫。崔公並將來東始末細談。吳人敵道。原來是找尋千金棺柩。訪問令坦行踪。令坦的行踪。小弟不知底細。若說令愛棺柩。只怕沒有尋處了。

吳翁不覺掀髯笑　此事何須別問人　令愛那宵遭患難　相離十里別荒村

只愁已化飛烟散　屍骨還防沒處尋　崔公不解重相問　既是遭兇在近村

自必有司棺殮厝　封停寺觀待親丁　皇明大例通行慣　何至屍骸也不存

你說假小姐薇香。現在他家。活口既在。屍骨何存。故吳人敵說這啞謎。叫崔公猜想。及見崔公驚疑莫釋。就把救活小姐的原由。備說一遍。崔公猶未全信。吳翁便請到後堂坐定。自去喚崔小姐出來。

崔公疑信還參半　獨坐堂前暗喫驚　難道女兒重又活　還魂兩次太奇聞
痛危間有能逢救　踢死從無會轉生　正在村量人已至　原來別有一釵裙

吳人敵領了一個女子。走到堂屋。崔公一看道。你是薇香吓。薇香道。正是。薇香叩見老爺。崔公道。小姐現在何處。你怎倒在此間。薇香道。老爺聽稟。此時吳人敵在旁聽得假崔小姐如此稱呼。眞是摸頭不着。不解又是什麼緣故。

(薇唱)那日藩王閣侍到　可憐閨內未知音　猛然闖入諸姦黨　捉住丫鬟搶玉人
喊叫老爺來救護　誰知先已被他擒　不由分說推乘轎　擁進藩王後殿門

崔公道你們進去可曾見那奸王。

(薇唱)奸王先令朝宮寢　叩見妻妃去報名

崔公道。妻娘娘是位賢妃。可曾問什麼。

(薇唱)幸蒙垂問根由細　痛恨夫君嘆息頻　(崔白)就該求娘娘解救　(薇唱)幾次批鱗曾力諫

宵王不聽似浮雲 (崔白)這便如何是好 (微唱)當時嚇煞千金女 (微唱)牢籠一人全無計 三月初三要解京 急得娘娘沒主論 (崔白)那時小姐便怎麽樣 實在苦煞小姐了。

深宵悄悄懸梁縊 (崔白)這還了得 (薇白)不妨 幸得薇香救返魂 (崔白)謝天地 (薇唱)小婢急忙陳一策 商量我去替登程 (崔白)倘被宸濠看破如何處置

(微白)臨期點解娘娘事 瞞過奸王即起身 (薇唱)接木移花就來道 將姝改妹得安宵

崔公道、哦竟是你代小姐進京的

崔公道難道踢死的。也就是你麽。

(薇唱)一路行來無阻隔 那宵闖進假張生 滿口胡謅雙瞎眼 將人錯認吐真情

多因不遂他婚媾 故把圖容獻闕廷 充當書記居藩邸 護送宮娥向北行

大膽欲將無禮犯 薇香憤怒命相拚 拉住奸徒高喊叫 這廝情急起兇心

起脚踢來傷小腹 須臾頂上出三魂 幸有恩公能骨肉 一丸妙藥救囘生

相依在此防人識 四處探詢老主音 却好今朝慈駕到 依然箕帚庇椿陰

（崔白）你出宮時小姐尚在何處 （薇唱）千金尙與妻妃伴 機會難乘未脫身

崔公聽說喜中帶悲。喜的是女兒尚在見面有期。悲的羈住宮中吉兇未保。看這薇香丫頭。代主亡身。甚爲難得。就說道薇香。倒眞難爲你了。你替小姐受苦。一片忠忱。實爲可敬。以後便作我的義女。不用婢主稱呼。薇香道。我薇香向蒙豢養。分所當然。何敢貪功。忝居閨閣。吳人敵早聽明白。纔曉得師長。那時未曾說明。是不肯將天機全行洩漏之意。便對薇香說道。你旣作小姐替身。便是老爺之女。像你這等矢忠盡烈。也不愧縣令千金。不必固辭。崔公又說一遍。薇香只得拜了崔公四拜。從此父女相稱。又拜謝了吳人敵。崔公與吳翁彼此罄敘衷腸。情投意合。眞是異姓弟兄。他們自然夙有緣法。故此一見如故。崔公就被吳翁留住。探問張靈。住了二十多日。已是八月底了。每日打聽實在消息。這一日吳翁進城。剛値張靈已有解京日期。分付收拾囚籠。衙門外面。纔有百姓們傳說。可見這個知縣辦事機密之至。吳翁回來。忙對崔公報知。隨卽一同趕到縣衙。要在監中探問。誰知知縣分付嚴禁。不許閒人進監。雖有銀錢。也不中用。又去找着一個吳翁素識的刑房書辦。許給重貲。方得備知底細。崔公聽說張靈已經屈打成招。撫院據供入奏。卽日起解赴部。一時慌得沒有主意。

供招奏定難翻案 似此奇冤怎理論 安得真兇擒獲到 一時皂白兩分明

這番解至京都去　只怕書生命要傾　跌脚搔頭無妙略　吳翁卽便把詞陳
如今令坦遭囚禁　早晚登程上北京　獲犯官將奇貨視　平反怎肯與持衡
不如先至京中去　寃狀書成叩九閽　前番被劾非君罪　悞用空參揑惡名
澈底情由邀聖鑒　諒來也不恕藩臣　但得私仇能剖白　早除逆患保昇平
若徒日在荒村計　由你天仙救不成

崔公道。弟本欲進京找尋敝年姪朱佶商籌善策。今得吾兄指迷。竟是叩閽爲上。前日吾兄談及。也要赴京探壻。何不屈駕同往。小女一齊帶往。卽在京中賃屋暫住。敝年姪尙可資助薪水。豈不兩便。

吾兄欲探東床壻　何不相偕一路行　小女薇香同挈去　人多照料兩相應
到京我有朱年姪　資斧還能助水薪　況且宸濠謀不軌　豫章難免動刀兵
朝廷定下求賢詔　正仗英雄定太平　足下精謀兼勇俠　好持一臂障乾坤
吳翁囘說休輕奬　似我庸庸百不能　小壻在京須探問　叨陪却好共長征

吳人敵又道令坦進京在卽。我們必須趕先一步。事不宜遲。說罷這話。卽日收拾行裝僱定車輛。次早登程。本來吳人敵對他女兒吳幻娘說過完了心事。不是到京去看秦鍾。就是往蘇探望女兒。這幾日和崔

公談心。己經說起他女壻秦鍾在京要去探親的話。崔公纔約他同行。目下他心事已了。正合心懷。況且薇香久住他家也非長策。應該同義父崔公到京居住。纔是正理。到了次日。隨將房屋封鎖交托鄉鄰代管。只帶婢女一名。其餘使女僱婦。都給各本家領回。客寓從此不開。這正見英雄幹事爽快。大家坐上車乘走有十多里路。忽見一坐破寺。吳翁下車。便叫崔公大家進去看這件東西。那時薇香也下了車。一同走進這破寺內。到了廊下。吳翁對崔公道。這就是令愛的棺木了。

三人一見淒涼甚　白木棺材七尺長　蓋上灰塵新積厚　封皮字跡寫成行
崔公走到從頭看　見了兒名痛斷腸　素瓊兒下你雖未長眠棺柩內　只愁是深宮困守遠難騁
就教離却豺狼穴　沒一個親人那處藏　可也知屛婿檻車馳帝闕　可也知衰年跋足到京邦

今日之事。眞非意料所及。

原因扶櫬來東地　那曉嬌娃滯豫章　今日對棺空下淚　招魂剪紙竟荒唐
死生此後誰能曉　還只怕青塚依然怨白楊　薇香忍住心頭苦　解勸爹爹趲路忙
吳丈殷勤同慰藉　人猶未死不須傷　包管凶星能化吉　算來災退自安康

崔公吳翁一衆。離了破寺。上路攢行。雖是一個要救女婿張霻。一個要探女婿秦鍾。心情各別。但崔公救

婿之事。尤關緊要。僱得車輛講定包程。比張靈按站遞解。較為迅速。自然到京在前。京中現有朱佶是崔公年姪。一切該有照應。就是秦鍾赴京鄉試。張靈那里知道。見面必然埋怨秦鍾緣何不在家內替他代供子職。或者張靈下了刑部監中。不能和秦鎮相會。也必定寄信責備。想來秦鍾自然說明進京委曲。並囑託娘子朱綉鶯遮蓋服侍。總是一樣的話回覆張靈。可見無論什麼時侯。面談寄信。必有這一段問答。所以後回書內總不必再交代的。倒是朱佶自從第五回書上說他由蘇州進京。以後總未題及。難道還在路上不成。此時已是九月初間。秦鍾倒底可曾得中。也沒講起。不知敘到崔張兩個遇刦遭魔。是要原原本本細說。一時不能割斷。故此將朱佶秦鍾應講的事情。暫時擱起。況且談到綉圖便題朱佶。說到吳下。便講秦鍾。其實十回中。倒有九回帶敘。又何曾全然忘記。如今先說朱佶是久已在京的了。自他服闋到部。却好刑部右侍郎缺出。必須執諳刑名。方可勝任。天子念朱佶乃原任大司馬之子。曾任刑部司官。心地明白。即命他署理。

司寇官尊資熟手　黑頭正色立朝堂　九重倚毗皐陶範　三典推崇憲部綱

委蛇退食求無過　內助賢妻比孟光　相莊鴻案人倫樂　還有知心秦太倉

秦鍾到京以後。納監進場。目下新中順天鄉試第一名解元。

妹丈在京同宅住　今科新中解元郎　一日下朝書室坐　雙雙郎舅話衷腸
一個說愧少於藜春照室　一個說孤愁冤獄夏飛霜

朱佶道。正是有一件異事。今早在朝內。見山東巡撫奏獲踢死崔素瓊的兇首。叫做張靈也是蘇州吳縣人氏。上次撫院咨部文內敍明獲犯一事。小弟疑與夢晉兄同名。恐怕院司枉斷。所以咨覆文內令其即由獲犯之秦安縣徑解刑部勘訊。想來早晚就到了。因爲妹丈下場忙冗不曾告知。誰想這巡撫竟奏的結結實實。難道這個張靈就是夢晉兄不成。秦鍾道。小弟也曾聽人傳說此案。初時却也疑惑。旣而思之。決非夢晉兄。就是這女子。亦未必是愛月圖之崔小姐。朱佶道何以見得。秦鍾道。夢晉兄居心行事。小弟是深知的噓。

生來心性多高傲　不肯風簷去考文　棄置青衿如敝屣　詎甘藩邸做陪臣
他客冬便到江西地　兄是冰言畫是憑　崔公正在遴佳壻　遇此才華必許婚
屈指光陰將一載　絲蘿豈尙未聯成　假使雙文先別嫁　張生何必守蒲津
春遲杜牧三生定　濮上桑間失正音　或者風流難禁偷香手　還是平常好色心
若是摧殘蘭玉行強暴　料定書生沒此情　何況圖容愛月崔家女　父任堂堂一縣尊

甯王可買盧家婦　怎屈千金作下陳　崔老爲人多古執　豈能將女媚藩庭
聽言察理從來說　仔細參詳未可憑

朱佶道寧王強橫。無所不爲。安知不將崔女搶逼進宮。這殺人凶犯。斷非夢晉。既然與他姓名相同。又安知不是將他誣拏屈認。不可不防。秦鍾道。大舅想的甚是有理。且等解到京師。自有分曉。可見秦鍾書生之見。不及朱佶料事如神。怪不得年甫逾冠執掌刑名。正德爺不次用人倒底眼力不錯。

兩人正在閒評議　忽報朝廷諭旨臨　一名校尉如飛至　大內傳宣少寇行

那校尉對朱佶道方纔午門外有一老者叩閽首告是江西的事件。已經黃門官轉奏皇上。命三法司速赴朝房勘審覆奏。都察院大理寺俱已傳過。請侍郎速往。朱佶奉詔立起來道。就請同行

暫別秦郎旋出寓　匆匆不俟駕而行　如飛直至端門外　校尉先來啓衆臣
大理寺同都察院　一齊都到候朱君　左首朝房相接見　各歸公座說原因

那都察院大理寺鄉。同朱佶坐定說道。今日奉詔勘審叩閽重犯。自應刑部專政。朱大人請。朱佶道豈敢。大家秉公鞫問便了。

公案三張排左右　當中聖旨供龍亭　勇弁兩邊堦下立　錦衣衞共御林軍

威風真似森羅殿　鐵面無私執法平　一聲分付傳原告　帶進江西一縣尊
急急忙忙來走上　吉人疑惑兩三分　此翁正是崔年伯　有甚沈冤忽叩閽
只得佯做不知先喝問　你是何方人氏叫何名　何事呼天偏膽大　聖明在上說真情
倘然稍有支吾處　照辦批鱗罪不輕

崔鶴道大人聽稟。

念崔鶴住錢塘簪纓舊族　由舉人銓教職首宿窮員　論資俸得推陞符分新建　治行裝攜眷屬治忝民閭
對匡廬疆翼軒本稱吉地　駐寧藩歷雄鎮頓變危淵　鎮日介練強兵明勤操演　有時候招亡命密布鋒銛
張聲勢儘欺凌黎元赤子　作威福常挾制武將文員　逆者死順者生衆心阿附　陽爲善陰爲惡蓄意播遷
或出入僭鸞儀增添護衛　更內外鈞私黨多少權姦

大理卿道。當今聖明在上。內外臣工那是權姦。指實供來。倘有虛誣。定干反坐。崔公道。這事那能指實。

那平日暗通謀驟難指實　雖現今無憑證不妄攀援

都察院道。既無憑據便是妄攀。知有通謀何難指實。一派虛詞竟同夢囈。崔公道。寧王反狀。江西通省皆知。只求大人代乞天恩。密問督撫諸臣。細查形跡覆奏就得明白了。

這些事一椿椿難瞞衆目　常聽他一件件廣造謠言　降諭旨到江西但查虛實　等奏章陳北關便露根原

這供的是寧王叛跡。參員還有切己下情。更是他虐暴專恣的罪案。

有一女喚崔瑩深居綉閣　逢初正迎贅婿方配鸞絃　不提防遣中官闖殘花燭　沒招架搜弱息捉上魚軒

嗔抗拒解綬章橫加刑具　專予奪褫冠帶禁錮高垣　進十美少一人強拏充數　揑謊談造虛款枉劾蒙愆

禍根苗假張靈逞奸冒充　惡穿插新書記獻畫操權　因此上辱職官不公不法　竟居然擄室女無日無天

就委這冒名人沿途送美　雖知道荒村店貪夜垂涎　嬌女兒殉堅貞凶徒潛遁　真女壻同名姓中道招嫌

甚來由誤拘拏張冠李帶　無分曉嚴考問驢磨牛牽　昏暗暗屈成招解京對薄　急煎煎先具狀擊鼓鳴寃

參員句句皆真實　照膽臺前鑒我心　倘蒙代奏吾皇曉　不但女壻含寃可得伸

就是包藏異志寧藩事。　滋蔓難圖極早平　法堂細聽崔公訴　拍案生嗔大理卿

那大理寺卿說道。據你所供因遭罷斥便敢誣指藩王大逆希圖救脫張靈麽。朱佶道。大人聽他供詞。似有奇寃。必得張靈解到研訊。可分眞僞。我們且將原供復旨。俟張靈解到再行定案。都御史道。朱大人所論極是。卽令將崔鶴帶下。三人入朝面奏正德皇帝。當下奉旨先將崔鶴收禁傳旨沿途速解張靈到案質訊。不許洩漏消息。三法司退出便將崔公下了刑部獄中。這等看來。只怕還有一番嚴刑審訊。連朱佶

也救他不得。回寓告知秦鍾。彼此焦急異常但是人間禍福。怪怪奇奇。總叫人揣想不着。或者否極泰來。竟有個不用嚴審的機會。只怕這是大家妄想。再聽下回分解。

何必西廂

一名梅花夢





第十九囘

釋冤屈死囚保奏加官朝聖主　得嬋娟生信歡欣在寓謝恩人

話說正德皇帝下旨。監禁崔鶴第二日又單召見朱佶。細問甯藩叛跡。朱佶就隨機應變奏對如流。說出甯王叛跡已眞。崔鶴首詞非假。應請速發密旨一道。敕諭南贛巡撫王守仁操兵練士。防患未然。一面再請下旨。剷滅甯王護衞。切責其驕縱不法。稍遏不臣之志。皇帝深以爲然。朱佶看見天顏有喜。又乘機奏說。崔鶴居官淸正。甚得民心。現在京內藉隸江西之官員商賈。衆口一詞。說是一員好知縣。可惜被甯王陷害失職。就是目下拏獲之張靈。並非踢死崔宮人正犯。不但他岳父崔鶴供明假冒情形。爲之極口呼枉。臣與他葭莩親戚。深知其讀書持正。也情願以身家力保。昨日供單已呈御覽。只求陛下將二人下旨釋放。以雪奇冤。張靈係宰相張龍光之孫。翰林學士張和之子。本係直臣後裔。其人奇才異能。定能爲國家出力。若是仰沐陛下天恩。將崔鶴張靈量予官職。即交王守仁委用。逆藩可足平矣。

小臣據實陳丹陛　保奏崔張有用人　若使臣言全不驗　身家百口化飛塵
覆盆旣把奇冤雪　報國應酧聖主恩　只乞綸音頒玉詔　蕩平佇掃逆藩兵

正德爺聖心大喜。說一一依卿所奏。暫且退班候朕下旨。朱佶高呼謝恩下朝回寓。這是密奏。不便知會崔公。就和秦鍾說了他與張公子至戚關情。自然十分歡喜。又到內房告知懷瓊陳夫人。也說保奏得有理。忽然內閣送來上諭一道。朱佶連忙開讀。上寫着內閣奉上諭。朕頃召見署刑部侍郎朱佶。奏對忠誠人亦明幹。足任封疆之選。現在宣府巡撫缺出。卽命朱佶以右僉都御史管巡撫事。邊疆重地。迅速馳驛赴任。不得停留，所奏審訊崔鶴一案。朕細閱供單。實屬寃抑。崔鶴着卽釋禁。現在拏解之張靈。係忠直大臣後裔。枉被拘拏着刑部一俟張靈到京亦卽釋放。另緝正兇。到案究明情由。再將崔瑩奏請旌獎。并暫賜崔鶴張靈九品冠帶引見再降諭旨欽此。

讀罷綸音心感激　聖仁廣大德如天　不才臣本同樗櫟　難勝封疆鎖鑰權
恩重不知何以報　煌煌欽限致留廷　行裝急急勤收拾　辭闕歸來夕整韉
更訂解元秦妹壻　一同幕府掌文牋

朱佶接讀諭旨。隨卽囑咐陳夫人趕緊收拾。偕行家丁速辦行裝車輛。卽日就道。做官的人家有什麼趕辦不及的事。朱佶又約秦鍾同往宣府管理章疏。秦鍾隨將明春會試在卽。且表兄張靈不日到京。須得一見的話辭覆朱佶。朱佶道宣府離京不遠。明正再來不遲。至於夢晉兄不日得官。豈少相逢之日。妹丈

此去要經練多少吏治民生之事。轉眼身登仕路。豈不水到渠成。原來秦鍾自德州同吳人敵分路來京。就住在朱佶寓內。一切供膳用度納監赴考。都是取給於朱佶。秦鍾本要自己出的。無奈朱佶不肯。雖是郎舅義不容辭。這情分却也不小。如今他用人之際。又說得鑿鑿有理。怎好固辭。只得應允了。(蘇白)爲嚕秦大官人捐仔南監。倒輪得着哩中仔北京解元。個歇中仔個考敎。弗見寄信居去。亦弗通知聲山東吳阿爹。亦弗聽得報房裏鬧熱蓬生。到兩處去報喜。直覺拉里搗鬼哉。列位你那裏知道正德年間。京榜解元。不分南皿北貝。只要文才好便中。這是今昔定例不同。你想秦鍾的才學。狀元有餘。稀罕這個把解元。還怕不該他中麼。此時離放榜不及十日。自然兩處有信報喜。有人報錄。那蘇州去的人。還不曾到。山東去的人吳翁已在中途又相左了。這些不相干的登科報捷俗不可醫之事。我這正經書上。沒有工夫絮說到他。(蘇白)嚕格中仔舉人進士倒俗哉。啞吶爲嚕弗拉閻羅王個搭。換仔一副俗骨頭來。也撮仔個把弗相干舉人進士體面。體面倒是嚕板起仔個面孔拉里做官詞。阿擱道有點弗色頭。閒話休題。言歸正傳。朱佶接奉諭旨。欽限緊急。忙去叩闕謝恩。就於這日傍晚。攜了眷屬同妹夫秦鍾。一同出京赴任。崔公那里因是密奏保舉。倒不便前往拜會。有涉嫌疑。况且崔公從刑部監中釋放。也有半天工夫。他本是做過官的人。又復還官帶。自然要先到午門謝恩。等得回來。朱佶已經出京。無從面謝。這叫做人生會

合有時早一天是不能的。

咫尺都城千里隔　一來一去見無緣　一個是(王程甚迫難留滯)　一個是(犴陛初辭小逗延)
一個是(保題未便趨門下)　一個是(感激無由拜馬前)　漫說崔朱交臂失　更將釋罪事明言

崔公這日坐在監中正在意念懸懸。愁懷萬狀。忽然司獄走來報喜。就打開刑具。請崔公到了大堂宣讀諭旨。即時換了冠帶。看那些堂司官員。另是一樣謙恭和藹的神情。全非昨日那副做鬼粧神的嘴臉。無怪獄官及書吏牢頭們忙得屁滾尿流。奉承不迭。人情勢利。可發一笑。到得崔公午門謝恩出來遇見吳人敵。知道已經代尋寓所。隨即同至寓中。原來崔公趕先一日進京叩閽發下刑部。次日即便釋放。只得一天半的工夫。吳人敵同徵香遲到一日。剛纔尋定寓所。安頓徵香出來就撞遇同回。說知備細。彼此不勝之喜。正要去拜謝朱佶。並替吳人敵訪秦鍾下落。那知朱佶同秦鍾都已出京。未免悵然。這吳人敵既到了京。知道女壻得中解元。深喜相人不錯。倒不在會面與不會面。

英雄只負知人識　那有離愁別恨牽　本要雲游辭遠去　崔公挽駕暫留連
(兄吓)小弟(是還須引見垂旒主)　宦轍將愁各一天　請君暫且消停住　再定東西改故轅
異姓弟兄同計較　張生還受路熬煎

再說張靈自從在山東廟裏見了崔小姐棺柩。痛哭一場。被解役門捉上囚車。一路上說不盡淒涼悲切，困頓流離。受了多少腌臢閒氣。挨了無限苦楚光陰。出娘胞胎。沒有經過的惡風毒雨。險浪凶波。這一次都嘗徧了。正是地獄天堂何處見看來都只在人間。張公子心裏只想但能脫得牢籠。便是成仙作佛。那裏還有一分一毫的富貴念頭。誰知苦盡甘來。災消福至。

受盡艱難將半月　看看望見鳳城烟　正愁比造嚴刑法　磨折終須性命捐
誰曉入成纔到部　忽然恩旨上堂宣　登時除卸長枷鎖　角帶烏紗擺在前
頓把藍袍更赭服　公然囚犯作官員　今朝真是稀奇事　破格皇恩感上天
望闕叩頭呼萬歲　司官相送大門邊

張公子出得刑部大門。只見有幾個人跪在地下磕頭如搗蒜。原來就是先前的押解兵役正合着古書上一句何前倨而後恭也。(蘇白)唔里小人們一路浪才弗敢欺瞞大老爺個。便是服侍裏向。有點點弗周到個場化。要大人弗記小人過犯。你想張公子那里計較他們。說是有勞你們。囘去銷差罷。這些人又磕了一個頭方纔散去。張公子就訪問崔公下處。大搖大擺。緩步而行。(蘇白)個弗是剛剛個囚犯那哼一撳撳做仔官哉。前頭個賊形難看得勢。個歇體面而面之。眞頭一段官腔換仔一個樣式哉。有數說個人

要衣裝。佛要金裝。幾希乎認哩弗出哉。

張生平地登雲起　得意欣欣訪寓園　不比人家翁壻樣　幾番患難志同堅
須臾行到崔公寓　渾似珠還璧再旋　相見各言前後事　今生共返九重泉
又加冠帶容趨陛　破格君恩雨露偏　從前是玉冷冰寒千樣苦　如今是冰清玉潤十分妍
兩家喜事天來大　準備來朝拜御顏

崔公道。賢壻不要喜歡盡了。還有一樁古怪稀奇稱心快意的事。你聽了還要喜上加喜呢。

這叫做錦上更添花朶豔　燈前又放月光圓　張生忙問因何事　莫不是別有紅絲說好緣
小壻是守義一生終不娶　要令愛貞魂毅魄慰重泉

崔公道。媒妁講親。算不得稀奇古怪。就是小女。已遇異人吳丈。救拔還魂了。張靈道。不信有這等奇事。崔公道。小女方來寓內。吳丈現住敝齋。張靈道。這等說千眞萬眞。可不喜煞小壻也。

自來不信還魂記　未免文人弄筆尖　誰想理無情或有　神仙遊戲巧周全
宛同鍊石天能補　何異燃爐海會煎　況是令愛香軀過七七　竟能彀依然俊影起翩翩

小壻受盡萬苦千辛。眞值而又值矣。

千辛萬苦憑誰訴　難得真人肯見憐　(白)岳父吓　你令愛是未卜於歸難請見何不令小壻拜見吳丈不致當面錯過了　這大恩人眞是大羅仙

崔公卽刻同了張靈走到吳人敵寓齋。彼此行禮通名。就將如何救活崔小姐。幾時同到京師的始末根由對張靈細說一遍。喜的張靈抓耳撓腮。手舞足蹈。隨向吳人敵千恩萬謝不必細言。那婢女徵香一節。崔公久已囑咐吳翁。自然不肯說明。就是秦鍾雖是張靈嫡表弟兄。吳人敵究與張靈初會。不便將聘定幻娘。同秦娘子同蘇的原故。細細告知。那崔公本不深知原委。又非切已之事。那里絮絮叨叨題說。不過偶然談及秦鍾過山東曾將吳女聘爲次室而已。張靈正要同崔公料理引見的事。也就事不關心。未曾細問了。這話且揭過一邊。再說交日吏部傳知崔公翁壻入朝面聖。當有吏部堂官帶領他二人整冠執笏。跪上金堦。三呼已畢。正德爺詢問崔鶴江右民情。甯藩反狀。崔公剴切陳奏。又問張靈防禦逆藩的計策。張靈就把平日抱負。引今據古。奏對了一回。天子龍顏大悅道。卿翁壻二人。各負奇才。就賜卿等官職前往江西。隨同南贛巡撫王守仁籌兵勦逆。卽日登程。不可違悞。功成另加陞賞。翁壻二人。都謝了恩出來。隨接着一道旨意崔鶴授都察院僉事。張靈授行軍參議卽赴江西。交南贛巡撫委用。

跪謁天顏心喜悅　條陳道曰傳機緘　榮封官職趨江右　籌勦强藩助大賢

翁壻並無迴避例　一同催着祖生鞭　忙忙料理登程事　又向吳翁托麗娟
崔公高把仁兄叫　小女還憑大德全　同去不能留不可　自應歸轡駕南轅
與花橋畔蘇城裏　壻宅相依事可權　王命豈能親送去　仁兄此事仗周旋

崔公托吳人敵送徽香到蘇州張靈家權住候張靈將來覆命回蘇。完成花燭。又說道仁兄此去。可在小壻家暫住數月。小弟到西。如果逆藩煽動。定請撫臺保奏仁兄前來。立功勦賊。張靈也是如此說。吳人敵回道。保奏倒可不必。送令愛回蘇。就在吳門虎邱會眞道院小住。未爲不可。商議定了。崔公張靈又各留一書。交塘報寄謝朱佶張靈復附一信。寄與秦鍾。信內說完自己情事把吳人敵救了崔小姐到京。又送回一節。淡淡題了一筆吳人敵並不寄信與秦鍾。這是他英雄脫略不屑在世俗之乎者也上咬文嚼字。正是他的奇處。就於次日大家一路出京中途再行分道。這也不言。只是朱大人面奏三事。崔張翁壻已蒙釋罪加官。那請下密旨。飭南贛巡撫王大人。防禦甯藩。並請削甯王護衞兩件。自然也要舉行。想來此時已經有了密旨前去。京城裏還不知道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甯藩王叛主陷城池　王中丞整兵籌計略

話說甯王開府南昌。居心鷙忍。跋扈不臣。生有膂力。善使雙刀。手下謀臣戰將約有千員。出入用天子儀仗。十分驕縱。每日同他那些鷹犬爪牙。收養盜賊亡命。謀爲不軌。彼時江西省有好些忠臣上本告變。都被他差人中途邀沮。一面尋事把這些忠臣殺的殺。貶的貶了。那裏還有人敢道不字。只等正德爺出巡就要起兵舉事。全虧了一位王大人。撐持半壁江山。扶助九天日月。這王大人就是前回書所說諱守仁的。浙江餘姚人。現在南贛巡撫提督汀漳等處地方軍務。道號陽明先生。這位大人講王道聖功之學。抱經天緯地之才。本是明朝三百年間第一個理學名儒公忠臣宰。早已料定甯王必反。但不肯遽行奏報。一則尚無實據。恐皇上疑及離間宗藩。二則怕機事不密。甯王知信預防。轉受其害。這就是王大人智略不同。不然也像那些上變的忠臣。命喪黃泉。何益國家大事。

相機纔是真韜略　大廈全憑柱石撐　大人是早料逆藩謀不軌　無妨暫緩奏朝廷

經綸預定防危策　日鍊貔貅百萬兵　利器戰船多準備　真如雷厲又風行

王大人每日教演水陸陣法。練將操兵。賞罰嚴明。技藝純熟。眞個人強馬壯。壁壘一新。又添了三千號戰船。梳篷堅固。旗幟整齊。逢單日操演水戰。個個爭先。人人效勇。又暗派將官帶領精兵分往各要隘嚴密防守。隨他天神天將。插翅難飛。如果江西文武官員都像王大人這般作用。那甯王做夢也不敢造反了。怎奈王大人只管轄南康贛州汀漳四府。不能越俎代庖。也是大衆的刼數。該有刀兵之厄。

四面精兵陳水陸　預防叛逆運謀神　眞個是范仲淹胸有三千甲　眞個是檀道濟身爲萬里城

可惜的是全省不歸他掌握　空憐兵火刼縱橫

王大人布置已定。一面差探事的打聽甯王近日消息。這日探子報道。甯王借作生辰。邀請省城撫按各官飲宴。忽然刀斧手將巡撫按院各官拏下。說奉太后密旨。查拿不法官吏。巡撫已經被害。各官下獄。布按兩司。都是甯王一黨。還有些參政僉事知府等官都已順從。看來不日就要起事了。王大人道。假稱太后密旨。殺害巡撫。反跡已著。連夜上本告變。一面點齊兵將直赴南昌。便宜行事。次日正當起哨。忽然接到防禦甯藩及現在欽派翟鶴張靈前來委用的諭旨。便以手加額道。聖上妙算如神。逆藩何足慮乎。

告變小臣纔上本　九重密諭已先臨　機宜燭照眞明聖　委任權衡重閫營

忙向官軍傳密旨　歡呼將校更齊心　三聲大炮旌旗動　千隊明刀虎豹驚

三十萬兵登戰艦　開帆直指大江城

戰船行了數日。只因風色欠順。不能就到南昌。王大人未免心中焦燥。那知遲有遲的好處。原來甯王接到正德爺嚴旨。削除護衛。戒諭他驕縱不法。又驚又怒。心想勢燄己成。正可乘機早發。隨借生辰殺了江西巡撫。囚了按院等官。降順了布按參僉。那一干叛賊。從前審斷張靈親事。那不公不法的南昌靳知府。不用說也在其內。假托奉太后懿旨。命他起兵入朝。寫了檄文。指斥朝廷多少不是。傳知四處。眞是無法無天。他怕的就是王大人在贛州。兵強將勇。隨卽次日率領十萬舟師。由水路避過贛州。去打九江建昌廣信三府。想一直攻破安慶。就順流東指。去搶南京正位。再取北京。使王大人迅雷不及掩耳。一面留下親信兵將。護守王宮省城。帶了婁妃及平日得寵的十幾個嬪娥。另坐一舟。正遇順風。揚帆東下。

奸王毒計何嘗錯　避過神機王大人　一直順流攻別郡　穩圖龍位坐南京

若不是王大人頂風阻住行遲滯　相遇中流各戰爭

自然退保洪都省　堅守還愁破不能

那奸王兵少。必定抵擋不住。他十萬雄兵保守一座南昌省城。如何輕易得破。倒恐糧缺師疲。這是天意。送奸王一陣好風。錯過了王

大人戰船。纔好讓王大人用計。先搗巢穴。後戮鯨鯢。可見走順風的。未必是福。遇逆風的。未必是禍

大人悶悶舟中坐　忽報甯王已出城　直犯九江趨廣建　雄師飛渡快如雲
無言此際思良策　制勝全憑妙計行　正在熟籌帷幄算　崔張翁婿到官廳

都察院僉事崔鶴。行軍參議張靈。翁壻二人奉旨遄行。打聽得王大人發兵在路。隨即連夜趕走。這日走到王大人泊船大馬頭官廳前。更換冠帶。各持手版。就到船上請見。彼此參謁已畢。王大人道。目下正值需才。參謀帷幄。二位來得正好。但書生好武。類多紙上談兵。我看參軍英年卓犖。器宇不凡。斷非處士虛聲。未知平素講習。源流從何着手。定有神奇。願聞其略。張靈道。靈本草茅下士。何敢論兵。旣蒙下問。謹竭瞽談。尙求大人教訓。靈聞星垂積卒。卦有師名。風后傳握奇之經。太公著韜鈐之策。厥後春秋所載。齊之內政。晉之崇卒。鄭之魚麗。楚之鸛鵝。悉本營衞而來。營衞八陣。乃天地風雲龍虎鳥蛇。爲四正四奇。韓信垓下一戰。所布乃虎翼之陣。武侯八陣亦本握奇。又有生傷驚死景杜休開。是爲八門。從韜鈐演出。李衞公十二神將陣。用漢兵八陣加番兵四陣。係恐軍中反側。變化出之者也。纔是從握奇而來。所謂武侯得其全。三分不足。衞公得其半。一統有餘。則時勢不同也。若岳忠武行兵。動合機宜。此乃天生神將。非人所能爲。此皆前事之師。載藉可考者也。至於形名分數。動靜虛實。備伏揚奇。當變化隨心。因時制勝。又在人

自爲之。且靈又聞兵法以直爲壯曲爲老。今大人以堂堂正正之兵奉旨討逆。師出有名。似宜動之於九天之上。藏之於九地之下。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未有不一鼓成擒者也。王大人聞之大喜。又對崔張二人說道。如今逆藩已寇九江。二位作何進剿之策。崔鵠道。逆藩既空國而行。南昌守兵甚少。刻下先破其根本之地。他一聞此信。必定驚慌。自然回師援救。我們再出奇兵。斷其歸路。可獲全勝矣。

這叫做乘虛直搗蛇龍窟　他聞信中途嚇驚　一生怕動搖根本地　救援必定計歸程
那時預把奇兵伏　邀截須教阻不行　一霎屍山兼血海　渠魁惡黨可全擒

張靈道。南昌雖破。恐其時逆藩已過安慶。就要分兵直下南都危矣。依下官愚見。多遣細作。先布謠言。就說大人統領各路官兵。業已攻破南昌。圍住王宮。事在危急之際。逆藩得此消息。必不敢再攻安慶。誠如僉事崔岳丈所說。逆藩必全師撤回。亟來援救。大人一面調兵邀截。一面另遣精兵抄至後路埋伏。逆藩中途戰敗。勢必仍折而南。這時埋伏精兵。又一齊殺出。阻斷逆藩去路。就可盡情勦殺。使其前有勁敵。後有追兵。釜內遊魂。何慮之有。

閒諜謠言多散布　奸雄膽怯必回兵　皖江本係咽喉地　保障南都一翰屏
若教攻破分兵下　一直長驅虎翼成　哄誘他回橫截戰　還須後路密屯營

天羅地網層層紮　包管强藩性命傾

王大人道。二公所見正合本院機宜。這後路埋伏就煩張參議率領勇將百員。精兵五萬。多備弓箭撓鈎。另撥漁船千號。乘坐不用張旗樹幟。連夜抄至安慶城外左近安營。俟賊至相機殺退。即領勝兵前往收復廣信建昌二郡。崔僉事同本院攻打南昌。到彼自有調度。崔張二人打躬應道。謹遵鈞令。

大人密發森嚴令　帳下崔張領命行　忽見船桅旗角影　西南風轉促行程
中軍僉事隨舟速　參議張郎駕艇輕　一邊是順風飛送滕王閣　一邊是下水忙趨皖伯城
一邊是虎隊乘潮如馬疾　一邊是漁人盪槳與帆爭　漫言後路屯營事　且說洪都已按臨

張參議領命帶兵。自行布置去了。崔僉事同王大人。不幾日戰船行抵南昌城廣潤門。王大人親率大軍攻打。這些軍將手攀雲梯鐵索。奮勇登先。不料城上守兵。亂擲滾木擂石下來。倒打傷了多少軍將。不能扒上。隨又用連珠大炮轟擊。怎奈省城牆垣堅固。難以取勝。暫且收兵回船。王大人隨與崔僉事計議。城內兵將雖少。但同心堅守。以逸待勞。我師久住。糧運艱難。逆寇還兵掩襲。豈不腹背受敵。足下與城內官員向係同僚。又復素得民心。何不修公書一封。責以大義。但言日前被逆脅降。原非從賊。此刻開門納款。仍復原官。倘或稍有遲疑。身家不保。再寫一道告示。指明王師三十萬。現臨城下。不忍爾等好百姓。枉遭

兵火。現已請命督師大人。倘有守陴兵卒開城接應者。卽授官職。如仍逆天附賊。三日城破。玉石俱焚。足下作此書示明早用箭射入城內。先解散其人心。可期一舉而克。

合志成城非易破　必須解散衆人心　這一封書中明大義塞奸膽　這一張示曉諭愚蒙獻至誠

僉事素來名望重　片言抵得五千兵　(白)崔僉事道不敢　謹領台衡諄切命

都由妙算速如神　自慚老鈍毫無用　只是周行一一遵　(白)王大人道不必

過謙可卽速起辦　僉事聞言歸後帳　燈前起草寫分明　淸晨射入高城裏

提醒諸官與萬民　名言眞似當頭喝　何事紛紛助亂臣　多少摩拳兼擦掌

要開門接督師人

次日書信告示射入城內果然一傳兩。兩傳三。三部說不如及早開門。救得滿城性命。人心已是一大半渙散了。王大人又將帳下帶來的兵將。盡行調至四城團團攻打。圍得鐵桶相似。你想三十萬精兵。分給張參議五萬。還有二十五萬。一齊都來攻城。何等聲勢。時時吶喊搖旗。號砲不絕。把幾個守城鳥官狗監。嚇得膽碎魂飛。又見人心不附。眼見得城池不保。性命難留。正商量首先開門迎降。好別圖富貴的計策。忽見一羣人各持兵仗。搶上城來。只道是自家兵將來幫同守城的。誰知都是些百姓們。說道甯王造反。總

是你們這些鳥官狗監。迎合攛掇而成。此時兵臨城下。還想抗拒王師。逆天行事。全不顧合城性命。那些官員內監。正要分辯。衆百性手起刀落。就如切瓜的樣子。一刀一個。殺的罄盡。隨即大開廣潤門。迎接王大人兵將進城。一面糾集多人。到甯王宮中。及各逆黨家內。縱火焚燒。霎時將王宮珠寶庫。燒成一片白地。焚死宮人。不計其數。那逆黨各家不必說都成灰燼了。說也可慘。

頃刻祝融司命令　紅光萬丈燄翻騰　火鴉密密飛成陣　金蝶飄飄化作塵
女哭男號聲最慘　天心人刼恨難平　幸逢福曜王都院　出榜安民事事寧

王大人不曾砍缺一把刀。折損一支箭。破一日的工夫。容容易易。進了南昌省。眞個神速之至。忙即親自督率官兵各處救熄了火。出榜安民。一切脅從逆藩人等。概免追究。惟有南昌知府靳誌平日賣法殃民。今又叛君從賊。將他立請王命正法。一時城內肅然。這到先替崔鶴張靈出一口惡氣。也是他惡貫滿盈。王大人並無成見。又下令軍士。如有掠民間一雞。殺民間一犬者。即行梟首。果然將令嚴明。秋毫無犯。衆百姓頌聲載道。隨即上本奏明朝廷。一面正在與崔僉事計議勦滅事宜。探子報道。甯王半路。聞信趕回全軍已過九江了。王大人笑道。這賊正似撲火飛蛾。自投羅網。當即選派上將。不過張龍。趙虎。李豹。王彪。這一類姓名的人。各帶精兵。分道而進。分別附耳。密授佯輸暗伏之計。留崔僉事在省坐鎮彈壓。分派已

定。王大人自將中軍正要起砲登舟。崔僉事稟道。甯藩手下。勇將如雲。恐難輕敵。卑職有一故交吳人敵。劍術神奇。精通韜略。若得招之麾下。必能所向披靡。此人現寓吳門。大人飛檄調來。不過兩旬。兼程而至。王大人回說。得一名將。非不樂從。但本院計算逆藩之滅。不出二十日內。貴友來時。已無用武之地矣。

崔公保舉吳人敵　不是今朝說不行　只爲大人籌算定　逆藩已在掌中擎
兩旬巨寇須消滅　等召英雄事早清　遲早功名原有數　休嫌此處不留人

那吳人敵豈是碌碌終身的人。自有他立業建功之日。但是此時尚早。故此王大人不准崔公的保舉。豈知前回崔公與吳翁臨別時題及請撫憲保奏的話。他回說倒可不必。明明像他曉得此番保舉不成的。可見吳人敵倒底有些未卜先知的本事。崔公見王大人回覆了他。不便再言。就同衆官在江干候送。不一時王大人前呼後擁。上了座船。撲通撲通三聲大砲。起錨轉舵。扯上蓬帆。只聽伐鼓雷喧碧浪。嗚鑼獅吼青霄。五千號戰船如飛而去。

彩鷁樓船如鳥疾　蔽江旗幟望層層　刀鎗影耀天邊日　盔甲光搖水底星
這一個壯志要思擒月兔　那一個雄心直欲捉雲鯨　這一個威風肅颯高橫槊　那一個氣概軒昂急振纓
說不盡將勇兵強天下少　這都是指揮調度仗奇人　中丞默坐中軍帳　心計功勛指日成

手執紫金如意柄　好似那當時王濬與曹彬

前哨先鋒忽駕小船迎上座船。稟道探得甯王舟師。離此只有二十餘里。這黃家渡地方寬闊。請大人在此紮住水營以備攻勦。王大人道離此二十里內本院早已分設伏兵。就差你帶五百號戰船速往迎敵。只許敗不許勝。誘至埋伏之處。即同繳令。先鋒領命去了。王大人就分付紮往水營等候厮殺。話分兩頭。却說甯王統領十萬雄兵。先攻九江。那九江府也是一個大鎮。自然該重兵把守。誰知這些文官。只知貪贓枉法。武官惟有尅餉侵糧。全不以武備爲事。名色有一千名兵。倒虛報空糧的一二百。各武官衙門書記跟役。以及廚茶水火人夫。都掛名兵內。吃一分錢糧。又有一二百名。只剩有五六百名兵。每日在各衙門。不是伺應差使。即是供備掃除。遇了上司公分。及差使盤纏。又在兵餉內攤扣。以致精壯兵丁。不彀養贍家口。大半告退歸農。剩的不過些老弱兵丁。除値班之日。還要做小本營生。纔彀度日。這等光景。那裏再能講操演訓練。可惜耗費朝廷多少錢糧。有名無實。太平之世。武備不修。到處如此。若是小府州縣。不過百十名兵。再派去分防汛地。眞弄得一個中用的兵也沒有了。能有幾個像王大人。須籌兵備防患未然的人。故此九江城內鎮守文武官。一聞甯王兵勢浩大。久已手足無措。及至兵來圍城。並未備有滾木插石。要點砲下擊。只有幾個殘壞的砲。再點不響。不過放了幾桿空頭鎗。射了幾枝瞎眼箭。在肆逼百姓

們搬些亂石塊。滾擲下去。虛應故事而已。若想守住城池只好做夢。不一會被甯王兵將。架梯扳繩而上。頃刻破了九江城。這些文官武將。早已冠帶齊全手執板笏前來跪接聖駕了。豈不可笑。

堪笑庸庸文共武　不知報國但殃民　尋常武備全然廢　事則臨頭嚇一驚
虧得防身留妙策　投降結伴路傍迎　衣冠禽獸原無恥　那管千秋落罵名

甯王破了九江。留下將校同投降官員把守。一面就開船直下。那經過的建昌廣信兩府。猶其比不得九江。隨到隨破。這奸王得了三座府城。猶如風吹落葉。浪捲浮萍。又易又速。心中十分暢快。只道是處處如此。勢成破竹。錦綉江山。不怕一年半載。不歸吾手。反道高皇帝爭戰五載始得天下。未免太遲了。不知不覺添了多少傲慢驕矜的意態。儼然自命是一位眞命帝主。那副賊形。如何看得。

虎狀狼聲形醜惡　梟心蛇腹志驕盈　殘雲連捲三江郡　蝕日思居九五尊
只覺是戰必勝攻必克來　有誰人敢擋前程　天潢本是眞龍種　攪海翻江讓我爭

人是滿不得的。古語說得好。滿則覆。你看甯王連得三城。氣驕志滿。舟師已離安慶不遠。正要前往攻打。忽聽得謠言四起。都說王巡撫親統三十萬兵。襲破南昌。把王宮圍住。事甚危急。只怕王子王孫嬪姬財寶都要斷送完了。這謠言還是王大人未到南昌以先。聽了張參議計策。密遣細作散的。若等眞個破了

南昌。纔使甯王得信。只怕甯王的兵。已到南昌金川門外了。虧有這謠言。甯王聞之大驚道。孤所防者。只王巡撫一人。他既襲孤根本之地。若不星速還師救援。先攢走了這一般勁敵。必至退守無家。如何能成大事。聽說他手下有三十萬人馬。不得不丟了安慶。將十萬雄兵。盡數撤回。這纔是乘興而來。敗興而返。

得信奸雄忙下令　營盤齊撤往西行　頓將多少驕矜態　化作愁腸九曲縈
急急回歸真掃興　從征兵將沒精神　沿途凶信傳聞確　膽戰心驚夢不寧
逆水撐舟行得緩　旬餘纔到九江城　正催櫓棹迎流上　又聽舟前探報聲

探子報道。稟大王。王巡撫現在黃家渡紮營。離此二十五里。甯王聽報。分付大小三軍。飽餐戰飯。速整軍裝。催搖雙櫓殺上前去。

一聲軍令如山重　各各安排殺氣生　雜沓飛搖千萬櫓　喧闐齊擊近遇鉦
艙旁巨眼安鎗炮　桅上尖頭掣旆旌　正行瞥見官兵到　幾百船來一字橫

正行之間。忽見五百號戰船。乘流鼓浪。迎上前來。一字排開。阻截江路。甯王這些船上。一面放槍。一面射箭。那邊船上也放了些槍箭。及至兩軍逼近。沒有殺了半個時辰。五百號船。都已紛紛戰敗。各向西面夾港內逃遁。這就是王大人設的先鋒誘敵之計。甯王在座船看見大笑道。原來王巡撫手下兵將。也是這

樣不中用的。可見這書生官兒。那知兵法。分付追趕。

緊追緊趕矜全勝　夾港逃舟去不停　只道是釜內游魚甕內鱉　一時擒獲命皆傾

藩王兵入叢蘆港　跳出籐牌一萬兵　分駕小舟來搶殺　受傷落水幾多人

始知暗中佯輸計　火速收回勢不能　且幸衆人同併力　方纔退出大江心

甯王兵將中了誘敵之計。走入夾港。被這埋伏的籐牌手出其不意。搶殺一場。被傷落水者不計其數。趕緊退出蘆港。已經約莫折損了四五千人。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舟中拒諫婁王妃死作逆流屍　江上鏖兵張參議活擒避火賊

話說甯王被籐牌軍殺傷四五千人。連忙傳令。將船掣出蘆葦夾港。衆兵將併力殺退籐牌軍。纔得復至江心。駕櫓行走。未免挫了三分銳氣。隨卽傳諭各船以後留心奸計。那知走了沒有十里路。又見南岸有一險峻石磯。旁有無數小磯。高底突兀。甯王怕有伏兵。分付不得傍磯行船。怎奈江水溜急。中流難以搖櫓。北岸下風。尤其不順。必須靠着南岸行走。因奉甯王令旨。只得將船舵移向北行。那裏移得過去。極力挪轉。離磯只遠有一箭之路。忽然磯頭一聲吶喊。說看箭。只見有二千枝火箭。對船射來。眞是滿船生火燄。遍水撒金星。

兩千火箭從磯射　烈燄騰騰照滿江　桅索雲時多射斷　篷窗頃刻作灰揚
流星點水飛千丈　赤甲翻鱗散萬行　那射着的船猶如浪簇燈毬翻不定　沒有射着的也似渚燃犀炬遍無方
莫不是燒紅鐵鎖沉江底　莫不是煮熱鯨波滾作湯　莫不是濟河秦穆焚舟楫　莫不是望海錢塘發弩忙
好比那赤壁鏖兵遭火刼　東風巧計遂周郎　幸虧未用連環鎖　趕過危磯怪石旁

這一陣火箭。燒壞二百多號戰船。船上兵將不是被火燒死就是落水身亡。王大人第二條密計。又折了甯王一萬四五千人。而且只見發箭。不見有一將一兵。纔算得神出鬼沒的手段。甯王各船。捨命搖過大磯。纔保得平安無事。但是手下尙有八萬雄兵。心想到了黃家渡。與他對壘。或者一戰成功。故此甯王心裏雖有幾分懼怯。外面還裝着心雄膽壯的模樣。傳令只許上前。擅退者斬。這也是身騎虎背。不得不然。

奸王傳令兵前進　那顧身家指日亡　毒箭離弦難不發　活人跨虎豈能藏
滿拚死路求生路　想把真王易假王　自作終須還自受　後艙哭壞一娘娘

且說婁娘娘自從甯王謀爲不軌。屢次苦諫不從。到得起兵之時。又把性命身家的關係。忠孝節義的綱常。利利害害勸了一遍。怎奈這奸王忠言逆耳。執意不回。任你說的亂墜天花。只當風飄柳絮。倒怕婁娘娘留在宮中。搖動人心。所以強逼同船。纔得肆行無忌。婁娘娘坐在後艙。知道敗亡在卽。淚眼難乾。因見連折兩番兵將。復又自進中艙。乘機勸道臣妾屢諫大王。不可舉事。大王堅執不依。今已兩次受虧。可見天心示警。

天祚忠貞隆保佑　違天舉事必遭殃　兩番損折兵和將　示警機關驗彼蒼

甯王道。勝敗乃兵家常事。連折兩陣。亦何足怪。婁妃道。大王阿。

你不趁早收心銷異志　怎還說兵家勝敗是尋常　天命若然無可畏　到頭終作觸藩羊

依臣妾愚見。乘此收兵。上表請罪。一面輿櫬面縛到王都院營內請降。或者尚可默挽天心。保全首領。不然全家恐無葬身之地。求爲田舍夫婦。不可得矣。

火速罷兵先上表　准詞請罪叩吾皇　投營輿櫬甘降服　亟懇中丞作奏章
定邀丹陛憐宗室　赦宥前愆聖度宏　或是改除卑遷封偏郡　大不過發守皇陵住鳳陽
那時夫婦還團聚　縱作降王免自戕　(白)若不聽臣妾呵　死到臨頭誰肯救
一齊軀命付東洋

婁娘娘當此存亡呼吸關頭。說話未免激烈。那奸王聽了。死到臨頭四字。不覺勃然大怒說道。婦人家知道什麼。敢管孤國家大事。行兵之際。出語不祥。明係惑亂軍心。本應按軍法斬首。姑念夫婦之情。分付內監。攙出艙去。

內官扶出娘娘去　喪氣垂頭到後艙　目下亡家全不曉　依然暴戾肆猖狂
他自作災殃天不宥　累奴孽海苦茫茫　罷罷罷奴不忍看他遭顯戮　奴那能同去受悽惶
後想前思終一死　倒不如先沉巨浪覺清涼　娘娘此際心拏定　悲痛號咷哭一場

遣開侍女伴推睡　暗向船邊啓大窗　往外將身輕跳躑（白）只聽得撲通聲响

可憐命葬水雲鄉（白）不好了娘娘投水自盡快些打撈　忙用鈎篙撈不着

滾滾滔滔恨長江　玉貌冰心甘殉節　水仙登位逕明璫

可惜一位端莊貞烈王妃倒做了踏浪凌波仙子。合船的人無不嘆息傷悲甯王心裏。未免也有些悽慘。只是自家不肯認錯。說道他沒福做皇后。自然該有這般結果。既然打撈不着只管開船。不得躭悞大事。

狼心叛賊無仁義　恩愛同衾一日忘　只顧貪圖生富貴　全然不念死鴛鴦

隨水玉軀何處去　但傳號令轉帆檣

婁娘娘投水。屍身飄流何處。自然有個着落且按過一邊。單講甯王催兵前進。不一時己到黄家渡。只見王大人水營盤紮得甚屬整齊嚴肅。也自吃驚。連忙分付將各號戰船紮定。兩軍相對。這邊甯王傳令。先放鎗砲後施弓箭。只見黑煙紅火。騰罩江波。玉幹鵝翎。亂攢雨點。却不見王大人營中還一鎗一箭這也奇怪。原來王大人每船預備生牛皮帷幕。單等這邊施放鎗箭。便把牛皮遮蓋。各兵將閃入艙中。任你強弓大砲。不想動得他分毫。彼時煙火瀰空。那里還看得見對面船上。是有牛皮遮擋。只說這一番施展。也要傷他十萬雄師。及至鎗箭放完。大家各持刀仗要殺過船去。忽聽一聲砲响那邊萬弩齊發。却是連珠

弩箭。發一弩就有十枝藥箭。又放了幾萬個連珠鎗砲。也是發一鎗就接有十鎗。這邊兵將。措手不及。受傷的受傷。下水的下水。焦頭爛額。號地呼天。好一場惡戰。

鎗弩連珠真妙用　蜂釘蝎螫萬千攢　屍橫疊疊清流阻　血染深深赤水翻
射斷骨筋齊掙命　燒殘肢體不成骸　青天變色炎光赤　白日呼聲黑氣霾
鬼哭神號真個慘　一生九死實堪哀　藩兵大敗將逃遁　船燒成圈破不開

這邊甯王兵將。大敗虧輸。正要駕船逃走。忽被王大人戰船。團團圍攏圈在當中。即命官兵搶過船去斷殺。你想甯王的兵將。膽都嚇碎的了。那裏還能對敵。可憐又被這一陣殺得個不亦樂乎。幸虧有十幾員驍勇將官。用盡平生本領。殺透重圍。這些船纔得跟着出去。扯上了風篷。順着下水。飛跑而逃。走的北岸下風。離先前過的大磯甚遠。故此得以逃脫。跑了有四五十里路。見追兵尚遠。甯王纔查點兵丁。又折了三萬多人。只剩了五萬兵。還有幾千是受了傷的。不禁長嘆道。不要小覷書生。這等利害。只怕安慶未必有這樣勁敵。乘此順流而下。倘得轉敗爲功。天下事尙可爲也。

奸王痴想真如夢　又領殘兵下皖山　昏悖何曾知死活　還同高角向龍攀
層羅密網重重布　要出中丞掌握難　這里是掬水妄思撈皓月　那里是釣鰲不肯撒長竿

官兵得勝忙追趕　忽有屍軀觸坐船

王大人正在領兵追趕忽見一個女屍逆流而上。旁觸座船身上穿的是王妃服色。王大人起先已聽說婁娘娘投水殉節。如今看見這女屍分明是娘娘無疑了。分付迅速打撈。

貞妃殉節高千古　一片英靈照九霄

凡有屍身。只有順水流的。那里有向上逆流之事。這就是貞魂不散。靈魂長存。自有水神護送。令王大人看見好安葬建祠的。

他逆流直上稀奇事　似有神祇護送來　這的是救父曹娥同顯聖　怕不似成神洛女共隨班

頃刻打撈擡上看　如生面貌一般般

王大人看見婁妃面貌如生。益覺肅然起敬。隨即差委官員速買頂好沙板。用王妃禮服僱覓左近婦女敬謹棺殮。另用執事鼓吹送至省城南門外慈雲菴暫厝候本院回兵祭奠再行擇期安葬當即自捐俸銀一千兩發交那官員辦理。那官員領命將屍擡至岸上。搭蓬停放一面照依棺殮護送到慈雲菴去了。王大人部署婁娘娘事畢。即刻開船。追趕甯王。到底躭悞了這半日工夫。自然追趕不上。及至到了九江。就順帶公文一角不費絲毫氣力。收復了九江城。計算甯王必攻安慶。有張參議那一千號漁船。也就殼

他招架他必逃至廣信奔往建昌。且在適中之地扼其去路。一面密差將領僱備小船五百隻各將蘆柴葦草滿載高堆伺候應用。不表王大人這里布置專等甯王單講甯王兵船過了九江。不幾日已近安慶府城。一路毫無阻擋不覺哈哈大笑道。書生倒底無謀。假若中途埋伏一枝精兵。孤家安能到此說話未完。只見有無數漁船。攢攏上來。初時還不知就裏。及至靠緊了大船。忽然伸出幾千把撓鈎來鈎人鈎一個捽一個都變做水龍王的蝦兵蟹將了。甯王纔知中計要把大船調開無如被這些漁船攢緊不得轉動。隨將鎗箭施放。怎奈船身高大。漁船低小泖溜。那能傷的着他。

漁船泖溜如鰍鱔　攏尾搖頭一字排　攢緊大船難調動　居高擊下不相干
曲腰射箭都飄落　俯首施鎗等戲頑　費盡精神全不中　穿梭來往起波瀾
只見大船纔歇手　小船總把硬弓彎　朝下射難朝上易　紛飛金簇閃光寒
射一個來傷一個　十千人有八千殘　檢點死亡難計數　只餘三萬甲兵看
連連衝突將圍解　抵死方能出遠灘

這些漁船。傷又傷不着。打又打不開倒被他自下而上。射死了大船上放鎗箭的兵卒兩萬人。沒奈何抵死衝突出來。力能脫此險地。看來安慶被這一枝兵阻住。不能前進南昌又回去不得。只得且往廣信建

何必西廂

一名梅花夢



昌兩府。權爲安身之計。再圖進取。原來這一千號船。都是張靈在鄱陽湖調撥來的。起先是黑夜裏陸續抄路。搖到安慶城外。兩漿如風。雖過寗王大船。一時那里識得破。所以攻其不備。以獲全勝。這也算是張靈初出茅廬第一功。他見寗王敗走。就乘勢追趕。便可順便收伏廣信建昌。好同去繳令的。

一聲追趕如飛去 好似騰雲碧漢間 得勝鼓敲流水響 全師人唱凱歌還

可可的轉了東北風。寗王的兵船大。掛起風帆。漁船趕他不上。正是大船蓬小船槳。各有得用之時也。是天意催送寗王。遇着王大人。斷送這一顆好頭顱的寗王。船上迅速。已離廣信不遠。不想寃家狹路。相逢。王大人戰船正在要道上紮住。等侯多時了。這時候要退。又有那漁船在後尾追。要進怎當得官兵十分猛勇。只得大家拚了命。上前決一死戰。

水盡山窮無路走 這番只有命來抛 好一似 楚霸王十面追韓信 好一似 曹孟德長鬚遇馬超

忙喚三軍同捨死 存亡成敗在今朝 刀鎗搶上官船去 奮臂餘威殺一遭

果然是一夫拚命。萬夫莫敵。這寗王船上兵將。知道有死無生。奮勇殺上。王大人官船。却也有程咬金三斧頭利害。官船見來勢兇勇。內有一將。領往後退却。王大人看見。卽將退却的將領斬首。這是殺一警百。官船上的兵將。也都死力拒戰。

去一刀來來一劍　你飛鎗至我飛鏢　大家混戰官舟上　水裏蛟龍嚇復逃
互鬥正難分勝負　中丞密計把船燒　暗中倏把柴船集　迫近藩王縱火高
一霎燭天輝烈炬　響聲拉雜鬧嗷嘈　寧王急速收兵退　一半隨流半被刀
逆賊兵船齊着焰　登時火葬萬人號　二飛蝴蝶皆帷幔　紅變珊瑚是鐵錨
骨殖成灰舟作燼　海空匝浪亂飄匝　寧王坐舫俱燒燬　忙喚他舟又淺膠

寧王那些船隻兵將。被這一陣火。燒得七零八落。纔曉得王大人先前叫備推柴船隻。有此妙用。眞似諸葛武侯出世。一生善用火攻了。那寧王座船也被火燒。連忙又換一隻兵船。那知江潮忽退。被水淺住了。篙撐不動。前人道的好。屋漏更遭連夜雨。破船又遇打頭風。後面追兵吶喊不要放走寧王。正在危急之時。只見水面上一個內監。十餘個兵丁。駕一沒篷小舟。飛槳前來高喊大王。快快上船逃命。退兵將至。寧王心慌意亂。單身跳縱過船。誰知踏着船頭。奇滑非凡。站不住跌倒在船板上。衆人轟然一聲道。恭議妙算如神。奸王中計了。話猶未了。那九百九十九隻漁船。又如飛而集。連篙接觸上來。將宸濠生擒活捉。繩綑索穿。眞似甕中捉鱉。又將方纔換坐那隻兵船上。燒未光殺未死的。那些將弁拿住幾個。其餘乖巧些的見風色不好。卽便自家跳水淹死。免勞人家費力。倒算得寧王殉難的忠臣。當下衆漁船喇尾把划槳。

竟赴大營獻功去了。原來那隻賊救寧王的小舟。就是張靈的漁船改扮的。張靈在後緊趕上來。剛見宸濠座船被燒。換舟擱淺。料是王大人在前擠敵。他恐逆藩情急投江。不能生獲。就命兵丁。改裝宮監藩兵模樣。將漁船篷桅拆去。一隻前來誘他上船。船頭上澆潑糯米粥湯雞蛋桐油等物。不要說這一個寧王。就是一百個上來也是立不定要滑跌的。這是寧王忙亂倉皇的時候不及細辨來人面貌行徑。那管船頭乾淨齷齪。只想逃命要緊。有什麼不上當的。所謂兵不厭詐。這就是張靈隨機應變。精通韜略的印證了。

張郎手縛寧王賊　獻上軍門意氣豪　本是書生儒雅輩　立功却仗講戎韜

麒麟閣有瀛波客　懸笑文章等一毛　走到大營親稟見　中丞歡喜生巧旁

張君燒了水營。獻上寧王。王大人大喜說道。功勞簿上第一功要記參議的大名了。可即帶領水師仍依前令收復廣信建昌二府。速去速回。張靈得令退下自去收復二府。王大人分付將寧王打上囚車。班師回省。計算寧王起事時。到今日剿平。只得三十五天。官兵不曾損傷一個。把寧王十萬兵將殺得罄盡。可謂神奇之極。

屈指興兵平巨寇　三旬五日逆氛銷　吹鐃奏捷千人喜　執戟還家萬卒驕

那寧王龍爭虎鬬。忽然瓦散冰消。好好一位宗室藩王。反做了囚籠重犯。

藩王鎖在囚籠內　追悔前因似幻泡

紂王信婦己之言而亡。孤不信婁妃之言而敗。

紂信婦言終亂國　孤違婦語命全拋

如今國破家亡。殺身絕祀。有何面目見婁妃于地下。

九泉羞見賢妻面　涕酒沾膺恨不消

可笑寧王早做甚麼。到這個時候悔也遲了。

兼程解上洪都省　一本紅旗罪不饒　後事如何完此案　下回書內聽重標

張崇典女士著

大明奇俠傳

女文豪張女士，家學淵源，才高心細，本書爲張女士第一部得意傑作，內容情節複雜，而敘事井然有條，寫來靈動流利，活躍紙上，凜然而有生氣，處處傳神，入情入理，絕無神怪色彩，一洗坊間千篇一律的小說老套。

全書四大厚册原價四元特價祇售一元六角酌加寄費



燕南萍道人著

少林派之奇人俠客，個個有天下無敵的絕技，行俠作義，可歌可泣，本書是繼武當劍俠傳第二部成功之作品，描寫江湖上妖人術士的祕密罪惡，記載淫棍貪官的殘暴事蹟，文筆極盡喜怒哀樂之妙，情節大有千變萬化之奇，全書共四十大回，寫來如長江之水一瀉千里，讀之令人盪氣迴腸。

全書六大厚册原價四元特價祇售一元六角酌加寄費

總發行所 校經山房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

第二十二回

崔小姐感德哭貞妃　王大人推恩收義女

話說王大人得勝班師回省。到了南昌省城。文武各官。出城迎接。參謁叩喜。那些寒温套語。不必絮談。王大人也將討平寧王的始末。對衆官說了一遍。都說道大人用兵如神。士卒用命。古之韓魏公。今之劉誠意。不是過也。王大人道。這天子洪福。衆將同心。本都院何功之有。惟崔僉事張參議二公。各獻奇謀。殲除潘逆。論功當在諸將之上。崔鶴聞言。忙打一躬道。芻蕘之獻何補高深。反蒙大人恩奬。彼此說完了話。王大人將寧王暫禁按察司監。即委崔鶴督率獄官。早晚小心看守。不可擅離。崔鶴答應道。自當遵令。只是婁娘娘已死。不知同去的宮娥翠女。可有生還的麼。王大人道。悉付咸陽一炬矣。崔鶴忍不住流了幾點傷心淚來。

崔鶴聞言心慘切　傷悲不覺淚雙垂　滿腔心事何從說　摧斷肝腸蹙斷眉

王大人道。僉事公爲何流淚。你令愛早已殉節而亡。難道宮女內還有什麼親眷。這一句問的崔公難以回答。原來崔公只知他女兒素瓊小姐。現在隨侍婁妃。並不知躱住慈雲菴裏。前日王官火起。只怕素瓊

被燒在內。十分急悶。後來打聽婁妃同寧王上船。還想女兒必定跟去。又有了五分指望。此番聽說婁娘娘投江之後。宮女都被柴船放火燒得無影無踪。不用說女兒素瓊已遭此刼。怎得不傷心落淚。但是這話難以題明。只得支吾答應道。下官監在獄中。曾蒙婁娘娘力諫寧王。纔得釋放。就是小女在宮。也蒙娘娘照應。原勸寧王不要進獻。未曾依允。以致小女命喪奸徒。下官既受深恩。又想起女兒之死。與這些宮女無異。觸新感舊。未免傷心。

賢妃恩重同山岳　無計重泉報淑慈　弱女死如宮御慘　魂飛何處益淒其
想是枉死城中同一路　(白)或者娘娘見憐　成神天上召相隨　因此傷懷酸老眼
渾忘忌諱涕雙揮

王大人道。原來爲此。這也怪你不得。俟本都院祭奠過。僉事公擇日前往拜奠。痛哭一個盡情如何。若不這樣說。崔公竟同了王大人去上祭。豈不是慈雲菴內父女相逢。這目下卽可團圓。後半部書沒得做了。况且崔公奉令看守寧王。尤其不能同往上祭。正是天心曲折。人事參差。當面錯過。往往如此。閒話表過。諸官告退。王大人就上本奏聞。連夜紅旗報捷。本內敍明崔僉事張參議二人功績。請旨陞賞。又將寧王現禁司監。一兩日內收復廣建二府。卽委官解京獻俘。拜發奏章之後。隨傳諭次日一早備辦祭品楮帛。

到慈雲菴祭奠婁妃。只須跟役數人。各官隨後再去拜奠。不必同往。免致人多擁擠。眞好一位欽敬節義的王大人。

大府有心崇節義　煌煌憲令祭婁妃　猪羊蔬果須精潔　楮泉香花要整齊
分付多官先後去　怕人擁擠失威儀　一誠默感心齋戒　認作雲風聖女祠
遵奉有司虔備辦　掃除隸役遠奔馳　傳牌早到菴中去　忙煞慈雲大衆尼

這慈雲菴本是婁娘娘建造的香火殿堂。寬敞地方雅潔。又是尼僧住持。王大人久任江西。曾經到過知道的。故此前日命將婁娘娘棺柩。送至菴內暫停。前回書內。追勦寧王要緊。不曾細說。這次若不講明。可可婁娘娘停柩菴廟。就是崔素瓊小姐避難地方。倒像做書的有意揑造好撮合。崔小姐見王大人的了。可見天下有極不湊巧的事。是崔公不能就來祭奠。有極湊的巧事。是婁娘娘棺柩。剛剛停在慈雲菴內。可見都是天公造定。神機難以預料。這書裏面的人。離合悲歡。自己尚拏他不定。何況做書的。如何做得主來。且說崔小姐自從隱姓更名。住在慈雲菴內已非一日。

小姐暫居尼舍內　强如險地住宮闈　日來月往光陰速　針指琴書遣悶思
無事便披圖愛月　細吟夢晉舊題詩　畫容不像而今瘦　詩句看來倒底奇

只有父親無信息　不知何處去栖遲　薇香替死真傷慘　漏網兇徒毒計施
割肉張郎驚遠散　今生重會是何期　王妃救命同天地　虎尾蛇頭默護持
祇此感恩同積恨　一時囘想亂如絲　亂絲纏繞添縈繫　排解門懷靜守雌

小姐想到自己身上多少心事。就添了萬種愁腸。只得自寬自解。譬如解上北京中途兇死。任有千萬件牢腸掛肚的事。也都照管不着。若參破這個關頭。眞可坐禪學佛。怎奈世上人不曉得打退算盤。就像一千年再不得死的。不知不覺惹了無限煩惱。崔小姐遇着心事上來。便如此排遣過去。倒也自由自在。若是婁娘娘長在南昌。必定設法代籌。不怕不有出頭之日。

禪心已似沾泥絮　拜佛燒香可自怡　況有王妃相照護　此生豈少出頭時
誰料一波平又起　叛王舟去挈妃姬

婁娘娘被寧王強逼同上兵船。小姐一座大靠山。登時倒塌了。

靠山不覺登時塌　遁跡空門倚傍誰　幸有贈銀三百兩　一年半載可支持

或者寧王轉意囘心。收兵歸國。這就好了。

呆呆痴想收兵轉　依舊王妃返故幃

那知隔不上一月。聽這些尼姑傳說。甯王兵敗黃家渡。連婁娘娘性命。只怕也在早晚了。小姐這一驚。非同小可。

傳來兇信堪驚異　作孽藩王帶累妻　江國無端爭虎豹　天兵忽報掃鯨鯢

(白)只是娘娘呵　九重知道他賢淑　怎不寬恩曲赦伊　未必竟難分皂白

令人將信又將疑

崔小姐雖然當下吃驚。細想婁娘娘做人賢淑。曾經苦勸甯王。那督師大人。自然要寬恕他奏聞皇帝赦罪的。故此半信半疑。過了幾日。忽然王大人。差官將婁娘娘靈柩擡至菴內。停放佛堂三間花廳之上。那差官前日擡婁娘娘上岸。就趕覓畫工。把娘娘影像描寫下來。此番將畫像懸供柩前。一切孝幃靈几鋪陳各件。不必說都以次備辦了。崔小姐細問尼僧纔曉得殉節根由。小姐住房離花廳甚近。等差官去後。就在靈前拈香跪拜。放聲號啕大哭。眞哭得天昏地暗。鬼慘神愁。奴的有仁有義的娘娘吓。奴的大恩大德的娘娘吓。

奴受你海樣恩深來萬丈　隨得奴使了鬟偸梁換杜

奴受你山般德重過千鈞　容得奴撮戲法遮眼分身

奴仗你手挐雲早離虎口　生擦擦險些兒打成死結

奴承你心托月免逆龍鱗　熱騰騰方寸裏消却寒冰

把一陣黑罡風擋擱沒影　像一床紅錦被掩蓋無形　刀尖上跑過來不知不覺　火燄中跳出去又喜又驚
灌頂露洒枯枝大悲菩薩　掌心雷除妖魅救苦天尊　似脫去舊皮囊投胎轉世　另開來新境界改戶更門
依梵宇拜法王人天永庇　賜黃金遺繡服父母重生　這般樣苦周全轉門神力　那時間喬打扮渡筏婆心
又為奴救嚴親綱開一面　又囑奴隱名姓話說三分　報不盡意層層高天厚地　說不完情密密細雨繁星
但願你貴王妃鶴籌添屋　誰知你惡夫主蝸角稱兵　混攪亂莽乾坤稱王道霸　急開除長日月破國亡城

奴知道娘娘苦諫多回。如今又因此殉節。說也可慘。

劈不破一團糟嘆迴醉魄　終做成半瓶醋迷煞酸魂　痴到底死糊塗憎嫌閨諫　劇可憐生決撒葬送釵裙

娘娘視死如歸。倒做了完名全節。巾幗中數一數二的奇人。

離濁浪赴清波鮫龍避道　褒紫綸光青簡鸞鳳留名

死後這等靈異。自然是上登仙界了。

乘上水惡下流英靈赫赫　作水仙成神女環佩琤琤（白）只是閃得奴家好苦　從今後坐蒲團傍誰庭戶
怕將來飄柳絮亂逐蓬萍

千思萬想。不如跟着娘娘去者。

倒不如〔大開交追陪碧漢〕有什麼〔開兜搭留戀青春〕

但是老父現存。張郎尚在。一時還死不得。

思嚴父〔遠離鄉捨身不孝〕念張郎〔癡割肉負義非情〕

娘娘英靈不遠還仗神靈保護許奴骨月團圓。

瓊樓裏〔破工夫勾消孽債〕藥壺中〔巧撮合縮短歸程〕

不想那天叩別之時卽是永離之日。

奴只望〔供長生反成永訣〕奴若思〔重見面除是幽冥〕

看娘娘畫影如生只是略瘦了些。

覷看你〔畫圖容寫成瘦影〕不改他〔慈悲樣添上愁痕〕（白）你看〔娘娘要下來了〕驀然似〔綉屏移盈盈下步〕

却原來〔風旛動悄悄無人〕（白）兀的〔不痛殺奴家也〕叫一聲〔哭一聲頻呼不應〕高半語〔底半語欲吐還吞〕

娘娘前拚〔着奴血模糊枯眸竭淚〕恨不如〔影磨滅紛骨酹恩〕燒上几〔寂寞香魂隨繚繞〕拜回房〔曉跳痛夢也淒清〕

崔小姐這一場痛哭。聽者無不慘然。帶累那些趨炎附熱的尼姑。也都一齊大哭起來。又是衆尼姑來勸。

小姐才收了淚獨自回房。好不淒慘。這些尼姑。自來勢利。但見王大人這樣敬重裴娘娘。崔小姐是娘娘

面上的人。不念死王妃。還怕生巡撫。故此相待。雖不似前日奉承。却不致十分冷淡。倒還暫可安身。只是每日想起娘娘。總要哭兩場的。到這日王大人傳牌到菴。衆尼僧七手八脚。打掃鋪陳。忙的汗流浹背。正是前人故事上說的有一貴官游山。和尙伺候殷勤。那貴官對和尙說道。我今日之遊。正合着古詩一句。偸得浮生半日閒。和尙回道。大人只閒得半日。小僧倒忙了三日。可見這僧尼趨奉官長。原是古今通例。並不稀奇。

菴裏尼僧忙碌碌　掃除鋪設合時宜　供懸靈幃塵頻拂　揩抹香臺水細施
無垢真成清淨地　有花越露靜幽姿　一天半夜無休歇　專等軍門駐旆旌

次日五鼓衆尼僧就起來收拾齊備。穿上袈裟。只等大人駕到。忙亂了兩個時辰。紅日初昇涼風乍起。忽報道。大人離菴不遠了。衆尼連忙出門跪接。大人前隊馬已到隨後大轎到門。原來是因祭奠婁娘娘。致齋盡敬。不用執事旗鑼。只前後幾隊馬而已。王大人下轎進菴。衆尼僧忙忙擂鼓鳴鐘。伺候拜過了佛。就到娘娘停柩花廳。其時祭品桌面豬羊燭酒都已擺設現成。大人到靈前點香跪拜。禮生在旁贊禮。

中丞俯伏條氈上　只頌賢妃節烈奇　想是已生天界好　下官欽敬叩靈幃
他年靑史留名姓　宮閫貞操萬古垂　說罷起身三奠酒　焚燒楮帛滿堦飛

拜奠甫畢。忽聞女子哭聲甚慘。便問住持僧尼道。僻靜尼菴。怎有女子啼哭。尼僧道。這是娘娘在日送來菴內借住的一個女子。自從娘娘歸天。每日只管啼哭。勸他不理。今日不知迴避。反驚動了大人。要求寬恕。王大人道。若是娘娘侍女。就應住在宮中。若是平人家的女兒。也不該長居菴內。這事甚屬蹊蹺。你們難道不問明來歷。便含糊留下了嗎。那尼僧被這一問。赫得摸不着頭腦。就跪下回道。這是娘娘家菴。又是娘娘親送到此。女尼怎敢查問。據這女子說他本是舊家。被人拐與寧府爲婢。娘娘哀憐。釋放令其權且安身。這是實在眞情。女尼從來不敢幹犯法事的。只求大人訪察。王大人笑道。不必害怕。你且起來喚那女子見我。那住持尼僧方纔一塊石頭落地。連忙答應道是。

奉了中丞親口命　要教寄寓女郎知　忙忙急急奔馳速　(跌哉)一交絆倒在階墀

(白)活晦氣個是囉里說起　是非只爲多包攬

(蘇白)裏丑師太賺仔婁娘娘螯大包老簸晨光闖綽得勢。爲嗒捨弗得還仔窖出今朝個格事務。個歇嚠嚷嚠嚷未遲哉。

爲愛銀錢晦氣低　說着走時行已到　隔窗連喚令人疑

崔小姐聽見王大人前來上祭。不覺觸景悲酸。又是一場痛哭。正在傷心。忽聽那尼僧大呼小叫的。說大

人喚他查問來歷。心想此日生死已付度外。就見何妨。且聞王中丞淸正仁明。或者還有好處。隨卽拭淚出房。(蘇白)唔哩勸小姐弗要哭。總弗肯聽。那哼偏偏個歇大人到仔。直起仔喉嚨喊哉。大約是娘娘孝堂裏向少仔個倪子囡㖞。新婦哭哮。哩一個替仔多夥。阿認仔吊孝個客人來仔。要哭個哓。阿曉得大人聽得仔要動氣個。個歇哭仔個事務出來。帶累唔里。心裏向阿過得去。眞正弗聽好人言。必洒悽惶淚哉。那些尼姑。你一嘴。我一句。小姐那里耐煩聽。他大大方方。一直走到王大人面前。拜了兩拜。王大人看見小姐容顏端麗。舉止安詳。定是世家女子。說道請起。

佳人一見深深拜　舉止端詳有令儀　知是大家閨閣女　自因避難暫羈栖

王大人道。你是誰家女子。姓甚名誰。因何入宮。爲何避居尼舍。小姐道大人聽稟。

奴本西泠王氏女　(王白)原來與本院同姓　(崔唱)竹卿名字舊時題

王大人道。竹性敲瓊戛玉。素質堅貞。取義頗好。

(崔唱)父叫再喬原宦族　青衿一領守書帷

小姐暗藏隱謎。說他父親名叫再喬。正用王喬跨鶴故事。王喬曾爲縣令。這兩個字裏。就包藏着崔鶴名字官階。眞算得心靈性巧。因是實情難道。只得講是秀才。可見知縣。原不過秀才的材料。以後都是小姐

的啞謎。列位細聽自明。在下也不再絮說了。王大人道。爲何來到江西。

（崔唱）只因家業蕭條甚　來探親朋故里辭　（王白）既是探親何必挈女同行　（崔唱）毋故並無人應戶

客途攜帶始相宜　（白）誰知舊日親朋都已星散　從前祖是西江宦　舊日親朋近已稀

王大人忙問令祖是何名諱。官居何職。崔小姐心想若再另造一名。時日雖遙。做過官的終有查考。只得支吾應道。小妮子年幼不曾記得祖父何名。

女幼不曾知祖諱　聞官縣令在江西　勅書七品文林職

列位這倒不假。當日崔公。原替他父親請過文林郎誥封的。

官政清廉重一時

王大人道。怪不得舉止大方。原來是宦家之女。請坐了講。崔小姐謝過了。坐下道。父親探親不遇。歸去無家。

只得權爲流寓尋書館　忽遇藩邸差人暗買姬

不知何人送信。說父親有女在寓。他們欺是異鄉孤客。

設計圖謀私獻邸　得錢瞞賣少人知　將奴賺入深宮內

王大人道。令尊怎肯依從。小姐道。原是不依的。

怎當得惡狠中官硬逼離

王大人道。如何不告官控理。

(崔唱)曾經控告南昌府　又被那太守分贓枉法施　妄指嚴親爲騙賴　抗違王令下監羈

幸是小妮子入宮蒙娘娘見憐。

鑒察情由生憫惻　移花接木暗推移

王大人道。寧王豈不查問。小姐道。娘娘見是舊家女兒。墮入奸計。大發慈悲。就將別的侍女頂名應點。甯王宮女甚多。那里查賬。

提出天羅和地網　慈雲一片蔭時時　又教暫避菴堂內　兩字慈雲暗合奇

金銀衣物頻頻賜　丁囑優尼好護持

王大人道。你令尊呢。小姐道。說起來娘娘恩典更大。

恩上加恩來救拔　囘天數語釋寃疑

小妮子躲避此間。生怕寧王知覺。不能通信與父親一見。

奴父不知何處去　天涯海角日縈思

娘娘如此恩施。今生不能補報。

那知殉節沉江死　難卜他生見面期　因此見棺腸寸斷　此時怎不淚交頤

不想大人到此。小妮子不知迴避。以致觸景悲啼。上擾清聽。

節鉞下臨初不曉　要求汪度恕悲啼

王大人道。你如今久住尼菴作何究竟。

(崔唱)訪得嚴親眞信息　再籌歸計別叢祠　倘然不得嚴親信　無主楊花任作泥

這些對答王大人話。雖沒一毫破綻。只有南昌下獄一層。豈不怕王大人就近詢查露出馬脚。列位。不知小姐心裏十分明白。聽說那位南昌府因降順寧王斬首。已經死了。無對證的。但目下寧王已敗。何不說出眞姓名來。又因十個美人。是進獻當今的。中途薇香被殺。都已入過奏的事件。此時若就說明。關係甚大。這纔合着從前婁娘娘囑付的。逢人且說三分話了。王大人道。看你幽閒貞靜。可憐孤苦飄零。尼僧菴院究非淑女宜居。本都院欲體娘娘在天之心。收你權爲義女。同至衙齋。再探聽令尊消息何如。崔小姐也愁尼菴難以久住。聽得王大人這話。頗稱心懷。囘道。得荷收留。恩同再造。爹爹請上。待女孩兒拜見。王

大人受了崔小姐的拜。分付速備小轎。擡小姐進院。這些尼姑忙替小姐收拾箱籠等件。那樣奉承光景。比婁娘娘送來的時。更加一倍。從前是出王府的宮人。如今是進院衙的小姐。你說該加倍不該加倍呢。

本是尼菴梗斷蓬飛女　忽變了憲府珠圍翠繞姿　真個運去黃金皆減色　到如今時來璞玉始生輝

始終仍仗慈雲庇　暗裏靈光巧挈提　從此佳人多得意　分明身上碧雲梯

崔小姐又起身跪道。求爹爹恕孩兒無狀。在婁娘娘靈前拜別。一番痛哭。直哭得地動山搖。王大人嘆道。好個知恩識禮的女子。不覺代爲悽慘。直等候小姐與轎箱籠起身。然後分付打道回院。這菴內尼僧。先叩送了小姐。仍舊在菴門外。跪送大人上轎。不必細說。王大人正到院署。就接奉聖旨。調補江西南昌等處巡撫。仍兼轄南康贛汀等州軍務。並催速即統兵征勦宸濠。這是正德爺已經接着王大人告變的本章。纔下此旨。還不知道寧王宸濠已經擒獲。各官都上院稟賀。一概辭免。隨即進內告知竹卿小姐。從前是崔素瓊。如今要改作王竹卿了。王大人道。今日就荷天恩。可見女孩兒運氣正好。我即差人接你母親來省。母女相依。更有照應。小姐喜上眉稍回道。誠如爹爹嚴命。

自此宮齋趨膝下　承歡日日喜盈眉　半旬又報慈親至　姊妹金昆敘齒宜

不幾日王夫人同合家眷屬。接到院中。王夫人看待小姐。猶如親生一樣。

晨昏定省毫無缺　博得椿萱笑語怡

小姐十分孝敬。待姐妹弟兄丫環僕婦。無不上和下睦。王大人合家都說小姐賢淑。王大人夫婦甚是喜歡。這日偶然談起平寧王一事。小姐纔曉得父親崔鶴。丈夫張靈。都已得了官職。現在江西。將來還要陞賞。眞是天大喜事。異樣開懷。只是不好明言。那知王大人忽然問道竹卿孩兒從前可曾受聘麼。

劈空此語難登答　小姐如何好措詞　曾許張郎題不得　托言又恐問門楣

若含糊答應已有夫家。必定追問是何名姓。這是假造不來的。

左想右思心鶻突　權詞且故作狐疑

孩兒雖然待字。誠恐此時生父在外。已許人家。亦未可定。王大人道。他只知你現在王宮。決無許聘之理。我看參議張靈。人才出衆。前定妻房崔氏。已遭慘死。意欲擇彼爲壻。方不負你終身。小姐這一喜。尤其得之意外。所謂好事重重至。佳音疊疊來。如此湊巧。要見生父崔公之面。更易如吹灰了。隨同答道。但憑爹爹作主。

父女談心眞合式　機關暗裏有誰知　一個是愛憐義女求佳壻　一個是慶幸兒夫有見期

人意那如天意巧　喜時不負苦時悲　不期正說張參議　又報張郎建績奇

大家正在閒話。外邊傳進張參議手本報道。收復廣信建昌兩府。回院銷差。並拏獲現授寧王僞職。前在山東致死崔氏素瓊正兇臧凌一名。請鈞令定奪。你說王小姐聽了。喜也不喜。這半日工夫。就有三大件快心遂意的事。就是做夢也做不出這樣稀奇的好夢。不知人生未來的好事。多半是夢想不到的。列位又要說見此光景。做書的要想趕緊收場。大概團圓在即。那知還早。且聽下文分解。

第二十三回

恢復二城池參議立功繳令　申明三罪案軍門誅賊談婚

話說王大人。聽說張靈收復建廣二府。又拏獲致死崔小姐兒犯臧凌。不勝之喜。連忙出堂相見。你說臧凌怎樣回到江西。又却巧被張靈拏獲。這是什麼緣故。原來臧凌小名臧季兒。那個兒賊自從路上踢死素瓊小姐。連夜逃回蘇州。遇着張夫人命刁婆索還愛月圖。那圖早已獻與寧王。後來婁娘娘又交還素瓊小姐。如何有得拏出。只好托詞放在箱中。被賊偷去。又怕刁婆還來煩瑣。就將現在到處查拏踢死崔小姐兒犯張靈的話。對刁婆說了。好使他傳話張夫人。自然害怕。不敢再來索取。

好人心計如蛇蝎　揑造謠言亂嚇人　帶累夫人聞此信　思兒終日淚吞聲
果然再不將圖索　得意洋洋耳畔清　只有虧心山左事　終愁敗露受官刑
每日埋頭家裏坐　不曾一步出墻門　忽來詹夥江西信　急拆開封看事因
上寫起居多萬福　下書洋貨甚銷行　其餘盡是恭惟話　落款書名詹奉承
夾單另有稀奇事　山左張靈獲正身　刑法幾番都直認　成招早晚解京城

捉生替死非寃枉　無福難回有福爭　詳文申報寧王府　請放寬心可十分

(蘇白)豬婆龍造仔殃。個格癩頭黿竟頂仔缸哉。唔好快活拉且再拏字眼看仔下去。

平安叩賀東翁喜　店務還求早到臨

說到有理虱藏䖳接到詹奉承來信。知道張靈被拏供認現解京師。十分快樂。(蘇白)個格人家婆弗曾討到仔手。拏一條性命竟送脫哉。倒是唔過意弗去哩。替唔打。替唔𠹭。亦替唔切脫仔個枯顱頭。等仔哩殺脫仔。唔做仔一個道場超度哩。自然弗拉閻王個搭告狀個哉。且住。弗要哩到仔京。倒喊起寃來哉。那處弗番道個經仔多夥官府。山東撫臺亦奏仔皇帝。個是弗怕哩翻舊案個哉。個歇落得到江西店裏向。查查賬目順便帶白相白相罷。

定期還往洪都去　擺擺搖搖計客程　如今是不(怕天來不怕地)　無拘無束一游民

看看已近滕王閣　兩岸紛紛跑不清

(蘇白)爲啥個星人。能鬧熱奔拉啥場化去。

只因南昌(反了寧千歲)　(蘇白)啥格反哉　烽火連天各避兵　(蘇白)唔哩快點拏船搖居去罷哉

明朝千歲兵東下　沿路民船不得寧　戰艦行如飛馬疾　一時趕上不容情

（蘇白）個是居去弗得哉呢。阿爹個城裏向有爿臧家洋行。阿曾撥哩亂兵糟踏歇。莫說是臧家洋行。凡有大店鋪都被甯王兵丁搶掠罄盡。店官商夥。大半被殺了。

潘邸軍兵如草寇　毫無紀律亂橫行

個臧家洋行夥計。何曾殺脫。那洋行夥計平時輕出重入。盤剝平民。天網恢恢。只有他行內不留一個。

平時刻薄肥囊橐　假手兜鍪快衆心

完哉連詹老朋友才搭仔去哉。列位。你想詹奉承助紂爲虐。那等狐假虎威。陰謀詭計。崔鶴張靈二人性命。幾乎喪于他手。臧凌雖是首惡。却有一大半是他攛掇而成。今日假手亂兵。身首異處。眞個殺得爽快。纔見得惡有惡報。天理昭彰。臧凌聽說寧王造反。一時不得進城。若要回蘇。又恐被兵趕上。心中想等寧王兵過。設法混入城中安身洋行。一聞此信。魂膽逍遙。幸是廣信府還有他的洋貨分店。卽忙掉回船頭。另尋僻港不幾日。溜到廣信城內住下。再圖脫身之計。若是他早到南昌。豈不同詹奉承一起了當。倒不省事。但是報應早遲。鬼神注定。況且臧凌這賊。須要明正刑誅。方足快人心而彰國憲。又不是詹奉承可以糊糊塗塗結果得的。

奸徒廣信城中住　只說牢籠脫得成　不料寧藩兵已至　大家降賊亂紛紛

幸虧一到兵行過　另派官員把守城　留下令牌傳刮餉　滿街合巷歛黃金
只有臧家洋貨富　派他十萬雪花銀　有銀卽刻封官職　缺少分毫一命傾
真沒奈何攢湊獻　授爲僞職做參軍

若不是寧王已去。豈不認出是當日踢死崔小姐的張記室。好在這參軍官職。因爲派了他十萬餉銀。這守城將官。奉過寧王令旨。留有幾百個空頭劄付。就一面給劄。一面奏聞。名姓又不同前。寧王那里知道。臧凌若不助餉。登時就要殺却。明知封官之後。將來見着寧王。也有殺身之禍。只得火燒眉毛。且顧眼下。拚這十萬兩丟掉。乘空原想抽身。假如王大人另遣一員官來。收復廣信。他必定開門迎降。纔好行免脫之計。此時落得做幾日官。呼么喝六。快活一時是一時。誰知寃家狹路相逢。剛剛遇着對頭張參議。

十萬花銀官職貴　燥脾一刻也精神　强如違抗藩王令　依舊財空命不存
等到抽身逃脫得　公然林下一官星　那知狹路寃家遇　有個仇人等候君

且說張靈帶領大隊人馬兵船。先到建昌府。府城內已知道寧王兵敗被擒。一見官兵來到。早先大開城門迎接。就是前日降順寧王的這些文武官員。張靈念他當日城小兵稀。沒奈何被逼從賊。古今來偷生怕死的儘多。臨危盡節的忠臣。天壤間能有幾個。何必苛責此輩庸庸碌碌之徒也。就准了他們的降。單

是寧王派的四員將官。一員內監。先已聞風逃避。一齊追獲就在軍前斬首。仍諭令各官俱回本職。另將帶去的兵將。留下五百名守護城池。隨卽發兵前往廣信。只說廣信也是照建昌一樣不須軍力。卽可收復。及至兵抵城下。那城門緊閉。反有磚石灰土汚穢等物亂擲下來。却是爲何。這就是臧凌的狗頭軍師一計了。

臧賊一聞藩邸敗　急忙料理要抽身　忽聞來將張靈至　就是深仇宿恨人
五萬雄兵威勢赫　乘風早晚抵江津

(蘇白)個歇走是走弗脫。降是降弗得。那哼好。

要走此時飛不脫　要降也不救殘生

(蘇白)爲嗜個格賊骨頭打弗殺。夾弗殺。到仔個京亦弗殺。倒見仔皇帝。做仔個樣大官。亦會領嗜兵殺嗜陣唔想個皇帝阿伯。弗是叫哩滅寧大王。直頭搭唔做盡仔死冤家哉。個歇事體弗是摟得個神聖菩薩。祖宗亡人。快點救唔一救。

禱告神靈都不應　上天無路地無門

(蘇白)個是老爺個入娘賊弗好。要哩寫嗜字啞叫仔唔到計里來。弗然蹬拉屋裏向囉里有個件事體。

若弗是個入娘賊。受仔現報殺脫哉。唔咬落仔哩兩口肉來。出仔唔一口氣扠。

正惱寄書詹夥計　躊躇巧計忽然興　(白)有拉哩哉　板起面皮和衆說
裝腔揑勢做忠臣

臧逵死裏求生。只有閉城堅守一法。或者可望退兵。再作計較。只是城內各官。都有迎降之意。他就挑唆寧王留下的將領。但說降亦死不降亦死。如今守兵無多。只有調集百姓。多備磚石灰土穢水糞汁之類。上城固守。使他不戰自退。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俟其退兵。另尋出路。這將領聽了他的主意。就派集城內百姓兩丁抽一。三丁抽二。上城抵禦。已經鬧的這些小民怨天恨地的了。又因城小兵稀。沒有大砲擂石等件。所以備帶這些打人不疼搨人不癢的東西。何如想抵當四五萬官兵。眞是買乾魚放生死活全不知了。張靈見此情形。又好惱又好笑。

似這樣無知抵拒天朝將　真是那螳臂當車蟻撼林　不見他一槍火藥三枝箭　單有些穢糞殘磚當甲兵
(白)若是認眞攻打呵　只消駕起雲梯炮　頃刻生靈化作塵

怎奈那守城的。並非兵將。都是些經商力農的百姓。看他怨態愁容。皆由強逼。不忍遽轟大炮誤害蒼生。這是張靈細心的所在。隨卽指揮各兵。團團圍住四門。虛張聲勢的。放鎗射箭。却不許傷城上一人。圍到

第三日。張靈心生一計。傳令離四城門兩箭之地。各安大將軍炮一位朝着城樓。一面命各兵吶喊道。參議大人憐惜百姓無辜。不肯遽用炮打。今已三日不下。可見百姓安心從賊。並非良民。現已安設將軍大炮。再不開城。點着火藥。四面一轟。皆爲齏粉矣。

城外喊聲城上聽　言詞句句體人情　痴迷若再真違抗　怕不登時玉石焚

這些百姓。一傳兩兩傳三。各各驚慌。大家商議說寧王本是反叛。我們怎麽逆天行事。況且抽丁歛餉。民不聊生。如何到幫他出師。仇將恩報。如何寧王已擒。靠這小小城池濟得甚事。若不是來的領兵大人仁慈。我們早成齏粉。不如殺却守城將兵開城投降的爲上。

你言我應都稱是　即刻吆呼去殺人　藩將中官皆砍死　乘機飛跑是臧凌

這些被寧王逼降的舊日官員早要開城歸順。奈爲臧凌把持。今見一時民變。臧賊狂奔。各官就把臧凌趕上拏住。剝下冠帶。上了鎖鐐。藉此作參議大人的見面禮。好卸罪在他一個人身上的。正是強中更有強中手。惡盜還遭猾賊偸。(蘇白)反哉。唔是現任個官。那哼弗顧同寅面皮。鎖仔唔頭頸。鐐仔唔脚根。忒煞膽大哉。胡說你是市井小兒。夤緣僞職。怎還自居官長。好不識羞。(蘇白)哩虱吃仔皇帝大俸大祿。弗替皇帝出點氣力。城破仔亦弗肯死。倒拉寧王個搭做仔官。個歇寧王個事體壞仔。亦掇轉屁眼。想保全

個頂紗帽。倒捉牢仔唔算哩孔個功勞。今朝早晨頭。哩孔大老爺長。卑職短。摋臂捧屁個眉眼。唔就看弗得個賊形。早擱搭哩孔才是星連尶人。直頭弗要面皮。個唔曉今朝倒應仔書上一句說話。忠臣弗事二君哉。臧凌譏罵衆官。其言却甚有理。罵得衆官閉口無言。只是緊要關頭。也顧不得節義廉恥。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爲之。任臧凌嚼破舌頭。只當口吐蘇木。

臧凌責已昏如夢　責備他人理甚明　可曉得萬事最難無過死　臨時一着九偷生
衆官塞耳由他罵　鐵鐮鋃鐺不講情

可笑臧凌先授寧藩記室。後爲廣信參軍。做得兩月假官員。斷送一條眞性命。

那兩月官員榮是假　這一條性命死成眞　纔知天下原無事　作孽奸人自喪身

一面衆百姓大開城門。跪接參議大人。張靈分付衆兵。城外紮營。自帶將弁跟役數十人。直到府堂公座。隨卽出榜安民。衆官排班參謁。張靈呵斥了幾句。他們回道先是寧王逼脅。後爲僞官把擱職等官卑力薄。難以自由。只求憲恩容恕。張靈道。僞官何人。衆官道蘇州臧凌。現已鎖拿到轅。聽候發落。臧凌從前鬧婚時。眞姓名總未道破。張靈如何曉得。聽說是蘇州人。倒動一點周旋同鄉的念頭。說諸公反覆無常。休都推在臧姓一人身上。難道寧藩逼脅時。又有這臧姓把持。不放諸公盡節麼。但是聖上寬仁。撫臺慈恕。

本參議自當仰體。且各暫還原職。候旨遵行。衆官羞慚滿面。臧凌連聲叩謝而退。張靈道帶僞官臧凌。衆役道。稟大老爺臧凌當面。張靈道鬆了鐐銬。衆役道。稟大老爺鬆刑。張靈道。擡起頭來。臧凌道。大老爺令朝寧可殺脫仔小官。頭是總弗敢擡個。例位你想臧凌一擡起頭來。就要被張靈認出。豈不是仇人相見。分外眼明。

奸徒帶到公堂上　俯伏堦前稟一聲　不敢擡頭瞻虎範　渾身抖得戰兢兢

(張白)扶起他來　衆役將他扶扯起　賊形當面陡然驚

張靈道。原來是你臧凌道小官。張靈道什麼官。掌嘴。

兩腮各打皮巴掌　十個權時當點心

臧凌道。是一屑屑個小人。小人從弗認得大老爺個金面。張靈道。你還要抵賴麼。那日在崔公家冒名賺婚。後來誣官枉斷的不是你是誰。臧凌道。個是賴弗脫個哉。

一時想吃天鵝肉　該死糊塗冒大名

張靈道。何以嫒月圖得在你手。臧凌道。個是弗關小人個事。是個刁婆老娼根。拏仔交拉小人。托小人照模照樣揀仔一個小姐。好替大老爺板親個。

他無端付與春容畫　托照真形代訪親

弗爲個牢什圖。小人那哼斡仔個星末完事體、

那哼一見鎖魂貌　知是崔家有麗人（白）個是小人該死　卽便乘機來假冒

飛風趕到豫章城

張靈道。這等可惡。臧凌道。也弗要怪仔小人。崔太爺若弗當仔面應承。個頭親末也就罷哉。

唔只是拜會崔公聊試探　誰知他片言相信訂婚姻

張靈道。倒說崔公信你的不是。再掌嘴。臧凌道哎喲。牙子才打落哉。

都因巧語欺心哄　又有詩圖作證憑

張靈道。本參議到時。你該追悔前非。何故冒名到底。及至考詩敗露。仍敢執假爲眞。你說奸詐也不奸詐。

臧凌道。白饅頭到仔唔嘴裏向。囉里肯乩落個。個是弗得弗然哉。

聘定佳人行綵幣　豈能到手失瓊英

張靈道。這樣憑空結撰的事。緣何敢去告官。那知府何故徇私偏斷。你從實講來。

（臧唱）下聘有憑原足恃

個格官府認得小人洋行。搭哩來去仔長遠哉。

陋規向本餽金銀

張靈道。你退婚之後。又將畫圖進獻藩邸。陡起風波。因何下得這般毒手。臧凌道。個是小人熱昏仔頭。做出個傷天害理格事體。

退婚只爲垂危病　豈料香閨會返魂　不忿東床平白讓　呈圖王府陷娉婷

張靈道。後來甯王委你護送上京。走到山東。忽把崔小姐行兇致死。這又是什麼緣故。臧凌道。青天大老爺。個件事體實在冤枉噓。個日崔小姐路浪辛苦仔點。心裏向亦想大老爺宅擔能弗受用起來。一頓仔難過。弗知道那哼尋仔死哉。

只爲愁懷開不得　無端旅店自輕生

張靈道。崔小姐愁懷。你如何知道。既是自尋短見。與你何干。何故情虛逃遁。臧凌道。個也是小人瞎猜。弗然嗒拉活得弗耐煩介。小人是解官。宮女死仔。個個干係大哉。實在擔當弗起咾。逃走個。張靈道。小姐聞係受傷殞命。如果自盡。那有傷痕。明是你這賊子。見色欺心。行強致死。今日水落石出。還敢強辯。不用刑法如何肯招。分付撐耳跪鍊。

一聲分付軍牢答　揪起兇徒兩耳根　滿鋪膝底銀條鍊　直跪須臾臉色青
唇白涎流雙眼瞪　哼呼兩腿腫添痕

小人自出胞胎弗曾吃過個種苦頭。膝饅頭才跪腫哉。小人計里實在招仔罷。

山東這日荒村店　四顧無人起歹心　想要相機成好事　婉言欣動女釵裙

囉里曉得小姐弗但弗肯竟拉住仔唔喊罵起來。小人怕撥拉別人聽見仔心裏向着仔急踢了一脚。小姐就一交跌倒仔死哉。

水貞火烈難輕犯　情急罡風散彩雲

張靈道。既然招認。分付饒刑。臧淩道。好難過吓。青天大老爺。小人是初犯。開恩饒仔罷。張靈道你從前仗依銅臭何等威風。坑害得本參議困苦流離。性命幾乎不保。那時你並不肯饒人。誰知也有今日。

你並不饒 人略緩 行奸計　到此刻你 要人饒 恐不能　這是你自 作自招 還自受　又何必妄 思脫罪 苦救情

張靈審明臧淩騙圖設計。啓衅致死情由。又問他愛月圖現在何處。以及逃後行踪。因何又充僞官。何故阻抗王師。臧淩又將畫圖已獻王宮。不知下落。回蘇後刁婆追索。他如何托詞嚇唬。後來到這廣信府。又如何授職拒兵的情節。徹前徹後。供了一遍。這些原委，書內都已講過。不值又重敘一番。倒使聽的人生

厭。張靈問畢供詞。隨命將臧凌帶上鐐銬。鎖入囚車。即刻領兵開船回省。這日到省參謁王大人。大人出堂相見。細稟情由。王大人道參議此行。不但盡勞公事。抑且快復私讎。可喜可賀。

你連復二城新績著　你生擒一賊夙仇伸　你不煩倒海移山力　你得遂降妖捉怪心
纔見得當日黃鐘遭毀棄　纔見得今朝白璧放光明　英雄不怕千般苦　斬將功成恨亦平
已慰貞魂酹故劍　自應鸞續舊時琴

崔小姐奇寃已雪。自應重續鸞交。本都院有女待年。才貌尙堪匹配。擬攀南國之英。屈坦東床之腹。未知尊意若何。張靈意中的崔小姐。已經送回蘇州。怎肯停妻再娶。但是回生的話。又不好說明。只得托詞回道。大人世閥金缸。小姐仙宮玉女。茅蓬卑賤。得托門楣。豈不千榮萬幸。只是女旣失貞。男當守義。若遽絲羅別締。誠恐巾幗笑人。

崔女捐軀和大義　男兒豈讓女兒身　倘然負義絃重續　未免泉臺笑且嗔
發願衾裯甘獨宿　夜深不看女牛星　刻舟求劍區區志　癡立橋頭學尾生

王大人道。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豈有終身不娶之理。正說着話。崔僉事稟見進來。王大人又將方纔的話。敍了一遍。說就煩僉事公作伐。這崔公意中的小姐。已經死於兵火。那送回去的小姐。倒底是婢女出身。

今得王大人小姐作爲正配。未爲不可。隨即接口說道。這是極妙的事。參議豈應回却。下官合作冰人。王大人道。令岳倒都肯了。足下何必遲疑。說着便哈哈大笑。張靈再想不到崔公說出這句攛掇話來。難道自己女兒。叫他做妾不成。又不便細問。崔公亦不好明言。彼此都不嘖聲。你看我。我看你。倒像張植侯的穿針。大眼望小眼。王大人看此情形。必有作難之處。心裏已思量下將來奏請欽賜聯姻之策。就說道。此時先公後私。也還辦不及這事。如今探得皇上巡幸宣府。就煩二公押解寧藩。迎至行在獻俘。本都院前已保奏二公勳績。隨營引見。必邀爵賞。

　拳煩押解甯藩去　一路提防護送行　宣府邊庭迎聖駕　獻俘錫爵有佳音

張靈道。兇犯臧凌請令發落。王大人道。這賊罪案分明。本都院無須親審。恭請王命。卽委二公押赴法場。斬訖報來。本都院再行入告。

　兇徒罪狀供招定　犯法違條數不清　鐵案爰書三大罪　狼心犬肺膽包身

　第一是强奸崔宮女踢死　第二是僞職書衙叛大明　第三是抗拒天兵凌赤子　就把他千刀萬剮也該應

但現在降賊諸臣。俱擬請旨寬貸。亦可免其寸磔。仰副皇仁。只是不法巨奸。未便久稽顯戮。

　姑寬寸磔從輕典　顯戮難容暫緩存　王命恭懸明法紀　監刑迅速莫留停

崔張二人領命告退。當時請出王命。即提臧逵綁赴法場。監斬官判字。劊子手行刑。以及斬犯臧逵。自綑綁到動刑時。多少驚怕畏縮的情形。怨悔悲傷的言語。都不過是別的書中聽慣了那些套文。不必細述。到了午時三刻。劊子手起一刀。只聽得格嗤一聲。人頭落地。可嘆臧季兒使盡奸刁。終作刀頭之鬼。連百萬貫本錢洋貨行。也歸爲有。直至如今江西省再沒人有這大力量開洋行了。

財勢通神無用處　依然駢首命歸陰　今日黃泉無宿店　茫茫渺渺一兇魂

祇愁更有閻羅管　地獄中間要你蹲　劍樹刀山難躲閃　休思再入轉生輪

崔張二人監斬了臧逵。即忙送回王命。赴營繳令。臧賊不用說沒人收屍。一領蘆蓆。拋在亂葬坑。豬拖狗咬去了。次日崔僉事張參議部署齊備。司監裏提出寧王。上了囚車。一路小心押解而行。只有王大人將這件大事打發出門。便在內衙將張參議托故辭婚。崔僉事情願作合的話。向小姐開題。小姐聞知。一喜一疑。喜的是張郎守義。不負他受盡萬苦千辛。疑的是父親因何不念女兒慘亡。倒勸守義的女壻另求佳偶。這是隔重窗紙隔重山。咫尺之間父女夫妻不得會面。你不知我的存亡。我不知你的心腹。反成了大大的一個漆黑疑團。好像小兒們捉迷藏。大家東摸西撈。總是隔壁賬。即如那日張靈退出院署。就問崔公因何反肯做媒。崔公便將一夫兩妻。公卿常有的事權辭回答。這疑團不知何日纔得明白。

疑團三處都難解　似捉迷藏未易明　終究大家相會面　目今須等幾時辰
且將私事稍停擱　公務囚車解犯行　護送甯王宣府去　幾時謁聖下囘聽

第二十四回

宣府進賢良解元陞侍講　教場擒叛逆皇帝做將軍

話說正德爺巡幸宣府。上回書是王大人口說。這回纔得細講。原來正德爺。少年登極。性喜游觀。好的是園場射獵。戎服操兵。愛的是訪柳尋花。嫖娼宿妓。又嫌皇帝名號太熟。自封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太師鎮國公朱壽。你說皇帝加這官銜名號。豈非千古奇聞。另設威武團營。並豹房一所。每日朝見大臣而外。不是在團營操練。就是住宿豹房。與番僧樂戶們頑耍取樂。常常出京巡幸宣府大同。差人採選美女。或者自己私訪。除四方貢獻的不算。史上記的戴總兵女兒。書上載的樂妓劉美人。戲裏唱的酒店李鳳姐。都是這位爺鬧的實事。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那時本是太平天下。總由正德爺日日戎裝講武。動了一個刀兵之兆。以致江西受甯王塗毒。朝廷費無限錢糧。又因寡人好色。甯王貢獻十美進宮。希圖蠱惑君心。纔好放膽舉事。只是正德爺這等行爲。倒算得花甲六十歲內。無雙浪蕩君王。明朝三百年中。第一風流天子。

古往今來賢帝主　聖神文武紀篇章　豈無桀紂和幽厲　亦有淫隋與亂唐

就是明朝三百載　有仁有暴有昏蕩　從來不見朱威武　自署頭銜日日忙
太師鎭國加公爵　總督將軍住豹房　冠履尊卑名位混　君王臣宰一身當
九重古怪稀奇號　萬歲千秋絕少雙　戎服軍裝時練陣　太平祗想動刀鎗
佃漁圍獵朝朝樂　樂戶番僧個個狂　深夜私行勤訪美　流連不已又荒亡
平康半作迎鑾院　行在都成選美場　宣府大同皆熟路　正傳勅旨幸巖疆

正德爺自那日引見崔鶴張靈。下旨各封官職。命往江西隨同巡撫王守仁籌勦寧王宸濠。又另下王巡撫密旨。並降諭旨。削寧王護衞。自覺南顧無憂。太平有象。又動了巡幸宣府之興。隨發手勅一道。威武大將軍朱壽。親統六師。肅淸邊境。該部如勅奉行。勅旨一下。各官欽遵趕辦。這是辦慣差使。不一日伺候齊全。欽天監擇定吉期。隨即起鑾就道。那些沿路香花。臨街臺閣。說不盡昇平樂事。警蹕光輝。

這一處綵亭巧結盤龍閃　那一處繡幢高垂舞鳳忙　這一處河岸笙歌陳百戲　那一處山村蓉菊列千行
這一處曙光日照珊瑚樹　那一處夜色燈懸玳瑁梁　這一處萬簇火毬坊綴錦　那一處三層水閣鼎焚香
這一處太平一統牌中立　那一處東海南山字兩旁　這一處白叟黃童瞻翠蹕　那一處綺羅粉黛燦明妝
沿途風景真佳麗　御馬如龍輿激昂　萬騎千官同扈從　一時宣府住邊牆

正德爺駕到宣府。巡撫朱佶。率領諸官先於百里外跪接。進城駐蹕。率領各官朝見。自不必言。這日贛南巡撫王大人告變本章適到。正德爺隨卽下旨。將王大人調補江西巡撫。仍兼轄贛南汀漳四府軍務。進勦逆藩。過了十餘日。忽然又下一道御駕親征的旨意。你道什麼緣故。這位爺喜動不喜靜。先幾日射獵打圍聽歌飲酒。甚覺暢快。這幾日漸漸有些熟而生厭。又要離了宣府。別處巡游。且這年是閏九月。就得臘底回京不遲。正好借親征題目。去到江南一樂。

金陵自古清歌地　邗水由來妙舞場　聊借親征題目大　不須眞個往西江
綸音一下邊疆郡　武將文官各治裝　惟有公忠朱撫院　奇才保薦助君王

朱佶得信。知道正德爺向來脾氣難以諫阻。預料王大人決可擒獲寧王。解送行在。聖上必定隨時釋縛。另用兵將圍拏。以彰自己武功。但聞寧王驍勇非常。倘或拚死犯駕。左右侍衞無其敵手。必得保駕之人。方能萬無一失。就與秦鍾晝策。秦鍾道。我也籌慮及此。惟有吳丈劍術通神。昨接張夢晉表兄來信。現寓姑蘇會眞道院。若奏請就近召爲護衞。可保無虞。

郎舅商籌人保駕　吳翁神劍不尋常　近逢虎口如無物　遠取人頭似探囊
若領親軍爲護衞　一夫能把萬夫搪　從前早聽秦鍾說　劍化雙丸白日凉

名姓吉人常在耳　此番議論愜衷腸　即忙面見當今奏　祗奏吳翁劍術長
現有作舟秦相子　秦鍾新中解元郎　他知山右吳人敵　堪作皇家一棟梁
世受國恩思報主　囑臣保薦奏吾皇　會真道院英豪寓　乞敕蘇州訪俊良
召拜親軍都護衛　隨征扈駕聖威揚　秦鍾現任臣衙內　掌管文牋與奏章
他本是臣親妹壻　伏惟召對問端詳

朱佶一聞秦鍾說話。即刻面聖保奏吳人敵。又不自己居功。奏明出自秦鍾報國之意。連秦鍾的相國世家。一齊奏上。這是朱佶宏奬風流。揄揚士類的好處。從前保奏崔鶴張靈。如今保舉吳人敵秦鍾。一連保奏四人。雖比不得周公吐哺握髮。却也有公孫丞相大開東閣。韓荊州兩扇龍門的氣象。況且舉不避親。纔見得大公至正。身爲大臣。若是自守門面。不肯提拔一人。說到至戚故交。尤其拒之大門之外。藉此自鳴清矯。眞是溝渠之量。不識江河。那知憐才愛士的公卿大夫。留傳不朽。都是這些感恩戴德的窮秀才。替他揚播聲名。一日大於一日。倘一味蔽賢輕士。誰肯說他的好話。生時赫赫。死後不過草木同腐而已。今日這位宣化巡撫朱大人。倒是公卿大夫一個好榜樣。閒話休說。單講正德爺准了朱佶面奏。即時敕下應天巡撫。差官速召吳人敵。迎到行在見駕。並先授御前行走都指揮之職。一面就召秦鍾入見。奏對

稱旨。且因係秦作舟太師之子。爲國薦賢。聖心頗喜。隨下恩旨賜秦鍾進士出身。授爲翰林院侍講。即日赴京供職。

恩旨勿傳霄漢裏　人間喜事共傳揚　解元不用春官試　特賜瓊林姓氏芳
金馬玉堂登頃刻　瀛洲玉署盛輝光

難道秦鍾的才學。還不會中鼎甲。點詞林。何必一定欽賜。列位不知。這是做書的。要不落那些惡俗的套頭。世上庸夫俗子的眼界。做秀才的人。自然該登科第。登科第的人自然該有才華。但是大經濟。大學問。若總在科第中去找。只怕也不盡然。豈不埋沒天下多少英雄豪傑。請問古來魚鹽版築臥龍鳳雛。這些元老名臣。那一位是中過科甲的。這欽賜出身。纔是朝爲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倒合着古時不次用人之意。並非自作聰明。新翻花樣。

高才何必登黃甲　天子門生白面郎　樂煞相門秦侍講　綠羅袍惹御爐香
謝恩隨送親征駕　料理琴書上帝鄉　從此去供清美職　一鞭得意別牙璋

秦鍾受職。次日正德爺即啓駕南征。多官叩送回來。秦鍾略住一日。即別了朱佶進京。赴翰林新任。從前秦鍾中解元時。曾已寄信回蘇。這番本要接綉鸞夫人來京。但是心裏還有一個吳幻娘。未曾安放停妥。

起先在宣撫衙門。接到張靈書信。只知吳翁踪跡。並未題起幻娘。吳翁又並無親筆一信。他既有女兒幻娘在家。何以送回崔小姐。不就到山東小天台。復在蘇州會眞道院作寓。未免添了多少心事出來。

吳丈不曾書一字　張兄信內又含糊　幻娘聘訂婚姻事　酒後茶前露也無

祇替別人遙送女　自家兒女反多疏　如何長在吳門住　不卽山東返故廬

且住。他送崔小姐到家。萬一說出結婚之事。如何是好。

倘然若露真消息　梅柳爭春病切膚

這事夫人總要知道的。但須下官回去說明。或可仰邀憐允。

明言委曲祈憐允　不告將來膽倍虛

此刻春光。斷斷露不得一點的。

前信未曾題半語　欺瞞兩字罪難除

不妨。吳丈做事。矯若游龍。那肯效兒女輩學舌。我那夫人。必不出見他。也斷不請見夫人。

他豈能絮語如兒女　況本是磊落昂藏大丈夫

只是幻娘未娶。若接夫人進京。羈守一官。益恐鞭長莫及。

倒把籠頭來管束　豈能山左見吳姝

惟有且俟聖駕回京。請假省墓。順到小天台完成此事。再往姑蘇告知夫人。迎回同住。

佇向九重求乞假　佳期順便作良圖

如果說明允許。接至姑蘇。暫住數月。使他二人情意相投。纔可攜同北上。

綢繆數月情投合　纔可偕行赴帝都　莫使翰林酸冷地　朝朝添個醋葫蘆

如今且寄信夫人。另在蘇州租屋。藉爲數月勾留他年歸隱之地。

借住張家非久計　另租行屋在蘇州　彼鄉房改祠堂屋　卜宅金閶錦繡區

秦鍾計畫已定。卽附塘報投遞第二次家信回蘇。如何得有敕旨郵遞之速。此信未到。那京內的諭旨早已至應天巡撫衙門。

撫衙火速差官認　居家什物已備儲　不識髯翁吳老丈　是何時節到姑蘇

且說吳八畝送假崔小姐回蘇。一路曉行夜宿。車騾舟馳。說不盡水驛山程的風景。不用說有這一位英雄護送。自然平安無恙。不知不覺已到姑蘇。偃轎與小姐乘坐。吳翁步行隨後。望城內與花橋張宅進發。列位可曉得吳翁未到以先。那與花橋張宅同借住的秦家。氣象煥然一新。都不似前番冷靜。張夫人改

稱太夫人。繡鶯也稱得夫人了。

解元先報秦生中　參議張郎又剖符　兩道泥金紅軸掛　封條大字各圈硃

倚門慈報愁全解　舉案賢妻恨總舒　更有幻娘心內喜　不負他金戈銀甲耀飛烏

兩家捷報重重至　各接平安兩字書

張秦兩家喜報接連而至。張太夫人同綉鶯娘子幻娘三人。皆大歡喜。把往日離愁別恨。一齊撇到東洋大海。被巡海夜叉拾得。送與海龍王申繳玉帝發下。奈何天愁城使者長恨夫人。又忙忙的散與別個人家去了。他兩家各接得張霦秦鍾在京發的第一次平安報喜書函。先是張太夫人拆書開看。只見上寫着。

(江頭金桂)不孝男霦。稟上上慈親百拜。書叩別後西湖之漿。西江之櫓。比亂萍蓬翻。不如多爲是一霎糊塗。百年寃苦。妄想作乘龍佳壻。驀遇奸徒。偏層層毒網牽。似蛛葬送得焦頭爛額。焦頭爛額。怎脫無常劫數。解京都全虧帝闕。開生路更拜恩綸。換死符。枉嗟吁。前時孟浪鱗鴻斷。此日羈縻定省疏。洪都再去幸非初。還期蟻潰酬推轂。定博鸞封慰倚閭。

(園林好)問不盡娘親起居。說不盡懷恩鬱紆。但盼得早些歸去。好日日奉潘輿謹上稟。餘不俱。

張太夫人看了張霆來信。備悉去後行藏。越發喜上加喜。目下雖往軍前。聽說王師甚衆。自可指日立功。到也無甚牽掛。那送崔小姐回來一節。自然又另有信交與吳丈。故此不曾題及。這邊秦娘子拆書一看。並不是書信。是秦鍾做的四首一半兒詞。這樣家信却也新奇。細細讀來。眞是才子之筆。

百花洲上別紅粧。不見春風送客航。低問濃春何處藏。在閨房。一半兒傷心一半兒想

出山豺虎入山熊。膽破相逢夢不支。全仗吳剛來護持。意痴痴。一半兒回生一半兒死

匆匆行李上神京。折得蟾花第一莖。還盼瓊林臚唱聲。熱科名。一半兒成功一半兒等

娘行私語記丁甯。敢負香花舊日盟。孤榻殘燈秋夜清。夢難成。一半兒衾溫一半兒冷

秦娘子看罷這詞。就遞與吳幻娘看。彼此都笑這書獃子有此閒情。只是山東遇救聯姻。依舊藏頭露尾。秦娘子道。且等將來見面難他一難。要他一要。這是後話。兩家正在鬧熱頭上。間與花橋張宅那個不知。

故此吳翁一路問來。已到門口。隨卽傳稟張太夫人。並呈上張靈第二封家信。眞是錦上添花。不勝之喜。命將崔小姐轎擡至第五進內宅中堂。卽托秦娘子到屏後迎接下轎。一面請吳翁到第四進花廳小坐。囑幻娘出去陪待屏去家丁。遣兩個丫環伺候捧茶。並款酒飯。這里張太夫人安排停當。只見秦娘子迎接小姐進來。秦娘子指引他見張太夫人。小姐就朝上插燭似的拜了四拜。又與秦娘子平拜過了。張太夫人命坐。隨又告過了坐。彼此坐下。張太夫人同秦娘子定睛細看那假充崔小姐的薇香模樣。

天然生就嬌模樣　瘦瘦龐兒嬝嬝軀　時興髻繞烏雲髮　細膩脂凝白玉膚
柳似雙眉桃似笑　淡似香粉薄施朱　渾身婀娜堆來俏　行步輕盈軟欲扶
縱不傾城能蓋國　雖非絕色勝羣姝　故應魂把書痴攝　地角天涯趕路途

張太夫人看小姐貌甚娉婷。只是想起那圖中小影。似乎肥瘦不同。短長略判。

莫不是流離影瘦芙蓉面　莫不是辛苦圍寬翡翠裙　爲甚的舊日身材今略短　或者是丹青着筆欠工夫
好一似昭君不用千金賂　却把真容誤畫圖

一看他舉止略輕。再得莊重更好。

並不是假裝婢學夫人樣　爲甚的略欠端莊不自如　這是他美中不足生成相　合有這雙日災侵應在初

況是他堅貞節烈松筠似
舉止間些須欠隱。這也不妨。
又何礙潔白明瑩與寶珠　太君心裏閒猜度　細問行跡話不虛　小姐言詞多婉轉
此時姑媳樂蘧蘧

彼此敍說了一番。就命將小姐鋪蔯物件。安設太夫人臥房對門屋內。此後假崔小姐安住張家。不但孝敬和氣得張太夫人歡喜。就與綉鴦夫人吳幻娘打夥熟了。也彼此相憐相愛。這且不言。只說裏邊迎進崔小姐。外邊已將吳人敵請到花廳。幻娘出去叩見。那些父女相逢的套話。不用細說。況且吳翁為人灑灑落落。就對女兒也沒有什麼牽枝帶葉的碎話談講。並不是做書的省筆。幻娘尤其不敢多說閒話。只問爹爹為何不住此間。反要借寓會眞道院。吳翁道。那道院與我另有機緣。難以預先道破。幻娘心想前日來蘇時。爹爹講有心事未了。果然救得崔小姐。幹了這一件驚天動地的事。如今自然又有緣故。遂不再問。列位這個緣故要到團圓時。纔有分曉。此刻連在下也不便說的。吳人敵吃完酒飯。就叫女兒幻娘進內謝張太夫人。即着人挑了自己行李。大踏步到會眞道院閉門修養去了。

道院清幽堪駐足　暫安旅榻與舒徐　閒來高坐千人石　此日生公法術無

試劍池前頻照影　摩挲崖壁氣豪粗　有時默坐扃門扇　閒或淸談聚道徒
這日正參元妙理　忽然心血動眞吾

吳翁正在閉門打坐。忽然心血來潮。說道。可笑名心未淨。又有世務來纏。何時是道行圓成之日。這個念頭纔起。聽得門外喧鬧之聲。已有十餘人推門叩見。請都指揮大人。快來更換冠帶。就到院衙接旨。明朝都指揮官職。已是武官三品。與督撫平行。旁人看着是平地登雲。吳人敵那裏放在心裏。

聽言祇得更冠帶　又跨紅纓白雪駒　執事齊全爭讓道　居然平地到仙都
前呼後擁揚眉日　方表人間大丈夫　那曉吳翁全不管　一時三炮響通衢

那撫臺大人。探知都指揮到門。隨卽陞砲開門。迎接進院。宣讀聖旨。吳人敵聖闕謝恩。撫臺就催卽日就道。吳指揮應諾辭出。便到與花橋張宅。別了女兒幻娘。收拾登程。不幾日走到淮安。聞知正德爺御駕已經駐蹕淸江浦。因卽迎上淸江。就赴行在呈遞脚色摺斤。卽時召見。天子看吳人敵漢仗不凡。英彩雄姿眞是一箇豪傑。又有非常劍術。洵爲不世之才。隨命以原銜管領御林軍。沿途扈駕。

管領親軍爲護衛　雄威奕奕掌兵符　金戈手執方天戟　銀甲身拖鬬月襦
坐下白龍良馬駿　白袍纔稱白髭鬚　遠爭大膽常山趙　近比元勳魏國徐

統領御林兵十萬　封侯骨相冥皇圖

吳人敵正在扈駕南征。王大人差官崔僉事張參議押解甯王。探知行在。卽赴營盤報到。遞上王大人奏章。卽有隨駕黃門官接進轉奏。這鍾張二人在路。已知吳人敵奉詔隨圍。就在御營外彼此見面各相稱賀。正在敍談。旨意已下。着都指揮吳人敵速領御林軍。卽在淮安城外擺齊隊伍。排列成陣。並將逆藩宸濠。放出囚車。鬆除刑具。領至圍場。給予雙刀兩口。候朕親手擒拿。用彰鎭國公大將軍之威武。這旨意下來。各官面面相覷。都怕甯王情急反噬。原來王大人報捷本章。在北通州途次接到。留中未發。正德爺本係借名巡幸。若將此本發抄。就南下無名了。如今駕至淮安。甯王已經解到。心想他只一人正好放出他來。親自擒拏。方顯威武名號。知道甯王會使雙刀。却不曉得他的雙刀有神出鬼沒的手段。

逆藩已在牢籠裏　待死還同日守株　不料陡然輕釋放　官家奇想與人殊
教披長甲雄裝扮　更給雙刀賭勝輸　因虎忽添飛翼健　涸龍反借水波蘇
多官聞旨皆驚駭　笑煞掀髯客姓吳

衆官各各驚疑。只有吳人敵從容自在。說道。列公不必驚慌。此日宸濠不過几上肉釜上魚耳。何足懼哉。既然聖上有旨。自當一一欽遵。吳指揮不管衆人議論。就率領御林軍團團排了個極大的圍場。分明是

一座渾元太極陣。

一圈太極誰參透　靜裏機緘味有餘　兵法暗藏形動靜　戰場默寓理乘除
團團殺氣含生氣　密密陰符見道符　這是吳翁心了悟　磁時妙法合靈樞
圍場頃刻安排定　奉請真人下紫虛

吳指揮擺列圍場。恭迎聖駕。正德爺戎裝跨馬。手執寶刀。分付命宸濠披掛上馬出陣。這奸王宸濠得旨。沒奈何磕頭謝恩。跳上了馬。正德爺又分付各兵將不許動手。讓朕獨自擒拏。只有吳指揮雖不動手。却緊緊跟隨護衛。這奸王心裏思量。千死萬死。總是一死。不如使出手段。結果了他。這些侍從中。儘多向日交結內應之人。或者於中取事。轉禍爲福。就是不然。也做了陽世間少有的梟神。陰司裏絕無的厲鬼。主意一定。輪舞雙刀。直前犯駕。

一個是君王好戰稱威武　一個是逆賊藏奸幻鬼狐　一個是大桿鋼鋒開八面　一個是雙刀輪轉望長驅
只見那奸王勇猛精神長　只見這天子郎當氣力酥　回合看看三十次　大將軍漸漸不如初
逆賊乘機尋破綻　回刀飛砍正危途

正德爺和甯王戰有三十個回合。氣力漸漸不如。甯王使出那鍊就百發百中回馬刀來。先將正德爺手

裏大刀一撇。就勒馬回頭。用盡駕海擎天之力。將刀照正德爺頂門砍下。嚇得正德爺魂不附體。正在危急之際。只聽一聲大喝休驚聖主。原來是吳指揮上前救駕。就用方天戟。輕輕駕住了那把尖刀。不曾砍下。正德爺纔得勒馬回陣。吳指揮隨卽吐出從前那兩個鐵丸。依然化作寶劍。不多時仍變了兩條白龍。那甯王正在耀武揚威。還想趕上正德爺厮殺。誰知被這兩條白龍。緊緊盤裹。莫想動彈分毫。

當日白龍重出現　圍場地面更寬舒　舞爪張牙光閃爍　削眉擢髮血糢糊
風雲蟠鬬如霹靂　鱗甲完全但少珠　日月無光生殺焰　乾坤變色顯雄圖
奸王冷汗渾身下　扈從諸官共駭呼　此際帝心驚且喜　卽時傳旨斬頭顱

正德爺見此龍劍神奇。萬分驚喜隨對吳人敵道。宸濠這賊與朕對敵。仍敢蓄有異志。欲害朕躬。罪在不赦。卽命卿以此劍除之。吳人敵道。領旨。隨用手一指。頃刻一道白光。那甯王宸濠頭已落地。早有十殿閻羅。差下牛頭馬面。他將鬼魂拴鎖。打入阿鼻地獄去了。纔曉得逆天犯上生有刑誅。死干冥譴。任你千般施毒計。可憐萬載不翻身。正德爺又傳旨將甯王首級懸竿示衆。一面擺駕回宮。吳指揮照前收回法寶率領諸軍隨後。這一場救駕勳勞。不用說要加官封爵。就是王大人同崔張二位平定甯藩。也還不曾奉有褒功諭旨。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囘

襃烈妃欽差賜祭　送佳人學士榮歸

話說寧王正法之後。次日行在內閣傳出聖旨一道。內閣奉上諭江西巡撫王守仁。盪冠擒渠。膚功迅奏。着封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侯。歲祿三千石。給于鐵劵。世襲罔替。仍留巡撫之任。都察院僉事崔鶴。行軍參議張靈。贊助軍籌。懋敷勞績。崔鶴著授爲吏部侍郎。兼通政使。張靈授爲兵部侍郎。朕前召見張靈知其博通經史。特以歷運坎坷。未得膺名科甲。並着賜進士出身。兼翰林院掌院學士。都指揮吳人敵。奇才偉略。譢衞忠誠。着封爲正心伯。補授九門京營提督。仍兼御前行走。巡撫朱佶侍講秦鍾。保薦得人。着陞朱佶爲右副都御史。賜二品冠帶。調補應天巡撫。秦鍾補授內閣學士。仍兼翰林院學士。所有殉難諸臣。該部查例議卹。其脅降各官。從寬槪予革職。用示朕懋賞。勛庸卹忠懲叛至意。欽此。列位必定說明史上王大人只封新建伯。死後纔追封侯爵的。在下不曾讀過史書聽見老輩人說是生前封侯。況且王大人這樣奇勛。生時封侯。也不爲過。列位又要說正心伯封號新奇。可曉得劉伯溫先生封得誠意伯。吳驛翁就封不得正心伯麼。這總不是在下揑造的。吳人敵等聞旨。卽赴御營謝恩。當蒙召見。各加奬勞。崔鶴

張靈。就面請給假歸里。崔鶴是赴浙江掃塋。張靈是回蘇省母。正德爺道。朕現須祭謁孝陵。必得卿等相隨。以備顧問。且俟送朕回京。再行請假。二人不敢再奏。只得隨駕到了鎮江。差人寄信蘇州張宅報喜去了。這裏正德爺巡幸南京。祭謁太祖孝陵。駐蹕半月。就起鑾回京。走過揚州。又盛張水嬉。集妓飲酒。並在江口打漁。回家作樂。倒又盤桓二十餘日。

南朝天子風流甚　不愛江山愛美人　聲妓廣招春似海　醅醪痛飲醉難醒
留都金粉心纔遂　邗水笙歌興又生　人影衣香行殿密　瓊花綵樹御帷深
又打水圍漁巨浸　皇舟浪潑溼衣襟　涉險風波全不畏　陳隋應共比荒淫

像這正德爺性好嬉游。戀情花酒。爲何天下倒得太平。即如隋煬帝不過是遊幸江都。弄得身首異處。唐明皇爲了一個楊貴妃。便致蜀道奔波。這是什麼緣故。只因隋煬帝寵用宇文化及。唐明皇信任楊國忠李林甫一班奸黨。纔受那樣亡國破家之禍。若是這二位爺早早任用賢能將相。那怕遊一百回江都。寵一百個楊貴妃。包管昇平無事。這正德爺全虧着信用王大人朱巡撫吳提督崔吏部張兵部一班賢臣名將。保得一統江山。

保國安邦賢將相　君王全仗用人明　果然輔弼皆忠盡　選色徵歌也太平

正德皇爺多睿智　風流却會識羣英　王吳侯伯崔張輩　都是擎天捧日臣

正德爺正要從揚州啓駕。忽又接着王大人的奏章。先謝爵賞之恩。繼頌武威之績。並表奏婁妃忠貞殉節。現已安葬建祠。請旨勅加封號。欽差大臣一員致祭。以慰幽魂。又夾片附奏臣有義女王竹卿。曾託吏部侍郎崔鶴爲媒。許給兵部侍郎張靈作配。因兩臣解送寧藩。未經行聘。伏乞聖恩勅賜訂姻。光榮無旣。正德爺覽奏。聖心大喜。卽頒諭旨到京。命內閣學士秦鍾馳驛前往江西。賫勅加封婁妃貞靈忠惠端淑元妃。管理江西鄱陽等處水道正神。致祭三壇。卽順送王守仁義女王竹卿赴蘇。俟張靈告假省親。傳旨完配。再行來京復命。下過這道旨意。纔召見崔張二人。明告以故。因是秦鍾送親。聖旨已下。張靈不敢再辭。只得同崔鶴謝恩而退。但是崔小姐拒奸殉節。從前曾有緝獲正凶。再行旌獎之旨。後來王大人解送甯王奏內。自然又經聲明拏獲臧逡。已請王命正法。正德爺就該下這旌獎崔小姐恩旨。只因正德爺忙忙要與寧王比武。一時忘記。崔鶴不知女兒下落。張靈又只知小姐在存。都怕露出破綻來。如何倒去奏請旌表。部院各官。見崔張二人自己都不上緊。越發不肯多事了。所以擱煞不題。這樣倒好。若旌表過。後反使那眞假二位崔小姐。都出頭不得。將來作何安放。總之天心要成全這人。錯事都成好事。雖人皆是恩人。列位請看崔張二公。若不得寧王臧逡這兩個人鬧事之力。怎能得到此榮顯地步。儘有人運氣不

好的時節。受人施助提拔。每至惹禍生災。即如張靈聽秦鍾之計。蒙朱佶寫書。走到洪都。禍幾不測。豈非恩人都變作讎人麼。可見世上人總要說好話。行好事。多積陰功。靠天成就呢。

漫題報應昭昭事　不說欒輿緩緩行　且說翰林秦學士　兩番詔旨接綸音
第一次（是保薦得入陞閣學）仍兼翰苑舊銜名　第二次（是西江遠賚貞妃勅）順道吳門去送親
更命星飛馳驛去　王程欽限不留停　即忙具本來回奏　今晚臣鍾便起身
急急忙忙收拾起　石芝老僕復隨行　從人裘馬輝煌甚　不比先前自上京
屈指一衿無幾月　高官二品判然分　若非特用須春試　縱得聯元不勝今
天使皇華卿月朗　此行細想有前因　表兄夢晉奔江右　是我籌商囑定婚
誰知我也江西去　反替長途接玉人　吳岳立功緣我薦　稍酬救命幻娘恩
順路小天台必過　佳期正好定分明　本想告假回鄉日　先到山東畢此姻
今日事難如夙願　待歸吳下再經營　洪都計返金閶里　屈指剛剛臘月臨
朱舅調爲南省撫　張兄衣錦到家門　至親聚首多歡慶　喜氣融融樂事均
只是御前吳岳丈　兩頭錯過悵離羣　秦鍾在路閒思憶　已近前時舞劍村

稟大人前面就是小天台了。這是秦鍾閣學預先分付跟役。到此訪親。聽說前面就是。卽命石芝同幾個跟班。騎馬先去通知。不一刻迎轎回稟。吳家房屋鎖閉。訪問鄉鄰。說本人進京。他女兒已經同往。他們並不知吳大人做官的事。秦鍾道。該再到鄔長者店內去問。石芝稟道。已曾問過。那鄔長者前一月病死。他兒子搬柩回蘇。店門也關鎖了。原來幻娘同綉鶯夫人回去的急促。鄉隣不知。後來吳人敵進京。適有薇香同往。這些鄉親。就當是吳幻娘。雖是陰錯陽差。却也錯的有理。那薇香起死回生。吳人敵也算得他的重生之父了。秦鍾聽說。滿腹驚疑。只因王事在身。分付趕路。行不多時。來到一嶺。就是從前強人出沒的黑狼山。自從吳幻娘殺盡強徒。仍復舊名。叫赫郎山。取赫姓郎君之意。不是狼虎之狼了。這山原是一條抄近的大路。如今大家都放心前走。因不是前時舊路。秦鍾在轎內那里認得。若是認得。未免有些膽寒。轎馬走到山頂。只見枯柱朽椽。斷磚破瓦狼藉滿地。竟是一片火場不知何時燒燬忽見崖壁上。寫有一行紅字。念道。蜈蚣惡毒。豺虎披猖。殺之者誰。延陵幻娘。原來就是刼掠下官的強賊山寨。被我那幻娘誅滅盡了。

細看倡語真神勇　女子英奇實在能　當日被他驚破膽　今朝過此喜開心

只是幻娘。何時在此殺賊。

何時掃滅紛紛蟻　祇剩燐飛點點螢

自然下官行後。即來掃蕩的

等郎行後閒無事　游戲我裝一鬬兵

但是幻娘既已進京。吳丈南下之時。若是仍留京寓。豈有不通知下官之理。

若是嫦娥留邸寓　豈無消息付鴻鱗

他先不知下官欽賜翰林。祇說寄食邊牆。明春纔來會試。故此不必通知。

他祇知來歲春明纔應考　那能料九秋身已到蓬瀛

他是僑寓京城無人照料。如何使得。

雖然他是英雄女　僑寓單身欠妥停

我那幻娘做人精細。必不獨自留京。

木蘭不使人猜破　自有防危杜患心

哦是了。必是伴送崔小姐回蘇。親在蘇州等。我這還了得。

女伴同歸原順便　春光怕洩與黃鶯

夫人若曉得了。

香閨陡起風波惡　正恐鴛鴦聚不成

且住。吳丈到蘇。自已且居道院。並非携女同去可知。

同行若有親生女　道院安身理不應

到底幻娘現居何處。眞教下官猜想不着了。

猜枚射覆無憑準　想不嫦娥月裏行

他父女都是奇人。定有安頓。且自由他。

父女神奇難意料　輶軒且自促行程

秦開學是從旱路。直到江西。兼程趕走。不覺一日到了南昌省城。早有探馬飛報。王大人出城接旨。那些見面閒文。不必煩敍。你說王大人爲何上這請旨勅封婁娘娘。並請遣官致祭一本。是崔素瓊改名王竹卿小姐要報娘娘大恩。求王大人上的。只因那日王大人打發崔張二人。押解寧王起身之後。便分付揀地擇期替婁娘娘安葬。不幾日備辦齊全。王大人率領文武官員步行送葬。小姐隨後親去。又在娘娘新葬墳前哭奠了一回。那墳地就在慈雲菴後。地方寬敞樹木陰森。王大人復命添種了多少蔭樹。所有出

殯儀仗。下葬規模。並墳上應有的石碑翁仲等件。總照王妃禮制。出殯這日。一路香花鼓樂滿街傘扇旗旛。十分燦爛。看的人如山似海。熱鬧異常。大家嘆羨婁娘娘生前節烈無雙。死後該有這般榮耀。比起寧王那樣收場。眞一個是極樂界裏天仙。一個是枉死城中餓鬼。纔曉得人到生死關頭。祗爭是非一着。多少讀聖賢書的男子。喫了朝廷俸祿。到臨了一着。捨不得做。致落千古罵名。這總要平日把綱常節烈。熟透胸中。纔得從容就義。若似寧王這樣叛賊。更是萬劫不得人身。尤其不值得再題了。且說小姐上墳囘院。見了王大人道。爹爹安葬娘娘。致敬盡禮。足慰貞魂。且孩兒受娘娘覆載之恩。今生無可報答。欲求爹爹卽在慈雲菴內。建造娘娘祠堂。奏請勅封御祭。未知可否。

高厚深恩無可報　建祠聊表瓣香忱

孩兒尚存有娘娘賜銀三百兩。願以此銀稍助建祠之費。

毛詩一部蒙慈贈　捐助興修了願心

王大人道。祠堂例應開銷。旣是孩兒心願。卽將此銀。添備陳設。未爲不可。

(崔唱) 還求一本陳丹陛　御祭欽封奬烈貞

娘娘在天之靈。更無遺憾。

靈神英氣昭千古　含笑青霄感至誠

王大人道。女孩兒所見。甚合我心。隨即委員勘明慈雲菴內隙地。趕建祠堂。一面上摺具奏。順便把小姐。訂婚一事。附奏請旨。都邀恩准下來。這日秦閬學到省。祠堂早已建就。一切幔帳陳設。都是小姐出銀置辦。已是煥然一新。即日同到祠內。拈香讀勅。隨趕緊做起貞靈忠惠端淑元妃娘娘祠匾旌幢。敬謹懸掛。一面致祭三壇。皇家御祭。那些牲醴果珍。龍香鳳燭。以及儀制禮文。輝煌整肅。自然不比泛常。這也不須細講。第四日王小姐也親往祠堂祭奠哭拜。就算是永辭玉像。怎不傷心。忙過這三四日。欽差秦閬學纔商量到送親一節。

辦過貞妃祠祭事　纔商何日送香輪　于歸亦是承欽命　催畫娥眉不敢停
新建侯爺聲諾諾　即忙轉內說原因　竹卿聽說增淒楚　纔傍慈顏又遠分
粉淚雙行沾翠袖　芳心一點損柔情　自來受盡分離苦　此苦偏從喜上生
料理匆匆無兩日　欽差催促急於星　侯爺趕把粧奩備　什物箱籢件件精
首飾重珠兼翠寶　押箱更有一千銀　竹卿再四來推卻　深累爹娘太費心
侯爺夫婦言休讓　助汝全然是俸金　比不得他人剝削官民項　濫積脂膏與後昆

巡撫久承恩例厚　況兼俸又加增　天恩賜汝成婚配　合贈奩資體聖仁
佳人此際深深拜　惟有燒香祝壽齊　部署已過三日後　紅氍泣別叩雙親
呑聲一語祈珍重　又別諸昆姊妹們　堂上丁甯無別話　長途調護耐勞辛
他年解組歸東浙　路過姑蘇會有辰　相送一家齊悵悵　臨岐涕泗各沾襟

此番秦閣事護送竹卿小姐。係由長江坐船而下。不必說是四五號大滿紅船。小姐自坐一隻。陪嫁丫鬟四名。都在小姐船上。粗重粧奩。同僕婦一船。送嫁的差弁家人跟役一船。秦閣學另坐兩號船隻。順風下水。不過半月。到了鎭江。另換內河太平船五號。直抵蘇州胥門停泊。這一路船上沒甚要事。無話可說。到了蘇州。已是晚飯以後。秦閣學隨命人傳話王小姐。請明日上岸。他先帶石芝坐轎進城。不一刻到了與花橋張宅門首。纔知是綉鴛夫人接着秦閣學那第二封得官喜信。內照依所說。一一辦理停妥。就在張宅緊貼壁。另買一所大宅。修蓋得十分華麗。外面兩個牆門。內裏却有便門可通。仍與一家無異。這綉鴛夫人。却也作怪。倒叫吳幻娘仍舊留住張太夫人宅內。明有一番作爲之意。這秦閣學就先到自己家內。走進內房。與綉鴛夫人相見。

伉儷分離將一載　今朝相見喜盈盈　去時席帽藍衫舊　回日烏紗玉帶新

衣錦榮歸門結駟　欽差顯赫煥家庭　鳳池學士開言說　賢德夫人叫兩聲
累你相思添涕淚　惹卿寂寞瘦娉婷　我爲你孤眠玉署遵閨訓　你爲我暗擲金錢卜遠征
你我夫妻今更篤　貴時要想舊時恩　（繡唱）相公你數月光陰登二品　你數言恩愛抵千金
祇怕你別來富貴更頭角　未必肯此後和諧守琴瑟
秦閣學道。夫人又多疑了。
你前回阻我，祁京去　也爲猜疑有十分
若不是下官執意要行。
怎能一頂珠冠鳳　換却當時布與荆
綉鶯夫人道。相公那花前誓約月下盟言。可還牢牢記得麼。秦閣學道。怎敢忘懷。
春風密記花前誓　秋館閒思月下盟　今日依然形共影　何曾一刻負卿卿
綉鶯夫人道。如此甚好。祇是臨行贈別。曾有白玉連環。你我今日相逢。何不解下還奴。以作同心印證。
臨行持贈連環玉　意比同心結更深　鏡已重圓環不斷　還奴原物證初情
秦閣學聽聞夫人索取玉連環。不覺心驚色變。未免滿口支吾。

連環美玉防敲碎　藏放書箱裏十層

這是此時不便說出。祇得托辭藏放書箱。且作緩兵之計。綉鶯夫人道。當日原囑付你緊佩在身。如何拋擲箱內。

你不記奴言輕棄擲　直把作秋風團扇斷笥沉

可速替奴取來。

(秦唱)行囊尚在官舟裏　就明日交還不在今

綉鶯夫人道。你明日那裏又變得出來呢。

你東邊接着西邊去　別有人兒掛在心

秦閣學道。那有此事。綉鶯夫人道。既無此事。怎麼形色慌張。

看着你言語支離形色改　分明是喫虛鬼肚暗中驚

秦閣學道。待下官明日找還夫人就是。綉鶯夫人道。好好藏放書箱。如何說一找字。

既然親放書箱內　何用勞神費找尋

祇怕你找不着。奴倒預先我着在此。

祇有故人知故物　還元早獲舊時珍

秦閣學道。豈有此理。夫人怎麼倒先找着了。下官不信。綉鴛夫人道。這不是玉連環。秦閣學道。在那里。綉鴛夫人道。在這里。秦閣學道。這也奇了。敢是夫人贈的東西。也是神物。竟會飛了回來。綉鴛夫人道。禁聲。

他不脛不翼難飛走　豈真有黃雀銜未返故林

秦閣學道。既不能飛。怎得到夫人手裏。綉鴛夫人道。你還支吾什麼。奴實對你說罷。

日前來一山東女　他說姓是勾吳幻是名　在小天台開客寓　曾經射獵到山根

遇着你孤車正被強徒刦　全虧他隻手能回旅客魂　就請往他家下住　他爹親口結朱陳

你便解玉連環作聘　毫無推托甚歡欣　如今他父親是有事東裝金闕去　命他前來吳下找夫門

奴見他說可曉得秦郎家有前妻。他回道。

從前說是無元配　結髮方纔許訂姻

奴便說奴便是秦郎元配。

佳人頃刻紅雙頰　惱恨無良太不仁　忘記垂危曾救命　恩將讎報哄嚴親

閨房既有齊眉婦　終不然叫我做鋪床疊被人　怒把玉連環擲下　飄然一去杳無音

你說這話。假也不假。可還有得抵賴麼。

你聽言自向心頭想　造下風流罪不輕呵今日你要露尾藏頭瞞到底　那知道偏偏事敗使奴聞

和盤托出明如鏡　何處能藏鬼魅形

你說秦閣學心虛膽怯的人。聽得這話。聽不得這話。

閣學忽然聽此語　半空無雨走雷霆　吃驚光景難摹擬　掩卷思量筆暫停

第二十六囘

有意思喬裝喫醋　沒道理苦肉跪香

話說這時綉鶯夫人。說出吳幻娘來踪去跡。秦閬學聽得此言。不覺魂飛三界。神出九霄。顙又顙不得。認又認不得。怕的是夫人盛怒難囘。慮的是幻姐芳踪無着。眞是遮不得一時愧面。解不開九曲愁腸。沒奈何。老着臉硬着膽假作笑容囘答。其實心裏撲通撲通不住的跳。猶如十五個吊桶相打水七上八下。好不難過。

綉鶯夫人道。

開言細對夫人講　別有情形你試聽

綉鶯夫人道。難道這事是假的。秦閬學道。事原不假。只是另有情由。

紅粧救命原非假　巧語媒婚並不真　幾次說親推阻再　有妻也與說分明
誰知惹起吳翁怒　舞劍筵前殺氣侵　生死存亡呼吸裏　火燒眉下且權應
因何父不通知女　蓋着葫蘆使柄生　帶累嬌兒無結果　沒頭沒腦怨旁人

綉鶯夫人道。且莫推在別人身上。你可知義夫二字怎麼講。難道是貪生怕死的麼。

賢夫守義輕生死　矢志何知暴戾凌

况且罰誓在先。只愁命喪鋼鋒。獨不慮身千神譴乎。

你肉身罰下神前誓　爲什麼只怕生人不怕神

義夫節婦男女相同。設使奴家忽遭強暴。也像你怕死貪生。今日夫妻還能靦顏相對否。

若是奴奴心似你　倘遭强暴力難撑　也忘廉恥權依順　到今日呵掬盡西江洗不能

縱然你冠帶歸來榮耀極　可還肯安心戴頂綠頭巾　你將人比己千思想　怎負義忘情畏劍鳴

秦開學道。下官倉卒之間。只知死裏求生。未曾想到生不如死。這是下官錯了。

夫人比喻明而顯　男子應如女守貞　假若是妻不守貞夫愧死　怪不得夫行昧義婦生嗔

只是下官暫爾權宜。却有多少好處。

當日痴心徒伏劍　不明不白枉歸陰

繡鶯夫人道。清平世界。他豈能眞個殺人。

(秦唱)他殺人劍俠如兒戲　豈獨書痴竟保存　若是登時傾性命　到連累了夫人孤衾獨宿守晨昏

繡鶯夫人道。這纔扯淡。秦開學道。總是爲的夫人。

不然那得身榮貴　霞帔金冠到你身

綉鸞夫人道。這話越發惹厭。你左說也是鳳冠。右說也是霞帔。奴是沒福的人。當日原說過消受不起的。吳娘雖去。你何不再尋一位有福佳人。來承受這現成官誥。

你動不動提起榮華冠與帔　只當奴是全貪勢耀蔑人倫　豈知奴除却恩情如雪淡　只管另尋佳偶去擔承

秦閣學道。請夫人息怒。只可憐下官冒昧而行。實出無奈。

自知做的糊塗夢　無可如何冒昧行

綉鸞夫人道。解贈玉連環。也是無奈麼。

想來已允諧秦晉　必不重將聘物爭

難道他是神仙。就曉得你帶有玉連環不成。

他那知你身邊暗佩玲瓏玉　斷不是威逼當前席上陳

你若不取出。又有什麼性命相關。

隨便金銀皆聘禮　豈能因此劍重掄　你全忘臨別奴親贈　高興無端委路塵

秦閣學道。這是石芝在旁。誠恐吳翁故態復作。說出現有玉連環可爲聘物。那時下官不得不從。

老僕插言輕說出　勢難懷璧再逡巡

綉鸞夫人道。你做的事。總怪別人不是。

綉鸞夫人道。奴那有工夫問他。

（秦唱）句句真情非誣卸（白）石芝活口可證　問他原委總知音

你自做主張難怪僕　奴那來氣力去追詢

秦閣學道。夫人問又不肯問。惱又只是惱。教下官何以爲情。

不究根由偏着惱　教儂煞是費調停

綉鸞夫人道。你怎怪奴着惱。既是權宜允聘。何以兩次家書。總不題及。今朝會面。還要欺瞞。

寄書不把真心吐　見面仍將啞謎吞　使盡千般心計巧　瞞天手段謊成精

秦閣學道。下官不就語明。這是怕夫人着惱。綉鸞夫人道。誰要你這般體貼。難道始終總不說明。還是緩緩說明。就不怕奴着惱麼。

越辯越虛無道理

奴也猜着你的心了。

不過想另尋金屋遠藏春

你便這等大膽。秦閣學道。是大膽。綉鴛夫人道。這等可惡。秦閣學道。是可惡。綉鴛夫人道。你哄奴家也罷。只是坑害那吳幻娘。於心何忍。

負却糟糠心已忍　又害人閨女亂飄萍

秦閣學道。請問夫人。幻娘究往何處。綉鴛夫人道。他麼。聽說他城裏有一做兵部官的親戚。暫往借住。另覓良緣。秦閣學道。這兵部官住居何處姓甚名誰。綉鴛夫人道。奴又不是你的長班。那裏管這些縉紳的名姓住址。這纔可笑。秦閣學道。夫人眞果不知。綉鴛夫人道。誰同你作耍。秦閣學道。我那幻娘吓。

你一去可憐環佩杳　斷腸不禁淚頻傾

綉鴛夫人道。好吓。你我當時離別。不見你這様傷心。如今痛出衷腸。纔有許多眼淚。你這様厭舊喜新。瞞心昧己。奴這房裏不是你心愛的人金屋。有汚翰林貴步。快快請出秦閣學道。下官偏要再坐一時。綉鴛夫人道。好不識羞。了鬟們。替我推他出去。

如今妾面羞郎面　涎臉依然住不能　分付丫鬟推出去　關門閉戶冷清清

秦閣學幾番巧語。不能解夫人一片疑懷。及至聽見幻娘漂泊無踪。情不自禁。忽然淚落雙行。這點酸心。

越發觸動夫人醋意。怎怪得燕惱鶯嗔。掇起兩個山字。摔之寢門之外。若說秦夫人這惱是眞的。他與幻娘。早已說通見面時要難秦鍾一難。耍秦鍾一耍。故此幻娘仍住張宅。不曾搬了過來。這玉連環自然是幻娘交付秦夫人。以爲今日留難地步。若說秦夫人着惱。全是假的。爲何今日做造的這般廝像。看不出一毫破綻。列位不知。秦夫人這喫醋燃酸念頭。是從出娘胎胞天性裏帶來的。俗語講的好。江山易改。秉性難移。若不是幻娘有救命大恩。做人又溫柔和順。今日只怕要演一齣打一百藜杖的武戲。未必肯像唱喬醋的那般大雅斯文。但是這一點酸根。如何斬除得盡。看見秦鍾。爲幻娘落淚。覺得待新人情意。勝似故人。心中就有好些不自在處。而貌聲音。未免登時改變。這惱雖有八分假。却也有二分眞。如何得看出是做造來。

夫人薄怒房門掩　閃得秦郎沒處奔　階下徘徊明月上　樵樓已打兩回更

行囊尙在官船內　無榻安眠笑獨醒　況是嚴寒天氣冷　怎能一夜坐中庭

搔頭搓手無良策　十扣銅環十不應

秦閣學初時原想見過夫人。還要到張太夫人那邊去問安。誰知這一番絮聒兜搭。不覺夜已二更。不但不能去見張太夫人。就是欽差護送王小姐這樁大事。分毫也沒安排。連自己今夜歷處都沒有了。屢次

叩門。又無一聲答應。急得撾耳撓腮。槌胸跌脚。眞似喪家之狗。觸籓之羊。慌慌張張。走頭無路。且喜四顧無人。心裏想出一條苦肉計來。就跪在綉鴛夫人房門之外。高聲說道。下官只得跪下了。若是房門一夜不開。下官就跪這一夜。再不起身。只求夫人見憐發放。

內閣堂堂官二品　今朝俯首跪埃塵　高聲要使夫人聽　不到開門不起身

我本是 鈴院花磚 香逐步　到如今 蘭房玉砌 草爲茵　我本是 金階象笏 朝班慣　到如今 綺閣粧臺 屈膝頻

只要夫人擡貴手　可憐寒夜受酸辛

你說秦鍾若是有血性的人。就是夫綱不振。何妨仍回船上住宿。還怕一位內閣學士。叫不開城門麽。或者因石芝已同他妻子敍別去了。各家丁又安宿。不便夤夜回船。被人笑話。儘可在中庭打坐一宵。身上貂裘重疊。豈慮眞個受寒。不值得屈膝閨房。有傷大雅。你們那裏知道懼內的人。一見妻房生氣。心裏像有幾千百個螞蟻鑽得難過。必要回嗔作喜。方纔五內平安。一夜不睡。還是小事。若把這樣心腸去事君父。怕不是天地間一位鞠躬盡瘁的忠臣。竭力服勞的孝子。怎奈說到忠孝二字。面上便不能這般眞心實意了。豈不可嘆。且說秦鍾跪了一會。又哀告了一回。只聽得房內丫鬟傳諭道。夫人說。男兒膝下有黃金。怎肯低頭跪婦人。問老爺醜也不醜。秦鍾道。跪的是大賢大德夫人。又不是別的尋常婦人。有什麽醜。

況且是下官自己願跪。並不是夫人罰跪的。只有樂處。沒有醜處。

大賢大德應該跪　不比低三下四羣　況我至誠心悅服　非聞威令要遵行
準情那怕旁人笑　酌理無須衆口捫　榮幸增妍全不醜　曾無羞愧半毫分

正說之間。房門呀的一聲開了。秦鍾只道叫他進去。正要站起身來。單見一個丫鬟走出房門。依舊關閉。看那丫鬟捧着一個古銅香爐。拏着三枝極長的綫香。秦鍾心想。定是又要我對天盟誓的意思。那丫鬟不慌不忙說道。夫人說這香爐就是當日老爺在神前拈香發誓時用的。今夜依舊拏他來炷香罰跪。起先是老爺自己願跪。如今却是夫人罰的。一枝香是罰老爺不該違誓重婚。兩枝香是罰老爺不該以玉連環作聘物。三枝香是罰老爺不該屢次欺瞞。跪完了這三枝香。再候夫人發放。夫人還說。膝要跪得齊。腰要跪得挺。不許背曲身歪。如違換香重跪。秦閣學道。跪完了這三枝長香。豈不天大亮了。叫我膝腫腰酸。如何經受得起。早知如此。先前在船上時。該多買幾對護膝穿上。或不致十分喫虧。大丈夫竟做叩頭蟲。眞是斯文掃地。纔曉得從前秦鍾在吳人敵家裏說是秦娘子見罪。比官府刑罰更兇的話。可謂先見之明。你想眞果跪完這三枝長香。還要跪得挺直。又何異官府拷賊。揪起兩耳。盤跪練索的刑罰。不過是上面沒人揪耳。下面少了練條。但是挺着身子跪在青石板上三個時辰。也就儘彀受用了。那官府非刑

拷打。還可在上司衙門訴告。受了閨中擺布。啞子喫黃連。只好肚裏叫苦。世上凌虐丈夫的惡婦人儘有不止於此的。幸虧綉鴛夫人還是多情的人。畢竟放不出狠毒心腸。不比那一流蠢婦。再說秦鍾無奈。只得再四討饒。

高叫夫人傳閨令　下官不是不依遵　三炷長香非小可　一更一炷到天明

可憐我書生氣體生來弱　怎當得膝破皮穿苦不勝　全望婆心饒恕罷　明朝補跪是慈仁

又聽得房裏另是一個丫鬟說道。夫人說老爺原講房門一夜不開。情願跪一夜的。如今又討起饒來。可見說話總做不得準。暫且免了前兩枝香。那後一枝是因屢次欺瞞夫人罰的。斷免不得。是要跪完了的。

寬免兩枝存一炷　瓣香內有重和輕　最難容是欺瞞罪　薄罪區區示警懲

閣學聞言心少定　折要不過一時辰　謹遵璧直房前跪　香插金爐燼漸昏

這秦閣學眞果恭恭敬敬跪完了這一炷香。等這外邊鑒察的丫鬟稟過夫人。然後開門進內安寢。像這樣下氣小心的模樣。奴顏婢膝的行藏。只有那等鑽營權臣奸相的人。或認乾兒。或拜門下。何怕叫他跪多少時辰。只要大人見喜。倒不想秦閣學將這樣子用在閨房床第之間。雖然是身分太卑。却還博得一段佳流佳話。閒話少題。這難秦鍾一難也就彀了。那知後來還要耍秦鍾一耍。更爲利害。都是綉鴛夫人

和吳幻娘做成多少圈套。叫秦鍾擔驚着急。纔曉得人家妻妾。若同心合意擺布丈夫。竟是防備不來的。反不如各帶三分醋意。丈夫在內調停。倒還不十分狠狽。列位莫也被綉鴛夫人同幻娘瞞過。當起認眞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王竹卿喬居綉鶯屋　秦閣學偸入幻娘房

話說秦閣學。次日早起。纔命人打掃花廳後。新蓋的住房三間。陳設極其雅麗。差了僕婦使女到船上迎接王竹卿小姐。另寫書信。打發江西差弁跟役回去銷差。一面去叩見張太夫人。彼此細述別後情形。好不歡喜。

一個說甥兒鳳閣膺高爵　一個說舅母纔書受主知　一個說畫錦歸鄉欽使貴　一個說丸熊教子武功巍
一個說多廚婉勸游京去　一個說有累長途送娘歸　一個說壽母福高憂變樂　一個說才人命好喜除危
彼賀此稱言不盡　兩家均各有光輝

秦閣學正與張太夫人敍話。忽報王小姐進門。那粧奩之盛。隨從之多。鬨動了蘇州大半城。無一個不稱羨傳揚。都說不想張靈這個酸秀才。忽然發跡。又娶了這一位富貴千金。得這樣體面粧奩。料是今生用不盡了。世俗人眼孔不足爲怪。秦閣學聞報回家。分付將王小姐官轎擡至花廳。放下珠簾。秦夫人冠帔迎進內堂。彼此見禮坐定。看那小姐怎生模樣。

分明神女離塵貌　宛是天仙絕世姿　雲繞綠鬟堆鳳髻　螺明翠黛貼蛾眉
看來靜好妝俱淡　掃盡鉛華粉未施　眼不溜波星炯炯　頷非點瓣玉依依
瑤筒截鼻顴分彩　櫻顆含唇口抹脂　祇覺頰生桃上暈　何曾齒露瓠間犀
耳分半月長尤好　面滿春風喜最宜　巧笑媚藏神骨秀　低聲氣挾惠蘭吹
手籠十指香葱削　臂韡雙肩雪藕垂　蓮步細能三寸穩　柳腰柔不半分欹
通身嫵媚難描寫　一段幽香自主持　無可減增長與短　有誰較論瘦和肥
金珠插戴花圍翠　環珮丁東麝散臍　裙綉猩紅眞出色　裘披狐白不勝衣
大家女絕輕狂態　上畫人宜窈窕詩

好一位美麗端莊千金小姐。

越看越佳奴越愛　暗中不覺自評思　若把我家幻妹來相比　一樣嬌容兩樣奇
那一個英武豔增仙子媚　這一個溫文春透玉人肌　就是前日送回崔小姐　端莊尙覺不如伊
那位是守貞激烈遭磨折　這位是持正從容有令儀　今日欲將花榜定　狀元榜眼探花齊
張生眞有修來福　運氣秦郎也不低　只恨奴奴容貌劣　從今怕向鏡臺窺

不說秦夫人看見王小姐美貌。心中評論。這王小姐也一般偸眼細看秦夫人十分俏麗。

大方舉止名家女　綽約容姿正室妻　出水芙蓉凝曉露　籠烟芍藥艷朝曦
亭亭小步千般俏　脉脉多情一月癡　霞帔珠冠真稱體　綺裘綉履總趨時
生成一品夫人相　不是尋常小戶姬　只有柳眉兼鳳眼　角梢略向鬢雲移
想來柔性含剛斷　宜笑宜嗔不受欺　此際竹卿添愛慕　惺惺相惜合如斯

秦夫人王小姐見面互相憐愛。寒暄套話。不用細述。秦夫人聽說王大人上本講小姐是他義女。就問小姐本來姓氏。小姐回說原是同族。秦夫人也就不好再問了。因爲小姐此時還未過門。自然不便就去見張太夫人。秦閣學雖是奉旨送親。如今不得不代做娘家發嫁。所以秦夫人早晚總來陪伴小姐談心。每天到有大半日不在自己房內。秦閣學到獨坐無聊時。就想起吳幻娘不知何往。蘇州城內做兵部官的不少。從那里去訪問。又不敢再問夫人。有時去探張太夫人口氣。總回說這事原委全然不曉。這却爲何。都是綉鴛夫人同吳幻娘囑付過張太夫人。想要耍秦鍾一耍。故此串成一局。以後虛虛實實怪怪奇奇。張太夫人也是局中幫撮戲法之人。怎肯透露一字。列位留心細看。在下也不再交代了。秦閣學因此愁眉不展。面帶憂容。先幾日是各衙門官員。以及諸親友彼此往返酬應。忙了兩三天。這日沒事。未免又兜

的上心來了。彼時秦夫人在王小姐處談話。忽然前日那監察罰跪的丫鬟來對秦閣學說。老爺可要見那吳家小姐。秦閣學聽這話有些蹊蹺。連忙問道。你難道曉得他的下落麽。那丫鬟道除了小婢子沒有第二人知道。自那日吳小姐進門。夫人和他講了幾句話。就哄下他的玉連環說是留他住下。等候老爺囘家。騙他到從前老爺同夫人舊住的房內。將房門關鎖。又將院內總門也鎖閉了。以後夫人總不與他見面。每日叫小婢子送些殘茶剩飯。有一頓沒一頓。好不可憐。

關鎖深房如禁獄　破床舊被室無幃　三餐茶飯何曾備　剩食殘餚那療飢
夫人是要他難受纔尋死　割斷情纏不了絲　終日夜啼兼曉哭　無人知覺最凄其

秦閣學道。這住屋是借張太夫人的。怎麽張太夫人也不知道。

（婢唱）住居院門雙道鎖　托言留貯舊東西　高年天冷常居內　怎識其中有殺機

秦閣學道。你每日去送茶飯。同伴中豈不知覺。

（婢唱）女伴但知奴自食　誰來查問細敲推　他們綉閣長陪侍　那有工夫隔壁窺

如今兩重門鑰匙。都帶在小婢子身上。

藏春鎖鑰牢牢管　不許遊蜂浪蝶隨

秦閣學心裏想到。夫人前日說幻娘借住在他親戚做兵部官的家裏。原來就是這個張兵部。是夫人暗藏謎語。哄煞下官。忙對那丫鬟道。你速往開門。讓我前去。將來自然重重看顧你。那丫鬟道。倒不消老爺看顧的。像吳小姐承老爺看顧。如今連累他不上不下。有甚便宜。因是不忍吳小姐這般苦惱。纔對老爺告知。只求會面後。就請出來。倘若透漏風聲。小婢子性命難保。秦閣學道這個自然。那丫鬟即前往開了院門。秦學閣跟進院內。便把房門鑰匙向丫鬟討下。分付你且外面去將院門上鎖。等我出來再開。免得有人查問。丫鬟答應去了。這裏秦閣學悄步行走。已近房門。只聽得內裏啼哭。原來吳幻娘坐在房內。靜候秦閣學進來。秦閣學雖是悄悄而行。畢竟有些脚步響聲。幻娘知他已到。婦女們眼淚最容易有的。就假意放聲大哭。怨天怨地的數說一番。秦閣學且不進房。站立細聽。

秦鍾鶴步輕輕走　忽聽鶯聲慘切啼　行近房門忙站住　傷心言語更增悲

（白）幻娘一面啼哭一面說道　自悔當初無見識　寃家相遇在途歧　救他活命留他住

許結絲蘿兩不疑　誰料他心難測度　家中早娶有釵笄　河東況是奇兇婦

一味瞞藏總不題　去後至今無信息　累奴長路苦奔馳　可憐身自投羅網

關在牢籠不得飛　妬婦心腸真萬惡　斫花手段十分奇　重門密鎖無人到

冷屋深居並鬼栖　白日昏如長夜黑　不披枷杻一囚羈　剩飯殘羹怎下咽
一天還忍半天飢　朝朝難料蛇心毒　事事真同虎背騎　聞說寃家今顯貴
前旬裘馬已榮歸　並不親身來探問　任奴苦楚受孤悽　明是串成坑陷局
狠心一對好夫妻　(白)奴也不恨別的　恨只(恨孽寃種下前生債　今世纔逢薄倖兒

你那時不是奴家搭救。怎有今日。知恩不報。倒來坑害奴家性命。天理何在。

你並不報恩還反噬　傷天害理把人欺

這一句話是幻娘說錯了。如今世上人受人提攜之德。援救之恩。有幾個飲水思源。亟圖報答的。遇着人責備他。他倒說得時交運。是本人命數。與提拔之人什麼相干。如果全虧人力。爲什麼提拔人的人。不能自己提拔自己。又要別人提拔。可見事由天數。何必報恩。自然有人說他昧良負心。他反要惱羞成怒。添了多少嫌隙。甚至使出古來逢蒙殺羿。近日湯稜背陷害莫懷古的手段。若是承人薦引發財。或者救拔性命。事過之後。丟在腦殼背後。還算是有良心的。纔曉得忘恩負義小人。不一而足。有數說的大恩不報。恩將仇報。那得一飯不忘千金報德的韓信。奉勸普天世界。行善仗義君子。切莫施恩望報。說什麼無針不引線。不虧我那有今日的話。方是全交免禍的良方。此番吳幻娘的話。若非秦閣學本是有情有義的

人也照他們那樣惱羞成怒。豈不眞果坑害了性命。且說秦閣學聽了吳幻娘一席話忙在外說道。這是小姐錯惱着下官了。

娘行語語傷心甚　抱怨含酸是誤疑　念下官呵　自問　尚非眞薄倖　其間委曲實難題

幻娘道。房外說話何人。秦閣學道。下官秦鍾在此。幻娘道。原來學士。一般良心發見。也有來看奴家的日子。秦鍾回道。下官委曲苦情。一言難盡。且待我開門進見面訴衷腸。外邊秦鍾開鎖。裏邊幻娘倒把房門門上。說女子未曾過門。斷無相見之理。何況今日已成陌路。男女各避嫌疑。豈可私相見面。

伯勞紫燕東西隔　那得同棲並蒂枝　不是恩情如陌路　如何一任鎖空闈

都緣誑語將奴誤　牽得紅絲變黑絲　家有賢妻偏不說　到頭無策信牝雞

秦鍾道。下官曾說明家有前妻。怎奈雷霆發怒。試以青鋒。威勢怕人。不得不勉強聘定。

（吳唱）如果說　明威勢逼　嚴親豈不告奴知　既云勉強纔留聘　無怪今朝棄若遺

秦鍾道。下官却婚之初。原恐妬妻見妬。既已絲羅仰附。必須設法調停。再不想小姐先到吳門。誤投陷阱。實在苦煞小姐了。

本思另設調停策　歸問桃源路已迷　知道强徒勞掃滅　山崖親見四言詩

傳聞小姐京城去　反到姑蘇履地危

下官一到家中。被夫人奚落了一場。又不說明小姐下落。

誰料你受盡淒涼熬盡苦　教人怎不淚雙垂

幻娘道。休得貓哭鼠假慈悲。奴既救君於虎穴。君應脫我於蜂窩。堂堂丈夫。不能庇一女子。徒學楚囚對泣。何益於事。秦鍾道。小姐救命之恩。何曾一日忘却。只是小姐若不來蘇。還有轉移之計。如今勢處兩難。便怎麼好。

今日已如身墜井　尋思無法可提攜

吳幻娘道。難道夫人面前。竟不敢挽回一語。

（秦白）非是出言無膽量　怎當他金剛豎眼少慈悲

吳幻娘道。既然無法挽回。竟坐視奴家之死而不救。學士好狠心吓。

旁觀袖手由奴死　命喪他鄉淚濕衣（白）秦鍾道小姐請免悲啼（吳唱）人到傷心無可說

從今悲不是生離

奴本欲早尋自盡。只是死的不明不白。故爾忍死待君。今已訴明幽怨。相逢之日。正奴畢命之時。

久拚身入黃泉路　今日真奴撒手時
秦鍾道。這斷使不得。且緩商量。吳幻娘道。還有什麼商量。
你搥胸搔首　無法（白）這是學士來上一道催死牌　除往陰司沒計施
秦鍾道。下官有計在此。小姐武勇非凡。豈不善於縱跳。何不趁此開門越牆而走。便有生路了。吳幻娘道。此計行得奴早做了。豈不聞烈女不更二夫。若是捨此而去。還是守寡終身的好。還是另行改嫁的好。
烈女只知全節義　何須帶水又拖泥
秦鍾道。小姐說明去處。下官自然還要再婉勸夫人。
但憑三寸張儀舌　說得連城趙璧歸（白）如其執意不從　另尋金屋深深貯
別戶分門願豈違
吳幻娘道。又來說謊了。放着現在君家尚不能周全萬一。到奴去後尤其事過易忘。若說夫人不從。尋房另住。那時倘不能行。奴家豈不是進退兩岐。終歸漂泊。
進退茫茫無可據　浮萍漂泊欲何依　仍然紅粉歸黃土　絕命君前早勝遲
奴也知道學士心思。不過是退送出門。省得家中多一怨鬼。那里有半分眞話。如何作得準呢。

一誤豈容還再誤　任君退送弄虛詞　咫尺尚存乾淨土　不須阻我出塵期

秦鍾聽吳幻娘慘語悲啼。早已肝腸欲斷。無術兩全。及至幻娘說到要尋自盡。越發滿腹油澆。只得想出一條放走之計。誰知幻娘又不肯依。眞是急得煙生七竅。絲結千條。沒奈何哀告幻娘道。小姐若是不信。下官對天盟誓。以表此心。

將身跪在階墀上　叩首天神與地祇　開言罰下眞情誓　若負盟言譴不辭

弟子秦鍾。今日倘存假意。將來如有負心。天不覆地不載。神靈昭察。實鑒此言。

祝罷起身重又祝　小姐吓須憐我至誠一點並無私

列位。這階墀上是秦鍾跪熟了的。何以見得他當日同綉鴛夫人盟誓的時候。自然就在此地。及至到山東。依舊定下吳幻娘這頭親事。把家中罰的惡誓都顧不得了。可見男子漢動不動罰誓。何足憑信。俗語說的牙疼咒三字最通。甚至有連罵父母的話總咒在內。轉背昧却前言。竟忘記犯了咒。是罵自己父母。只圖一時掀飾。做成大逆不孝之人。可嘆可恨。這秦鍾罰咒是他做熟的戲法。只怕又要言不應齒。却不知道秦鍾當日被逼定親。今日對天罰誓。都是彼此生死機關。違誓旣非本念。賭誓實出眞情。比較世上賭假咒的人。尙高幾十倍。自然吳幻娘要聽信了。

幻娘聽賭神明咒　心喜郎君意不移　光景看來非假托　纏綿算得是情癡
柔詞軟語真誠露　識痛知疼寸腑披　彼此唱隨堪白首　朱唇輕啓語端倪

學士既是眞心。奴家却有密計。秦鍾道。既有妙計。快快說來。幻娘道。聞得這裏張太夫人居心慈善。學士何不懇他將奴置之密室。認爲義女。就煩他對夫人婉言。許給學士以爲次配。夫人只見奴一面將來改了粧扮。那里認得出來。一面囑付丫鬟。說奴已越牆而走。豈不計出兩全。

權認太君爲義母　安身密室免崎嶇　但言已越圍牆遁　一去飄飄衆莫知
搜遠人多搜近少　金蟬脫殼始爲奇　消停再把婚姻定　那記容光似舊時
閣學連聲稱不妥　他豈容一樹旁長枝　你雖然脫得金魚鑰　斷不能成彩鳳棲

（白）那時久住張家　更覺不上不下　寄生又是螟蛉女　久戀涼亭更不宜

吳幻娘道。敢是怕張太夫人說親。夫人不肯麼。奴家却不怕夫人不肯。倒恐學士不肯。秦鍾道。下官千肯萬肯。還有什麼不肯。幻娘道。既然學士說一肯字。就拿得定夫人千肯萬肯了。秦鍾道。這是怎麼講。幻娘道。丫環報知夫人。說奴逃走。他這是瞞你的事。況且對你說過。不知奴家下落。斷不再向你題。你只做不知。從今日裝起病來。做出糊塗恍惚。不知人事的模樣來。問你什麼。總不噴聲。口內只叫奴的名字。如此

三日不食。他怎捨得一位二品官的少年丈夫病壞了身子。專等張太夫人求與夫人說那結親的話。必定一說就妥。你再慢慢好轉來。那時夫人豈能翻悔。這豈不是一條妙計。倒是病要裝得像。故此怕學士不肯耳。秦鍾道。此計果妙。下官豈有不肯之理。只是三天不說話還容易。三天不飲食豈不好端端一個人餓壞了。幻娘道。要像我這十幾天有一頓沒一頓忍餓。又怎麽樣。奴爲你苦得十幾天。你就三天的苦也受不得。秦鍾道。一天一頓還可支持。三日淨餓怕難禁受。幻娘道。你眞是書獃子。難道不許你私下叫人買些糕點藏放着充飢的。秦鍾道。如此事不宜遲。就請開了門閂。同往張太夫人處商議。幻娘便開門出來。彼此相見。

開門相見深深拜　半載重逢喜溢眉　一個說從前燈下嬌模樣　今日風前艷更堆
雖是三分顰蹙態　捧心還不讓西施　一個說當日藍衫和席帽　本來朗朗玉山巍
烏紗添得昂藏態　新入文昌倍有輝　彼此私心交愛敬　深情密意暗中催

秦鍾幻娘相見過了。仍將房門鎖好。秦鍾隨把房內窗檽打開。靠房牆頭用長竹竿將瓦戳下幾塊。裝點越牆情形。幻娘笑道。倒會撒虛頭的。隨即一同走至院門。輕敲兩下。那丫環還在外面聽見。忙開了鎖。秦鍾推門走出。幻娘隨後同行。那丫環攔住說。這是小婢子干係。怎麽老爺將吳小姐都帶出來。秦鍾道。承

你一片好心救人須救撤。如今我把吳小姐送到張太夫人處躲避幾時。你今日不要題起。明日叫你送飯來時。只說小姐已越牆逃走。這小姐就有生路了。那丫環道。小姐女孩兒家怎會跳起牆來。秦鍾道。你不知道小姐十分武勇。就是幾十丈高牆。也會縱下來呢。夫人他自明白。斷不追究的。那丫鬟道。小婢子也知夫人心裏比老爺還明白多呢。吳幻娘也假意向那丫鬟福了一福。說是多謝大姐的美意。那丫鬟笑道。好位伶俐小姐。心裏同夫人一樣明白。只有老爺略糊塗些。丫鬟鎖了院門去了。此時秦鍾是無心人。聽丫鬟這有心的話。並不在意。就同幻娘一直走進張太夫人內宅。

二人偕至高堂上　輕啓重簾見舅慈　暖閣太君爐正擁　擡頭看見是甥兒

張太夫人早知秦鍾要同吳幻娘來見。故做不知。

甥兒到此閒談好　何處攜來一女姬

秦鍾忙將前後始末原由及設計說婚的情節細說一遍。要求舅娘認爲義女。曲賜成全。

須念我（男女折磨無計合）　祇求你（菩提成就許皈依）

就叫小姐過來拜了義母。幻娘道。母親請上。女孩兒拜見。張太夫人受了幻娘兩拜。拉起彼此坐下。張太夫人對秦鍾道。你的夫人也太荒唐。怎麼把人鎖在我家。想要置之死地。又不對我說明。萬一釀成人命。

豈非移禍東吳。這等心狠。

旣然救得夫君命　正合容留作次妻　爲甚玉環欺哄下　悔婚如是歹心機
不將已屋來關鎖　却使旁人惹是非　移禍老身心太狠　這樁事件斷難依

秦鍾道。舅娘請息怒。此時若與舅娘理論。有礙幻娘。

他知道幻娘眞下落　斷然又起一重蹊　從來忌器難投鼠　全仗寬容衅始彌

張太夫人道。我本不應屈吳小姐爲女。只因你夫人太狠。倒要認爲母女纔好。慢慢設法打破他的醋瓶。此時雖是惱他、自不便就與較論。秦鍾道。如此更感大情。列位想都曉得張太夫人這些做作。總是綉鴛夫人和幻娘商量定的。倒是認義女一節。却不甚假。這書內眞崔小姐拜王大人爲義父。假崔小姐又認作崔公親女。惟有幻娘一人來蘇。沒有親眷。自然也該認一門乾親。熱鬧熱鬧。况且幻娘心裏本覺得眞鄉客女。拜在張太夫人名下。倒底多好些倚靠。所以這回書九分是眞中假。這一分却是假中眞。幻娘隨接口說道。蒙母親收留膝下。事事都仗成全。孩兒也不敢說感恩的套話了。張太夫人道。你們旣商量定了。我自依計而行。只是外甥裝病。不要露出破綻纔好。秦鍾道。謹依尊命。張太夫人隨將幻娘安頓在自己上房後身院內三間屋裏。那院子是從張太夫人內房床後另有兩扇小門通進院內。復有總門院門

進去。又是一方小天井。纔是住屋。那院門用鎖鎖好。只說是堆放什物之所。外人不能進內。若是眞果瞞着綉鴛夫人。却也查察不到。秦鍾這纔放心。

三間小屋真幽僻　沒有旁人得暗窺　鴻雁也教飛不到　夫人呵　就你會鑽山打洞也難知

只是一件　東邊鎖又西邊鎖　幻娘呵　你莫不是關鎖重重命裏隨　此刻秦郎心事定　安排假病要人醫

秦鍾辭謝了張太夫人回家。綉鴛夫人也纔從王小姐處歸房。秦鍾走到房門口。忽然跌了一交。扒不起來。登時不省人事。未知秦鍾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癡郎三變症圈套深鑽　神醫五字書連環重贈

話說秦鍾忽然一交跌在房門口地上。兩眼翻白。口內流涎。眞像霎時中了風邪的樣。

倐爾一交身墜地　涎流目瞪貌如痴

丫鬟道。夫人不好了。老爺跌倒在地。痰厥過去了。

夫人聽說忙來看　眞果痰邪中霎時　（白）快些扶起老爺來擡到床上去　攙扶不動平擡起

放向牙床挺若屍　（白）相公你是怎樣的吓實在奇了　因甚膏肓來二豎　如雷似箭急難支

（白）爲何跌了一交便這般利害。　頻呼疊喚全無覺　似此糊塗驟得奇

相公年紀正輕。體又不胖。怎麼會得中風病症。

年輕體瘦風痰少　怪病飛來大可疑

秦鍾聽夫人說少年體瘦。不應得中風病症。恐怕露出馬脚。忙將身子略略動彈。口裏嘆出一聲氣來。

身體漸移徐嘆氣　（白）丫鬟道好了老爺有些甦醒了　回生略略有靈機　（白）夫人道相公倒底是怎麼的

夫人重復連連問　依舊昏昏不置詞　忽然狂叫高聲喊　譫語胡蘆信口題

（白）呀怎麼又變了狂叫譫語之病　變症竟成俄頃事　上天下地盡無稽

秦鍾忽然高聲狂叫。說我那吳幻娘上了天。玉皇大帝。封他為散花仙女。咦雲裳霞帔好不光華。

（夫人唱）說甚麼雲裳霞帔光華甚　只不過是　粉黛枯髏枉自迷

秦鍾又叫道。怎麼一霎時。被個羅刹女。把我的吳幻娘鎖到酆都地獄裏去了。苦惱呀苦惱。夫人道相公你眞個痴了。

陽間那有森羅殿　地獄天堂一念移

秦鍾又叫道。你在做兵部官的人家。今日是甚風兒吹到我這學士家裏來。我好喜也。

（夫人唱）他明明記得題兵部　學士頭銜也自知

既是胡言亂語。如何記這樣清白。

豈是真迷心裏竅　看來還帶五分欺

秦鍾聽得這話。眞是頂門一計沒處躲閃。只得又要變症了。你說又變了什麼症。就變了一個氣乏聲嘶之症。這三次症候都是醫書上有的。想來秦鍾無書不讀。豈有黃帝內經醫宗金鑑沒有看過的道理。故

此一時三變總沒有杜撰的症候。倒也好笑。

但看他神氣索然添困乏 聲高漸漸改聲低 三番變症書中有 半個時辰變却稀

倒像西游記上孫行者。三次變化去三調羅刹女的芭蕉扇。好扇熄那一座火焰山的。豈知綉鴛夫人淨醋澆成。純妬鑄就的有威有勢。赫赫炎炎這一座無形火焰山。不比西方路上有形之山容易扇得熄。就是齊天大聖隨身七十二變。只怕到秦夫人這裏也無用處。何況秦鍾只得三變。笑話少說。秦鍾聲氣漸低。口中只是有氣沒力的叫吳幻娘三字。秦夫人道。原來他掉了魂在吳家女子身上。那裏是甚麽病。如今到沒處叫回他的魂來。他旣無情。我也無義。只好由他死活罷了。

他一心只想吳家女 失掉靈魂沒把持 留戀新人忘却舊 自家尋死怨誰伊

這話秦鍾聽了。心裏未免着慌。却好前日那個通信的丫鬟在旁勸道。夫人不可執意。老爺這病來勢甚兇。倒底要請醫調治。一位少年三品的官員。萬一白送了性命。雖是自作自受。連累夫人的榮華富貴也享不成。豈不可惜夫人道。這話却還有理。

丫鬟語語皆情理 只得延醫救病危

你就傳出去。速即請一名醫前來診視。

速延名手來調治　心病還愁沒藥施

這一傳出去。秦府大小人等。都曉得老爺得了兇險急症。人心皇皇。有些想得好處的家人。生怕老爺有了長短。失却靠山。有些纔來不久的家人。懊悔鑽這一條門路。枉費多少薦書。還有些自來不說好話的。街鄰閒漢講少年富貴太早。少有長壽星君。你一句。我一句。忙忙亂亂的不了。倒是王竹卿小姐。因爲秦鍾是奉旨送親的人。這差使還沒交代。未免有幾分關切。認以爲眞。每日打發使女到秦夫人處問候。此外就是老僕石芝金氏夫婦。二人十分着急。石芝猜想老爺這病。因思想吳幻娘而起。幻娘一到病可回頭。但不敢在夫人面前言及。且夫人前日不曾追問到我。已是十二分容情。怎好再去撩撥他。曾求過張太夫人。又不肯管閒事。惟有訪延蘇州第一個名醫。好快快醫治全愈的。誰知從秦鍾這一位絕頂聰明學士起。以及宅內無數家丁。都被繡鴛夫人幻娘小姐兩個女郎。當作傀儡撥弄。未免可笑。

堪笑衆多男子漢　盡成傀儡被牽提　女郎游戲誰能解　始信雄風不及雌

那衆人是合宅皇皇急急衆　這秦閣學一人鬱鬱更悽悽　試問名醫何姓氏　須臾請到進蘭幃

這位醫生是蘇州第一有名的時醫。叫做包一劑。本來醫道不精。中年行運甚好。他未交運的時節。只要一劑藥就斷送人到鬼門關。所以有這綽號。有一日運氣來了。瞎貓遇死鼠。用了一個草頭方。醫好一位

不識字的鎮守太監。替他掛紅上匾。一傳兩。兩傳三。行起時來。都說包一劑三字。是吃他一劑藥包好。不用吃第二劑。倒把從前極壞的名頭。變作目下頂好的徽號。說雖如此說。脉理不通。豈沒醫壞的人。列位不知運氣頭上患傷寒病的。吃了利濕熱的巴豆大黃。也會一瀉而愈。受風暑病的吃了補虛寒的肉桂附子。也會一汗而痊。就是有幾個醫死的大家。還說大數難逃。醫生原是有名的。怪不得他。況且這些得時的醫生藥案上總要寫謹防變症的話頭。預先留着地步。所以他橫衝直撞十幾年高擡身價沒有兩定蘇元請封一貫大錢轎馬。莫想請得動他。還要配多少丸散膏丹。不是假稱內有人參犀黃。就是珍珠八寶。哄騙病家的財帛。倒掙有萬貫家財。只是沒有兒子算是天報。自來說醫生絕後。若是醫生有子有孫的。平日必還去得。這包一劑。到中等人家看病。總要等到一二更天手纔搭上脈。就算看過了。嘴裏還要說今日看某大人某太太。什麼疑難症候。此刻還有幾十家未到。顯出他的又忙又高的身分。其實這本人的病症。始末源流。一毫未曉。全然用不着望聞問切四字。隨手開一藥方。聽天由命而已。怎奈世上的人以耳代目知醫的。多把他當作神仙看待。豈不誤了大事。你說這一位醫生。如何看得出秦鍾的假病來嗄。

胡謅亂語庸醫輩　那管人家造化低　趁着十年交好運　不愁藥症兩參差

自來說天醫星光照吳會。難道就沒有一個名醫。有是有的。只是名醫未必行時。時醫不皆名手。天下人要名稱其實最是難事。不單是行醫一件。這叫做藥醫不死病。佛度有緣人。

果然險症該逢救　扁鵲何曾世上稀　若是瀕危無救理　天公定數豈能違

這日包一劑。因是內閣學士秦大人請。不敢過做身分。一請就來。走進秦鍾臥室一看。痴迷的光景。就拿定主意。決是痰症無疑了。却故意細細診了兩手的脈。全不像在民間看病。匆忙光景。隨即開寫藥案。說道大人這病。由於長途勞頓。多用葷腥積成痰滯。外感風邪。加以失跌受驚。猝然痰厥。就是醫得人事清白。也怕手足不仁。且把我的藥吃三劑再看。

這病名爲痰厥症　葷腥凝積結胸脾　風邪外感除雖易　痲木終須在四肢
方用犀牛黃一塊　辰砂作引力相資　木香烏附南星子　此是三生飲最宜
不用人參防補滯　其中加減有深思

三生飲原是治痰迷古方。包一劑。不用人參。換上犀黃辰砂。未嘗不是定心安神的方法。可惜秦鍾這是假病。不曾看出。在下常見沒病的人。假意叫醫家看脈。沒有不說是那一經絡內受了些病。要吃一劑藥纔好。只因凡人身上。或是陽虛。或是陰虧。斷不能六脈調和一點毛病沒有。也怪不得醫家如此。何況秦

鍾裝得厮像。又遇這懵懂半生的包一劑。自然要寫出這個方案來。夫人在床後聽得心中暗笑。就分付丫鬟傳說費心。開發請封轎錢。包一劑便洋洋得意的走了。

醫生開下三生飲　這藥如何下得臍（白）夫人就私下另開了一個藥方　是十全大補湯頭藥

無病人纔療得飢

你想既就裝病。豈能不吃藥。那三生飲若是吃下三劑。無病的人不怕不生起病來。所以夫人私下開一個好人吃了有益的十全大補湯。叫人照方買藥。回來煎好親手拿到床前。道相公吃藥。秦鍾心想這藥如何亂吃得的。只得又裝着人事不知。仍叫那吳幻娘三字不肯住口。

聲聲只把吳娘喚　不顧床前捧藥巵　心苦何須兼口苦　裝瘋一着是高棋

夫人道。請了醫生不肯吃藥。這病如何得好。只得叫丫鬟們灌了。

兩個丫鬟扶起坐　一人撬齒一攜匙　頭扭手推流滿面　頑皮真像小孩兒

秦鍾只疑是苦藥。吃到口裏却甚甜。也就一口一口的咽將下去。

豈知補劑皆甜味　咽入喉嚨覺似飴

夫人道。既然吃下藥去。且扶他睡下安息一時。秦鍾鬧了這半天。不免困倦。又叫了幾聲吳幻娘。就也將

錯就錯的推睡着了。自從這日爲始。秦鍾忽醒忽睡。醒時不住的叫吳幻娘三字。不說別的話。那十全大補湯。倒吃了好幾劑。趁秦夫人到王小姐那里。就叫那通信的丫鬟。私下買些糕點藏放在床頭。偷吃充飢。也實在難爲狠了。他看看過了三日。張太夫人走了過來問道。外甥的病可好些。秦夫人道。還是照舊。原來張太夫人每日總來探問一次。只因秦鍾三日災限未滿。故此總不題及前議。這日秦鍾。看見張太夫人進房。那吳幻娘三字。越發像小學生讀三字經一般。接着念誦。眼光釘住張太夫人。既不好明題。又生怕老年人忘事。實在急得虛火上炎。面紅耳熱。

口忙心急呆呆看　三日如今已屆期　不記前言來說合　針氈怎坐許多時

太君會得其中意　纔要開聲笑動頤　賢甥娘呵你若要知他必腹事　試聽口內姓名題

吳娘既在蘇城裏　何不迎來慰積思

秦夫人道。如今吳幻娘越發是無下落的了。

他此時已作雲中雁　比不得前日會爲罩內雞

秦鍾默會夫人這話。是已經曉得幻娘走了。喜他並不追根。中我計矣。其實自己中了夫人之計。還坐在鼓裏呢。張太夫人道。吳娘既無找處。外甥這病便要日重一日。性命堪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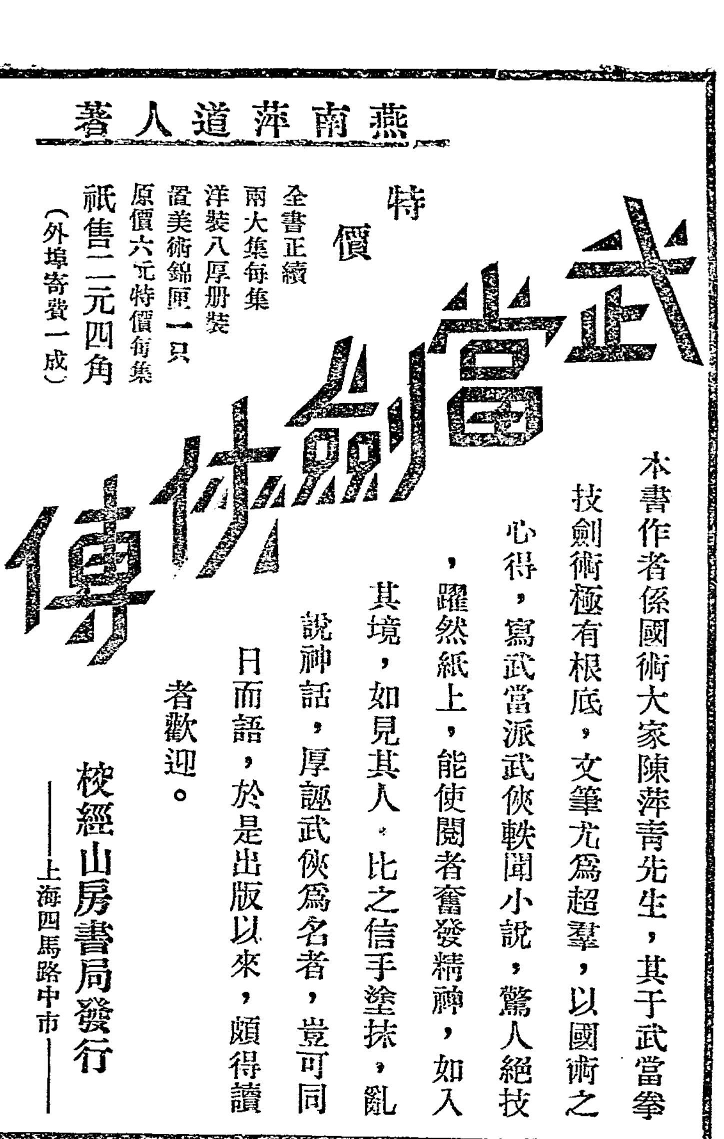
你任憑他蟬脫游清漢　可不躭悞了你鸞封濕紫泥
秦夫人道。這叫奴也無法。奴若是有攝人符籙。
也好把六甲六丁招速返（白）奴又沒有造化小兒紅爐一座　怎能彀照模照樣鑄還伊
張太夫人道。也該另想一個法兒出來。秦夫人道。除非有第二個吳幻娘頂名替代纔好。這是那裏去找。
前時悔任輕颺去　似在高樓掇去梯　頂名那有娉婷替　誰肯偏房允結褵
張太夫人道。賢甥媳說出頂替二字。觸起老身意中一個美人來了。秦夫人道是那個美人。張太夫人道。老身有一義女可可他也姓吳。小時就結拜的。尙未許字容貌與賢甥媳不相上下。老身就是今日爲媒。定爲外甥次室。只是要姊妹稱呼。不便以姬妾看待。你意如何。
天然巧合勾吳姓　好似當時大小姨　但是老身爲作合　佳人必定喜相依
只要賢甥媳呵將他認作同胞妹　包管和偕到老隨　惟此可醫夫壻病　噴香妙藥救呻吟
秦夫人道。如今是他性命要緊。舅婆既發慈悲。甥媳自然遵命。只是他不省人事。如何說與他知。張太夫人道。他言語雖然恍惚。神氣却尙淸明。待老身寫吳幻娘在此五字。給他看視。或者會登時了悟起來。秦夫人道如此甚妙。張太夫人就在桌上寫成紙條拿到秦鍾面前道。外甥你看這五個字便可大放寬心。

果然秦鍾一見這紙條就點頭領會。口中叫的吳幻娘漸漸少了。張太夫人隨向秦夫人索取聘物。說是先下了聘。等我夢晉孩兒回來擇日完姻。就是那日一同完全外甥這件好事。秦夫人道。兩家同日完姻極爲有趣。自然該先行聘定。他從前定山東吳家的親事。是玉連環。如今一客不煩二主。仍將玉連環爲聘便了。就在身邊解下。雙手遞與張太夫人。張太夫人又拿給秦鍾看道。這是千穩萬穩了。秦鍾心裏無限快樂。不但絕口不叫吳幻娘三字。連那些愁眉蹙額的形容。頃刻間變作喜地歡天的情狀。倒底眞的假不得。假的眞不來。這一變與前次三變不同。像孫猴子的尾巴露出本相來了。

三日昏沉俄頃好　渾疑刮目有金鎞　兩肩釋却千觔擔　寸念分開百丈絲
幸免孤鸞成獨鶴　竟能枯木發柔荑　癡郎心喜神俱旺　不怕旁觀有議譏
先前是顛狂魂出三千里　如今是寧靜心安十二時　病愈尋常無此速　眞同電走與風馳
夫人倘若疑心起　追究根由決露機　翻悔定婚仍不許　豈不是一場水月剩嗟欷

好。一位秦夫人明知是假。因爲這番已經耍嗀了他。將來等幻娘做親時再耍他不遲。此時且就此收科笑道。舅婆這五個字比神仙丹藥還靈。張太夫人道。這也是套的姜太公在此的文章。抄襲墨卷中式不算獨出心裁。大家說笑一會散了。秦鍾挨到次日。就言說如舊。飲食照常。倒沒一點心事。只巴着張靈快

些到家。早諳花燭。誰知秦鍾一番假病。反引出張太夫人一場眞病來。且聽下囘分解。


燕南萍道人著
武當劍俠傳
本書作者係國術大家陳萍青先生，其于武當拳
技劍術極有根底，文筆尤爲超羣，以國術之
心得，寫武當派武俠軼聞小說，驚人絕技
，躍然紙上，能使閱者奮發精神，如入
其境，如見其人。比之信手塗抹，亂
說神話，厚誣武俠爲名者，豈可同
日而語，於是出版以來，頗得讀
者歡迎。
校經山房書局發行
——上海四馬路中市——
特價
全書正續
兩大集每集
洋裝八厚册裝
置美術錦匣一只
原價六元特價每集
祇售二元四角
（外埠寄費一成）

第二十九回

索繡圖豪奴逼命　歸珂里慈母垂危

話說秦閣學一番假病。怎樣會引出張太夫人的眞病來。張太夫人自家患病。又與秦閣學什麼相干。不是這等說。凡事總有預兆。有秦閣學的假病就有張太夫人的眞病。這是對照的一個先例。故此說是引來的。張太夫人因何染病說來話長。

太君一向精神健　生性仁慈壽命長　自可重周花甲算　何愁偶爾冒風霜

人吃了煙火食。那風寒暑濕的病是不免的。

除是神仙能辟穀　方纔不受五行戕

只是太夫人辛勤教子。痛哭思兒的時節。從沒有半點疾病。如今子貴家榮。富貴風光。受享不盡。可見心內毫無鬱悶。外感何自而來。

子作高官娘快樂　不同當日苦凄涼　榮華富貴中無鬱　外感如何敢作殃

這樣說太夫人不該病了。有數說的貧苦時只落得一身無病。富貴時何求不遂就有病來磨他也不是

窮苦人。一定不生病。不過他有那些困頓流離的苦惱。天公可憐他。自然輕易不把重病降與他害。到富貴時樂極災生。往往受病魔纏繞。盈虛消長。一定之理。看看像天公故留缺陷。其實是上天公道無私。在下要改兩句唐詩說道。公道世間惟疾病。貴人身上不輕饒。但是貴人有貴人的福命。年災月晦。過了幾時。自然就會病退身安。比不得貧賤人不生大病。那窮苦二字。猶如纏縛絲纏。一生擺脫不掉。

貴人疾患醫能愈　只有窮人苦備嘗　束縛一生無擺布　猶如得病在膏肓
醫貧自古無良藥　救困何曾有妙方　活受偏偏多有壽　幾時另換好皮囊

列位聽了這話。必定說窮苦人難道不會得病死的。還要說世上就沒有窮苦人也會一朝富貴的。你們可知道大限來時。普天世界。誰逃得一個死字。貴賤窮通。總是同歸於盡。但是數盡考終。叫做大死。人生不免疾病。窮苦叫做小死。境遇雖同。講到了境遇。自有這一定此盈彼虧的道理。況且有多少窮人。受了幾十年困苦。忽然交運發跡。三年五載。就嗚乎哀哉。纔知道未交運以先。是他安身立命之時。既交運以後。是他日暮途窮之日。豈不可憐可嘆。所以大智慧大根器的人。如這部書上說的雲華道人吳人敵們。各自修心了道。只是要打破這一個死字關頭。奉勸世上人。縱不能成仙作佛。也少要營營擾擾。有事時積德行仁。無事時收心養性。自然消災延壽。却病增年。即如張太夫人一生慈善。教子成名。雖有暫時無

妄之災。是斷斷不妨大事的。(蘇白)介末張老太婆倒底爲嗜拉生仔病總弗講落去。只是擠忙作碌講嚕勸世文惹厭煞哉。列位。在下這書原是忠孝節烈禮義廉恥八個字的勸世文。講到病上就要觸起勸人積福延年的多少話來。列位肯細細領會這箇有益身心的道理。仿照書上說話行去必有好處。只當作小說盲詞囫圇看過。這是列位錯了。

人世無常原迅速　亟須回首自商量　逞强枉造千般孽　行險空登萬惡場

就是逐利爭名庸碌碌　依然一枕夢黃粱

世上的人蝸角蠅頭。無休無歇。有了千錢想萬錢。做了宰相想登仙。總是人心不足。慾壑難填。就像自己要活一千年。兒子也要活一千年。孫子又要活一千年。有這三千年的長日子。就是積玉如山。堆金似海。怎麼彀我同子孫過活。所以盡力營求。打算再沒個饜足的日子。及至用錢的時候。掂斤播兩。一文也不輕捨。要他仗義揮霍。不但生平無此豪舉。連這箇夢也是不會做過的。如此有進無出。一毛不拔。必定成一箇銀平大廈。米爛陳倉的財主。那知到閻羅王下了請帖。一分一釐也擕不去。只落得兩淚交流而已。甚有因爲受賄婪贓的事情發覺。不到大數該死之時。先做了無頭之鬼。這一個財字也坑害古今來多少庸夫俗子。就是晉朝潘岳那樣風流學士。聰敏才人。也爲看不破這金銀財帛。不聽他母親的訓戒。乾

沒不已。到做了黃門官時節。死於非命。他豈知錢財當以義取。取之以義。用之以義。自然常用常有。請看自來富貴人。只有死于財賄。從沒有死於窮餓的。錢字帶雙戈。只是積他做甚。若是爲子孫計。子孫好的不用積錢與他。不好的積錢與他。不過三年五載。化爲烏有。還要做多少壞事。惹禍招災。辱及祖父。怎不將現有錢財做些義舉。臨死時倒是帶得去的。

只有修行纔說輪迴苦　或者行義能臻福祿祥　天上靈仙忠與孝　人間善事壽而康
榮華撒手難攜去　功德隨身帶得長　定見兒孫蒙好報　還留來世享風光

這部書上婁娘娘王大人張夢晉崔素瓊以及甯王臧逵等。

賢奸榜樣分明在　召吉招兇理細詳

書內忠臣烈女義士貞妻。個個俱全。只是少一位孝子。惟有張靈。是個情種。有情的人。斷無不忠不孝的。張太夫人早已說他平時孝敬。不過是一句空話。若不是太夫人忽然染病。怎顯出他的大孝來。

百行首推無過孝　有基方可築高牆　晨昏定省非奇特　菽水歡娛亦理當
要抱真愚如赤子　完全天性立綱常　太君不是閒生病　怎顯張郎世少雙

要說張靈的孝。是人一時學不來的。且說張太夫人的大病。也是人一時想不到的。你說這病因何而起。

那日太夫人替秦鍾說合幻娘姻事。回來還同吳幻娘及充作崔小姐的薇香說笑了一番。倒也歡歡喜喜。講起成親之期。還議定等張靈回蘇。同日完姻。兩家熱鬧的話。就想到前接張靈鎮江發的信。說是扈駕到京。即便告假歸里。早晚也快到了。只是恨刁婆拏去愛月圖不還。反被奸人騙去。幾乎坑害孩兒性命。向他屢次索討。又不實說。還要出言嚇唬。累我日夜悲啼。雖是畫圖已在甯府遺失。不叫人去追問。那里氣得他過。隨即傳諭家丁。去問刁婆畫圖下落。着他又如何回覆。怎樣遮蓋。他前次的謊言。那騙畫謀婚呈圖陷罪的情節。太夫人看張靈家書聽假小姐敘說。故知備細。這是不用做書的交代。但是太夫人只叫家丁去追問畫圖。並沒叫他去逼勒生事。誰知現任兵部侍郎的家人。出去何等勢燄。

家丁領命刁家去　得意揚揚氣燄張　此日本兵門赫奕　不同當日秀才郎
自然豪僕來投靠　牙爪奴星虎又狼　凸肚挺胸尷尬面　開聲京調與官腔
一心恃狠多生事　圖詐銀錢入己囊　勢態獰猙如小鬼　叫人怕惡勝閻王
行行已到刁婆宅　高喊開門嚇得慌

刁婆聽得敲門聲音甚響。嚇了一跳。連忙開門出來。見是一位貴家內使。想來是尋找做謀。又是一件有抽水的交易。隨請入客屋坐下。

刁婆忙請家丁入　細問緣由話短長　尊姓大名何處住　定是要央煩月老覓紅粧

美人出產姑蘇地　本自西施種下秧　撥盡吳宮脂水馥　栽培千載綺羅香

駙妻娶妾人都有　不知是自訪嬌娥是代相　家丁冷笑開言道　你不必問我尊名住址鄉

我主本兵張少馬　高官二品位堂堂　興花橋側巍峨府　是你平時熟地方

刁婆道。原來是張府浪個二爺到這里做啥。家丁道。你還做夢呢。你那串騙愛月圖的事發了。今日是太夫人差我來的。

你只顧巧舌尖唇行騙局　坑人多少女和郎　到今日呵　禍到臨頭全未曉

還來勸我駙姬姜　就是交圖也爲央媒起　陡起奸心太不良　誰曉今朝俱敗露

媒人終受做媒殃　這纔叫做瓦罐不離井上破　將軍難免陣中亡

刁婆聽了這話魄散魂飛。只得賴道個個畫是姓臧個拏去。個弗關得唔事。家丁道。因爲是那臧姓取去。總與你大大的相干呢。

收圖不把佳人訪　串出奸豪賊姓臧　私到洪都謀匹配　黑風驚散好鴛鴦

從中又起波瀾惡　藩邸將圖進獻忙　送美皇宮他押解　中途貪夜膽行强

玉人斷送埋黃土　兔脫公然竟遠颺　(白)害得我家老爺呵　獄中受盡千般苦

一命幾乎付渺茫　起衅根苗都是你　這場仇恨豈能忘

刁婆道。臧家裏向說放拉箱子裏撥拉賊偷去哉。個款鬧仔個樣大事體。唔弗曉得介。二爺若弗相信等姓臧個居來去問末哉。家丁道。我說你是做夢還不會醒。你原來不知那姓臧的已被我家老爺在軍前拿發即時殺了。

他無端撞進天羅網　砍却頭顱枉自傷

刁婆聽得臧淩被殺心內雖老大吃驚却有三分正好推賴的主意。說道。寃有頭。債有主。姓臧個死仔。那哼就說唔噥串騙個介。家丁道。你只道他死無對證。那知道他死不饒你呢。

家爺曾把奸徒審　一一招承罪狀彰　他說是你畫計設謀先起意　帶累他憑空造孽逞鋒鋩

聲聲不怨天和地　只怨虔婆黑肺腸　確鑿供詞成鐵案　已經上本奏朝廊

今朝明日家爺到　要請你枉死城中走一場

刁婆道。個是姓臧個爛舌頭個拉亂嚼。難道亞丟老爺也弗問問明白亦無啥憑據就宅介寃枉人哉。

他噴血汚人何足據　那里有官司捉賊不憑贓　無辜難把刑章用　怎屈殺平人去頂缸

家丁又道。我家老爺問定供招。奏明皇帝。豈還容你辯白。況且兵部大堂。有欽賜上方寶劍。不論貪官污吏。先斬後奏。殺一個媒婆。與像殺一隻雞的容易。那有工夫管你屈是不屈。

上方寶劍隨身帶　斬殺由心意氣揚　稀罕媒婆人一個　卽時屈死又何妨

兵部侍郎回家。那有賜上方劍的事。都是家丁嚇唬刁婆的話。刁婆知道什麼。自然信以為實。就哀告央懇道。二爺個件事體要啞吶求求太夫人。卽算做個好事。放唔一條活路個哉。家丁道你那知道。太夫人惱你比老爺更加一倍。

太君惱你言多詐　刻刻難將鬼蜮防　還要用言相禁嚇　安排暗箭與明鎗

巧籌毒計行千里　連累啼痕有萬行　恨不就把你剝皮剮食肉　那能還與你方便渡慈航

今日太夫人分付我來追問你畫圖下落。若沒有原圖繳回。就將你押往蘇州府監。先受些零碎罪。等老爺回來。打發你上路。如今惟有快些將圖交出。你尚可緩須臾之死。我也好消今日之差。

畫圖值甚錢和鈔　救命關頭莫再藏

刁婆道。二爺若是畫拉里唔末。放攏仔做啥介個歇姓臧个死哉。討亦無討處。變亦變弗出。個末那處。家丁道。自然是怕拏出圖來。坐實你串騙之罪。故此佯裝不曉。希圖捉賊無贓。你可知道有圖倒生。無圖必

死麼。

有圖或免身遭刃　無畫終須血濺裳　(白)這也痴得緊了　你自不求生惟覓死

始終算計總荒唐　只拚得有形八換虛空影　情願一卷丹青把一命償

想是你陽世的媒做得厭煩。要到陰司替判官小鬼做撮合山去。

小鬼判官紛嫁娶　迷魂暢飲鬼媒湯　還怕你巧言更把閻羅哄　說聘陰司杜麗娘

家丁一面嚇唬一面嘲笑。說的刁婆又羞又怕。左思右想。無法可施。這總是姓臧的賊害我。有屈難伸。看這來八光景。今日無圖交出。就要帶往府監。況且張老爺半載波渣。太夫人一年涕淚。以及那位小姐孤館亡身。都因此圖而起。張老爺回來怎肯與我干休。那姓臧的賊。又已死了。我就有一千張嘴也辯不明白。前後總是一死。不如先尋了當。省得零碎受罪。這刁婆定是起了這一個念頭。纔能彀匹婦損軀。萬夫莫挽。隨向家丁說道。唔今朝是活弗得个哉。便用盡氣力。一頭撞在青石牆上。霎時流血滿面。跌倒地上。刁婆也是六十向外的人。剛剛撞破致命額角。自然登時氣絕身亡。那家丁見不是路。一溜煙走了。街坊上有的認得是簇簇新新張兵部的家丁。誰敢上來攔阻。虧得刁婆沒有親屬出來講話。只有一個不成人的兒子叫做刁方。久已下海去了。行踪無定。一年不過回來一兩次。甲鄰稟報吳縣相驗收屍。知道張

侍郎家人威逼。不好究問。就取了貧苦輕生的供結將就含糊申詳上司完結這椿公案。明朝鄉紳。勢燄薰天橫行鄉里。那有地方官在他眼裏。他平日幹了多少犯法違條傷天害理的事。地方官也不敢輕易過問。若是家人逼死了幾個平民。眞如螞蟻一般算的什麼。明朝天下。始終斷送在這些混賬鄉紳手裏。若是如今。何怕公侯將相。在家分外不敢多事。纔見得太平世界。功令森嚴呢。但張靈豈是縱容家人生事的鄉紳。怎奈街坊不敢阻攔。縣官不敢追究。這是積習相沿。可爲浩歎。

鄉紳兇惡真如虎　欺負平民藐憲章　明季釀成亡國禍　都由此輩大鴟張
地方鐵面官員少　儘是趨炎畏勢郎　卽如這日刁婆事　一昧糊塗就案詳
不識家丁何意見　盡情威逼沒商量

那家丁並不是有心逼死刁婆。只是仗着主人官勢。藉此施展一番。見他的作爲利害。豪奴伎倆。大抵如斯。又因奉命索圖。只道那圖獻了甯王。仍舊交還臧姓。依然付與刁婆。自然是刁婆臧匿不肯拏了出來。太夫人纔叫他索取。故此假揑許多利害語言盡情逼索。他不曉得太夫人追問畫圖下落。是要看刁婆又如何說謊遮蓋。他竟把題目做錯了。

不曾仰體差來意　兇猛渾如亂吠龐　一派狠詞蛇舌吐　通身惡狀鬼形裝

那知人命須臾釀　只說虔婆取次降　一見伏屍墻壁下　飛風似馬放開韁

這也是刁婆命該如此。

天公註定巖墻死　大限臨頭沒躲藏

論起刁婆被臧凌誆去畫圖。也是無心之錯。就是從前對張太夫人說那幾句謊話。也是臧凌教他說的。他並不知情。今番情急喪生。豈不含冤負屈。列位不知這刁婆一生造的罪孽不少。應該有此收場。善惡報應。是不錯的。

他做媒只顧銀 賺錢　蜃氣成樓雪架梁　儘把才人婚醜婦　多將美人配痴郎

白頭還說年庚小　癈疾偏言氣體强　誇說窮家皆富厚　鋪張貧族有奩妝

臨時又說瞞天謊　挑起爭端兩處忙　女需首飾加珠串　男要珍奇壓寶箱

只得托他來婉說　謝金媒禮總歸囊　有人如約來添辦　他又潛施抵盜方

及至過門齊抱怨　夫妻反目事尋常　紅顏鬱結身多死　名士嗟吁命也傷

他害人計數 盈千百　這果報難逃 仗彼蒼。

今日就有寃屈。只好到閻羅殿上告臧凌去罷了。他二人自是前生一刧。另有因果。與旁人無涉。旁人也

斷不能知道的。

後果前因同一劫　陰曹對狀自昭彰

且說刁婆已死家丁回去稟覆夫人。他把嚇逼的話一概收起。但言一到他家題說索圖一事。他便十分慌張害怕。不提防他情虛畏罪。就自己在牆上撞死了。張太夫人聞言大驚道。豈不是我斷送了他一條性命。我平日吃齋念佛。連雞鴨都不肯殺。怎麼今日平白把一個活活的人逼死了。臨老造這大孽如何銷算。

平時戒殺多齋戒　口念彌陀拜法王　忍使平人因我死　此心那得不驚惶
一時錯着追無及　五夜寃魂恨最長　垂老如何銷孽障　九幽科罪有誰搪

大家聽太夫人這話。都來勸解。說這是他自作自受。與人無干。老年人不要多此疑心。徒增煩惱。勸雖如此勸。怎奈太夫人隱悶在中。驟難解釋。這日勉強吃了一碗飯。哽噎胸間。到晚來睡在床上翻來覆去不曾合眼。倒像刁婆鬼魂在帳前索命的一般。心驚肉跳。徹夜不甯。不免風寒乘虛而入。忽然頭痛氣阻。身熱神昏。染成一種噤口傷寒之症。

人到疑心生暗鬼　帳前但覺影幢幢　晚餐哽噎先停食　徹夜驚猜祗拍床

未免風邪容易入　外邊火熱內冰涼　氣阻神昏成噤口　傷寒難得好醫方

家下人看見太夫人有幾分病。連忙去請醫生。不用說又是蘇州第一名醫包一劑了。包一劑到來胗了脉。看見太夫人面上發紅。認是火症。且紅爐繡幕。綫閣重裘。那有寒氣鑽入。一定是冬間烘多了火。老年水虧。受不得火燥。故得此病。旁邊丫鬟們還說因受了些驚。停了些食而起。包一劑若肯虛心再細細體究一番。或者不至大錯。他只顧認着他心上的靶子射去。全不管謬以毫釐失之千里。還說火盛自易受驚。人虛最能停食。就用一服張仲景傳下來的人參白虎湯。雖是古方。奈與症候相反。包一劑去後。煎藥服下。你說吃了石膏人參。把風寒積食。凝結中宮。自然到第二日又添了脾困胃疼。氣湊口苦的多少毛病。連忙又請包一劑來看。他還認作火結。又將原方加上芒硝大黃兩味。這一服藥吃下。效驗更神。太夫人一夜瀉了十餘次。瀉得人事昏迷。精神昏亂。只剩有一絲游氣。命在垂危。又請別的幾位醫生來看。都叫料理後事不肯下藥。古人說的不藥是中醫。藥如何錯吃得的。

庸醫混用芒硝藥　不顧衰年體瘠尫　真是殺人兇劊子　草菅人命實無良
自然絕嗣今生報　來世成蛆落糞坑　慢說惡醫包一劑　且言大衆盡倉皇
太君已在垂危際　那有金丹與玉漿　急煞至親秦閣學　幼年恨不讀青囊

一朝坐誤庸醫手　夢晉須知我在旁　況有幻娘相倚仗　從今誰與護新妝
老人風燭如難保　花燭還愁也散場　相見表兄無面目　現成好事費籌商
秦鍾此刻慌無措　更有佳人兩個忙　一是膝下勾（吳新義女）　一是房中兒（媳小薇香）
殷勤服侍爭嘗藥　辛苦扶持各遞湯　連夜不眠衣不解　相看無計淚汪汪
焚香齊向蒼天禱　拜斗都求福命强　願減已年添壽算　祈將身代保安康
自然孝念神人格　轉眼回春化吉祥

秦鍾意亂心忙。替太夫人趕緊署辦後事。秦夫人也是急不可言。日日來探問照應更有幻娘同充崔小姐的薇香。目不交睫。衣不解帶。遞湯嘗藥。服事了三日三夜。雖然看着太夫人看看不濟。他們二人心裏還有九分想好。這纔是一點孝心。到了第三日。聽見衆醫生不肯下藥。芳心交急。涕淚對流。等到夜靜。寫了一道疏文。焚香拜斗。願以身代。並求各減天年。增添太夫人陽壽。這一夜每人何只千百拜。眞是孝感動天。自然神靈要催促張靈趕緊回家。說法醫救。世上孝子難得。尤其孝順媳婦十無二三。往往丈夫平日還有些孝敬虛文。經不得枕邊言。講長道短。不是說公婆煩碎刻薄。就是說公婆相待偏心。一日兩兩日三。把丈夫心腸說變了。本不是良心發出來的孝敬。連這二字虛文。都漸漸稀少。甚有聞父母之言。遠

拗挺撞。聽妻子之言。下氣柔聲。妻子穿珠帶銀。早魚暮肉。父母不過是幾件薄綢粗布衣裳。半冷不熱茶飯。那里想有稱心的銀錢與父母用。還要逢人自誇是孝養父母的人。無論富貴貧賤。犯此病者。不一而足。這種不孝之子。一半是老婆攛掇而成。如果男人把待老婆的心腸待父母。女人把待兒女心腸待公婆。就是天下第一孝子孝媳了。單說到不聽婦人言還是沒奈何的一着。怎如娶得賢孝妻房同心努力。孝敬雙親的好。可知道簷前水。點點滴舊窩。孝敬公婆的。自然產生貴子。也要一個孝順媳婦半生受享。忤逆公婆的。必定又有媳婦來忤逆他。這是一定之理。卽如薇香本是侍婢出身。幻娘又不過新結拜的義女。他兩人如此眞心盡孝。後來却連生貴子。誥封一品夫人。何等馨香榮耀。可見孝爲百行之先。報應不爽。若是不孝的現報。分外神速。豈不可怕。但願普天下婦人女子。都拿薇香幻娘。當個榜樣。在家做位孝順女兒。出嫁做位賢孝媳婦。就做不到一二品夫人。今生來世也總有大大的一個好果報的。

內則女經須細看　自來賢孝重閨房　助夫不缺晨昏侍　盡敬還從寢膳將
但勸藁砧勤定省　不由長舌弄刀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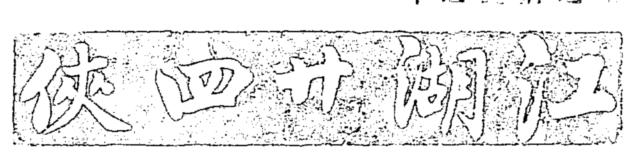
也儘有忤逆的兒子。娶了一個賢淑媳婦。倒會改變了孝順起來。

此中點運潛移術　全仗齊眉有婦良　能孝公婆和父母　鸞封鵠算慶無疆

薇香幻娘二人。每夜拜斗禱天。不見太夫人病體少減。十分悲戚。合家大小忙亂自不必言。那邊眞崔小姐住在秦府。未曾過門。不便遣人問候。也在自己房內默默焚香禱告。愁急非常。與薇香幻娘一樣心思。別人家求一個好媳婦不可得。張太夫人倒有了兩位孝順媳婦。又有一個好乾女兒。也是前世修積來的。只是太夫人這病已有九分不中用的了。不知那一分可還有起死回生的想頭。除非像眞假兩位崔小姐。得了仙人的丹藥。或者還不可知。但是天下那有這些神仙下降。替人治病。且聽下回分解。

文壇上之宿將
小說界之泰斗

楊塵因先生名著：



今書材料，係採集於滿清百數十種禁書中，

根據二百餘件秘密歷史

楊先生以流麗，精心，活潑，之文章

寫劍客俠士絕倫之武藝，敘離情奇跡詭譎之事實

其宗旨與情節，以排滿革命家為光覺人物，

又有十八人為主中主，廿四俠客為主人翁，

二十餘人為主中賓，以扶漢之正義，作鋤奸之俠舉，洋洋灑灑，百二十萬言，字字根據歷史，足補世事之闕，洵歷史武俠小說中第一偉大傑作也。

上海四馬路中
校經山房書局發行

全書計編兩集每集八冊
原價五元特價二元五角
合購 特別優待 祇售四元五角 外埠函購一

何必西廂

一名梅花夢





第三十回

割心孝子頃刻回天　度厄仙人隔年儲藥

話説張太夫人患病垂危。合家驚慌忙亂。薇香幻娘二人。每夜焚香拜斗。不見効驗。眞是淚盡眼枯。神魂無主。就是秦閣學急得沒法。不過趕緊代爲置辦衣衾棺木而已。話分兩頭。且說張靈崔鶴吳人敵三人。扈送正德爺御駕還朝。那一路翠柏青松迎鑾祝聖。仍是前幾回書內說的。昇平熱鬧的風光。毋庸再敍及到北京。已是臘月初旬。崔張二人。卽又具本告假。天子准假三月。因張靈家有老母徐氏。就賞賜徐氏貂皮十張。彩緞十疋。人參一觔。御書硃砂龍箋福字一幅。給張靈帶回。又另賜崔張二人盤費銀各五百兩。並諭兵部給予勘合。由驛回鄉。傳旨所過地方各官郊迎三十里。途路家鄉俱準用本身品級儀仗。這是皇恩逾格。降重勛臣一時未有。同朝文武莫不艷羨寵榮。交相誇贊。

九重天子隆恩賜　加寵崔張岳壻賢　錫類更因臣有母　頒金不使路無纏
馳郵勘合文同給　儀仗郊迎旨又傳　優眷勛臣從未有　滿朝驚羨各瞿然

崔張二人陛辭謝恩。隨到各官公寓辭行。就一同往拜正心伯吳人敵。吳公道。弟亦歸山念切。本要上表

辭官。只因賢翁堦告假在前。不便接踵而起。又煩聖聽。且請先行。來歲上元節後。吳門會眞道院。正我等大會之時。此次分離。不過月餘事耳。崔張二人齊道。閣下爲皇朝梁棟。正當建功竹帛。媲美汾陽。如何說到歸隱二字。就是聖上必不肯輕放還山。下官們三月來京。仍可追隨鞭鐙。吳公掀髯笑道。急流勇退。哲人之善保功名。出世離塵。達士之克全心性。韓信受椒房之戮。豈如辟穀留侯。文種遭鳥喙之戕。何以游湖范蠡。榮華一瞬。轉眼成空。迷悞終身。吐絲自縛。若不早出圜圚。亟求解脫。及至鐘鳴漏盡。追悔遲矣。況自了了人。時節因緣。不可錯過。今日尚難道破。二公自不得而知。且待來春。定看分曉。崔張二人不便再言。就各諾諾告辭而退。

吳公久有辭官志　跳出名圈與利圈　勘透榮華俱是夢　回頭脫解得真銓
崔張那識其中意　識得機關卽是仙　道院正元應大會　自然時節有因緣
英雄智慧非凡品　指點渾如妙偈宣　可惜不能言下悟　一時默默各無言

吳公何日上表辭官。尚在下回書內。單講張崔二人回寓。收拾齊備。恰好朱佶在宣化等候新任接印。此時正來陛見。奉旨速赴應天巡撫之任。就是次日一同起程。在京文武各官一齊送至彰義門外。揮手而別。這送的不是應天巡撫。送的是現任吏兵兩部得寵的侍郎。故此大小人員這日無人不到。各人總要

呈身露面。只怕挨擠不上。似此聲勢烜赫。無異王公。倒挈帶朱佶十分光彩。送崔張二人的。落得做人情。也順帶公文。向他致意。不然。巡撫在外省。雖然節鉞威嚴。出京時要想這些人公送。眞是半夜裏趕城門。早多着呢。往常人說是京官冷淸。不如外面。如今纔曉得京官熱鬧。強似外官。總是要看人地位身分。無論在京在外。也不是個個熱鬧。個個冷淸的。就是自北直以至江南。一路地方官員。三十里郊外迎送供應。鋪陳極爲致敬盡禮。也因奉有旨意。不致不遵。旣然朱佶同行。自然不好不一樣接待。若是往常隣省上司。不過照例應酬。要入了江南界。纔得威風體面呢。

一路傳牌馳探馬　送迎官不敢遲延　鋪張行館春如海　供給常餐酒似泉

旱路八人飛轎疾　水程百丈衆夫縴　陟山冬暖雲奔騎　度水風輕箭駛船

怪道行行纔半月　風光早見虎邱烟

崔張二人同朱佶一路出京。不過半月。已近蘇州。你道爲何到的這快。這是天意要催張靈速見太夫人之面。否則蘇州離京二千七百餘里。至快也要一月呢。且說那未出京時。崔鶴張靈自然要面謝朱佶保薦之情。若論引薦。應該認朱佶爲老師。各執門生之禮。因張靈是秦鍾的表兄。秦鍾是朱佶的妹丈。原是至戚。崔鶴是朱佶的年伯。所以照舊稱呼。且拜爵公朝。謝恩私室。豈是爲朝廷薦賢才的道理。你想這三

位俊杰。如何尚存這等俗見。倒落得邸館行舟。談今說古。頗不寂寞。朱佶的家眷。同粗重行李。是從宣化另作一起動身南下。不曾進京。故此朱佶路上。沒得牽纏。一同行走迅速。到了蘇州滸墅關。不說文官公服手版。武官披執擺隊。都早已出城在關外迎接。及至船抵胥門停泊。只見渡口欄杆結彩。馬頭棚廠懸燈。紅綺成霞。鼓吹沸日。三位大人上岸。各官有打躬者有跪道者。簇繞一團。不減出京時赫奕。

吏部管文兵部武　樞機同贊近龍顏　大中丞是封疆吏　一樣尊崇虎節權
錦廠綵棚光射日　管絃鼓樂鬧喧天　烏紗密似鴉成陣　繡甲環如蟻逐羶
司道傴僂還盡禮　副參匍匐共爭先　其餘大小官員輩　都結躬身叩首緣

只聽得三聲大炮。三位大人。坐上八人大轎。三起執事。喝道開鑼。前呼後擁。依照朝班次序。讓崔大人先行。張大人居二。朱大人第三。合蘇州城裏。十停人倒有三四停人來看。擁擠不開。比看臺戲的人還多。蘇州大去處。來往官員儀仗。本是見熟的。這日却是爲何。一則三頂大轎一起進城。比平常鬧熱。二則新巡撫大人不知怎樣一位品貌。都要見識見識。三則聽得兵部侍郎張大人。就是蘇州府人。奉旨回家。省親完聚。本地人就在本城乘坐八轎放炮鳴鑼。執事儀從。與地方督撫無二。自來封公拜相回家。也不能如此。這是從古未有之事。況且奉旨歸娶。可見年紀甚輕。倒已經做到二品大人地位。就飛也飛不得這樣

快。所以爲這一節。轟動滿城看的人越發多了。

滿城轟動因三事　第一張郎盛事兼　本地人歸如督撫　八騶儀從盡齊全

堂堂兵侍官威顯　正是青春美少年　歸娶邇來纔奉旨　少雙寡二邁前賢

世人少所見。則多所怪。難道。一二品貴官總要七八十年紀纔做得的。就是這朱撫臺。那秦閣學。何嘗不是未滿三旬。都做到二品之職。惟二公先已完姻。只有奉旨歸娶四字。略遜張郎一籌耳。

青年官貴尋常事　二品完姻世少傳　給假歸諧連理願　佳期欽奉玉音宣

嫦娥製就宮袍錦　親贈檀郎好並肩　此樂祗應天上得　不圖今日在人間

通城聞信爭來看　欣羨稱揚望眼穿　只見綠幕八人三頂轎　各人頭踏熱炎炎

青旛紅傘排鮮豔　玉斧金瓜遠接聯　高帽峨峨淸道路　提爐對對散香烟

滿架令旗利令箭　攔人長棍更長鞭　雉冠劊子獰猙惡　獅吼鑼聲振動天

粉牌肅靜兼迴避　金字牌多各署銜　儀仗紛陳難細數　弓刀護衞共森嚴

後先百騎雙行列　遠近傳呼十里連　第一前行崔吏部　霜髯雪鬢尙童顏

第二張郎真出衆　英年風貌賽神仙　中丞雖是他公祖　却按朝班走在前

第三正是新巡撫　領下無鬚貌亦研　不是此行借夢晉　吉人更顯致翩翩
爭言好個張兵部　擲果盈車事可沿　衛玠正愁人看煞　一時分路大街邊

三位大人進了省城。正行之間。朱佶就是這日吉時走馬上任。張靈請崔鶴在他家內居住。隨與朱佶分道而行。儀仗往與花橋盡發。日前秦鍾也是奉旨送親如何冷冷清清的回家。不似張靈這回光景。因爲張靈是傳旨命地方官郊迎。准用品級儀仗。秦鍾送親。旨上却沒有這句話。也不是正德爺薄待秦鍾。出于一時聖意。各人運氣不同。且那日秦鍾先自上岸。不曾驚動得地方官。若等到次日。城內官員聞信。雖沒得這樣十分烜赫。也有一番熱鬧接待。你想一位現任開學欽差。他們也是不敢怠慢的。這里崔張二公開道行走。秦鍾先已得信。正在萬分愁急之時。不覺心中稍慰。說道倒底舅母有福。等得夢晉兄趕回送終。也是樁妙事。隨定到張靈家內。等候接見。

秦鍾走到張家內　候接張靈共晤言　此際張靈多快適　晝榮衣錦故鄉旋
官居八座經年得　筆掃千人舉世傳　當日青衫頻落魄　登時丹鳳任高騫
經綸纔遂男兒願　光彩還從梓里添　老母康強真有福　手擎鸞誥慰金萱
皇恩御賜便蕃物　增得高堂壽算綿　佳偶素瓊今稱意　竹卿王女亦嬋娟

從此暢敘家庭樂　奉侍慈親過百年　轎裏思量心裏喜　重重好事到朱檐
不知不覺家門到　只見秦郎立戶前

張靈到了自家門首。同崔公下轎。只適秦鍾迎出門外。彼此遜進大廳見禮。張靈正怪秦鍾年餘暌別。一旦相逢。各自頭角崢嶸。非同往昔如何並無笑語相迎。但見愁容滿面。心下正自忖量。秦鍾忽道。舅娘病已臨危。小弟代陪令岳。表兄快些進內看視。這一句話。嚇得張靈就如泥塑木雕。魂不附體。這纔是樂極生悲。連忙三步兩步跑進內宅。薇香幻娘俱各迴避。張靈一見太夫人面如紙白。人事昏沉。連叫幾聲我的親娘。全然不應。模着心頭只得一點熱。按着鼻孔只有一絲氣。不禁啓聲大哭。

張靈一見慈親面　魄散魂飛淚湧泉　大放號咷聲不住　五中摧裂亂叫天
我的親娘吓　總是孩兒身不孝　累娘日夜望懸懸　想因思子心中鬱
一病都由百慮煎　虛弱風寒容易入　無人調護致沉綿　我好悔好恨吓
一不該喬裝乞丐吟詩句　二不該驀見圖容作詠篇　三不該托詞天竺還香願　四不該私往洪都覓好緣
五不該離婚官斷仍流寓　六不該剜肉膚傷療病痊　七不該侮罵中官遭禁獄　八不該游觀皖水受屯邅
九不該得官不早辭歸養　十不該扈駕還羈順道旋

有此十椿大罪。何以爲人。何以爲子。就有潑天富貴。絕世佳人。要他何用。倒不如貧家小戶。守着一個蓬頭赤脚村婆子。尙得奉養雙親。克進天倫樂趣。

求榮不得同親享　覓婦還將事母捐　只知道仕則熱中兼好色　全忘了倚門白髮老親年
到如今美女高官成嚼蠟　只剩得慈顏相見反黃泉　豈但是不及貧家歡菽水　又何異披毛帶角一身兼
想到心酸重痛哭　惟拚一死可消愆　碰頭跌脚身無主　渺渺神如墜九淵
血淚漸枯音漸啞　聞聲誰不涕漣漣

從前張靈哭崔小姐。不過兒女深情。這番哭太夫人正是母子至性。雖然一樣悲傷。却都自暗分輕重。秦鍾聽張靈哭聲震地。慘不忍聞。連忙安頓崔公在花廳東邊兩間書房裏住下。自己進內勸道。表兄暫止悲啼。聽小弟一言奉告。舅娘福壽雙全西歸無憾。孟子云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此時正應強過哀思。恪盡愼終之禮。若是過戚毀生。轉爲不孝。張靈道老母未至彌留。何忍即言後事。一切即托吾兄代籌。小弟此時方寸已亂。無可適從。惟擬將御賜人參煎湯灌救。仰賴聖天子洪福。或有轉機。亦未可定。至于罪孽深重。悲從中來。亦非小弟所能自主也。秦鍾道。既用參湯灌救。必須平心靜氣。親自煨煎。豈可一味悲傷。且恐病人聞之。神魂不聚。張靈道。謹遵台命。秦鍾退出。張靈細想秦鍾之言。亦復有理。

只得暫遏悲聲。忙去取出御賜人參。檢那頂大枝頭。約有四兩。卽時分付備齊風爐炭火。說道恐怕人多嘈雜。驚擾太夫人魂魄不寧。屏退侍女一人在房裏內親自煨煎參藥。

屏退丫鬟和僕婦　人參湯藥手親煎　細心暗把粗蘆檢　着意頻將細火添
强抑悲啼心哽咽　依然揮淚泣春鵑　多情才子真純孝　情字根苗孝字詮

人都要說張靈是個鍾情才子。若講到孝道。未免有虧。就如他適纔自己追悔的十大罪。眞是良心發見。一字不差。且十大罪中。初時幾件是年少孟浪。後來兩件是官職牽纏。都尙可原恕。就是中間被罪入獄。雖爲求婚而起。究係被奸人陷害。只有剜肉醫病。這件罪狀尤大。豈不聞。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傷毀。怎麽老母在堂爲要娶一個美人。就剜起心頭肉來。親在不以身許人。設因此性命不保。豈非不孝之罪。上通於天了。列位不知孝字是情字根苗。刻薄寡情。其人必不孝。惟有孝子。天性中纏綿固結。生出至情。這情字由根本上發出。所以君臣兄弟夫妻朋友。無非眞情團結。但是大孝在心。不在形迹。其實實朴朴粗粗魯魯比平常人問安視膳的儀文。倒還有脫略之處。只是一個孩提愛戀父母的心腸久而不變。他並不願父母有了災難要顯出他驚人奇孝。釣譽沽名。總是隨時隨事。盡其性分之當然。見其至情之流露而已。

孝子從來無做作　至情至性守當然　事親本是平庸事　何必驚人萬口傳
多有晨昏勤定省　自矜奉養衆諸賢　豈知純孝人難識　愛切孩提意渾全

張靈遠覓婚姻。久疎溫凊。以致身遭多難。累母懸思。從形迹上看來。誠虧孝道。不知他一點孺慕眞情含而不露。就是私往江西。正是他至性中發出柔情。與不告而娶的心思。大同小異。至於剜肉醫病。他知道仙人贈有金丹救藥。小姐定能不死。他也斷斷不致戕生。纔肯以身嘗試。果然兩命無妨。若是只有仙丹。沒有救藥。他豈有爲一美色佳人。拋却衰年慈母。就不明不白捨身送命的道理。只好也像臧季兒袖手而退了。列位不信。請看張靈猝遇太夫人病染沉疴。較之見崔小姐病危的時候。這些光景作用。輕重縣是不同。

侍郎獨坐參爐畔　似有千針紮細氈　將口問心怎樣好　凝神籌畫志精專
人參不是還魂藥　那得靈丹救苦仙　錫福雖然揚蕩蕩　回陽難定起淹淹
而今惟有行奇法　拚割心肝一念堅

張靈想到人參。只救得不死之病。救不得臨死之人。雖仗聖主錫福深仁。恐難起老母垂危重症。嘗聞前人有言。親不可藥救者。得子心頭肉。雜饘粥進之可救。我從前割心頭片肉救得崔小姐回生。那時因有

仙丹敷藥。故此做下那痴情勾當。此刻雖無仙丹想來割心治病。比肉更靈。况從前有古人行過。决非虛誑。若說沒有仙人敷藥。必至傷生。只要老母病痊。一死何惜。我能爲妻割肉。獨不肯爲母割心。還要計及敷藥有無。尙得謂之人類乎。

有藥爲妻纔割肉　爲親何得更留連　這時雖少敷瘡藥　一片心醫病可痊
雖是割心身便死　人生如此死還恬

當即拜禱神天。情愿割心活母。只求暗中保護。俾得忍痛須臾。一俟老母進飲回生。就死未晚。

焚香默訴心頭事　叩首神天致禱虔　不視割心能自保　但求進飲母延年
抽刀忙把衣襟解　坦坦全無別事牽　平日塵凡心種種　此時淸淨片心懸
我不願他皮骨堅硬如鐵石　恐防暗裏挫鋼尖　我只願他丹忱發現菩提影　血變醍醐玉露鮮
那七竅剖心逢暴主　不似我只因賢母試鋒銛

張靈禱告已畢。隨即引刀刺胸。却却好露出心來。就用刀割下一片。並不覺得痛楚。也不甚流血。被割之處。仍即斂好如初。豈非神靈佑護孝子這等神異。

刺胸割得心成片　不見狂呼痛欲顚　熱血糢糊流忽止　割痕斂好祇如前

當時剜肉醫崔女　跌倒登時口吐涎　誰料此番真自在　玲瓏不改腹便便
由來心血抒經濟　洒向慈親更不嫌　母子連心緣嚙指　將心醫母壽應延

幸虧今日四下無人。若也像割肉治崔小姐病時。大家看見。越發把衆人的膽都嚇破了。

洞胸破腹真奇異　碎膽驚魂慘莫言

自來人議論割股救親傷身非孝。何況割心一事。有死無生更要批評不學無術了。豈知孝子起念之時。只知有親。不知有身。看着像是痴呆。不想這個痴呆念頭。恁憑海枯石爛百折總不能移。纔幹出這樣驚天動地的事業來。所以忠臣節婦總是不怕死三個字。始能做得稱心如意千古留名。若是臨時少有些須瞻顧排徊之意。恐人說是愚忠愚孝。便與偸生畏死的庸夫俗子一般。聖賢書上只言其常。不言其變。及到處變之時。就要別具隻眼看那忠臣孝子。奮不顧身浩然正氣另有不可磨滅之處。不可照常例責備的。即如這次張靈割心也將文人的議論責備他。太夫人病如何得好。況且書上載的割股割肝孝子。因此傷生者甚少。可見現成話。隨人評論。天公自有箇感應無私的道理的。

只要心安疼不顧　不疼方見孝囘天　旁人只論平常理　處變誰知別有權

張靈將心割下一片。放在煨參罐內煎好。傾入碗內。自己恭恭敬敬捧到太夫人牀前。說也奇怪太夫人

已經三日昏沉。牙關緊閉。只剩一口游氣。那知這一時神氣稍淸。張開口來倒像知道要吃藥的光景。否則要人撬灌。不是張靈一人做得來的。這割心的事。又不可使人曉得。豈不兩難。卽此更見至孝格天捷於影響。張靈連忙將參湯送入太夫人口內。都口口咽下去了。一滴不剩。不一刻。太夫人忽然蘇醒道。我好悶也。張靈就叫母親。孩兒在此。太夫人道。你幾時囘來的。張靈道。孩兒囘來半日。只見母親昏迷不醒。適纔捧的御賜人參煎的湯與母親吃。不多一會。就人事淸白了。太夫人道。怪道我悶了幾日。頃覺心中明爽。原來是沾皇帝的福氣。比仙丹還靈呢。太夫人這句話。果然不差。當初靈華道人。留贈仙丹灌救崔小姐。後來吳人敵又將丹去救謝薇香。總等了一個時辰。纔得還陽。這囘起死囘生。不過一刻工夫。豈不比仙丹更快。

平人但抱真誠念　何必蓬萊去訪仙　心丹更比金丹妙　頃刻詩吟壽考篇
合宅歡聲增喜氣　一時春色上眉尖　轉移全仗靈心用　何異心灰冷復燃
從此兩週花甲算　光輝缺月條重圓　張靈此刻心尤樂　占得痴呆一着先

列位又要說張靈忽而剜肉。忽而割心。不但治病如神。抑且自身無害。天地間不信有這等奇事。那知天地間奇事總有人做過的。聊齋志異內載有喬生刀割膺肉一錢。合成三九藥。救活史連城小姐痼疾也

是上了頭陀散藥。並未戕生。後來得與連城配為夫婦。虞初新志記的湖州閔孝子。割心救父。父病隨愈。他割心時毫無痛楚。割畢創即好。如未割時。及後方覺疼痛。其妻哀求醫生。義不可却。妄用尋常末藥塗上。次日藥忽迸落創痕俱失。連醫生也不勝詫異。這兩部書想來列位都是看過的。想他們剜肉割心。都是至情至性。一團不怕死心腸醞釀而出。兩個人猶如一個人。這張靈一個人做兩件事。也並不算是生民未有。可見不是在下杜撰的。且說太夫人沉疴若失。當晚煎吃二和參湯。隨進粥糜調攝那煎剩的參渣。又是自向僻處傾撥。所以無人知覺。到了第二日。太夫人精神加爽。連次服了幾次御賜人參。三四日後漸漸飲食照常。康強如舊。與子暢談別後事情。又將皇上賞賜的東西陳設觀看。皆大歡喜。並題及致病根由皆因刁婆自盡而起。

夢晉聞言心悵惘　都由孟浪惹情牽　刁婆自造輕生孽　畢竟波瀾起有源
枉死孤魂該荐度　痛懲豪僕要明嚴　來朝即便當分辨　請免縈思似蔓纏

張靈次早見過太夫人。就出廳來將那多事家丁。發交吳縣重責。照因事威逼人命定例責四十板。逐出本宅。永不錄用。一面分付延請高僧在于附近寺內。拜大悲寶懺三日。夜間施食三壇。超度刁婆。到了中午坐在崔公書房內同秦鍾三人談心。正說到參湯靈異。猝然創口疼痛。隨就躺在崔公床上。不住的捫

心霍感極口呻吟。

閒話陡然創口痛　呻吟怎忍態悁悁　瘡生好肉猶難受　何況當胸被刃穿

大凡人受傷時。血肉麻木。不覺疼痛。及到神定痛生。俗語說的還魂疼。最是利害。所以張靈前次割肉之後。即時跌倒在地昏暈過去。今當過了四日。方纔知痛。這又見得徇兒女私情。還不如盡母子至性了。

舉頭赫赫威靈顯　鬼敬神欽暗保全　四日方覺知苦楚　這番奇異勝從前

崔鶴秦鍾忽見張靈呻吟不止。面色改常。不解其故。就一同勸道。先前北堂病重。理合憂煎。今已病退身安。喜之不暇。何忽呻吟之有。張靈道。一時心痛是病非愁。秦鍾道。表兄向無此症。何以突如其來。況當開心歡喜之時。尤其不應有此。若照今日情形。像是陡發夙疴。不似甫攖新疾。

莫不是你行文思索嘔將盡　莫不是你思母摧傷苦自煎　莫不是你葵傾太切勞煩甚　莫不是你茅塞雖鋤棘刺添

莫不是你心動懸旌多觸憐　莫不是你心攻礪石過磨湔　難道是有人剖腹將心換　倒做了西子捫心劇可憐

秦鍾這些話張靈何曾聽見。先是呻吟呼痛。後來漸次昏迷。只見他面似淡金。毫無人色。秦鍾打點進內稟告張太夫人。崔公道。且慢我看張郎光景。好似前時剜肉情形。莫非為太夫人的病。又復彷照而行。何不解開他衣襟一看。那剜肉的事。這時不消說秦鍾早已知道。即忙應道有理。隨即解開張靈的衣襟。不

看猶可。看了這一驚眞非小可。

解衣瞥見胸前綻　一縫當心血滿沾　不比剜來臂肉片　竟如洞腹破中堅
祇知藥餌心肝奉　那顧鋼刀氣力鑽

不是割心。就是截肝了。眞奇孝也。

人間奇孝眞無匹　驚煞旁觀膽共懸

秦鍾道。這怎麼好。崔公道不妨。他若直說情由。不致這般狼狽。老夫尚存有仙人一半敷藥在此。那位仙人原說將來還有用處。自然是應在今日了。

開箱忙取靈敷藥　透腦奇香不用研　全行塗抹刀傷上　轉眼生肌縫口聯

那閔孝子只用尋常藥末。即時醫好傷痕。何況妙藥仙傳越發好的容易。

只見張郎人事省　創痕如失免危阽　自家不解因何愈　各道原因喜欲顚

那靈敷藥紙包還在桌上。似乎隱隱有一行淡墨字跡。大家拏在日光下照看。但見上寫着剜肉情郎能不死。割心孝子必然生。十四個字。彼此互相驚異。可見神仙事事前知。前一年早留下第二年地步。若是張靈割心的時節。也像剜肉知有仙人敷藥可恃。就算不得純孝了。惟其孝子不知。仙人能知。又恰好創

發時。正在崔公房內。不令太夫人曉得。多一番驚駭。都是這位雲華仙長暗裏成全孝子之處。凡人如何猜想得透。張靈既愈。囑付崔鶴秦鍾。不可告知外人驚駭耳目。且恐老母聞知。轉增縈繫。你想這日在書房內的事。比不得前晚無人。依舊傳揚開去。合蘇州城內倒不稱張大人張侍郎。都稱作張孝子了。後來也都傳到張太夫人耳內。經不得再三追問。張靈只得直說。太夫人心下雖覺老大不安。却是十分喜悅。眞假二位崔小姐及吳幻娘本來日夜焚香禱天。想以身代。今聞得這話。不用說欽敬歡欣。倒抱愧自家不曾如此。張靈也曉得他們焚香禱告的事。心裏着實感激更不必言。

夫婦三人偕盡孝　更逢義妹志同專　一家和順增嘉瑞　祥護紅雲福應躔
閒中問及吳娘子　淑女誰家拜膝前　始末太君俱細說　莫教消息預先傳
張靈竊把秦鍾笑　善謔難猜慧吐蓮

不說張靈竊笑秦鍾被閨中戲耍。再說崔公原是告假省塋。祖籍本是江西。他父親杭州做官。就在浙江入籍。及至崔公由上虞縣廣文陞任新建縣。那時無迴避祖籍之例。祖墓例是時常祭掃的了。這番是省他父母墓。因爲暫居張宅。連日忙亂。不曾題及那充小姐的薇香。每日總請崔公到自己房內相見一次。這日在薇香房裏說起要往西冷省墓的話。薇香問道。爹爹此去何日來蘇。崔公道。因爲你的吉期總在

來正。是要趕着回來的。崔公出來隨又與張靈說明。次日卽便起身。並知檢定來年上元佳節完婚。越發遲延不得。崔公若不是省墓一節一直住到正月十五日。那曉崔小姐是曉得父親崔公同來。豈不要遣人通信。以後就沒有文章做了。卽如吳人敵倘若一起同囘。就要對破秦娘子的戲法。這總是人事巧妙的去處。

崔公囘浙匆匆去　吳伯辭官緩緩還　遲速倍徵人事巧　往來纔覺世情圓

佳期已訂正元節　同日秦郞了夙緣　忙煞兩家齊備辦　桃符將次換新年

倫閒朱信來談話　拜客張靈未息肩　六眷諸親爭往返　高車駟馬正喧闐

卽今喜氣層層至　無復愁腸細細牽　只是冰輪光漸滿　還餘薄翳起風烟

不信如何蒙翳法　留心再看後來篇

第三十一回

絲絃中斷吳女動猜疑　惡貫滿盈刁方遭綑縛

說話張靈同秦鍾二人。都擇定次年正月十五日完姻。兩家各自趕緊備辦。看看已近歲除。正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月到中秋分外明。祥烟瑞靄。滿罩門庭。自然事事平安順遂。再沒有什麼蹭蹬了。不知還有件小小魔障驚恐一回。纔得從此稱心如意。譬如皓魄當空。要放十分圓滿。先總有些須浮雲翳蒙。直待天風掃盡。纔顯得分外光輝。你說是件甚的魔障。就是刁婆的兒子。刁方。綽號翻海鰍。他年下從海上回家探母。纔知他母親已被張靈的家丁嚇逼身死。聞是太夫人差遣前來。街坊上人尚不敢說。那家丁發到吳縣懲治。這是喘不得人的。他平日在海上做那些刦殺的勾當。長就這兇惡心腸。那管是他母親自作自受。不勝切齒深恨。

海賊刁方心大怒　咬牙切齒恨難禁　他仗依了作高官勢　主使豪奴壓小民
魚肉他人猶自可　怎生逼死我娘親　我本是江湖好漢人人曉　不報深仇誓不能
此怨豈容天共戴　雄心那怕狠紳衿　任你有偷天換日盈千手　我總要攪海翻江鬧一巡

不是我安心開殺戒　這是他惹火自燒身　良心天理該償命　也教他富貴榮華享不成
綢眉定下豺狼算　先往張家結四鄰

刁方就在與花橋左右。結識常到張府走動隣佑的老婆子。探問門徑及太夫人臥房。這是有心對無心。那老婆子要顯出他在兵部侍郎家來往光輝體面。有什麼不肯說的。就一五一十講個盡情。刁賊謹記在心。十分得意。

廳堂門徑俱深悉　太母房間復記明　曲折迴廊層進院　轉灣抹角碧波清
越牆好把冤仇報　不慮糊塗錯殺人　就去糾同奸夥黨　安排毒計要施行

這日刁賊就去糾約他的夥黨。一個叫做快馬風袁洵。一個叫做出口銃韋疆。都是他平日同惡相濟的奸徒。約定臘月二十九日三鼓。各執刀仗前往張宅行事。

袁洵自合行兇慣　韋疆由來作惡深　馬快如風防不得　口衛出銃燄騰騰
刁方約往張家去　衆有三人共一心　廿九小除除夙恨　誰說是除人是假自除眞

不說刁方安排已定。且說張太夫人自從病退身強。不日又可完全孩兒婚姻大事。心中甚覺安閒。就是完娶之事。自有張靈着人辦理。不消太夫人費心。無事時就與幻娘薇香秦夫人們談今說古。因幻娘搬

了進來。不便再要看他教了頭們。演習鎗棒。只有叫他們下棋彈琴。在旁點着聆聲。却也有趣。這彈琴二字。上幾回書說幻娘到蘇情節。曾題過一句。想來這幾位佳人都是會的。獨有幻娘彈琴的手段。分外精妙。

吳娘素手工調軫　習習輕風指下生　迴雪落霞何處覓　高山流水有人行
疾徐遠韻增幽適　冲穆和光泯躁矜　鸞鳳象徵賢列女　螭龍響發最清吟
靚妝合解明光調　嬌女應彈宛轉聲　上景白雲仙子夢　小窗綠綺美人心
生來本有沉魚媚　獨遇操絃水躍鱗　忽同平沙聽落雁　尋聲識貌兩難分

列位要曉得琴乃聖人所製。額廣腰狹象尊卑。上圓下方象天地。長三尺六寸五分。象周天期年之數。十三徽象十二月。餘一徽而象閏。這是這第七徽了。泛音輕清而上浮。天也。實音重濁而下凝。地也。散音絃居於中。人也。只一按指三才之道備矣。那宮商角徵羽。即五行之金木水火土。五德之仁義禮智信。人間之君臣民事物也。這三絃獨下至十徽八分纔調得準者。乃為民的該應讓君相幾分的緣故。至於以桐為面。桐乃陽木。所以居上。以梓為底。梓乃陰木。所以居下。無非法乾坤之正理也。當初伏羲氏斷桐為琴練絲為絃。所以琴就叫做絲桐。堯舜之時。只有五絃。到了周朝文王添上一絃。武王又添二絃。謂之少宮

少商。就是如今的七絃琴了。七絃琴也就可以彈古的五絃的曲調。那琴頭上叫做鳳額。還有個鳳舌。琴尾上叫做龍齦。到漢以後。又有焦尾之名。反面中間的叫做龍池。尾上的叫做鳳沼。腰裏叫仙人肩。那兩個琴腿。叫做鴈足。這一張琴上有許多名目。可見不是等閒之品。若講彈琴的手法。又有十六字真傳。列位記了。要輕鬆脆滑。高潔清虛。幽奇古淡。中和疾徐。得了這個法兒。就是彈琴的妙手。上可以阜財解慍發助昇平。下可以立志養廉陶鎔心性。不是那尋常絲竹。僅供悅耳怡情的。

瑤琴不比箏琵俗　慶曼徒然蕩性情　須識正聲非悅耳　圓天方地性通靈
薰風上協虞絃奏　雅器相沾越練精　丹陛指揮天下治　和風噓拂世間春
忠臣孝子心俱寫　人紀天倫志總深　邸璧有時彈水石　松梧涼月漾溪雲
偶然夢底憐焦尾　亦自天涯遇賞音　六合九星無不朗　四時三樂更何爭
由來靜雅和平概　渾似高明談定人　美女依依才子愛　風流冠世一張琴

近來正調不彈。多以淫詞豔曲褻越良琴。取悅人耳。無怪廣陵散絕響人間。古音不復。非琴之過也

正聲忠孝兼廉節　志義由來載禮經　淫褻每彈時下曲　可憐孤負七絃清

所以在下這部書專講忠孝節義四字。也不過是欲復正音之意。

旁人莫作盲詞聽　好當絲桐古調鳴

閒話少說這臘月廿九日太夫人飯後無事。綉鴛夫人同幻娘薇香一同在上房陪坐太夫人道。下棋角勝。究寓殺機。所以呂純陽祖師功過格上。嗜棋一日爲二過。不如聽幻娘女兒彈琴一曲。最能養性。卽命侍女焚起一鑪好香。垂下珠簾。大衆凝神靜坐。悄悄無聲。只見幻娘袖角捲露。指尖按玉。一絃乍撥。萬像俱清。

晝堂悄悄垂簾幙　四座無聲細耳聽　靜看佳人舒妙腕　一彈再鼓響泠泠

（白）原來彈的是水仙操

水仙妙齣人間少　宛在蓬萊島上行　倒海忽驚濤撼室

淩波想見韈生塵　蒼茫日照蛟龍嘯　縹渺風高日相停　似有成連船遠接

渾疑子建洛初經　援琴人本如神女　何用殷勤賦感甄

衆人道。聞說晏娘娘投水殉節成了水仙。今日兩家功名皆爲平定寧王而得這一曲倒也合題。

水仙已證賢妃果　合拍琴聲最動情

幻娘彈罷水仙操。重整清絃再鼓南風一曲。

清絃又奏南風曲　頃刻寒冬熱氣生　治顯重華工協律　人思解慍遠流薰

徽陽暖使堅冰解　雲漢炎同古畫橫　未免綺裘香汗漬　難教紅炭室爐焚

方知琴有回春力　纖手重開造化門

向知幻娘彈的是古調正聲。故能如此神異。

真機好向虛中悟　妙趣應從靜裏尋　角徵宮商皆正調　出神入妙古非今

誰知閨閣嬌生女　不作逢時世俗音　盧姊新聲羞其作　蔡姬聰慧未須論

金徽每怪文君悞　瑤琴休誇帝子靈　有多少歌徽渡河衆別鶴　終不如吳越風調極和平

太夫人聽到妙處贊道。不想你是個韜鈐韡劍的雌英雄。倒會做操縵安絃的女學士。同是這一雙玉手。能武能文。煞是奇怪。幻娘聽得這話。不覺觸起生平好武的念頭。忽然心不由手。彈出荆軻行刺時。秦姬歌的那一隻琴曲。

羅縠單衣　可裂而絕　八尺屏風　可起而越　鹿盧之劍　可負而拔

這六句本是琴曲原文。秦始皇聽得此曲。奮袖而起。纔不被荆軻刺死。雖是連彈之曲。原合着蔡邕女訓上說的大曲三終。敬尊上人之意。但當此平安時。忽彈此不祥之曲。秦夫人本是知音。忙道。妹妹自來曲調和平。因何忽變商聲。令人聞之不快。

莫不是螳欲捕蟬音促迫　莫不是貓方取鼠韻幽沉　不然何故金商急　但有當筵殺伐聲

颾颯冷風如挾劍　陰森白日恍稱兵　駭人最是荊卿士　易水蕭蕭咽不平

幻娘聞言。正要回答。只因聲調激烈。忽然斷了旁一絃。心裏也有七八分猜慮。恐怕太夫人驚疑。只得說道。因爲母親說奴好武。偶然觸念成聲。彈到此曲。這是無心。適値姐姐不必多疑。

偶爾隨心彈舊曲　無關凶吉莫沉吟

這日彈琴之後。大家散去。張靈另在前兩進房內住宿。相離太夫人臥房。隔有兩層天井。到晚飯以後。不覺樵樓起鼓。張靈進來和太夫人講了一會話出去。幻娘薇香又來陪着太夫人。談到一更多天。各自回房安歇。交了三鼓。夜靜無人。那翻海鰍刁方。糾同快馬風袁洶。出口銃韋瞘。一共三人。到來張府後門牆外。隨搭軟梯越牆而進。門徑是刁方問明。記熟在心。雖是黑越越的。他們用火煤照亮。却沒走錯。及到張太夫人這進房屋天井裏。壁燈未滅。房內燈光尙明。雖沒聽見聲息。誠恐太夫人還未安寢。刁方忙忙在玻璃窗內往內張看。只見翠帳鈎垂。金盃火熄。心中大喜。

帳垂火熄人俱睡　只剩金缸一盞燈　正好此時來下手　鋼刀斷送命歸陰

迴廊靜悄空階寂　血海冤仇報得成　這叫做閻王註定三更死　定不留人到五更

刁方卽令袁韋二賊。在房外院內把風。他拏着一柄尖刀。手摸堂屋樞扇。並未上閂。輕輕推開。躡身走至房前。門閂甚緊。他做慣賊盜的人。還怕不會撬門。就用刀尖把門閂撬落。開門而進。卽忙走至床邊。太夫人睡的是出步大床。居中鋪設。兩面總不靠牆。床前垂着翠幔。幔子裏面是蜜合色綉三藍花的綿紗帳。刁方將鈎掛起翠縵。走上踏板。輕輕把帳門揭開。見太夫人頭睡東首向外。已是睡得十分沉了。刁方隨手又將帳鈎兩邊掛起。心想這老婆子因該命喪我手。就高捲右手衣袖。舉起明如雪快似風的那把尖刀。照着太夫人頭上。使盡平生之力砍將去。你想這一刀下去。不用說太夫人登時腦漿迸裂。身首異處。房內只有十四五歲丫鬟在床後打鋪。此時睡得人事不省。如何曉得賊救。就是聽得聲息叫喊。太夫人的魂靈已不知到了何處。其餘使女僕婦都在廊房睡宿。那有一人救應。豈不是一位八座太夫人。到了今日反做了刀下無頭之鬼。

本應位證長生籍　不料魂歸枉死城　何事忽遭兇毒手　無人能救死中生
結仇意外嗟前日　碎首燈前慘屍因　此刻太君真睡夢　一塲惡夢不分明

早知如此倒不如前時病死。還是考終。如今變起須臾。寃遭非命。竟是張靈割心救母反爲不孝之子了。

與其白刃將身蹈　何似黃泉帶病行　太息割心奇孝子　格天不會格强人

這刁方將明晃晃的尖刀。用力砍下。他自已也說是探囊取物。霎時了賬。誰知床東首半截花欄杆上。伸出一物。來的極快。看不出是什麼東西。將刁方拏刀的右臂往上一隔。把他右手隔向腦後。不但刀砍不下。初時只覺臂膊上一道冰涼。陡覺疼痛流血。那刀拏不住。就丁當一聲。掉落他背後地上。幸虧張太夫人年高。睡熟並未驚覺。刁方連忙轉身。用右手拾刀。抬頭一看。吃驚不小。自然是太夫人福算綿長。鬼神呵護。比如尋親記戲文上。唱解役張敬。受了張敏賄囑。在荊山大王廟裏。要他用棍打殺周秀才。被鬼卒兩次攔隔。打不下去。後來倒釋放了。他那周秀才。不過是平江知縣周瑞龍的封翁。當然神靈如此顯聖。何況兵部侍郎張靈的生母。豈有竟遭強人殺害之理。這刁方看見大驚。必定是一位金盔金甲。三頭六臂尊神。手持降魔兵器。站在面前。叫他怎麼不怕。

誰把尖刀輕隔落　無人定是一兇神　已經臂膀疼將折　况復威靈見更驚
壽母自天綏福祿　功曹安敢不依遵　六丁六甲非奇異　今在慈闈合現形

倒底的那一位尊神前來護救。刁方抬頭驚見。並不是鋼頭鐵臂。威猛猙獰。惡狠狠的降魔神道。却是個走竄驚鴻。光芒閃爍。笑吟吟的作怪美人。刁方心想。這等行徑。非鬼即妖。越發懼怕起來。連忙跑出房門。這美人也就一陣風追出去了。

莫不是玉帝怡差諸惡曜　九天元女派仙臨　侍兒不少知兵侶　熟讀天書下界行
莫不是曾在女媧神帳側　琵琶玉石雉雞精　偶來此地閒游耍　一陣陰風退賊星
人靜夜深天又黑。　合該鬼怪顯神靈　自應嚇破刁方膽　捨命飛奔不敢停

當此四無人聲。更深夜黑。忽然過此美人。飄忽翩翻突然而至。豈不詫異疑妖。驚魂無定。請問是何等鬼怪。敢在命婦房中。公然露影現形。且又能大顯靈威。驅除強寇。並不似惡魅兕魔的舉動。只怕是刁方疑心生鬼。邪念與妖。其實這位美人。雖沒有三頭六臂。却也抵得過天將天神。若說是九天元女娘娘遣下來的侍兒。他這樣神奇不測。也該是這個來歷。並不像封神傳上說的女媧手下一班雉猩狐精。慣往人間作祟。怎麼這刁賊把他當起鬼怪來。

分明是九天降下仙眞女　來救高堂白髮親　堪笑兕徒無見識　倒認做花妖木魅吃虛驚

旣是九天仙眞。不知是何名位。奉何人勅旨。何時到此。叫人猜想不到。列位你道是誰。就是能文會武足智多謀的吳幻娘小姐。幻娘無心中彈出秦姬一曲。中有殺聲。又斷了第一絃。明是夜半子時。太夫人房內。防有小人驚恐。他彼時不便言明。到二更回房以後。等待合家熟睡。他的住房。是在太夫人房內床後。另有兩扇小門通進。那兩扇門向來不上門的。他便改扮戎裝手持寶劍。輕推進房。就在太夫人床後。屏

息默坐。倚劍以待。及至聽得房門搖開。果然琴調通神。不出先幾之料。忙即閃在東首床邊。他在黑處看見床外明明白白。早已走一步。掣出那三尺多長的寶劍在手。一見刁方掛起帳幔用刀下砍。他即從床東邊半截花欄杆上。把刁方持刀的右臂往上儘力一隔。眞是神出鬼沒。比天上流星還快。那刁方右臂衣袖。高高捲起。怎禁得這一劍隔的利害。不覺手揚腦後。刀落血流。若是刁方衣袖不曾高捲。冬天穿的棉衣。未必就能傷着皮肉。或者太夫人大床東西兩邊。出一步的花欄都是上下滿花。不是虛空半截。今日也難救這一刀之厄。而且午間若不彈琴。怎能預知防範。這到底總是太夫人福命使然。纔得這般神速。

幻娘一劍何神捷　方顯萱慈福命真　失水海鰍無處躲　輕烟一溜出房門
美人持劍飛風趕　院落還添賊二名　前進門關無去路　手忙脚亂道難尋
要由後邊曾行處　又被青鋒劈面迎　刀賊聲言逢鬼怪　袁洵韋噩盡知聞
三人膽怯神先喪　賭鬭心情沒一分　似銃口張呵死氣　如風馬蹶變驢鳴
壁燈光照倉皇賊　博得佳人笑幾聲　這等跳梁真小醜　如何污我劍光痕
舞來但覺花飛雪　砍去惟餘血迸星　無奈强人思奪路　一時急架力難勝

劇憐寶劍光騰罩　似被神仙定住身　三賊登時俱倒地　殺人不死自傷身

刁方等三賊。本非幻娘敵手。況且疑鬼疑妖。心中各增畏怯。益覺抵禦爲難。一面雖急架相迎。一面想奪路逃走。不料幻娘的劍光。把三賊上下罩定。不能脫身。這劍法本是吳人敵家傳。幾個毛賊。那裏招架得住。還怕不命喪屍橫。因爲這是張侍郎家。不比黑狼山寨。只可活擒。不可殺死。即此便見幻娘伶俐聰明。事有斟酌。那翻海鰍刁方已傷右臂。左手持刀。更沒氣力。被幻娘一劍。又將他右腿砍傷。跌在地上。快馬風袁洵手內木棍。被劍撇落在地。忙去彎身拾棍。左右腿上也着了兩劍。蹲跌下去扒不起來。祗有出口銑韋噩。不知好歹。還拏着一柄鐵尺。拚命格架。那知劍迎面飛來。猶如冷風刺骨。把鼻子嘴唇盡行削去。他自來毒口傷人。纔有這個綽號。今日嘴唇被削。可見報應昭彰。正在疼痛難熬。脚跟忽又傷了一劍。筋骨俱斷。自然又是站立不住的了。幻娘見三賊俱已倒地。連忙進內尋了十幾根極粗的麻繩。一總的四馬攢蹄綑縛。細聽樵樓已打五鼓。方纔不慌不忙。走到內房喚醒張太夫人。稟知原委。又驚又喜。

驚的是強徒無故來夤夜　要只傷人不刼銀　睡夢難防遭毒手　幾乎魂魄赴幽冥

喜的是女兒能有前知慧　不枉從前結拜情　一女力擒三活賊　英雄巾幗世無倫

幻娘說是娘親福　遇難成祥化解靈　孩兒只不過替天行救護　倒底是舉頭三尺有神明

張太夫人隨命丫鬟。告知張靈卽忙起來喚齊家丁人等。往前後門照看。恐還有夥黨在外。這纔是賊去關門不着緊要的。忙亂了一回。一面將刁方等三賊抬到大廳上。張靈訊問供詞。方曉得是刁婆的兒子。糾夥報仇。不是前來打刼財物。不一會天色已明。就差人押發吳縣究辦。說他是誤聽人言。爲母復仇。並非強刼盜賊。可以從寬發遣。這是張靈想到冤家宜解不宜結之意。就又進內稟知張太夫人。亦深以爲是。並言及吳幻娘聰明神奇。張靈不勝感佩。合家上下。各各驚異。秦鍾聽見這事也不覺喜形於色。綉鸞夫人故作不知說道。怎麼這位吳小姐。也有這等本事。同山東吳幻娘一般。豈不是相公命中總該娶一位武勇娘子。秦鍾不好回答。含笑而已。

彼此機緘難道破　各人心事各人明　好像是西遊記上分身術　行者毫毛變得精

不然是同姓女郎同會武　一般無二那方尋　秦郎只道真瞞過　含笑無言喜十分

漫說綉鸞房內語　未知三賊可生存　卽時吳縣親提鞫　積案如山恕不能

原來吳縣提審刁方等三賊。供認刼殺海洋商客。積案累累。三人同惡相濟。難分首從。這報仇張府。情縱可原。那刼殺商客法無可貸。只得押解本府臬司。不消十日轉解撫院恭請王命。一面正法。一面奏聞傳首各海口示衆。明季海賊結連倭寇橫行無忌。都由地方官貪贓枉法。逼得窮民無路可走。入海爲盜。後

來到正德爺宴駕嘉靖爺登基。那海賊越聚越多。成了一個局面。沿海人家。多有每年得他們分規銀兩。以作內綫。名爲吃海俸。就是兵役中吃俸的。也就不少。巡洋武弁。大半柔懦無能。虛應故事。遇見賊盜。若不躲避。莫想保全一個性命。只有一件海外少的是米糧。倘地方官禁止米船不準出口。這些賊盜。就要束手待斃。自然紛紛潰散。鬧不起事來。怎奈每次商船出口。米行內有二十萬雪花銀。送作上下衙門規費。這些貪官。怎捨得丟掉這一宗白花花銀子。那裏管什麼戢盜安民。因此歲歲放米出洋。海寇更無忌憚。明季蘇松浙江一帶。多遭擄掠。民不安枕。這等官方吏治。已壞到不可收拾了。僅僅的拏獲幾個毛賊。梟首海口示衆。何益之有。閒話休題。且說刁方等三賊。正法之後。吳縣隨來稟知兵部侍郎張靈也是道三賊作惡多端。該當敗露。怪不得張太夫人母子和幻娘小姐了。此後孽障全消。團圓永慶。要看張靈和崔王兩小姐成親。秦鍾與吳幻娘小姐完配。這樣天大喜事。錦簇花團異樣熱鬧。總在下回書內細說。

第三十二回

洞房春鬧元宵節　綵轎燈迎不夜城

話說光陰迅速。不覺過了新年。看看又到上元佳節。大凡年下的日子。比平時過得更快。眞是駿馬加鞭。何況張秦兩家趕辦完婚喜事。尤其是白駒過隙。到了上元這日。兩家備辦齊全。十分富麗。只見廳堂錦綵珠燈懸虹爍電。几席金精玉玩琢鳳雕龍。燄騰騰寶鼎燃紅。春暖香雲繚繞。光灼灼瑤瓶插豔。風清花露繽紛。水晶屏起冰紋。明横夜月。孔雀翎開翠扇。亂閃天星。徙氍圍搭成層。陳設綺筵三百桌。綉毯平鋪無隙。往來賀客二千人。說不盡他兩人富貴風光。寫不出他兩家榮華景象。

兩家鋪設增華美　畫棟雕樑喜氣新　曲檻迴廊多結綵　前棚後幄總張燈
輝煌盡是精良器　玩好無非罕異珍　似覺海南香馥郁　渾疑天上鏡光明
忘憂恍至無懷國　照影眞游不夜城　綺席芳筵深似海　高車寶馬到如雲
梅花當牖迎人笑　鳥語成歌對客吟　一邊是廳懸翰墨欽書福　一邊是壁崗絲綸閣撰文
一邊是司馬報單樞密貴　一邊是中書誥勅紫泥榮　石崇王愷休爭富　一樣韶華耀戶庭

試與再看金屋麗　祗應更勝玉堂春

那兩家三處新房陳設裝修。尤爲璀燦。吳幻娘的新房在綉鴛夫人正房院內。另有一門通進。是一坐小小花園。假山曲沼。綉閣紅橋。竹影花香。奇松怪石。不減小天台幽靜。園後三間洋樓。題名夢雲二字。新房就在樓下。遊廊曲折。古木淸森。房有月門。月門之外。卽是園亭。他那大廳外面。另有通園路徑。若遇遊客到園。便把月門關斷。這邊張府兩處新房。一邊也是花園。就在正宅東首。從正宅第六進上房開門走進。那花園却另有大門通街。列位必定要說。自來不聽見張侍郎家有甚麼花園。是幾時修造的。這是前面書中。不曾交代明白。原來張侍郎家住宅本是坐北向南。六號門面。八進。一進三間門樓。二進三間照廳。那門樓照廳東西兩旁。俱是下房。三進大廳。有六間門面開闊。四進三間花廳。東邊書屋二間。就是崔公前日下榻之所。西首書屋一間。張侍郎平時在內讀書。五進上房現在張侍郎宿處。六進上房本是堆貯新房陳設家伙。旁邊下房。有些丫鬟們住宿。七進就是張太夫人上房。八進三間供奉佛堂。三間另砌一道粉牆。欄入太夫人上房之後。卽目下吳幻娘暫住之地。自花廳以後。總是樓房。靠西通連火巷一道。家人廚役火夫出入不走正宅。每一進房屋均有門可通火巷。第五進火巷西首別通一院。內有房屋十間。是從前秦閣學借居之處。那院外一門。便通着如今秦府新買的房子。此外廚房柴屋。還有二十餘間。下

房總在花廳火巷西首。後門就在廚房旁邊。一直到底。都有廊房。不至行走兩地通前徹後。綜計不下百餘間房屋若連花園內亭臺樓閣都算在內。也是蘇州城內數一數二的人家了。

百間大廈真齊整　碧瓦參差院落深　簾幕沉沉迷徑路　樓臺疊疊認軒楹
竹苞松茂祥輝盛　鳥革翬飛瑞靄盈　當日華堂開晝錦　風光未必勝而今

(蘇白)爲嚐弗說張家裏向。兩堂新房。那哼光景。亦勿說哩本來一箇酸秀才。阿爹亦是箇窮翰林。囉里有多夥銅錢買箇格大房子。直頭說鬼話哉。列位不要性急有了住房。必有花園。自然要從住房說起。若不把住房層進間數講明。你們那里知道。秦閣學借居崔吏部下榻。以及吳幻娘暫住的三處地方。這話原該在鄰舍老婆子。告知刁方口裏敍出。刁方纔得熟悉門徑。彼時沒有工夫。這是文章補筆。況且一處新房。安在花園。一處新房。自然要住正宅。該在那一進。也須敍明房間。眉目纔得清楚。張侍郎雖是窮秀才出身。他父親張和曾任翰林學士。明朝翰林做到學士。就不窮了。如何置不起這樣房屋。不過他父親故後。欠缺修理。及至張侍郎得官。自有俸銀寄回。太夫人在家粉飾一新。又因東首緊鄰。有現成不大不小的花園出賣。太夫人買了過來。湊方成圓。整理收拾。踵事增華。自然成就了這箇大局面。只因前幾回書內。用不着花園。故此張秦兩家現有園亭。總不曾題及的。秦府新買住房。在張府貼西間壁。那些層進。

不用說是一樣。不過門面稍窄羣房少一二十間。這就無關緊要。不用重贅啍排了。單說張府這所花園比秦府光景如何。聽我道來。

名園靜邃饒幽勝　水閣橋亭次第迎　古樹迴環花徑密　小山掩映石臺深
紅欄曲曲池橫檻　翠竹森森鳥弄琴　小憩人如天上坐　尋游客似畫中行
風光若把秦園比　似割蓬萊兩處分　白鶴金魚同樣有　朝霞夜月一般清
洞房欲問知何處　最後軒窗繞杏林

這一處新房是五間極高爽的房舍。上有三箇字題額。叫做賽紅軒。也有一道腰門。分隔內外。賽紅二字。是因繞軒紅杏。樹此爲名。此時杏樹雖未開花。却都結有紅苞。如做就的碎粒珊瑚。綴枝可愛。

朱珊碎粒盈千萬　何物紅還比賽能　只有紅粧堪與賽　羅虬合作比紅吟

賽紅軒新房是假崔小姐薇香住的。倒巧合着賽紅娘之意。崔素瓊就是今日的鶯鶯。這薇香趕不上當日小紅娘麼。那一處新房。就安在正宅第六進上房。是崔小姐改名王竹卿住的。幻娘鬬智爭奇。薇香出賤入貴。都是義烈驚人的女子。但不及眞崔小姐悃愊無華。堅貞幽靜。完全一個大家閨媛本來面目。纔算是戲文上正旦脚色。自然該住正房。雖沒有花園適性怡情。却極其堂皇壯麗。

正房規制真高敞　氣象堂皇爽塏增　十二屏風堆錦綉　一雙獸脊矗烟雲
芸暉日射沉檀棟　光碧仙分遠島瓊　片片流霞迎阿母　霏霏絳雪賽夷陵
芬芳漫說延涼室　層複休誇結綺名　梁上鴛鴦歡比翼　堂前燕雀賀生成
辛夷相共蘭撩馥　亞字欄和藥檻橫　瑞彩瑤芝依玉樹　祥光綉戶繞雕甍
芉甯纔合調琴瑟　伉儷真如美奐輪　似此貯嬌春色永　勝他園墅祗陶情

張太夫人母子。此時並不知王竹卿小姐就是崔素瓊將他安在正房。原非有意。不想他理應住在正宅。這總是無心巧合處。只是三處新房那一處舖陳最好。看來大略相同。

兩宅洞房三處判　照模照樣煥然新　玻璃嵌滿閨如月　繪帛糊成壁似銀
窈窕綺窗多巧式　玲瓏珠箔隔深層　都無時下粧匳設　那有平常器皿陳
宋漆柴窰光靜雅　周銅漢玉彩幽沉　精工桌椅檀梨製　爀爛箱廚錦綉屯
插鏡臺高鑴白壁　盥巾盆潔鑄黃金　粉紅射日珊瑚樹　黛綠當窗翡翠屏
合式丹青皆入畫　切題翰墨盡超羣　鬟脾珠結同心蕊　掛搭金盤共命禽
入步香床次水木　萬花寶帳細羅紋　枕衾綉刺雙飛密　茵褥絨挑百子成

鳳彩低翻燈障遠　龍涎暗撲鼎爐熏　氤氳世界神仙窟　迎得三仙下玉京

這日一早便傳有名崑戲兩班。在各家大廳唱演。接待賀客。張侍郎這邊點的是明珠記正本。找戲是斷機教子。倒合着眞假兩位崔小姐仙丹救命。張太夫人教子成名。秦閣學那邊點的是滿床笏正本。找戲是梳粧跪池。必是賀客內有知道秦閣學懼內。纔點這正本雜齣。要將龔節度納妾跪門。陳季常出游受杖作箇對照戲謔。可謂善於本地風光。兩家男女眷。無有不到。惟有秦鍾的妻舅朱吉人因爲是本處大憲。不便與部民雜坐。只是淸晨到兩處一賀卽行。約定三朝。不請衆客再來拜見新人。因此陳懷瓊夫人。也訂於三朝。同他丈夫朱吉人一起來了。還有張靈至交唐伯虎。祝枝山二公。故作不知。並不親來賀喜。比本省巡撫聲價還重。這是名士脫略不羈。另有箇古怪脾氣。要在收場一回書內。纔有閒空說到他們不來的原故。這一日張太夫人秦夫人在內分陪女客。兩位新郎在外款待親友。看看戲完半本。日已西沉。內外坐定筵席。正是一鼓漏聲催耳底。千道喜色上眉稍。

往日光陰如縱轡　今朝此刻始傳更　舞筵歌扇聲千疊　彩炬金樽酒數巡
疑待衆賓都醉飽　約來好事要支分　兩客傳命擡花轎　儀仗香燈簇滿門

三位新娘。不是借住秦家就是現居張宅。兩家門戶相通。儘可就近請出拜堂。豈不省事。又要用什麼花

轎。殊不知蘇州風俗繁華。況又都是二品顯宦。怎好靜悄悄的養媳圓房。成何體統。所以自從張太夫人病愈以後。兩家這些日子趕辦的事體、除錦綉褶衣金珠頭面以及舖墊陳設之外。就是這三頂花轎。

結電流霞三頂轎　絨花密密獨層層　剪來瑲採隋宮錦　掛滿琉璃漢苑燈
車比七襄星萬繫　雲扶五色鳳雙迎　蟠龍繞合乘龍意　遍綴明珠勢欲吞
麒麟送子居中頂　小小三元及第人　精製像生工力巧　高懸奪月彩光明
分毫不見猩帷露　渾似燈樓下赤城　一尺吐成千丈焰　八人肩得十分春
柵牌經過須先拆　倘出城門也礙行

這等一樣三頂錦簇燈圍的喜轎。又華麗。又高大。想來蘇州城裏。沒有第四乘了。沿路經過的街口柵欄牌坊。不消說早有府縣傳知各處坊甲拆卸。方不礙這大轎行走。又因正逢燈節。除儀仗鼓樂及例用之燈堂紅。官銜高罩並對燈提燈而外。另扮新異燈景三起。在於執事前面行走。眞是自來富貴人家娶親。無此稀奇鬧熱。眞翟小姐轎前。扮的是百鳥朝鳳。假翟小姐是羣花奪錦。吳幻娘小姐是六鰲駕海。總與本人有些關合。無燈的人都是小班戲子。脚色齊全。行頭豔麗。先說百鳥朝鳳。是如何扮演。

一隻是丹鳳來凰盤紫霧　一隻是彩凰依鳳撫紅雲　只見他朱冠對舞三霄月　只見他修尾齊搖五緯星

只見他神光高罩南山鶴
又只見錦雞豔影成行逐
數不盡衆鳥聯翩燈樣巧
還只認爆響銀花紛竹寶
只見他赤氣遙呑北海鵬
又只見孔雀圓文作隊明
總把那瓊笙瑤管當鳴聲
又疑這烟橫火樹作桐陰
只見他紫鸞青鸞爭護銜
又只見兩兩正隨交頸鳥
纔顯得來儀無限靈禽附
怕不是輦扶弄玉並仙女
只見他黃鵠白鵠繞飛騰
又只見雙雙都是並棲禽
那裏有野鳥家雞敢入羣
真合着臺上吹蕭引鳳人

那羣花奪錦。又是如何樣式。

花如人影娉婷妙　人比花身揑合成　花與美人原是一　看花只當美人身
美人盡國今能幾　獨有花枝各樣新　造化鑄人難得美　稱心畢竟讓花神
試觀燈作羣花麗　聚得人間爛熳春　十二月花神管領　一千枝燄彩瓏玲
占魁梅共花王貴　第一無雙莫與爭　却有衆芳齊吐豔　錦標爲問奪誰能
海棠亦是傾城色　芍藥寧甘近侍稱　休認丁香爲女婢　何妨寶相學夫人
燦然燭照紅粧影　嘒彼星環紫桂輪　百寶成欄難辨彩　羣葩列曜不知名
霓裳仿佛聞仙曲　雲錦參差出火城　莫不是散花女近燈光佛　莫不是護蕊旛爲寶轎旌
渾一似金吾不禁開金谷　纔算得花燭光中並蒂生

這六鰲駕海。不用說分外熱鬧了

六座鰲山高十尺　光芒鰲背望崢嶸　龍占乘六非同義　鱣記卿三却倍增
載重數夜符地六　六魚韻合押新吟　輝騰烟霧風生鬣　氣吐虹霓日閃睛
燒尾何須朱鯉化　豎鬣欲效赤虯爭　金鱗疊疊翻紅浪　翠甲重重駕紫雲
形衆丙丁夜發燄　不燃膏血却成燈　城門豈比池魚燥　公子休將釣餌沉
如向十洲三島見　也須一架八人擎

想這六座鰲山不比百鳥羣花。是小優門舉得動的。每架另檢少年精壯八人。頭紮紅巾。身穿繡襖。各肩一架。一共四十八人。好不喫力。

人負鰲如鰲負嶽　一時真用力千鈞　阿誰賁海增炎熱　何異飛鯤起夜深
追逐鯨鯢驚避道　舞蟠蛟蟒讓翻身　蛚刀什成爲前導　蟹將蝦兵在後行
領亦有珠明奪月　翼能御火朗觀星　鰲頭合是才郎占　夜有嫦娥執桂迎

想到秦關學娶綉鸞夫人。那有這等體面。正所謂先後貴賤不同。並非故分厚薄。

吳娘却是修來福　不覺新人勝故人

去。眞崔小姐從秦府上轎。吳幻娘是從張府上轎。只有假充崔小姐的薇香花轎斷沒有從張府正門出去。仍從張府正門進來之理。所以就從張府東首花園大門坐轎出去。纔好從正門進來的。選了福壽兼全的六位堂眷。等三位新人沐浴梳粧完畢。攙扶上轎。這三位新人滿頭珠翠。遍體貂狐。都是霞帔鳳冠蟒袍金帶。各人手持五穀寶瓶。身佩同心綵結。堦前鋪滿紅毡。未許金蓮貼地。跨下接來錦袋預占綉褓宜男。直是行過處撲鼻香風成陣。坐來時迎眸彩幕生春三處門口點放砲竹流星。轟雷掣電。三頂花轎方纔出門。不必說是檢吉祥名目的長街鬧市。要多走一會。俗例新人不走舊路。來回是兩條道。越發鬨動看的人塡街塞巷了。

鬨動一時狂舉國　來瞧燈景擁香輪　娶親花轎千千萬　怎比今朝忒樣新

豈但金閶城裏少　人間罕有世無倫　誰人聽說能端坐　何處傳聞不急行

前月張侍郎同崔吏部朱撫院一路進城。尚且看的人十分擁擠。何況今日儀仗鼓樂比前多至三倍。前驅後騎。似水如雲。又有三起花燈。潮湧山移而至。所有執事等件。張侍郎回家時。己經補敍一回。總是那些名色。不過每項加多。只有滿堂紅燈。每一乘花轎前。是四十對紅紗對燈。五十對官銜高罩燈。十對官銜提燈。十對張秦兩家官銜金字牌。儘他父祖本身所有的。盡行擺列。惟有女家官銜。眞崔小姐用的却

是王大人江西巡撫新建侯。多一對奉旨成婚的牌。假崔小姐用的例是吏部侍郎通政使。吳小姐不必說是九門京營提督御前都指揮正必伯三起絃管鼓吹燈景儀從前呼後擁。喝道鳴鑼。接接連連。足排有五六里路之遠。正值玩賞元宵之日。自然通城的人。有一大半來看。無怪男女喧闐。人聲鼎沸。

呼姊喚姨聲雜沓　偕兄攜弟影紛紜　笙簫韻裏都迷魄　羅綺香中盡斷魂

陸海但驚人湧聚　雲霄能掩月光明　非關角觝千家逐　似有通衢百戲陳

莫不是寶燭重圍喧子弟　楊家燭擁一千行　莫不是金輪廿丈環珠翠　安福燈懸五萬明

看這般熱蟻鬧蠅無有數　還只覺銅壺玉漏直須停

你看這位姐姐失落金釵。那位奶奶擠掉綉屨。好不可笑。比長生殿戲齣上演的秦韓虢三位夫人。三月三日游玩曲江的光景。分外挨擠嘈雜。只是那三國夫人嬌恣淫縱。怎比這三位夫人貞麗幽閒。況日逢良辰。婚姻之正。豈是靜粧門豔。麗服游春。可以同日而語的。

他們是鬪冶誨淫成蕩婦　那比得鸞交鳳友屆芳辰　只看這緋纏紛臂聯佳偶　勝似那淡掃蛾眉朝至尊

此時張侍郎奏閤學。忙了二十餘日。纔得安安閒閒。做這快活新郎。幸虧三位新娘。都沒母家在蘇省了。前一日過禮。後一日謝親的多少煩文。就是崔小姐的父親崔吏部往杭州省墓。已於昨日趕到蘇州。仍

是寓在張府花廳東邊書屋。尤其用不着虛文俗套的了。只是巴着花轎早囘一刻妙一刻。人生少年快意的事。無過新婚。總在喜轎未到先。既到以後。無限摹擬無限歡喜。聽了鼓樂聲音。恍似身登仙界。只是人人如此。何況娶的都是絕世佳人。他二人心中怎麽不喜。

喜極自然心盼望　早些寶轎返家庭　賓朋因是元宵節　席散辭囘夜一更
只有至親兼密友　尙陪崔鶴在花廳　內堂女客皆歸去　惟剩攙親有六人
更請崔公聽找戲　戲文須待五更停　忽聞花炮連聲響　知是香車各到門

衆客都要囘家過節。故此不等花轎。各位席散辭歸。堂眷們日裏都已看過這幾位新娘。也就紛紛囘去。只留得先前攙親的六位。等候攙扶親人下轎。纔得抽身。約莫二更以後。三乘花轎到門。隨即抬至大廳之上。除卸燈彩。揭起珠簾。兩位堂眷各攙一位新人。出得轎來。這時儐相贊禮。樂曲齊鳴。那些三請四拜。以及牽巾撒帳。合卺坐床。多少儀文。都是人人行過。不必煩瑣。倒是兩家自大廳前直到洞房。總是十二三歲。一般長短。成雙作對的童男童女。手執銀台花燭。男東女西。排連站立。照送新郎新人。這是別的官宦家少有的。可見富貴神仙。誰得似。萬般還是讀書高。兩家不曾去的幾位親族。都不必主人陪侍。兩處又擺上圓桌。分開飲酒看戲。直至五鼓。方纔煞鑼散去。想來崔公也是坐了一夜。內裏攙親的六位堂眷。

等新人一進洞房。總就囘家了。只是兩邊同時完婚。各人新房中。都有應敍的要緊關目。彼此情節不同。那裏還有雙管齊下的妙筆。可以統籠說得來的。只得先說秦閣學同吳小姐進了洞房。飲過交盃。正待親揭方巾敍談衷曲。忽然又是前日通知幻娘信息的那個丫鬟。慌慌忙忙跑進來說道。張太夫人請老爺過去。立等說要緊話。秦閣學道。何不明早再說。丫鬟道。張太夫人講過。這是老爺切己之事。等不得明日說的。丫鬟又急急的去了。秦閣學聞言倒吃了一驚。只得起身前去。

正要揭巾親玉貌　好談往事訴衷情　忽然舅母來說話　深怪高年不近情

有甚要言云切己　不知一刻値千金　是何說話難停待　且再留心看下文

第三十三回

新娘子嚇煞舊郎君　假妬婦打通眞小姐

話說秦鍾因張太夫人喚他說要緊話。只得走出新房轉灣抹角。倒有好一段路。纔走到張知府的那一道院門。只見那送信的丫鬟站在院門口。說老爺請站一站。恐那邊還有女客。待小婢子先去通知。丫鬟去了好一會回來稟道。張太夫人適値兩位新娘在那裏拜見。不請過去了。叫小婢子傳與老爺。恐怕夫人要問吳小姐娘家住處。就說離城幾十里外吳村居住。家中沒甚親人。所以前日接到太夫人家出嫁的。若問吳小姐口音不對。說是向隨他父親遠宦北省。千萬不要夫人前露出馬脚來。還須叮囑吳小姐一番纔好。秦鍾道。足見舅娘細心。自應如此回答。即忙趦轉脚步回來。心中着實感激。

叮囑言詞皆切要　細心到底讓高年　着意圓成人好事　解酸一味用甘甜

連忙回到新房去　走過夫人繡屋簷　且與溫存談半會　小心陪是善周旋

却一條路。總要從綉鸞夫人住房經過。先前是急急行走不暇他顧。此番回來豈有過門不入之理。況且該和夫人周旋一會。纔好舒心放膽與吳小姐成親。因此走進堂屋。那知房門緊閉。燈燭尙明。卽便輕扣

銅環說道。下官秦鍾在此。

下官今日迎姬妾　都荷寬容淑且賢　特地親身來拜謝　還須共坐談燈前

只聽得裏面丫鬟說道。夫人睡了。請老爺與平時第一個心上人。早諧連理。休在這裏纏繞。孤負良宵。秦鍾道。下官心上人。只得夫人一位。那裏輪得到第二人身上。何況吳小姐素不識面。有甚麼心上心下。夫人太多心了。

恩情結髮濃如密　着肉知心兩意堅　日日不離心坎上　更無人把我心纏

偶然納個旁姬侍　游戲非同伉儷專　雖是好花惟悅目　海棠怎比並頭蓮

那丫鬟又傳話道。夫人講老爺兩次三番。祇說納妾。那個吳小姐是張太夫人說明姊妹稱呼。不分正副。明是時興的兩頭大了。怎肯與老爺做妾的。此刻得罪夫人。不過心中氣惱。若得罪吳小姐。只怕放出他殺海賊的手段來。非同兒戲。秦鍾道。這却不妨。

同呼姊妹存名色　相待心情別正偏　他怎能剜我心（來看）　這一點真情不（浪牽）

丫鬟道。夫人問老爺。譬如娶了山東救命的吳幻娘。也是這般看待麼。

（秦唱）縱然救（命前情重）　名分如何許並肩　倒底旁妻非正室　親疏厚薄兩相懸

丫鬟道。有了這位吳小姐，可還記得那個吳幻娘。

(秦唱) 大海尋針無覓處　何須終日自熬煎

丫鬟道。夫人說從前認定老爺是個棄舊憐新的人。到底眼力不錯。

(秦唱) 他不合飄蹤一去無消息　不是我有了新人舊便捐

丫鬟道。夫人又問老爺。難道吳幻娘救命大恩。就不想報答了。

(秦唱) 我也曾保荐他親父　伯爵煌煌近御筵　也算是將恩報德心俱盡　就不結婚姻也坦然

丫鬟道。夫人說的名門閨秀。聘定夫家終不成又不好另嫁。豈不就悞了他。秦鍾道。當日訂婚。原非下官本意。

逼勒成交辭不脫　何曾有意訂嬋娟　况為側室非長策　另嫁方纔計兩全

就是幻娘今日現在。我家不過回他不得。那有眞心相待。

當日結親先勉强　算來不是正經緣　怎似夫人相敬愛　同心同意永團圓

丫鬟道。夫人極賛老爺是天下第一個有良心的男子。夫人今日陪待女客勞頓。卸妝就枕。老爺親來情理已盡。只管請去成親。明日再見罷。秦鍾道。既是夫人分付。下官放肆了。隨即忙忙的走回新房。但見燭

焰堆花。爐香結霧。那位吳小姐。依然端端正正坐在椅上。秦鍾正要上前揭那蓋頭方巾。只見吳小姐向旁邊使女附耳低低說了幾句。看官牢記以後問答。都是小姐附耳傳話的使女道。老爺且慢。小姐有幾句話要說明了。再揭方巾相見。秦鍾只得坐下道。小姐快些賜教。使女道。小姐問張太夫人請老爺過去有何要事相商。秦鍾道。也是爲的小姐。

生怕夫人相問訊　城中何處結廬椽　口音不是蘇州語　勘破須愁漏洞穿
叮囑但言鄉里住　吳村州里有田廛　向來隨宦居東北　日久難將土語傳
只爲親人家下少　迎來張府嫁雲軿

張太夫人叮囑之言。甚爲有理。請小姐謹紀在心。

全仗靈心兼慧舌　莫教猜破識虛元

使女道。小姐問老爺日前痰病是假是眞。秦鍾道。怎麼小姐這樣善忘。那日的病。還是和小姐商量叫下官粧的。纔好托張太夫人說合親事。

粧瘋全爲婚姻阻　說妥婚姻病便痊　這是娘行親囑付　如何真假問根原

使女道。小姐說只因聽得老爺病時。延醫服藥。粧的斷像。疑及先前是假。後來或者認眞有病。故此動問。

並非忘却前情。秦鍾道。這也是小姐親口囑付。病要粧得像。怎敢透露端倪。自貽伊戚。

偷將饈餌饑充腹　假作呼號口吐涎　幸喜祇經三日夜　再多真要病淹淹

那時只叫小姐芳名吳幻娘三字。不說別話。

方能不把機關洩　纔得今朝好事圓

那三日的苦。煞難禁受。

外假昏沉中躁悶　挨來一日似三年

使女道。小姐講這事。實在苦了老爺。但是老爺說小姐善忘。小姐倒要老爺將何時相會。怎樣商量。把彼此定計的始末根由。試說一遍。只怕貴人多忘事。也都記憶不全了。秦鍾道。這也奇怪。不多幾日的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那得忘記。却來盤問下官。當此錦屋春濃。寸金難買。怎破工夫。要說這些淡話。使女道。老爺認是淡話。小姐當作甜言。若叫夫人聽見。盡變成酸語了。秦鍾道。休得取笑。沒奈何待我一一講來。

那日丫鬟來報信　驚聞幽閉鎖重簷　潛踪即刻親身往　又聽悲聲怨語兼

下官那時心膽俱碎。無可如何。

只得細剖苦衷明　罰誓　纔容相見荷垂憐　靈心設出抽身計　假作踰墻箭去弦

更拜太君爲義母　分形匿影妙周旋

適纔粧病一節。已經說過。不必再饒舌了。只是夫人始終被你我瞞過。却也有趣。

黃鶯縱有千般巧　難識春光一着先

使女道。小姐明日和夫人會面時。若是認識出來。如何處置。秦鍾道。也是小姐說過。夫人只見得一面。將來改了粧扮。認不出來。今日怎又怕夫人認識。使女道。這是小姐今日想起見雖一面。彼此對談。却有許久時候。萬一夫人識破行藏。不可不慮。秦鍾道。旣已成婚。況有舅娘幇護。就是識破。他也無法可施。

木已成舟無法使　慈悲更有一帆船

使女道。小姐久知夫人手段。斷不肯干休。那時磨折摧殘。必比鎖錮更加十倍。這是要與他白頭相共。日子多似樹葉兒。張太夫人豈能遮護到底。秦鍾道。小姐請放寬心。他若是另眼相看自然百年共處。倘然故態復作。也不過受他數月之氣。待下官回京復旨。

與子同偕京邸去　將他拋捨在家園

使女道。小姐說這計不妥。夫人隨後親到京師。彼時仇隙更深。越難招架。

（秦唱）他如親　自來京邸　另賃房間隔兩邊　只教他　妬眼望穿牛女會　任憑他　殘燈冷榻歎孤眠

使女道。小姐又說結髮夫妻。這等相待。豈不薄情。

（秦唱）雖然夫婦情懷重 怎比得小姐 曾救垂危性命全 他把我恩人來薄待

我待他薄點也無嫌

使女道。小姐極贊老爺。是天下第一有良心的男子。就請親揭方巾。秦鍾這些話。與適纔在綉鸞夫人房門口所說。全然兩樣。豈非是個扯謊掉牌無情無義的人了。不知正是秦鍾有情有義處。他兩邊調停。只圓權詞安慰。其實他敬愛綉鸞幻娘的心腸。一般無二。他隨口講來。總是肯說不肯行的話。試問他說要叫綉鸞夫人獨宿空房。如何有此膽量。正如戲上唱的張大膽大起來有笆斗大。小起來不過一點點芥菜子而已。且說秦鍾揭去吳小姐方巾。定睛一看。不覺嚇得倒退幾步。靠到原來坐處。就軟攤在椅子上了。你道為何。原來揭開方巾。不是吳幻娘小姐竟是朱綉鸞夫人。難道吳幻娘神通廣大。竟會七十二變。變做綉鸞夫人模樣來。驚要秦鍾不成。

分明小姐容嬌媚 變作夫人貌峭嚴 莫不是化身原有術 幻娘原是幻中仙

秦鍾心裏想。起先明明見夫人。接待女親。後來明明和幻娘拜堂合巹。怎樣一時三刻。夫人改扮新娘粧飾。忽然坐在新房。

難道是鵲巢有個黃鶯占　因此上李戴張冠混後先

夫人從前並不曉得就是幻娘。人生面不熟。怎能就與新人說通。作此狡獪。況我適纔出房。沒有半個時辰。卽使夫人到此。也要共敍寒溫。無何掉換改粧這般容易。

就是夫人乘隙至　也須彼此敍寒溫　豈能初會非心腹　更與通謀巧結連

况是百年圖吉利　幻娘豈肯讓更絃　離房我本無多刻　迅速如何辦得全

這定是夫人又放出鎖閉幻娘的辣手段來。把幻娘強逼出房。安置他處。顯此神通。

又起妬心施辣手　依然幽室鎖嬋媛

倒底要看舅娘面情。未必就肯如作做作。

叱犬尙須看主面　自然忍耐要周全

只是這幻娘又在何處。

照來高燭他人影　抛却紅粧何處邊

剛纔夫人房中。又是何人命丫鬟傳話。

夫人那有分身法　正室言詞若個宣

實在怪怪奇奇。叫人摸頭不着。再也夢想不到新房內坐的。就是夫人。不合將眞情和盤托出。後來又說了多少混話。都被他聽見。這事怎得開交。

一時要博新人喜　信口謅言自惹愆　駟馬已難追及舌　燈蛾怎得救離炙

看官須切記這些話。都是秦鍾心裏想的。不是口內說的。秦鍾自揭方巾。不覺魂靈出竅。及至回想。又如箭簇攢胸。一團喜變作百樣驚。眞是橫風刮紙箏。上不得上。下不得下。只得定一定神。強陪笑問道。夫人怎樣來的。綉鴦夫人道。奴又沒生兩翅。難道是飛了來的。秦鍾道。卜官方纔說的。總是戲哄吳小姐的假話。夫人不要當眞。秦夫人道。你往日對奴說的。那有半句是眞的。和心上人說的。毫無一字假。原來做成圈套。欺哄奴家一人。還要將奴遷入冷房。不容見面。好與心疼心愛嬌嬌滴滴的吳小姐。一馬一鞍同偕到老。

你忘了私語並肩明月下　你忘了焚香密誓卜樓前　只曉得粧妖作鬼欺奴善　又把那假笑甜言賣你賢

你做就同心圈一個　却將奴拋向半空懸　就這般撮弄前情斷　你還要一筆勾銷任棄捐

你平時千遮萬掩。今日天網恢恢。一般也在奴面前敗露出來。

你親口說來親耳聽　非同蜚語出旁言　從今不得平安過　休再想穩穩朱鴦配彩鴛

秦鍾又道。下官游戲之談。無非說謊。你我眞情固結。豈在語言。若是以戲爲眞。夫人就沒說過謊語麼。綉鴛道。奴自來不會掉謊。秦鍾道。那日說幻娘不知去向。這非夫人掉謊而何。綉鴛道。幻娘留在家中。原想慢慢說明。成全你們好事。若有別的心腸。難道不會閉門不納的。只因你違約定婚。又將奴親贈玉連環作聘。欺心大膽。故此不對你明說。及至要說時。你們倒先串成。假報逃走的計策。奴只道眞個逃了。自然不便再題。怎算是奴說謊。

從前只是權宜說　落後難防計策奸

秦鍾道。下官今日說的也是權宜。綉鴛道。還敢這等強辯。奴就是講謊。可曾說出些這斷恩絕義話來。

那似你口快舌尖心又忍　比如陌路更無緣

這裏不是負心人的坐處。丫鬟與我趕他出去。當日跪香時節還是推出房門。今番說一趕字。這聲口越覺得利害了。衆丫鬟一聽夫人分付就如衙役奉了官牌。不管好歹。將秦鍾橫拖豎拽拉出門外。將門閉上。秦鍾幾乎跌了一交。心裏又羞又惱。想道賤婢狐假虎威。這等可惡。方纔夫人房內。婢女假傳問答也要作弄下官。趁夫人不在房裏。前去發作一場。且出暫時之氣。即忙走至夫人房前。看見明燈未熄。高喚開門。裏面使女應道夫人早已睡熟。老爺又來做甚，秦鍾道。夫人現今坐在新房。你們只知倚仗夫人詭

勢。大膽說謊。再不開門。我便踢下門來。將你們重責。一個不饒。看你們今後怕我不怕。使女道。老爺不要生氣。開門就是了。這怕進門容易出門難。還要混講。有什麼難處。只聽呀的一聲。房門大開。秦鍾走進房來。只見依舊是戴鳳冠穿霞帔蟒袍金帶結束整齊的一位夫人。端端正正坐在椅上。嚇得手足無措。心想夫人從那條路囘房。走得恁快。定睛細看。原來不是朱綉鴛夫人。却是吳幻娘小姐。越發奇奇怪怪。叫人摸頭不着。眞夢想不到。小姐倒坐在這邊房裏。不覺驚喜各半。喜的是吳幻娘又有了着落。驚的是前囘房外不合說了多少混話。若是被他聽見。這事怎得開交。

一時要博夫人喜　隨口荒唐自取嫌　假使兩番都識破　看來不値半文錢

秦鍾此刻雖不似對夫人時那般畏懼。却也着實驚疑。這又像黑漆桶裏打筋斗。磕來碰去。總翻不過糊塗地界。只得又定一定神。忙陪笑臉問道。小姐怎樣來的。幻娘道。奴又沒生兩翅。難道是飛了來的。秦鍾聽這口氣不好。與夫人無二。前囘問答定是小姐已在房裏。叫使女傳話。試探我的。他聽了我那些混話。自然信以爲眞。無怪心中着惱。隨道。下官適纔囘到新房。只當還是小姐。把待小姐的眞實意。從頭至尾。說了一遍。誰想觸怒夫人。不容分辯。惟有小姐聰明絕世。定能憐諒苦衷。幻娘冷笑一聲道。學士眞心。將奴騙充妾媵。學士實意。要奴別抱琵琶。今日是囘奴不得。當初是強逼訂婚。都一一親口說出。可見學士

的苦衷。總包藏在這幾句話內。若是那時得一陣仙風吹到夫人耳裏。他自然要可憐你的。奴家懵懂受欺。不知道什麼憐諒。

奴若聰明眞絕世　如何鑽進套頭圈　你不思黑狼山下曾延命　你自詡丹鳳城中獨荐賢

你把這天大人情來抵眼　你將那朝中爵賞當酎錢　你忘身誑上非忠孝　怪不得抛擲奴家等墜淵

還要說當日議親原強就　還要說今日納妾是周旋　倘奴不肯爲姬媵　定然是一任琵琶過別船

幸虧今日敗露的早。

秦鍾道。那是偶爾戲言。若說待小姐的眞心日久自見。幻娘道。學士說過的。那有眞心相待。

保全一塊無瑕玉　不受緇磷白與堅

我怎能剜你心來看　知在梅邊在柳邊

別的還可戲言。豈有做妾二字名目可以游戲加得的麼。

奴不是底三下四人家女　怎與那十二金釵去鬭妍

你原說不是正經姻緣。竟將奴比做路柳野花。自然可去可留。可妾可婢。

你只把輕薄心情隨發付　可曉得逼良爲賤律章懸

快些送奴進京。去見過父親。別作理會。好讓你和明媒正娶千恩百愛的夫人。一夫一妻。同偕到老。

高桐百尺無枝幹　美蔭團團分外圓　又何須旁邊留個丫叉在　倒累那斤斧丁丁不得閑

吳幻娘小姐這一席話。詞嚴義正。說得秦鍾顏變愧生。無詞可辯只得說道。下官心裏若只知有夫人。不知有小姐。也不至今日受夫人一場悶氣了。小姐切莫認假成眞。將眞作假。自尋煩惱。躭誤良辰。幻娘道。夫人的氣悶。是學士受慣的。奴家倒不見情。若說眞假二字。只怕學士出言吐語。假的是眞。眞的是假。不然怎說出那些瞞心昧己的話來。

奴聽你口似懸河心似水　波瀾翻覆眞通天

此地不是你這負心人的坐處。丫鬟與我扯他出去。先前綉鶯夫人說一趕字。此刻幻娘小姐。說一扯字。字面雖有重輕。聲口却無二樣。你說秦鍾心裏如何過得。那使女奉命。眞個把秦鍾扯出房門。笑道。如何。小婢子說過進門容易。出門難。只就是難爲情的難字榜樣了。秦鍾見門也閉上。益覺羞惱難禁。倒底幻娘是新來的人。不便捨臉求他。只得仍舊轉至新房門首。敲門不應。進退兩難。心裏若再像前番跪門。是夫人聽慣的熟戲。怕不中用。一時人急智生。就在門外高聲說道。堂堂丈夫。被兩個女郎。這般擺佈。明日何臉見人。我本爲情束縛。誰知人各無情。反添了多少情障。如今打破這個情字。恩愛俱空。不如撤手懸

崖。免得七尺昂藏。貽普天下鬚眉男子之笑。這一條畫棟三尺羅巾就是我的離塵寶筏了。

勘破情關無窒礙　登時解脫似登仙　人生至樂無過死　省得羞顏沒處湔
出世仗他爲寶筏　一帆西去不留連　從今割斷情纏縛　那有游絲萬丈牽

秦鍾說出多少怕生願死的話頭。做出多少掇櫈拴巾的聲嚮。繡鴦夫人在房中聽得想道。我們不過一時戲耍。不要這書獃子。認眞幹出糊塗事來。隨卽開門出來。只見一條三尺長汗巾。兩頭雙緊廊前掛燈繩上。下面安放一張花梨桌。桌上一張紫檀椅兒。秦鍾站在椅上。將頭套汗巾。兩脚並不懸空。夫人笑道。這樣死法。一千年也不得斷氣。倒像千金記唱跌霸的。站得這樣高。你羞也不羞。郎命丫鬟上去扶他下來。先前那一趕一扯。總是難受。不如這一扶。倒有轉機。秦鍾也就將錯就錯的。走下來了。丫鬟將汗巾解去。桌椅抬開。互相竊笑。夫人更是笑個不住。笑得秦鍾默默無言。夫人道。平時嘴兒放穩實些。也不至有今日。奴是個軟心腸的。同你去見新娘。替你求情。只是便宜了你。

看着你狠狽倉皇無法使　好一似磨間蟻子亂盤旋　除非是繫鈴人把鈴來解　只得去同向新粧說事原
只是奴着甚來由　要你們春宵歡喜成雙對　躭悞奴自在淸開一夜眠　不少那眼熱新婚心裏醋

誰似我、大妻反把絳頭牽

夫人領着秦鍾去見幻娘。此時已將交五鼓。秦鍾心想他們這一談講。比不得過熟的人。三言兩句。就可明白。只怕天要亮了。及至走進那邊房內。幻娘小姐迎見綉鴛夫人。夫人道。奴帶着一個騙死的新郎。來見妹妹。要求妹妹發放。幻娘笑道。騙死比不得裝病。豈不怕弄假成眞。夫人就將方纔的事。告知幻娘道。原來如此。姐姐若再不開門。只怕他就坐在椅上打睡了。夫人道。他做的事。他說的話。只當他是頑皮學舌的小孩兒。和他沒甚較量。我們要得也彀了。夜色已深不可只管游戲。悮却百年好合之期。秦鍾聽得這話。纔曉得是他們串通作耍。倒底不甚明白。就問道。你們說的話。下官全然不解。還求明示。以釋驚疑。夫人道。奴實對你說罷。就將前情後事。說了一遍。先前叫丫鬟傳舅婆請你的時節。我們彼此就掉換過來。你在房外。及在新房裏說的話。兩邊都有丫鬟傳報。你還坐在鼓裏呢。當日是難你一難。今夜是耍你一耍。你纔得娘子軍夫人城利害。問你以後可再敢肆無忌憚了。

軍稱娘子兵奇妙　城號夫人令謹嚴　兩次三番來戲弄　風流正是巧鈎連
閨窻不讓痴蜂出　結網頻將浪蝶纏　相公呵　你一個月來如醉夢
幾曾逃出掌中間　請君此後心收拾　人莫顛狂口要箝

你只當奴竟是箇天下無雙極妬的醋娘子。如今纔曉得是天下第一方便的善女人。

時時與你行方便　大量何曾狠妬兼

秦鍾到這時候。方如夢初醒說道。原來有這些緣故。如此作弄下官。不但當小孩兒看承。竟作木傀儡擺弄。我好痴也。但是幻娘姻事。極荷夫人方便婆心。下官細想。若非他救夫人性命。夫人未必與他周旋。這作合必思。與下官允親意見。正自不謀而合。

我熱中纔受炎風熾　你酸極方爲苦海淹　若不是先後救援豺虎窟　怎便肯酧恩酬德兩圓全

夫人遂對幻娘道。你看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依然是撮虛弄假的故智。秦鍾道。像夫人們這樣撮弄。倒不是假麼。夫人道。我們假得有趣。你却假得無情。我們弄假是要試你眞情。你的弄假全然沒有眞意。如今是已往不咎的了。

今且姑容寬已往　須防兩處踃香添

妹妹眞有諸葛亮征孟獲的才情。相公你已被擒縱過好幾次了。將來不要符合了七擒七縱之數。幻娘道。姐姐似有如來手掌。任憑孫大聖筋斗雲翻。十萬八千路遠。總跳不過你這手心去。秦鍾道。若像諸葛火燒籐甲兵。送的人斷根絕命。如來佛手掌化作五行山。壓將下來。一千年不得翻身。這是使不得的。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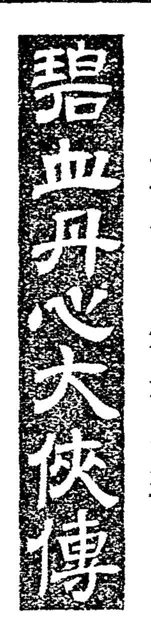
家說笑了一回。夫人分付丫鬟。送老爺和小姐回房。幻娘道。今日是團圓佳節。應該他在姐姐房中住歇。讓奴獨自回去罷。旁邊丫鬟插嘴說道。時候已是正月十六了。綉鴛夫人道。那有合歡人睡獨眠床之理。卽有兩個丫鬟掌燈照着秦鍾幻娘送入夢雲樓洞房。攜手同行。好不快樂。

彩炬一雙攜手去　分明成對閬宮仙　山居莫說天台小　結得仙郎稱意緣

人影踏斜芳砌月　鷄聲唱徹小樓烟　良宵惧把長更守　快趕行雲夢裏天

這邊秦閣學鬧到東方發白。纔與吳幻娘小姐成親。想來那邊張侍郎沒這些閒文兜搭。自然成親必早。誰知也遲至五更以後。且聽下回分解。

文公直少將名著：



正集八册原價大洋六元特價祗售二元四角
次集八册原價五元四角特價祗售二元一角

外埠酌加寄費

本書即大明年間，保全華胄，抵禦外侮，爲

民族吐氣之于忠肅公「謙」出世故事，

作者依據明代史料之傳聞，運用豐有小說天才之流利文章，作忠實之描寫，成偉大之作品，出版以來，故能獨步一時，壓倒一切，此書如著於明末請初，

金聖嘆先生見之，必拍案叫絕曰奇書奇書！！！喜爲之序，樂爲之批，價値名貴，可見一斑。

上海四馬路中

校經山房書局發行

第三十四回

洞房雙合巹眼前人錯過意中人　小照兩題詩畫上事兒來心上事

話說秦鍾直到東方發白。方纔得與幻娘成親。想來張靈和眞假兩位崔小姐。沒甚兒搭因何也遲至更以後。原來這晚張靈同兩位新人。拜過了堂送入洞房。那時未揭蓋頭。張太夫人受拜時還不曾看眞崔小姐的面貌。張靈心內只把王薇香認作崔素瓊小姐。誰知崔素瓊倒是王竹卿小姐。眞眞夢想不到的事。既然認薇香是崔小姐。就該先與薇香合巹。因爲王竹卿小姐。是奉旨完姻。不便落後。沒奈何只得先進他房。原想行過合巹之禮。就到賽紅軒。好和意中人罄談患難衷腸。暢敍別離景況。再回這邊安宿成親。雖有後先注意。却分厚薄。及至王小姐揭去方巾。張靈定睛一看。誰想又是一位絕世佳人。不覺喜出望外。

只道是金閨人物皆平等　再不想玉貌娉婷正絕倫
你看他不長不短一身俏　你看他宜笑宜顰滿面春
只道是惟有素瓊眞絕世　再不想尹邢兩好不差分
說不得曾經滄海難爲水　那知道除却巫山更有雲

這小姐容貌體態。已在前回書內繡鴛夫人口中描寫。此時毋須再說。但今日是燈下美人。新粧燦爛。又

在新郎眼裏看出自然分外出色了。

嬌容更襯新粧豔　越顯光華彩燭明　今日合歡燈下見　教郎怎不喜還驚

張郎此際心徼倖　自笑書生福不輕　誰道傾城難再得　居然消受兩佳人

且住小姐的容貌就像在那里見過的。如何再想不起。

俊龐好似曾相識　細看如何記不清　莫不是美眷作成先入夢　莫不是姻緣再世證前生

難道是桃花當日逢人面　又不是影裏情人鏡裏形

哦是了。定是從前在唐六如家看過他多少畫的美人。內中必有一幅與小姐厮像的。故此這般眼熟。

美人小影傳名手　盡態窮研寫得清　似此麗容原上畫　無心巧合妙丹青

當時若曉今朝過　玉照攜來是現成

他畫上美人。怎及我這活美人有趣。

縱饒他筆端活現亭亭影　倒底是相對無言笑不能　(白)如今添了一口氣兒吓　便覺得萬種風流千樣媚

令人心醉欲銷魂

張靈本與這小姐虎邱船上相逢。新建衙中再見。且是愛月圖容。又經細玩題詩。怎麼這時全不記得。倒

盲猜瞎想起來。只爲他意中。現在有位崔小姐在養紅軒裏。那里想到那崔小姐是假。這位纔是眞的。況且乞食船頭僅只半面。後來新建署中。被寧王強逼進宮時。又匆匆在內房門外一見。那時小姐病後容顏。自不能十分腴潤。至於愛月圖容。係小姐自己綉成面貌。雖然一樣。舉止神情。是綉不出來的。今日冠帔粧束。更與先前打扮不同。怪不得張靈覿面猜疑。反想遠了去。若非已經娶到家中。豈不當前錯過。

另有心頭崔小姐　模糊失却眼前人　幾乎交臂成千里　遇着眞眞不當眞
幸喜已諧連理願　不然竟作隔山春　世間多少差池事　都祇爲陰錯陽差認不閒

起初張靈要先在這邊成親。還是周旋世故。此刻竟是中心悅而誠服了。隨即說道。下官還要到崔小姐處應酬一會。就來奉陪素瓊小姐。聽得崔小姐三字。不免心內狐疑。從前住在秦府。雖和秦夫人朝夕見面。這邊同日完婚的事。却是張太夫人母子囑付。不必就告知小姐。且俟成親後說明。本日一同拜堂。纔曉得又另有一位新人。此時又聽得張靈說出。這新人姓崔。心中想他當日曾守義辭婚。怎麼倒先娉定妻室。豈非言不應齒。如何這新人可巧又與奴家同姓。令人不解。但羞人答答。不好就問的。只好等他回房再慢慢探詢便了。

佳人默默心思忖　大府他曾面却婚　只道他當日爲奴眞守義　却原來家中先已結朱陳

緣何又與奴同姓　難道但是崔張例作親　疑竇叫人猜不破　且待他回來緩緩問原因

這邊崔小姐蓄疑未釋。那邊崔小姐坐候多時。張靈忙忙的走到襲紅軒照樣行了合巹之禮。彼時蓋頭已揭。張靈細看容光。比前稍瘦。那些猜度揣想的心腸與張太夫人初見假小姐時一般無二。也不用再說。只是張靈比不得太夫人從沒見過眞崔小姐。怎樣見了假的。認不出來。況且虎邱船上也曾撞見王薇香一面。此時假充小姐尤其容易認識。難道眞個有喜神遮了眼麼。不知那日虎邱撞見。張靈便贊說丫鬟美貌。可與小姐隨肩。足見薇香。也是一位出色美人。不過比崔素瓊略次些兒。大凡美人相貌。不過肥瘦長短之間少有判別。那一種溫柔嬌媚原差不得許多。想來造化爐中造美人只有鍊香鎔豔的一個模子。不比造醜人。就有奇形怪狀的幾千萬個模子。所以世界上美人自來不多。幾個若聚在一處。態度容姿。總不大相懸遠的。

面龐未必無差別　容態依然似合并　比不得無鹽嫫姆分呈醜　比不得西子東施強效顰
要知道天公異嬌模樣與　百樣梳粧一樣新　不信但看名筆畫　美人容態少區分

列位要說薇香出身婢女。怎把天生絕代的崔素瓊比方起來。那知婢女中儘有佳人。不必遠說。就是張靈同時的唐解元爲了秋香。情願靠身華太師家作僕。那三笑姻緣的戲。列位常看的。豈非婢中女佳人。

匹夫才子一個榜樣。今日張靈將王薇香認作崔素瓊。一則本來相貌充得去。二則倒因爲曾經見過。覺得眼熟。所以相認不疑。若是當日未曾一面。生岔岔的反要看出破綻來了。而且冠帔端莊。從前張太夫人嫌他舉止略輕。此刻一時也看不出。又有崔公現在認是他的女兒。叫張靈如何不信。

明明他是崔公女　起死回生有確憑　冠帔相逢花燭下　安詳改却態輕盈
畫船記識芙蓉影　彷彿誰知是替身　轉覺癡癡求故劍　依稀祇認刻舟痕
細瞧略覺龐兒瘦　定爲重重受苦辛　這的是朦混青衣更綵服　這的是纔和錦瑟比瑤琴
那里來臨時障眼神仙法　假饒是坐有神仙也要渾　怎怪的情郎此際神顛倒　只剩得目注紅粧不轉睛
帶笑開言呼小姐　卿須憐我我憐卿　你爲我蘭舫出題留慧語　我爲你綉圖冷句守深情
你爲我幾番珠淚雙行瀉　我爲你千里江波一棹輕　你爲我驟病離魂銷粉薰　我爲你發獸割肉當參苓
你爲我官闈深陷遭羅網　我爲你縲絏橫加困棘荊　你爲我捐軀黑黯金棺閉　我爲你解審伶仃玉闕行
若不是兩次仙人丹救命　我和你鬼門關上兩逢迎　若不是層層災難遭磨折　我和你令日牛衣尚食貧

臧季兒那個奸賊。是下官在廣信府捉獲正法。你我仇恨雪除。可謂第一快心之事。

復仇報怨機緣巧　親手除奸雪不平

下官細想若不是臧季兒。播弄奸刁。你我怎得同受皇恩。妻榮夫貴。

他幾次驚散鴛鴦飛兩處　倒成就了一雙鸞鳳共和鳴

只是下官和小姐姻緣魔障。全爲愛月圖容而起。不知此圖現存何處。

怪只怪因圖作合因圖悞　畢竟仗一幅良媒巧種根　這的是愛月題名成月老　但不知畫圖今在那方存

薇香回道。自從那日賊子將圖獻入王宮。旋遭兵火。那里還有下落。張靈道。可惜吓可惜。你我患難夫妻。今日團圓。若有這箇相逢.印證豈不分外有情。薇香道，要什麼印證。當初舟次相逢。相公自然記得面貌。何不放出眼力來細認一認。不要被奴冒名頂替。哄過一時。後悔遲了。張靈笑道。面龐廝熟。還有什麼冒替。薇香道。相公眼力不濟。認不出來。就怪不得奴家了。但是愛月圖的印證。雖無着落。奴却有畫的相公行乞圖。就畫在大筆親題夢梅詩幅之後。謹謹收藏在此。寸刻不離。想來做得相逢的印證。張靈道。如此更妙。就賜一觀。薇香隨將行乞圖取出。交侍女遞與張靈展開細看。不勝之喜。說道。誰想一時游戲。反蒙妙手描摹。一定是小姐的親筆了。薇香生小聰慧。自幼陪侍粧臺看見崔小姐拈弄翰墨。便留心學習。所以詩畫兩件雖沒有小姐精工。却也五分會得。比之時下筆仗。就算是大作家了。近日附庸風雅這一流人物。大半勦襲得一知半解。撫拾些剩汁殘膏。便覺博古通今。奇才蓋世。更有盜別人的文章裝自己的

門面。居之不疑恬不為怪就有多少以耳為目的稱贊傳揚。算作一個才子文人。這等欺世盜名之人。考他本領連薇香這五分也沒有。豈不好笑。薇香若也像如今假名士的材料。這圖上詩畫旣不能不認作自己手筆。自然也要想到此事。倘被張靈看破。却又如何是好。幸虧倒底自己也還有五分來得。不是全然不懂之人。所以膽壯。就答應道。奴家信手塗鴉是見不得大方的。

深閨筆墨無師授　西抹東塗那得精　脂紛氣難登大雅　香奩技本笑中平

偶然面向舟前識　敢詡毫添頰上真　寫得出子胥乞食簫吹市　寫不出張緒當年柳並春

寫得出衣是藍縷裝亦俗　寫不出鶴步從容態出羣　寫得出揮毫落紙雲烟速　寫不出慧舌靈心錦綉明

寫得出笑臉相逢生藹藹　寫不出至誠一片惜惺惺

奴家畫雖粗劣却是念切憐才。

傳神無限憐才意　莫看丹青只看情

薇香這些話。與小姐從前畫這行乞圖時。自言自語的口角相肖。那日他本在旁聽見。故此今日這樣對答張靈。張靈道。腌臢形狀未免有玷芳毫。況且一介狂生。太畫得風流倜儻。慚愧吓慚愧。

畫成磊落風流樣　不是顚狂放蕩形

細看小姐染翰之工。與我友唐六如手筆無二。眞是女畫師了。下官素喜繪事。自謂不俗。然去此遠矣。

近日專家唐子畏　香閨妙筆認難分　我自來也愛拈毫酬應言　從今後牀頭添個捉刀人

還有題詩在上。讀道。才子風流第一人。隨願行乞樂淸貧。入宮只恐無紅葉。臨別題詩當會眞。眞好詩吓。不合下官詩句題寫在前。倒覺佛頭着糞了。

一字一珠兼一淚　教人動自更傷心　巴祠妄自題前幅　愧煞筆竿亂正音

(白)薇香道說那里話　奴正覺狗尾續來貂失彩　怎倒說佛頭着得糞污靑

張靈道。把玩佳章。明寓托人轉寄下官之意。緣何仍是小姐收藏。薇香道。藩邸無人可托。原想帶至中途。尋覔妥便。不料變起倉猝。此圖緊佩奴身。倒做了殉殮之物。今日缺月重圓。連這圖也算得轉世還魂的了。

人是再生重入世　圖如轉刼又還魂　虧他七七長爲伴　形影相依不去身

張靈道。小姐前遭惡刼。下官恨不欲生。那日路經菴內。適見停棺。一場痛哭。只說你靈魂自然聽得。誰知彼時已是空柩。枉抛了涕淚千行。反不如這畫上影兒。偎靠身貼肉。整整陪了小姐四十九日。

恨不與卿同被難　替形仗有影傳真　可憐我嘔肝瀝膽呑聲泣　便宜他倚玉偎香貼肉親

究不知他是誰來誰是我到如今將形比影兩難分只當是同衾有後先同穴像這等隔世夫妻那里尋

今日良宵。休得再題往事。祗令人悲。這圖仍請收好。

那邊王小姐奉旨完婚。小姐想巳知道。今夜只得先到那邊。但是小姐受盡凄涼。及到好事圓成。還要耐這凄涼一夜。下官實抱不安耳。

重題往事增悽愴　且自藏圖緩再論

這一籌讓爲君王命躭悞良宵耐冷淸　莫不是正月望須遲一日要交十六顯圓輪

薇香道。苦雨凄風。不知經過多少。豈必爭此一日。相公只管請行。但奴家囘生一節尙未奏聞。王小姐面前。若是道破行藏。恐有關礙。張靈道。這是下官的干係。不用小姐囑付的。此刻時候還早。小姐可去陪老母閒談一會。再囘安寢。薇香道。婆婆自來睡遲。奴是陪慣的。張靈道。這等下官失陪了。說罷就囘到這邊新房坐下。小姐還未卸妝。若是張靈這時就和新人安寢。有話明日再講。豈不省得當夜多少絮煩。偏偏張靈又要想出話來兜搭。說道。這位崔小姐。就是下官原聘妻房崔小姐的嫡親妹子。當初因他姐姐拒奸死節。不忍另娶。是以岳父議婚。下官曾經面却。後來又是崔公說他有一次女。許配下官。仍續前姻足安貞魄。下官因姊及妹。故爾允從。及岳父請旨賜婚。已在聘定崔公次女之後。所以今晚一起完姻。誠恐

小姐猜疑。只得備陳委曲。

只爲守貞期不負　大姨夫續小姨姻　妹來代姊非他娶　同體由來是一人

復荷皇恩宣敕到　早經木已作舟成　權宜共趁良時吉　並不是進旨停婚再娶親

張靈不便直說緣由。托言崔公次女。其實同體一人的話。已經暗藏謎語。小姐那里猜得破。聽這一席說話。分外疑上生疑。也因道破行藏恐有關礙。一時不便說出自己就是崔公的女兒。這纔合着琵琶記戲文說的夫妻且說三分話。未可盡拋一片心。此時張靈素瓊薇香三人。都有這個意見橫在胸中。越發大家攪得不明不白。像一團糟了。且說素瓊也就托詞說道。奴自小生長西泠。便與崔小姐結拜姊妹。如影隨形。情比同胞更密。他母親早逝。父親只生他一人。並沒同胞妹子。敢是相公被人哄了。張靈吃了一驚。只當王小姐認眞會和崔小姐結拜來。這假話就難瞞了。隨又問道。小姐既是自幼結拜。後來他隨任江西。或者崔公又過繼了一位義女。認作親生也未可定。小姐道。他到江西。奴也隨生父前去。他進藩邸。奴也被強逼入宮。依舊形影不離寸步的。從未聽說崔公有過繼義女之事。張靈道。這也奇了。請問令尊岳父是何姓名。何事客遊江右。如何被逼入宮。怎樣得做王中丞義女。乞道其詳。小姐道。說來話長呢。

奴父再喬王學博　探親去作豫章行　奸人串騙欺孤旅　藩邸將奴暗報名

逼入王宮充媵御　幸承護庇有恩星

婁娘娘是奴再造恩人。

平空提出千層網　尼舍慈雲暫托身　生父飄流無信息　娘娘殉節柩來停

撫棺痛哭菴堂內　上祭中丞偶聽聞　垂問下情增憫惻　拜依膝下勝親生

分明一線天緣巧　因此纔聯好合因

張靈道。小姐入宮。與我的素瓊相聚。會否題起下官。既然情勝同胞。他進京臨別。必有囑付小姐的知心言語。何不一並賜聞。小姐道。他也別無話說。但言有死無他。臨行交下他一幅愛月圖容。說有相公題詩在上。囑奴覓寄奉還。以爲永訣遺澤。誰知繼父將奴許配。正是相公。他守貞之意得以藉達此事。豈不湊巧。

他與奴兩個骸軀如一個　就算他克諧佳耦遂初心　圖容又付奴親手　好把這畫影充奴現在形

(白)那位新人呵　說甚麼妹代姐婚妹頂缺

怎知道奴與素瓊的情誼。

是無分彼此一人身　從今莫道瓊娘死　只認瓊娘又轉生

小姐的話也是暗藏謎語。就是薇香適纔所講眼力不濟。認不出來的話。何嘗又不默寓機鋒。倒底各具慧心。不覺語言入妙。張靈聽說。愛月圖容現在。便道原來如此。就賜一觀。小姐隨將原圖取出。交侍女遞與張靈展開細看。果然是當日圖容。現有親題歌句。說道。妙呵。畫上芳顏。竟也充得小姐玉照。怪道下官一見小姐。如舊相識。只是初看容光。竟無二樣。細覩姿態。還遜三分。這圖仍請收好。

今宵且把圖藏過　好把新人當舊人

這是小姐自綉眞容。怎麼張靈細細覩看。竟認不出眼前王竹卿。就是畫上崔素瓊。但畢竟綉成的。不是筆畫的。能彀綉的容顏無二。也算天下第一神奇之技了。至於舉止神情先前說過。是綉不出來的。比不得畫筆神肖。無怪張靈對面不識。此時聆語詳情。可見結拜交圖。確有憑據。儘可把方纔托詞原委說明。又因那邊崔素瓊說愛月圖。並無下落。這邊王竹卿却明明現有此圖。且講是素瓊交給兩人說話。因何不對。還須再問素瓊纔得明白。隨道。既然小姐和素瓊自幼結拜。知道並無妹子。這位崔小姐必定曉得。待下官再去問他。小姐道。他是假冒素瓊的妹子。怎麼曉得。

奴比真容還彷彿　他稱胞妹太瞢騰　只求生儷分連理　輒把葦蕕說共根

可也知女貞木上無旁幹　怎容得鸞鳳巢中有別禽　如今現放奴奴在　敗露何須仔細詢

張靈道。想他心非假冒。自然另有根由。且等下官問明卽來奉覆。就又到賽紅軒來。適値薇香從張太夫人處囘房。迎見問道。相公又來則甚。張靈心裏認作王小姐。實在和崔小姐結拜過的。只要問明愛月圖落在王小姐手裏的緣故。便好對王小姐說出崔小姐同生情節。既是彼此情逾骨肉。比不得素昧平生可以不必隱瞞的。誰知張靈這想頭。都是隔壁賬。當向薇香說道。適纔王小姐說和小姐自幼結拜姐妹。情勝同胞。你的江右行踪。入宮始末。他無所不知。是瞞他不得的了。

只知道生人難把眞情訴　却原來相熟相知姐妹稱　花燭佳期還遇故　你一時二喜最歡欣

還有那愛月圖容。是你進宮時。親交他處。下官適已展觀。爲何小姐又說並無下落。

想你是生怕追根唇舌費　權詞囘復免勞神

薇香豈不知素瓊小姐。從沒和人拜過姐妹。但是愛月圖容。如何落在他手。這事甚屬蹊蹺。連忙答道。奴靜守深閨。自來沒有義姐乾妹。這話好奇。且問相公。他如何也到豫章。奴又在何處將圖交給的。張靈就將適纔王小姐的話。通前徹後。述了一遍。薇香心想他自然是甯邸宮女。曉得小姐進宮緣故。不知怎樣偸了這圖。今日因爲相公托言奴是小姐胞妹。他便自稱曾經結拜。纔好認定小姐沒有妹子。指奴假冒。遂其用這專房之計。好不可惱。但他既在甯邸。必定認出奴不是眞正小姐。幸喜替代進京一節。他不知

道。說不得和他混賴一場。即對張靈說道。他不知何處竊得畫圖。今日冒結拜。希圖固結郎心。怎倒說奴是假冒。

他不知奴（奴就是崔家女）半面全無有甚親　好笑他自（家弄假疑人假）反把奴真（本蘭亭說冒名）

張靈道。這更奇了。他說小姐沒有胞妹。指爲假冒。這原是下官托詞。還說得去。若講自來沒曾和人拜過姐妹。他如何憑空結撰起來。好教人猜想不着。今日是要破工夫。明白此事。小姐請綏安歇。待下官再去問他。就來奉覆。

匆匆又向西房去　走出花園足不停　只聽樵樓交四鼓　良時反把是非爭
有情忽受無情惱　閒事偏妒喜事生　行進綉幃忙啓齒　葫蘆依樣一番陳
和盤把出薇香語　未免佳人暗動嗔　明明冒認崔家妹　倒說奴奴假亂真
若把真名今說出　看他假得幾時辰　祇緣礙口難明訴　九轉迴腸欝不伸
觸起生平無限事　幾翻危險歷艱辛　今朝還有寃愆擾　不覺傷心掩淚痕

張靈道。這是什麼大事。小姐請免感傷。小姐道。他自家假冒。倒來寃屈奴家。不覺觸起生平受過多少委曲。無從伸訴。故爾流下淚來。張靈道。冒充崔妹。他日自明。倒可不必掛懷。只是結拜一節。據小姐說。千眞

萬確。據他說。影響全無。下官倒有一個調停之法。崔公現住我家。何不請進一會。便見分曉。但不知小姐果與熟識否。小姐豈不知崔公現在外廳。原想過了今日。設個法兒纔好父女相見。此時一腔怨氣。按捺不住。亟欲證明眞假。也顧不得別的關礙了。連忙答道。崔公就是奴生身父親一般。如何不熟。

昊天罔極恩難報　蔭庇全虧一樹棲　相公你休判親生和結義　高堂鞠養總無分

若因兵火慈顏隔　喜說軒車外舍停　離別不曾通信息　那知奴是洞房人

劇憐咫尺成千里　父女天倫聚不能　原想是過了今宵纔可說　說明好見我嚴親

張靈道。這等下官自去請來。隨卽走到外廳。崔公正和坐夜的親友看戲。張靈就把崔公請至僻處問道。岳父向來可曾結拜過義女。崔公道。自來不曾。張靈道。或者有個王家女兒結拜。一時忘了。崔公道。賢婿這話奇怪。從何而來。我只有一個親生的女兒。那有什麼姓王的乾女。老夫雖年老健忘尚不至此。看官須知起先依小姐的話說來。生父王再喬。義父王新建。又有崔吏部一個人。三位父親。竟是女中的呂溫侯了。如今聽崔公的話。又像西遊記上陷空山無底洞。供奉恩父托搭李天王的香火。李天王全記不起來的光景。怎教張靈不疑。又道。現在玉竹卿小姐。說是岳父義女。講的確鑿有憑。岳父怎說沒有。崔公道。這事越發奇了。眞是沒影兒的話。只怕他認錯了。張靈道。一毫不錯。可請岳父去認他一認。崔公道。男女

別嫌。人生面不熟。如何我去見他。張靈道。據他說來。熟而又熟。岳父年高的人。有何嫌疑可別。就請同行。崔公道。也罷。認他一認。省得彼此惶惑。隨同到第六進新房。張靈揭起綉簾。讓崔公走進。小姐卽便兩淚交流跪拜下去。說爹爹想得女孩兒好苦。崔公一見小姐。大驚道。原來我兒尚在。不禁一陣心酸。彼此抱頭痛哭。

不見面時猶自可　今朝相見泣吞聲　只道是（今生今世無逢日）　又誰知（做美春風忽聚萍）

一個說（哀乞王妃寬父罪）　不期出獄杳無音　一個說（只認同遭兵火劫）　忙忙無處覓嬌生

一個說（駭浪驚波違定省）　思親拋淚到如今　一個說（衰年為汝悲難釋）　白髮增添數百莖

莫不是（今日相逢還是夢）　再把那（別來梗概各言明）

崔公和小姐相會。除了薇香頂替上京。後來回生作女。因為張靈在旁。彼此不便題起其餘前情後事。敘說一番。不覺破涕為歡。轉悲作喜。崔公道。如今苦盡甜來。不必思量傷感。況是你的良辰吉日。尤當歡喜成親。

膝下嬌兒重會面　眼前快壻最開心　老夫一喜千愁解　你們是敕（賜夫妻喜更深）

這話甚屬有理。百年夫婦開頭第一日。忽然新房內。大家哭哭啼啼。未免不甚吉利。起先父女們。是情不

自禁。此刻纔想到該歡喜的。豈不遲了。但是做人闊大的。比不得拘迂庸俗之流。沒得什麼忌諱也就無關休咎。何況張靈心情曠蕩。尤其毫不介意。倒是細聽說了半日的話。聽不出他們父女。還是結拜的。不是結拜的。就問崔公道。岳父原說不曾結拜姓王的乾女。那邊令愛。也如此說。如何今番見面。宛似親生。況且說過親生只有一女。怎得忽然有了兩位。崔公道。我原不曾結拜姓王的小姐。我只認得姓崔的女兒。我本只親生一女。又那討兩個來。張靈道。難道這位令愛本不姓王。崔公道。我只認這是我的女兒。那管姓王不姓王。張靈道。難道那邊令愛。並不姓崔。崔公道。我也認他是我的女兒。休問姓崔不姓崔。張靈道。這位令愛可是結拜的。崔公道。兩個女兒。原有一個結拜的。張靈道。那位令愛。可是親生的。崔公道。我兩個女兒。原有一個親生的。張靈道。岳父先講向無義女。何以又有一個結拜。到底那位是結拜。那位是親生。崔公道。他兩人合形合影。可以算做兩個。又可以當作一個。分不出親生結拜。故此老夫先說只有一個女兒。並無義女。連他兩人。此刻自己也還糊塗呢。

休判親生和結拜　兩人還當一人身　姓名總覺通融得　形體幾疑揑合勻
暗裏機關難說破　本人自己也難明

張靈道。岳父的話。怎麼這樣游移。小婿全然不懂。

老夫嬾得頻饒舌　好向游移話旨尋

小姐道。爹爹那里又另有女兒同孩兒分形合影。可以當作一個人的崔公道。你不知道。我原該另有一個女兒同你一模一樣。小姐道。孩兒自小侍奉晨昏。此次又是暫離膝下。若果另有姐姐妹妹。孩兒豈有不知之理。崔公道。你却忘了。你原該另有一個妹子。和你同樂同憂。

你應有一模一樣知心侶　你忘了同樂同憂共命倫　你說是他他是你　不須梅雪兩爭春

機關口說難參透　你不去思量不得明

小姐道。爹爹的話。怎麼這樣鶻突。孩兒全然不懂。

老夫嬾得頻饒舌　你就在鶻突詞中把旨尋

料想你們也參不透這游移宗旨。鶻突機緘何不令兩個新人。會在一處。省得老夫饒舌。

說完帶笑抽身出　又向前廳看戲文　急煞張靈呼侍女　花園去請假千金

薇香正在呆呆想　準備唇鋒鬧一巡　忽聽一聲來請去　慌忙冠帶出房門

不知不覺行行至　試看蘭閨蟠蚌爭

素瓊尼菴認父。薇香不知。薇香丹藥還陽。素瓊未曉。況是潘郎分離。都已更名改姓。今宵談論又指東畫

西。你想哄我。我想哄你。我要瞞你。你要瞞我。故此一時再不得淸白了。若有人早對素瓊說知。這位崔小姐殉節復生的緣故。就曉得這是薇香。素瓊今日也不必查問根底。到了兩人會面。便可不言而喻。何至一夜無眠添幾許煩惱障礙。這纔是好事多磨。薇香走至這邊新房。張靈迎出說道。兩邊傳話難得分明。特請彼此一會。薇香道。這樣纔分皂白。隨走進房裏一見小姐。登時魂飛天外。膽顫心驚。連忙卸下鳳冠。雙膝跪伏在地說道原來小姐現在。薇香萬死。小姐也着實嚇了一跳道。你拒賊而亡怎樣平白顯魂。裝妖作怪。你到底是人是鬼。薇香道。小姐聽稟。

拒奸命喪兒徒手　忽有仙丹救返生　再世爲人重認父　居然走省慰衰齡
荷叨慈父垂恩蔭　成就張郎一段姻　傳說娘行先遇害　傷心日日淚常零

薇香說到這里。不覺哽咽悲啼。小姐也忍不住一同哭泣。薇香又拭淚說道。不想也有今日。

喜逢玉體今無恙　妾占鸞枝罪已深　但望涵容寬既往　許持箕帚列姬羣

小姐道。原來有這些緣故。怪不得爹爹適纔說是合我一模一樣同樂同憂。忙也跪下扶他起來。替他帶上鳳冠。薇香那里敢當小姐這一跪。說道。小姐請起。折殺薇香了。小姐道。你是我救生替死的恩人。貼意知心的姊妹。奴家長你一歲。就和你在這花燭臺前一拜。薇香再四推辭。只是不肯。小姐道。賢妹不要太

執意了。你我患難恩情。勝似同胞骨肉。若還如此推讓。做姐姐的今日就跪到天明。薇香道。雲泥分隔。誠恐玷辱金閨。小姐道。賢妹死而復生。算得投胎轉世。如今你是少宰的女兒。侍郎的夫人。還有什麼玷辱奴家之處。休再固辭。薇香道。既蒙擡舉。只得勉副盛懷。姐姐請上。待妹子拜見。就彼此平拜了四拜。兩邊扶起來。大家坐下。

本來主婢尊卑隔　頓拜房幃妹姊親　女子但能敦節義　有何下賤與窮貧

好一似白屋公卿無有種　纔見得香階芝菌本無根　一般的執巾棒櫛雙鬟輩　怎及他脂粉英雄近等倫

你只看雙福相渾難辨　對坐燈前兩玉人

張靈在旁看他們這般舉動。益覺沒有主意。先看見薇香卸冠跪下。可見王小姐講自來結拜的話不假。崔小姐說沒有姐妹的話是虛。只是心裏詫異。杭州風俗。妹子見姐姐。這等恭敬。又聽見自稱薇香。想道原來素瓊還有別號。及至兩人同拜。聽他說的話。又似今日纔結姊妹的。實在令人難解難猜。即忙問素瓊道。你說自幼和崔小姐結拜。這時又重認姊妹做甚。素瓊道。奴原說過自幼結拜的崔小姐。是形影不離寸步的。這個妹子。患難分離。不是那一個妹子。張靈道。方纔說的拒奸殉節。就是被陷入宮的這個崔小姐。怎麼又有兩個。素瓊道。自然是有兩個崔小姐。張靈隨又問薇香道。你說沒有義姐乾妹。怎麼今日

也有了。薇香道。從前沒有。今日纔認下的。張靈道。今日纔認姐妹。當時怎樣稱呼。薇香道。當時稱呼。與今日判然兩樣。奴家不便啓齒。是要問那位崔小姐的●張靈道。難道眞果另有一位崔小姐。現在何處。薇香道。你道奴家是誰。張靈道。你是崔小姐吓。薇香道，奴家姓崔却是姓王。姐姐姓王。倒是姓崔呢。隨扶着素瓊道。這纔是相公虎邱相遇。江石重逢。聘定兩次三番。受盡千辛萬苦的意中美人崔小姐。

　張靈不識鶯鶯面　錯把紅娘當麗人　倒底一時無眼力　被奴魚目混真珠

　大家同入迷魂障　此刻方知織女星　從今後淑女好逑眞稱急　還笑他雙文酧簡步私情

薇香說完這話。纔又大家把往事細細說明。張靈方得恍然大悟。不禁喜上加喜。

　才子佳人天作合　悲歡離合事紛紛　崔張佳話西廂記　例不重翻不得新

　誰似素瓊和夢晉　幾番會合幾番驚　明明已是團圓候　陡起風波不得成

　今日雙雙心願遂　無端閒話擾深更　幸虧各剖真心腹　喜氣添來十二分

　一載疑團都盡解　綠窗不覺曙鷄鳴

這時天色將明。薇香方辭了素瓊回房。張靈就在素瓊房內安宿。纔完結了何必西廂這第一樁美滿夫妻的公案。只是還有一件稀奇古怪美中不足的事。未免又要費一番筆墨。只回還不算得戲場上大團

圓呢。再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說鬼話難解死冤家　顯神通破除生罪案

話說張靈爲了崔素瓊受盡千辛萬苦。就是秦鍾因聘吳幻娘也弄得七顛八倒。難得這年元宵佳節。兩人同日完全好事。豈非正本團圓。這書儘可收場。不必再贅一詞了。如何張家還有什麼古怪稀奇。美中不足事。不知這書幾次要團圓時候。忽生出波瀾。東離西散。及到良緣成就。又費却無限周章。纔得將就撮合一處。雖然完結了美滿夫妻一段公案。只是通部書內大衆的結果收成高人的來踪去跡。以及多少橫死鬼魂。還不會交代。自然該又生出一兩件事來。纔得收拾完場。這正本那得就團圓呢。

做書也要收場快　敍事寧容草草完　多少善因兼惡果　有頭有尾豈能删
人生難了將終局　天道從無不好還　注定循環相接續　細談緣起莫嫌煩

話說是一件甚麼奇怪事。待在下從頭講來。張靈完婚次日。是正月十六日。那時紅日三竿。素瓊薇香兩位夫人。梳粧已畢。薇香到這邊來約齊張靈素瓊。同往太夫人上房裏去。太夫人一向起的遲。也纔梳洗完了。見他三人進來。問了安。就都命坐下。張靈隨把素瓊薇香頂名更姓。以及昨日結拜姊妹的情節。照

樣奉告一遍。太夫人喜笑顏開。指着薇香道。我那日初見。覺得不像從前綉圖上的相貌。因一般標致。且敬你捨命守貞。也就不在心上。虧你瞞得鉄桶相似。幾個月沒有半點洩漏。那就想到却是又節烈。又伶俐的替身崔小姐。

想着數月時時見　不漏春光巧會瞞　想着你當日捐軀眞激烈　這覺得代人更比自家難
誰似你既肯替生還替死　到今日重逢姊妹慶團圓　這纔是我的孩兒修得到　聚着了少雙寡二兩嬌鬟

太夫人又一手將素瓊拉到面前。從上至下。細細看了又看道。花容月貌。果然畫上美人。還嫌你那自綉的眞容。綉不出這樣溫柔端麗。怪不得孩兒一見銷魂。連性命也不顧了。只是你埋藏姓氏。閱歷艱難。今日欽賜完婚。那里想到就是極莊重極幽閒的正身崔小姐。

你自盤金線把眞容綉　我不信人間有此顏　今日細觀顏美麗　丰姿十倍展圖看
靈魂合把癡兒攝　佳話應將舊例翻　到如今聖恩勅賜爲夫婦　這等樣改姓鶯鶯不一般

如今姓王的復姓了崔。姓崔的倒姓了王。却也有趣。

眞姓兩人顚倒換　歸宗今更兩心觀　一樣的雙文容態昭君貌　先後移來巧自然

丫鬟們以後王小姐要稱崔夫人。崔小姐要稱王夫人。不要稱呼錯了。

自來信口稱呼慣　須認容顏莫悞傳

正說話間。忽然秦府那邊石芝的妻子金氏。說他家夫人吳幻娘就來拜見。張靈郎忙迴避出去。不一刻兩人進房。綉鶯幻娘。拜過了張太夫人。問安賀喜。四位夫人又平拜了。彼此道賀坐定。太夫人隨將方纔的言語。對綉鶯幻娘細說。不勝驚喜。想來都與太夫人稱贊素瓊薇香的話。大同小異。太夫人對綉鶯道。你新婚時。曾想到我的孩兒。將來娶婦媳。要比上甥媳三分容貌。只怕不能。如今這兩個媳婦比你差不多兒。煞是儆倖。綉鶯道。舅娘又來取笑。這是將天比地。羞煞奴家了。太夫人又將幻娘細看道。你的相貌。和他二人。不相上下。女孩兒開了臉。要添幾分人材。何況你們都是美人。越發覺得出色了。

有的是暈生春色橫眉黛　有的是面展脂光罩耳環　這纔算綺閣香閨三鼎足　方覺得人家生女勝生男

幻娘道。孩兒庸姿劣貌。怎比得上兩位嫂嫂。太夫人道。且不必說容貌相同。就是你的勇俠超羣。他二人的堅貞振俗。都算得天地間奇女子。總是世上少有的。

他們貞操如曹女　你的神奇勝木蘭　不是尋常巾幗輩　無雙譜內忽成三

張太夫人話纔說完。忽然平時床後打鋪睡的那十四五歲小丫鬟。跌倒地上。雙脚亂蹬。只見目瞪面紫。口吐涎沫。變了一個老婆子聲音。說道。還我命來。衆人莫不吃驚。不知他得了甚麼怪症。正去上前扶他。

又忽聽見幻娘背後。有一個男子聲音。嚷道。還我頭來。却是石芝的妻子金氏。吊眉豎眼。散髮披頭。在那裏發狂喊叫。大衆越發驚駭。不防金氏在桌上。拏起一個茶碗。望着吳幻娘劈面攢來。說道。我有冤報冤。與你何干。害我姓命。幸虧吳幻娘眼快閃過。不曾攢著。那碗掉在地上。已是粉碎的了。幻娘看這光景。知道有些古怪。連忙上前將金氏兩手背剪扭住。你想幻娘用了氣力。金氏那能動彈分毫。衆使女纔也把那小丫鬟拉扶起來。他還支手舞脚的亂跳。只得用力捺他坐在地上。小丫鬟哭道。你交給圓容。被臧季兒騙去。我不知情。怎教家人。將我強逼致死。今日斷不干休。金氏也哭道。你把我扭住就罷了不成。我母子死得好苦。總要討個替身去呢。細聽他兩的說話。纔知是刁婆刁方母子。附在他們兩個身上索命。大家慌作一團。倒底幻娘主意老靠。分付丫鬟們。取了十幾條繩索。將金氏小丫鬟捆縛手足。抬到太夫人房後。前日幻娘暫住的空房屋內。把門關鎖。幻娘道。看他還鬧不鬧。衆人心纔略定。各散回房。那空屋內。兩人仍是狂呼痛哭。不曾住聲。張太夫人早着人告知張靈。叫和秦鍾商量主意。張靈不勝詫異。

冤鬼附形聞儘有　不圖今日眼前看　公卿宅裏居然鬧　做鬼原來不怕官

前月拜懺超度刁婆如何全無感應。

因何度盡沉淪鬼　枉死偏他救援難　定是纏身冤孼重　輪迴不得讓投胎

或因僧衆真修少　志未虔誠枉拜參

就是刁方作惡多端。也該拘因地獄。如何任他到陽間祟人。難道閻羅老子。是不管事的。

地獄設來因此輩　緣何漏網到人寰　自家犯法干刑辟　厲鬼糊塗一味蠻
好笑閻羅多不管　聽便作祟坡欺謾　猖狂若不嚴驅治　體附生人命不堪
忙卽會商秦表弟　除非符勅掃陰霾

列位你患這刁婆母子。既來索命。自然在閻王那裏告准了狀了。那怕符勅驅除。不知尋短見的人。多半陽壽未終。陰司並無勾票。他自己踱進枉死城中。閻王一時還查考不到。又有一班兇惡強盜。正了刑誅。因爲同案賊夥。還不曾死。他鬼魂也就發在枉死城中。等大夥到齊。纔判斷受罪。猶如陽間管押待質的一般。雖有鬼卒拘管。到底閻王離得遠。只要賄通鬼卒。就可私放出來。大抵衙門作弊瞞官。陰陽無二。所以刁婆母子鬼魂。今日得到張府作祟。若果是告准陰狀。前來索命。就該附在太夫人和幻娘身上。想來刁婆認得這小丫環。是太夫人貼身侍婢。刁方見金氏跟隨幻娘。不離左右。因此分開附形。不過混鬧一場而已。其實他母子孽由自作。如何敢在陰司告狀。倘有眞會符籙的道士前來作法。這兩個鬼。怎麼不怕。

私向陰司通鬼卒　偷來陽世逞兇頑　附形婢婦聊舒忿　假託精靈故索瘢
始信惡人爲惡鬼　不能改換舊心肝　從前枉拜三天識　佛力消除大惡難
坑害紛紛夫與婦　虔婆孽重罪難刪　慈悲徧洒菩提露　祇度幽冥善女男
若是誦經消大罪　亂臣賊子總超凡　勸喜觀音非助惡　彌陀念徹不相干
依然厲魄思尋衅　毋子無良欲報冤　豈敢森羅投謊狀　暫施迷障妄欺瞞
倘然眞遇仙符籙　一掌雷霆影跡殘

張靈和秦鍾計議。延請道士驅除。秦鍾道。元妙觀代出法師。現聞有一個賈半仙綽號賈捉怪。精於道術。何不請來作法。張靈道。瑞光寺內方丈潭一和尙。聽說修行甚好。一並請來誦解冤經咒。旣憑震電之威靈。又仗慈悲之感格。豈不更爲妥速。張靈又商之岳丈崔公亦以爲然。隨即着人去請這一僧一道。各帶徒弟四人。不一時到了。就在張府花廳上。鋪設兩個壇場。僧東道西。好不莊嚴淨肅。

一邊是座設三尊金面燦　一邊是淨瓶插柳垂還鬆　一邊是解怨識文翻字碧
一邊是几騰三尺劍光寒　一邊是法水盛杯噀未乾　一邊是驅邪符籙蘸毫丹
一邊是旛寫普陀觀音在　一邊是袈裟彩接毗盧帽　一邊是銅磬木魚敲左右
一邊是牌書直將趙元壇　一邊是撤服輝連玳瑁簪　一邊是樂聲響器奏迴環

一邊是經誦西方東首坐法相莊嚴　一邊是東來紫氣綴西坊魅籐鬼葛　看兩邊燭浮寶焰香浮霧　沒一點喧譁到耳邊
似這般靈赫弈　何愁那不全支

外面看來像刁婆母子。這等小鬼頭。就有一百個也不值得什麼。不怕不煙消灰滅。誰知一僧一道的本領着實有限。只恐騎梁不成。反輸一貼。却是爲何。這渾一和尙粗習經識並不會講解。連初參也不曾破過。因常在大戶人家做佛事。鑽謀得瑞光寺方丈。人來參禪問道。只豎一個指頭。並不開口。在他是盜襲天龍一指禪之意。藉此藏拙。有聰明輕薄的說他生性渾濁。只會伸這一指。正巧合他的法號。有糊塗老實人看不破他還揣想一個指頭的滋味。左想右想。想入了魔。惟有達官貴客。尊信佛法的人。見他意態沉深。必悟上乘妙法。不肯開口。纔合着諸佛慧命。不闘文字。這一指眞詮。分明天龍再見。因此欽敬頂禮。覺得渾一二字。卽是他渾沌禪機了。不想聰明貴人。也糊塗老實的看他不破。以致你推我重。做了一位姑蘇有道的高僧。

大道不知分頓漸　何曾懂得指頭禪　公卿竟被深沉惑　愚詐都將智慧觀
膜拜人人爭頂禮　高名處處與揚傳　誰知沒個降魔杵　誦徧經函也枉然

若說這賈半仙。越發好笑。他的符水咒籙。却是照本謄寫。並沒得師傳眞訣。他起先結識蘇州城裏一班

浮浪子弟。終日大酒大肉。問柳尋花。抛破費好一宗本錢。叫這些人替他傳揚開去。說我家的狐妖是他降的。你家的鼠怪。是他捉的。講的有原有委。確確鑿鑿。怎教愚人不信。又鬨動了多少大老。都是富貴已極。想成仙的人請他到家講究元門修養工夫。他摭拾了些道書成語。大言不慚。又暗使狡獪。或假造仙人亂筆。或揑稱仙賜金丹。自有那一黨匪人。替他摭頭蓋面。做的水洩不漏。因此大老們墮其術中。有時做不及手脚。或是話不應驗。他便說來意不誠。一經信任。便從中納賄招權。營財圖色。難道沒有幾件事。看在大老們眼內。豈不知天下那有這等貪嗔痴愛的神仙。怎奈這些大老。又講眞人不露相。是他故意做作。瞞俗人眼睛。任有至親好友。萬語千言。總是不信。始終敬奉爲師。迷而不悟。倒像唐節度高駢坐鎮廣陵。爲妖人呂用之們所惑。壞了大事。富貴身家不保。後悔遲了。天上原有眞仙。如雲華道人。及正心伯吳髯翁。都是正一法門。非比怪誕不經之輩。要大家放出隻眼來認識。倘惑因爲好道一念。走差了路。擂遇匪徒。可危可懼。怎奈那時人情好怪。故此賈道士。其術大行。就得了這半仙捉怪的雅綽。連秦鍾也信以爲實。當作活神仙了。

神仙豈是平人做　那有些須俗念纏　一種假名愚耳目　外談元妙內嗔貪
秦皇漢武遭簧惑　呂用高駢結禍緣　果是真心人向道　魔神掃退見真仙

你說這一偕一道。那能驅逐刁婆母子的鬼魂出得張府。但見賈仙燒了幾道空頭符。噴了幾口無根水。令牌連擊。寶劍亂揮。念念有詞。喃喃莫辨。無非是些搗鬼呪。眞似梆子腔裏唱了一齣王道士捉妖的戲文。又閉了目盤腿默坐。假作出神一囘。纔慢慢醒來。對張靈說道。適纔貧道前赴九幽。査問十殿閻羅。據說刁婆是掃帚星下凡。刁方是九醜星轉世。神通廣大。陰司留他不得。要求法力驅除。貧道把閻羅們嘲笑了一番。纔囘來的。可速將他們附魂的兩個正身。帶到壇前。自有處置。這是他說慣的大話。只當不過是平常的鬼祟。仗着書本上符法。可以攝伏住的。那知道邪道今日該出醜了。張靈聽說。隨命家丁。將金氏和小丫鬟。開了後房門鎖。抬至花廳。他兩人口內還是混嚷。賈半仙教人解去繩索。兩人站起。就向壇前撲跳上去。賈半仙忙用金字令牌響拍三下。將劍照二人迎面一指。高聲叫道。値日神將趙元壇何在。替我捉拏掃帚九醜二星速赴天宮。聽候玉旨發落。這刁婆母子鬼魂。定是初聞令牌響聲。又見寶劍光騰。復聽說叫値日元壇神將。自然有些懼怕。就一起往花廳西首火巷裏飛跑。賈半仙道。何如。這是元壇將趕拏去了。但陰神須借陽力。卽囑張靈喚十幾個有力家丁。將兩人趕上。拉至壇前跪下。聽候發落。家丁領命。一直趕到東廁之上。見他兩人一持糞勺。一掇糞桶。桶內糞巳盛滿。不敢近身。只得說道。奉仙師法旨。來此拏你母子。快些丟下糞桶。自往壇前聽勅。自然這兩個鬼魂。見並沒有什麼神將。曉得道士本

私向陰司通鬼卒　偷來陽世逞兇頑　附形婢婦聊舒忿　假託精靈故索瘢
始信惡人爲惡鬼　不能改換舊心肝　從前枉拜三天識　佛力消除大惡難
坑害紛紛夫與婦　虔婆孽重罪難刪　慈悲偏洒菩提露　祗度幽冥善女男
若是誦經消大罪　亂臣賊子總超凡　勸喜觀音非助惡　彌陀念徹不相干
依然厲魄思尋衅　毋子無良欲報寃　豈敢森羅投謊狀　暫施迷障妄欺瞞
倘然真遇仙符籙　一掌雷霆影跡殘

張靈和秦鍾計議。延請道士驅除秦鍾道。元妙觀代出法師。現聞有一個賈半仙綽號賈捉怪。精於道術。何不請來作法。張靈道。瑞光寺內方丈渾一和尚。聽說修行甚好。一並請來誦解寃經咒。既憑震雷之威靈。又仗慈悲之感格。豈不更爲妥速。張靈又商之岳丈崔公亦以爲然。隨卽着人去請這一僧一道。各帶徒弟四人。不一時到了。就在張府花廳上。鋪設兩個壇場。僧東道西。好不莊嚴淨肅。

一邊是座設三尊金面燦　一邊是几騰三尺劍光寒　一邊是旛寫普陀觀音在　一邊是牌書直將趙元壇
一邊是淨瓶插柳垂還殿　一邊是法水盛杯咒未乾　一邊是袈裟彩接毗盧帽　一邊是撇服輝連玳瑁簪
一邊是解怨識文翻字碧　一邊是驅邪符籙蘸毫丹　一邊是銅磬木魚敲左右　一邊是樂聲響器奏迴環

一邊是經誦西方東首坐　一邊是東來紫氣綴西坊　看兩邊燭浮寶焰香浮霧　沒一點喧譁到耳邊
似這般法相莊嚴靈赫弈　何愁那魅籐鬼葛不全芟

外面看來像刁婆母子。這等小鬼頭。就有一百個也不值得什麼。不怕不煙消灰滅。誰知一僧一道的本領着實有限。只恐騎梁不成。反輸一貼。却是爲何。這渾一和尙粗習經識並不會講解。連初參也不曾破過。因常在大戶人家做佛事。鑽謀得瑞光寺方丈。人來參禪問道。只豎一個指頭。並不開口。在他是盜襲天龍一指禪之意。藉此藏拙。有聰明輕薄的說他生性渾濁。只會伸這一指。正巧合他的法號。有糊塗老實人看不破他。還揣想一個指頭的滋味。左想右想。想入了魔。惟有達官貴客。尊信佛法的人。見他意態沉深。必悟上乘妙法。不肯開口。纔合着諸佛慧命。不關文字。這一指眞詮。分明天龍再見。因此欽敬頂禮。覺得渾一二字。卽是他渾沌禪機了。不想聰明貴人。也糊塗老實的看他不破。以致你推我重。做了一位姑蘇有道的高僧。

大道不知分頓漸　何曾懂得指頭禪　公卿竟被深沉惑　愚詐都將智慧觀
膜拜人人爭頂禮　高名處處與揚傳　誰知沒個降魔杵　誦徧經函也枉然

若說這賈半仙。越發好笑。他的符水咒籙。却是照本謄寫。並沒得師傳眞訣。他起先結識蘇州城裏一班

浮浪子弟。終日大酒大肉。問柳尋花。却破費好一宗本錢。叫這些人替他傳揚開去。說我家的狐妖是他降的。你家的鼠怪是他捉的。講的有原有委。確確鑿鑿。怎教愚人不信。又鬨動了多少大老。都是富貴已極。想成仙的人請他到家講究元門修養工夫。他摭拾了些道書成語。大言不慚。又暗使狡獪。或假造仙人亂筆。或揑稱仙賜金丹。自有那一黨匪人。替他摭頭蓋面。做的水洩不漏。因此大老們墮其術中。有時做不及手脚。或是話不應驗。他便說來意不誠。一經信任。便從中納賄招權。營財圖色。難道沒有幾件事。看在大老們眼內。豈不知天下那有這等貪嗔痴愛的神仙。怎奈這些大老。又講眞人不露相。是他故意做作。瞞俗人眼睛。任有至親好友。萬語千言。總是不信。始終敬奉爲師。迷而不悟。倒像唐節度高駢坐鎭廣陵。爲妖人呂用之們所惑。壞了大事。富貴身家不保。後悔遲了。天上原有眞仙。如雲華道人。及正心伯吳髯翁。都是正一法門。非比怪誕不經之輩。要大家放出隻眼來認識。倘惑因爲好道一念。走差了路。撞遇匪徒。可危可懼。怎奈那時人情好怪。故此賈道士。其術大行。就得了這半仙捉怪的雅綽。連秦鍾也信以爲實。當作活神仙了。

神仙豈是平人做　那有些須俗念纏　一種假名愚耳目　外談元妙內嗔貪
秦皇漢武遭簧惑　呂用高駢結禍緣　果是眞心人向道　魔神掃退見眞仙

你說這一僧一道。那能驅逐刁婆母子的鬼魂出得張府。但見賈仙燒了幾道空頭符。噴了幾口無根水。令牌連擊。寶劍亂擺。念念有詞。喃喃莫辨。無非是些搗鬼咒。眞似梆子腔裏唱了一齣王道士捉妖的戲文。又閉了目盤腿默坐。假作出神一回。纔慢慢醒來。對張靈說道。適纔貧道前赴九幽。查問十殿閻羅。據說刁婆是掃帚星下凡。刁方是九醜星轉世。神通廣大。陰司留他不得。要求法力驅除。貧道把閻羅們嘲笑了一番。纔同來的。可速將他們附魂的兩個正身。帶到壇前。自有處置。這是他說慣的大話。只當不過是平常的鬼祟。仗着書本上符法。可以攝伏住的。那知道邪道今日該出醜了。張靈聽說。隨命家丁。將金氏和小丫鬟。開了後房門鎖。抬至花廳。他兩人口內還是混嚷。賈半仙教人解去繩索。兩人站起。就向壇前撲跳上去。賈半仙忙用金字令牌響拍三下。將劍照二人迎面一指。高聲叫道。值日神將趙元壇何在。替我捉拏掃帚九醜二星速赴天宮。聽候玉旨發落。這刁婆母子鬼魂。定是初聞令牌響聲。又見寶劍光騰。復聽說叫值日元壇神將。自然有些懼怕。就一起往花廳西首火巷裏飛跑。賈半仙道。何如。這是元壇將趕拏去了。但陰神須借陽力。卽囑張靈喚十幾個有力家丁。將兩人趕上。拉至壇前跪下。聽候發落。家丁領命。一直趕到東廁之上。見他兩人一持糞勺。一掇糞桶。桶內糞已盛滿。不敢近身。只得說道。奉仙師法旨。來此拏你母子。快些丟下糞桶。自往壇前聽勅。自然這兩個鬼魂。見並沒有什麽神將。曉得道士本

領不濟。也不回答。依舊各持糞勺糞桶。一直奔到花廳。

丫鬟手執如瓢勺　掇桶匆忙僕婦憨　滿勺尿湯盈桶糞　黃金渣汁雜稀乾
家丁不敢將身近　一任狂奔向畫欄　直上花廳高處撲　堪憐邪道正欣歡

賈道士若是有見識的人。一看來勢兇猛。就該早此退避三舍。只因坐在高處。二人來的又快。看不明白。想不到手裏持的是糞勺。掇的是糞桶。只當是隨手拏的什麼東西。依舊拍牌輪劍。想要降服他們。誰知那小丫鬟撲跳前來。將勺內尿汁糞渣。向壇面亂洒。這邊金氏趕上幾步。將糞桶往上儘力一潑一摔。那一桶糞。摔潑得罄盡。可憐這賈道士。滿頭滿臉。都是臭汁淋漓。道服道冠。悉被穢汚沾漑。案卓庭階。黃濕了一片。弄得人人掩鼻。個個攢眉。那四位侍立的小道士。不用說。也都分了些肥水。賈道士連忙跑下壇來。自用袍袖。揩抹頭臉。只聽得金氏哈哈笑道。裝你妖道。祖宗的幌子。今日也儘彀你一飽了。賈道士又羞又惱。隨對張靈說道。貧道不合嘲笑閻羅。該受這番汚辱。況自來只會捉怪。他們是天上的惡煞。時辰一到。自然歸位。原不必去捉他的。貧道還要趕到別處降妖。只得告別。說完就領着小道士收拾法器。一溜煙走了。衆人笑道。如今他不是捉怪仙人。竟做了吃尿奸道。他說還要到別處降妖。想來這里只算早餐。要趕第二頓午飯呢。

好道竟成偷糞鼠　淋頭穢汁咽俱甘　渾身臭氣薰人腦　大言依然並不慚
合與紫姑爲僕侍　恐防轉刼變蛆攢　他登仙定是如蟬蛻　纔顯得前世蜣蜋弄糞丸

倒是渾一和尚見機。當時目擊情形。即便下壇向張靈打個問訊道。明係強魂爲厲戾氣所鍾。符籙神通。尚且不懼。若想低眉菩薩。勸化回心。必無之事。依愚見看來。見怪不怪。其怪自滅。小僧告辭了。張靈知道無益。讓他領了小和尚。佯腸而去。

僧家畢竟贏先着　順水推船不惹煩　肆惡強魂親眼見　吃虧道友沒遮攔
靈符寶劍俱無用　一卷經文更等閒　莫使穢污淸淨法　不如歸去保平安

僧道俱散。只是兩個鬼魂。退送不去。越發持刀弄棒。吵鬧無休。大家面面相覷。只有老芝一早見他妻子金氏。被魅纏迷。十分急躁。此時金氏口裏大呼小叫。手裏搶了一根門閂亂舞。看他披髮跣足。眞正變着一個惡鬼形狀。石芝哭不得。笑不得。無法可施。只得上前一把抱住金氏。叫衆家丁幫着用繩綑縛。張靈也叫把小丫鬟綑了。仍一起抬送後房。暫行鎖錮。一面命人打掃糞穢。挑了二三十擔水。洗滌庭階。楷拭几案。另用十幾個大金爐。焚燒些香餅薰解穢氣。倒又足忙了一個時辰。誰知金氏同小丫鬟鎖進後房。忽然金氏說道。眞人來了。我們母子大難臨頭。怎麼好。小丫鬟道。我們逃走罷。金氏道。眞人將到大門口。

有多少神將。排班迎接。如何逃得出來。說罷這話。二人又哀哀的哭泣起來。衆人不解其故。告知張靈。張靈道。想是張天師路過這里。即分付家丁忙些在門外探聽邀請。

今朝不信機緣巧　龍虎旌旗正下山　可巧吳門親自到　那愁惡魅亂騰翻
五雷大巽旁門道　更有仙奇衆法官　赤郭終葵皆啖鬼　飛符召將豈顢頇
倘然沒有眞人過　鬼語明明淚共潸　奉命蒼頭迎出外　佇邀仙仗候門闌
東張西望全無影　纔信人聽鬼話難　站立多時遙注目　果然來到一黃冠
美髯白髮飄飄態　道骨仙風奕奕顏　隨侍一童雙髻茂　步行如鶴意淸閒
細瞧不是天師樣　輿從全無野趣諳　若認游方諸道侶　神情氣局又非凡
莫非他卽眞人是　故意行游混市廛

家丁站立門口多時。不見眞人的影兒。詢問街鄰張天師並無來蘇的信息。正要進內回覆。忽見一位老年道長。遠遠走來。舉止不凡。像是有道的光景。全不比那方纔賈道士齷齪輕狂形狀。心想莫不他就是眞人。隨上前扯住那老道問道。老翁可是眞人麼。道長道。你問我做什麼。家丁道。這是張侍郎府第。請眞人進內相見。道長道。我正要會他。家丁不勝之喜。忙忙進內通報。

家丁心喜眞人遇　不負諄諄主命專　不少那有眼無珠輕錯過　全虧我留心識面得追攀
自誇自贊忙忙走　報進中堂甚喜歡　此刻張靈心揣度　是何仙長下塵凡
先聲鬼怪難藏影　未到神靈早站班　又說正來和我會　突如而至詫無端
幾時洞府曾相識　絕少山人與共談　莫不是救我素瓊仙又到　前經留贈大還丹
莫不是天上玉皇香案吏　忽來人世會同官　滿腹忖量移步出　迎門一見好驚猜
分明這是吳提督　伯爵崇封侍殿階　何故改裝方士樣　飄翩因甚別金鑾
縱說是英雄神鬼該欽敬　又何事一呼作眞人例看　想是他丹救薇香精劍術　就算成大羅仙客也無儕
只是他從前雖有辭官語　再不料脫却朝衣換法冠　慌忙迎進同施禮　好問根由不憚煩

張靈一聞家丁傳報。隨卽出迎。誰知不是別位眞人。就是御前都指揮提督京營正心伯吳人敵。爲何改了道家裝束。這却應了從前他所說。上元節後。我等在吳門道院大會之言。原來他等崔鶴張靈出京半月以後。適遇正德爺召見。隨卽趁便面奏辭官。正德爺初不允奏。他又再三陳懇道。目今明良在上。四海奠安。無需山野之人。趨承廊廟。臣既逢聖世。幸得逍遙。伏望皇上憐臣泉石膏肓。恩許黃冠入道。便當虔修寶籙。永祝無疆。正德爺見他出家念決。難以強留。隨問道。卿不戀人間官爵。要作世外神仙。却也難得。

但此去何處栖眞。是否改裝道服。可再一一奏聞。吳人敵奏道臣向住蘇州虎邱會眞道院。此次改易道裝。仍栖舊寓。正德爺道。准卿入道。候頒旨再定行期。吳人敵叩首退班。同朝的官僚。聽得這話。也有當面勸阻的。也有背後竊議的。都說他放着赫赫弈弈的正心伯不做。倒要去做道士。眞是天下第一個獃子。

同僚竊把吳翁笑　爵亞公侯貴莫攀　福祿崇高難得享　如何拋棄似奔湍
願爲道士辭榮宦　偏捨金門就石巒　賤命生成甘冷淡　世間那有這人憨

這些世俗人見解那裏同他說得明白。

機關難與庸庸說　說與庸庸不會參　惟有九重明聖主　容臣歸隱玉音頒

這日正德爺隨卽頒下一道旨意。內開正心伯吳人敵。輔翼有功。正資倚毗。本日奏辭官爵。乞爲道士。情詞懇切。具徵恬退過人。着照所請。准其解職出家。朕思唐朝李泌入道。曾賜紫衣。吳人敵參贊勛勞。與李泌無異。卽賜紫衣一襲。封爲正心輔化眞人。住持蘇州虎邱會眞道院。並着行文應天巡撫。查明向來入官田內。撥給三百畝。俾資香火。用示圓成正法。風勵清修。該部知道。欽此。

聖王嘉寵清修侶　重道恩綸特地傳　獨把鄴侯勛業比　紫衣欽賜重仙官
眞人封號元流冠　位埒張家正一壇　還似賀知章入道　錫田好當鏡湖看

笑他五利文成輩　拜將封侯一命殘

旨意一下。吳眞人卽於次早陛辭謝恩。捧着御賜紫衣回寓。改換道裝。部署齊備。只留得一肩行李帶着一個小童。不別衆官。飄然出都而去。

一去飄然離帝闕　渾如黃鶴不知還　飢餐渴飲粗茶飯　曉發宵停小店菴
陟嶺祇增芒屩健　大林豈怕鐵鞋穿　這纔是眞心修道歸山客　那里有片念凡情攪靜觀

不知不覺幾日工夫。已到山東濟南城外仙祓山下。隨卽上山拜謁他們師長雲華道人。留住三日。雲華仙長因吳眞人功行圓滿。時節因緣已到。隨傳授變化飛騰眞訣。不覺心地通明。默默領悟。雲華仙長道。正月十九日我和你會眞道院相見。吳眞人此刻不用說那過去來事。尤其無所不知。當下答應了一個是字。卽辭仙長下山。行了兩日走過小天台地方。就去拜左鄰右舍。自己住屋關鎖。他並不再去開看。囑託兩鄰將房屋傢伙代爲變價。捨作附近菴廟功德。卽便起身。毫無留戀。

前度劉郎今又至　依然鴻爪不相關　小天台縱饒幽雅　別有蓬萊勝此間
人世蝸廬都似寄　有何留戀與盤桓　無如玉宇瑤房好　萬載千秋住最安

走了十里多路。正到崔小姐停棺廢寺。吳眞人既知過去未來。想道。他們夫婦不日團圓。豈可以不辭之

物鎮壓花堂。就走進將那空棺移到院內用火焚燒。這也是仙家方便第一的道理。此後一路無事。到了正月十六日黎明抵蘇。一直先到虎邱會眞道院。安頓行李。纔大踏步進城。剛到張靈門首迎進廳內。崔公同秦鍾聞信連忙也都到廳上。彼此相見禮已畢。秦鍾大半年不見。如今纔合幻娘完婚。自然是以新女壻禮相見了。大家備敘闊踪。方纔知道吳眞人辭爵出家一段根由。三人莫不贊歎。倒底這三位前世都大有根器。比不得那些竊議的官僚。一派惡俗。張靈就將刁方母子鬼魂作祟的情節講了一遍。吳眞人道。這是游魂爲變失所憑依。不足爲異。可卽檢一僻靜房間擺設香案桌待貧道今晚三鼓代爲驅治。只須檀香一爐。彩燭一對。警木一方足矣。張靈照依備辦。吳眞人就到幻娘夫人房內。幻娘拜見父親。各敍別後景況。這邊薇香夫人也出來叩見恩人。都不必細說。且說到了晚上。那壇場設在賽紅軒花園三間書廳之內。但見月明如晝。不覺更鼓三敲。

樓上鼓敲三徧響　階前月照一輪寒　眞人準備高陞坐　身着皇恩賜紫衫

這紫衣是包好交小童攜帶。預知今晚要穿的。

事事前知通法慧　香烟繚繞忽開談　案前不用閒人站　禁止喧譁淨法壇

囑付少年雙貴客　恐防陰氣損陽官　回房各各安心睡　保管來朝瑞氣環

只有海仙崔老友　自來善養可旁觀　諾諾張秦遵命去　一番法語寓機緘

道緣想是崔公近　金紫才人悟尙難　況且今宵張夢晉　薇香好事要團欒

仙人總與人情近　不近人情木石頑

吳眞人諄囑張秦二人回房安寢。只留崔公一位在壇。這明是崔公結有道緣。不比張秦二人。還有幾十年富貴未享。講不到道之一字。只是眞人難以明說。故借言二人年少。不比崔公有養。恐防陰氣欺凌。這張靈秦鍾。同看吳眞人登上法座。小童右邊侍立。崔公旁坐相陪。隨分付家丁僕婦。不許前來窺探。又請了眞人示下。將金氏和小丫鬟抬到壇前。解去綑縛。說也奇怪。解縛之後。都自己跪向案前。朝上叩頭。渾身發抖。張秦二人看這光景。果然靈異。也就放心各回內室。張靈進去安慰張太夫人。纔到王薇香夫人房內安歇。又完結何必西廂第二椿穿插夫妻公案。

婢冒夫人穿插做　旁妻從今列次班　洞房又遂眠香願　險被寃魂誤合歡

仗有仙眞邪畏正　纔容良夜夢同甘　情人再結夫妻案　勘鬼無情案未完

試向園廳徵法力　判陰怎斷影盤跚

張靈們散後。金氏和小丫鬟。只管叩頭縠觫流淚呼寃。吳眞人默運神光。照見刁婆母子兩個鬼魂。那般

兇慘形狀。未免惻然。隨拍驚木喝道。你母子自作自受。與人無干。還不及早回心。又來纏繞生人。增添罪孽。

你母子生前作孽應該受　怎倒來攪得平人不得安　只歎你做鬼如前昏夢夢　只愁你翻身無處黑漫漫
霎時間鋼叉拏下酆都獄　這罪狀新增脫更難　怕不是劍樹刀山爲坐榻　再休想雙雙跳出轉輪關

兩鬼魂道。小鬼們死得苦。纔來索命。以後再不敢了。吳眞人道。孽障所孽障。你母子死的苦。那坑害的世間夫婦。刼殺的海上客商。他們也在陰司叫苦呢。

謊媒疊陷紅顏命　刼客凝成白刃斑　多少孤魂齊叫苦　沖天怒氣結成團
時辰一到投陰狀　對案三曹罪萬端　全不想害得他人眞苦惱　只知道自家輪着苦難堪
就是要忙忙懺悔愁無及　還只管大膽猖狂共還須　縱做到伯有彭生眞悍厲　也難逃鐵鞭血深鬼臂瘢

兩鬼魂道。小鬼們知罪。只求眞人超釋。吳眞人道。一念回頭求生有路。免輪地獄。判作棍虫刁婆聽者。

俺看你貪機偏設媒人障　俺笑你巧網斜遮綉戶欄

叫你變個喜蛛兒。

一樣的親近粧台占喜事　有些兒絲絲餘毒尙牽纏　（鬼白）謝眞人

吳眞人道。刁方聽者。

你好似窮蟬每用貪心捕　你好似急輒頻將怒臂欄

叫你變個刀螂兒。

依舊是聳距曳腰矜勇力　謹防著高林黃雀口來含　（鬼曰）謝眞人

吳眞人遂向值壇神將說道。這二鬼既知悔罪。尚有一線生機可速押赴轉輪者。

即向轉輪王速告　這番判斷是從寬

崔公在旁聽眞人分付值壇神將的話。却看不見是何神將。那神將自然要答應領法旨三字。崔公又聽不見。這是他不曾到得天眼通天耳通地步。如何得有見聞。這樣說來。安見吳眞人不像賈道士搗鬼。列位不知今夜眞人現身說法。必得大顯神通。纔使凡人敬信。只看這神將囘來覆命。就大不相同了。

身現轉輪來說法　神通廣大比瞿曇　度迷要得平人信　豈似無稽恍惚談

試說靈神遵法旨　往還迅速駕雲驂　眞形難入塵凡眼　也附生人體一番

眞人不是要開示崔公。儘可仍向空中和神將問答。因爲動了這一點婆心。神將自然要顯應的。彼時金氏和小丫鬟。跪伏在地。漸次甦醒。忽見壇前一道祥光。金氏陡然站將起來。朝着眞人恭拜。另換一副嚴

正形容。洪亮聲口道。小神適赴幽冥。已將刁婆母子照判轉生十殿閻羅說道。眞人勘斷公平。現有甯王宸濠一案未結。這甯王本是眞人誅戮。卽請眞人代判。案內鬼犯帶齊。還有刁方夥賊。黑狠山塞強人。一共四名。並煩勘問均候法旨遵行。眞人道。着帶鬼犯分起進壇。待俺發落。眞人說完這話。又見一道祥光。閃出廳外。金氏登時人事清白。那小丫鬟不用說是一樣。齊說我們因何蓬頭散髮。走到這里。今晚何事。請道士來家打醮。都急急跑回內宅。自然有他同夥人告知這些緣故。是不必交代的。金氏們去後。只見一大團黑氣。滾入書廳。霎時星月無輝。案上燭光。漸漸縮短。結成碧綠的火焰。這明是甯王鬼魂到壇了。

在世强梁眞桀驁　死來戾氣尙瀰漫　黑風一陣橫遮月　光奪仙壇燭影寒

眞人喝道。宸濠你生作叛王。死爲逆鬼。傷殘民命。誅戮忠臣。造罪彌天。該墮無間地獄。

罪名擢髮何能數　遺臭千年認巨姦　墮落應歸無間獄　刳腸犁舌罪難寬

念你系出天潢。被害忠良。俱已封神證位。就是婁娘娘也做了水府靈妃。還可稍減罪名。姑原一線。

封位已堪酧死節　宗支且是忝親藩　畜生道裏求生路　蝸角姑容觸與蠻

罰你轉生在這園內古槐樹穴。做一個螞蟻王。就仿照淳于棼南柯夢故事。題名小槐安國。領着你手下從逆文官武將。和十萬兵卒的鬼魂。一起變作大小蚍蜉。結隊而去。可不樂煞你也。

你本是雄心要奪眞王位　只有向螻蟻羣中早入闕　一般的大垣重台崇殿閣　一般的紫袍金鐙侍朝班

一般的封壤幅員分郡縣　一般的巡行游獵有山川　還有你同心合意南昌守　好把他拜作南柯要地官

爭什麽錦繡江山花世界　誰似這雄藩快樂小槐安

衆鬼魂聽俺分付。

不合的錯認帝王成皇廟　都做了么麽蟲豸枉悲酸　從今後化身齊到元駒國　纔曉得大義君臣不可刪

休得要千丈潰堤穿土穴　休得要百八獵硯集花氈　休得要斷頭鬬陣徒酣戰　休得要刺肉忘危祗慕羶

說與你十萬八千癡蟻子　好贏得逍遙戴粒看鰲山

忙赴轉輪去罷。眞人這一聲說畢。你看那一大團黑氣。又有無萬的陰燐鬼火。忽上忽下。在壇前盤旋了一陣。像是不計其數的人影子。叩首的一般。隨後一陣冷風。捲出廳外。漸漸散開。依舊月皎星明。香清燭朗。眞人又道。鬼犯臧凌霄奉承聽勘。似有兩個鬼魂。影影綽綽的。跪在階下。眞人道。臧凌你該變個雙鈎蝎。詹奉承有個白頸蚯蚓輪着你呢。

逞毒雙鈎真利害　呵脬白頸太腌臢　這都是本來面目渾相肖　只要你蚓莫頻噓蝎莫彎

又像有四個黑影。趦進廳來俯伏。眞人道。陳亥應作蜈蚣。正符舊號。余盛變爲蠅虎仍未更名。百足虫郎

快馬風。袁洵小影。撲燈蛾。是出口銃韋噩化生。

蜈蚣長技惟憑螫　蝿虎威風祇是饞　百足簑衣馳駿馬　一蛾性命寄證龕
看你們親種孽因和惡果　都似那牢牢自縛吐絲蠶

俺今日判斷這一班蠢物。你看個個歡喜跳躍去了。可憐可憐。不知幾時纔得解脫也。

太息可憐蟲不悟　紛紛翔躍意生歡　可知道前因自把人身墮　要再轉人身萬萬難
俺破一夜工夫來掉舌　也只向蟲生部裏與平反　這一重鐵案新花樣　怕萬刼恆沙不得翻
俺只望大千齊猛首　休做了蜂鑽牕紙蟻行盤

吳眞人勸畢衆鬼。走下法座。時已天色將晚。你說他並不書符輪劍。可見法力無邊。崔公十分敬信。說道。迴見眞人現轉輪身。施廣長舌。頓覺人生如寄。大似蜉蝣。意欲棄此頭銜。乞傳正法。未識眞人允否。眞人道。且過今日。自有因緣。崔公不便再言。又請談了半晌。日已東昇。張靈秦鍾都出來拜謝眞人。夜間雖屏退從人。總有幾個喜事的僕婦丫鬟。偸眼暗探。多少神異光景。久已進內報知。也不只崔公一人細述。那老僕石芝也來叩頭謝了。只是眞人說且過今日的話。自然因爲今日是張秦兩家三位新夫人三朝吉日。不是談道之時。但不知兩家這日又如何熱鬧風光。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慶三朝一部梨園小結局　聚九美兩家愛眷大團圓

話說張靈秦鍾拜謝吳眞人這日是正月十七。素瓊薇香幻娘三位新夫人三朝吉日。兩家魔障全消。從張太夫人起以及上下人等。無不歡天喜地。若不是吳眞人施展法力。還有什麼興趣慶賀三朝。正是無巧不成書。一早張秦二人分付備辦筵席。正要去傳戲。撫院朱大人差人送來內衙教演的一班崑曲女戲到兩家承値。其有十二個女孩子總不過十三四歲。都生得嬌嬈嬝娜。張靈當與秦鍾商議道。原和朱吉人說明今日他來不請別客。我們不如一處公請。就在我家大廳唱演女戲。不須另喚戲班。秦鍾深以爲然。他大廳前本有現成戲臺。東西廊房上蓋有走馬廂樓。綉檻珠簾。卽女眷看戲之所。一面着人收拾預備。一面忙忙的各備新人行過三朝常例的禮文故事。卽報朱大人頭踏已到。張秦二人會齊冠帶出迎。

中丞朱佶親來會　說過談心趁吉期　祗爲部民難共席　不延別客是權宜
女伶先送霓裳部　家樂都饒翠袖姿　正合借花來獻佛　兩家併作一家嬉

三朝俗例行繼畢　大府前麾到已齊　喝道開鑼喧道路　頂冠束帶候堦墀
須臾八橋停門內　相迓升堂肅禮儀　主說動尊賓賀喜　寒暄而外去浮詞

朱佶進到張府寒暄已畢。笑道。昨日纔曉得崔素瓊小姐改姓更名。今已珠圓璧合。小弟是第一個冰人寄信贈圖功勞可也不小。媒紅謝禮是少不得的。秦鍾道。這樣說來。該謝小弟。纔是夢晉兄不爲小弟姻事怎得奉訪題圖。後來又是小弟叫他前往江西。方得離而復合。這蕭何第一功還輪不着大舅呢。張靈笑道。表弟姓的是秦與恩情的情字同音。因你這個情字。就生出多少情來。你我纔是情字中人。自然有這些牽枝搭葉接續生情的道理。叫我從那里謝起。

先天情自胞胎結　但有根苗便發枝　一個情圈誰跳出　拉來扯去萬千絲
生生不已相連續　地老天荒沒了期　自笑狂生張夢晉　含情何物把儂羈
登舟纔得懸圖見　訪美全憑妙計施　繫得千鈞由一髮　圓成還仗送親歸
佳人救我親娘厄　是你齊眉第二妻　更仗仙人吳令岳　救我除祟顯神奇
朱兄又你閨中戚　保奏金鑾荷品題　釋罪拜官恩誼重　一家榮貴却因誰
如今要謝賢郎舅　尺木難量百丈溪　算不盡新舊濃情多少數　明是我一生情字不能離

張靈這話果是不差。這部書若沒有秦鍾。朱佶。吳人敵。幻娘四人。張靈怎得美人作配。揩大登庸。又怎能遇難成祥。逢兇化吉。畢竟朱佶吳人敵幻娘却是秦鍾面上的來頭。可見秦鍾眞算是成就張靈一生一世的大大功臣。惟其他姓秦名鍾。纔見得鍾情正式我輩界人。無情不生。無情不死。那裏離得了這個情字喳。

聖賢仙佛皆情種　我輩情深不是癡　惟有這才人情固　把長長短短暗推移

這樣說來。秦鍾未必實有其人。就是張靈照出來的影子了。列位莫說秦鍾是張靈的影子。正是張靈無始中帶來的纏綿。肫摯萬刼不磨。那一點獃念頭。感召出秦鍾這個人來成就他的。

一念生情相感召　氣求聲應默投機　旁人莫問情分合　他們是膠漆粘連兩共依

朱佶因秦鍾引線。纔和張靈認識。旋卽說媒發信。又復保奏加官。固然推秦鍾五分面情。究是他一人十分力量。如今到大團圓時節。要結束通前徹後。全始全終。這一個情字公案。如何少得這一位藹藹吉人。所以前日約定。今日一早就來。他夫人陳懷瓊和朱綉鴛是極好的姑嫂。常遣僕婦婢女到秦家來往。這幾天兩家成親。熱鬧越發來的勤了。早把素瓊薇香的先後事情探得明明白白。就是綉鴛幻娘戲耍秦郎。吳眞人設壇驅祟是朱家無不盡知。這時朱佶聽張靈說到情字根苗。便道。天地間惟有才子佳人。纔

加得上這個情字世上那些癡男呆女愛海想山。只算得慾。算不得情。夢晉是蓋天下第一才子。素瓊是蓋天下第一佳人。兩美必合。無獨不雙。千古崔張又增佳話天意王成。小弟與太倉不過無心介紹而已。

天心翻出多情局　縮地移山作合奇　說什麼美女才人多薄命　說什麼文鸞彩鳳每單栖
說什麼風流缺陷天難補　說什麼惆悵姻緣地易睽　這的是造化為君開一例　清才濃福兩相宜
就是那草橋驚夢張君瑞　那似你美滿團圓舉案齊

但是天生第一才子就生出多少才子輔翼詞壇。天生第一佳人又生出多少佳人攀陪繡閣。即如有了夢晉兄。就有伯虎枝山和太倉一班才子旗鼓並出。有了素瓊尊閫就有薇香幻娘兩位佳人和那甯王進獻的九美蘭菊同芳。今日天地生人也不為不盛了。

祇覺亮瑜堪並世　何妨環燕更同時　雖然是成周八士今纔半　也勝似年老商山採彩芝
雖然是百美選來無兩分　也賽得嫦娥一月一分姿　看這等文星東璧還加二　更和你數遍巫山夢不疑

張靈道。聞得那九個美人因係逆藩所獻。未曾進御俱已遣歸。可惜絮散蓬飛不得與素瓊聚會一處。也是今日的缺典。朱佶道。原來夢晉兄還不知道這九個美人大半生長江浙。內有三個籍隸楚北洛陽的。又皆寄居吳下。奉旨發交小弟遣歸擇配。那日從尊府回署賫旨解員纔到。他們進見拙荊。詢知尊閫消

息各各驚喜。少刻就隨拙荊到府。一來與兄二夫人談心敘舊。二來要拜識素瓊尊閫。是怎樣一位絕世佳人。可謂湊巧極矣。

你這里太息飄風紛絮影　他那里翩翻聚蝶繞花枝　你這里祇愁翠黛千峯隔　他那里早沐皇恩一路歸
你只想辭闢女回何處去　他只想重生人世舊相知　你只想借來吳苑遊難卜　他只想爭飲香名見恐遲
着今日聚會美人成十一　(白)若算上太倉的二夫人　這纔是雲鬟十二世間稀

朱信因綉鴛是他胞妹不便算入。懷瓊更不必說了。其實總是上畫的容顏。算起來少停是十四位佳人聚會。眞世上罕有之事。張靈喜之不勝。着人傳說後堂稟知太夫人。太夫人和素瓊綉鴛幻娘聞得此信莫不眉開眼笑。大家巴不得要看九位美人。是何等模樣。薇香與他們同伴相熟。尤其正中心懷了。朱信說完了話。張靈秦鍾隨倍到花廳弄會吳眞人崔吏部。崔公去冬同朱信到蘇不必說大家拜望過的。這又隔有月餘。吳眞人也是朱信保荐。朱信從宣化進京之時。吳眞人正官京邸。必定彼此往拜。我謝你保題你述我仰慕。因是無關緊要事。前幾回書內沒工夫交代。此番各道契闊。並歎羡吳眞人神機不測。講起今日接得旨意查撥官田。以資道院香火。已飭吳縣趕辦眞人道院。這是主上慈悲。中丞功德。朱信又對崔公道●年伯越覺精彩奕奕粹然有道之容。不比小姪俗骨塵顏徒形穢濁。三人說了些謙詞。敘了些

衷曲。秦鍾就陪朱佶到他家內。隨見綉鶯夫人。兄妹談心不必細講。不一會。陳懷瓊夫人大轎。已到隨後有九位美人。九頂中轎。迤里而來。你說是那九位美人。

一個是雨君染湯之謁翰家住維楊女畫師　一個是姑蘇木文舟號桂曲奏瑤琴慣理絲
一個是熊御最長袖舞工江陵籍熊小馮姿　一個是嘉禾文朱家淑孺書法簪花冠一時
一個是織手彈如趙女箏芳州杜若住荊溪　一個是鳳生歌南部麗壓名姓錢韶白下題
一個是筌調洛花妙蔓陽朱芳祗覺盛芳菲　一個是絮才瑟錢塘上鼓柳氏春陽婀娜宜
一個是薛幼端公安產女蕭擅端清月下宜　細說這九女芳和小字名一般的驚人容技占蘭閨。

這九位美人。當日進獻上京。原說過那時用不着他們出場。故此姓名直到此時纔一一表出。內裏這江陵熊小馮洛陽花未芳公安薛端清三人。寄住吳門。其餘皆江浙士着人氏。他們各精技藝。適纔已說過了。他們容貌何如。要從張靈太夫人們眼裏看出來的。懷瓊夫人轎至張府內廳。屏退轎夫。素瓊薇香綉鶯幻娘四位夫人。都走到轎前迎接。太夫人迎至屏後。隨後衆美人也下了轎。一路你推我讓。行進太夫人上房。但覺蓮步簇花聲細碎。香風吹霧氣氤氳。何異王母瑤池天仙大會。彼此施禮坐定。太夫人和素瓊薇香幻娘從沒會過。懷瓊一面套敍家常。一面交相覷看。

大家齊看懷瓊貌　綽態婷形逸豔飛　兩點騰光神女目　雙灣曼綠絳仙眉
朱唇皓齒含香蕙　紅袖春尖出嫩荑　端麗且教金比重　溫和真似玉無疵
一語百情嬌最好　通身全稱俏相宜　風裁蘊藉輕狂異　雅度寬容窈窕齊
百種融圓春弄色　十分明秀雪爲肌　恍飄瀟洒桃花雨　不逐沾濡柳絮泥
有量佳人兼有福　容光似此見應稀　衆人嘖嘖懷瓊美　那曉懷瓊一樣思
注目衆人都美貌　芳心一一暗評題　崔家閨閣無雙女　見面聞名兩不疑
果是傾城傾國色　南威西子詎如伊　雲舒月滿神閑靜　絕技香奩畫與詩
才貌素瓊堪第一　愧奴同號不同姿　吳娘第二肩隨得　艷彩神光閃似霓
仙骨珊珊心敏慧　當年紅綠未爲奇　第三合是姑娘貌　若沒崔吳也冠時
俏麗風情容綽約　蛾眉不肯讓人欺　輪着王夫人第四　輕盈越越露嬌癡
端詳不信曾爲婢　冠帔加身有令儀　不但懷瓊如此想　同時九美合心機
也將四位排名次　默默評高與論低

懷瓊夫人和九美心裏品論四位夫人高下。素瓊的第一。是無人占得他的。那二三四的名次未便說明。

不過各人默會。依在下看來。第三名美人要輪這懷瓊。這綉鴛薇香。只好壓到第四五了。若把九美一起排列高底。只怕名次還不能定。且從張太夫人和素瓊夫人們眼裏看這九位美人。

湯雨君　一鶯雲　來縹渺　飛
俊文舟　自在容　風半雅　半
翩驪綮　熊小嫣　鴻乍定　驚
居鶴渚　認朱娘　湖分照　鴛
有杜若　字芳州　姿明媚　合
鳳生姐　比大眞　肌增賦　豐
洛陽女　蕁是名　嬌似蕁　容
春陽柳　笑盈盈　絲搖漾　情
薛家媛　貌端淸　如芳號　刼

揚州郡　二分月　得光華　奪
俏身材　天然能　減難加　難
約略來　雲翹舞　燕將斜　飛
寫綠籛　署文儒　字交誇　錦
產溪東　名罷畫　彩周遮　豔
霓裳衣　學仙子　曲無差　譜
綺閣姝　花爲娃　麗如花　粧
絮才娘　神脈脈　性柔嘉　芳
公安縣　珠步障　絕纖暎　同

淡梳粧　玉人嬌　沉魚影　波
却生近　小琴臺　娃留韻　館
賭賽得　楚宮腰　千粉黛　三
三寸氣　香美人　吹蘭薇　清
想着他　銀甲籠　調絃索　慣
儘許占　金粉都　朝歌臺　南
長抱着　紫鴛筆　催碧漢　風
似分與　西子湖　堤春色　碧
縱吹徹　洞簫聲　迎仙鳳　會

潔比例　銀光絹　展雅文　畫
真長成　仙木桂　窈含葩　鐫
壓倒了　荊臺女　萬人家　百
一團書　女學士　遠塵諱　靜
彈得出　春鴛語　怨琵琶　怕
不去爭　蘇支須　地胡茄　北
好藏向　紅芙帳　擁朱霞　日
莫認錯　蘇小宅　瑟嬌娃　錄
難解他　翠眉迷　浣春紗　正

加此說來。九位美人。容姿體態。各極嬌妍。就是起先寧王叫人摹倣唐六如筆法。畫的九美圖。假如現在這里。那有這說的一人一個樣子。判然不同。今日若要定這十四位美人名次。那前三名是不能動的。第

四要算湯之謁淡粧。第五要讓木桂風雅。第六數熊御飄翾。第七推花萼豔麗。第八朱家淑閒靜。似比繡鶯薇香較勝。第九纔得輪到繡鶯。第十薇香也不愧了。十一柳春善笑。十二薛幼端工翠。十三杜若媚容楚楚十四錢韶金粉膩人。不免要屈他殿後。但是在下眼睛豈能與天下古今人一樣。除了前三名。想來有目共賞。其餘好尙各殊。將來又有續何必西廂的才人。重定花案。另判高低亦未可定。猶如文章中試官清奇濃淡。不拘一格。未必中在前面。就是銖兩不差的。儘有元魁之才。屈抑榜後還有多少錦綉文章。棄置不中。世上看美人和看文章這兩隻眼睛。儘沒證據。青衫紅袖。何處呼寃。煩文揭過。且說懷瓊夫人。和九位美人。在太夫人這邊坐談一會。太夫人隨陪衆人往素瓊薇香兩處新房。及那邊綉鶯幻娘房內。又談講了片時。彼此初會。自然有一番你敬我愛的套詞。九美對素瓊尤其有推重想慕的話。和薇香不必說更多親熱言語。就是懷瓊綉鶯姑嫂。有兩個年頭不見。定有多少關切話講。這都可想而知。毋須交代。不一刻外邊傳話來請看戲。大家同到大廳。戲樓坐下。

大衆霞裳飃綺縠　一時瓊佩响參差　行來麗日重花影　吹過香風馥麝臍
十二畫屏廳後掩　長廊曲折上層梯　紅樓翠箔深深坐　玉几瑤窗處處宜
雪亮秋波朝外望　風流春色就中迷　依稀笑語從天落　彷彿襟裙自月携

逐朵彩雲分左右　成行繡座定東西　太君華髮心神健　王母今朝領衆姬
若是有人翹首望　驚仙詫夢使人疑

衆女眷方纔坐定。忽見走進兩個大紅襖梳高髻的女戲旦。手捧象笏戲目。上來點戲。朱夫人便指着上首坐的道。叩見了太夫人。太夫人道。外面憲公祖同吳崔二親翁在座。如何倒叫我們女人點戲。那戲子囘道。各位大人說。今日是待新人。要裏頭點的。太夫人又道。既然如此。就請新娘們點能。幻娘素瓊薇香齊齊站起囘說。不敢。兩個女優。復又轉路到太夫人跟前。太夫人又遜衆客。綉鴛夫人便說。這班子是我家嫂嫂送來。慶賀舅婆的。自然要舅婆先點。再請新人們同衆位依次點下。舅婆何用這般謙讓。太夫人道。那有主人占客之理。朱夫人和九位美人齊道。自然該老年人做領袖的。太夫人便將戲目翻看。點了金印記一齣封相。對朱夫人說道。祝頌憲公祖。指日大拜。朱夫人囘說多謝。第二便是崔素瓊。點了四聲猿裏的一折木蘭從軍。是稱贊幻娘會武的意思。幻娘也囘敬一齣衣珠記內珠圓。倒勾起薇香被難心事。就點了一齣釵釧記上的大審。輪着綉鴛便道。你們點的都是暗打春秋。我點的那能這樣合巧。衆人道。原可隨便。何必拘定什麼主意。綉鴛道。有是有一齣。只恐大家忌諱。太夫人道。這原是游戲。有什麼忌諱。綉鴛道。既然如此。就指着戲目點了牡丹亭上杜麗娘離魂囘生。對素瓊笑吟吟的道。麗娘怎比得上

你。不過覺佳人遇才子。總要死一回的。懷瓊便道。姑娘但知取笑別人不怕人取笑你的。前日我打發來的丫頭回去說。那天連梳粧跪池都有人點過了。綉鶯道。我那怕人取笑。懷瓊又道。他們把柳氏比你。未免太過。我倒有一齣好戲在此。衆人齊道。什麽好戲。原來懷瓊就在金雀記上點了一齣喬醋。便對幻娘道。這是斷章取義。休怪。衆人無不笑道。很好。引得綉鶯幻娘也都笑了。輪到九位美人。便道。我們合點兩齣罷。就點三元記上的賀子三代。這是太夫人和各位夫人將來必有的喜事。大家又道謝了。太夫人綫分付女優道。我們裏面倒點了半本戲。就請外面大人們點罷。

梨園院本留傳久　本地風光要切題　知趣太君還善頌　多情女伴各藏機
蘇秦封相雖然熟　祝贊軍門此最宜　雲鬢鐵衣經戰陣　木蘭同是女郎奇
荷珠偷把夫人做　一樣青衣換彩衣　致死碧桃嚴定罪　韓生臧賊比奚疑
還魂天定佳人例　祇覺回生杜女遲　誰似河陽喬醋妙　鶯娘也潑半瓶齏
佇逢賀子榮三代　共育祥麟慶壽祺　優曲內堂真會點　聰明遊戲一時齊

列位看方纔這一段說白。都是家常俗語。瑣瑣碎碎的敘衆人問答。好似金瓶梅紅樓夢筆仗。不合演義彈詞體例。未免疑惑做書的人。雜亂無章。諸公不知在下這部書。說是演義。又夾歌謠。說是彈詞。儘多議

論。要合演義傳奇之筆。自家創一個從來未有的體例。原比不得三家村冬烘先生所做七字盲詞。只供販夫皂隸讀的。但是敍家常瑣事。及喁喁兒女語。要得近情入妙。比演義傳奇。更艱着筆。若非有十分本領的才子。莫想道得隻字。世間傳作能有幾部。所以在下極力摹倣一段。豈敢妄比韓杜諸大家詩文。無體不備。不過覺得這難着筆的。還做得來。到底可眞個像金瓶梅紅樓夢。在下自己不知。要請教列位的。閒話休題。言歸正傳。那兩個女優走出廂樓。轉到大廳。稟知裏面已經點過了戲。就挨次呈上戲目。吳眞人點的是邯鄲夢仙圓。崔公是醉菩提伏虎。朱佶是宵光劍功宴。秦鍾是百順記召燈。張靈是西廂記遊殿。朱佶見張靈點游殿這一齣戲。笑道。正是今日點題了。點畢下來。隨卽開場扮演。

但只見紅氍毹上生光彩　脚色參堂禮數齊　交過排場開雜齣　畫梁繚繞遏雲低
紛粧玉琢嬌柔態　燕語鶯聲宛轉啼　花面丫頭裝淨丑　鴉鬟女子戴鬚眉
是誰日日教歌舞　十二金釵各樣姿

這十二個女優。眼波眉語。作態傳情。各極聲色之妙。衆女眷無不嘖嘖稱賞。綉鶯向懷瓊說道。嫂嫂眞有閒情。教會這一班女樂。怕不費盡芳心。懷瓊道。這是奴到蘇後。在衆女班裏百中挑一。只挑得這十二名。又指撥這一向。今日是第一天纔出場的。綉鶯道。怪道都是雙好字號。懷瓊笑道。前年曾和姑娘說過。你

笑我自尋煩惱。奴不信這話。今日纔得稱心。只是做嫂子的話。不過遲應兩年。姑娘的話。應却應得快。幾乎把嬌滴滴的性命。葬送黑狠山寨。還是自尋煩惱的便宜。不尋煩惱的便宜。

姑娘當時閨內戲　分明謔語好追念
你笑我空口說來詞好聽　你看我認眞做得語無欺
你笑我一案齊眉人有幾　你看我成雙作對女相依
纔曉得奴尋煩惱成歡樂　你這怕煩惱的佳人倒吃虧
你笑我開門揖盜非長策　你看我列屋藏春却自怡
你笑我河東獅吼聲隨杖　你看我里北鶯歌將接枝
若似我彩鳳巢中容結隊　怎能到黑狠山上惹悲啼

綉鸞也笑道。嫂嫂只不過置得十二金釵。怎比奴親入虎關收來龍女。你這十二個。那裏趕得上我這一個來。

休誇大量嬋娟聚　怎結同心姊妹隨
況且如龍神女樣　相逢不悔陷熊羆
你萬衆挑一還難遇　這平等紅兒那比得伊
纔是奴大喜歡從煩惱得　何曾眞個失便宜

幻娘道。不要只管說笑話。且看這一齣珠圓的戲。眞像前日素瓊薇香兩位嫂嫂相會的光景。素瓊道。荷珠是冒主瞞人。薇妹是捨身替命。光景雖然相似。心情大有不同。幻娘道。奴這也是懷瓊夫人纔說過的。斷章取義而已。薇香道。奴那時卒然看見我家姐姐也儘像荷珠害怕。幻娘道。荷珠是又怕又羞。嫂嫂是

又怕又喜。到底兩樣的。你看這杜麗娘回生。兩位嫂嫂都是過來人。不知可是這般形景。他這一個美人回魂。不想這里同時就有兩位。素瓊笑道。那湯臨川竟像死過的。描寫情狀這般恰合。正說着話。已是喬醋出場。懷瓊隨對綉鶯笑道。堂堂縣今的醜態比學士如何。綉鶯道。就是不會嚇死。懷瓊道。你們做的喬醋。本來太喬很了些。張太夫人接口說道。會做作的纔是有趣美人。只是從前人說。美人難得。今日倒有了十四個這些女孩子。也儘看得入眼。可見世上美人不少。綉鶯道。除却甥媳算不得數。只怕普天世界美人。總聚在今日這里。別處再找半個也未必有了。細聽綉鶯夫人的話。一絲不錯。眞是先前說的女仙大會。不異碧城瑤闕西王母率領雙成飛瓊翟連翩而下。人世間是那來的這些美人。列位不要想痴了念頭。須臾戲完半本場上煞鑼。衆女眷約賽紅軒花園小坐。卽便一陣同行。

依舊太君偕衆女　賽紅園內共遊嬉　心清始覺笙歌鬧　耳寂纔徵景物怡
徙倚林亭依秀竹　徘徊臺榭浸芳溪　儘饒碧串紅牙韵　不敵清泉百石思
遙指梅花三十樹　春風開徧向南枝　橫斜瘦影香生骨　靜好幽姿冷沁脾
却稱玉人來索笑　花光人影望俱迷　雖然盛不如元墓　蕩魄銷魂也自齊
祗有夢雲樓外樹　一般漠漠曉雲飛　賽紅莫漫題紅杏　應改軒名鬭白題

衆人走進花園。不但竹籟松風。一洗箏笆之耳。且値水閣梅花。約有三十餘株。開得十行燦爛。雖不如元墓雪海香城的光景。却也做得一個小小玉照堂。只有秦家夢雲樓外花園。也有二三十樹。不相上下。更巧合唐人的詩。夢中喚作梨花雲了。你說這幾位都是極風雅的佳人。對此名花如何不樂。

不是等閒諸女伴　但能抹粉與塗脂　相看雅淡花無別　自合留連意共移
蝶夢如知魂倍斷　鐵心若賦跡增疑　尋常一樣梅花放　添得佳人分外奇
有的是悄步立來花下嗅　有的是落英兜向袖中攜　有的是臨流靜認橫深影　有的是倚閣高攀入戶枝
有的是風片吹來明點額　有的是雲光繞得冷侵肌　有的是斜簪蕊雪侵螺髻　有的是細嚼香水漱瓠犀
料得羣嬌心快樂　多情九美復陳詞

衆佳人正在賞花之際。湯雨君說道。名花似美人。諸位夫人眞是花中魁首。奴昨日畫得一幅五美連珠圖。藉表綉閣鍾靈。有美必合。懷瓊薇香兩位夫人相貌。一係面寫。一係追摹。三位夫人。雖向無半面。但是腰肢體態。已承懷瓊夫人細說。所以都畫成了。只要今日對面開出眉目。便可完卷。特是塵毫俗墨。誠恐有玷芳容。衆夫人謝稱道。姐姐慧筆靈心。我們何修得此。湯雨君卽命跟來的丫鬟。將圖畫筆硯取出。原來衆美人各帶丫鬟。所有琴瑟笙簫。都是隨身帶來備用的。以後就不必交代了。雨君就在梅花閣裏將

素瓊綉鶯幻娘三人的容貌。一一對面補畫出來。遞與衆人觀看。果然名不虛傳。

廣陵女史丹青妙　寫出連珠五美姿　一個是豔異雙文今再見　鸞箋凝眄欲題詩
一個是紫薇作字昭君姓　紅袖添香若有思　一個是吳娘不唱瀟瀟雨　變幻嬌雲舞劍時
一個是中丞命婦神飄颯　自拍擅痕教雪兒　一個是學士夫人情宛轉　閒尋花底聽黃鸝
一個是顧盼生姿如燕語　真果是女郎也有五星輝　似這般眞容活現澄心鬯　誰信似阿者傳神出秀闈
試比那行乞畫圖和愛月　盡都是千秋韵事擅蘭闈

大家看這圖傳神布景。無不稱妙。圖前空幅。又寫有沈休文麗人賦一篇小楷。落款是嘉禾女子朱家淑書八字。衆夫人道。原來文儒姐姐。楷法這等精工。書畫可稱合璧。只是兩位姐姐。刻畫無鹽。祗增愧赧。隨即謝了又謝。素瓊夫人。就將畫收好。說等過三五日我們各題小詩一首。奉酧雅意。素瓊雖然這樣說。究竟未見五位夫人題的是何詩句。在下這部書敍到他家明日的事。就要收場。三五日後的事情。那里知道。只好等後來見過他們詩句的人。再補敍了。只是這部書內。既有愛月圖。行乞圖。又有九美圖。寧王復將愛月圖。另摹一幅。湊成十美圖。正德爺既將十美遺囘。想來各圖也就未呈御覽。不知遺落何人之手。總之一共已經有了十二個圖。留傳世間數百年後。賞鑑家奉爲珍玩。也足矣數哉。何必又要這五美連

珠圖畫蛇添足。不知這五美連珠圖。正是一部書中十二個圖的大結穴。況且懷瓊綉鴛幻娘微香四位夫人也不可不寫一個小影。留在人間。至于素瓊。本是第一名國色。就有三個圖容也是不嫌多的。素瓊收過畫圖。忽見善歌的美人錢鳳生說道。兩君文儒各具其書畫。我們姐妹。公譜歌詞四闋。想要獻醜一回。恐汚玉耳。衆夫人道。如此極妙。大家就在梅花樹下。鋪設几席團團圍坐。只見木文舟橫琴。柳絮才理瑟。杜芳州抱箏。花朱芳調笙。薛端清弄簫。熊小嫣輕舞盈袖。錢鳳生巧轉歌喉。一時幽籟留雲。但見寒香顫雪。

素琴鼓出文姬曲　清瑟彈成帝子詞　秦女箏催瓊柱響　雙成笙向玉京吹
神林嗅鳳摹簫曲　趙后留仙縐舞衣　誰學韓娥歌入妙　同時按節助音徵

琴瑟原可和鳴。歌舞不妨偕作。但是笙簫夾奏。雅俗雜調。未免終嫌不類。不知這幾位吹彈的都是正聲古調仙曲靈音。不比世俗箏笆淫哇亂雅。即如虞樂簫韶。何嘗不八音並作。就是漢武帝時金母下降。也曾命衆仙女同奏鈞天。後來武帝遇見兩位神女。各鼓鳳簫霞琴。偕唱春波一曲。可見音節超凡。任憑什麼樂器。總會宮商叶律的。

樂器齊鳴都叶調　超塵入雅不相歧　玉虛上謫能歌女　閨秀中多典樂夔

一片鏗鏘金戛玉　十成貫串絲穿璣　催開冰蕊陽春動　吹落瓊葩白雪霏
清極人疑當月坐　妙來仙欲趁風歸　祇覺得白百花間風月聚　辨不出是花是月是羣姬

且聽他們公譜的新歌四闋。是些甚麼曲文。

試看他嬌喉低唱纏綿曲　好細與按譜同聽約婦詞

(玉芙蓉)瑤臺第一仙。吹下閬庭院。把人間粉黛。都做了斷霧零煙。還覺得傷春待月鶯鶯賤。怕不只誓死埋香燕燕憐。到此刻天方便。許才郎並肩。拚煞那苦西廂。教崔張破例永團圓。

(前腔)朝雲一片。遠渾似神龍變。仗捉生替死。博得個翠帔鸞紘。若不是赤繩緊繫還魂線。那裏有青塚虛埋續命田。喜曲後呼如願。合夫人比肩。好一似倭雙文。把雙身化出兩嬋娟。

(前腔)吳姝異樣妍。撒手皆雷電。看金戈綉鎧。越顯得柳媚花鮮。只認作夜來麗影飛紅線。那得有賊去明眉貼翠鈿。似這樣英雄媛。笑庸庸可憐。怕不要擺弓刀。新郎嚇倒洞房前。

(前腔)有一對霓裳隊裏仙。作姑嫂多情眷。判不出雲高月下。雪豔梅妍。這里是鳳郎看綉雙飛燕。那裏是花幕催歌並蒂連。一例的教儂羨。結風流妙緣。錦前程。平分春色麗人天。

聽這歌曲。又是替五位夫人。各傳一幅小影。字字錦心綉口。絕妙好辭。加以曼聲綿邈。衆樂悠揚。又有舞

袖當花。翩翩中節。自然一派仙音神彩。令人眞箇銷魂。到得歌調已闋。笙簫偕止。那些餘音遠韵。猶縈繞於暗香疎影之間。覺得江上峯青。無逾此妙。

雲和琴瑟徐還疾　鳳管笙簫合復離　彈破池波箏弄急　舞殘花影扇遮低
曲終嘹嚦餘音在　樹樹香雲鎖夕暉　眞合酧將珠滿斛　不圖湊得玉成圍
阿誰睹色情能定　若個聞聲意不迷　此刻衆夫人共喜　芳心祇覺我憐伊

衆女子歌罷起身。笑對衆夫人道。奴家們貽笑了。衆夫人道。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但是形容太過。何以克當。只好也等過幾日大家奉和一闋。就煩文儒姐姐。將原詞和曲。一齊寫在連珠圖後。以志今日雅集何如。衆女子道。這是拋磚引玉。何幸如之。列位試想和曲必妙。自然併寫入圖。也同他們題的詩句一樣。都是後話。不必管他。大家正說話時。一個僕婦稟道。外邊傳話。新建侯王大人來了半日。老爺請崔夫人到花廳拜見。再陪衆位上席看戲。太夫人道。聽過這等妙曲。那梨園熟戲。也就沒甚好聽。虧得這女班子。是陳夫人挑選教演。個個出色。今日若是時下崑班。老身便嬾得再看了。衆夫人聽得上席還有一會。又一闋到夢雲樓去看花。太夫人自回上房暫歇。素瓊便叫丫鬟擺帶拜氈。去到花廳。你說新建侯王大人。是幾時到的。就是戲場煞鑼以後。外邊傳進一個侍生的拜帖。看是王大人名諱。張靈連忙

整衣搶步到門外迎接秦鍾是晚親。素識崔鶴是傑秦屬員。比不得吳眞人。朱撫院。和王大人沒甚瓜葛。他就隨後迎出。剛剛轎已到門。彼此迎進大廳。不用說張靈是子壻禮拜見。衆人依次見禮讓坐。

只見新建侯（居頭一坐）　主賓依次列尊卑　吳翁朱撫通名姓　崔鶴秦鍾敍別離
初會殷勤伸契慕　久違情况話端倪　張靈更是東床壻　口口牽紅感不支
誰想泰山今日到　不知何事別江西　回言說爲朝金闕　奏准封章上玉墀
路繞內河經浙紹　餘姚縣裏省塋祠　匆匆故里無多日　舟過吳門便解維
因是面君須迅速　順來探女偶覊遲　一肩行李辭供帳　瞞着沿途不使知
未到撫衙偏邂逅　中丞應恕弟狂痴　朱佶聞言稱不敢　失迎道左愧疎遲
侯爺又把嬌娃問　料得平安似昔時　無意便中今至此　剛逢三日慶佳期
到門忽聽旁人說　新納蘭房第二姬　他是誰家何姓女　緣何又結一重禖
張靈備細從頭說　愛浪情波起伏奇　復叙秦郎同好合　英雄義妹救萱慈
秦鍾更講張郎孝　曾割靈心把母醫　一載兩家多少事　不辭絮絮盡行題
斯時喜煞王新建　孝烈忠貞聚在茲　怪道慈雲菴見面　女兒言語巧支持

郎今聖世誇人瑞　此去瞻雲奏主知　定沐皇恩加寵錫　奇男奇女盡名垂
這些不外中庸理　且問吳翁出世機

王大人說明自己入覲行踪。聽講兩家事情原委且驚且喜。應允進京具奏。又省得張靈秦鍾自奏了。若不奏明。此刻正德爺只知崔素瓊久埋黃土。王竹卿克配紅鸞。如今竹卿無影。素瓊現存。又多出一個薇香。沒有歸着。本是已經奏明有案的事。萬一科道糾參。豈不是都有欺君的不是。這一奏斷少不得的。只是王大人素講理學。領袖孺宗。看着這忠孝節義的奇行。都從中庸裏面做出來的。特要奏請旌獎風勵世俗。倒不爲斡旋前奏起見。你說這一位輔翼聖功王道的名臣。一見吳眞人官辭出家。豈不詫異。

中庸只講平常理　做盡平常事事奇　誠正修齊行不了　因何心向鑿空移
留侯辟穀非真語　漢武求仙盡妄爲　白日飛昇無眼見　紅塵游戲有誰知
忽抛竹帛勛名業　却用燒鉛鍊永思　請問真人高見解　好將意旨解猜疑

王大人道。閣下勛名方盛。忽然匿跡煙霞。雖徵高尚之風。似失蒼生之望。逃儒入墨。老夫頗不謂然。吳眞人道。小弟衰鈍無能。驟膺重任。擢貽覆餗。上負聖恩。朝廷去此一人。何關輕重。山林多此一老。無礙升沉。是以決計辭官。非有他意。王大人道。林下逍遙吾徒所有。何必改裝道服。徒駭見聞。眞人道。山人避跡若

不更換衣冠。又有世務來纏。殊不宜於養靜。非敢立異。聊以自怡。崔公接上說道。下官名心久淡。亦欲棄此簪紱。削髮修行。王大人道。足下差矣。吾儒佞佛。識者所譏。何況削髮披緇。皈依彼教。熟讀昌黎原道。可知此舉非宜。崔公道。昌黎此文。原爲彼時奉迎佛骨。舉國若狂。皆其弟子惑世誣民。不得不闢。原未嘗將佛祖一概抹倒。下官細想聖教存誠二字。原與仙佛戒妄相同。就是大人平日所請致良知的工夫。似亦與釋道參悟無異。下官愚鈍無知。難明至道。惟有藉此苦修。庶免他生墮落。王大人道。你竟是混墨爲儒了。只恐走差了路。一時不得回頭。朱吉人聽他們各執一見。忙解說道。大人發明宗旨。紹述程朱聖道昌明。一人已足。倒是仙釋而來。頗有旁門外道。眩惑庸愚。若不得吳眞人正法掃除。崔年伯淸修印度。誠恐邪說橫行。亦足爲聖教之害。依晚生愚見。二公入道參禪。不爲無補。王大人道推重所不敢當。議論甚爲有理。這纔大家說開。又講別的閒話了。

千載陽明肩道脈　厲聲抗辨大賢思　眞人默念非同道　故作當筵蘊藉詞
學佛崔公心猛勇　對談怎得話投機　吉人解釋眞言妙　掃蕩旁門却賴伊
三教同源交輔助　本來臭味不差池

三教同源。纔是不磨至論。王大人旣以明道自任。不得不然。譬如三個大宅子。一是石門。一是磚門。一是

板門。在門外看來。全是兩樣。及至走進這三家廳堂內室。那些窗檻坊欄井灶几榻。以及桌椅什物。匾對字畫式樣光景。大概相同。無如讀書人集內。必定要做一篇闢仙佛的詩文。其實孔夫子萬世師表。那稱罕幾個書獃子這隻字單詞。代裝門面。況且就是該闢。只有聖人纔好闢如來老子。四配纔好闢菩薩祖師。七十二賢纔好闢羅漢散仙。秀才們只好闢和尚道士。若是吃葷飯的秀才。只好闢吃酒肉的僧道而已。如何妄自尊大想毀謗起仙佛來。

自古傳留三教重　猶如日月與星輝　真詮總是明心性　妙緒無非指誤迷
愼勿造成文章孽　自然參透聖賢機　要知嚼火光難遠　須信蚍蜉撼莫移
入室休爲門外漢　上天各有意中梯　吾徒自把工夫做　莫論旁人是與非

這外面三公正在講道論德。那裏面衆美方且妙舞淸歌。接連敍來。大覺不稱那知妙舞淸歌。正是爲才子佳人作一大結。講道論德。又是將聖賢仙佛挈一總綱。這部書忠孝節義。是通身主腦。不明忠孝節義。算不得才子佳人。果能忠孝節義。卽便是聖賢仙佛。連篇對舉。正意方明。列位不要大意看過了外面。閒話說完。張靈就請王大人到花廳上。屏退男僕傳話。素瓊夫人出來拜見。那些見面套語。不必全敍。王大人道。我進京面奏。必邀恩獎。回任走舊路再來看你。素瓊又謝過了。然後裏外一起上席。女戲子上來請

王大人點戲。點了一齣郭汾陽卸甲封王。不知不覺。樵鼓催更。酒闌人散。王大人辭別衆人起身。再三說明連晚開船。各省往返。衆人只得遵命。隨後朱信也就回衙。吳眞人因虎邱離城稍遠。時已更深。留住張宅和崔公同榻。他與崔公另有道緣。故此倒不往他女婿秦鍾那邊去住。陳懷瓊夫人同九位美人。謝別張太夫人。又謝了四位夫人。就次第登輿。似電如雲而去。內外送客已畢。大家各自回房。不覺春鎖花魂。風清蝶夢。月明如晝。庭院無聲。把一個火熱壇場。化作凉冰世界。

歌罷酒闌人盡散　樓臺悄悄燭離離　前時熱鬧春翻海　頃刻清涼月照墀
富貴須知同一瞬　上場終有下場時　美人不見翾風影　才子虛題夢雨詩
識破上場滋味假　下場纔得我心怡　大團圓結通場局　這樣團圓實在奇
再與痴人重說夢　捧頭更喝一番痴

後來王大人進京。果然一一面奏。天子下旨。張靈秦鍾各加二級。誥封張太君一品德壽太夫人。崔素瓊一品貞淑夫人。王薇香一品恭烈夫人。御書一室三奇四字。旌奬張靈夫婦。封朱綉鸞一品莊惠夫人。吳幻娘一品英慧夫人。並賜幻娘巾幗英雄四字。兩家各蓋牌坊。秦鍾又偕家眷回到吳江祀祖。就留石芝金氏看守祠堂。那九位美人。都是朱信替他們擇配仕宦人家。郎才女貌。作對成雙去了。張太夫人直活

至一百二十歲看見曾元繞膝。張靈秦鍾都做到謹身殿大學士之職。夫婦壽屆期頤。朱佶也做到吏部天官。素瓊薇香兩位夫人。各生二子一女。幻娘綉鶯兩位夫人。都生有子女。張秦兩家各結婚配。懷瓊夫日後生了子女。復與兩家親上做親。懷瓊母家姓陳。綉鶯母家姓朱。張靈字夢晉。却和秦鍾聯姻。正合着朱陳秦晉。世世爲婚。也算得一時佳話。至今累代簪纓綿綿不絕。元魁不計其數。不似上一代平地得官了。我想天生秦鍾。全爲崔張作合。有那等奇遇合成如此大人家。又有這樣好收塲。纔算得天地間數一數二的大團圓了。看那君瑞雙文草橋一夢。便了却兒女痴緣。那似女貞男義。子孝臣忠。做這一個完全好夢。始信何必西廂四字。不是言大而奢。還有甚麼欠缺不成。但是吳眞人和崔公的歸着。書內還不曾交代。就是張靈本因謝靈運入夢而生。只怕還在夢裏。適纔題破夢字。不免又要夢中說夢一番。也顧不得饒舌的再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成仙成佛掃除文字緣　非想非因覺悟梅花夢

話說張靈崔瑩奇逢巧合。前回書內已經說到大團圓。也再無事可敍。只有吳崔二公出世的情節。張靈一生入夢的因緣。還須饒舌一回。纔是大徹大悟的完場結局。吳眞人這晚與崔公同榻。深夜清談說道既然決意出家。足下同至道院自有分曉。次早崔公將同去的話告知張靈。張靈却不題就此出家的話。眞人也對張靈道。從前在京曾和夢晉兄講過。今年上元節後。在道院聚會。就應在明日正月十九了。足下務偕太倉。一早便服出城。相見。這時秦鍾在旁。和張靈一齊應諾。眞人又到那邊見他女兒幻娘。說道。我此去息影栖眞。父女不能常見。等你俗緣了盡。自然聚會有期。幻娘道孩兒是要常往道院問安的。眞人笑道。你往道院那能見得我。我的神光。自然照得着你。我有偈語四句。此時不可開看。已約女婿明日到山。等他回來同看便了。眞人隨將封好偈語。遞與幻娘。就起身轉到張宅。領着道童。和崔公步行出門而去。

夢晉太倉門外送　吳翁崔老道中行　道中纔是知心侶　門外遠嫌習氣增
富貴神仙原兩路　經綸泉石不同羣　眞人挈帶修行伴　都是飄飄鶴髮人

走通六街三市地　爭名逐利亂紛紛　繁華自昔推吳苑　輻輳由來是省城
鬧耳管絃喧戲館　眩眸珠玉鬬奇珍　酒船絡繹如雲多　一寸光陰費斗金
無日不因歌舞醉　何人能計子孫貧　相沿靡麗成風俗　返朴還惇勢不能
未免真人生憫惻　慈航發願渡迷津　安能繫徧千千筏　渡盡恆沙總上昇
悟得人生俱夢幻　少些孽是好收成　靜觀一路閒閒想　已近松間道院門

吳眞人偕崔公行至虎邱。就同進會眞道院。一軒竹籟。滿徑松雲。飛瀑當門。清風在戶。要想一點灰塵影兒。也不曾看見。這道院僻處虎邱後山之側。游人罕到。迴異前山寺院中。羣屐雜沓。却合着陶淵明的兩句詩。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眞是洞天福地。你想崔公六七十年擾攘軟紅。一旦發願修行。猛然到此清涼世界。越覺凡情盡滌。道念彌堅。隨向吳眞人拜伏在地道。弟子塵根俗骨。陷溺太深。日暮途窮。惟有削髮披緇。或可勉圖向上。伏望師恩剃度。永感慈悲。眞人道。釋道分途。那有相傳衣鉢。這是眞人要看崔公如何回答。其實未到蘇州。僧衣僧帽。早替他預備下了。崔公道。老子化胡浮屠肇始。仙宗佛法原是一家。眞人見崔公意摯貌誠。便道。合是你我有緣。分當接引。卽與崔公摩頂披剃。起名慧圓。道號文博高聲說偈道。

了悟戒定慧　一切無有說　經藏大光明　持誦離五濁
四萬八千門　博智有歸着　我今說慧圓　是爲正真覺
崔公拜謝眞人。從此改名慧圓。又號文博和尙。眞人非不知佛慧。豈關文字。因爲他本是讀書人。不博誦經典。不能通慧。他老年決志爲僧。不怕戒定二字做不到。只怕爲文聰明結習所誤。難得法慧圓覺。不是做了口頭禪。便走入野狐禪了。能到解脫境界。用不着一切文字。卽是修成正果。眞人下這頂門一針。文博和尙將來得手。全虧得這八句偈言。
圓通不是文人慧　真實工夫博誦經　參悟透時離垢濁　見聞覺後放光明
得來般若皆三昧　成就菩提是一心　四字法名如喝棒　八言妙諦卽傳燈
渾如老子游天竺　道得真詮化梵僧
吳眞人道。此間道院。難容衲子蒲團。元墓山麓。現有一所靈棲菴數椽僧舍。倚山面湖。極爲幽靜。上年我曾到過。流連竟日。因無菴產。只一道人供奉香火。久乏住持。明日卽往彼處棲息。並將御賜道院田三百畝。撥一半歸菴香燈粥飯。所餘儘作濟衆功德。文博道方蒙剃度。遽隔慈光。一刻離師。終身入障。還求師父憐憫。眞人道。卽心卽佛。返照自明。我亦別寄雲棲。明早卽離此地。文博道。師父何往。眞人道。臨時自知。

不便漏洩。文博道。弟子念切苦修。情願沿門托鉢。欽田請留道院。萬不敢分。眞人道。仙佛隨緣。有此賜田即是你的緣法。將來道院另有住持得半已足。不可固辭。文博不敢再言。又叩問些心性工夫。漸覺比前開悟。

師弟談心非泛泛　眞人留訓最高深　迴光返照眞心在　不用求師佛即心

道院本難居戒衲　况須跨鶴別栖雲　欽田分半隨緣受　苦行非因募化成

從此靜參心性理　自然慚漸悟三乘　光陰今日非虛度　迅速光陰夜又明

到了次日東方發白。眞人即命道童掃地。文博焚香舖設高壇安排法座。收拾的十分淨潔。眞人望空稽首三次。起立壇旁肅容屏息。文博不解其故。也就歛氣凝神在旁侍立。但覺沉檀香遶山煙甘露淸涵林翠。忽然露光滿院。祗疑紅日初升。誰知是一朶祥雲。自天而下。飛入室內高壇。眞人連忙俯伏稽首文博也就頂禮膜拜。抬頭一看。法座上已經坐着一位仙長。面貌廝熟。那仙長開言道。崔公別來無恙。文博一時想不起來。不敢回答。仙長道。新建縣中一別。不覺又是一年了。文博纔知是留贈仙丹的道者。就是眞眞人常題的雲華仙長。連忙應道。弟子一女一壻。皆蒙再造洪慈。何幸重瞻仙範。仙長道。今日是長春邱祖聖誕。却値你師父道行圓成。特來度彼飛昇。永離塵刼。文博道。請問仙長。弟子却怎樣了。仙長道。要了

便了。趕緊去做了字的工夫。但過初祖面壁之年。即是上人證果之日。你們一個已了。一個要了。門外却
有兩個不了的貴人來也。

已了的是神遊碧落無牽掛　要了的是跡避紅塵識重輕　已了的是證果只須三刻後　要了的是修眞好待十年成
只有那不了的榮華膠着漆　有多少難去恩愛蔓牽藤　看得破時難跳過　套頭圈子緊拴身
看得破時難忍過　糊心團子軟黏魂　就是這兩個聰明門外客　幾時能了一生情

你道門外兩個貴人是誰。就是張靈秦鍾。因吳眞人約定今晨到山。就大家幅巾常服。各帶兩個家人。絕早飛奔而來。走到道院門首。雲華仙長已經知道。下了法壇。二人進內。大家相見。便問崔公如何就削了髮。這位仙長又是何人。吳眞人便將文博披剃及雲華仙長來的緣故。說了一遍。二人不勝驚異。欽敬對着仙長。也都稱弟子了。張靈郎稱謝道。弟子夫婦若非仙丹救命。焉有今日。仙長道。天意成全貞孝。貧道何功之有。二人又一同說道。弟子們浮沉宦海。迷昧夙因。不知夢覺黃粱。可有回頭之日。仙長道。若問二公前刧。一對蓬萊散仙。衆位夫人。都是瓊華侍女。只爲一念墮凡。該享人間福祿。爲期正早。休問夢醒何時。二人道。今日只度眞人成道。難道就沒有這一日來度弟子們麼。仙長道。有是有的。只是二公一日跳不出那個情字。貧道一日也說不到這個度字。如何能準定日期呢。

你捨不得落雁沈魚容絕代　他捨不得輪槍舞劍女傾城　你捨不得隣香白割痴心肉　他捨不得跳月空搴續日盟
這一個千磨百挫諸戀配　那一個受怕就驚得玉成　好容易美滿夫妻纔五日　怎便說抛離龐愛悟三生
還只怕比翼並頭形共影　任教是海枯石爛也留情　果然到勘破情關都了悟　少什麼劉剛夫婦共登眞

張靈聽說到劉剛夫婦成仙。就動了一個獃念頭。想道。神仙總是凡人做的。今日若得仙師度我。就同老母眷屬一同拔宅到離恨天上住家。豈不天長地久。強似人間富貴。就對仙長道。弟子已經了悟。要求即賜度拔。仙長笑道口說難憑。不要就誤正心輔化眞人上昇的時刻。隨即用手望空一招。只見兩只白鶴從半空中舞雪盤風飛立階下。仙長對眞人道。我們各跨胎禽去朝玉闕。眞人道。吳下豪華相尚。學仙奉佛之人。十無二三。弟子發願渡迷恨無福力。欲求師父今日略顯神通。俾知敬信眞人道救世婆心。原應如此。今日千人石畔。演戲游人如織。不如同到那裏飛昇。好使衆目共見。

神仙真相難輕露　要救羣迷合露形　離却幽居尋鬧市　千人石畔演優伶
喧闐雜沓人如蟻　好顯神通使衆聞　嚼破舌頭誰肯信　這般眼見自然驚
纔知當日生公法　頑石聞聲也有靈

仙長偕同大衆徑至前山。只聽歌管瀏翻。人聲潮動。這虎邱本名海湧山。今日光景眞切海湧二字。衆人

正在擁擠看戲之時。忽覺得背後一陣清風。雲際鶴聲嘹喨。有一大半人回頭瞧看。見是兩個道士。兩個秀才。一個和尚。一個道童。後面跟隨幾個穿體面衣服的家人。一齊走到千人石畔。挨次席地坐下。家人站在兩旁。又見有兩隻雪白的大仙鶴。總在那道士頭上盤旋飛舞。這些人。必想窮僧道。酸秀才。怎有這官場體面家人跟隨。又還有帶來家裏養熟的仙鶴。想必總有些來歷。但不知到此何事。不像是來看戲的。衆人你猜我度。都團攏來看。比看戲的倒多了。

一時驚動凡人看　團攏紛紜混品評　有的說五個會齊儒釋道　今朝三教共談經
有的說講經應在幽閒地　此是游方結件行　有的說內中恐有朱都院　改扮私來訪事因
有的說都爺比這容顏胖　同是青年貌兩分　有的說秀才那個潘安貌　好似張家孝子形
有的說張孝子官居二品　如何還肯戴儒巾　有的說頂上盤旋雙白鶴　家園養熟不離身
有的說跟官打扮官場樣　那見窮酸用此人　這一個猜來那一個想　盡都是成團黑漆點皮燈

大家席地坐定。張靈一點獃念未除。復又站起身來也學雲華仙長向空招那白鶴。眞個飛下地來。張靈大喜。就直奔到戲場上看戲的人要看他做作。倒讓出一條路。他從後場吹笙的手裏奪過笙來大聲說道。你們唱的不妙。待我演一齣王子晉跨鶴吹笙。隨即跑回捉那仙鶴。誰知仙鶴見他來捉。又飛上天去。

張靈就一把推那道童爬伏在地。便騎跨道童背上亂捶。叫道。你作眞人近侍。便是白鶴。童兒快些化形飛起來送我瑤島一游。張靈骨肉凡胎怎比得仙長眞人修到形神俱妙。就眞是白鶴童兒也要像泰山壓背一般。那裏載得他起。所以這得道的仙鶴見他來捉就一齊飛去了。道童初時。只當張靈戲耍。不便違拗。及被他捶着了急顧不得將張靈掀跌地上。看的人莫不鬨然大笑。

堪笑這生無道理　將人當鶴想飛昇　鶴早見機飛自遠　人真倒運痛難禁

亂捶惹得童兒怒　一滾翻身跌在塵　可是吹笙王子晉　成仙總有這回昏

張靈一交跌倒。即忙起來道。鶴不肯飛。我今既不得爲天仙。惟當作水仙耳。就向石旁劍池裏一跳。這劍池是當日吳王埋藏寶劍之處。幸喜池水不深。自來失足掉下去的人。從不傷命。雲華道。這書生眞好痴也。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何況全無修養。妄想成仙。自然就生出這魔來。不但忘却近日居官斂束的工夫。抑且改他從前名士疎狂的心性。就用手向劍池內一指。那池中忽起一片白雲。把張靈輕輕的托到仙長面前站立。衣裳毫無沾濕。這便是仙長略顯神通。喝道。因緣自有時節。神仙豈可妄求。若要速證仙緣。除非梅花夢覺。張靈被這一喝。猶如霹靂當頭。霎時氣清神定。說道。仙師說我夢醒無期。緣何又會夢覺。

仙長道。你的黃粱夢正沒醒時。你的梅花夢却有覺日。但悟無醒非夢。自然有夢皆醒。張靈還待再問。忽然聽得半天仙樂齊鳴。似有多少仙人霞冠霓佩。玉節珠幢。或騎鱗鳳。或駕龍虬。都在雲端招手。那兩只白鶴飛到仙長眞人身旁。各跨一只。騰空而起。慌得文博張靈秦鍾們跪伏在地。看的衆人一個個望空叩首。這纔是白日飛昇。今朝眼見。纔曉得天下豈有神仙的話。不足憑信的。

真人今日登仙闕　接引雲華法力深　一雲騎登雙鶴去　九霄先有衆仙迎
簫璈競作鈞天響　旛節齊排碧漢明　瑞彩萬條霞閃爍　靈香四溢霧氤氳
金冠玉佩參差山　紫似仙虬擁護行　有緣的恍睹雲裝風御來囘疾　無緣的也覺逸韵清芬飄測生
怪不得望空跪拜千千萬　又只見輔化眞人更顯靈　猛然間吐出雙丸明似雪　就從那雲頭行下兩龍村

但聽得吳眞人喝道。如今用你不著。你兩個殺刼太多。一時難成正果。就到劍池中修鍊自有飛騰之日。速速去罷。只見雲端裏拋下兩個鐵丸。却是兩口寶劍。化作兩條白龍張牙舞爪。打了幾個旋磨。身子忽然縮小鑽入劍池去了。這兩條龍跟着吳眞人幾十年。也忙忙碌碌。烈烈轟轟。幹過多少驚天動地的事業。這時候方得在劍池內歛彩韜光。有了歸着。如何張靈年末三句。就想跳到池裏作起水仙來。

一雙神劍相依久　恩怨隨心報得明　月下幾驚霜氣肅　風前常帶血光腥

殺人無算探囊取　削鐵如泥出鋏鳴　吐出俱成朱電影　修成已是白龍身
只因刼重遲成果　好向波藏再鍊形　池裏吳王埋古劍　姓吳劍合入池深
雲頭小住拋來疾　倏忽銀鱗到水沉　寶氣此中還結伴　光衝牛斗有三層
人間幹徧驚人事　纔許潛淵泯不平　須待他年成蛻化　方纔霄漢任飛騰
劇憐夢晉痴誰似　躍向清流命太輕

吳眞人在空中歸結了這兩口白龍劍。然後隨雲華仙長漸漸升入三霄。初時還依希望見衆仙人的影子。不一刻風吹雲散。連一點影踪也看不見了。祇剩得仙音在耳香氣滿山。大衆方纔起身。這日羣仙顯應。也感化了蘇州多少人。從此敬信仙佛。儘有得仙成道的。纔不負吳眞人一番願力。張靈們拜送了仙長眞人。文博和尚就是這日便到元墓靈栖菴去。那道童定是眞人分付過的。也跟着文博去了。文博臨行。囑托張靈秦鍾往托朱佶代他具奏辭官出家。及眞人分撥賜田一節。他到菴中見有一個臨湖小閣。門外遍種梅花。他即題名會眞閣以見不忘道院披剃之意。這會眞的兩字。取義聚會仙眞並不像元相作會眞記的。附會崔張故事後來朱佶奏聞正德爺。就封他爲文博禪師。也得了紫衣。加賞香火田五十畝。共成二百畝。改靈栖菴爲勅賜靈栖禪院那會眞道院。另招眞修道士住持。到了十個年頭。文博禪師

果然坐化歸西成了正果。

完結仙人成聖事　又言佛子苦修因　十年磨得磚爲鏡　一日攀來路得繩
誦徹彌陀歸淨土　通來法慧轉祥輪　如師賜紫君恩重　加勅栖靈梵院尊
閣改會真思剃度　何妨元墓會仙真　蓮花世界梅花閣　香國同開去住馨

這文博彈師一絲不掛飄然歸菴去了。只剩得張靈秦鍾二人。有情沒緒的信步下山。張靈道。仙師許我得證仙緣。又有什麼梅花夢覺。敢是誑我。秦鍾道。仙人之言。自有效驗。人生後來的事總想不到的。即如上年正月你我何等光景。就是元宵那日舅娘爲你悲思。是我婉言勸釋。今年元宵誰知母子團圓官職美人都到了手。豈非平地登仙。又安見將來不登仙籍。張靈道。說便這等說。看着別人成仙了道。未免意味索然。秦鍾道。世間多少十年窗下苦讀書的寒士。看着我們年少登雲個個青衫淚濕。又將若何。

你愁不得仙人做　更有將仙比着君　白髮窮儒難及第　眼看年少步靑雲
孤寒灑徧酸心淚　沒得丹梯不上升　富貴神仙俱有命　何須心與命相爭

二人一路說話走下了山。正要上船只見一個乞丐向張靈只管細看說道。相公年把弗見。發仔福哉。今日來去虎邱阿。又要換一套叫化衣衫白相白相。張靈纔知就是那年普濟橋的乞兒。問道。我換給你那

一套衣帽。怎樣出脫了。乞丐道。我就當仔幾千銅錢。逐日用脫哉。張靈道我與你也算有緣的。你姓甚名誰。乞丐道。吾叫做皮大。是叫化裏向第一個有名頭個。張靈道賞你五貫錢。置備衣履。就在我府中充一名打掃夫。省得沿街討吃。乞丐道。那哼相公又弗曾做官。稱嗒府。旁邊家人喝道。這就是興化橋兵部侍郎張大人。乞丐連忙叩頭說道。謝大老爺。皮大個歇下來。有飽飯吃哉。這乞丐退去。張靈對秦鍾說道。誰想送去神仙。反來乞丐。秦鍾道。蘇長公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可見乞兒儘能對越上帝的。乞丐可以神仙。神仙常扮乞丐。卽如兄當日喬裝難道不算是神仙遊戲麽。

不娼不盜羞奴隸　纔作卑田乞丐身　儘有神仙偏肯扮　祇緣外垢內澄清
窮途不受嗟來食　餓殍難甘蹴爾聲　多少曳裾無恥輩　寡廉不及乞兒明
豈徒中困英雄漢　才子喬裝倍有情

張秦二人上船談講。不一會。就到了家。秦鍾進內向幻娘告知吳眞人飛昇一節。幻娘深悔不曾一送。着實悲傷。忙取昨日交存的偈語拆開一看。上寫着莫哭莫哭。一個成仙拔九族。他年度汝紫雲車。琳函自有長生籙。秦鍾道。岳父許你成仙。也不必再哭了。幻娘悽切了幾日。只好丟開。畢竟眞人可曾來度幻娘。雖是後話。但據雲華仙長說幾位夫人。都是瓊華侍女。想來像崔素瓊吳幻娘們這等絕世無雙的人物。

將來若不聚在閬苑瑤臺。却從何處安頓。自然是各歸仙籙的。這邊崔素瓊聽張靈說到他父親崔公削髮爲僧。也十分悲慘。就要到元墓去省視。張靈道明日就和你坐船前去。目下梅花盛開。就可順便賞玩。下官還要約會唐六如祝枝山秦太倉同往看花。飲酒一回。夫人可將愛月行乞兩圖帶到那里。遇着眞正詩人。也好請他題詠。

兩載心情增鄙吝　半由患難半功名　風波磨却淸狂興　冠帶拘來自在身

那鍾情割肉撫柩招魂還是放蕩書生的本色。倒是這一頂紗帽壓得下官好苦。

作官步步循規矩　莫遂吟風弄月心　空負奇才如李白　虛稱雅量是劉伶

此生旣少驂鸞分　對景甯忘秉燭情　頗有梅花爲故舊　快傾竹葉當交親

假歸好趁須臾暇　踐約重聯伴侶盟　載得美人舟上影　題來名士畫中吟

縱不得優遊林下長爲樂　也覺得一日偸閒百趣生

張靈隨命家人去邀六如枝山一面端整酒榼肴品。又面約秦鍾次日同去。秦鍾道。明日竟是小弟到朱吉人處。替令岳囑托代奏一事。吾兄和嫂嫂先行。小弟隨後就到。不一刻。家人回來說祝相公已往西湖遊玩去了。唐相公講元墓不是老爺的家山。梅花不是老爺的園樹。他自己也會去看。何須老爺相邀。看

他脾氣有些古怪。是不肯到的。張靈笑道。名流狂態。不足爲奇。只是仙人既不許登眞。才子又不容入隊。我張靈今日就這等俗不可醫了麽。

名流只怕公卿俗　不肯春風結伴行　誰曉公卿眞面目　依然磊落一書生
襟期難向良朋訴　怎得相逢白眼可　懊惱一官偏誤我　簪纓換却好才名

到二十一日早。又有幾起客來拜會。直到中飯後張靈始得和素瓊上船。薇香因爲太夫人怕勞動不去看花。在家陪侍。壽鏞就先到朱佶衙內說話去了。張靈素瓊兩人。只待兩個童子兩個丫環。坐着一隻雙槳快船。出得城來。兩岸綠痕含柳眼。半篙春影漲波心。淸景宜人。頓覺神開氣爽。一路迎風鼓浪。看看紅日西垂。方到元墓山下。船上吃過晚膳。纔同至山麓靈栖菴內。去見文博禪師。大家就在會眞閣上談心敘話。但見湖光如鏡。山色橫屏。繞閣梅花。剛被殘陽返照。猶如積雪烘霞。好不可愛。張靈道。今日進城不及。可着人稟知母親。竟等月上。再去山上看花。方爲盡興。素瓊同道。如此甚妙。父女翁壻。又閒談了一回。倏見玉兔東升。千峯皆朗。就辭別文博禪師。二人攜手同行。一步步的走到山上。夜靜無人。隨命童子們把帶來酒榼肴品。擺在一個玲瓏山洞旁邊大橫石之上。夫婦席地並肩而坐。對飲賞花。眞是天地巨觀古今韵事。

一山不見閒田地　開徧寒梅萬萬林　浮動真成香雪海　光明恍到玉京城
忙呼童子陳看品　好共嫦娥醉酒罇　細拾松枝煨露釀　滿吞花影嚼冰痕
齊眉舉案尋常有　對飲空山得未曾　只覺百壺纔暢意　辛虧炊火有樵青
一般縞袂如仙子　越顯名花似美人　萬里無雲芬結霧　白茫茫裏數峯橫
春生天地奇觀闢　韻到夫妻豔事聞　又見素瓊紅上頰　粉窩含笑忽抬身
本來愛月芳心寄　月到梅間分外明　嬝嬝婷婷還悄悄　徘徊小立夜無聲
潛從花底攀枝嗅　玉影姍姍倍絕羣　樂煞張靈狂態作　高吟舊句託遙情

張靈時已薄醉斜倚山洞石根。因見素瓊起身。在梅花深處。顧影徘徊不覺觸興朗吟道。花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忽然山洞裏跳出一个人來。大呼道高季迪梅花詩。千古絕唱。何物張靈。妄稱才子。改雪爲花。定須飽我老拳。這兩句詩。是洪武年間高侍郎所作。原本雪滿山中。不是花滿山中。所以這人說他妄改詩字。這時三更半夜。到底是人是鬼。大家嚇了一驚。張靈近前細看。原來就是唐六如。彼此拜揖。卽令素瓊也來斂襟拜見。張靈道。請兄不至。反來裝鬼嚇人。六如道。請我的是侍郎貴官。如何肯來。我看的人是佳人才子。如何不到。這等相見。難道不有趣麼。張靈道。適吟二語。可可足下來此。高士非兄而

何。六如道天下第一才子配天下第一佳人。同在深山對酌消受香光。我唐寅不如遠甚。張靈道。這等說來。夢晉還不惡俗。尚做得六如的酒友。就問童子們。可還有酒。童子答道。先前船泊山下。又叫船家沽得梨花春一石在此。張靈道。快用榼潑來。我和唐解元暢飲。就命丫鬟先送素瓊回去。正是縞衣青佩。難分月跡花踪。霎時香影朦朧。不識玉人何處。素瓊去後。張靈卽和六如共坐花陰。你一盃我一盞。吃得十分痛快。

知心好友重相會　又是花開月夜清　似此逢春須盡醉　有誰浮白倘能醒

磨拳擦掌歡無極　行令猜枚趣最深　莫道壺中天地小　糟邱別自有乾坤

二人飲至半酣。張靈道。有酒不可以無詩。小弟攜有愛月行乞兩圖。要求乘興題詠。隨叫童子將圖取出就在石上擺列筆硯。六如展開兩圖讚道。綉畫妙過針神。這行乞圖的用筆。和我唐寅竟是絲絲無二。尤其奇絕了。

閨中摹仿公然肖　真贋難分惑後人　我不如他香馥馥　自圖郎貌有精神

隨卽走筆如飛。揮成了四句。張靈念道。歌扳沿門亦可羞。吹簫吳市不勝愁。風流誰似張公子。唱得蓮花總並頭。又將愛月圖也信手題上一絕道。愛月心情月比姿。初生直愛到圓時。從今應惜嫦娥寡。天上無

人與畫眉。張靈道六如妙舌靈心。眞是一時無兩。六如道。比之夢晉題虎邱悟石軒一絕。自謂不能多讓。兩圖收好。留候枝山囘日題跋。餘子瑣瑣勿任唐突西施。張靈道。有此妙詩。不可不以美酒下之。你我再累十觴。

美人畫筆兼神綉　唐突休教俗子吟　除却枝山和你我　有誰堪作賦詩人

高吟狂飲推吾輩　專得詩城與酒城

正在吃得高興之時。秦鍾又到了。說因朱佶留吃晚飯。連晚趕來。纔往靈栖菴內。知兄先到了多時。原來和六如痛飲。六如道。三人共飲尤妙。就拉他一同坐下洗盞更酌。把一石梨化春吃得罄盡。方纔歇手。張靈道。劉伶醉矣。六如道。夢晉故態復作了。張靈道。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樽來。六如道。看這狂生。又改前人名句。大家總是吃得酩酊大醉。這有秦鍾到得遲些。略覺淸醒。一刻工夫。不見了唐六如。不知在那一處大梅樹下。像趙師雄高臥。又不知還是回到自己船上。學張公甫在紙帳內安眠。眞是來似淸風。去如飛電。纔算一個捉摸不定放縱不羈的名士。秦鍾就靠着梅林打盹。張靈早已伏在石案上。人事不知。鼾呼的大睡了。

解元此去如黃鶴　學士無言似定僧　惟有鼾眠張夢晉　瑤臺一覺夜沉沉

張靈並不知自己睡熟恍恍迷離。那一點元神。忽然離了軀殼說道。酒渴思吞海。詩狂欲上天。我張靈趁此月明如水。何不去訪六如一回。消遣良夜。

良宵不寐軒窗寂　沒個人兒伴獨居　想起知音唐伯虎　何妨踏月訪幽廬

來此已是他家。為何車騎塡門胥尉盈座。

莫不是九重辟名蓬茅士　束帛干旌下玉書　莫不是身登上第膺高爵　駟馬盈門走吏胥

你們是些什麼人。那些人答道。我們是寧王差來接唐解元的。

原來是宗藩千里來徵聘　要博縉衣好士譽　（白）幸虧今日來得湊巧　今日無心親送別

非關着意唱驪駒　（白）不免徑入六如兄好忙吓　這門外方催游客騎　怎窻前却畫美人圖

還在此畫美人。兒這美人面貌好熟。我是那里見過的。

心頭有個娉婷影　細認尋思却又虛

那六如道。這是普天下第一佳人崔素瓊的小像。

（靈唱）我只向畫裏摸糊羨愛寵　却就是蘭舫相遇舊時姝

我那日虎邱蕩遇素瓊。托兄代訪踪跡。如今是有下落了。我好喜也。

你畫圖會寫芙蓉面　定知我可意佳人何處居

那六如道。這素瓊在豫章。被甯府殿僚季生。挾求婚不遂之嫌。繪圖獻與甯王。被逼入宮了。

（靈唱）何處忽來沙吒利　無端奪我掌中珠　（白）他如今在寧府可好　王公一入真如海

可憶舟前乞丐無

那六如道。甯王已將素瓊湊成十美。命我分畫十圖進獻九重。卽日就道。

（靈唱）你怎生不學毛延壽　巧畫嫦娥作醜嫫　賺得放歸如我願　緣何下筆用工夫

我總不管。要着落在六如身上。還我一個崔素瓊。

若不想機來挽合　有何面目轉歸途

怎麽六如兄冋也不冋。別也不別。就帶着那一班豪胥狠弁。徑往江西去了。

你倚仗强藩爲記室　就不倸不採壓窮儒

只是素瓊一入深宮。永無相見之日。這相思可不害煞小生也。

只道是女貌郎才必合遂　誰知是佳人才子願終辜　只道是補天自有媧皇石　誰知是縮地曾煎藥市壺

那能彀發跡朝金紫貴　奏除奸宄握兵符　那能彀後生緣向今生續　面乞宮娥奏紫都

且住。我好像已經做過官的了。啐。一領靑衫向被瞎宗師褫革。怎得平白有起官來。不要做夢。

一頂頭巾留不住　有何官職許陳謨

一個窮措大妄想絕世佳人。怎能到手。

那里能貯嬌現有黃金屋。　枉信是如玉容顏覓向書。

我記得已經把素瓊娶來。怎樣反被甯王刼去哦。想起來了。是我親眼看見被他刼去的。這怎麼好。

搓掌探胸無半策　傷心滚滚淚抛珠　只剩得無明無暗千絲結　只落得多病多愁一枕孤

噢。六如回來了。你替我訪的那佳人消息如何。那六如道。素瓊早已上京。他留下自己眞容和你行乞圖。叫我交付與你。張靈道我那佳人吓。

一片飛雲上天去　人間何處覓瓊琚

這行乞圖上還有詩句。說是入宮祗恐無紅葉。臨別題詩當會眞。素瓊才貌。眞是鶯鶯。小生緣分。不及君瑞多矣。

偎香那及張君瑞　孤負芳情自怪迂　急捧天人供几案　合該跪拜繞筵呼

(白)佳人崔素瓊在上才子張靈拜謁　頂禮百回千徧哭　(白)我不好了

陡然心血嘔模糊

唐君吾今與死矣。死後乞以素瓊眞容殉葬。

雖然不得同衾穴　仗有花容緊貼膚

几上現有紙筆。待我寫來。張靈字夢晉。風流放蕩人也。以情死。

情字生因情字死　悠然擲筆悟真吾

這時候張靈就像自已眞個死了。一靈出竅。看見唐六如慟哭收殮。果然把素瓊眞容。放入棺內。暗暗點頭道。可謂不負良友。又見六如將他棺柩。抬至元墓山麓安葬。覺得他也就到了元墓。心想又可飽看梅花。正合吾意。

生前本抱梅花癖　死葬花間樂有餘

好像幾日前。曾和六如在賞梅的。

照樣梅花同樣月　無人祗見月籠株

咦。你看那邊來的。不是我的素瓊麼。

驀然見心上人兒風送到　不枉我踏花依偏月輪孤　依舊是可憐可愛嬌樣子　祗覺得渾身花影要人扶

呀。聽他對六如說。蒙旨放歸。葬父事畢。挈老僕崔恩來蘇訪我。他父親崔文博。怎麼一霎時也會死了。這老僕又從沒見過。總是想不到的事。

那白髮昨朝（還聚唔）　這蒼頭見面（好生疎）

但只是千里迢迢倒累佳人跋涉。

你風木傷悲（惆悵望）　你面龐銷瘦（爲詩嘔）　誰知我已爲情鬼　連累情人恨不舒

衣纏腰絰替我設祭而來。我張靈何福。消受這佳人幾拜。

我聽明福薄（年纔天）　定折得（做鬼星星福也無）　但看他（通身縞素低頭泣）　正似這（碎滴瓊花冷露霜）

（白）你早來（一日也好）　還趕上（面剖相思親訣別）　也省得（陽差陰錯各嗟吁）

聽他讀我一章詩。奠我一巵酒。大呼張靈才子。一呼一哭。哭罷又讀。往復不休。我好僥幸也。

生來才子原非假　難得佳人繡口呼　自負青蓮詩調好　千秋知己得名姝

一呼一讀聲聲淚　繫得柔腸仗蛻軀　看這山上（梅花千百樹）。　還怕不（一時血變杜鵑株）

呀。素瓊自經了。怎麼處。六如快些救我佳人。則個難道六如兩耳聾了。只見他歎息跪拜說道。大難大難。奇人奇事。好不扯淡。

你只道奇人奇事難得到　爲甚的旁觀袖手假糊塗

呸。我好獃吓。素瓊不死。和他人鬼兩分。素瓊既死。纔得影形相共。

死後方償連理願　要他不死竟何如

你看六如兄。已將素瓊棺殮。把我的詩草。和行乞圖。盡置棺中。啓壙與我並穴。壙外有碑。待我看來明才子張夢晉。佳人崔素瓊合葬之墓。妙呀。好一個做美的唐六如。我張靈一生狂放。淪落不偶。今日得與美人崔瑩合葬梅花樹下。亦差可不負矣。

墓門雪月交輝映　心坎佳人共一墟　無復世間離別苦　一雙幽影結羅襦

(白)哪哪哪不是素瓊來了

芳魂忽逐涼飇閃　碎步潛移曠野徐

(白)小生和你攜手而行

我看你眼稍帶得啼痕濕　我看你眉角留將皺影紆

若不是措大揹將身委露　怎能殼檀郎重認頰凝酥

我和你離生卜地他生好　我和你無翼飛如比翼能

我看你苗條不改生時媚　我看你冷髑還從死後餘

若不是三尺練懸花蘢上　怎能殼一綸鏡合夜臺初

我和你鬼蓮並蒂無人姤　我和你燐燭洞游得自如

這纔是千古英靈難泯沒　少不得共驂仙騎待仙符

那素瓊道。秀才兀的那不是一隻白鶴飛來麼。

（靈唱）果然是碧城飛下凌雲鶴　這一隻如何當兩騎

原來就是那個作怪的道童。只控這一隻鶴來。迎我夫婦。怎麼好同跨。

可知道　鶴背兩人難共載　倒不如　王喬還有一雙鳧

阿呀。那道童仙鶴。轉眼不見。連我那素瓊。也沒影兒了。想是他跨鶴先去了。素瓊吓素瓊等我一等。

你莫學　嫦娥空悔偸靈藥　也做了　碧海青天夜夜孤

幸喜今夜還有六如在我墓旁丙舍住宿。

虧得是　伴我寂寥知己在　不離這　臥花眠月墓前廬

呀。又見那裏來的這一個峨冠博帶的人。待我上前問他。那人道。我乃高季迪。正來捶你這改詩賊才子。這時張靈聽得大驚。連忙將身飛起離地約有一二尺高。高聲叫道。六如救我。只見秦鍾在旁道。夢晉兄你敢是做夢。張靈道。我何嘗是夢來。秦鍾道。你敢不是做夢。張靈道。我何嘗不是夢來。但見一天明月。萬樹梅花。不知身在人世。張靈忽然大笑道。這時候。我張靈眞個醒也。正是人間大夢誰先覺萬樹梅花一月輪。

你想世上人。無非是夢。做好夢的生怕是假。醒來陪覺蕭條。做惡夢的生怕是眞。醒後反添歡喜。即如張

靈從極快樂的時光。忽幻出極淒涼的境界。比不得邯鄲南柯。做的是一場富貴夢。就是趙師雄在梅花樹下。夢見美人不過徒增悵惘。那張君瑞草橋一夢。又是不會團圓。倒留下千古才子佳人生離死別。一個大缺陷。何如張靈本夢謝靈運。朗吟明月照積雪五字。前來托生。從前書上講靈運自言成佛。不當在後。原是一位慧業文人轉刧。怪不得一生境遇。皆如夢幻泡影。獨有情字。十分認眞。得到宦職美人。事事如意。纔知因愛月而得姻緣。結果他托生時所吟詩句。如今梅月交輝。恍如積雪。越發應了他初生夢兆。自然就做一個大徹大悟的梅花夢。連這個情字。都看成鏡花水月。不覺痛飲大醉。別人是快樂時。正在入夢。他是快樂時。已經出夢。知道他快樂光陰是假。便曉他淒涼覺悟是眞。纔算得天下第一個會醒夢的人。任下亂謅一套南北曲。把這通部書正文大意。總敘一番。列位聽者。

(北新水令)戲文依舊演西廂。也有個俏鶯鶯被生看上。那曉得貞妻成愛寵。却原來孝子做情郎。這翻案文章。俺那有不掃除的愛魔情障。

(南步步嬌)說到情根。放下真難放。種向光明藏靈臺各自芳。這就是佛祖心苗。做得個神仙榜樣。但顯出倜儻好顛張。今生總有情相傍。

(北折桂令)猛可的大戟長鎗。梟了仇人。縛了降王。也只要閣裏麒麟。穴中螻蟻。

成就得水上鴛鴦。硬教你撇儒巾。換脫那寒酸模樣。強派你曳朝紳。束定這狂放心腸。博得個前苦銀鐺。後樂瑤房。全是爲佳人受盡波渣。却是爲佳人享盡風光。

（南江兒水）變幻都無定。驚猜各自忙。乞兒升作朝官狀。郎君錯認新娘相。丫環巧扮夫人樣。只饒得對面都增疑障。要教他簇錦團花。先攪作香糟甜醬。

（北雁兒落帶得勝令）添一個趣神仙把妙藥將。添一個莽嬌娃把羣魔蕩。纔救得兩佳人命不妨。老娘親身無恙。都是你大痴獃有天公仗。潑精誠將禍事搪。祇看你割心片的奇情壯。不盡爲剜膺膚的舊法良。蒼黃真孝子。這一個身全忘芬芳。誰知是臭皮囊。贏得肉也香。

（南僥僥令）抹盡荒唐理。增來富貴光。雖然這奇逢巧合從無兩。要認定是略閒情講大綱。

（北收江南）都是這般樣的美滿呵。有誰人肯覓仙鄉。可知道靈瑩合傳最淒涼。都是俺補恨改排場。那張靈忒傷。這張靈忒强。權把他本來面目盡收藏。

（南園林好）壓人寰才容兩富。怎不肯順人情風流一雙。定都是瑤臺謫降。合教

他同鶴夢。渡鳥梁。

（北沽美酒帶太平令）嘆浮生。夢裏忙。問誰人。醒後狂。俺把這才子佳人作比方。美團圓。盡渺茫。只剩得那軟盡絲。任風飄蕩。怎及得夢層城。星飛霞颭。締仙緣。婦隨夫唱。玩瓊葩。雲香雪亮。踏冰輪。魂清魄暢。纔是個天長地長。那不要撤痴情。省可造萬重孽障。

（南尾）得奇做夢非新樣。那有他梅花夢朗。纔曉得出夢光陰比入夢長。

張崇典女士著

大明奇俠傳

全書四大厚册原價四元特價祇售一元六角酌加寄費

女文豪張女士，家學淵源，才高心細，本書爲張女士第一部得意傑作，內容情節複雜，而敘事井然有條，寫來靈動流利，活躍紙上，凜然而有生氣，處處傳神，入情入理，絕無神怪色彩，一洗坊間千篇一律的小說老套。



燕南萍道人著

少林派之奇人俠客，個個有天下無敵的絕技，行俠作義，可歌可泣，本書是繼武當劍俠傳第二部成功之作品，描寫江湖上妖人術士的秘密罪惡，記載淫棍貪官的殘暴事蹟，文筆極盡喜怒哀樂之妙，情節大有千變萬化之奇，全書共四十大回，寫來如長江之水一瀉千里，讀之令人盪氣迴腸。

全書六大厚册原價四元特價祇售一元六角酌加寄費

總發行所 棱經山房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

民國二十二年七月初版

何必西廂 全書四册

定價大洋三元 外埠函購 酌加郵費

編著者 心鐵道人

校訂者 和松居士

印刷者 校經山房印刷所

發行者 校經山房書局

古本校正 何必西廂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 校經山房書局

分售者 各省各大書局

外埠酌加郵費

上海四馬路中

校經山房書局發行